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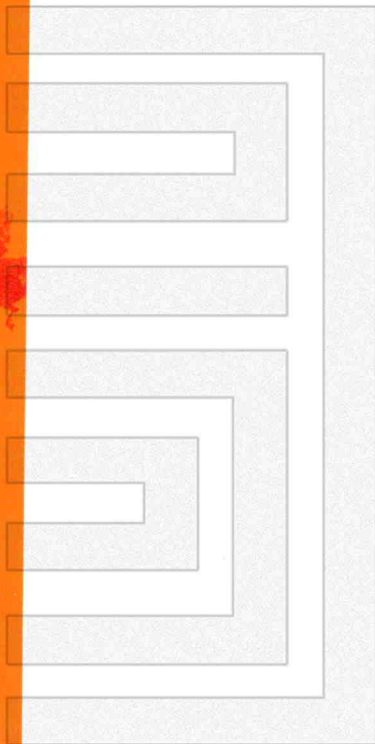
ZHONGYANEILU
DATANG DIG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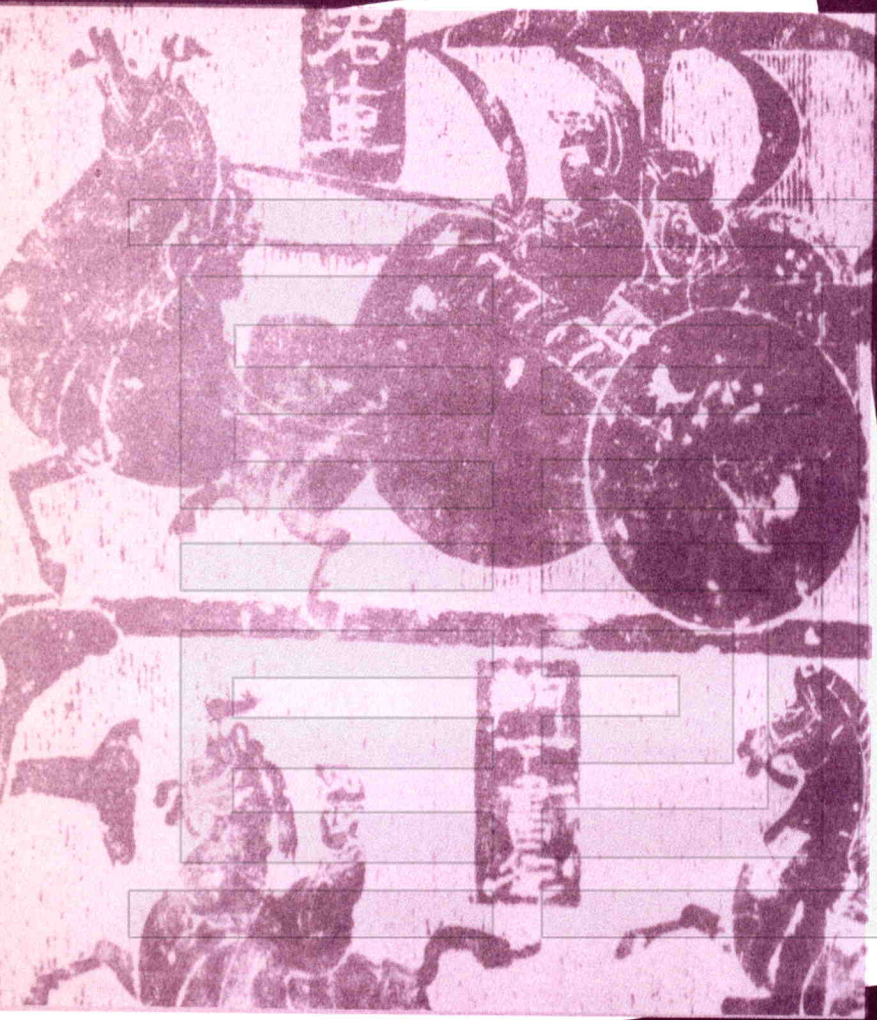
中亚内陆
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责任编辑 王淑梅





新西域文库·新疆研究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 主编

ZHONGYANEILU DATANG DIGUO

中亚内陆 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XT0-0854038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内陆——大唐帝国/薛宗正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12
(新疆域文库·新疆研究丛书)
ISBN 7-228-08506-X

I. 中... II. 薛... III. 中国—国际关系史—中亚—唐代
IV. D829.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6018 号

中亚内陆——大唐帝国

薛宗正 著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9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228-08506-X

定价: 27.00 元

目 录

上编 中亚游牧部族

- | | | |
|---|----------------------------------|-----|
| 一 | 突厥可汗谱系疑点新考 | 3 |
| 二 | 唐册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 | 22 |
| 三 | 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兼论唐与吐蕃的西域角逐 | 49 |
| 四 | 突骑施汗国 | 78 |
| 五 | 车鼻施的勃起 | 111 |
| 六 | 葛逻禄及其西迁 | 133 |
| 七 | 黠戛斯的崛起 | 153 |
| 八 | 阿史那伽利支官符考释 | 174 |

中编 内陆腹地巨变

- | | | |
|---|---------------------------|-----|
| 一 | 论河中、乌浒水诸国并入唐朝版图 | 185 |
| 二 | 唐与大食百年关系(651~751)述略 | 206 |
| 三 | 波斯萨珊王裔结盟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 | 227 |

四	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	247
五	拔汗那考	259
六	石国考述	275
七	样磨渊源及其伊斯兰化	292

下编 大唐边政建置

一	庭州创置时间及其领县地望考	313
二	安西军府制度的建置沿革	327
三	唐朝在天山北麓的军府建置	362
四	唐安西四镇的置废	388
五	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	400
六	碎叶城与唐碎叶镇	434
七	唐代的“行军”道与“安抚”道	456
后记	491

上 編

中亚游牧部族

一 突厥可汗谱系疑点新考

关于突厥可汗的系谱,由于史料记载的歧异,至今仍为学术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我在旧作《突厥史》中虽力图解决,但也还不能说十分圆满,必须对这一问题做一新考证。

(一) 关于突厥可汗传承总谱

我所拟就的突厥可汗传承总谱见下图 1。

由此可见,自突厥始祖大叶护至后西突厥两厢汗国的创立者兴昔亡一世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共七世,至后东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共八世,如以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土门算起,则分别是六世与七世。现在先依其班辈逐辈进行考证。

由于大叶护时代突厥尚未独立建国,其称汗乃始自其第二辈,因而我们的考察工作也就从此辈做起。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土门与阿逸可汗即乙息记可汗的关系,二是室点密与步离可汗的关系。关于前者,我国史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周书》卷 50,记土门与阿逸可汗乃父子关系:

土门死,子科罗立。科罗号乙息记可汗,又破叔子于沃野北木赖山。

然《北史》卷 99 之记载与之不同,明确记载土门与阿逸乃

四 兄弟关系：

伊利斩其使，率众袭蠕蠕，破之，卒，弟阿史那逸可汗立，又破蠕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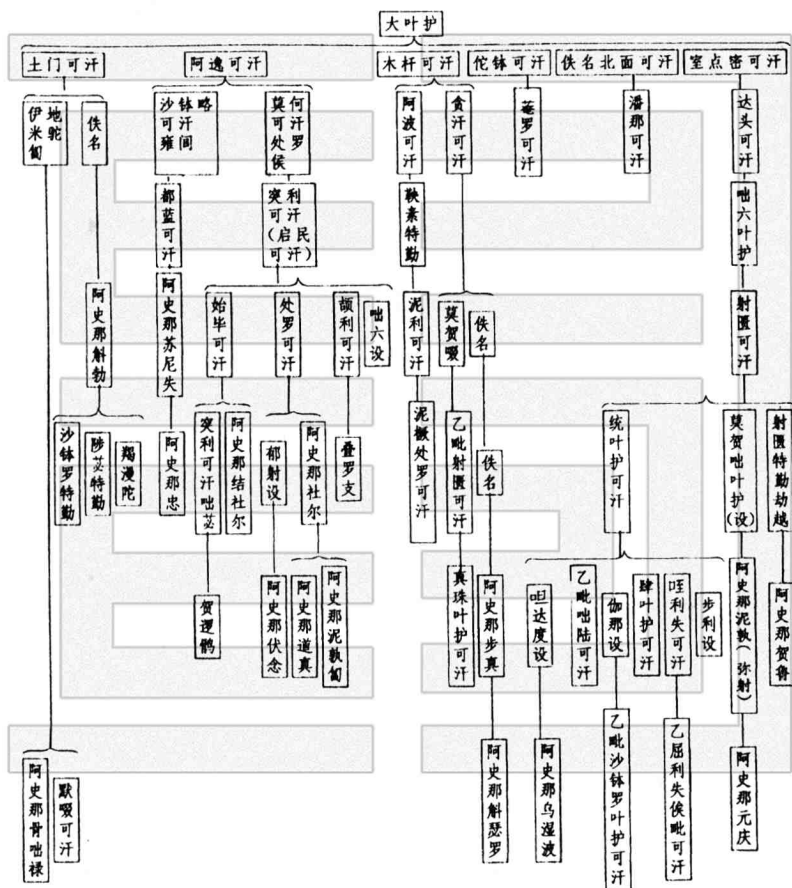


图 1-1 突厥可汗传承总谱图

又《册府元龟》卷 867,外臣部,继袭二,所记亦同于《北史》而不同于《周书》:

北突厥,匈奴之别种,后魏时号土门部落,魏末有伊利可汗,伊利卒,弟阿逸可汗立,阿逸病且卒,舍其子撮图,立其弟俟斤,是为木杆可汗,在位二十年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他钵可汗。

我相信兄弟说而不取父子说。因为:(1)父子说仅为孤证,而兄弟说拥有旁证。(2)突厥建国之初,面邻众多强邻,兄终弟及有利于保持武功全盛,父死子继则不利于这种局面的形成。(3)一切史料皆记阿逸之后继可汗木杆、佗钵皆为阿逸之弟,若兄弟说成立,则土门亦乃其兄,正好说明突厥汗国时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制,若依《周书》则非但阿逸,而且木杆、佗钵都是土门的儿子,很难解释清楚这一汗国早期实行的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并且势必淆乱此后的汗谱班辈关系。例如,史载第六代大汗沙钵略曾对隋使虞庆则言:“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沙钵略之父即阿逸可汗,其伯即突厥汗国的创始者土门,与之语意正合,如依《周书》,则此“伯”无解。足证父子说是错误的。

汗国初世实行兄终弟及制既明,其他重大史实皆可迎刃而解,如依兄弟班序建立大小可汗采邑分封与东面诸君制,皆乃其派生物。由之前述第二问题,即西面可汗室点密与西面可汗褥但步离可汗亦因之顺利解决,我在《突厥史》中已根据古汉语读音,解决了褥但即室点密的异译,步离即叶护的异译,则褥但步离者,即室点密叶护也。至于史书中有“褥但可汗之子步离可汗”的记载,应是讹写。

第二代班辈中没有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悬案,第三辈亦然,毋庸赘述。第四辈中也大都记载清楚,惟一的疑谜是乙注

车鼻可汗阿史那斛勃。《通典》卷 198,《旧唐书》卷 194,关于阿史那斛勃的记载大同小异,从中虽未明确其身世,但大略可知阿史那斛勃主车鼻施部,可证必出自监国车鼻施部的吐屯之裔,而吐屯之职虽一般都由出自阿史那氏的汗系疏支出任,但他于颉利败亡后,一度为突厥余众推为大可汗,足见其血统也比较高贵。然绝不可根据其中“亦突利之族”、“本颉利同族”等片言只语断定他也出自东突厥始祖启民可汗之裔,而都蓝之裔似早遭到东突厥汗系之忌,亦不会受到如此的推重。我们从他“世为小可汗”的根据地乃金山判断,似是出自土门正裔,因为至木杆可汗时代突厥的牙庭已移至于都斤山,而在土门及阿逸可汗时期,突厥的牙庭本在金山。据此推测,我们在汗谱位置上把他列在土门正裔,应当是有道理吧。

另一须加考证的重要人物乃阿史那苏尼失,即唐朝著名突厥族将领阿史那忠之父的身世所出。对此,史书所记也不太明白。如《旧唐书》卷 109 记:“阿史那苏尼失者,启民可汗之母弟,(阿史那)社尔叔祖也。其父始毕可汗,以为沙钵罗设,督部落五万家,牙直灵州之西北。”然据此直解,则文义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前辈著名学者岑仲勉在其《突厥集史》该传笺证中指出:“据余考订,‘母弟’,应作‘从弟’”,又云:“依余前说,始毕即沙钵罗,亦即摄图,非围场帝于雁门之始毕可汗也。”其说甚精辟,而摄图即都蓝可汗。我所拟汗谱位置即宗其说。

关于第五代可汗谱系没有什么争议,现在重点考察第六代中单于都护府暴动中的两位昙花一现的可汗系谱之所出。在《突厥史》中我已考证清楚,东突厥汗国的政治制度是有别于作为统一政治实体的早期突厥汗国的,它在其创始人启民

可汗时代已确立了新的汗位继承法，废除传统的兄终弟及制，改行父死子继制。故启民死而始毕立，始毕死后，东突厥汗的合法国君本应是突利可汗，但因年方幼小，故先后由始毕弟处罗及颉利先后监摄国政。故颉利、突利二汗并立时期，实际上突利是大可汗，颉利仅为监国的小可汗，以故贞观十三年阿史那社尔叛乱时就以拥立突利之子贺逻鹞为汗为号召。颉利被突厥人认为是遭致亡国的罪魁祸首，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存在位置。那么，单于大都护府暴动时先后推立的二可汗阿史那泥孰匐与阿史那伏念应当分别出自那支汗系呢？

关于最先推立的阿史那泥孰匐，史书中仅留下如此简单的报导：依《旧唐书》卷 5，本纪载：“冬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拽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并叛。”同书卷 194，突厥传记：“调露元年，单于管内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始相率反叛，立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新唐书》卷 215 记：“调露初，单于府大酋温傅、奉职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余如《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等所记也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单从这些记载中似乎看不出这个阿史那泥孰匐究竟出自哪支汗统，但显然应是关系最近的汗统。我在旧作《突厥史》中把他列入突利可汗的子嗣，现在觉得不妥。因为史载突利可汗年仅 29 岁，史书中明确记载其子贺逻鹞已于阿史那社尔（旧史中讹作结社率）叛乱后，流放岭南，若有次子，亦应一同流放，除突利可汗子嗣外，最高贵的血统应属启民可汗次子、始毕可汗二弟处罗可汗。此人长子郁射设，次子即为降唐名将阿史那社尔家族，功名显赫，而至其长子阿史那道真，犹为唐之大将，随薛仁贵出

征吐蕃为副帅，大非川之败，免死为民。这次兵败，从征突厥部众也战死不少，成为单于大都护府暴动的契因之一。这一家族本身也必因唐朝的罢黜而不满，以此推断，很可能这个最先被推立的阿史那泥孰匐就是阿史那社尔的子嗣之一，也许就是阿史那道真的异母弟，因为阿史那社尔除了衡阳公主以外，不可能没有突厥族妻子。其暴动骨干很可能就是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旧部，其中的幸存者都是从大非川死里逃生的，最先拥戴这一家族后嗣以为号召应是合情合理。

另一个单于大都护府暴动首领乃阿史那伏念。对于他，有关记载是这样：依《旧唐书》卷 194，《突厥传》：“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颉利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依《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永隆中，温傅部又迎颉利族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走渡河，立为可汗，诸部响应。”《通典》卷 198 则记：“元年，突厥又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勘比以上三种基本史料，不同者乃存在颉利兄子，颉利族子，颉利从兄子三说，而相回者皆承认迎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夏州在隋末唐初本为地方军阀梁师都的地盘，此人称臣于突厥，其监国吐屯即处罗可汗长子郁射设，又作奥射设，乃处罗可汗长子，例如《册府元龟》卷 384，将帅部，褒异 10 记：“窦静为夏州都督，值突厥携贰，诸将出征，多诣其所。静知虜中虚实，潜令人间其部落，郁射设所部一孤尼等九俟斤并率众归款。”贞观三年，郁射设降唐，必仍安置于夏州，可证此阿史那伏念应出自郁射设后裔，而郁射设之子既非颉利从兄子，亦非颉利族子，而是“兄子”。由此可见，《旧唐书》的记载是正确的。

(二) 关于后东突厥汗国可汗系谱的传承

现在进一步考察后东突厥汗国的汗统传承。以下是我所列这一汗国的传承表,大体同于旧作《突厥史》中的附图,仅略作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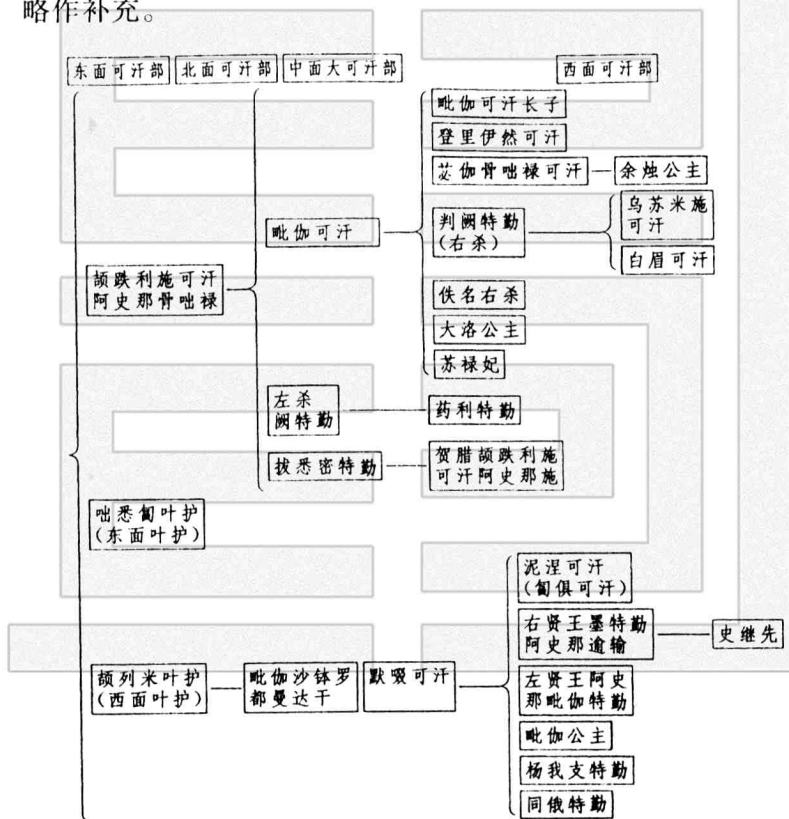


图 1-2 后东突厥汗国可汗系谱传承图

关于这一汗国，首先存在着一个正名的问题。过去，西方、俄罗斯和日本大都采用突厥第二汗国的名称。我国学术界则另有后突厥汗国之名，其实际意义差不多，如果这些名称成立，就意味着必须承认这个汗国是早期突厥汗国的正统的继承者，这是不对的。从地域上讲，早期突厥汗国本是奠基于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基石上的政治统一体，其领疆跨有漠北、西域，东、西突厥分为两个独立的汗国乃是这一汗国经历长达20年(583~603)内战的历史产物，其后东、西突厥皆归属于唐，其中其东部地区归属的时间也长达三十余年，后东突厥汗国充其量是再建后的东突厥汗国，这一汗国虽一直梦想重新统一其西部地区，但始终没能如愿，正名核实，作为一个历史名称，只能称之为后东突厥汗国。而自其汗统考察，则同样是另起炉灶，与东突厥的汗统也无直接的关系。

根据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东面第一行，有如下一段文字：“当上面蓝天、下面褐地造成时，在此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之上，有余先祖布民可汗与室点密可汗，彼等即位后，创造了突厥部众之国体与法制。”此处之布民可汗，亦即室点密可汗之兄，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伊利可汗土门。这段追溯，反映了后东突厥汗国的历代可汗都以布民，即土门可汗的子孙自居，而史载土门可汗虽是早期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但建国之后旋即崩逝，传位其弟阿逸可汗，即乙息记可汗，现在可考之突厥汗国之历代汗统皆出自此汗苗裔，至东突厥汗国肇建，亦出自这一汗统的旁支，至于土门可汗的后裔，则名不留后世。我们通过考证，初步推测乙注车鼻可汗似与这一汗统有关，但此后其后裔也消匿于史册。至于后东突厥汗国的创立者颌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最初只是单于大都护府暴动的参加者之一，曾先后追随阿史那泥孰匐

及阿史那伏念,说明其人虽遯出自突厥汗统阿史那氏,但乃远离历代正统可汗的正支乙息记汗系,而乙息记可汗的兄弟辈尚有土门、佗钵、木杆、室点密等四位名讳可考之可汗,其中木杆、室点密二系后来共同成为西突厥汗国的汗系所出,则所余已只剩下了土门、佗钵二支汗系了。复据《旧唐书》卷194,本传记:“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亦姓阿史那氏,其祖父本是单于右云中都督舍利元英首领,世袭吐屯噉,伏念既破,骨咄禄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新唐书》卷215,记:“骨咄禄者,颉利族人也,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袭吐屯,伏念破,乃啸聚亡散,保总材山。”《通典》卷198记:“骨咄禄者,颉利之疏属,其父本是单于右厢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领,代袭吐屯噉。”不论是其父抑是其祖父位在舍利元英之下,其历代职位不过是吐屯,可见其人乃是乙息记可汗及启民可汗后裔的疏亲,突厥正统汗系的疏支。土门可汗虽是突厥逞强国的创始者,然其后裔却早已同突厥汗位绝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后东突厥历代可汗以土门可汗子孙自居多少是有些事实根据的。但同时还须指出,它们同一度在漠北金山地区称汗的乙注车鼻可汗系统并无传承关系。

后东突厥汗国并非出自突厥正统可汗的正支,而是出自世袭吐屯的普通阿史那氏,至多其多代以前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光荣的土门可汗。这一汗国实乃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唐代统治以后的东突厥汗国再建,其中阿史德氏在再建汗国中树立了卓越的功勋,阿史德奉职与阿史德温傅在辅佐单于大都护府暴动首领阿史那泥孰匐与阿史那伏念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史德元珍、噉欲谷等则在辅佐阿史那骨咄禄、默噉、毗伽可汗三代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在旧作《突厥史》中断定后东突厥汗国已不同于早期突厥汗国与东突厥汗国

的单纯阿史那氏的国家，而已是阿史那氏与阿史德氏的联合专政，至今我仍认为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颌跌利施可汗死后将优点位传于其弟默啜，即突厥儒尼碑文中的阿帕干可汗，这一点符合早期突厥汗国的传承制度，但兄终弟及制仅实行了这一代，随着第一代兄弟的先后崩逝，必定转入父死子继，而其第二代君主默啜可汗之死，实导因于开元四年(716)唐军的北伐与漠北九姓的暴动，其时后突厥汗国一度濒于瓦解。而默啜可汗的法定继承人泥涅可汗即匐俱可汗无力收拾残局，且此人一贯同阿史那骨咄禄之裔默矩与阙特勤关系不睦，导致同室操戈，阙特勤则乃突厥著名猛将，率先起兵，杀泥涅，扶立其兄默矩为君，是为毗伽可汗。至是，后突厥汗国的汗统复由默啜转移至阿史那骨咄禄之裔。毗伽可汗死后，汉文史料中关于其继承人的记载一度有所混乱，依《新唐书》卷 215，其继位国君乃在位八年的伊然可汗：“(毗伽可汗)俄为梅隶啜所毒……国人共立其子为伊然可汗，立八年，卒。”依《旧唐书》卷 194，此伊然可汗在位只有很短时间，接着就气登里可汗继位：“(毗伽可汗)既卒，国人立其子为然可汗，诏宗正卿李佺往申吊祭，并册立伊然……未几，伊然病卒，又立其弟为登里可汗。”《册府元龟》卷 964，《太平寰宇记》卷 196，《资治通鉴》卷 214 与此全同。然《和林金石录》收罗振玉校本汉文《毗伽可汗录》中明确记载：“登里可汗虔奉先祖……因使佺立像于庙，纪功(于)石，以昭示子(孙)。”可见毗伽可汗死后，唐朝所派使臣李佺持节册立的就是这位登里可汗，主持丧仪者亦即这位登里可汗。张九龄《曲江集》中所收玄宗致突厥的信中也说：“敕儿登里可汗，天不福善，祸终彼国，苾伽可汗倾逝，闻以恻然。”分明毗伽可汗甫薨，继立者即为此登里可汗，不闻更有伊然可汗。

以我判断,伊然即突厥语 yaratamix 的音译,意为创造,而登里,即突厥语 tangri 的音译,其意为天,此人的汗号全称似为 Tangri yaratamix bilga qayan, 其汉文意译当为上天创造的天智可汗,可证伊然可汗、登里可汗本是一人。只是由于史官不懂突厥语,混作二人了。

登里伊然可汗死后,其后任君主乃其弟苾伽骨咄禄可汗,唐朝曾派使臣李质持节册立,旧史中每将此汗事迹与前可汗登里伊然事迹相混,拙作《突厥史》中已有详细辨证,不复赘述。其后,突厥发生内乱与宫廷政变,最先夺取汗位者乃其左杀判阙特勤,依突厥制,其左、右杀无疑必皆出自汗统正支,问题在于史书记载中这位僭主与前遇弑可汗之间的班辈存在不少疑点。大部分史料皆记阙特勤乃苾伽骨咄禄可汗的“从叔父”,据《唐会要》卷 94 记为“判阙特勤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其卷 98 又记“突厥小杀之孙为乌苏米施可汗”,而小杀即毗伽可汗。据此,则判阙特勤亦毗伽可汗子。这种班辈上的混乱,其实可以从突厥盛行的烝婚制中得到解释,这一制度规定父死,可妻后母及嫂,毗伽可汗小妻婆匐已再嫁毗伽正妻之子登里伊然可汗为妻,立为可敦,生子苾伽骨咄禄,故登里伊然可汗既为苾伽骨咄禄之异母兄,又为其继父,由之必然产生了班辈上的混乱。由此可见,作为登里伊然可汗诸弟之一的判阙特勤,既可为此苾伽骨咄禄的异母兄,又可是其从伯父。此说成立,则一切疑云可廓然一空,其后继可汗皆班班可考。依史书所记,乌苏米施可汗及白眉可汗皆为判阙特勤子。而后东突厥汗国即终于这两位末代国君。

还应补充的是,在突厥末世——还有一位被回纥与葛逻禄共同推立的昙花一现可汗,即阿史那施,其人乃监国拔悉密部的世袭吐屯,我在《突厥史》中已考证他就是《康阿义屈

达干碑》中毗伽可汗之侄的拔悉密特勤之子。则其班辈也非常明白了。

(三) 西部突厥、西突厥汗国 与后西突厥诸政权的汗谱传承

长期以来,我国的突厥史研究深受沙畹等西方学者的影响,将西部突厥与西突厥汗国混而为一,其实,二者仅存在着统领地域的相同性,往往因此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政治实体之间的界别,拙作《突厥史》对学术界的贡献也许就在于继承了日本学者护雅夫等人关于早期突厥汗国奠基于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基石上的正确论断,并予以发展。易言之,早期突厥汗国本是一个东、西不可分割的政治统一体,西部突厥本是这个政治统一体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着自始至终的东、西突厥的两汗国分裂。至今新疆大学刘锡渝教授仍守此说,虽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我则认为是不可取的。所谓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其内涵就是自土门可汗建国以后,就开始分封其领地,故土门称伊利可汗或布民可汗时,其弟乙息记已称阿逸可汗,乙息记者,突厥语之第二也,即 *ikintxi*;阿逸者,突厥语之月也,即 *ay*,突厥以日为尊,月为次,正与其汗号相合。至木杆可汗之世,一统漠北、西域,因而建立了完备的四可汗分国制度,大可汗建牙漠北于都金山,其余三可汗分拱诸面,其中东面小可汗居储君之位,北面可汗次之,其西部新征服地区则分封给其幼弟室点密。可见室点密可汗只是早期突厥汗国政治统一体中的一个方面小可汗,他虽确乃后世西突厥汗国以及后西突厥两厢汗国的汗系所出的渊源之

一,其本人却并非西突厥汗国的创建者。

突厥汗国第四代大汗佗钵可汗之世,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其时室点密死,其子达头可汗袭其封地,雄踞一方,渐有强藩震主之势。为分化其势力,又艰其封地,加封了阿波、贪汗、潘那三小可汗,其采邑皆在室点密故地,如阿波领金山以南,贪汗领今天山北麓东部,潘那之领地不详,然亦在西。兹表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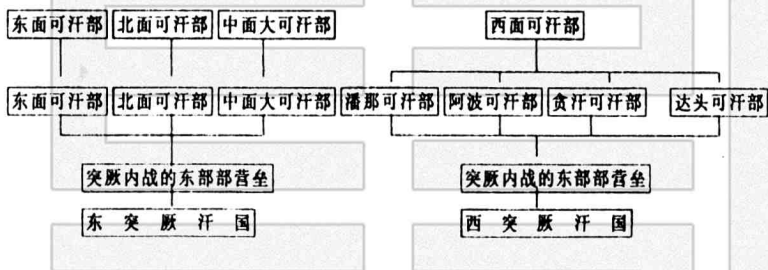


图 1-3 突厥汗国第四代三小可汗领地示意图

作为政治实体的西突厥汗国已不是单纯的一个地域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这是有别于早期作为突厥汗国管辖的西面可汗部与西部三小可汗封邑的。东、西突厥的分裂并不是单纯汗谱的自然传承问题,而是经历了 20 年突厥全面内战,各派政治势力通过复杂的分化改组,最终定型化的历史产物,说已详见拙作《突厥史》。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西突厥汗国并非如沙畹等西方学者所言,单纯出自室点密一系,而是由室点密、阿波两系共同办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史书中对西突厥汗系所出有室点密—达头、木杆—阿波等两系不同记载,而且这一汗国始终存在着两厢部落的不和,导致后世复杂的汗系纠纷的缘故。至于一度也领有西部封地的贪汗、潘那二小可汗的后裔则似已早无势力,因而已

泯灭于史册了。

西突厥汗国的汗统出自室点密、阿波两系既明，则其汗谱基本上班班可考。其中较乱者，主要在于这一汗国政治斗争远较东突厥汗国要复杂。因而，其传位班序颇有错位，不像其漠北同族那样一脉相承，已详见于其传承表。

大体言之，西突厥汗国早期的大汗本在阿波一系，严格说来，西突厥汗国本是这一系可汗所创立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唐书》卷215记：“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又有说法，西突厥者，木杆之子大逻便也。可见西突厥汗统中的一支出自木杆—阿波一系完全符合隋末唐初实际。《新唐书》大概就是根据这批鸿臚旧档写成的。此支汗系经历了泥利可汗、泥橛处罗可汗两代，因开罪于隋，隋朝推行离间政策，另册右厢室点密系后裔射匮可汗为大可汗，而招抚泥橛处罗可汗入隋，由之西突厥汗统开始转移至室点密汗系。《旧唐书》记：“西突厥本与北突厥同祖。初，木杆可汗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这支汗系遂由“世为小可汗”的地位成为正统的大可汗合法汗统占有者。然其内部也矛盾重重，故射匮可汗死后，其子统叶护可汗继立，父子相承仅两代，阿波系后裔就力图复辟，于是莫贺噶弒统叶护之后自立大可汗，建号侯屈利毗可汗，应为俟屈利毗可汗之误。此人在班辈上乃统叶护可汗之“从伯父”，意即非室点密汗系，而从阿波系汗系言，其班辈又过于西突厥汗国第二位大汗泥处罗可汗。这是因为，泥橛处罗可汗并非合法继承，其母乃泥利可汗之汉妾向氏，依突厥法，储君之地位兼顾父母双亲血统，则泥橛处罗以母贱，不得立，其立为可汗，必因篡弒得位，故其统治非常短暂，终为室点密系汗系所取代，并非仅由其为政暴虐所解释。莫贺噶的地位，在阿波汗系

中足有立为大可汗的权威,因为他与泥橛处罗可汗同是鞅素特勤之子,而且他的血统很可能比泥橛处罗可汗更高贵,依法可以继承汗统,但世易时移,今日之西突厥已是室点密系的世界,阿波系复辟已不得民心。因而,统叶护死后,西突厥部众很快迎回统叶护之子肆叶护可汗为君,然此人实非国君之才,不但对内施政乖戾,而且对外不能自度实力,好大喜功,东征薛延陀的失利导致国家的政治危机,迫使西突厥易君为阿史那泥孰即阿史那弥射。此人乃莫贺设叶护之子,这位莫贺设叶护显然也是统叶护之子,否则绝不会于统叶护死后,西突厥部众首选之国君即为此人。但此人因招降盘踞可汗浮图城的东突厥残余势力阿史那社尔而引狼入室,丧失了大半国土而失去汗位,国人又立其弟同俄设为君,建号啞力失可汗,此“弟”非指胞弟,而应为族弟。在西突厥诸汗中所建功业最大,因而威信最高者仍为统叶护可汗,则此啞力失可汗应是肆叶护之胞弟,可见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政治变化,西突厥的汗统又回到了统叶护的系统。其后两厢政治纷争再起,啞力失终因无力控制形势,亡走拔汗那,右厢弩失毕诸部所推立的欲谷设早已建号乙毗咄陆可汗,虽然前可汗的拥护者曾拥戴啞力失可汗之子建号乙屈利失俟毗可汗与之抗颡,但很快失败,乙毗咄陆可汗乃进而一统西突厥。其时唐朝的势力已推进到流沙以西,并已建置了伊州作为西部边鄙,唐与西突厥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唐朝一度册立啞力失可汗之弟伽那设之子薄布特勤,立之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虽曾一度与乙毗咄陆可汗以伊列河为界东西分国,但终非其对手,为之击灭。这位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的汗统也是非常清楚的。

至此,西突厥的汗统一直牢牢的属于室点密一达头

汗系。

然至乙毗咄陆可汗为唐所败之后，继立国君乙毗射匮可汗的汗统所出已有重大变化。依《旧唐书》卷194所载：“太宗遣使赍玺书立莫贺啜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依《新唐书》卷215所记：“帝遣通事舍人温无隐持玺诏与国大臣择突厥子孙贤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这位乙屈利毗乙毗可汗，或莫贺啜乙毗可汗，应即弑统叶护自立之莫贺啜屈利俟毗可汗，俟毗与乙毗显然是同音异译。可见至此西突厥的汗统又回到了木杆—阿波一系，足证历史上的西突厥汗国并非出自单纯的室点密汗系，而是由室点密、阿波两系及其所统两厢部落共同组成的。

乙毗射匮可汗虽乃由唐朝册立，然其反唐并不亚于其前任乙毗咄陆可汗。终于因此而退居碎叶川西，成为偏安一隅之可汗。其后西突厥一度又恢复了东、西分国的形势，其东乃唐朝所册立的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此人对唐称都督，实际上对内仍称叶护，而且在唐太宗刚刚死后，就正式叛唐、自立为沙钵略可汗了。他出自室点密可汗五世孙，乃曳步利设射匮特勤劫越之子，可见室点密汗系本来自乙毗咄陆可汗之后业已衰微，它的死灰复燃，实乃得力于唐朝的扶持。

然而，作为西突厥汗国灭亡的标志并非是显庆三年阿史那贺鲁政权的覆灭，而是显庆四年乙毗射匮之子真珠叶护可汗的被击灭，这位真珠叶护可汗，旧史中误记为乙毗咄陆可汗之子，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乙毗咄陆可汗黑山被逐出两厢本部以后，先是逃亡吐火罗，后又进一步逃亡波斯，碎叶川以西乃其政敌乙毗射匮的天下，这位继主碎叶川西的真珠叶护可汗显然不是乙毗咄陆可汗之子，而是乙毗射匮可汗之子。由此又可证实，西突厥汗国不仅其创始者乃出自木杆—阿波

汗系,而且其末代国君也是出自木杆—阿波汗系,易言之,这一汗国乃兴于阿波汗系,亡于阿波汗系,其中世一段时间则乃由室点密—达头汗系占据国君之位。

现在我们的目光转向后西突厥诸政权。兹表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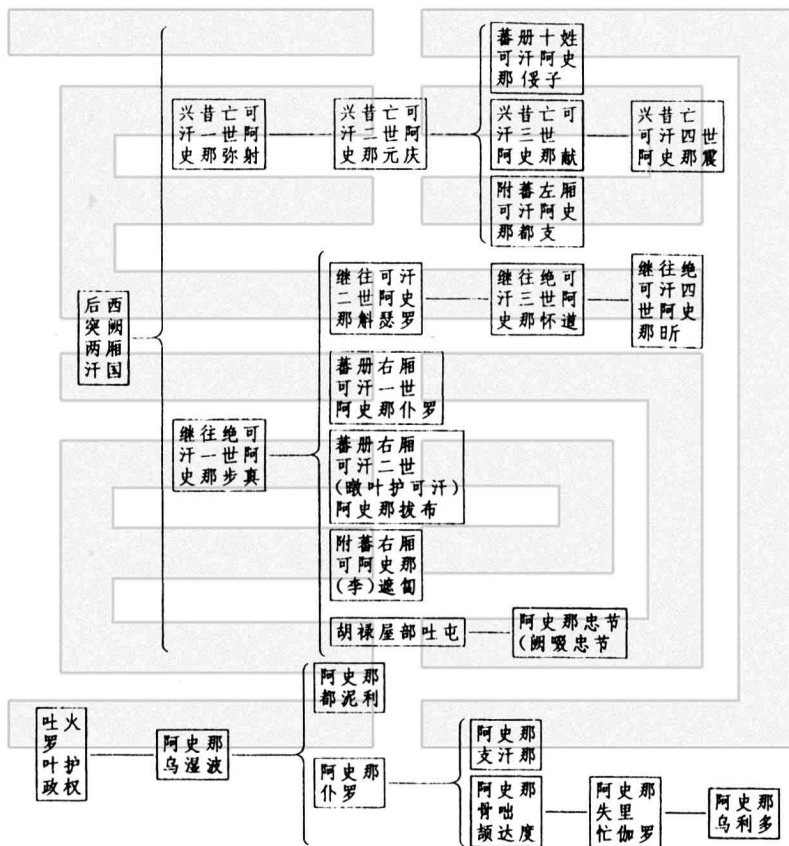


图 1-4 后西突厥诸政权示意图

必须指出的是，西突厥汗国灭亡后，西突厥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统治并未终结，建牙漠北的后东突厥汗国一直想吞并它，梦想重新实现东、西突厥的政治统一，但始终未能如愿。唐朝对降唐西突厥推行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宗旨的羁縻政策，继续把西突厥的统治权交还其王族阿史那氏，这一时期应当有个名称，我在《突厥史》中把它称为后西突厥。这个名称似乎比较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西域突厥族聚居地区的政权本质。这一时期西域突厥族的聚居地已不仅在西突厥两厢本部，而且在乌浒水域的吐火罗地区也占重要地位。唐朝在两厢、十姓本部地区建置昆陵、濠池两都护府，又置兴昔亡、继往绝两可汗称号，分别册立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其子孙世其职。简言之，这两位西突厥汗裔降唐后仍分主两厢、十姓故地，仅对唐称都护，对内仍称可汗，其两厢分治也是西突厥原来的历史传统。另在乌浒水域册拜吐火罗叶护阿史那氏为唐之月氏（大）都督，并世袭叶护称号，统领乌浒水域十六国都督府。可见唐朝治下的后西突厥共有三大政权系统，即左厢兴昔亡可汗，右厢继往绝可汗和吐火罗叶护政权。这三个政权首领皆出自室点密汗系，其中阿史那弥射，我已考证清楚就是曾建号吞阿娄拔悉利必可汗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泥孰，阿史那步真则乃其族兄，西突厥汗国时期其最高职务是叶护，这既说明他确乃出自汗系正支，又说明非出自统叶护正系。以我推断，似出自阿波之弟贪汗可汗苗裔，这两位可汗虽然彼此互有仇隙，但却共同出自室点密后裔。至于吐火罗叶护，可考者为咄度设，首任月氏都督阿史那乌湿波似乎还是他的儿子，而《大唐西域记》明确记载他则是统叶护的长子。由此可见。后西突厥三个政权首领都是出自室点

密后裔。这兆示着木杆—阿波、室点密—达头两支汗系共同主宰西突厥的历史入唐以后宣告终结,改由室点密—系独霸后西突厥三大政权了。

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各传承四世,其中左厢兴昔亡可汗一世阿史那弥射传于其子兴昔亡可汗二世阿史那元庆;再传至元庆次子——兴昔亡可汗三世阿史那献;其后又有兴昔亡可汗四世阿史那震,或曰史震,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言其身世,但从其领地、封号判断,显然是阿史那献之子。其中右厢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传于其子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再传至斛瑟罗之子,继往绝可汗三世阿史那怀道,其后又有继往绝四世阿史那昕,显然是阿史那怀道之子,和亲突骑施苏禄可汗的唐封金河公主(一作交河公主)阿史那氏之弟。

至于吐火罗历任国君皆以叶护为王号,不称可汗,自首任月氏都督阿史那乌湿波算起,至安史之乱中其国君率国兵入唐,本土完全沦于大食,共传阿史那都泥利、阿史那支汗那、阿史那骨咄颉达度,阿史那失利忙伽罗、阿史那乌利多等。

至此,突厥汗谱传承的基本轮廓已明,为了进一步明确蓝突厥阿史那氏汗统的历史发展,再制一图,以提纲挈领,总摄全文。

二 唐册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

在西方和日本的学术著作中,大都以十姓归唐作为西突厥史的末篇。其实,此后西突厥阿史那氏的正统汗裔作为唐朝治下的羁縻国君仍继续统治着十姓故地,这就是以实行两厢分治和汉蕃双重名号为特征的后西突厥两厢汗国。自吐蕃兴起以后又出现了附蕃的西突厥两厢可汗,这些政权的兴亡更替不仅反映了唐与吐蕃在西域政治影响的盛衰消长,而且反映了西域地区异姓突厥的兴起与西突厥阿史那氏的逐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林幹先生的《突厥史》、吴玉贵的《突厥汗国与清唐关系史研究》、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新疆民族研究所主编的《新疆简史》等著作或者简略一提,或者完全阙如,说明史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有必要作为突厥史和唐朝史的有机部分勾勒出完整的轮廓。

(一) 唐朝册立兴昔亡一世与继往绝一世

十姓归唐始于公元657年(显庆二年)泥伏沙钵略可汗阿史那贺鲁政权的溃灭,代之而兴的乃唐朝册立的两厢羁縻可汗政权——兴昔亡可汗一世阿史那弥射与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

唐朝讨伐阿史那贺鲁的军事行动先后四次。显庆二年(657)之役乃其最后一击。这次出师兵分两路,北路军统帅乃汉将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率汉军步骑及萧嗣业、婆闰所统回纥兵马,于曳咥河决战,大败阿史那贺鲁主力以后,长驱而西,南路军统帅即为此降唐的西突厥汗裔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唐朝册拜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各统旧部,沿途招降纳叛,至双河,与北路军会师,共同完成了击平叛乱的伟业。阿史那弥射于贞观十三年降唐,阿史那步真则于贞观十四年降唐,阿史那弥射就是曾经君临西突厥全境的吞阿娄拔奚利邲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①以其弟咥力失可汗篡国而失位,曾依托处月、处密等西突厥东偏五部组织了长期的反抗、复国斗争,至639年(贞观十三年)乙毗咄陆可汗一统两厢十姓,本土已无容身之地,遂东奔降唐,极受倚重,从征高丽,封平壤县伯,拜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亦出身西突厥汗胄,为弥射族兄,而为其宿仇。弥射失位就是由于他勾结咥力失可汗所为,爵拜咄陆叶护,领多逻斯川弥射故地,及咥力失可汗失国,乙毗咄陆可汗代立,初仍委以叶护,令其屯兵可汗浮图,监高昌以拒唐军,及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军伐高昌,兵临可汗浮图,阿史那步真随即弃城降唐^②。唐朝以其资望足以同弥射相埒,互相牵制,有利于朝廷从中操纵,故于西征贺鲁之役,二人并任为将。及乱事平定以后,十姓故地已尽入唐朝版图,但有限的汉军实难接管如此广袤的领土和有效治理生活习俗与汉人迥异的突厥牧民。因此,唐朝决定推广大漠南北行之有效的羁縻州府制度,对于西突厥还大力推行“兴亡国,

①薛宗正:“阿史那弥射生平析疑”,《民族研究》,1985,1。

②“庭州、北庭建置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1。

继绝世”的兴亡继绝政策，史载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的657年（显庆二年）唐朝正式颁诏以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领左厢五咄陆部；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领右厢五弩失毕部，由监军卢承庆持节册立。

西域总平。贺鲁父子既已擒获，诸头部落须有统领，卿等早归阙庭，久参宿卫，深感恩义，甚知法式，所以册立卿等各为一部可汗。但诸姓从贺鲁，本非真情，卿等才至即降，亦是赤心向国，卿宜与卢承庆等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之级授刺史以下官^①。

唐朝之所以同时册立二羁縻可汗乃基于两厢分立的原则，西突厥名为统一的政治整体，实则两厢矛盾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种矛盾本来源于室点密、阿波两大汗系各自统领的部落，其后虽然阿波系早已没落，进入室点密一系独尊的时代，但突厥汗国时代两厢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唐朝承认两厢分治不但有其历史传统的依据，而且便于二羁縻可汗相互掣肘，使之共同效忠于唐。至658年（显庆三年）又创制了昆陵、濛池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驻节庭州；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驻节碎叶；皆隶于安西大都护府治下。至此，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名义上已接管了西突厥全部领疆，实际上西突厥汗统照旧存在，不过已是两厢分治的西突厥，而且是名义上臣属唐朝的西突厥，其君主拥有双重名号，即对唐称都护，对内照旧称可汗。为同独立、统一的西突厥汗国相区别，我们将它命名为后西突厥两厢汗国。

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同出自西突厥汗裔，相继降唐，官品侔若，出师则并拜为将，抚民则并册为汗，但才略、德

^①《旧唐书》卷184，下。

操迥异。阿史那弥射久已树恩诸部，威望素孚，抚民有道，受唐册之后迅速安定了所主封疆的形势，非但得到咄陆诸部的衷心拥戴，而且连本来属于右厢五弩失毕之一的拔塞干部也背阿史那步真，东向归附。而阿史那步真则要逊色得多，受封人主右厢之后，迟迟未能履封。当时碎叶川西仍存在着一个真珠叶护可汗政权，乘阿史那贺鲁溃灭的有利时机扩张自身的势力，迅速与阿史那步真发生了冲突，战局的发展显然不利于后者，659年（显庆四年）真珠叶护进而越碎叶川、伊丽水而东，进至双河，已属左厢五咄陆地界，唐朝所册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统兵迎战，大败真珠叶护，巩固了自身政权，并在巩固了唐朝西陲边地的同时，挽救了阿史那步真及其封地：

（显庆）四年（659）三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①。

至此，十姓归唐的伟业始正式完成。阿史那步真得以摆脱窘境，实现了履封碎叶，但其封域内的政治形势一直不甚安定，同年十月，“思结俟斤都曼率朱俱波、谒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按此，思结实乃西突厥弩失毕强部阿悉结（即阿悉吉）的省译，生俱波、谒般陀也皆地在葱岭西，理属继往绝封疆，他们的叛乱足以说明阿史那步真“无绥御材”^②不得不乞援于汉军。十一月，苏定方统兵来救，“思结保马头川，定方选精兵万人，骑三千，驰往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③，乱事始定。按都曼乃思结部，

①《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三月。

②《旧唐书》卷199，下。

③《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

亦即阿悉结部首领,其所“退保”的城应即阿史那贺鲁当年据以自固的那座大城,亦即本来应当成为继往绝可汗治所的碎叶。

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兼羁縻都护治下各辖若干羁縻州兼都督府,每一州、府实际上都是原来的西突厥部落,以其酋长为刺史、都督,较大的部落则分化其势,划为两个或三个羁縻州府。州、府本来是唐朝的制度,西突厥部落纳入唐朝官制体系意味着唐朝政治主权的全面确立。其中可以明确肯定属于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治下的州、府有:

匏延都督府:以处木昆部置。

崑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索葛莫贺部置。

黎山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

双河都督府:以摄舍提·噉部置。

鹰娑都督府:以鼠尼施·处半部置。

盐泊都督府:以胡禄屋·阙部置。

阴山州都督府:显庆三年/658(分葛逻禄三部置三府,以谋落部置。

大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炽俟部置。

玄池州都督府:以葛逻禄·踏实力部置。

金附州都督府:分解大漠州置。

轮台州都督府:史书中缺乏明确的记载,根据种种迹象判断,似以处密部置。

金满州都督府:永徽五年(654)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属于轮台,龙朔二年(662),独立为府。

蒲类州:北庭故城中发现了“蒲类州印”一颗。按唐朝设蒲类县于今奇台县,其牧地应在今奇台至木垒一带。

凭洛州都督府:凭洛,即冯洛,唐朝有冯洛守捉,地在今阜

康县境内,亦属处月部游牧范围。

沙陀州都督府:以处月别种沙陀部置,实即射脾部置。

跌跌州,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初隶北庭,亦属咄陆偏东北的部落,自当归属兴昔亡可汗统辖。

属于继往绝兼濛池都护府治下的羁縻州府有:

咽面州都督府:以咽面部置。

哥系州都督府:以哥舒部置。

孤舒州都督府:哥舒部置。

千泉州都督府:以阿悉结·泥孰俟斤部置。

俱兰州都督府:以阿悉结·阙俟斤部置。

颉利州都督府:以拔塞干·瞰俟斤部置^①。

以上三州府都见于乾陵蕃臣石像后所刻官衔,为正史所未载。与史书中的叱勒、答烂迦瑟三州相当,应是一回事。大约都是先设州而后置府,名称亦有所更易。史书中又有盐禄州都督府、西盐州都督府、东盐州都督府等三都督府,究由何部所置,所记不详,如果此三部与咸海有关,很可能也同三姓咽面有关。

《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西突厥羁縻州府数仅二十三,而以实校之,数不止此。其中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统辖州十六,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统辖州府九,合已二十五州府,名义上皆隶安西大都护府,大唐版图已“极西海矣”^②。可见显庆年间奉行的册封阿史那氏汗裔君临西突厥的羁縻政策曾在历史上巩固边陲的重大历史作用,这是唐朝的极盛时代。

^①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集刊》2集,1980,4。

^②《旧唐书·苏烈传》。

(二) 附蕃的阿史那都支、阿史那(李) 遮匐、阿史那车薄政权

唐朝建立的西突厥羁縻体制未能持续多久即告解体。这是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因素决定的，唐朝册立二宿仇分领两厢可汗，兼二羁縻都护，用意原本在于利用这一破隙，加强相互监督，以利于两厢部落都效忠于唐。但事与愿违，宿仇积怨变为谗害，势必破坏羁縻体制本身，此乃内因。吐蕃和大食(阿拉伯)的兴起则冲击和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其中吐蕃对唐朝的冲击尤为直接，结果兴昔亡、继往绝一世的统治相继终结，代之而兴的乃是附蕃的西突厥非汗裔的阿史那氏统治。

先叙兴昔亡可汗一世阿史那弥射统治的终结与阿史那都支政权的建立，这是吐蕃崛起的直接后果。吐蕃乃以悉补野氏(rgyal)为核心，诸羌为主体建立的强大奴隶制国家，开国君主乃论赞索，至其子弃宗弄赞，即汉文史料中的松赞干布时代国势已很强盛，参与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助唐合攻龟兹之役，开始在西域南道扎下了根基，而唐朝虽已于是年接管了龟兹，并已改置为龟兹都督府，但所立之龟兹都督叶护玷民望不孚，不得已复其国号，遣返被俘的原龟兹王白·河黎布失毕还主国政，而旋与其国相那利交恶，唐朝囚那利而大将羯猎颠复叛，局势动荡不已，这就为吐蕃插手龟兹政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至662年(龙朔二年)在吐蕃的怂恿和支持下，龟兹的反唐势力正式发动叛乱，威胁安西大都护府和安西四镇的存在，唐朝任命检校右武卫将军苏海政为毗海道行

军大总管，率师平叛，“敕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直（即步真）发众以从海政。步直先与弥射争部落不和，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以计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悬师在弥射境内，遂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既无噍类，不如先事诛之。’乃伪称有敕，令大总管赍物数百万段，分赐可汗及诸首领，繇是弥射率其麾下随列请物，海政尽收斩之，其下鼠尼施、拔塞干两部叛走，海政与步直追讨平之”。海政军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海政以师老，不敢战，遂以军资贿吐蕃，约和而还。其后吐蕃盛言弥射不反，为步直所诬，而海政不能审察，滥行诛戮^①。就这样，苏海政信谗诬忠，杀害了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这一后西突厥政权存在仅五年（567~672，显庆二年至龙朔二年）。于是不但龟兹、疏勒、弓月三国已非复唐有，乱事接着向于阗蔓延，而且“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②。阿史那弥射旧将阿史那都支遂乘势拥众自立，“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③。阿史那乃突厥可汗家族，“都支”亦即“咄摩支”异译，复原突厥语当为 Tamats'i，意为牙官。可见阿史那都支实非人名而为称汗前的官号，其人似为阿史那氏派往处木昆部的监国吐屯，故后来唐朝又封他为匭延都督。阿史那都支叛唐以后，兵犯庭州。是年十二月，庭州城陷，刺史来济“擐甲胄赴贼，没于阵”^④。西疆大震。但他并未能牢牢控制该城，很快西州长史裴行俭统兵反攻，收复了庭州，唐朝于其地创设金山都护府，增派驻屯汉军，加强了天山北麓的防御，阿史那都支遂统众西

①《册府元龟》卷 449，将帅部，专杀，5324 页。

②《资治通鉴》卷 201，龙朔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 201，龙朔二年。

④《册府元龟》卷 525，将帅部，死事。5062 页。

徙，根据后来裴行俭由西州迅速奇袭其牙帐的路线判断，其人治所似在轮台，亦即今昌吉古城。

继往绝可汗一世兼濛池都护统治的终结与附蕃的阿史那(李遮旬)政权的建立，这是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发展与大食海外扩张的结果。唐朝所册立的两厢可汗本来既互相牵制，又互为唇齿，唇亡则齿寒，阿史那弥射统治终结以后，碎叶川东咄陆故地非复唐有。阿史那步真同唐朝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势必导致其陷于孤境，加之其人抚民无术，内部的反叛势力亦日趋活跃，李遮旬即为其代表人物。在此期间，吐蕃向唐朝的进犯不断得势，史载663年(龙朔三年)龟兹、疏勒、弓月等部在吐蕃支持下攻犯于阗，唐安西大(原文无，应补入“大”字)都护高贤率师出救，不见下文，很可能他已殁于阵。故至665年(麟德二年)又派西州都督崔知辩及右卫将军、伊州刺史曹继叔率兵出援，可见唐安西大都护府又复还治西州，四镇岌岌可危，此即继往绝可汗一世统治即将崩溃之兆。与此同时，大食也开始了向外扩张。大食乃波斯语 Tajik 音译，所指即阿拉伯，崛起于唐高祖、太宗时代。很快西挫东罗马，东灭波斯，建立起一个空前强大的伊斯兰帝国，波斯濒亡时曾请援于唐，661年(龙朔元年)唐册其王子俾路斯为波斯王，并令所册月氏(大)都督吐火罗王阿史那湿波助其复国，唐与波斯遂处于相互对抗地位，加之中亚地区尽入唐朝版图，同大食的冲突无法避免，而由于吐蕃的兴起及其攻占四镇通乌浒水域孔道咽喉的护密国(唐朝所置乌飞州都督府)，阻断了唐军出援吐火罗、波斯的道路，中亚局势遂急转直下，有利于大食的扩张，667年(乾封二年)大食将齐雅德·本·阿比希渡乌浒水北上，占领了吐火罗与伽尔吉斯坦，唐吐火罗道十六羁縻州府全盘解体。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之名自此亡匿

于史册，其弟阿史那仆罗留唐不返，原来寄居吐火罗境内进行复国斗争的波斯王俾路斯被迫东向奔唐，于咸亨年间到达长安。所谓“河外扩张”指的是大食越过乌浒水域向北扩张，而“河外”即属唐朝领疆，因为乌浒水域及河中诸国早在显庆年间都已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说明河外扩张亦即向唐朝的葱岭外的政治主权挑战，至此大食已取得了初步胜利。而波斯王俾路斯奔唐之乾封二年，唐朝所册之继往绝可汗一世兼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真亦恰于此岁身亡，相互间不可能无所关联。因为由波斯入唐，只能取道继往绝封域，据此判断，阿史那步真很可能是为了护送俾路斯入安西，迎战大食战歿的。于是其部将李遮匐亦追步阿史那都支后尘，拥众自立，附于吐蕃。“李”显然是唐朝所赐姓，此姓所赐，必皆胡蕃王族，易言之，李遮匐应即阿史那遮匐。这两个附蕃的后西突厥政权在我国史书上合称为“二蕃”。二蕃政权的出现反映了唐朝西域政治影响的一度中衰，与吐蕃一度主宰了十姓部落。

吐蕃扶立的后西突厥二蕃政权，继续保持着两厢分治的政治格局。阿史那都支主宰左厢五咄陆部落，建牙轮台；阿史那遮匐主宰右厢五弩失毕部落，建牙碎叶。其中后者位置在西，毗邻吐蕃，对蕃关系尤为密切，而阿史那都支位置在东，同吐蕃不能直接交通，而二蕃之间，未必不存在两厢间“争部落不和”的问题，对唐立场较为骑墙。因此，唐朝从承认现状出发，对二蕃推行分化政策，一度力图争取阿史那都支政权重新归属唐朝。《册府元龟》卷964透露：“咸亨元年(670)四月，以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之(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以安辑五咄六及咽面之众。”阿史那都支也接受了这一册封。在此基础上，唐朝开始在西线发动反攻，咸亨四年(673)唐将萧嗣业率领漠南单于大都护府治下东突厥精骑大

举西征，迫使原来臣属于吐蕃的弓月、疏勒两国重又降唐，674年（上元元年）于阗王尉迟伏闍信亲自朝唐，675年（上元二年）重建毗沙都督府、疏勒都督府、焉耆都督府。同年，龟兹王白素稽也恢复对唐朝的朝贡，可见唐朝一度取得了辉煌的进展。然而，由于吐蕃加强了河源方面的军事压力，本来唐朝企图自西域、河源两线出击，彻底驱逐吐蕃，规复十姓。形势的发展已难按照预定计划进行，但又不甘放弃这个重要战略目标，于是裴行俭献计奇袭。678年（仪凤三年）恰好寓居长安的波斯王俾路斯身歿，而其子泥涅师在长安为侍子，唐朝遂授裴行俭为册立波斯王及安抚大食使，册立并护送泥涅师重返吐火罗复国斗争基地，率领使团及以汉军为主的“波斯军”，以送其返国主政为名，行奇袭二蕃之实。裴行俭曾主政西州多年，历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庭州刺史、金山副都护、安西大都护等职，熟悉西域地理、民情，在西州尤广交地方豪杰，极孚人望。他于679年（仪凤四年，调露元年）到达西州以后，秘密募兵，扩充波斯军团，托名行猎，“豪杰子弟千余人随之而西”^①，似出白水涧道，借山形掩护，突至阿史那都支牙帐，阿史那都支猝不及防，“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地营来谒，遂擒之”^②。此人本计划与李遮旬联合，于秋中来拒汉使，裴行俭的神速行动粉碎了他们的预谋，进而轻骑倍道，“晓夜前进，掩遮旬，旬闻都支就擒，遂诣行俭降”^③。于是二蕃悉平，再次实现了十姓归唐的伟业，乃“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④。因此，史称西突厥十姓初平于苏定方，再定

①《册府元龟》卷366。

②《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4355页。

③《册府元龟》卷366。

④《册府元龟》卷366。

于裴行俭,这是唐朝的重大胜利和吐蕃的严重挫败。附蕃之阿史那都支政权存在了17年(662~679),李遮旬政权存在了13年(667~680)。

阿史那都支、阿史那遮旬政权相继溃灭以后,吐蕃又支持监国车鼻施的吐屯阿史那车薄发动叛乱,然而迅速为唐朝戡定。

唐朝平定二蕃之后,重新调整和加强了西陲的边防部署,留其得力副将王方翼、杜怀宝分别担任安西都护与金山都护。其中王方翼尤为出色,他任安西都护时不驻节西州,而驻节碎叶,并把这座碎叶川上的历史名城重加整修,成为招徕粟特商贾的关市和控制御北道的军事要塞。及王方翼与杜怀宝职务对调,史载后者未能怀揖新附,“失蕃戎之和”^①。吐蕃支持下的阿史那车薄叛乱就发生在杜怀宝任安西都护时期,其人显然是李遮旬余党,车薄,无疑就是车鼻施的异译,其人以阿史那氏而主车鼻施部,显然原来爵拜监国吐屯。参与这次叛乱者不仅包括车鼻施部,还有突骑施、处木昆、弓月、咽面、乌鹞等部落,声势浩大,众达十数万,兵围弓月城。杜怀宝曾在碎叶留下了遗物,但自此之后却突然消失于史册,似即于此役战歿。唐朝再次起用裴行俭督军平叛,拜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然而师未出而人已薨,眼见碎叶城沦陷,弓月城危在旦夕。金山都护王方翼急率所部,自庭州千里驰救,大破阿史那车薄,进战热海,流矢贯臂,王方翼拔刀断之,不使人知,继续从容指挥,再次取得了攻破车鼻施、突骑施、三姓咽面等联兵十余万的辉煌胜利,并以铁的手腕,整肃内部,诛杀了阴谋内应叛乱的麾下蕃将,乘胜逐北,全部平定了这场叛乱,“擒

^①《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域遂定”^①。于是，唐与吐蕃初期的西域角逐又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

(三) 唐朝册立的兴昔亡、继注绝二世 与吐蕃扶立的阿史那倭子、阿史 那仆罗、阿史那拔布政权

683年(宏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卒，子中宗立，684年(光宅元年)武后废中宗，自秦朝政，不久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一切改弦更张，边防体制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来，裴行俭、王方翼再定十姓之后，着力于汉军的实际接管，巩固和强化了安西都护府及北道金山都护府、碎叶镇等汉军机构，从而维持了西疆一段时间的安宁。但武后柄政后不满意于这种体制，685年(垂拱元年)以金山都护田扬名奉诏发十姓兵出讨漠北仆固、同罗之乱，虽如期克捷，却骚扰和摧残了忠于唐朝的回纥部，因而田扬名被免职，金山都护府废置，并“坐及十姓诸豪”^②。从征的西突厥诸部凯旋后不仅未受嘉勉，而且一律受责，“不许朝覲”^③，由之激起了以他匐为首的西突厥五咄陆部叛乱，西域局势日益严重，于是武后重新恢复高宗前期行之有效的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兼羁縻都护制度，企图以此挽救西部的边防危机。史载685年(垂拱元年)：

冬，十一月……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

①《旧唐书》卷185，王方翼传。

②《陈拾遗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③《陈拾遗集》卷8，《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汗。押五咄六部落^①。

这一任命意味着兴昔亡可汗与昆陵都护府等羁縻体制的复活与重建。武后之所以册立兴昔亡可汗二世阿史那元庆本意在于借重其西突厥正统汗裔的高贵血统、身份去招抚他匭,但是,这位西突厥王子出身内地,早疏边情,受命后非但无所建树,而且丧师辱身,令武后大失所望。《旧唐书》卷97收有郭元振对此的透辟分析:“往四镇以他匭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据此可知,阿史那元庆奉命西征,兵败“没贼”,虽侥幸逃回,却导致“四镇尽沦”,把前一阶段汉军浴血奋战夺取的胜利成果毁损殆尽。

如果说兴昔亡可汗二世阿史那元庆的册立在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那么,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的册立则多少激起了一些波浪和回声。686年(垂拱二年)武后于阿史那元庆败归以后决心擢用另一西突厥汗胄,是年“九月册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父(爵)继往绝可汗”^②,兼“濠池都督(应为都护),押五弩失部落”^③。并兼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名号,再次出平他匭之乱。这场叛乱显然仍旧得到吐蕃的有力支持,故平叛战争势必涉及四镇的争夺,此时所谓“四镇”已非显庆年间的焉耆、疏勒、龟兹、于阗,乃新置之碎叶、疏勒、龟兹、于阗了,易言之,已以碎叶取代了焉耆,备列四镇名单了。685年(垂拱元年)之役这些重镇皆失于阿史那元庆之手,此年却皆为阿史那斛瑟罗所夺回,看来很有一番作为。参稽《全唐文》卷165《达奚思敬碑》所记,阿史那斛瑟罗此行

①《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三年。

②《册府元龟》卷964。

③《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

以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身份，纳金牙道司兵负责制奚思敬策，“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又吐鲁番文书《汜德达告身》亦证实，“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道拔于阗，□□、□勒、碎叶四镇”，这里的“拔”字显然是攻克，而不是撤退，否则汜德达何功之有？达奚思敬何计堪嘉？阿史那斛瑟罗何以能还封碎叶？可见这次西征告捷，他匍之乱平定，斛瑟罗胜利地完成了阿史那元庆未能完成的使命，再度收复了安西四镇，进驻碎叶，重新安定了西域形势。

但是，继往绝二世阿史那斛瑟罗的胜利并未维持多久。不久由于全局失利和东突厥的复兴而陷入危机。所谓“全局失利”指的是韦待价、阎温古西征吐蕃的败绩。这次西征策划数年，规模巨大，687年（垂拱三年）出师，原本期望永昌元年（689）为武周建国献上一个胜利的花环，但是年五月与吐蕃战于寅识迦河，以粮饷不继，大败。主帅韦待价免职，副帅安西大都护阎温古问斩，于是安西四镇除斛瑟罗所据碎叶以外，又非唐朝所有。而东突厥这时又已复兴，创建了后东突厥汗国，其创业君主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抱着再度统一西突厥的野心，全面介入了西域的政治角逐。史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拜右屯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①这是阿史那斛瑟罗第一次失地奔唐，于是安西四镇复失，其中碎叶为后东突厥所据，龟兹、疏勒、于阗等三镇则乃沦入吐蕃。

吐蕃于再克三镇之后，开始向十姓故地扩张，于是扶立了阿史那倭子为西突厥可汗，立国碎叶川西右厢弩失毕故

^①《资治通鉴》卷204。

地,以为政治号召。阿史那倭子乃阿史那元庆长子,元庆兵败后,被召回长安,而以私谒太子,为酷吏来俊臣构罪,下狱而死,家属悉被株连。阿史那倭子遂亡奔吐蕃,被扶立为附蕃之西突厥可汗,并与吐蕃联兵,大举犯唐。武后擢用青海之役一度没入吐蕃,熟悉蕃情的将领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与西突厥首领,继往绝可汗二世斛瑟罗旧将,胡禄屋·阙啜、阿史那忠节(又作阙啜忠节)联兵,于长寿二年(693)十月大破吐蕃,“克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①,一举“还先帝旧封”^②,被誉为中兴壮举。应当说明的是,此役为唐军收复者实止三镇,其中碎叶镇的收复乃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夺自东突厥之手,与伐吐蕃之役无干。至694年(延载元年)吐蕃与阿史那倭子再度联兵攻唐,王孝杰复与阿史那忠节、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等合力,“破吐蕃勃论赞刁、突厥可汗(阿史那)倭子等于大岭,各二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③。又有史料记载,唐军还“破吐蕃万泥勋于没驮城”^④。此前唐与吐蕃交锋,几乎每战必败,因此这几年的胜利是特别鼓舞人心的。

自此以后,阿史那倭子的活动不复见于记载,但吐蕃又先后册拜其叔父阿史那仆罗与阿史那拔布为附蕃之西突厥可汗,继续与唐朝抗衡。这两个人事迹更少,但既是阿史那倭子的叔父,显然也具有西突厥正统汗裔的身份。正是这种身份被吐蕃视为号召十姓的政治资本,但是其实际效应未必

①《资治通鉴》卷205。薛按:此役有长寿元年、长寿二年二说,似以二年为是。

②《册府元龟》卷964。

③《资治通鉴》卷205。

④《资治通鉴》卷204,《考异》引《武后实录》。

尽如所想。正如郭元振在奏疏中所指出的那样：“吐蕃亦尝以倭子、仆罗、拔布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皆自亡灭。此非它，其子孙无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也……则册可汗子孙，其效固试矣。”^①真正在西域政治角逐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至695年(证圣元年)吐蕃又发动了全面反攻，避实就虚，不取道西域，而取道河源，旨在进攻河西，切断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唐朝(武周)仍以王孝杰为将，拜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相拒，696年(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战于素罗漫山的官军败绩”^②。此战在吐蕃史料中作虎山之战，地在洮州界，唐军之败极惨，“唐之元帥王孝杰尚書越境前來，吐蕃元帥論欽陵以戰驅唐人如宰牦牛，雙方列陣交戰，痛擊唐軍多人，于尸中立一具使朝天……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志，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实由此得名也”^③。这一记载虽难免渲染过甚，但唐军失利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此后唐朝无力再战。而此时吐蕃赞普器弩悉弄也已亲政，不愿再战，以强化噶尔家族的权势，于是双方重开和平谈判。唐使郭元振至吐蕃牙庭，论钦陵提出以唐朝拔四镇、弃十姓为罢兵条件，郭元振针锋相对地以交还河源吐谷浑地为交换，双方使者往返，争执逾年。武后采纳了郭元振提出的谈判策略，“为计以绥之，藉事以诱之”^④，“塞钦陵之口，而和事未全绝”^⑤，果真取得了成效。利用谈判，进一步催化吐蕃内部矛盾的表面化，实现孤立钦陵的战略目

①《旧唐书》卷122，郭震传。

②《册府元龟》卷442。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页。

④《册府元龟》卷655。

⑤《册府元龟》卷655。

的。以大相钦陵为首的噶尔家族本是吐蕃北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这一家族专国日久，兄弟数人，领兵分据四方，早已形成了强臣震主的形势，深为新登位亲政的器弩悉弄所忌恨，正在逐步剪除其党羽，裁抑其权势，志在收政于己。695年(天册万岁元年，吐蕃历羊年)噶尔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噶尔·赞辗顺被杀即为其前兆。唐与吐蕃谈判无进展导致论钦陵急欲向唐军事施压，率师攻犯安西，698年(圣历元年，吐蕃历狗年)冬，论钦陵攻唐大捷，“执唐军元帅都护使”^①凯旋归来，赞普正好乘其出征，揽国中军政大权于一身，并以接风庆功为名，设伏突袭，屠灭了这一专国多年，为吐蕃建功赫赫的宰相家族。进而“宣布噶尔家族获罪”^②尽诛其余党，血洗四境，其惟一幸存者赞婆东奔降唐。至此，吐蕃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器弩悉弄亲政后不再热心北进政策，与唐朝争夺四镇、十姓，转而推行南进政策，开始经略南诏，往巴蜀滇桂方面拓宇，从而唐与吐蕃间的西线角逐有所缓和。本来册立西突厥汗裔为附蕃可汗，与唐抗颡也是噶尔家族主谋，此后这一政策逐渐放弃。藏文《吐蕃大事记年》载699年(圣历二年)后突厥主默啜任命其子匐俱为拓西可汗，统兵经略十姓之岁，“及至猪年……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③。此“东叶护突厥可汗”纯属译音，实与东突厥汗国无干。按叶护乃西突厥室点密裔惯用称号，显然属于附蕃之后西突厥诸可汗之一，其名应译作噉突厥可汗。有人认为是阿史那倭子，但此人延载年间连败于王孝杰，其后就消匿于史册，接着吐蕃又册立阿史那仆罗、阿史那拔布相继为汗，其中阿史那拔布

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页。

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页。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是所册末代西突厥可汗。他的亲赴吐蕃“致礼”，表明自身已无实力，只好投庇其主，因此，这一“致礼”亦可视为吐蕃册立西突厥可汗的尾声了。

(四) 唐册兴昔亡、继往绝可汗三、四世 与西突厥阿史那氏的没落

唐与吐蕃在西域的政治角逐虽然由白热化而渐趋平缓，但新的社会力量又正在兴起，导致唐朝倚凭西突厥阿史那氏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日趋失效。这一新的社会力量就是异姓突厥突骑施、车鼻施等部，他们联合起来，创建了强大的西域异姓突厥政权——突骑施汗国。相形之下，西突厥汗裔阿史那氏在历史长河的波光摇曳中日益黯然失色。

但是，唐朝的帝王并未及时觉察到这一重大变化，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固守支持西突厥汗裔的传统政策，结果是不断碰壁。

1. 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第二次还封碎叶

天授年间斛瑟罗第一次奔唐以后，西突厥故地开成了两大地方势力。一支是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他在碎叶失守后一直率部屯于碎叶西北界，伺机收复，终于击杀后东突厥汗国重臣阿史德元珍，光复此城，唐朝予以嘉奖。“圣历中，突厥（应为突骑施）首领嗛鹿都督乌质勒移衙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①。此应是圣历二年，即699年事。同年八月乌质勒遣其次子遮弩朝唐，表示效忠，可见这支力量是臣属于唐的；另一

^①《册府元龟》卷967。

支势力乃阿史那忠节，又作阙啜忠节，阙啜乃胡禄屋部酋爵号，其人以阿史那氏而主胡禄屋部，显然出身监国吐屯。他本是斛瑟罗旧部，及其主东归，乌质勒聚兵反抗东突厥，其人也归属其帐下，故《旧唐书·突厥传》又记之为“乌质勒部将”，然其后自立旗号，领兵而西，王孝杰反攻西域，以之为副帅，收复龟兹、疏勒、于阗、焉耆诸镇，卓建功勋，被宰相宗楚客誉为“作捍玉关，国之干城”^①，可见这支势力也是臣属于唐的。然而这两支势力彼此“代为仇讎”^②，唐朝不好处置，乃于700年（圣历三年，即久视元年）腊月再次任命“司礼卿兼池州（应为蒙池都大都护（“大”乃衍字）、竭忠事主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屯卫将军，仍立平西军大总管，还镇碎叶”^③。期望这位西突厥可汗的返封能驾驭这两位互不相容的旧部，恢复西疆的安定。

继往绝可汗二世还封不久，发生了吐蕃支持的阿悉吉薄露的叛乱，这是吐蕃在十姓故地最后的政治余响。斛瑟罗在汉将田扬名、封思业的大力协助下，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史载田扬名所统汉军进至碎叶城，“薄露夜伏兵于城傍，掠官驼马而去。思业率轻骑追击之，翻为所败，俄而扬名与阿史那斛瑟罗、忠节率众大至，薄露据城拒守，扬名拔之，积十余日，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焉，遂虏其部落”^④。这个附蕃西突厥首领阿悉吉·薄露似即吐蕃所册末代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拔布，“薄露”、“拔布”二音差似，亦即吐蕃史料中的噉叶护可汗，大约出身于监国阿悉吉部的阿史那氏吐屯。有人认为附蕃之噉叶

①《资治通鉴》卷209，引《景龙文馆记》。

②《资治通鉴》卷209，引《景龙文馆记》。

③《册府元龟》卷964。

④《册府元龟》卷986。

护可汗即阿史那倭子，在位时间不符，而只能与末代附蕃可汗阿史那拔布相当。而拔布于699年（圣历二年）亲赴吐蕃，700年（久视元年）阿悉吉·薄露就发动叛乱，事迹相连，足证拔布、薄露、噉叶护可汗三者本是一人。

阿史那斛瑟罗返封之初对于边疆防务还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很快在处理乌质勒、阿史那忠节矛盾问题上显现出鲜明偏袒本姓的倾向，顽固地保护蓝突厥贵族的地位，引起异姓突厥诸部的不满。长安三年（703）乌质勒公然起兵反抗斛瑟罗，战事蔓延，“安西道绝”^①，结果阿史那斛瑟罗大败，重返长安。原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所辖封疆大部分为乌质勒所并，其领地“东邻北突厥、北（应为西）诸胡，东直西、廷州，尽并斛瑟罗故地”^②。这一新兴的异姓突厥政权日益壮大。

2. 唐朝册立继往绝可汗三世与兴昔亡可汗三世

唐朝册立的二世两厢可汗以阿史那斛瑟罗第二次奔唐为尾声。然而后唐朝仍未放弃这一支持西突厥汗裔君临十姓的传统政治，703年1月7日（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创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704年（长安四年）正月册拜阿史那斛瑟罗子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怀道袭父爵为继往绝三世兼濛池都护，但此时濛池都护府的领疆已属乌质勒所建突骑施汗国所有，阿史那怀道所领爵称，已徒属名义，早无实封。705年（神龙元年）中宗再次登位，废周兴唐，恢复唐朝国号，平反昭雪了前朝大部分冤案，阿史那元庆次子阿史那猷自流放地振州召回长安，起初对他尚无职务安排。706（神龙二年）乌质勒

^①《资治通鉴》卷207。

^②《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下。

长子娑葛继立为突骑施首领，与阿史那忠节关系迅速交恶，708年（景龙二年）双方爆发了战争，唐朝一度卷入。同年，阿史那献袭爵兴昔亡可汗三世，返封庭州，但已不兼昆陵都护之名，表明自北庭都护府创建以后，昆陵都护府已无存在必要。但唐朝原来支持的阿史那忠节很快被娑葛消灭，唐军的干预也不起作用，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则力主招抚，推动唐朝政策向现实转变。至景龙三年，唐朝册拜娑葛为突骑施十四姓贺腊毗伽可汗，意味着承认了新兴的突骑施汗国，并与之结盟，共伐后东突厥汗国。同年北庭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以汉将杨何为首任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一度在庭州很不得意。其后，唐朝政坛风云变幻，中宗猝死，北伐计划流产，新立的睿宗昏庸殊甚，改与默啜政权议和，711年（景云二年）默啜遂乘机西伐，唐之西方盟邦黠戛斯、突骑施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娑葛战歿，十姓无主，西域突厥诸部大乱，阿史那献的特殊政治地位和资望引起了格外重视。是年“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①，这一任命意味着授权让他放手大干。他遂乘机招降葛逻禄、鼠尼施数千帐归唐。及玄宗立，更加倚任，先天元年（712）更兼领北庭大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持节招慰十姓使，开始独揽天山北麓军政大权。开元二年（714）又擢为碣西节度使、四镇经略大使，全权指挥天山南北军事，阿史那献果真不负唐朝厚望，是年统兵西征，削平了胡禄屋部酋长都担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三月，十姓部落都担叛，献击斩之，传首阙下，收碎叶川西帐落三万内属，玺书嘉慰”^②。诏书赞其：“虽郑吉之护南道，班超之

①《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

②《新唐书》卷215。

临西域，无以过焉。”^①十月，又有“胡禄屋二万帐诣北庭内属”^②。不但已完全收复了左厢兴昔亡可汗的传统领疆，而且深入碎叶川西，收附了不少昔日原属右厢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所统辖的五弩失部落，声誉斐起。开元三年(715)又加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名号，兼发北庭、安西两道蕃汉兵马，分两路向大食发动反攻。北路军由阿史那献亲自统领北庭蕃骑，兵锋直达米国附近的险塞铁门关；南路军由张孝嵩统率安西四镇兵马，一直攻入大食的属国西拔汗那，破其都，其王阿了达亡走山谷。这是唐与大食的首次军事交锋，初期创造了辉煌的战果，玄宗下诏授特进，大加褒奖。制曰：

黄门：建官制爵，立化之本，树善崇功，惟能是任。招慰十姓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兼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节度巴西诸蕃国、左骁卫大将军、摄鸿胪卿、上柱国、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凌铁关之远塞，威扬万里，雄金山之旧族，诚节累朝，每读古人之书，且多奇士之节，岂止稔侯忠孝，呼韩胤裔而已哉，顷服獯豸，绥其种落，茂勋则远已宠于登坛，厚秩未加，俾荣于开府，亚台之典，群议允集。可特进，余并如故，主者施行^③。

这是兴昔亡可汗三世阿史那献最辉煌的时代，但是，西突厥阿史那氏的黄金岁月毕竟早已消逝。定远道行军虎头蛇尾，说明唐朝发动的这次对大食的反攻初胜后败，因此讳而不载，但阿史那献的突然失势表明了这一问题，它同时印证了异姓突厥的崛起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其后，十姓故地又一度大乱，而车鼻施酋长苏禄“哀拾余众，自为可汗，善

①《册府元龟》卷 133。

②《册府元龟》卷 974。

③苏頲：《授阿史那献特进制》，《全唐文》卷 250，2528 页。

循其下,其众稍合”^①。苏禄曾为乌质勒、娑葛父子部将,因而仍以突骑施为国号,至716年(开元四年)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在九姓铁勒暴动和北伐唐军的双重打击下被杀,漠北大乱,不少原属默啜的东突厥部落远徙西域,投附苏禄,其势力更加壮大,于是“复雄西域”^②,不再接受阿史那献的号令。这时,大食向唐朝所属葱岭外诸属国的扩张更加猖獗了。康、安、米等河中诸国纷纷向唐求援,而唐朝并无此出援实力,因而寄希望于新兴的突骑施汗国。715年(开元三年)玄宗派遣专使王惠持节至其牙庭,进行招抚;716年(开元四年)苏禄已自立为突骑施可汗,阿史那献益不能制;开元五年(717)唐朝册授苏禄为右武卫大将军、员外置,突骑施都督,这一册命并未化解上述矛盾。依此,苏禄仅能统辖突骑施一部,大为不满。史载此年阿史那献、汤嘉惠并表奏苏禄联兵吐蕃、大食、寇大石、拔换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击之,并请增援^③。玄宗得表本欲准其所奏,令王惠持节发兵,而安西都护郭虔瓘奏:“突骑施围石城,则缘史献致寇。”^④宰臣宋璟、苏颋奏:“突骑施等迹已叛涣,葛逻禄等志欲讨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伤小灭,皆利在国家……王惠充使,本为绥怀,事意既殊,未可令去。”^⑤阿史那献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葛逻禄孤军作战失败,全部并入苏禄所部;阿史那献势孤,不久返唐,迁左金吾大将军,终老长安;他的退出西域政治生活可以视为西突厥阿史那氏统治西域的最后余响。此后虽然在平定河曲

①《旧唐书》卷194,下,《西突厥传》。

②《新唐书》卷194,突厥传,下。

③《册府元龟》卷197。

④《册府元龟》卷197。

⑤《全唐文》卷207,宋璟、苏颋:《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

六胡州的叛乱中再显身手，但已同西域的历史无干了。

3. 兴昔亡可汗四世史震与继往绝可汗四世史昕

唐朝所册立的兴昔亡可汗四世阿史那震(史震)与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昕(史昕)是最后两位后西突厥两厢可汗。他们都是在唐与突骑施悲剧性冲突的过程中建置的，而且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消失，标志着西突厥阿史那氏统治的终结。

唐朝承突骑施苏禄政权本来是最明智的选择，这一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障了唐朝西疆的安宁。苏禄受诏多次统兵出援河中诸国，抗御大食，屡挫其锋，有效地遏制了威胁唐朝的“为河外扩张”。大食改而向唐推行离间政策，渐渐生效，终于导致双方悲剧性的冲突。以唐北庭都护刘涣劫杀突骑施大酋阿悉吉·阙俟斤所遣商团为契机，暴怒的苏禄也掉转矛头向唐，兵围拨换，攻北庭，逼疏勒，玄宗遂于735年(开元二十三年)颁诏，册立“史震袭父可汗，即令彼招辑”“四镇蕃汉健儿”^①出讨苏禄，此史震的全名显然就是阿史那震，四镇旧受阿史那献节制，“袭父可汗”，应即承袭阿史那献爵位。则阿史那震乃阿史那献子，所册乃兴昔亡可汗四世。可惜有关此汗事迹史书中无所记载，大约阿史那弥射之裔也就绝封于此人。

关于继往绝四世史昕的册立发生于苏禄政权溃灭，突骑施黑、黄二姓内争时期。突骑施汗国可汗出于乌质勒—娑葛、苏禄两系，乌质勒、娑葛父子出身突骑施部，其人种以黄发为其体质特征，因之其后裔称为黄姓可汗。苏禄出身车鼻施部，其人种以黑发为其体质特征，故其后裔称为黑姓可汗。苏禄死

^①《全唐文》卷286，《敕四镇节度王斛斯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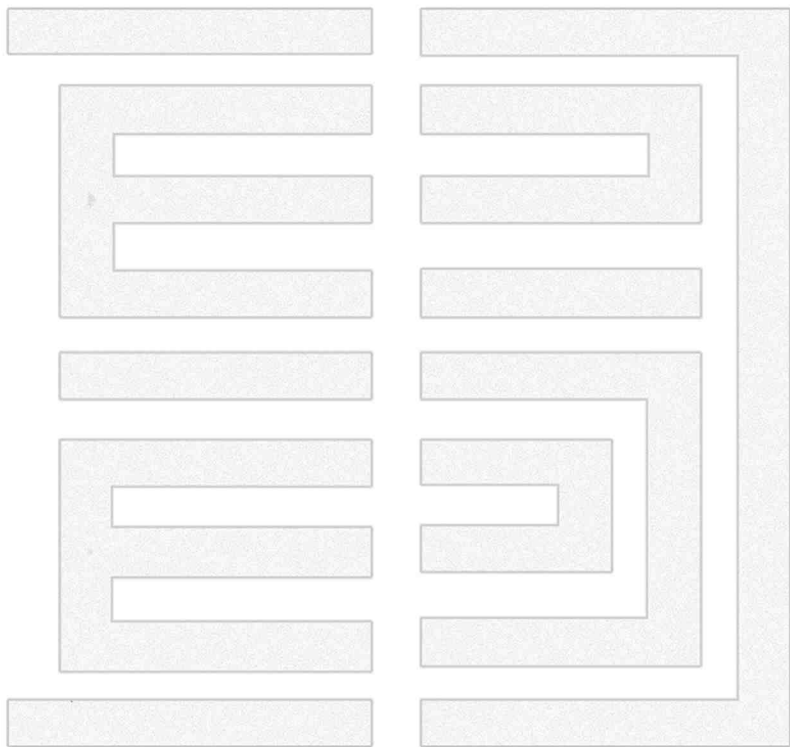
后，黑、黄二姓可汗争立，苏禄长子尔微特勤据怛逻斯城，拥苏禄可敦、金河公主等自立，乃黑姓可汗正支，而苏禄二权臣莫贺达干、都摩支复各拥一汗，其中都摩支似出自阿悉吉部落，拥立另一黑姓可汗，苏禄他子吐火仙以为号召，据碎叶，独莫贺达干拥立黄姓可汗，势孤，遂求援于唐。莫贺达干即处木昆酋长匍延阙律噉，亦即阿拉伯史料中的 kur-sul al-Turgish，率先起兵弑苏禄，深得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的信任，遂于 739 年（开元二十七年）率唐军武装介入突骑施的黄、黑二姓之争，助莫贺达干，消灭了黑姓二可汗，杀尔微特勤，俘吐火仙，事定之后莫贺达干（即匍延阙律噉）率先与中亚诸国王共同上书唐朝，表示效忠，而唐朝消灭了黑姓可汗之后，并不册立黄姓可汗，而于 740 年（开元二十八年）册拜阿史那怀道子史昕为十姓可汗，史昕的全名无疑是阿史那昕，“十姓可汗”应是袭祖爵继绝可汗四世。四月，又册拜了阿史那昕妻李氏为金河公主（史书中误记为“交河公主”），这意味着已废置突骑施黄姓可汗，引起莫贺达干的愤怒，声言：“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①率部叛唐。唐朝只好另发册命，“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一使统突骑施之众”^②。而唐朝所册名号仅为统辖突骑施一部的小可汗，至于其所拥戴的真正出自突骑施部的黄姓可汗，只字未提，而阿史那昕则是君临右厢部落名正言顺的大可汗，莫贺达干自然不肯服从，而唐朝仍然一意孤行，以武力护送。742 年（天宝元年）四月，唐朝派兵护送阿史那昕赴碎叶川西，强行履任，至俱兰城，受到莫贺达干邀击，阿史那昕死，金河公主逃回，至此，阿史那步真系的

①《资治通鉴》卷 214。

②《资治通鉴》卷 214。

汗统亦告终结。

综上所述,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其后裔在唐朝治下依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照旧各统其众,对内称可汗,对唐称都护,可以称为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各自传承了四世。



三 噶尔家族与附蕃西突厥诸政权 ——兼论唐与吐蕃的西域角逐

西突厥汗国灭亡不久，噶尔家族三代专国吐蕃（650~698），同唐朝展开了激烈的西域角逐，十姓部落乃其争夺的焦点之一，吐蕃支持其中的反唐势力，由之西突厥分裂为附唐与附蕃的两大政权系统，其中右厢弩失毕诸部中亲蕃势力尤为强大。吐蕃对这些附蕃西突厥首领，予以武力支持，有些并册封为可汗，对它们推行同唐朝类似的羁縻政策。这些附蕃西突厥政权的存在乃是唐、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噶尔家族的兴亡相始终。对此，迄今仍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王小甫《唐朝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对此虽有所涉及，但既不够全面，所得结论本人也不敢苟同，因成此文，疑义共析之。

（一）都曼起兵与弓月叛唐

吐蕃的崛起大体与唐朝同时，唐太宗贞观之世与吐蕃明君松赞干布在位时期，两国间曾结盟共灭吐谷浑，剖分其国，其后唐朝远嫁文成公主，结为和亲，两国间一度邦交甚笃。然自贞观二十三年（649）、永徽元年（650）两国盟好关系的缔造者唐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崩逝后，局势大变。其后吐蕃两代赞普皆以髫龄即位，权臣噶尔家族东赞域宋（650~675）、赞聂多布（675~685）、钦陵赞婆（685~698）三代专国辅政（650~

698)。这一家族原本属于雅鲁藏布江北苏毗羌中的一员，而这种羌族部落在昆仑山北也有分布，因而力主北进政策，不仅志在吞并全部吐谷浑，而且开始与唐朝激烈争夺西域，由之揭开了策动西突厥部落反唐斗争的历史序幕。

其实，早在太宗在位时期，贞观二十二年(648)进军龟兹之役，就曾发吐蕃兵助战，史载吐蕃曾遣兵“逾玄菟而北临”^①，即越过昆仑山，沿所谓“五俟斤路”进入西域，而这一地区不仅有众多的羌族，而且有不少西突厥部落，从而为此后开展对唐西域争夺营造了前进基地。在此期间，唐朝势力在西域地区的推进更为神速，显庆二年(657)已基本上平定了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册封了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令其分主两厢部落。显庆三年(658)又创置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加册弥射、步真对内称可汗，对唐称都护，两厢部落基本归唐，进而引起河中粟特诸国纷纷降唐，皆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远在乌浒水域的吐火罗叶护也于此年降唐，初置月氏都督府。至显庆四年(659)，唐朝进而消灭了西突厥最后一支残余势力真珠叶护可汗^②，从而全面实现了西域统一大业。藏文史料《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七》记：“彼时，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皆为唐廷辖土”，于是“唐之州县，极西海矣”^③。而正是此年，吐蕃在河源、西域二地区同唐朝间的冲突全面爆发。先因吐谷浑的争端，蕃军与唐将苏定方于乌海大战，蕃军主将“达延·莽布支在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亦死，以八万众败于一千”^④。这位战死于乌海的达

①《讨龟兹檄》，《文馆词林》卷 664。

②“(显庆)四年(659)三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资治通鉴》卷 200，显庆四年，三月。

③《新唐书》卷 111，苏烈传。

④《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延·莽布支就是吐蕃亚相、东赞域宋的主要助手，至于唐将“苏方”显然就是苏定方的讹写，说明吐蕃大败^①。此役必发生于该年十一月之前，因为史书又载“十一月，思结俟斤都曼帅疏勒、朱俱波、羯般陀三国反，击破于阗”^②，其中朱俱波、羯般陀等国都位于帕米尔高原北端，可知这场叛乱也是吐蕃策划的，而平定此役的唐军主将又是苏定方。史载：“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至叶叶水，而贼保马头川，于是选精兵一万人，马三千匹，驰掩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都曼大惊，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保城（应为马头城），王师进屯其门。入夜，诸军渐至，四面围之，伐水为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③乱平。华涛引阿拉伯文献《道里与诸国志》认为都曼所据马头城应即阿忒八失（atbac，突厥语为马头），“这个阿忒八失是一个高地上的城市，（位）于吐蕃、费尔干那和上拔塞干（Barskan）之间，吐蕃在东方的中部”^④。正当吐蕃五俟斤路的重要枢纽，应在今吉尔吉斯斯坦纳林河上游。经学者考证，这位思结·都曼，应乃西突厥右厢弩失毕强部阿悉吉部首领都曼的讹写，因为思结部的牧地乃在漠南，而都曼起兵的地点属西突厥右厢弩失毕部，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参稽《新唐书·高宗纪》，显庆四年十一月条下记为：“癸亥、贺鲁部悉结阙俟斤都曼寇边，左骁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以伐之。”可知思结乃阿悉结的讹写，都曼实乃西突

①根敦琼培《白史》中释此文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于理难通。据《新红史》所记，当恭松恭赞之世，（即贡松贡赞，汉文史料中作乞黎拔布），“唐军抵达吐蕃，红山焚于火”。《西藏王臣记》也记此年唐军“发兵西征，直抵拉萨”。都承认此役蕃败唐胜，足证《白史》之说无据。

②《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

③《旧唐书》·苏定方传。

④华涛：“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3期。

厥弩失毕强部阿悉结·阙俟斤。乌海之役与马头川之役前后相衔，显然乃是吐蕃精心策划同一反唐军事行动的战略组成部分。而自乌海至疏勒之西的马头川，恰有道路可通，即由今青海，经鄯善、且末、于阗，转道五俟斤路而至马头川。这次唐蕃间的军事较量以唐朝的全胜告终，噶尔·东赞域宋以此，一度引咎辞去相位。对此藏文史料《赞普传》中透露：

域宋年老，由倭美岱类赞继任，彼以心怀逆二见杀，其后东赞重新出任，六年，老死。

据此，东赞域宋显庆四年(659)犹为吐蕃大相，因兵败于唐一度罢相，死前六年又复任首辅。按此人卒于乾封二年(667)，逆推六年，龙朔元年(661)又已复位。则倭美岱类赞出任吐蕃大相期间应为显庆四年至龙朔元年间(659~661)，正是在此期间，唐朝完成了河中、乌浒水域诸羁縻州府的改置，从而将吐蕃、大食这两大唐朝宿敌相互隔离开来。这是有利于唐而不利吐蕃的。但是，有迹象表明，唐朝所册之两厢可汗的政绩各不相同，其中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受封之后，很快稳定了本管区内的形势；而受封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的阿史那步真则才具远逊，威信不孚。因此，似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取得所辖右厢弩失毕部落的拥戴。因此，显庆四年真珠叶护兵逼双河，进入他的辖区，竟是阿史那弥射前来驰援，才予消灭，其后阿悉吉·都曼之乱又作，也是靠汉将苏定方前来平定。有迹象表明，汉军撤离之后，他也未必能顺利守成。华涛最先注意到《资治通鉴》卷202咸亨四年(673)以下一段回顾性文字：“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之世，诸部离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胡注：阿悉吉即阿悉结，弩失毕五俟斤之一也。)苏定方之西讨也，擒阿悉吉以归，弓月南结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这里的“兴昔亡之世”

似为“继往绝之世”的讹写,因为阿悉吉、弓月等都属右厢弩失毕诸部之一,并非兴昔亡可汗辖部,而应隶属继往绝可汗(显庆二年至乾封二年,657~667年在位)管辖。正是由于阿史那步真的“无绥御材”导致与阿悉吉·都曼同时叛唐的弓月部叛乱一直没有被镇压下去,只是由于继东赞域宋主政蕃廷的倭美岱类赞鉴于前车,不敢再开衅于唐,因而乱事尚未扩大。至龙朔元年(661)东赞域宋复位以后,又发动了第二轮反攻攻势,改以西域为突破口。此岁,正是乌浒水域十六国降唐,并列置为唐朝十六羁縻州府之年。此人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唐、蕃战局,遣兵攻陷“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①咽喉,已被唐朝置为乌飞州都督府的护密国,从而切断了唐朝通往乌浒水域的交通,同唐朝另一宿敌大食携起手来。与此相呼应,早已叛唐的弓月部“南引吐蕃,北招咽面”的时间大约就是此年。

“弓月”名不见于啞力失可汗十姓名单,究竟属于什么部落?对此,中外学者尽管异说纷纭,却基本上都承认它是西突厥部落之一。但近年王小甫独标新立异,连撰“‘弓月’名义考”、“弓月部落考”二文,断言乃突厥语 kun ort 组成的合成词,意为“太阳之火”,断言乃是与突厥人混居而信仰祆教的粟特部落。其所举论据甚多,但无一不是牵强附会。诚如王君所言,汉文史料中同弓月联系的就有弓月道行军、弓月城、弓月部落等,都很难直接印证其说。例如弓月道行军所指乃永徽二年(651)梁建方、契苾何力共同主持征伐西突厥的军事行动。对此,各种史料都证明此役乃因处月酋朱邪孤注杀唐朝招慰使单道惠而起,其讨伐目标乃左厢咄陆强部处月。如《册府元龟》卷 986,外臣部,征讨五记曰:

^①《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护密。

三年正月，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初，咄陆及阿史那贺鲁之叛也，招诱处月、处密等部，相率皆叛，及梁建方军至，咄陆大惧，远迹西遁，朱邪孤注既杀果毅单道惠，乃据守中牢山，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于阵生擒，斩，斩首九千余级，虏渠帅六十余人。

而下引《册府元龟》卷 119，帝王部，选将，1428 页却独作如下记述：

契苾何力为左领军将军……永徽二年，弓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以平之，擒其渠帅，处密俟斤等以归^①。

据此足以印证，弓月亦即处月，汉文史料中同名异译者并非鲜见，Qarluq 在右厢者译为葛逻禄，在左厢偏东者译为歌逻禄，Qabis 在右厢者译为车鼻施，而在左厢东偏者别译为卑失。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②，处，昌纽(tʃ)、鱼韵(io)，月，疑纽(ŋ)，月韵(iwat)，则处月，汉语中古音为 tʃ ŋiwat，按国际音标之 tʃ 亦即《突厥语词典》英文版之 c，则处月之音可写作 cigit，应即突厥儒尼碑文和《突厥语词典》中的 Cigil。联系《突厥语词典》中还有 Comul(处密)部名，处月乃 Cigil 译名殆无疑义^③。依据汉文史料，处月一直存在着东、西两支，其

①《册府元龟》卷 358，将帅部，立功十一，4240 页。

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③Cigil 之名早在突厥儒尼碑文就有记载。它究竟同我国文献中的哪个部落相应？学术界历来存在着处月和炽俟两种不同的意见。自王静如始译《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就译为炽俟，其后耿世民、魏良弼、王治来、张广达都采取这一译法，惟法国伯希和认为这一译法，在音韵学的角度观察不妥，因而主张应是处月，见于其《中亚史地丛考》。1990 年黄盛璋先生发表了《炽俟考》专文，又再倡炽俟说。我则宗尚伯希和说，认为 Cigil 应为弓月的对音，炽俟说站不住脚。

东支大体活动在今吉木萨尔至今昌吉一带，而在伊丽水、碎叶川西另有强部弓月活动。按处密又作姑密，而姑、弓皆属见纽(k)，则弓月、处月，实为一部之两支，易言之，弓月亦即西支处月。以故弓月道行军亦即以征伐处月为目标的行军，西域又有弓月城，学者多定为今霍尔果斯北之废城，对此我不遑多论，这只表明处月(或弓月)早已习惯于城居生活。其实，东支处月也早已晓得城居生活，以故贞观十六年(642)安西都护郭孝恪曾攻夺“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西支处月，即弓月当然不会例外，弓月城一度曾为其首府，但后来由于西突厥部落间的迁徙及实力的消长，弓月城曾为突骑施的小牙，即故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弓月城的原建者乃弓月部的事实，虽然我并不反对其后“惟财是举”的粟特人曾据此城以谋发展，但却绝不能以客代主，像王小甫那样将粟特人与西突厥的处月(弓月)混为一谈。

(二) 附蕃两厢可汗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

自龙朔元年(661)噶尔·东赞域宋重新柄政蕃廷之后，开始全面挑动西突厥部落反唐，弓月叛乱势力进一步蔓延，龙朔二年(662)疏勒、龟兹二国也卷入了这场叛乱，坐镇龟兹的唐安西大都护杨胄自此消失于史册，很可能已经战歿。西域局势严峻，唐朝紧急起用原伊州刺史、检校右卫将军苏海政为廋道行军总管，率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等两厢可汗所部西突厥兵前往镇压，史载：

十二月……廋海道总管苏海政受诏讨龟兹，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与之俱，至兴昔亡之境，继往绝素与兴

昔亡有怨，密谓海政曰：“弥射谋反，请诛之。”时海政兵才数千，集军吏谋曰：“弥射若反，我辈无噍类，不如先事诛之。”乃矫称敕，令大总管赍帛数万段赐可汗及酋长，兴昔亡率其徒受赐，海政悉收斩之，其属鼠尼施、拔塞干两部奔亡走，海政与继往绝追讨，平之。军还，至疏勒川，弓月部复引吐蕃之众来，欲与唐兵战，海政以师老，不敢战，以军资赂吐蕃，约和而返。由是，诸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无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余党附于吐蕃。

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只拒之，谓其众曰：“吾久当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当以身报国。”遂不释甲胄，赴敌而死^①。

唐朝所册之两厢可汗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历史上素有积怨，原本企图利用这种旧隙，使之相互牵制，有利于唐朝操纵其平衡，然自二人分主两厢之后，又发生了“争部落不和”^②事件，阿史那步真遂危言耸听，挟嫌诬告弥射谋反，致苏海政中途戮将，激反了弥射所统西突厥左厢部落，唐军自顾不暇，进至疏勒，吐蕃又亲自出师助战，由之大败，赂和而返，自此西域局势全面逆转。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加了着重点的一段引文所叙内容并非全属当年发生事。因为史书明载阿史那步真死于乾封二年（667）^③，而李遮旬属阿史那步真部下，其率众反唐只能发生在阿史那步真卒后，而不可能与阿史那都支的反唐同时，而龙朔二年间已发生了“西突厥寇庭州”事件，刺史来济以此被

①《册府元龟》卷 201。

②《册府元龟》卷 449，将帅部，专杀。

③“步真死乾封时。”《新唐书》卷 215 下，西突厥传。

杀，庭州地在西突厥左厢咄陆诸部的包围之中，说明率众攻陷庭州之西突厥首领非阿史那都支莫属。《资治通鉴》卷 201，龙朔二年条更是明确记载此年阿史那都支“收其余众，附于吐蕃”。由此足证，所谓“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收其余党附于吐蕃”所指乃一段历史流程，先是随着阿史那弥射之死，其部将阿史那都支于龙朔二年叛唐附蕃，至乾封二年(667)阿史那步真死后，其部将李遮匐也踵之叛唐附蕃。至此，附蕃之西突厥两厢可汗政权已全面建立起来。

吐蕃从支持阿悉吉·都曼和弓月首领叛乱到册封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二羁縻可汗，说明吐蕃在西突厥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增长。因为无论是都曼还是弓月首领，都属异姓突厥，其政治号召力尚相当有限，而阿史那乃突厥可汗家族，“都支”亦即“咄摩支”异译，复原突厥语当为 Tamats'i，意为牙官。可见阿史那都支实非人名而为称汗前的官号，其人似为阿史那氏派往处木昆部的监国吐屯，故后来唐朝又封他为匐延都督。这是西域出现的第一个附蕃阿史那氏吐屯政权。阿史那都支政权建立后，一度于龙朔二年底(662)攻陷庭州，杀刺史来济，虽然并未能巩固此城的占领，至龙朔三年(663)已为唐西州长史裴行俭率兵收复，因创金山都护府，但此后西突厥的叛乱已更加扩大。史载龙朔三年十二月(664年元月)“……壬寅，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阗”^①。但高贤率师出救，不见下文，绝非唐军奏捷之兆，很可能此人已殁于阵。因此到了麟德二年(665)弓月再次进攻于阗，“闰三月，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诏西州都督崔知辩及左武卫将军曹继利率兵救之”^②。这时，安西大都护府

①《资治通鉴》卷 201，高宗龙朔三年。

②《册府元龟》卷 995，外臣部，交侵。

已东迁西州，四镇岌岌可危，应即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统治即将崩溃之兆。至乾封二年(667)大食将齐雅德·本·阿比希渡乌浒水北上，占领了吐火罗与伽尔吉斯坦，唐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全盘解体。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之名自此亡匿于史册，其弟阿史那仆罗留唐不返，原来寄居吐火罗境内进行复国斗争的波斯王俾路斯被迫东向奔唐，于咸亨年间到达长安。阿史那步真恰于此年身亡，与前述事件不无联系。因为以上波斯、吐火罗流亡势力奔唐，必须取道阿史那步真的封域，此人之死很可能同护送入唐流亡者、迎战大食有关。于是其部将李遮匐亦追步阿史那都支后尘，拥众自立，附于吐蕃。“李”显然是唐朝所赐姓，此姓所赐，必皆胡蕃王族，而遮匐则乃车鼻施的简译。易言之，李遮匐亦即阿史那遮匐，乃以阿史那氏监国车鼻施部的吐屯。这两个附蕃的西突厥吐屯政权在我国史书上合称为“二蕃”。二蕃政权的出现反映了唐朝西域政治影响的一度中衰，与吐蕃一度主宰了十姓部落。

关于吐蕃这时在西域建立了何种形式的统治《唐会要》卷94记载：

西突厥：龙朔二年，十月，敕兴昔亡、继往绝二可汗发兵与苏海政讨龟兹，继往绝与兴昔亡有怨，密请海政矫敕收斩之，其部落亡走，海政讨平之，继往绝寻死，十姓无主，附于吐蕃。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所记也大体相似：

龙朔二年十月……十姓无主，陷于吐蕃。

此即白桂思立论“667年阿史那步真死后，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投降吐蕃，标志着吐蕃统治西突厥的开始”的史料根据。其实，他误解了龙朔二年与“继往绝寻死”间的时程联系。

正确地说，吐蕃取得阿史那都支的臣服应始自龙朔二年，至乾封二年又进一步取得了李遮旬的臣服。“十姓”、“十箭”皆为西突厥的异名，“十姓可汗”指两厢西突厥可汗，附蕃之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仍然继承了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两厢分治的历史传统。易言之，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各自叛唐附蕃之日起已各领可汗尊号了，不可能局限于其中的一人，至于汉文史料中仪凤年间才出现的“十姓可汗”肯定属于追记性质，不足为凭。当然，既是两厢可汗并立，相互间必定存在“争部落不和”的固有矛盾，唐朝之所以册立阿史那都支为匭延都督并非意味着对他们自立为可汗的正式承认，而是旨在进一步对附蕃二可汗实行分化，以配合薛仁贵、阿史那忠的对蕃反攻，其时间是咸亨元年（670）。《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对此有明确记载：

咸亨元年，四月，以西突厥首领阿史那都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以安辑五咄六及咽面之众。

是岁，“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拔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①。唐朝遂分兵两路对蕃反攻，一路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娑？）道行军大总管、右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以讨吐蕃，将援吐谷浑还其故地”^②。师出河源，而兵败大非川；另一路以阿史那忠为将，师出西域；《阿史那忠碑》中记载此役：“弓月扇动，吐蕃侵逼，延寿莫制，会宗告窘，以公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著于遐迩，信义行于夷狄，餉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范文后人，情不论功，冯异却坐，事非饰让。”易言之，

①《资治通鉴》卷201。

②《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也无功而返。唐朝此年册立阿史那都支无非配合这场反攻而已，而随着反攻的失败，唐朝的册命已成一纸空文，西突厥两厢可汗继续忠实地附属于吐蕃，直至调露元年(679)同时溃灭。应当指出的是，依据藏文史料，这时吐蕃大相已易为噶尔·赞聂多布(乾封二年至垂拱元年，667~685)。

关于裴行俭调露元年(679)平灭二蕃之役，乃发生于李敬玄、刘审礼再伐吐蕃，而大败青海之后，竟然顺利成功。得力于三：一是择机宜时。仪凤三年(678)李敬玄西征之所以败绩，是因为噶尔家族第二代专国大相赞聂多布此年连续于洛之玉阶及邓等地方主持会盟，处决了叛臣若桑支、彭野芒与鞠·墀聂嵩松，正式为“父王发丧”^①。国内形势稳定，兵权、财权由其独揽所致，而至调露元年(679)于击败唐军主力以后，正忙于拥立年仅三岁的器弩悉弄，举行新主登基大典，噶尔家族及文武重臣都齐聚蕃廷，边备有所削弱，裴行俭正是捕捉了这一绝好机会。其二，裴行俭一行西出不是以征讨大军而是以使团名义出现，是假以“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名号，不致引起吐蕃及附蕃两厢可汗的注意。三是裴行俭曾主西州，当地人望甚孚，至西州后秘密募兵，扩大所率护送武装——波斯军，使之迅速成为一支战斗部队，采用奇袭的手段，走白水涧道，借山形回护，轻骑急进，一举消灭了二蕃，立碑碎叶而返，实现了再定西域，重安十姓的大业。对此，《册府元龟》卷656，奉使部，立功条记云：

裴行俭仪凤中为司列少尝伯、安抚大食使，擒伪可汗都之及李遮旬还。

上引史料证实，被擒的“伪可汗”实为“都之(即都支)及

^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李遮匐”二人,并非只有都支一人拥有十姓可汗名号,可证吐蕃所册之“十姓可汗”(即西突厥可汗)仍然照旧实行两厢分治,其中阿史那都支领左厢咄陆诸部,李遮匐领右厢弩失毕诸部,碎叶在右厢,应属李遮匐的牙帐,与阿史那都支无干。对此次行军情况,《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所记尤详:

裴行俭为……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规知,遂不设备……蕃酋子弟投募者近万人。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使,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叛,续又使唤人从召相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首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袭遮匐,匐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①以纪其功。

据此可知,裴行俭一军乃出西州,取白水涧道,穿越今达坂城谷口,进入天山北麓草原,先擒阿史那都支,后始擒李遮匐,足证碎叶绝不是阿史那都支的牙帐,而是李遮匐的牙帐所在地。这意味着:(1)李遮匐继承了阿史那步真的全部领

①关于碎叶城的地望,张广达师本来早已考证清楚,近年来《杜怀宝碑》的发现更已确证无疑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托克玛克附近的阿克·贝西纳遗址,所谓另有焉耆碎叶之说,纯属我国史书中的误记和我国后世文人的误解。近读钟兴麒“唐安西碎叶镇位置与史事辨析”一文,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其中对拙著颇有征引,但多与此问题并不相干。有必要声明,本文中的碎叶只有一个,即作为阿克·贝西纳遗址的碎叶,并不赞同另有焉耆碎叶或安西碎叶之说。

疆，主管西突厥右厢弩失毕诸部，而以车鼻施为其主要支柱，与阿史那都支分疆而治。(2)弩失毕诸部毗邻另一阿史那氏统治的地界——吐火罗，波斯萨王朝余裔反抗大食的复国运动基地就在吐火罗，因而李遮旬虽然反唐，但却与吐火罗支持波斯王裔的抗大食斗争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因而唐使裴行俭以“册立波斯王、安抚大食使”的名义借道西行，并未真正采取有力防范措施，这是导致其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至于都支的牙帐，似乎地当白水涧道，距西州不算很远，以故唐军掩袭，很快就擒。据我判断，似为轮台，则又进一步证实，附蕃之西突厥两厢可汗分治咄陆、弩失毕诸部，其中左厢可汗治轮台，右厢可汗治碎叶。因此，史称西突厥十姓初平于苏定方，再定于裴行俭。这是唐朝的重大胜利和吐蕃的严重挫败。附蕃之阿史那都支政权存在了17年(662~679)，李遮旬政权存在了13年(667~679)。

裴行俭奇袭二蕃成功，再定十姓，重置四镇，但再置之四镇已与初置之四镇名单大有不同。按显庆三年初置之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而再置之四镇则已变为龟兹、于阗、碎叶、疏勒了。易言之，以碎叶代焉耆，并派兵进驻。唐军进驻碎叶，以此为其历史开端。并有迹象表明，这时的碎叶很可能乃唐朝安西都护的驻节地，其先后两任都护王方翼与杜怀宝都驻节于此。碎叶城的扩建也是始于此时。史载：

唐王方翼为安西都护，高宗朝安抚大食使裴行俭之讨遮旬也，诏以方翼为副，行俭军还，方翼始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胡夷竞来观之，因献方物^①。

^①《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4874页。

这也可从另一角度证实碎叶乃李遮匐牙庭而非阿史那都支的牙庭所在地。

(三) 阿史那车薄与他匐

李遮匐与阿史那都支虽然同称二蕃,实际上二者的实力是不相同的。阿史那都支平定以后,其所主之西突厥东境很快稳定下来,而李遮匐虽败,其余党却仍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不久又发生了阿史那车薄的叛乱。旧史中对此总是诿过于杜怀宝举措失当,“遂失蕃戎之和”,恐怕未必。杜怀宝与王方翼同为裴行俭全力委信的主边宿将,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阿克贝西姆遗址(碎叶城故址)发现了《杜怀宝碑》,足以证明此人主政碎叶的史实,却仍难以避免这场规模宏大的叛乱,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李遮匐的余党势力过于雄厚,一时难以遏制。因此,至永淳元年(682)碎叶陷落,弓月告急,杜怀宝自此下落不明,很可能已歿于阵了。唐朝急召裴行俭再次统兵出征,师未发而行俭薨,唐金山都护王方翼千里驰救,阿史那车薄即为这场叛乱的叛首:

突厥车薄反叛,围弓月城,(王)方翼引军救之,至伊丽河西,而贼众来犯,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悉余众与车薄合势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开会议,并出军资以赐之,续引出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薛按:似应为七十余人)。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三百人,西域遂定^①。

^①《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4356页。

又《资治通鉴》卷 203 亦载：

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得救之，破虜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闾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徵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言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这位阿史那车薄显然也是一位监国车鼻部而出身于阿史那氏的吐屯，而车薄应即车鼻，薄，一音逼，与鼻同音，此与李遮旬或阿史那遮旬对音极肖，很可能就是李遮旬的兄弟或子嗣。参加这场叛乱的西突厥异姓突厥部落不仅有车鼻施，而且还有突骑施、咽面，可见其实力的雄厚。王方翼以铁的手腕，整饬军纪，摧坚破敌，乘胜逐北，全歼余众，平息了叛乱，这场唐与吐蕃初期的西域角逐又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

阿史那车薄之乱平定以后，附蕃之两厢可汗已不复存在。由于安西四镇的重新设置和安西、金山二都护府初步分治形势的形成，西域一度重新牢固地置于唐朝的有效控制之下。然至垂拱年间，由于噶尔·钦陵赞婆的继续柄政蕃廷，支持西突厥首领他郛反唐，加之金山都护田扬名北征铁勒的政策失误，导致金山都护府的撤废与附唐之两厢可汗的重新册封，由之西域形势又为之一变。

噶尔·赞聂多布专国吐蕃时期的东方经略胜负互见，虽

取得河源的大胜,却失却了西域的优势,加之其他政策失当,因之,内部不尽心服。至垂拱元年(685)乙酉:“及至鸡年,赞普驻于轭格尔,大论赞聂与芒轭达乍布二人相互残杀,大论赞聂薨于‘襄’之孙波河,于‘邦莫邦喀’地方,任命钦陵赞婆为大论……谍者丸进毒者多人,毙之,是为一年。”^①钦陵赞婆柄政后,立即全力结好西突厥首领他斛,支持其率众反唐。正是此年,金山都护田扬名有违武则天的初衷,引起了她的不满,导致这一都护府的罢废。本来,金山都护府的创立始于龙朔三年(663)裴行俭任西州都督府长史时期,率兵收复了一度被阿史那都支攻陷的庭州,因创金山都护府,以安西都护兼西州都督麴智湛遥领,而以裴行俭任金山副都护,驻节庭州,实主府事,其后历任金山都护有袁公渝、杜怀宝、王光翼、田扬名等,对于唐朝西北边防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阿史那车薄叛乱的平定就同金山都护王光翼有关。至垂拱元年(685),最后一任金山都护田扬名受命率西突厥十姓部落东征漠北,平定仆固、同罗之乱,而伤及忠于唐朝的回鹘部落,武后怒而降罪,田扬名罢官,金山都护府由之罢废,并因此不许西突厥君长入朝。对此,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中记载:“顷以……九姓亡叛,有诏出师讨之,遣田扬名发金山十姓诸兵,自西道入,臣闻十姓君长,奉诏之日,若报私仇,莫不为国家克翦凶丑,遂数年之内,自率兵马,三万余骑,经途六月,自食私粮,是国家威德早申,蕃戎得效忠赤,今者军事已毕,情愿入朝,国家乃以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责其专擅,不许入朝。”^②由之激起了西突厥部落的强烈不满。垂拱元年(685)吐蕃大相噶尔·赞聂多布死,噶尔,钦陵赞婆继为

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

②《全唐文》卷211。

吐蕃大相(垂拱元年至圣历元年,685~698),此人的才略更胜于其前任,更是全力进行西域经略,他匍匐率西突厥部落叛唐附蕃,西域形势再度危急,武则天遂决定恢复高宗时代一度行之有效的两厢可汗兼羁縻都护府制度。是年,率先恢复了兴昔亡可汗二世的册封与昆陵都护府的建置。据《册府元龟》卷203所记,垂拱元年:“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这一任命意味着授权兴昔亡可汗二世兼第二任昆陵都护阿史那元庆,凭借其阿史那正统汗胄的高贵身份去招抚西突厥部落,讨伐他匍,并有迹象表明乃带兵前往,但此番出征,阿史那元庆非但寸功未立,据《旧唐书》卷99郭元振传所记反而丧师辱身,一度被俘,侥幸逃回,四镇尽沦,“往四镇以他匍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召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遂又恢复了继往绝可汗名号与濛池都护府的建置,册拜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继往绝可汗二世兼第二任濛池都护,再次肩膺起平定他匍之乱的重任。“则天垂拱二年,九月,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①。还有迹象表明,阿史那斛瑟罗还领有金牙道行军大总管的名号,他采纳部下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的建议,成功地平定了他匍之乱,重收碎叶,再置四镇。对此,《全唐文》卷165所收员半千所撰《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中明确记载:“(垂拱)二年,授高陵县主簿,以旧德起也,属西方不宁,北方多难,被奏充金牙道行军司兵,事不获己,遂即戎焉。君设

^①《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

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千唐志·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中亦记是年：“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岁谋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翳是赖。”这里说的都护李君，似应指此年任安西都护的李祖隆。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出土的延载元年（694）《汜达德告身》：“准垂拱二年敕金牙道行军拔于阗、□□、□勒、碎叶四镇。”^①所记也是此事。由此可见他匍叛乱的声势也相当巨大，一度导致“安西不宁”，阿史那斛瑟罗西征之所以一路告捷，同吐蕃方面有事，未能及时出援有关。《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及至狗年（垂拱二年丙戌），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钦陵声言领兵赴突厥，实延缓未行。”由之，他匍之乱为阿史那斛瑟罗迅速平定，于是安西再度晋级为大都护府。对此，可以从垂拱前后历任安西主将职衔的变化中找其演变痕迹。安西都护府属正三品级军府，初置于贞观十四年（640），治于西州；安西大都护府则属从二品级军府，初置于显庆三年（658），治于龟兹；其后安西建置的升降、安西治所的东移西徙都同西域形势的进退推移有关。而安西升级为大都护府仅存在于显庆三年至裴行俭去职之乾封二年（667）^②，其后历任安西主将皆止职衔为安西都护而非安西大都护，其中包括主边名将杜怀宝^③、王方翼^④、李祖隆，而至垂拱二年

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1。

②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旧唐书·本传》。出为西州长史，又改为金山副都护，又拜安西大都护。西域从政七八年……乾封岁征为同文少卿。《全唐文》卷228，张说：《赠太尉裴公（行俭）神道碑》。

③《仪凤岁……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④《仪凤岁……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686)以降,安西主将王世果^①、阎温古^②等却又都加安西大都护衔,说明至垂拱二年(686)以降,他匍之乱已被荡平,阿史那斛瑟罗已还封碎叶,安西又由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唐朝的西陲防务已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但是,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发动的“安息道行军”兵败寅识迦河,全盘断送了以上金牙道行军的胜利成果。此役之后,西域形势再度逆转,安西又还原为都护府,汉军一度被迫退守焉耆以东,以西皆为蕃有。遂陷阿史那斛瑟罗于孤军,复兴后的东突厥首领阿史那骨咄禄也乘势西征略地,阿史那斛瑟罗腹背受敌,难于支撑,于天授元年(690)弃碎叶奔长安,武则天以其旧勋,“拜左卫大将军,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赐濛池都护”^③。很显然,所授之“濛池都护”已纯属名义了。

(四) 附蕃噉叶护可汗与阿史那倭子、 阿史那仆罗、阿史那拔布

阿史那斛瑟罗平定他匍之乱以后,已进入唐朝、武周二朝易代之际,而在吐蕃仍属噶尔·钦陵赞婆专国时期,但却面临持不同政见的赞普器弩悉弄及其太后墀玛类的政治干预。正是在此复杂局势下,藏文史料中出现了西突厥噉叶护可汗之名,而在汉文史料中却出现了阿史那倭子、阿史那仆罗、阿

①世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新唐书》卷42,王雄诞传附王世果传)。

②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初二,688年1月10日)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新唐书》卷4,本纪)。

③《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史那拔布相继成为附蕃西突厥可汗。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乃是本节重点关注的问题。

关于藏文史料中的“噉叶护可汗”凡三见。即：(1)“及至马年(延载元年甲午,694)……冬,赞普驻于“若乌园”,东叶护可汗前来致礼”^①,此“东叶护突厥可汗”纯属译音,实与东突厥汗国无干。按叶护乃西突厥室点密裔惯用称号,显然属于附蕃之后西突厥诸可汗之一,其名似应译作噉突厥可汗为宜。(2)“及至猪年(圣历二年己亥,699)……冬,赞普驻于‘兑’之玛尔玛,封赐忠心耿正文书,并颁赏物品,噉叶护可汗前来致礼”^②。(3)圣历三年(700,大足元年、久视元年)“夏,赞普自蒙噶尔将牙帐下迁下枯零,孙可,遣送噉叶护可汗往突厥^③。在汉文中与此相对应的则有阿史那倭子、阿史那仆罗、阿史那拔布等三个附蕃西突厥可汗。见于郭元振的奏疏:“吐蕃亦尝以倭子、仆罗、拔布为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皆自亡灭。此非它,其子孙无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也……则册可汗子孙,其效固试矣。”^④据此判断,藏文中的噉叶护可汗,未必如王小甫所断言的那样,所指仅为阿史那倭子一人,很可能如同唐朝所册兴昔亡可汗、继往绝可汗那样,是一种附蕃西突厥可汗的世袭名号,所指应自阿史那倭子直至阿史那拔布等三人。

武周的再次西域反攻乃长寿年间的事。其间,在内部继续加强了政治整肃,长寿元年(692)“长寿中,(阿史那)元庆

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7页。

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8页。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08页。

④《旧唐书》卷122,郭震传。

坐謁皇嗣，为来俊臣所诬，要斩”^①，阿史那元庆次子阿史那献流振州（一说流崖州），长子阿史那倭子亡奔吐蕃，为吐蕃册拜为西突厥可汗，主管附蕃弩失毕诸部，立国碎叶川西右厢弩失毕故地，以为政治号召，并与吐蕃联兵，大举犯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继永昌元年（689）龟兹、焉耆、于阗、疏勒诸地尽陷吐蕃之后，天授元年（690）碎叶城本已为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攻陷，迫阿史那斛瑟罗失地内奔，然至天授二年（691）碎叶城已为继续臣属武周的突骑施莫贺索葛部首领乌质勒夺回。史载此人于阿史那斛瑟罗东奔以后，“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②。这里乌质勒攻取碎叶不曰“攻陷”，而曰“攻得”，可知此城非得自唐，而是夺自东突厥。又据《太平寰宇记》卷196：“（阿史那）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咄禄天授中卒。”按天授年号仅用于690~691两年，可证东突厥败斛瑟罗与败于突骑施乃前后发生之事，而乌质勒移牙碎叶，与阿史德元珍之死、骨咄禄之卒皆为同年事，更资证实，此年碎叶已由突骑施光复。这对于武周王朝无疑是一大利好的信息，因此，决定发动一次名为武威道行军的西域反攻，与之相呼应。“天授二年五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讨击吐蕃”^③。而由于岑长倩很快遭到政治整肃，“兵半道罢”^④，这次行军与此后王孝杰主持的西域反攻名称完全相同，而岑长倩所领官号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所领官号仅为“武威道行军总管”，说明王孝杰初仅隶属岑长倩麾下行军总管之一。此人

①《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②《新唐书》卷215下，列传140下，西突厥，下。

③《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④《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本乃仪凤年间应募征召的“猛士”之一，以前军总管身份参加了刘敬玄伐蕃之役，没蕃多年，议和后遣返，洞悉吐蕃军政虚实，受到武则天器重，天授年间任安西都护，此役破格擢为主将，主持“武威道行军”，以阿史那斛瑟罗旧将胡禄屋·阙啜阿史那忠节、汉将西州都督唐休璟并为副总管，而以西州土著汉人张怀寂为前军，大破吐蕃，一举光复并重置四镇，“还先帝旧封”^①，被誉为中兴壮举。对此，《唐张怀寂墓志铭》所记最为具体：“属葱山小丑，负德鸱张，瀚海残妖，孤恩蚁聚，同恶相济，劫掠成群。天子命将登坛，推轮伐罪，以公果略先著，简在帝心，恩制夺情，令总戎律，特称右玉铃卫假郎将，武威军子总管，公固辞不获，俯履辕门，辍孝殉忠，义资尽命，于是飞悬旌以西上，拥戎卒以启行，鸣鼓角于塞中，竦长剑于天外，是贼头跛论，逆次拒轮，兵戈才冲，贼徒俄溃，如秋风之扫枯叶，类春景之铄薄冰，歼厥巨魁，胁从罔治，于是金风静柝，玉塞清尘，十箭安毳幙之乡，四镇复飞泉之塞，元帅王孝杰录功奏闻。”^②这时，吐蕃赞普器弩悉弄已逐渐显示出独立的主政意向，世代专国的噶尔家族的权势开始被削弱，王孝杰反攻之所以如此顺利，与此有关。王孝杰这次反攻的时间，史书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长寿元年(692)十月；另一是长寿二年(693)十一月，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四镇名单的历史困惑问题。据《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条下记云：“苏氏曰：咸亨元年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这一困惑涉及四镇的光复与重置究竟是一回事还是两

①《册府元龟》卷964。

②《新疆图志》卷89录文。

回事。以上两个问题又相互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有必要辨别清楚。

关于王孝杰光复四镇的时间，大多数汉文史料都记为长寿(692)元年十月，诸如《旧唐书》卷194下，列传，144下；《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旧唐书》卷198，《龟兹传》；《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旧唐书》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4，则天本纪；《新唐书》卷216，吐蕃传；《新唐书》卷221，西域龟兹；《新唐书》卷111，王孝杰传；《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皆持此说。兹举二例，以为其代表：

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长寿元年与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①。

长寿元年……十月丙戌，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克四镇^②。

长寿二年说仅见于《唐会要》卷73，虽属孤证，但《唐会要》乃惟一唐人记载唐朝史事的史料，而其他史料皆为宋人所撰，当然各有其唐朝旧档作为依据。因之，二者都具有真实性，毋庸置疑，但却明显存在着矛盾。

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③。

据我判断，这正是光复四镇与再置四镇并非一回事而是两回事的历史反映，长寿元年十月实现的乃光复四镇，而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则乃四镇重置之岁。明乎此，则这一史料

①《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

②《新唐书》卷4，则天本纪。

③《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

所记的矛盾,实乃完整的矛盾统一体。对此,有必要指出,长寿元年王孝杰光复之四镇与长寿二年再置之安西四镇并非一回事,前者实乃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而后者则乃碎叶、龟兹、于阗、疏勒。易言之,长寿元年王孝杰光复之四镇不可能有碎叶,只能有焉耆。因为,如前所述,这时的碎叶仍乃突骑施·乌质勒的牙帐所在地,只是到了长寿二年正式设置四镇时,乌质勒作为唐朝属部,主动交还了碎叶,也许这一主张是武威道副总管阿史那忠节的主意。因为,在此之前,乌质勒与阿史那忠节两大亲周的西突厥势力之间非但不存在任何芥蒂,而且似乎还相互合作,而自此以后,乌质勒与阿史那忠节间的怨仇已结而不可解,其中碎叶城的归属问题肯定是其中的主要症结所在。

武周再置四镇之后,尤其是增加汉兵屯戍以后,唐、蕃之间战事日趋激烈。吐蕃方面依靠阿史那倭子的附蕃,以为号召,鼓动西突厥诸部反周,而为周军所败。史载至延载元年(694)吐蕃与阿史那倭子再度联兵攻周,王孝杰复与阿史那忠节、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等合力,“破吐蕃勃论赞刃、突厥可汗(阿史那)倭子等于大岭,各三万余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①。又有史料记载,唐军还“破吐蕃万泥助于没驮城”^②。此前唐与吐蕃交锋,几乎每战必败,因此这几年的胜利是特别鼓舞人心的。这里汉文史料中的附蕃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倭子无疑就是同年见于藏文史料的西突厥噉叶护可汗。但此后阿史那倭子的活动已不再见于汉文史册,但噉叶护可汗之名却继续在藏文史料中出现。但吐蕃又先后册拜

①《资治通鉴》卷205。

②《资治通鉴》卷204,《考异》引《武后实录》。

其叔父阿史那仆罗与阿史那拔布为附蕃之西突厥可汗，继续与唐朝抗衡。这两个人事迹更少，但既是阿史那倭子的“叔父”，哪怕是血缘较远，监国吐屯出身的“从叔父”，也总算同西突厥汗裔多少沾边。正是这种身份被吐蕃视为号召十姓的政治资本，但是其实际效应未必尽如所想。真正在西域政治角逐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双方军事实力的较量。至证圣元年（695）吐蕃又发动了全面反攻，避实就虚，不取道西域，而取道河源，旨在进攻河西，切断唐朝通往西域的通道。唐朝（武周）仍以王孝杰为将，拜清边道行军大总管，统兵相拒。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孝杰及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战于素罗漫山的官军败绩”^①。此战在吐蕃史料中作虎山之战，地在洮州界，唐军之败极惨，“唐之元帅王孝杰尚书越境前来，吐蕃元帅论钦陵以战驱唐人如宰牦牛，双方列阵交战，痛击唐军多人，于尸中立一具使朝天……以表明杀十万众之标志，达拉山之汉墓与马水之汉墓实由此得名也”^②。这一记载虽难免渲染过甚，但周军（应为周军）失利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此后武周无力再战，而此时吐蕃赞普器弩悉弄也已亲政，不愿再战以强化噶尔家族的权势。于是双方重开和平谈判。周使郭元振至吐蕃牙庭，论钦陵提出以唐朝拔四镇、弃十姓为罢兵条件，郭元振针锋相对地以交还河源吐谷浑地为交换，双方使者往返，争执逾年，其间出现了王小甫最得意的崔融《拔四镇议》。其实，当时朝议中著名奏疏很多，没有必要同王君一起炫耀这些事，诸葛亮奏折以示其学问。归结蒂，武则天采纳了郭元振提出的谈判策略，“为计以绥之，

①《册府元龟》卷442。

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页。

藉事以诱之”^①，“塞钦陵之口，而和事未全绝”^②。果真取得了成效。利用谈判，进一步催化吐蕃内部矛盾的表面化，实现孤立钦陵的战略目的。以大相钦陵为首的噶尔家族本是吐蕃北进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这一家族专国日久，兄弟数人，领兵分据四方，早已形成了强臣震主的形势，深为新登位亲政的器弩悉弄所忌恨，正在逐步剪除其党羽，裁抑其权势，志在收政于己。万岁登封元年(696,吐蕃历羊年)噶尔家族重要成员之一，噶尔·赞辗顺被杀即为其前兆。武周与吐蕃谈判无进展导致论钦陵急欲向唐军事施压，率师攻犯安西。圣历元年(698,吐蕃历狗年)冬，论钦陵攻周大捷，“执唐军元帅都护使”^③凯旋，此人似即汉文史料中的凉州都督许钦明。而此年赞普正好乘其出征，揽国中军政大权于一身，并以接风庆功为名，设伏突袭，屠灭了这一专国多年，为吐蕃建功赫赫的宰相家族。进而“宣布噶尔家族获罪”^④尽诛其余党，血洗四境，其惟一幸存者赞婆东奔降唐。至此，吐蕃政治又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器弩悉弄亲政后不再热心北进政策，与唐朝争夺四镇、十姓，转而推行南进政策，开始经略南诏，往巴蜀滇桂方面拓宇，从而唐与吐蕃间的西线角逐有所缓和。本来册立西突厥汗裔为附蕃可汗，与唐抗颉也是噶尔家族主谋，此后这一政策逐渐放弃。正是此年，周蕃之间的议和谈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武周以放弃河源地为代价，承认吐蕃占领吐谷浑全境，吐蕃也许诺放弃西域争夺，承认武周(唐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从而达成了全面的政治和解。

①《册府元龟》卷 655。

②《册府元龟》卷 655。

③《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 页。

④《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译本，108 页。

但是，周、蕃和解之后，吐蕃并没有完全退出西域争夺，它仍在幕后支持附蕃西突厥的反唐（反周）活动。这是因为，到了圣历二年（699）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又开始了西方经略，《唐会要》卷94记云：“（圣历）二年，十月，默啜立其弟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其子匭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又号为拓西可汗。”按处木昆乃咄陆强部之一，已归属匭俱，说明默啜的“拓西”事业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有迹象表明是年碎叶镇又失，显然又是失陷于东突厥，而重新夺回此城又是突骑施·乌质勒之功。史载：“圣历中，突厥首领嗛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①又载“圣历二年，遣子遮弩入朝，武后厚相加尉（慰）抚。”^②按碎叶本已于长寿二年列置为安西四镇之一，今乌质勒再次“移衙于碎叶”，反而厚加慰抚，授以瑶池都督官号，说明又是夺自东突厥，故特“遣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③，其内容大约就是为了交涉移交碎叶事宜。正是此岁（圣历二年己亥，藏历猪年，699）又出现了噉叶护可汗赴蕃廷“致礼”的记载。至圣历三年（700，大足元年、久视元年）吐蕃遣送噉叶护可汗返突厥，并有迹象表明，这支附蕃西突厥势力有相当战斗力，以故先本已被突骑施·乌质勒占领的碎叶又一度沦为其占领。因此，武则天发动了一场名为“平西道行军”的军事反攻，以阿史那斛瑟罗名义上主持，而由安西汉军田扬名、封思业等全力协助，其目的大约就是为了平定这支附蕃西突厥势力，史载“腊月，庚寅以西

①《册府元龟》卷967。

②《新唐书》卷215下，列传140下，西突厥，下。

③《资治通鉴》卷206。

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①。两军激战碎叶城下：“九月，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左台殿中侍御史封思业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初，薄露将叛也，令扬名率兵讨之，军至碎叶城，薄露夜伏兵于城傍，掠官驼、马而去，思业追击之，翻为所败，俄而扬名与阿史那斛瑟罗、忠节率众大至，薄露据城拒守，扬名拔之，积十余日，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焉，遂虏其部落。”^②自此，西域形势才开始大定，基本上将附蕃西突厥势力消灭殆尽。阿悉吉·薄露之乱已是附蕃西突厥势力的最后尾声了。这位阿悉吉·薄露显然是出身于阿史那氏而监国阿悉吉部的吐屯，而“薄露”与“拔布”之名则出奇的类似，应为一入；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位阿悉吉·薄露犯唐之岁，正是藏文史料中遣送噶叶护返回西突厥的次年，则又说明，噶叶护同阿史那拔布、阿悉吉·薄露存在着密不可分关联。据此，完全可以断定这三个人名实际上都是一个人。易言之，藏文史料中的噶叶护可汗应是一种吐蕃所封的附蕃西突厥可汗名号，所指非止一人，而应是阿史那倭子、阿史那仆罗、阿史那拔布三人共享的附蕃西突厥可汗名号。其中阿史那拔布（阿悉吉·薄露）应是最后一任蕃册之噶叶护可汗了。

①《资治通鉴》卷206。

②《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四 突骑施汗国

公元8世纪中叶,一个以突骑施命名的强大异姓突厥汗国崛起于中亚,接管了唐朝濠池都护府的领疆。这一汗国得到唐朝的承认,其历代可汗接受唐朝册封,成为唐朝下属的一个边疆族群自治政权,它的活动不但在中亚突厥系民族的发展过程中留下永恒的印记,而且应在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辉煌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 突骑施三大主姓的历史溯源

突骑施汗国,是西突厥阿史那氏全面衰微、异姓突厥,即原属西突厥治下的非阿史那氏诸姓兴起的历史产物,而以突骑施、车鼻施、处木昆三姓为其核心部落。汗国的创立者乌质勒、娑葛父子出身于突骑施部,雄主苏禄出身于车鼻施部,其权臣重宰常出身于处木昆部,故突厥儒尼碑文中有“三姓突骑施”之称。

突骑施三姓源出漠北,在突厥化之前还曾采取过铁勒的共名。据《北史·铁勒传》记载,我国北朝时代采用这一共名的漠北、西域部落很多。其中:

独洛水北有仆骨、同罗、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东,焉耆以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啞苏、娑

那曷、乌护，纥骨、也啞，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

按“吐”透纽、遇韵；“如”，日纽、鱼韵；“纥”匣纽、月韵，则“吐如纥”，古读 *türgit*，“契”，溪纽，霁韵，“弊”，滂纽，屑韵，则“契弊”古读 *kapet*，“蒙”，明纽，东韵，“陈”，澄纽，真韵，则蒙陈古读 *muṅden*，参稽突厥儒尼碑文，突骑施作 *turgit*，音近于吐如纥，车鼻施作 *kapis*，音近于契弊，而蒙陈(*muṅden*)则似为处木昆(*ku-mugen*)之柏译，而漏其首音节，可知突骑施、处木昆二部发祥于漠北独台河，又据《契苾嵩墓志》^①，契苾(当即契弊)，即车鼻施之远祖，本居乌德鞬山，则此部亦源自漠北，不过到了北朝时期已西徙至白山一带，即今天山北麓了。

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一统漠北、西域，铁勒诸部悉为之征服。不少部落放弃了原来的旧族名，而被称为异姓突厥，突厥汗国东、西分裂以后，以上突骑施三姓都出现在西突厥境内。

车鼻施部西迁的时间较早，西突厥初世游牧于贪汗山下，即可汗浮图一带，实力相当强大，泥橛处罗可汗厚敛铁勒诸部，“由是一时俱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②。一度被推为反抗西突厥阿史那氏的盟主。这场叛乱失败以后，车鼻施分裂为数支，一支北徙金山，转依东突厥，东突厥末世酋乙注车鼻可汗曾拥众自立，为唐击灭；一支远徙热海，复转徙甘凉降唐，即为唐将契苾何力所统部落；其留居故地者仍为数不少，且不甚驯服他西突厥统治，与处月、处密等部结为声援，至啞力失可汗平定统吐屯叛乱以后，史书上始出现“界失、处蜜等并归啞力失”^③，此

①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卷，第825~826页。

②《北史》卷99，铁勒传。

③《通典》卷199，边防，北狄、突厥。

之界失，应即车鼻施的另一异译，仅漏译其首音节“车”字，其余音节全同，其部曾追随阿史那贺鲁之子契啞运寇庭州^①，说明仍居贪汗山故地。此后不久阿史那贺鲁即徙牙千泉，作为其基本部曲，车鼻施西徙伊丽水当发生于此时。

突骑施、处木昆二部似乎久已效忠阿史那氏，故其部酋准加“啜”的尊号。公元562年木杆可汗率众西征，大破啞咄。此二部很可能参与了此役，因而留居西域。贞观年间啞力失可汗推行两厢十姓改革，碎叶川东称五咄陆，碎叶川西称五弩失毕，前者酋长称啜，后者酋长仅能称俟斤。突骑施、处木昆二部皆属左厢五咄陆部落之一。656年（显庆元年）八月，唐将程知节西讨阿史那贺鲁，“副将周智度攻其突骑（施），处木昆等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计，虏获甚众”^②。咽城在今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范围内，其地在伊丽水东，此后，此二部更进一步西徙。贺鲁叛乱平定以后，唐析突骑施部为二，以莫贺索葛啜所部置温鹿州、位于热海以东的库纳萨尔一带；阿史那利施啜所部置黎山州，地在伊丽水西，以处木昆部置匐延州，地亦在碎叶水东的可见日后突骑施汗国发祥于此并非偶然。

随着西突厥的核心种姓阿史那氏的衰微，异姓突厥日益兴起，这突出表现为十姓归唐以后西突厥汗统的一度中断，与阿史那氏吐屯统治的昙花一现。

西突厥是突厥汗国分裂出来的部分，其全部政治结构同东突厥汗一样，建立在阿史那氏奴役异姓突厥的基础上，其特点为不但历代可汗皆出自阿史那氏一门，汗国的一切显爵悉由此姓垄断，异姓突厥无可染指，而且还有阿史那氏出身

①《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

②《册府元龟》卷375。

的监国分驻各部,控制各异姓突厥部落的军政大权。正如日本学者护雅夫所指出的那样,突厥汗国实质上无非是“阿史那氏的家产国家”^①。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自然很难为异姓突厥所永远接受,而西突厥境内的民族成分极端复杂,异姓突厥势力相对强大,因而阿史那氏的衰微远较东突厥为早,西突厥中世以后,篡弑相续即为明证。

十姓归唐以后,唐朝在西突厥故地推行羁縻可汗与羁縻都护府制度,其实质是继续承认阿史那氏对异姓突厥的世袭统治,册立西突厥降酋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分主碎叶川东、西:川东咄陆诸部归阿史那弥射统辖,拜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川西弩失毕诸部归阿史那步真统辖,拜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下辖十六羁縻州兼都督府。唐朝的用意原本借重西突厥汗裔的传统威信以稳定西疆的统治。但是,此时的阿史那氏已是矛盾重重,弥射与步真二人降唐前久有旧隙,分主一方后仇怨弥甚。龙朔二年(662)吐蕃唆使龟兹叛唐,唐遣毗海道行军大总管苏海政率二羁縻可汗所部前往平叛,步真乘机诬告弥射谋反,苏海政误信谗言,竟冤杀之,于是“各部落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继往绝寻卒,十姓离心,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鬲,收其余众,附于吐蕃”^②。至此,阿史那氏汗统一度中断,而苏海政失却西突厥的臂助,不敢同来援的吐蕃军接战,厚赂约和而还。唐朝对西域的主权面临吐蕃的严重挑战。在此历史背景下先后出现了两个非汗统阿史那氏建立的吐屯政权。

第一个阿史那氏吐屯政权首领是阿史那都支(662~679

^①护雅夫:《古代トルク民族史の研究Ⅰ》,《突厥国家と社会》第一章,《突厥国家の构造》。

^②《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二年。

在位)和李遮匭(667~679 在位)。在吐蕃的支持下他们二人分主两厢,各建汗号,咸亨二年(671)唐朝承认了阿史那都支政权,授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匭延都督”^①。匭延都督乃唐朝对处木昆酋所加羁縻官号,此人姓阿史那氏而主处木昆部,说明原为处木昆部的绀国吐屯;李遮匭的本名似为阿史那遮匭,“李”应乃唐朝所赐之姓,东突厥酋阿史那思摩又作李思摩可为参证。遮匭,似即车鼻施的另一异译,仅漏一“施”字(遮匭=车鼻),则李遮匭也是姓阿史那氏而监国车鼻施部的吐屯;这两个政权对唐朝虽虚都与委蛇,实皆依附吐蕃,终于调露元年(679 年)为唐将裴行俭所击灭。据“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②。一语可知,李遮匭的牙庭即为碎叶城。

第二个阿史那氏吐屯政权首领乃阿史那车薄,其人于永淳元年(682)发动叛乱,兵围弓月城,唐安西都护杜怀宝从此下落不明,很可能已经战歿。唐金山都护王方翼千里驰救,“破虏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③,复进军热海,大破车薄与咽面联军,“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④。按车薄应即车鼻薄、一音逼,与鼻同音,此酋以阿史那氏而主车鼻施,显然也是世袭吐屯,很可能就是李遮匭的兄弟或子嗣。

阿史那氏吐屯政治的昙花一现,反映了阿史那氏的全面衰微与异姓突厥的兴起。这些政权的首脑虽仍出身阿史那氏,然其社会支柱已易为异姓突厥部落,它们所凭借处昆、车鼻施两部正是后来回突骑施一起共同创建异姓突厥政权的基本部落。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突骑施汗国出现的历史条件

①《资治通鉴》卷 202,咸亨二年。

②《册府元龟》卷 306。

③《资治通鉴》卷 203,永淳元年。

④《资治通鉴》卷 203,永淳元年。

已完全成熟。

(二) 突骑施政权的初建与乌质勒

突骑施汗国是西域形势的新变化与鞞摩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奔唐的历史产物,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就是这一政权的创立者。

武则天亲政前后,西域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出现了吐蕃和重建后的东突厥汗国的双重威胁。传统的对手吐蕃此时仍为盛世,尽有西域南道诸国,一部分右厢弩失毕部亦附庸其势。与此同时,原臣于唐的东突厥部落则叛唐独立,在阿史那骨咄禄的领导下,重建汗国,很快卷入了西域的政治角逐。在此历史背景下,武则天重新恢复了鞞摩可汗、鞞摩都护府和鞞摩州府的传统边政建置,旨在强化边疆主权。《资治通鉴》卷203,垂拱元年(685)载:

冬,十一月……擢兴昔亡可汗之子,左豹韬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将军,兼兴昔亡可汗,押卫咄陆部落。

垂拱二年(686)又载: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历史证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决定。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二人虽皆出身于正统的西突厥汗胄,但却对十姓故地缺乏号召力,且久生汉地,早疏边情,反而将本来有利于唐朝的大好形势几乎断送殆尽。关于阿史那元庆事迹,史书阙载,然郭元振疏中却透露了如下信息:“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

沦。”^①这说明阿史那元庆受封本因他蜀叛乱，但册立后功勋毫无，且丧师辱身，不久被召回长安，另以斛瑟罗代之。可见元庆任职仅为垂拱元年十一月至垂拱二年九月间事。阿史那斛瑟罗初主十姓时似乎政绩还不错，一度收复了被元庆断送的碎叶等镇。《全唐文》卷165《达奚思敬碑》载垂拱二年思敬佻金牙道司兵时“设计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又吐鲁番文书《汜德达告身》载“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道拔于阗、□□、□勒，碎叶四镇”^②，而此年此月正是阿史那斛瑟罗受封之时，可见他还领金牙道大总管，带兵收复了碎叶。但由于东突厥自重建以后，就不断向西扩张，加之韦待价兵败寅识迦河以后西域局势又复逆转，以故此四镇并未能保持多久，斛瑟罗战败，失地丧民，终于天授元年返回长安。史载：“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胡注：谓骨咄禄等），散亡略尽，濠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入居内地，拜右（屯）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③唐朝册立的二羁縻可汗在御敌守土中的软弱无力，说明这一历史上显赫的种姓阿史那氏已开始全面衰微了。

突骑施汗国的建立是西域诸异姓突厥在乌质勒领导下同吐蕃、东突厥浴血奋战，佐唐守境的辉煌记录。

乌质勒（690~705年在位）出身突骑施莫贺索葛部，他绥民以恩，“善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寝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④。我国史书中之“小牙”通指

①《旧唐书》卷99，郭元振传。

②新疆博物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刺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1期。

③《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

④《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其部落旧牙,阿史那车薄之乱先围弓月,王方翼救之,说明乌质勒早已附唐,曾为守土,斛瑟罗东奔之后,其部落编制犹守唐制,有“都督”之制,又足证此人忠唐之节未改。在他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收复了濛池都护府的全部领疆,其具体过程如下:

1. 独力抗击东突厥,光复碎叶。天授元年(690)斛瑟罗奔唐说明碎叶已为东突厥所陷,恰于此时,突骑施部由弓月城徙居碎叶西北,应为徐图规复的征兆。又据《太平寰宇记》卷196所记:“(阿史那)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笃禄天授中卒。”按天授年号仅用于690~692三年,可证东突厥败斛瑟罗与败于突骑施乃前后发生事,而乌质勒移牙碎叶,不曰“攻陷”,而曰“攻得”,可知此城非得自唐。据此判断,碎叶城乃天授二年(691)乌质勒自东突厥手中夺回,阿史德元珍之死,骨笃禄之卒,皆与此有关。

2. 配合唐军大破吐蕃、阿史那倭子,倭子乃阿史那元庆长子,阿史那献兄。长寿元年(692)其父为酷吏来俊臣诬告致死,倭子乃亡奔吐蕃。二年(693)吐蕃册之为十姓可汗,东向犯唐,为唐将王孝杰所败,“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①。“一举还先帝旧封”^②,被誉为中兴盛事。苏冕明确指出:此次复置后的四镇已有碎叶而无焉耆^③。前文已述及此时碎叶早已为乌质勒攻取,可知唐得此城实乃来自乌质勒的转献,易言之,王孝杰所光复的四镇实仅龟兹、于阗、疏勒等三镇。延载元年(694)王孝杰又“破吐蕃勃论赞习,突厥可汗倭子等于大岭,各二万余人。碎

①《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

②《新唐书》卷216。

③《唐会要》卷73。

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熟俟斤万余人”^①。又“破吐蕃万泥助于没驮城”^②。此战为十姓故地进行，更不可能不动员屯兵于碎叶西北的突骑施部参战。

3. 击退默啜，移牙碎叶。默啜乃骨咄禄弟，其兄死后，继立为东突厥可汗。圣历二年(699)册命其子匐俱为泥涅可汗，“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拓西可汗”^③。考处木昆乃突骑施主姓之一，本不属东突厥，这一任命意味着默啜决心击灭突骑施，并吞十姓故地。而此时韩思忠已内调，而继任镇守使则名不留史册，表明其功不显，也可能在抗击匐俱的政势中殁于阵，而乌质勒不久又再次移牙碎叶，表明此城又为乌质勒夺回。故《册府元龟》卷 967 载：“圣历中，突厥首领嗛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这表明击败匐俱，复夺碎叶又是乌质勒之功，故唐酬以瑶池都督。同年八月乌质勒遣子遮弩朝唐，唐朝旋又派出侍御史解琬持节“安抚”^④，足证自 690 年至 699 年突骑施政权初创时期与唐朝关系十分笃睦。

然而，由于唐朝仍未放弃支持阿史那氏汗裔的过时政策，这种业已固定化了的宗藩关系一度出现了裂痕。

久视元年(700)，唐朝再度任命“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道行军大总管，还镇碎叶”^⑤。强迫乌质勒交回碎叶城，重新入主十姓故地，同年发生了吐蕃支持下的阿史那悉吉薄露叛乱，斛瑟罗不能制，赖唐将田汤名、封思业平之。说明十姓旧部已不服其统辖。长安三年(703)七月，又与乌质勒发生了

①《资治通鉴》卷 205，延载元年。

②《资治通鉴》卷 205，《考异》引《统纪》。

③《资治通鉴》卷 206，圣历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 206，圣历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 206，久视元年。

武装冲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路绝”^①。结果斛瑟罗大败，再度奔唐，不敢还蕃。至此，乌质勒虽未称汗，但其所建政权已发展为真正的汗国了。“东邻北突厥，西诸胡，东直西、廷州，尽并斛瑟罗故地”^②。

乌质勒推翻斛瑟罗仅在于反抗阿史那氏的统治，并非意在唐朝，而唐朝也逐渐认识到这一异姓突厥政权是强有力的，遂再遣解琬等，晋封为王。然乌质勒甫受唐封，旋即病卒，时为中宗神龙二年(706)十二月事。《旧唐书》讹作景龙二年(708)，应依《资治通鉴》卷208改正：

唐中宗神龙二年十二月，安西大都护郭元振诣突骑施乌质勒牙帐议军事，时大风雪，元振立于帐前，与乌质勒语，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乌质勒老，不胜寒，会罢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将攻元振，副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劝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诚心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逃将安适？”坚卧不动。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义，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为嗛鹿州都督，怀德郡王。

据此可知，乌质勒受封之日，唐与突骑施之间的阴影仍未完全消散，故有两位唐朝大员至其牙活动。一是册封使者解琬，另一个则是谈判代表、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且谈判气氛十分紧张。根据种种迹象判断，应与唐朝仍未放弃支持阿史那氏汗裔君临十姓的政策有关，且同碎叶城的归属存在着某种联系。史载长安四年(704)唐朝已另行册立斛瑟罗子阿史那怀道为第三任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此人在唐碎叶镇守使的武装护送下已重返旧封，郭元振与乌质勒谈判的地点不

①《资治通鉴》卷207，长安三年。

②《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在城中，而在风雪帐前，足证碎叶城已为怀道所据，而所册之金河怀德郡王不过虚号，所拜之唃鹿州都督依法不过主管突骑施一部，仍须服从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怀道的号令。且有证据表明，阿史那怀道还封后，还插手干预了突骑施的内政，支持反乌质勒势力的分裂活动。下文所叙之阙噶忠节事件即为其例，从而埋伏了大唐西疆动荡不宁的种子。

（三） 娑葛与突骑施汗国的形成

娑葛(706~711在位)，乌质勒长子，神龙二年(706)十二月继位，袭唃鹿州都督，金河怀德郡王，拜左骁卫大将军，兼卫尉卿，由唐羁縻可汗、濠池都护阿史那怀道持节册立。

娑葛即位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击灭阙噶忠节，统一十四姓，称汗建国。

阙噶忠节，一作阿史那忠节。“噶”乃五咄陆爵称，以阿史那氏而领噶爵，必为咄陆诸部中的监国吐屯之裔，而阙噶则乃胡禄屋部酋长的专称。据此判断，这位阿史那忠节必是胡禄屋部酋，忠节则乃唐朝所赐名。史书中对他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依《旧唐书》，其人曾为“乌质勒部将”，《景龙文馆记》则谓：“娑葛父子与阿史那忠节代为仇讎。”^①这两条史料表面牴牾，实则不妨统一起来看待。考斛瑟罗第一次奔唐以后，诸改变突厥曾共推乌质勒为主，故称曾为“乌质勒部将”，然其人与异姓突厥情乖族异，念念不忘斛瑟罗故主。据郭元振疏中反映，斛瑟罗第二次西返及怀道之立，皆其首谋^②，因而与娑

①《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三年，《考异》引。

②《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

葛父子结怨。他先助斛瑟罗与乌质勒相攻,后又与怀道相倚,割地自雄。可见此时十姓故地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

娑葛继立以后决心消灭这一敌对势力,对此,史书中仅简单地记为:“数相攻击,忠节不能支,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追忠节入朝侍卫。”^①而实际战况却经历了:

第一阶段,娑葛甫袭父爵,多次表请唐朝“除忠节”,唐兵部尚书宗楚客以为“忠节竭诚于国,作捍玉关,若许娑葛除之,恐非威强拯弱之义”^②。诏不许,说明阙啜忠节得到唐朝执政派的支持。

第二阶段,景龙二年(708)双方刀兵相向,忠节得到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的援助,《考异》引《景龙文馆记》载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疑为数千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取得了暂时的优势。

第三阶段,娑葛请援于东突厥。《资治通鉴》卷 209 载,景龙二年(708)三月,“时默啜悉众击突骑施”,漠南空虚,张仁愿乘间筑三受降城。此与突骑施内争为同年事,相互必有联系。后来的战局发展遂不利于忠节,周以悌改驻播仙镇说明碎叶已失,可证默啜西征乃应娑葛之请,所击之“突骑施”非击娑葛而乃指忠节所部,唐遣郭元振出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却仅表请忠节入朝,说明忠节已全盘失败。

娑葛击败阙啜忠节以后,建号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这一汗号反映娑葛已有效地控制了西突厥全境,除原有十姓外又增加了四姓。对此,胡三省注为:“西突厥原有十姓,今并咽

①《资治通鉴》卷 209,中宗景龙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 209,引《景龙文馆记》。

面、葛逻禄、莫贺达干、都摩支为十四姓。”^①按莫贺达干、都摩支皆为爵称，不宜混入人、部名，此二部宜易以车鼻施、弓月、车鼻施乃汗国核心部落之一。弓月，即游牧于伊丽水一带的处月部落，二部皆与突骑施关系十分密切，乌质勒生平未尝称汗，严格意义上的突骑施汗国至此始正式形成。它承袭了西突厥的大、小可汗制度与吐屯监国制度，由娑葛与其弟遮弩分部而治，并遣突骑施索葛莫贺啜及阿史那利施啜出身的吐屯分赴所属各邦监国。

娑葛与阙啜忠节之间的战争引起了唐朝朝臣、边将两派势力的公开表态，并且卷入了这场冲突。阙啜忠节兵败后听从周以悌的建议，遣人厚赂唐朝宰相宗楚客，“请留不行，发安西征兵人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立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②。这一方针集中体现了北庭系将领的意见，其总纲是要求册立阿史那弥射孙阿史那献为可汗以取代阿史那步真孙阿史那怀道，其战略原则是联合吐蕃对付同东突厥结盟的娑葛，其后台则为兵部尚书宗楚客。以郭元振为代表的安西系将领所持政见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册可汗之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③反对继续册立阿史那氏，认为唐之大敌为吐蕃而非娑葛，主张承认这一新兴政权。此派在朝中也有太平公主及侍御史解琬等有力的支持者。由于反娑葛派一度占了上风，唐与突骑施爆发了武装冲突。宗楚客“敕书簿责元振”^④遣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以牛师奖出任安西都

①《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二年，引。

②《资治通鉴》卷 209。

③《旧唐书》卷 97，郭元振传。

④《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三年，《考异》引《景龙文馆记》。

护，发甘、凉以西兵，并联合吐蕃出讨娑葛，并谋擢用周以悌以代元振。“于是娑葛发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各部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①。擒阙忠节于计舒河口（塔里木河口），并杀嘉宾、守素。景龙二年十一月，又击败牛师奖于火烧城（今和硕）进围安西，断四镇路，上表求宗楚客头，并致书郭元振称：“我与唐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南欲来，徒扰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②可见这场冲突主要是由于唐朝坚持扶立阿史那氏汗裔的过时政策造成的。事实证明，郭元振承认现实，承认突骑施汗国的政见是明智的，有远见的。郭元振遣子赉娑葛书间道赴京，通过太平公主，上诉于朝，终于扭转了朝议。史载：“时太平公主尤与宗（楚客）不善，故讽（解）琬以劾之。”^③于是周以悌坐流白州，复以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景龙三年（709）秋七月，唐朝正式承认了突骑施汗国，册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娑葛名守忠，遮弩名守节。娑葛乃与东突厥断绝了关系，自此以后，重新臣属于唐和忠心耿耿地佐唐守境，屏卫西疆。

娑葛的卒年，死因，迄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这里隐藏着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且涉及娑葛的晚节，有必要考证清楚。

我国史书中所记娑葛卒年都不确，例如《旧唐书》卷194记为景龙三年（709），此年实为娑葛赐名守忠之岁，而守忠之名景云以后尚存，可证此记有误。《资治通鉴》卷211记为开

①《资治通鉴》卷209。

②《资治通鉴》卷209。

③《资治通鉴》卷209。

元二年(714),然该书的作者在《通鉴考异》中则承认:“竟不知死于何年,故附此。”可见也无确凿的实据。至于其死因,则片面地归咎于娑葛、遮弩兄弟的争国,“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向导以击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万人与其左右来讨娑葛,擒之而还……俱杀之”^①。

这一记载也未能揭示事件的真相。考《全唐文》卷253收有景龙四年(710)苏颋起草的《命吕休璟北伐制》一文,乃唐朝发给边防将领,藩国酋长的机密文件。其中透露唐朝曾计划一举进攻东突厥,娑葛之死与此计划的流产有关。

按照这次规模空前的作战计划,北庭(大)都护吕休璟为西路军主将,出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统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五万骑,而以突骑施部为前锋,任命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为“金山道前军大使”,以其弟守节(即遮弩)为先锋,领诸蕃部健儿二十五万骑,“长驱沙漠,直指金微”;且西发黠戛斯“坚昆在右,犄角而东”,除了些主攻部队以外,还密令沿边诸军,悉待命出战。可惜因中宗暴薨,睿宗新立,全盘打乱了既定的北伐计划,为默啜制机于先,命默矩率阙特勤、噉欲谷等统兵西征,履冰开路,先灭黠戛斯,继又奇袭突骑施,大破之。突厥儒尼文《噉欲谷碑》对此有明确记载:

(灭黠戛斯而归)由突骑施可汗处来,侦谍……“突骑施可汗今已出发。”彼说:“十箭十箭之众已倾巢来犯。”彼说:“唐军亦有一军(待发)……予下令军队出发……余攀过金山山林,其地无道路,吾人渡过额尔齐斯河,其地无津筏。吾人继续(前进),在夜里,安抵 Bolcu,在早晨……吾人进攻,掠(其营)……奋勇前冲,有如原火……击溃之,俘其可

^①《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汗，其叶护及设，彼等就地杀之^①。

与前引汉文史料对勘，可知被杀之可汗当即娑葛，则被杀之叶护必为遮弩。此战记录还见于儒尼文《阙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据此足资断定娑葛卒年。《阙》碑记阙特勤二十一岁败沙吒将军，二十六岁灭黠戛斯、突骑施，《毗》碑记默矩二十二岁破沙吒，二十七岁灭黠戛斯、突骑施。按鸣沙之役沙吒兵败乃神龙二年(706)十二月事，下推五载即娑葛遇害之景云二年(711)。这一考订还可从另一角度取得印证。《通鉴考异》述北庭镇将冯氏曾对阿史那献预言“突骑施娑葛三年后破散，默啜八年后自灭”^②。这显然是阿史那献事后杜撰出来的，但这一杜撰预言所表示的年代关系却是真实的。按默啜破灭乃开元四年(716)事，娑葛之卒上推五载，亦恰为景云二年(711)。其败亡并非因为兄弟争国，而是助唐伐东突厥，为敌制机于先所致。可见娑葛实在是为唐朝捐躯的一位英雄，不过由于唐朝讳言此败，遂在史书上沉沦不彰了。

(四) 车鼻施·苏禄与突骑施汗国的重建

公元711年娑葛殉难以后，十四姓故地一度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是唐朝册立的羁縻可汗阿史那献的极盛时代。公元716年苏禄复建突骑施汗国，其核心部落已易为车鼻施部，可以称为突骑施·车鼻施汗朝。

阿史那献是第三代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元庆次子，也是唐朝扶立的阿史那氏汗裔中最后一个实力人物。长寿元年

^①岑仲勉译文，载《突厥集史》下册，861页，略作改动。

^②《资治通鉴》卷211，引。

(692)以父罪配流灃州(一说振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2年1月7日)置北庭都护府,召还,还封,自此常驻庭州。其人才干、威信远胜步真之裔阿史那斛罗父子、怀道父子。景龙二年(708)阙啜忠节求立为十姓可汗,屯兵焉耆,将击娑葛。不久,唐朝与娑葛化敌为友,一度不甚得志。景云二年(711)娑葛遇害,十姓无主,加之北庭大都护府改组,形势对他十分有利。是年“十二月,癸卯,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慰十姓使”^①,这一任命意味着授权让他放手大干。他遂乘机招降葛逻禄、鼠尼施数千帐归唐。先天元年(712)更兼领北庭大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开始独揽天山北麓军政大权。开元二年(714)又擢为碛西节度使,四镇经略大使,全权指挥天山南北军事,统兵西征,削平了胡禄屋部酋长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收复碎叶川西三万余帐内附;同年,北庭将领郭虔瓘也击败了东突厥来犯北庭之军,斩默啜子同俄特勤,军威大振。开元三年(715)又进行了对大食的全面反攻,军锋一度远至铁门关,势力范围深入到唐濠池都护府故境,即突骑施汗国的领疆之内。

苏禄,并非人名,实指职务,意为军队统领,应为称汗前所加尊号。其人出身车鼻施部,娑葛既歿,十四姓部落有的降服默啜,有的归顺阿史那献,他独能“哀拾余众,自为可汗,善循其下,部众稍合”^②。且“性尤清俭,每战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众至三十万”^③。开元二年(714)阿史那献统兵西征,进至碎叶水一带,消灭了在那里割据一方的胡禄屋酋长都担,但是,他的政治权威却始终受

①《资治通鉴》卷210,景云二年。

②《旧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③《旧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到苏禄的有力遏制。这支势力早在开元三年(715)就以“新来十姓大首领”之名始见于唐朝公文,至开元四年(716)后东突厥汗国一度濒于灭亡,默啜授首,原居漠北的突厥部落纷纷远迁西域,投奔苏禄,其帐落骤增,于是“复雄西域”^①,开始自立为可汗,而仍以突骑施汗国为国名。其实,其核心部落早已易为车鼻施氏,阿史那献渐不能制。玄宗初持调解立场,一方面承认突骑施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地方势力,应予抚接;另一方面,又坚持以阿史那献为西蕃主的传统政策,因而遣使王惠前往调解,但事实上这两种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开元五年(717)六月,苏禄曾遣使赴唐,献驼、马,都被唐朝拒绝,“不令辄受”^②,而欲遣使王惠安抚。在此期间,环绕着如何看待苏禄政权,唐朝边将中分为两派,双方交讼于朝。史载此年北庭系将领阿史那献、汤嘉惠并表奏苏禄联兵吐蕃,大食,寇大石、拨换城,已发三姓葛逻禄击之,力主进剿,并请增援^③。玄宗得表欲令王惠持之发兵,而安西系将领郭虔瓘奏:“突骑施围石城,则缘史献致寇。”^④朝中重臣宋璟、苏颋则认为:“突骑施等迹已叛涣,葛逻禄等志欲讨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伤小灭,皆利在国家……王惠充使,本为绥怀,事意既殊,未可令去。”^⑤阿史那献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葛逻禄孤军作战失败,全部并入苏禄所部。始派王惠充使,前往招抚,拜右卫卫大将军,员外置,突骑施都督,但这一官衔依法只能主管突骑施一部,自然仍不被苏禄接受,只得召回了阿史那献,迁左金吾大将军,终老长安。他的退出西域政治生活可以视

①《新唐书》卷194,突厥传,下。

②《册府元龟》卷971,朝贡四,11405页。

③《册府元龟》卷197。

④《册府元龟》卷197。

⑤《全唐文》卷207,宋璟、苏颋:《请缓令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

为西突厥阿史那氏统治西域的最后余响，此后唐朝加紧了结好苏禄的政治步骤。开元六年(718)五月重发册命，晋封为左羽林大将军，员外置，封顺国公，金方道经略大使^①，依中原五行说，西方庚辛金，“金方”即“西方”，这一任命意味着授权苏禄总统西方，放手经略，双方开始化解关系。至开元七年(719)十月，又“册金方道经略大使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②并让出了碎叶城作为苏禄的牙帐，“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③，至十年(722)“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④。自此，唐与车鼻施·苏禄政权之间的盟好关系已进一步以和亲形式固定下来了。苏禄除此妻外，还娶东突厥、吐蕃公主，以三国女并为可敦，旨在加强自身的政治地位。

唐朝何以突然放弃扶立阿史那氏汗裔的传统国策，果断地采取承认苏禄政权的新方针呢？其奥秘在于阿拉伯的兴起，唐朝已清醒地认识到这是远较吐蕃、东突厥更为严重的威胁。因此转而结盟突骑施，以防治大食。

阿拉伯在我国史料中称为大食，它的崛起大致与唐同时。公元7世纪正当唐太宗胜利地完成东亚统一大业，被漠北、西域诸国共称为“天可汗”的时候，阿拉伯人勃兴于近东沙漠，在穆罕默德创建的伊斯兰教旗帜下团聚起来，以锐不可当之势向东挺进。633年入侵波斯；651年波斯亡，王子俾路支出奔于唐；656年正当唐将程知节挥戈西征阿史那贺鲁

①《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11343页。元宗皇帝：《封突骑施苏禄顺国公制》，《全唐文》卷22，253页与此全同。

②《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11343页。

③《新唐书》卷221，焉耆传。

④《资治通鉴》卷212，6754页。

之际,伊本·爱弥儿开始进犯中亚。这一时期唐朝在中亚方面的进展远较阿拉伯人顺利。657年,唐平西突厥,置突厥十六羁縻州府;659年斩真珠叶护,定弩失毕诸部,同年置阿姆河北诸羁縻州府;651年置阿姆河南诸羁縻州府,并于661年册命波斯王子俾路斯为波斯王,支持萨珊王裔的复国运动,唐朝已同阿拉伯占领的呼罗珊接壤,并因其外交走向完全相反而处于公开对抗的地位。因此,667年(乾封二年)齐雅德·本·阿比希人侵吐火罗,逼走唐朝册立的波斯王俾路斯;同年,唐朝册立的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死,二者很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674年,赛义德·本·奥斯曼越阿史那姆河北进,攻占康国都城飒秣犍城,而康国早已被唐朝置为康居都督府,这一行动实质上是对唐朝的挑战,幸而此后,阿拉伯发生内战,且有吐蕃的兴起,隔断了葱岭东西的交通,唐与阿拉伯才避免了直接冲突。706年唐朝册立乌质勒、娑葛父子为突骑施首领之年,正是阿拉伯名将屈底波人主呼罗珊,发动河外“圣战”之时。是年,攻安国,下沛肯城,708年围攻捕喝,安国王被迫向大食称藩,而密遣使诣唐请援。711年,即娑葛战歿之年,阿拉伯人攻飒秣犍;712~713年攻石国、西拔汗那;714年似入袭伽师,以屈底波死,师未发;718年,即苏禄受封毗伽忠顺可汗之年,康、安、俱密等国告急文书飞集唐廷,据《册府元龟》载,康国表文请求:“送多少汉兵来此,救臣苦难。”^①安国则仅请求:“……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②康、安诸国是丝绸之路贸

①《册府元龟》卷999。

②《册府元龟》卷999。

易的主要承担者,对唐关系甚为密切。既然阿史那献不能控制西域局势,为防御大食计,只能承认苏禄政权,并借重这个力量,为唐守境,保证中亚诸国不受外来势力的侵犯,从而屏卫唐朝的西部边疆,这就是唐朝急骤改变政策的基本动因。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明智的。

苏禄在反抗阿拉伯扩张势力的斗争声名大振,成为中亚各族人民尊崇的英雄和唐朝西部边疆的钢铁屏障。

阿拉伯的河外扩张对于中亚地区繁荣的经济和文化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屈底波在飒秣健城中亲手焚毁佛像,捕喝的火袄教寺院及其圣地也全被拆毁^①,富裕的城市被迫交纳高额的税金,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奴役斗争。开元十一年(723)阿拉伯人进犯拔汗那,苏禄率兵驰援,败其军;十二年(724)阿拉伯再犯拔汗那,苏禄复大破之,其将穆斯棱·本·赛义德·艾尔-吉拉,比仅以身免,史称“渴水日之战”^②;十五年(727)呼罗珊易帅阿什拉斯,河中地区尽叛,苏禄乘势出击克捕喝,逐阿拉伯人于阿姆河南,前锋一度攻入呼罗珊,“圣战战士”在中亚的据点仅存飒秣健一座孤城,《册府元龟》卷999收有是年吐火罗叶护向唐朝请援表文,清楚地说明苏禄出援中亚各国乃受唐指令。表文中称:“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统押,应彻天聪女颂奉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力气。’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慈悯,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救活,与奴身多少力气,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去大食。’其事若

^①希提:《阿拉伯通史》(中译本,上册,342页)。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中译本)第一卷,上册,页270。

^②《册府元龟》卷999。

实，望天可汗却垂小奴身。”可见唐朝对苏禄有“发兵除却大食”的“处分”，而且这一处分乃是唐朝防守“天可汗西门”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开元十八年(730)连续遭到挫折的阿拉伯人再度易帅，以朱奈德出任呼罗珊总督，率军出师飒秣健之围，苏禄断其水源，兼施火攻，复大破之，一万二千穆斯林士兵仅余千人，苏禄因之得了“阿布·穆札衣”的绰号，意为“奔突的公牛”，是年，唐朝为之庆功，“十一月，突骑施遣使入贡，上宴之于丹凤楼，突厥使者预焉。二使争长，突厥曰：‘突骑施，小国，本突厥臣，不可居我上。’突骑施曰：‘今日之宴，为我设也，我不可居其下。’上乃命设东、西幕，突厥在东，突骑施在西”^①。可见唐朝对其优礼有加。这一时期唐朝与突骑施关系笃睦，其来使多厚赐以归，突骑施亦朝贡无阙^②，参稽《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③可知，苏禄与唐天子还结有父子关系。

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唐与突骑施汗国之间发生了悲剧性武装冲突。这场冲突不见正史记载，《全唐文》卷284至289收有张九龄起草的许多文书，从中透露出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文书皆未署明日期，然必为九龄入相(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九月，即733~736)时期之作，文书中明确记载“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④而战衅始于夏季。据此可知，这场冲突发生于开元二十二年夏至二十四年(734~736)。综辑一切史料，战争的起因非常复杂。

1. 大食挑拨离间政策的奏效。唐与突骑施之间的结盟有

①《册府元龟》卷168。

②《全唐文》卷386。

③《全唐文》卷286。

④《全唐文》卷286，《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效地粉碎了大食武力征服的幻梦，迫之改寻其他手段，阿沙德任呼罗珊总督时期最先推行这一政策，曾经挑起了唐安西都护杜暹与苏禄之间的小规模边境冲突，其后，为历代呼罗珊总督所继承，自此改变了屈底波时期对唐以宗主国自居的强硬立场，改而对唐与突骑施分别推行不同政策。兹据汉文史料中所记大食对唐通使记录编年引证如下：

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大食国王遣首领摩览达干等来朝^①。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丑，大食王遣摩思览达干等七人来朝，并授果毅，各赐绢二十匹，放还蕃^②。

正是此岁，开始酝酿着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悲剧冲突，可见这些大食使节万里来唐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挑拨离间政策。而唐朝突然对大食使者待以厚礼，则又说明这种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

2. 突骑施可汗车鼻施·苏禄以下事实为大食推行离间政策提供了口实。其一，是收容大食叛将哈巴斯。734年(开元二十二年)朱奈德卒，希沙木另委阿西木(734~735年在位，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主呼罗珊，扩大丁税征收范围，及于过去享有豁免特权的穆斯林，呼罗珊军将哈巴斯率众抵制，遭到镇压，逃到突骑施，为苏禄收容，这本来是有利于分化敌人营垒的明智之举，但却引起了唐朝的怀疑。二是与吐蕃的和亲，除娶了唐朝金河公主以外，还娶了吐蕃赞普之女，而长期以来，唐与吐蕃常为敌国，因而也招致了唐朝的怀疑。

3. 有迹象表明，唐朝与突骑施之间的共抗大食的盟约是以突骑施出兵，唐朝出帛为基础的，而且还曾许诺不足时可

①《册府元龟》卷971。

②《册府元龟》卷975。

以不尽平等的马绢交易为其补充。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有效的,但突骑施领取和市易的丝帛皆指定在安西支取,而安西本地生产的丝帛只能靠郡县化的汉人地区西、伊、庭三州供应,产量有限,内地运送,又多不能按时,按需及时供应,府库的丝帛储量有限,军府一切开支也须依赖于此。因之,主安西诸将对此难能从大局出发,多有不满意,这种物议必在唐廷文武重臣中有所支持者,导致反突骑施派势力的抬头;而辅佐玄宗的唐朝宰臣,皆出身儒生,大多限于国际事务,仅精于传统的政治平衡术。突骑施的强大和大食势力的暂时削弱,使之误以为突骑施成为唐朝的主要威胁,因而开始图谋推行“离强合弱、远交近攻”之术,自堕长城。

4. 自高宗朝以迄玄宗朝,吐蕃一直是唐朝穷于应付的强大对手,恰于此时,唐蕃关系达到了某种缓解,并达成了赤岭互市的成功协议。吐蕃危机的解除更突出了突骑施的特殊地位,唐朝更易接受大食离间政策的催化。

关于唐与苏禄这场战争的具体起因,似出两端:一是大食间谍何达羯混入突骑施赴唐贸易商团,随阿悉吉·阙俟斤赴庭州市羊马,而何达羯先行逸出,奔庭州向唐北庭都护刘涣密告,诬阙俟斤一行目的是“图陷庭州”,刘涣将何达羯送至长安,认为“何达羯所言,即是彼人所告”,在未予奏请的情况下,擅自兴兵攻杀阙俟斤,夺其全部羊马。另一契因是,突骑施派使者阙·伊难如赍银瓶、香子、赤糜等厚礼,越安西界,往结吐蕃,为唐军逻卒所获,拘留了使臣^①,因而苏禄与唐朝反目,同时发兵进攻安西、北庭两道。唐朝在处理这一事件中初期仍是有所克制的,明知“踪迹已露,然后行诛,边头事宜,

^①《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未是全失”。仍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①，且答应赔偿阙俟斤损失的全部羊马。至于阙·伊难如的越界，明知“如此不捉，更捉何人”^②，仍将所获物品悉数“送还赞普，一物不留”^③，苏禄仍以马价不足，礼品被扣等为由，兴兵犯边。这场悲剧性冲突终于不可避免。《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明确记载：“二十二年……四月乙未伊西、北庭且依旧为节度。……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亦记：“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都护刘涣谋反，伏诛。”可见这场战争爆发于开元二十二年。

据文书反映，战事进行得非常激烈。开元二十二年(734)“自夏以来，围逼疏勒”^④；二十三年(735)春，进寇拔换，守将朱仁惠中箭身亡^⑤，唐朝一方面指示北庭都护盖嘉运“拣练骁武，扬声大入”^⑥，分突骑施之势以救安西；另一方面自内地调兵遣将，限期河西节度副使牛仙客“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受王斛斯处分”^⑦，与此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1)重新扶立阿史那氏汗裔，以阿史那献子“史震袭父可汗”“即令招谕四镇蕃汉健儿”^⑧。(2)由唐廷出面致书东突厥可汗，约其合攻突骑施，许以事成之日，“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金帛，别有优赏”^⑨，由于东突厥与突骑施之间存在着和

①《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②《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③《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④《全唐文》卷286，《敕瀚海军使盖嘉运书》。

⑤《全唐文》卷285，《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⑥《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⑦《全唐文》卷287，《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⑧《全唐文》卷287，《四镇节度使王斛斯书》。

⑨《全唐文》卷286，《敕突厥可汗书》。

亲关系,这一措施似未生效。(3)分别指示河西牛仙客、安西王斛斯,令其“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①,请其发兵助击。二十三年(735)夏安西使臣张舒耀率先自呼罗珊返,带来“大食东面将军呼还散河密”^②(指阿拉伯呼罗珊总督阿史那沙德)复书,答应“四月出兵”^③。(4)传谕中亚各国国王、叶护,令其反抗苏禄“能伺其隙,各有诛夷”,“富贵之举,彼贼是资”^④,在外交上、军事上孤立突骑施,形势很快改观。二十三年(735)四月,阿拉伯应请出兵,苏禄为免腹背受敌,遣哥德都耽、安胡处羊泥奉使诣唐谈判停战^⑤,亲率兵逾阿姆河,入吐火罗境,与呼罗珊总督阿史那沙德战于喀里斯坦,败归。是年秋,进犯庭州,冬始围解^⑥,二十四年(736)突骑施虽续有侵扰,但势已渐疲,成强弩之末了。

综观战衅之兴,苏禄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归根结蒂仍是唐朝愚蠢外交政策的结果,中了阿拉伯离间政策的圈套。化敌为友,化友为敌,册立阿史那氏汗裔取代异姓突厥的突骑施政权已属不智之举,联合宿敌阿拉伯铲除苏禄更无异是自己动手打开西大门和拆除城堡,为穆斯林势力的东进拧亮了绿灯,从而使唐朝无遮拦地暴露在这一强大的国际力量的直接威胁之下。

苏禄自西败于大食,东败于唐之后,国势日衰,无力御众。史载苏禄晚年,“愁窆不聊,故鹵获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

①《全唐文》卷287,《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

②《全唐文》卷285,《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③《全唐文》卷285,《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④《全唐文》卷287,《敕诸国王、叶护、城使等书》。

⑤《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⑥《全唐文》卷286,《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方盛，而种人自谓娑葛后者为黄姓，苏禄部为黑姓，更相猜仇。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攻苏禄，杀之”^①。此事《旧唐书》系之于开元二十六年(738)，阿拉伯史料则记苏禄死于伊斯兰历一一九年，即公元738年，其间有八月之差。而《册府元龟》卷980记738年八月中官魏泰仍奉使突骑施，降书苏禄，则其时间差距更大。以我判断，我国史料所记卒年常以外交公文到达唐廷为准，而唐廷距突骑施牙庭逾半年程。可见魏泰降书之日，苏禄早已不在人世，其死当在开元二十六年初，或二十五年末，即公元737年。

(五) 黄黑二姓之争与突骑施汗国的衰亡

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全面走向衰亡，其诱因是二姓之争与唐朝恢复扶立阿史那氏汗裔的错误政策。

黄、黑二姓之争与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酋之争有一定的关联，但并非全然一回事，旧史叙此混淆不清，首须辨明。

黄姓、黑姓指突骑施汗国下属诸部体质类型的区别，乌质勒、娑葛父子出身的突骑施部属黄姓。其中车鼻施即契苾，其远祖原居贝加尔湖东南的乌德犍山，即古丁令人夺苏武牛羊之地，可证其人乃古丁令，亦即曾与晋公子重耳联姻的狄人之裔，应属黑发、黑睛型的纯蒙古利亚人种。黄姓则似含有非蒙古利亚种的血脉，证以突骑施部，该部酋长传统的世袭爵位有二，一称莫贺索葛啜，二称阿史那利施啜，“啜”为一种略高于俟斤的爵位，“莫贺索葛”义为威武的毛发^②，“阿利施”

^①《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下。

^②《太平寰宇记》卷194，记突厥语“谓发为索葛”。

依据中古读音，似为突厥语 arslas 的音译而脱其尾音。公元 576 年威灵顿东行，记有人名“arslas”者，乃西突厥八部首领之一，而我国史书中所记西突厥虽名十姓，实亦八部^①，两相对勘，益可确证此 arslas 即 arslan，亦即阿利施，突厥语意为狮子，此兽正是以鬃毛茂密著称，则此突骑施二爵名皆兆示着该部人种具有黄发、多须髯的体质特征，可见黄姓突骑施源出伊兰系人种的古塞人之裔。黑、黄二姓虽出两源，但经过漫长时期的铁勒化、突厥化的过程，后世皆已合流为一。突厥系民族中这类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部落采用同一族名，处于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例子并非鲜见，如黠戛斯人即由赤发、皙面、绿瞳、长身和黑发、黑睛两支不同人种的后裔共同组成，回纥正支本为黑发型的纯蒙古利亚种，然其西迁后则出现了所谓撒里畏兀，意即黄姓畏兀，甚至室韦中也有所谓黄头室韦，金人中亦有黄头女真^②。突骑施存在着黄、黑两大支汗系实与汗国本身长期存在的种族问题有关。因此苏禄死后环绕着汗位的继承问题，不同种裔的部落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派，这场斗争不但席卷了突骑施十四姓，而且还蔓延到诸藩属国。

至于莫贺达干与都摩支（又作都摩度、都磨度）之争则纯为争夺个人权力，与种姓无涉。二人都是苏禄麾下重臣，政见初同，曾共同策划了推翻苏禄的政变，拥立娑葛之裔为黄姓可汗，然而新汗既立，大权悉归莫贺达干，都摩支遂又改宗黑姓，“立苏禄之子骨咄为吐火仙可汗，乃收其余众，与莫贺达干相攻”^③。

①阿悉吉·阙俟斤部、阿悉吉泥孰俟斤部、哥舒·卜羊俟斤部、哥舒·阙俟斤部皆名列十姓，然究其实，此四部实止阿悉吉、哥舒二姓，其后缀之阙俟斤、泥孰俟斤、处羊俟斤皆为爵称，与部名在干，如此，再加上左相咄陆五部，实只八部。

②刘义棠：《维吾尔研究》，191 页，撒里畏兀。

③《资治通鉴》卷 241。

史载：“都摩度初与莫贺达干连谋，俄又相背。”指此。此之骨啜（吐火仙可汗）应即前文所述率先叛苏禄降唐的骨咄禄王子，但他并不是黑姓正支，黑姓正支应为据怛逻斯自立为汗的尔微特勤，苏禄可敦、金河公主（交河公主）等都跟随着他足以为证。都摩支之所以弃黑、黄二姓正支，而选择了这一黑姓庶支，原因大约在于一是为了独揽大权，二是由于吐火仙有一段降唐历史，为进争唐援，退赖转圜留有余地。据此可知，二酋之争不宜与二姓之争混淆在一起。

唐朝对黄、黑二姓之争的对策看似反复无常，其实其政策核心仍为支持阿史那氏汗裔对异姓突厥的统治，因而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唐朝起初支持黄姓可汗，苏禄初死，突骑施三可汗并立，黑姓正支可汗尔微特勤拥苏禄可敦据怛逻斯，都摩支拥吐火仙据碎叶，独莫贺达干拥立黄姓可汗，一度势孤，因请援于唐。原本北庭都护，现任碛西节度盖嘉运曾与苏禄血战三年，认定苏禄之裔乃唐之大患，遂应请出兵，兼发安西兵马及诸藩国师旅。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莫贺达干与盖嘉运率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苏禄子，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擒之，并将其弟叶护顿阿波，疏勒镇守使夫蒙弩灵挟锐兵与拔汗那王掩怛暹（应为“逻”）斯城，析黑姓可汗尔微特勤与其拔斯，收交河公主（应为金河公主）及苏禄可敦，尔微可敦而还”^①。事定之后，处木昆酋匐延律啜（即莫贺达干）率众上书，恳称：“生于荒裔，国乱王薨，更相攻屠。赖天子遣嘉运将兵诛暴拯危，愿得稽首圣颜，以部落附安西，永为外臣。”^②

①《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下。

②《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下。

二十八年(740)唐朝册拜为莫贺达干(阙律噉)、石王、史王等人,“显酬其功”^①。看来莫贺达干扶立黄姓可汗已得到唐朝的承认,西土似乎业已大定了。

但是八唐与莫贺达干之间很快又发生了冲突,其祸根就是那个过时的扶立阿史那氏汗裔的传统政策。

二十八年(740)三月,即与册拜莫贺达干等人同时,唐廷硬捧出阿史那怀道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的四月,加册其妻李氏为交河公主(疑亦应为金河公主),强令其君临于突骑施诸部之上,莫贺达干闻讯自然不满,怒称:“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②于是唐朝又补加册命:“立莫贺达干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③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莫贺达干仅为统辖突骑施一部之小可汗,而且先所扶立的黄姓可汗则无任何册命,无异等于废置,莫贺达干自然难以号召旧部。虽然史书又记经过盖嘉运的传谕,莫贺达干复降,恐怕仅是一种假象。天宝元载(742)四月,唐朝遣兵护送阿史那昕赴任,行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自此,西突厥的汗统完全断绝,唐朝长期坚持的这一过时政策终于彻底破产。

天宝元载(742)四月以后,唐朝的政策急剧转为支持黑姓可汗,好在此前唐俘吐火仙已释,且拜左金吾大将军,封循义王,早已为此转圜留了后路。莫贺达干既与唐决裂,其政敌都摩支乃率部归降,六月口之为三姓叶护,赐铁券^④并放吐火仙还蕃,令都摩支佐之。三年(745)五月,唐安西节度使夫蒙矜灵击杀莫贺达干,遂立吐火仙为十姓可汗,其汗号全称为“伊里底密施骨咄禄毗伽可汗”^⑤的令其“载执蕃礼”,“以致宁

①《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214。

③《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载。

④《册府元龟》卷965。

⑤《册府元龟》卷965。

静”^①，易言之，希望通过册立这一黑姓可汗稳定西域形势。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像唐朝所预想的那样，不仅二姓之争继续存在，而且黑姓可汗依旧分为两支，其中盘踞怛逻斯的黑姓正支余党既被唐朝抛弃，必定转向大食，即阿拉伯。于是在广袤的亚洲腹地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在突骑施汗国走向衰亡的过程中，有两大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代催化作用。

1. 唐—阿拉伯的怛逻斯之战，这是震动世界的历史性决战之一，全面论述要另撰专文。这里涉及的仅是其直接导因石国问题。石国即塔什干，其在统早已易为突骑施人莫贺咄吐屯，原属黄姓突骑施系统，因此坚决站在支持黄姓可汗的莫贺达干一方，曾协助唐军破碎叶，擒吐火仙，封顺义王，诏书嘉勉，赞其助灭黑姓“苏禄残妖”，与唐“相为表里”^②。然而随着唐朝政策急剧转变为消灭黄姓，黑姓势力复炽，政治上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其中尔微特勤余党，即黑姓可汗正支那一派势力原来就游牧于石国境内的怛逻斯一带，遂乘虚入主其国，天宝元年以后，石国王已易为车鼻施特勤，即为其证，而原属黄姓的莫贺咄吐屯之子伊捺吐屯则骤然降为副王，也显示这一兆头。及高仙芝任安西节度使，受命对阿拉伯进行全面反攻，石国遂成为其首要打击目标，并利用阿拉伯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易代之际出师。天宝九载（750），伐其国，俘其王，献于阙下。其王子赴大食乞兵，阿拉伯将齐雅德·伊本·喀里应请率师攻唐，于天宝十载（751）爆发了两国间的决战。“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余（《考异》引马宇《段秀实别传》云蕃汉六万众），深入七百余里，至怛逻斯城，与大食

①《册府元龟》卷 965。

②《资治通鉴》卷 216，天宝九载。

战，相持五日，葛逻禄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①。狼狈退返安西。此役唐朝败因很多，其中选择怛逻斯这个昔日黑姓可汗正支尔微特勤的根据地与亚洲最大的劲敌决战，本身也是对唐不利的。

2. 葛逻禄的兴起。葛逻禄亦为异姓突厥之一，又作歌逻禄，还有割禄、合尔鲁、合鲁、哈喇鲁、匡喇鲁、罕禄鲁、柯尔鲁、卡尔鲁克等不同译名。也由三姓构成：一谋落，即薄落；二俟炽，即炽乙；三踏实力，即达契，北朝仍泛称铁勒，先后游牧于伊吾西，焉耆北，傍白山，及北庭北，金山西，跨仆固振水，色多但岭一带，常与车鼻施为邻，隋唐时期始合称葛逻禄，突厥化而为其重要异姓部落之一。其部一度分裂为两支，分臣于东、西突厥，唐之盛世，漠北、漠南、西域都有葛逻禄部所置的羁縻州府，其中西域的葛逻禄部较强。开元年间，两支葛逻禄逐渐合流西域，势力日盛。随着它的光焰日炽，四分五裂的突骑施汗国在历史上遂逐渐黯然失色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依然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中还可以看到其使臣朝唐的记录，然而次数越来越少。其后世演变情况，《新唐书》中有一段扼要的记录：

至德后，突骑施衰，黄、黑皆立可汗相攻，中国方多难，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史那多裴罗犹能遣使者入贡。大对后，葛逻禄盛，徙居碎叶川，二姓微，至臣于葛逻（禄）。斛瑟罗余众附回鹘。及其破灭，特勤居焉耆城，称都护，余众保金莎岭，有众二十万。

至此，突骑施汗国已完全衰落了。其黑姓正支早已西徙石国，改臣于阿拉伯，另一支黑姓可汗安史乱后似乎仍同唐

^①《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

朝维持朝贡关系一个阶段,后来也逐渐消失了,这两部分黑姓突骑施,亦即车鼻施部落后来似乎大都并入葛逻禄。至于黄姓突骑施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好像更长一些,置至安西陷落的前一年,即元和二年,仍与唐保持着宗藩关系,此年汉文史料中仍保存着有关册文:

维贞元二年,岁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尔四镇节度管内黄姓纛官、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兼试太尝卿,顿啜护波支,惟尔乃祖乃父,代服声教,勤劳王室,勋书于鼎彝,族列于藩籍,尔克绍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贞,嗣守职官,祇若朝化,率其种落,保我边陲,丹诚向化,万里如近,是用稽诸令典,锡以券书,若金之坚,永代不变,子孙继袭,作我藩臣,尔其钦承,勿替休命。”^①

由此可知,直到此时,黄姓突骑施依旧存在,但上引诏制中所册对象已非黄姓可汗,而仅是黄姓大纛官,可见黄姓突骑施也已衰落了。

^①陆贽:《赐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铁券文》,《全唐文》卷464,4746页。

五 车鼻施的勃起

车鼻施乃异姓突厥强部，在西域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此部早期掩盖在铁勒、高车的共名下，后期又掩盖在西突厥和突骑施的共名下，使其独立部名不显。有必要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并探求其渊源由来和发展线索，以进一步确定此部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一） 车鼻施的起源及其迁入西域

车鼻施，显然就是突厥儒尼碑文中 Kapis 的汉译。仅以此译名而言，确乎最早出现于唐代，但是，汉文译外族之名，常有一名多译、同名异译的弊病。细考史籍，此一部名早在北朝时期已经存在，原居于漠北，译作解批或契弊。前者见于《北史》卷 98《高车传》：

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奇异斤氏。

此处之解批，应为 kapis 的最早译名，按“解”，举蟹切，见纽，蟹韵；下解切，晓纽，卦韵；其中前一中古汉音即为 kapit，与 kapis 之音绝似。高车，乃高车丁零的简称，丁零、铁勒其实是一回事，而铁勒部落中恰恰也有 kapis 的另一个对应译名，

见于《北史》卷 99,铁勒传:

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独洛水北有仆骨、同罗、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啞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啞,於尼护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这里的“契弊”,显然也就是漠北“解批”西迁之后的新译名,因为,“契”,诘计切,溪纽,霁韵;“弊”,毗祭切,滂纽,屑韵,则“契弊”古读 kapet,其中古读音同解批差不多,都是 kapis 的同音异译。铁勒,现在一般都已承认是一种操阿尔泰语西支的部落,原居漠北,分散而无组织,高车丁零则是其中较有组织的部落。提及它,往往同以副伏罗为首的西域古国联系在一起,其实,仔细阅读《北史·高车传》或《魏书·高车传》可以得知,高车丁零的原居地实在漠北,后来分化为东部丁零和西部丁零两支,以上《北史·高车传》中所记的高车六部都是属于漠北的部落,另有高车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乙册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于氏,七曰阿崦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此十二姓与前述之东部高车六氏大不相同,它们都是以副伏罗氏为首的西部高车的成员,易言之,即建国西域的高车丁零。

那么,铁勒和高车丁零何时从漠北徙居西域,又是怎样徙居西域的呢?我认为与柔然的西征有关,说详拙作《柔然汗

国的兴亡^①。因此,原居漠北的解批部作为柔然的从征部落之一,同其他各丁零—铁勒部落一起徙居于“伊吾以西,焉耆以北,傍白山”一带了。

徙居西域之后的契弊(解批)作为组成高车国(副伏罗国)的部落之一,随着高车国的灭亡一度消匿于史册,高车亡于柔然,不久,柔然又亡于突厥,因此,契弊也同其他丁零—铁勒部落一样,并入了继兴的漠北、西域霸主——突厥汗国了,正如前引《铁勒传》所记:“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其后,突厥发生了长达二十年的内战(583~603),原本为统一政治实体的突厥汗国进一步分裂为东、西突厥两个独立的汗国,契弊由于其游牧地的不同,分隶于东、西突厥两汗国,而其主体部分似乎都集中在西域,但其译名又稍有改变,不作契弊,而另写作契苾,显然,这里的苾无非是解批,特别是契弊的另一异译。对此,也可从《唐故特进,凉国公,行道州别驾,契苾公(嵩)墓志铭》中所提供的部落原居地中得到有力的印证:

公讳嵩,字义节。先祖,海女□(之)子,出于漠北,□(住)乌德建山焉。

可见契苾部同解批、契弊部一样源于漠北,后始徙居西域,三者记载完全吻合。

契苾部在历史上崭露头角始于隋大业初年,即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在位时期。史载:

大业元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

①《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

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啞为小可汗^①。

共推俟利发、俟斤契苾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啞小可汗，居燕末山北^②。

当大业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③。

对于这个汗国，史书上一般都称之为铁勒国，其实，它就是以契苾部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西域异姓突厥政权，其历史较建国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更早。在西突厥阿史那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政权已经衰微，而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政权尚未完全控制形势之前，曾一度成为东部天山一带霸主。其寻牙所在地的贪汗山应即今吉木萨尔南山，全盛时期曾大挫泥橛处罗可汗，完全控制了高昌，据《隋书·高昌传》记，麴伯雅朝隋归国，曾颁制解辫削衽，恢复华夏衣冠，“然高昌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④。这里的“铁勒”应指契苾歌楞（或契苾哥论）为首的铁勒政权，并有迹象表明，当麴伯雅返国后，高昌内部就发生了政变，出现了一位建元义和的高昌僭主，此一年号使用七年（614~619），至唐武德三年（620）麴伯雅之子麴文泰始重新夺取了政权，建元重光。可见当西突厥射匮可汗之世，始终未能击败契苾歌楞，因此才重点向西部发展，至高昌重光元年（620），西突厥已是统叶护可汗之世，才彻底击败了铁勒。可见以契苾氏为核心

①《隋书》卷84，铁勒传。

②《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

③《隋书》卷84，西突厥传。

④《隋书·高昌传》。

的铁勒国存在的时间必在重光元年(620)统叶护可汗君临西突厥之前,也许时间更早。对于这一汗国,史书中留下记载很少。但大体可知,它实行二王制,以契苾歌楞为大可汗,以薛延陀内俟斤为小可汗,这种双王制度似乎承袭了高车的遗制。这一汗国还从突厥那里继承了吐屯监国制度,凡是向其称臣的部落或属国都派去了吐屯,不仅监其国政,还督其赋税。除了传统的畜牧业以外,对于商业也非常重视,以故全力争夺丝绸之路的垄断权,首先是控制高昌。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击败了隋军和吐谷浑。例如《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铁勒寇边,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击之,不利,铁勒寻遣使谢罪,请降,帝使裴矩慰抚之。”又《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隋炀帝即位初,铁勒犯边,将军冯孝慈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铁勒许诺,即勒兵击吐谷浑,大败之。”可见当其存在期间国势很盛,足以同东、西突厥相匹敌。

以契苾氏为核心的铁勒国亡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旧唐书》卷194,突厥传记:“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鬲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颌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贡条支巨卵。”这里明确记载,铁勒国即亡于此汗,可惜并未留下其具体时间。按此汗与高昌王麴文泰关系特密,麴文泰复国必与统叶护战胜契苾氏有关,可见以契苾、薛延陀二氏为核心组成的铁勒国应与高昌僭主同败于唐武德三年,即高昌重光元年,亦即公元620年。

(二) 车鼻、契苾与界失

——铁勒国灭亡后车鼻施的分化

以契苾为核心的铁勒国灭亡以后，车鼻施部开始分化为数支，分别译作车鼻、契苾、界失，其实，它们都是同名异译而分属于东西两突厥。

1. 北徙金山的乙注车鼻可汗所统部落。种种迹象表明，金山（即今阿尔泰山）乃是东、西突厥汗国的分界线之一，金山以北属东突厥，金山以南则属西突厥。史载：“突厥别部有车鼻者，亦阿史那之族也，代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①这里迁居金山以北的车鼻部必定是铁勒国解体以后，投附东突厥的契苾部落。同车鼻部一起东徙的部落还有歌逻祿，即葛逻祿的异译。但既为投附，其酋长已不再由本族人担任，而是由东突厥派来阿史那氏出身的吐屯代领，车鼻部酋名阿史那斛勃，可见此人出身于东突厥王族疏支。以故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北荒诸部将推为大可汗，遇薛延陀为可汗，车鼻不敢当，遂率所部归于延陀，为人勇烈，有谋略，颇为众附，延陀恶而将诛之，车鼻密知其谋，窜归于旧所，其地去京师万里，胜兵三万人，自称乙注车鼻可汗，西有歌罗祿，北有结骨，皆附隶之”^②。可见在薛延陀汗国称雄漠北时期，乙注车鼻可汗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不服其号令，蔚为一方之雄。这一政权的王统出自阿史那氏，可以视为东突厥汗国的继

①《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续,但是,其社会支柱却已是作为异姓突厥的车鼻施了。其国祚一直延续了二十年(630~650),薛延陀汗国无奈他何。但是,当薛延陀的霸权结束以后,漠北九姓铁勒部落纷纷归降唐朝,这一政权却依旧企图维持割据一隅的局面,却已难于唐了。贞观二十一年,乙注车鼻可汗派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唐朝贡,并声称不久身自入朝。太宗立即派出将军郭广敬前往征召,不应;又派出了云麾将军安遮调,右屯卫郎将韩华率兵迎纳,又不至;韩华竟与车鼻属部葛逻禄秘密串通,企图以武力劫持车鼻入朝,被发觉,韩华与“车鼻子陟苾斗死,调遮被杀”^①,因而引起唐军的大举出征。贞观二十三年,派遣右骁卫郎将高侃率领汉军及漠北新附部落回纥,仆骨等部众向金山进军,原来臣属车鼻的歌罗禄酋长泥孰阙俟利发及拔塞匐、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纷纷背叛车鼻,相继来降,永徽元年,“侃军次阿息山,车鼻闻王师至,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携其妻子,从数百骑而遁,其众尽降,侃率精骑追车鼻,获之,送于京师,仍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高宗数其罪而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②。置狼山都督府,统辖车鼻余众,另又授率先降唐的车鼻长子羯漫陀所部另置为新黎都督府,后改为州,可见车鼻可汗所部已分置为二州、府。但这些州府内游牧的部落并不是清一色的,例如狼山都督府内不仅有车鼻施部,还有葛逻禄部,新黎州内则兼有拔悉密部,不复赘述。

2. 西徙热海,复南下降唐的契苾部,即为唐将契苾何力所统部落,而史书中明载,契苾何力即为铁勒国的创建者契苾歌楞之孙。例如《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记:“契苾何力,

①《新唐书》卷215,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197,突厥传。

其先铁勒别部之首长也。父葛，隋大业中，继为莫贺咄特勤，以地逼吐谷浑，所居隘狭，又多瘴疠，遂入龟兹，居于热海之上，特勤死，何力时年九岁，降号大俟利发，至贞观六年，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又《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亦记：“契苾何力，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父葛，隋末为莫贺咄特勤，以地近吐谷浑，隘狭多厉喝，徙去热海上。何力九岁而孤，号大俟利发，贞观六年与母率众千余诣沙州内附，太宗处其部于甘、凉二州，擢何力左领军将军。”如前所述，契苾即车鼻，由于契苾何力仕唐功业显赫，因此其所统部落一直沿袭契苾之名，似乎与车鼻施部不复相干了，其后，此部一直处于甘凉之间，并与后来南迁的回鹘部落关系密切，后来似乎已逐渐逐入回鹘部落，的确与自身原来的祖部分道扬镳了。

此外，留居故地者仍为数不少，且不甚驯服西突厥统治，与处月、处密等部结为声援，至啞力失可汗平定统吐屯叛乱以后，史书上始出现“界失、处蜜、等并归啞力失”^①，此之界失，应即车鼻施的另一异译，仅漏译其首音节“车”字，其余音节金同，其部曾追随阿史那贺鲁之子契啞运寇庭州^②，说明仍居贪汗山故地。此后不久阿史那贺鲁即徙牙千泉，作为其基本部曲，车鼻施西徙伊丽水当发生于此时。

综上所述，自从以契苾、薛延陀二部为核心的铁勒国解体以后，契苾部分化为三，一支徙居金山北，改译为车鼻；一支南徙近吐谷浑，复远徙热海，再南下甘凉，仍保持契苾本译；另一支继续留居贪汗山故地，改译为界失，这支随阿史那贺

①《通典》卷199，边防，北狄、突厥。

②《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

鲁西徙,后来改译为车鼻施,大约那支金山车鼻后来受迫于葛逻禄,也逐渐西徙,与之合流,其后界失部名消失,而车鼻施之名却在史书上日彰于世。

(三) 李遮旬、阿史那车薄吐屯政权 与突骑施汗国的建立

尽管车鼻施部中有一支南徙降唐,但是,这一部落中的主体部分仍然留居西域,至西突厥汗国灭亡以后,日益强大起来,在历史上开始崭露头角。对此,应当提及是李遮旬与阿史那车薄二政权。

阿史那贺鲁叛乱平定以后,西突厥诸部虽已在政治上全境归唐,但最初唐朝很满意这种名义上的臣服,实际上并未派遣一兵一卒进驻西突厥腹地,而且推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继续册立西突厥汗裔,支持阿史那氏的世袭统治,出现了后西突厥两厢可汗与二羁縻都护制度;以降唐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领左厢咄陆诸部,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领右厢弩失毕诸部,分疆而治,彼此牵掣,而共隶于安西大都护府。这两位西突厥汗胄都是兼有可汗与都护双重名号,对唐称都护,而对内依旧称可汗,可见西突厥阿史那氏的统治照旧继续。但是,由于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推移,后西突厥两厢汗国这两位首任羁縻可汗的统治都不算长,至龙朔二年(662)吐蕃开始向唐朝正式挑战,唆使龟兹、弓月叛唐,唐朝委任伊州刺史苏海政为毗海道行军大总管,率领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二可汗出征,途经阿史那弥射封地,阿史那步真诬告其

谋反，苏海政失于明察，竟冤杀之，结果十姓离心，阿史那弥射帐下衙官，处木昆吐屯阿史那都支率先叛唐，附于吐蕃。苏海政失却西突厥臂助，行至疏勒，遇到吐蕃援军，唐军势孤，不敢战，只有重赂约和而归，自此，西域的动荡局面开始了。

乾封二年(667)唐朝册拜主管弩失毕诸部的右厢可汗阿史那步真也死去，弩失毕诸部全部叛唐，其反唐首领名李遮匐。按李为唐朝皇族之姓，以此姓赐予外藩，必定只限于外藩的汗姓或王姓，据阿史那思摩改为李思摩的例证推断，李遮匐的本名必为阿史那遮匐，以此判断，此人大约也同率先叛唐的阿史那都支一样，其身份也是一位监国吐屯，则遮匐，应即车鼻的另一异译，仅漏一“施”字，可见这时西域的车鼻施部已非常强大了。

李遮匐统治西突厥右厢部落时间长达12年(667~679在位)，但汉文史料中留下的记载不多，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只是政治上附于吐蕃，建牙于碎叶城，早期同阿史那都支共同反唐，但后期似乎双方也产生了如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那样的“争部落不和”的事件，以故唐朝曾一度争取阿史那都支。咸亨二年，正当唐朝在西域陷入困境时，唐朝册封阿史那都支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①。而对李遮匐政权则始终没有相互往来，说明依凭车鼻施为主体李遮匐政权主要恃吐蕃为奥援，唐朝早已对它无奈他何。至仪凤年间，唐朝策划的李敬玄、刘审礼对蕃反攻又以失败告终，连阿史那都支也不再持两端，李遮匐更是无遑多论了。在此情况下，唐之安西危在旦夕。唐将行俭力挽危局，进献奇袭二蕃，重收四镇的建议，为唐朝采纳，终于结束了这两个西突厥附蕃政权。史载调

^①《资治通鉴》卷202，咸亨二年。

露元年(679):

裴行俭为秦州镇抚右军总管,仪凤二年讨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别帅李遮旬以归。初,都支、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议者欲发兵讨之,行俭上书曰:“吐蕃叛扰,干戈未息,敬玄、审理失律丧师,安可更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没,于泥涅师充质在此,差使唤往波斯册立,即路经二蕃,便宜从事,可不劳而有功也。”高宗从之,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已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规知遂不设备。行俭徐乃召四镇诸蕃酋长谓曰:“昔任西州长史,忆此从禽,从未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蕃酋子弟投募者近万人。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使,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唤人从召相见。都支先与遮旬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酋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袭遮旬,旬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①。

这是我们所能获知有关李遮旬政权的惟一史料信息。从中可知:(1)李遮旬的牙庭设于碎叶城,这意味着他继承了阿史那步真的全部领疆,主管西突厥右厢弩失毕诸部,而以车鼻施为其主要支柱,从而与阿史那都支分疆而治。(2)弩失毕

①《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4355页。

诸部毗另一阿史那氏统治的地界——吐火罗，波斯萨王朝余裔反抗大食的复国运动基地就在吐火罗，因而李遮匍虽然反唐，但却与吐火罗支持波斯王裔的抗大食斗争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因而唐使裴行俭以“册立波斯王、安抚大食使”的名义借道西行，并未真正采取有力一防范措施，这是导致其政权覆灭的原因之一。(3)这一政权的主要后盾乃是吐蕃，此年，吐蕃王薨，国中政乱，以故蕃军不能驰救，乃裴行俭奇袭得逞，其政权覆灭的另一重要原因。

裴行俭奇袭二蕃成功，再定十姓，重置四镇，但再置之四镇已与初置之四镇名单大有不同。按显庆三年初置之四镇本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而再置之四镇则已变为龟兹、于阗、碎叶、疏勒了。易言之，以碎叶代焉耆，并派兵进驻。唐军进驻碎叶，以此为其历史开端。并有迹象表明，这时的碎叶很可能乃唐朝安西都护的驻节地，其先后两任都护王方翼与杜怀宝都驻节于此。碎叶城的扩建也是始于此时。史载：

唐王方翼为安西都护，高宗朝安抚大食使裴行俭之讨遮匍也，诏以方翼为副，行俭军还，方翼始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胡夷竞来观之，因献方物^①。

李遮匍与阿史那都支虽然同称二蕃，实际上二者的实力是不相同的。阿史那都支平定以后，其所主之西突厥东境很快稳定下来；而李遮匍虽败，其余党却仍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因此不久又发生了阿史那车薄的叛乱。旧史中对此总是诿过于杜怀宝举措失当，“遂失蕃戎之和”，恐怕未必。杜怀宝与王方翼同为裴行俭全力委信的主边宿将，仍难以避免这场规模

^①《册府元龟》卷410，将帅部，壁垒。4874页。

宏大的叛乱，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是李遮匐的余党势力过于雄厚，一时难以遏制。因此，至永淳元年(682)碎叶陷落，弓月告急，杜怀宝自此下落不明，很可能已歿于阵了。唐朝急召裴行俭再次统兵出征，师未发而行俭薨，唐金山都护王方翼千里驰救，阿史那车薄即为这场叛乱的叛首：

突厥车薄反叛，围弓月城，(王)方翼引军救之，至伊丽河西，而贼众来犯，纵击，大破之，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悉余众与车薄合势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热海，与贼连战，流矢贯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觉者，既而所将蕃兵谋执方翼以应贼，方翼密知之，悉召开会议，并出军资以赐之，续引出斩之，会大风，又振金鼓以乱其声，遂诛七千余人(薛按：似应为七十余人)。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等，贼既无备，因是大溃，擒首领三百人，西域遂定^①。

又《资治通鉴》卷 203 亦载：

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帅十姓反。

阿史那车薄围弓月城，安西都护王方翼引得救之，破虜众于伊丽水，斩首千余级，俄而三姓咽面与车薄合兵拒方翼，方翼与战于热海，流矢贯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将胡兵谋执方翼以应车薄，方翼知之，悉召开会议，阳出军资赐之，以次引出斩之，会大风，方翼振金鼓以乱其声，诛七十余人，其徒莫之觉。既而分遣裨将袭车薄、咽面，大破之，擒其酋长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闾怀旦竟不行。方翼寻迁夏州都督，徵入，议边事。上见方翼衣有血渍，问之，方翼具言热海苦战之状，上视疮叹息。竟以废后近属，不得用而归。

^①《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4356 页。

这位阿史那车薄显然也是一位监国车鼻部的出身阿史那氏的吐屯，而车薄应即车鼻，薄、一音逼，与鼻同音，此与李遮匐或阿史那遮匐对音极肖，很可能就是李遮匐的兄弟或子嗣。参加这场叛乱的西突厥异姓突厥部落不仅有车鼻施，而且还有突骑施、咽面，可见其实力的雄厚，而且这些部落正是后来形成突骑施汗国的基本部落。因此，从宏观的角度观察，李遮匐政权与阿史那车薄政权，正是突骑施汗国出现的历史先驱。

我国史书一般都盛赞西突厥之平初始于苏定方，而完成于裴行俭与王方翼，这一判断固然有其道理。自永淳元年阿史那车薄之乱平定以后，唐朝确实在十姓故地有效地统治了七年（永淳元年至永昌元年，682~689），接着由于韦待价兵败寅识迦河，西域形势骤然逆转。在此期间，唐朝（武周）继续奉行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汗裔君临十姓的过时政策，册命继往绝二世兼第二任濠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出主西突厥右厢部落。然至寅识迦河之役以后，斛瑟罗也控制不了形势，终于天授年间弃地返唐，于是吐蕃重陷四镇（不包括碎叶），东突厥则进逼弩失毕地界，局势万分危殆。正是在此情况下出现了突骑施·乌质勒、突骑施·娑葛父子的地方自卫武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域第二个有力的异姓突厥政权——突骑施汗国，车鼻施就是这一汗国的三大主力部落之一。

乌质勒（690~705年在位）突骑施莫贺索葛部酋长，本隶斛瑟罗，及斛瑟罗奔唐以后，率领所部继续抗击东突厥的侵掠，威信大著，很快成为碎叶川西异姓突厥的领袖，天授二年（691）击杀东突厥名将阿史德元珍，大挫阿史那骨咄禄，重新夺取了碎叶，使之成为突骑施牙庭，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率军反攻吐蕃，再次收复安西，重建四镇，乌质勒与唐军紧

密配合，并将攻取的碎叶交还唐朝，遣其次子遮弩赴长安，表示对唐效忠，武后封之为瑶池都督，并派出侍御史解琬持节“安抚”^①，足证自690年至699年突骑施政权初创时期与唐朝关系笃睦。但是，直至这时，唐朝仍未放弃支持阿史那氏汗裔的过时政策，久视元年(700)再度任命“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道行军大总管，还镇碎叶”^②。而乌质勒却不肯再服从旧主的号令，双方不久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斛瑟罗大败，再度奔唐，乌质勒死，其子娑葛继立，又与斛瑟罗余党胡禄屋酋长阿史那忠节发生了火并。其时，武则天已退位，中宗继立，一度卷入了西域异姓突厥之间的内争，但主边将领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力主安抚乌质勒，加之阿史那忠节寻即败亡，唐朝遂与娑葛政权化解了关系，景龙三年(709)秋七月，唐朝正式承认了突骑施汗国，册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娑葛名守忠，遮弩名守节。其实，在此之前，娑葛早已自称为十四姓可汗，这一称号较西突厥国君多自称十姓可汗又多出了四姓部落。对此，胡三省注为：“西突厥原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干、都摩支为十四姓。”^③我认为莫贺达干、都摩支皆为爵称，不宜混入人、部名，此二部宜易以车鼻施、弓月、车鼻施乃汗国核心部落之一；弓月，即游牧于伊丽水一带的处月部落。严格说来，突骑施汗国至此才正式创立。可见，车鼻施对于突骑施汗国的创建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①《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206，久视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二年，引。

(四) 车鼻施的极盛和衰微

娑葛降唐以后,极受倚重。这时,中宗志在剪除后东突厥默啜政权,大将张仁愿用事,策划分兵三路,大举北伐,其中娑葛被任命为西路军前军大使,而以遮弩为先锋,并发黠戛斯兵助战,期于“长驱沙漠,直指金微”。但这一北伐计划尚未付诸实施,突然中宗暴薨,睿宗新立,全盘打乱了既定的北伐计划,默啜乘机统兵西征,灭黠戛斯,景云二年(711)又对突骑施发动了奇袭,娑葛战歿,突骑施汗国一度解体。所属部众或归属投倚大食的胡禄屋首领都担,或归属唐朝册拜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惟车鼻施首领苏禄既不附大食,也不附阿史那献,聚众自立,并乘都担灭亡,后东突厥可汗默啜被杀的有利时机,收容四方来归的突厥部落。势力大盛,率众再建汗国,虽然仍以突骑施为国名,主体部落已变成了车鼻施。车鼻施乃黑发黑睛的纯蒙古人种,有别于黄发、深目的突骑施人。人称突骑施·娑葛的后裔为黄姓可汗,车鼻施·苏禄的后裔为黑姓可汗。因此,苏禄所建的汗国,也可称为黑姓车鼻施汗朝。

车鼻施黑姓汗朝创建以后,同唐朝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至开元七年(719)唐朝终于召回了阿史那献,正式册拜苏禄为突骑施十四姓忠顺可汗,兼金方道经略大使,让出碎叶镇为其牙帐,缔结了共同反抗大食的政治、军事同盟。至十年(722)“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①。自此,唐与车鼻施·苏禄政权之间的盟好关系已进一步以和亲形式固定下来了。且有迹象表明:“天

^①《资治通鉴》卷212,6754页。

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出兵除却大食。’^①自开元六年至开元二十二年间(718~734)连续挫败了大食多任呼罗珊总督，取得了诸如开元十二年(724)渴水日之战、十五年围困飒秣健城、十八年大败朱奈德等辉煌的军事胜利，这些胜利也被唐朝视为自己的胜利，因而设宴丹凤楼，为其使者庆功^②。但是，自从734年到751年(开元二十二年到天宝十载)唐朝在西北边防政策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是废止了支持突骑施汗国以遏制大食的政策，反而一度同宿敌大食携起手来共同剪灭了自身忠实的藩国与盟国，酿成了自堕长城的悲剧，从而将前一阶段的胜利成果损失殆尽，大食则乘势恢复了河外扩张，导致岭外地区政治主权的历史性转移。对此，已详于旧作《突骑施汗国的兴亡》一文，不复赘述。这场悲剧性冲突实质上乃是大食离间政策催化的结果，并促成了世代宿敌唐朝与大食之间的短暂结盟。在其联合打击下，英雄一世的苏禄终于兵败，为其麾下重臣莫贺达干与都摩支联合所弑。时为开元二十五年底或二十六年初，即737~738年。从而结束了车鼻施的盛世。

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内部发生了黄、黑二姓之争，以我判断，这是人种之争，也是汗系之争。《唐会要》引安西都护盖嘉运撰《西域记》云黠戛斯国中“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据此，黠戛斯乃由赤发，即黄发、黑发两支不同人种组成，突骑施汗国的金种组成大约也是如此，其中突骑施部属黄发人种，而车鼻施人属黑发人种，这一汗国前两任国君乌质勒、娑葛都是黄发人种，

①《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吐火罗表文。

②《册府元龟》卷167。

因此，其后裔称为黄姓可汗之裔，苏禄子嗣则称为黑姓可汗后裔。因此，黄、黑二姓之争反映了拥戴突骑施之裔还是车鼻施之裔出任汗国国君的问题，汗国重臣处木昆酋莫贺达干拥立黄姓可汗，而阿悉吉酋长咄摩支仍拥黑姓可汗，由之汗国内部发生了激烈政争，唐朝的真正立场实际上是企图重新恢复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汗裔重新君临十姓，对此两姓可汗都不予支持。但看来黑姓可汗势力较大，并且分为两支，一是占据怛逻斯的苏禄长子尔微特勤，及占据碎叶的苏禄别子吐火仙。因此，初曾应支持黄姓可汗的莫贺达干讨伐这两支黑姓可汗。史载：

盖嘉运为碛西节度使，开元二十七年（729），大破突骑施于碎叶城之东贺逻岭，擒可汗吐火仙及叶护、特勤及弟拔斯，获驼马牛羊数千计。初，嘉运衍命招辑突骑施、拔汗那已西诸国，会突骑施可汗苏禄死，其子吐火仙嗣立，与叶护、特勤、首领据碎叶城，又引黑姓可汗尔微特勤据怛逻斯城，以拒官军，嘉运自率精兵攻碎叶，与火仙接战，火仙弃旗而走，遂擒之，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咎灵统骁雄，与拔汗那王俱进，掩其不备，遂入怛逻斯城，斩可汗尔微特勤及弟拔斯，其党遂遁，及入曳建城，因收得交河公主及获苏禄可敦，尔微可敦，遂收诸散落百姓和凡数万人，悉付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以归，诸国皆来降附^①。

二十六年，正月，吐火罗国遣大首领伊难如达干罗底△来献方物^②。

尔微特勤与吐火仙的失败标志着黑姓可汗，即车鼻施汗

^①《册府元龟》卷 358，将帅部，立功十一。4245 页。

^②《册府元龟》卷 971，外臣部，朝贡四。11410 页。

系的第一次失败。

但是，唐朝消灭了二黑姓可汗之后，并没有按照莫贺达干的意愿册立黄姓可汗，而是册立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出任第四任继往绝可汗，再次引起十四姓故地的政治混乱。《资治通鉴》卷 214 记：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甲寅，盖嘉运入献捷，上赦吐火仙罪，以为左金吾大将军，嘉运请立阿史那怀道之子昕为十姓可汗，从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十一月……突骑施莫贺达干闻阿史那昕为可汗，怒曰：‘首诛苏禄，我之谋也，今立史昕，何以赏我！’遂帅诸部叛”。可见唐朝恢复册立西突厥阿史那那氏君临十姓一政策是完全违背时宜的。这时，西域形势已非昔比，大食，即阿拉伯的势力已日渐东扩，不少原来唐朝的藩国纷纷叛唐，转附大食。例如开元二十九年(741)一贯亲唐的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卒，子伊捺吐屯立，上表“请讨大食，不许”^①。至天宝元载，这位伊捺吐屯突然降为石国副王，石国王统已易为车鼻施氏，例如《册府元龟》卷 999，外臣部请求门记：“天宝元年，五月，石国王遣使上表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这位石国王显然是由于投倚大食得位的，说明车鼻施中的另一支已入主石国。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此年唐朝仍然强行发兵护送唐册可汗阿史那昕西去赴任，“至俱兰城，为莫贺达干所杀”^②，由之引起唐朝与黄姓可汗的完全反目。至天宝三载五月，唐安西节度使“夫蒙督灵讨突骑施莫贺达干，斩之，更请立黑姓伊利底密骨咄禄毗伽，六月甲

①《全唐文》卷 999, 10354 页。薛按：原文误系“九年”，而提及苏禄“后背天可汗”事，应为“二十九年”之误。

②《资治通鉴》卷 215, 6854 页。

辰，册拜伊利底密骨咄禄毗伽为十姓可汗”^①。自此黄姓突骑施彻底衰落，好在黑姓可汗吐火仙被俘入朝以后，并未被杀，而是留京授官，为此转圜留了余地，这位被册之黑姓可汗伊利底密骨咄禄毗伽也就是吐火仙。并“赐三姓叶护都磨度颉斤铁券”^②令其全力辅佐吐火仙，为唐藩屏。但是这时，车鼻施事实上已分为两支，以伊利底密骨咄禄毗伽可汗吐火仙仅为其中的一支。如前所述，苏禄死后，车鼻施部汗裔本已分为尔微特勤与吐火仙等两支，其中前者是正支，据怛逻斯，后者仅为其庶支。而怛逻斯城即毗邻石国，说明有相当多的车鼻施部众原即游牧于石国境内，尔微特勤虽已被杀，必定另拥酋首，避难石国，仍与吐火仙泾渭分流。考据怛逻斯的那支黑姓可汗名尔微特勤，而此年夺位石国王的车鼻施酋也有特勤名号，足以支持上述推断。后者虽也遣使通唐，其主要后盾已易为大食，可见唐朝插手黑、黄二姓斗争已不但催化了突骑施与车鼻施的分道扬镳，而且催化了车鼻施分化为二，分属唐与大食，从而激化了唐与大食之间的对立。本来，玄宗开元盛世时期，曹国、康国、米国等河中三国，都属忠于唐朝的故康国王乌勒伽的子嗣，天宝三载七月唐朝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奉顺王，康国王为怀化王^③。旨在进一步结好这三个国家，其中曹国王更是乌勒伽的正传嫡脉，唐朝更是格外重视，然至天宝四载，曹国王哥逻仆罗上表要求：“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徵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④这一上疏的实

①《资治通鉴》卷 215, 6860 页。

②《册府元龟》卷 975, 外臣部, 褒异一, 11457 页。

③《册府元龟》卷 965, 外臣部, 封册三, 11348~11349 页。

④《册府元龟》卷 977, 外臣部, 降附。11482 页。

质是要求唐朝对此国日益受到大食的政治威胁提供保护，但唐朝拒绝了他的要求，自此这一昔日唐朝的忠实盟国沦为 大食附庸。天宝五载三月“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①，也可能与要求反击大食有关，不见回应。于是唐之中亚属国 沦落殆尽。及天宝八载(749)七月，我国史料中忽然出现了 册立骨咄禄毗伽俱支为突骑施移拨可汗的册书，全文保存在《册府元龟》卷 963，外臣部，封册门中。这位移拨可汗也是黑姓突骑施，亦即车鼻施，说明原先册立的 可汗吐火仙已死，而 这位移拨可汗很可能是追认的，其自立为汗也许早在天宝七载，其政治立场明显投倚大食，这一册命不过是回大食争夺此国的 无望努力而已。

恰于此时，历史似乎给唐朝带来了有利的机遇。这时，白衣大食(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已衰，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代兴，而黑衣大食的发祥地就在其东部省区呼罗珊，黑衣大食首领 并·波悉林 正统兵西征，仅留偏师人马驻呼罗珊，唐朝以为这是全面反攻，规复已为大食攻得的葱岭外广大传统领疆的大好时机。同时兼任安西大都护的唐相李林甫立即指令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兵西征，以声讨盘踞石国的黑姓突骑施及占据碎叶的车鼻施移拨可汗为名，与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南北两道同时出兵，大破之。十年(751)奏捷长安，史载：“高仙芝为西安(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天宝十载，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羯师来献，帝御勤政楼会群臣，引见。”^②同年，大食将齐雅德率军攻唐，高仙芝率安西精兵及东拔汗那、葛逻禄兵与大食及其属

①《册府元龟》卷 971，外臣部，朝贡四。

②《册府元龟》卷 434，外臣部，将帅部，献捷一。5159 页。

国军决战怛逻斯，相持五日，葛逻禄叛，与大食夹击唐军，唐军大败。此役唐军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选择怛逻斯作为决战地点，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战略失误。如前所述，此城曾是黑姓可汗正支尔微特勤的牙庭，其后此支车鼻施部已归附大食，属于反唐势力的重要基地，在此决战自然有利于大食，而不利唐。此役的失利决定了唐朝武功盛世消逝的开始，但是唐朝依然继续册立黑姓突骑施可汗，例如《全唐文》卷39，就收有天宝十二年颁发的《突骑施黑姓可汗文》所册者名登里伊罗密施骨咄禄毗伽黑姓突骑施可汗，此汗天宝十三载，十四载都向唐朝贡，但接着是十四载(755)又爆发了安史之乱，唐帝国的国势自此由高峰坠入深谷，唐朝在西域的影响日益消失。但是，有关黑姓突骑施，亦即车鼻施的记仍时见于史册。例如唐肃宗至德二载(757)：

二年……八月，壬戌，十姓突骑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罗等并波斯进物使李摩自及宁远国使葛等来朝，并宴于内殿^①。

但总的趋势是日渐稀少了，终至绝迹。虽然直至安西陷落的前一年，即贞元二年(786)，史料中依然保存着有关册拜“四镇节度管内黄姓纛官、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兼试太尝卿，顿啜护波支”^②的记载，但已属于黄姓突骑施，即真正的突骑施，而与车鼻施完全无关了。

①《册府元龟》卷110，帝王部，宴享，二。1311~1312页。

②《全唐文》卷464，陆贽：《赐安西管内黄姓纛官铁券文》。

六 葛逻禄及其西迁

葛逻禄，一作歌逻禄、哥逻禄、割鹿、割禄、柯耳鲁、哈刺鲁等，突厥儒尼碑文作 Qarluq，拉丁拼写通作 Karlik，源出漠北 Toquz oγuz 部落，亦即汉文史料中的铁勒九姓之一，后来演变为异姓突厥强部，它的崛起及其西迁乃是中亚史的重大事件。对此，海内外学术界虽已早有所注目^①，然其整体轮廓仍不甚清晰，有待进一步考索。

(一) 葛逻禄部的形成及其分化

关于葛逻禄部的发祥地，学术界一通常说法皆以为兴起于金山西，所据乃《新唐书》卷 217 中一段记述：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色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刺；二炽俟，或为婆旬；三踏实力。

《唐会要》卷 100，《太平寰宇记》卷 198 所记亦大同小异，但这些都属唐兴以后的事，此前葛逻禄部活动的踪迹如何，

^①内田吟风：“初期葛逻禄(Karluq)族史の研究”，载《北アジア史研究》，495~509页；普里察克：“从葛逻禄到喀喇汗朝”(有王维达汉译稿)，原载德国《东方学杂志》卷 109，(1951年)270~300页；张云：“葛逻禄早期史初探”，载《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2期。

史书中则并无明确的交待，然而世界上绝没有突然冒出一族体，由微而渐，事之常则。其实，仔细搜剔文献，早在北朝时期已可发现葛逻禄部先世的信息了。兹引《北史》卷99，铁勒传：

铁勒……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山据谷，往往不绝……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啞苏、婆那曷、乌护、纥骨、也啞、於尼护等，胜兵可二类，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儿、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

岑仲勉《突厥集史》收录此文，而标点作“契弊、乙啞、苏婆那曷”，至今为学界所宗。其实这一标点是错误的，宜如上改正。其中伊吾西，焉耆北，傍白山一带的薄落、职乙及金山西南的达契等部皆乃葛逻禄的族源。“薄落”应即谋落的古译，突厥儒尼文中作 Bulaq，前者的译音似乎更为近真；“职乙”即焮俟的古译，二者读音全同；“达契”则是踏实力的急读；可见三姓葛逻禄中的两姓本来都在焉耆北的白山（即焉耆北段天山）一带游牧，嗣后逐渐东移，与金山（阿尔泰山）西南的达契部混为一股。照丁谦的说法：“仆骨振水即塔尔巴哈台东阔布克河（一作博克河），多怛岭即塔尔巴哈台山。”^①仆固振与博克对音差似，则仆固振水即阔布克河，即今和布克河。然而多怛岭与塔尔巴哈台山则找不出任何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且塔尔巴哈台山乃横向山系，更不宜与“跨”字连用。以笔者判断，包多怛岭应是色多怛岭的讹写，即今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北境的畜巴他斯山，乃纵向的乌日可下亦山脉与塔尔巴哈台山脉合簇而起的山峰，其山恰在焉耆北境的白山，即今依连哈比尔尕山之北，与史传所记相符。据此判断，葛逻禄主体部

^①丁谦：《元史译文证补》，转引自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765-769页。

落的发祥地本在天山北麓,后来渐渐东徙至金山一带,此三部始合用葛逻禄共名,其时大约已是6世纪末,亦即我国历史上的隋朝了。

葛逻禄三姓原本“虽姓氏各别,总谓铁勒,并无君长”,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历史上曾先后受制于高车、柔然、突厥等强大部落,及突厥汗国分裂为二以后,葛逻禄部的活动地区属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先曾臣服于阿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隋炀帝大业元年(605)以契苾·歌楞、薛延陀·乙失钵为首的铁勒暴动埋葬了此汗的统治,葛逻禄部显然也卷入了这场暴动。然而不久,室点密系的射匮可汗代兴,至统叶护可汗时期契苾、薛延陀相继被击败,于是九姓铁勒“部落中分,在郁督军山者,东属于始毕,在贪汗山西者,属于叶护”^①,葛逻禄部的活动范围在“贪汗山西”,自然归属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治下。而时过不久,东、西突厥之间的战争爆发,统叶护可汗被东突厥颉利可汗击败,可汗浮图以东的领土尽失。东突厥拓设阿史那社尔自贞观二年(628)以来一直驻于可汗浮图城,以为牙庭^②。随之西突厥东鄙诸部也发生了分化。史载“统叶护可汗无恩于国,部落咸怨,歌逻禄中多叛之”^③。歌逻禄即葛逻禄,自此分化为东、西两支,东支葛逻禄叛入漠北,改臣于东突厥,西支葛逻禄仍留西域故地,照旧为西突厥臣民。它们分别参与了所在汗国政治历史的创造,但却依旧保留了葛逻禄的共名,这是后来得以分而复合的基本条件。

①杜佑:《通典》卷199,薛延陀。

②《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

③《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二) 东支葛逻禄的历史活动

东支葛逻禄于贞观元年(627)归降于颉利可汗,与之同来者尚有与之毗邻的车鼻施部,东突厥可汗依然把他们安置在金山一带,并派去了吐屯阿史那斛勃监统其部,寻被拜为小可汗。贞观四年(630)东突厥汗国亡,薛延陀汗国代兴,阿史那斛勃建号乙注车鼻可汗,建牙金山,仍奉东突厥正朔,葛逻禄即为拥戴这一政权的基本部落之一。故史书中明确记载:“车鼻亦阿史那之族,代为可汗,牙在金山之北……西有歌逻禄,北有结骨,皆附隶之。”^①贞观十八年(644)唐将谢叔方出灵州,招辑突厥,“会畀失、歌逻禄等叛,部落叛兵三千于籛渎水上围叔方甚急,叔方率厉奋击虏众,乃解,还至柔远县,发伊州兵往谕延陀,与其游军会击,大破之”^②。这支葛逻禄部显然属于乙注车鼻可汗的。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使安调遮、韩华诣金山招抚乙注车鼻可汗,先招抚了歌逻禄部。“韩华将招歌逻禄部共劫”^③乙注车鼻可汗朝唐,谋泄,其未成,韩华、安调遮皆死,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将高侃师出阿息山,大举北伐,永徽元年(650)唐军兵临金山,“其酋长歌逻禄泥孰俟利发、乃(及)拔塞干部、处木昆莫贺咄俟斤等帅部落背车鼻相继来降”^④。遂平乙注车鼻可汗,此泥孰俟利发乃首见于史册之东支葛逻禄首领。同年析葛逻禄部为二,以

①《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②《册府元龟》卷656。

③《资治通鉴》卷198,《考异》引《太宗实录》。

④《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三年。

车鼻可汗余众歌逻禄之乌德犍山左厢部落置浑河州^①，以歌逻禄部右厢部落置狼山都督府^②，永徽三年(652)改置为狼山州。据此可知，东支葛逻禄还有一股自金山远徙乌德犍山，即于都斤山，此浑河、狼山二州乃是唐朝对于东支葛逻禄所创立的羁縻建置。这时，大漠南北已全部归唐，唐朝置燕然都护府主管漠北，浑河、狼山二州皆隶此都护府治下，龙朔三年(663)燕然都护府改名瀚海都护府，而史载麟德三年(666)高宗封禅泰山“都督葛逻禄吐利等皆从至泰霁下，已封，诏勒名于封禅碑”^③。足以印证唐朝在此期间有效地管辖漠北，总章二年(669)瀚海都护府又晋级为安北大都护府，这一大都护府一直存在至长寿二年(693)唐瀚海都督回纥酋比粟战歿^④。自此以后，唐朝主管漠北的安北大都护府事实上已经解体，仅存名义侨治于塞上。如果自永徽元年(650)浑河、狼山二州的创置算起，东支葛逻禄臣属于唐达43年之久。

更早于唐朝漠北羁縻建置的解体，调露元年(679)主管漠南的单于大都护府治下的东突厥降部已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至永隆二年(681)阿史那骨咄禄已再建东突厥汗国，史称后东突厥汗国。至长寿二年(693)这一汗国臻于默啜可汗的武功盛世，东支葛逻禄同其他铁勒诸部一样，臣属于后东突厥汗国治下。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开元三年(715)——终于不堪忍受后东突厥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迫，漠北铁勒部落开始纷纷暴动，葛逻禄即为率先起而发难的部落之一。据《毗伽可汗碑》或曰《默矩碑》记云：“当我三十一岁时，葛逻禄部

①《新唐书》卷43，地理志。

②《新唐书》卷43，地理志。

③《新唐书》卷215，突厥传。

④薛宗正《回纥初兴史考述》。

众当其无忧无虑自立时，与我们为敌，我战于圣泉，杀葛逻禄部众，并在那里获取其国家。”这次暴动尽管失败了，但葛逻禄部的反抗斗争仍不屈不挠，开元四年(716)又再度起兵，复遭挫败。前碑又记：“当我三十二岁时，葛逻禄部众集合起来，反对我们，我消灭了(他们)。”然而其时默啜政权已如大厦将倾，非只手所能力挽。接着仆骨、同罗、拔野古、回纥等九姓铁勒诸部皆揭竿而起，并遣使求援于唐，唐朝也早谋北伐，遂应请三道发师，与九姓铁勒会师漠北，共同灭亡了默啜可汗政权。可惜唐朝过早班师，导致后东突厥汗的复兴。默啜可汗之侄默矩在其弟阙特勤的有力支持下，纠集余众，东征西讨，重又荡平了铁勒诸部的联合叛乱，迫使原来起兵反抗东突厥的部落纷纷南奔西徙，葛逻禄亦属其中之一。至此，东支葛逻禄又进一步分化为南、北两大支系，北支仍留漠北，被迫向毗伽可汗政权屈服，南支渡磧入唐，南徙避难。

由于东支葛逻禄的一部分曾归降于唐，汉文史料对于此支的活动有较多的记载，其首领名裴罗达干，率部降唐以后被安置在横野军一带，为之创置了葛州，拜裴罗达干为葛州刺史。与之大体同时降唐的还有仆骨、同罗、拔曳固、回纥、靺鞨等部落，合称横野得六部，其酋长除授都督、刺史外，还皆兼横野军讨击使名号，别有汉军三万，屯驻附近，为之声援，但仍未能遏制住突厥的进攻。儒尼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是岁(开元六年，718)向唐发动进攻，“我派吐屯 Yaofar 去南方攻打葛逻禄，他去了……(葛逻禄)颀利发被消灭，其弟逃到一城堡……为惩罚他们，我出兵攻打，他害怕了，率同三两人逃去”。据此判断，唐朝所册之葛州刺史裴罗达干似即葛逻禄酋长颀利发之弟。此战的结局导致横野军建置不久撤废，其后原横野军六部改徙于受降城附近，开元八年(720)唐将王峻

在那里平定了仆固部都督勺磨、跌跌都督等发动的反唐叛乱，这场叛乱的首领虽皆被杀，其余众最后却都亡入突厥。以此判断，东支葛逻禄的南支降唐时间不过数年，复又合流漠北，仍臣于后东突厥汗国的治下。

东支葛逻禄再次在历史上显露头角已是后东突厥汗国的末世了。其时突厥国中大乱，左杀判阙特勤弑主自立为君，国人不服，汗室成员拔悉密，监国吐屯阿史那施在回纥、葛逻禄等强部的支持下率众与之相争，这一活动立刻得到唐朝方面的有力支持。开元二十九年(741)七月，玄宗特遣左羽林将军孙老奴赉国书出使金山，通过葛逻禄拉拢阿史那施，书中诏谕：“三姓葛逻禄及拔悉密首领、部落等，卿等上代已来，赤忠于国……虽在远方，常愿归化，具知此意，深用嘉之。”当此“突厥天亡”之际，“宜即递相晓谕，劝率早来……兼有重赏、高官，以待卿等。今故遣使宣慰，宜悉朕心”^①。阿史那施自立为汗以后，以回纥酋骨力裴罗为左叶护，以葛逻禄酋大毗伽都督(tay bilga tutuq)，终于击败了判阙特勤及其子马苏米施可汗。至天宝三年(744)葛逻禄又与回纥联合起来，推翻了他们所拥立的可汗阿史那施“(天宝)三年(744)(葛逻禄)与拔悉密同奉表献马至阙下，其年冬，又与回鹘同击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②。其后，葛逻禄又与回纥相互攻击，而为回纥所败。至此，东支葛逻禄中的一支开始西徙。对此，《磨延啜碑》明确反映“鸡年(745，天宝四载)……三姓葛逻禄心怀恶意地逃走了，他们在西方进入十箭(地方)”，从而实现了东、西两支的初步会合，其未随徙者则并入回纥，成为其客部之一。

①《册府元龟》卷170。

②《唐会要》卷100，葛逻禄。

(三) 西支葛逻禄的历史活动

西支葛逻禄指仍留西域故地,臣属于西突厥汗国的葛逻禄部落,乃是该部的主体。

葛逻禄初本九姓铁勒部落之一。至突厥崛起以后,大部分铁勒部落改用突厥族名,成为异姓突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葛逻禄却仍保持原名,表明早期葛逻禄同突厥的关系仍是比较疏远的,尽管名义上维系着松弛的宗藩关系,它之跻身异姓突厥的行列似发生于吞阿娄拔奚利泐咄陆可汗阿史那泥孰在位之世(贞观六年至贞观八年,632~634)。西突厥的传统牙帐本在鹰娑川至千泉一带,此汗继位后徙牙于多逻斯川,当时的葛逻禄就游牧于这一带,与之毗邻的还有姑苏、界失、处月、处密等部,此五部皆为阿史那泥孰招抚,贞观八年(634)啞力失可汗代立,阿史那泥孰业已失去西突厥大可汗的宝座,但仍然凭借着这五部的效忠,继续割据一方^①。因此,啞力失可汗划分两厢十姓,此五部都不载于十姓名单之内,直到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重新一统西突厥,逐阿史那泥孰(即阿史那弥射)入唐,此五部始归于乙毗咄陆可汗治下。乙毗咄陆可汗遣其腹心阿史那步真为叶护,往统其部。史载:“贺鲁,室点密五世孙、曳步利设射匱特勤劫越之子也……居多逻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统处月、处蜜、歌逻禄、弩失毕(按此乃界之误)五姓之众。”^②贞观十六年(642)乙毗咄陆可汗败亡吐火罗,乙毗射匱可汗代立,阿史那贺鲁失势,

^①薛宗正:《阿史那生平析疑》,载《民族研究》,1985.1。

^②《旧唐书》卷194,《阿史那贺鲁传》。

仍凭此五部，割据自雄。647年（贞观二十一年）降唐，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参与了重创乙毗射匮可汗，平定龟兹之役。贞观二十三年（649）唐朝创立瑶池都督府，册拜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其所统部落悉归该都督管辖。至此，西支葛逻禄名义上业已归唐。

然而阿史那贺鲁降唐并非初衷，及其假唐朝旗号，不断侵占其政敌乙毗射匮可汗的领地，实力逐渐壮大起来以后，渐萌叛志。及太宗薨，高宗新立，遂于永徽二年（651）遣其子啞运统“处月、处蜜、姑苏、歌逻禄、异失五姓叛”^①，随即徙牙帐于千泉，其属部皆随徙，西支葛逻禄进一步西迁应即发生于此时。至显庆元年（656）程知节西征，“与贺鲁所部歌逻禄获刺颌利发及处月预支俟斤等战于榆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②，榆幕谷，《新唐书》作榆慕谷，《册府元龟》卷357作榆暮，卷986作榆莫，其地应乃今乌鲁木齐西一交通要冲，似即今果子沟一带，足以印证葛逻禄部业已西迁伊丽水域。

显庆三年（658）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以后，诸突厥部落皆被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仍以其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葛逻禄被一分为三，以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地在今塔城一带；以炽俟部置大漠州都督府，地在今福海以北的草原；以踏实力部置玄池都督府，地在今斋桑泊以南地区，皆隶属于右厢濛池都护府治下，归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统辖，自此臣于唐朝。谋落部应即 bulaq 的音译，炽俟部有人认为即 cigil 的音译，我以为 cigil 与处月的对音更为接近，且常独立活动，并非葛逻禄属部。踏

①《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

②《旧唐书》卷4，本纪。

实力部的原音，迄今也仍未获破解。我以为应即《突厥语词典》中的 Tuxsi 部。按“踏”，透(t)纽、铎韵，uok，“实”，禅纽(z)，质(iet)韵，“力”，来纽(l)、职韵(iək)，则踏实力复原古音国际音标应作 t'uokzjetliək，可简化为《词典》式音标 tuoksi(lik)，与 tuxsi 的对音基本相似。今人多译作托合斯，据我判断，应即唐人所译的踏实力。乾封二年(667)阿史那步真死，李遮匐叛唐附蕃，阴山、大漠、玄池三羁縻都督府一度废置，直至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平李遮匐，再定十姓，葛逻禄才重新归附唐朝。其时，安西都护府一度治于碎叶，葛逻禄部归安西都护府直辖部落。垂拱二年(686)唐朝再建濠池都护府，葛逻禄同其他右厢部落一起转归于濠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治下。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突骑施汗国的创立。

突骑施汗国乃西域出现的第一个异姓突厥政权，其创始人乌质勒出身突骑施部，故以之为其国名。至其子娑葛(706~711 在位)正式建立号可汗，景龙三年(709)七月，唐朝正式承认和册封了其所建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名号，这一名号较西突厥的十姓可汗名号多出四姓，葛逻禄即为新增四姓之一。景云二年(711)娑葛迎战东突厥阵亡，突骑施汗国一度瓦解，出现了以都担为首的西域地方割据政权，碎叶川西诸帐落大部分似都归属其治下，可知葛逻禄部也卷入了这场叛乱。直至开元二年(714)始为唐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戡平，收碎叶川西三万帐内属，其中也包括了葛逻禄部。史载是岁“九月，壬子，葛逻禄、车鼻施失钵罗俟斤等十二人诣凉州内属”^①，凉州距碎叶遥远，必为庭州的讹写。同岁十一月，丙申，又有大批葛逻禄部落诣庭州降唐，唐朝特遣重臣解琬赍诏书前往抚

^①《资治通鉴考异》卷 12，引《玄宗实录》。

慰。内称：“葛逻禄阴山都督部落……冒其携阻，思我恩化。”^①按阴山都督府乃谋落部所建，可知来降者为葛逻禄之谋落部。开元三年(715)玄宗又亲下玺书，招慰“三姓葛逻禄首领散烂俟斤等，冒涉远来”，予以“逐便安置”^②，其来降地点似亦在庭州，它们很快成了阿史那献麾下的重要武装。开元三年(715)后东突厥汗国主默啜可汗遣兵西征，“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屡败之”^③。唐朝指示：“宜令北庭都护汤嘉惠与葛逻禄、胡(禄)屋相应，安西都护吕休璟与鼠尼施相应。”又派定远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献率兵应援，击退了这次进攻。其后，车鼻施·苏禄再建突骑施汗国，不服阿史那献号令，唐朝遣使王惠持节调解，“惠未行，会安西阳(应为汤)嘉惠奏至……称突骑施、车鼻施勾结天食(大食)、吐蕃，拟取四镇，见围拔换及大石城，嘉惠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史献(即阿史那献)同掩袭”^④，并求唐朝派兵增援。而唐相宋璟、苏颋沮其谋，陷葛逻禄于孤军，结果兵败，变为突骑施属部。故至开元十年(722)葛逻禄首领葛逻昆池已作为突骑施使节奉使长安了。从而开始了臣属于突骑施的时代，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可汗时期。

突骑施汗国的盛世是与苏禄可汗相始终的。此后黑、黄二姓相争，国中大乱，葛逻禄脱离此一汗国，由衰而兴。有迹象表明，一支葛逻禄已深入到河中地区，并入主曹国，原先的曹王本来是粟特王乌勒伽之裔，然至天宝元年(742)，我国史书中突然出现了下述记载：“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勤并

①《旧唐书》卷4，本纪。

②《册府元龟》卷170。

③《册府元龟》卷170。

④《册府元龟》卷992。

遣使献马及方物。”^①此哥逻仆罗显然已是葛逻禄，且不久上表唐朝，恳求提供政治保护和“望乞慈悯，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②。唐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于是曹国转而投倚大食。但是葛逻禄的主支则仍留金山直至七河流域的草原上，它的崛起乃是突骑施汗国全面衰落的历史产物。由于唐朝处置二姓之争的政治失误，二姓可汗先后背叛了其昔日的宗主国，于是唐朝连续兴兵讨伐二姓可汗，并进一步摧毁了其碎叶牙庭。史载天宝七年(748)北庭都护王正见兴兵破突骑施，毁碎叶城，又载天宝九载(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兴兵破突骑施、石国，俘突骑施黑姓可汗、石国王、羯师王入京献捷。二事很可能是同一次战役，不过兵分二路而已。北路军王正见，南路军高仙芝，而总隶于高，则碎叶城被毁并非天宝七载，而应是天宝九载事，其中“七”应是“九”的讹写。唐朝既然抛弃了突骑施，不能不倚重葛逻禄，其势力顿然强盛，自号“三姓叶护，兵强，甘于斗，庭州以西突厥皆畏之”^③，于是取代了突骑施，而成为西域异姓突厥的共主。正是在此深刻的背景下，唐朝全力结好于葛逻禄。天宝十载(751)唐与大食决战怛逻斯，高仙芝所率助战蕃骑主力就已不再是突骑施，而已是葛逻禄了。然而此部却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唐朝，“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④，导致唐军的败绩。唐朝势力全面退出西域，此为其历史开端。

不过此后，葛逻禄与唐朝之间并未断绝政治关系，而是在唐与大食两强之中采取一种持两端的立场，继续对唐朝保

①《册府元龟》卷 991。

②《册府元龟》卷 999。

③《新唐书》卷 217，葛逻禄。

④《资治通鉴》卷 216，葛逻禄。

持着名义上的朝贡，实质上的通商关系。史载天宝十二载(753)二月、十一月葛逻禄曾两次遣使通唐，至天宝十三载(754)所遣通唐使者更多，而唐也不计前嫌，厚加接纳，据《册府元龟》卷971所记：

四月，三(姓)葛(逻)禄遣使来朝，凡一百三十人，为四队，相继而入，各授官职，合其请求，皆令满望。

有迹象表明，其首领已易为由漠北迁来的东支葛逻禄。史载天宝十二年(753)同罗酋阿史那布思叛唐，兵败，亡奔金山。唐北庭都护程千里穷追而至，葛逻禄酋顿毗伽叶护以兵应之，缚阿布思及其妻子，部曲数千，解赴军门，奏上，唐朝特颁诏制嘉奖：“宠以殊荣，加顿毗伽开府仪同三司，封金山郡王，依旧充叶护，禄俸于北支給，其叶护妻又母封为国夫人。”^①此制未系时间，以理睽之，应是天宝十三载(754)事，则此顿毗伽叶护与前文所引儒尼文中亡入西域之东支葛逻禄首领 *tay bilga tutuq* 对音相似，其相异者仅在于叶护易为 *tutuq* 而已，且时间完全相符，表明东西两支葛逻禄合流西域之后，顿毗伽叶护 (*tay bklga tutuq*) 成为其共同的首领，仍建牙于金山，而号令远及葱岭西的碎叶川草原，《册府元龟》卷975还录有天宝十三载(754)五月壬申玄宗致顿毗伽的书信，而唐朝对葛逻禄部特隆其礼，正是这一帝国全面衰落的具体显现。

^①《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11350页。

(四) 东西葛逻禄合流西域与 葛逻禄国的建立

葛逻禄部自形成以后,经历了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复杂历史演变,至公元8世纪中叶,原来的东、西两大支似又进一步分化为三大支。

第一支,即原来的东支葛逻禄,其时已并入回纥汗国。据《旧唐书·回纥传》记载,回纥(uly ur)本由九姓部落组成,一曰药罗葛氏,乃回纥历代可汗之所出;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罗勿;四曰貂歌息纥;五曰阿勿啗;六曰葛萨;七曰斛嗛素;八曰药勿葛;九曰奚耶勿。每一部落一都督,及其“破拔息密(即拔悉密),破葛逻禄,收一部落,各置都督一人,统号十一部落,每行止战斗,常以三客部为先锋”。这支葛逻禄已改用回纥其名,活动于大漠南北地区。

第二支,即西支葛逻禄的西部分支,主要活动于伊丽、碎叶水域,亦即七河流域的草原,乃葛逻禄的主体部分,它在怛逻斯之战以后已取代了突骑施的政治地位,成为西域异姓突厥的共同盟主,及安史之乱以后,势力益张。汉文史料记载:“至德(756~757)后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故地,今碎叶、怛逻斯诸城尽为所据,然阻回鹘,近岁朝贡,不能自通。”^①此处所谓“与回鹘为敌国”乃谓其国势足以与回鹘相匹敌,足见其赫赫国势,冠绝西域。《旧唐书·突厥传》又记代宗:“大历(766~779)后,葛逻禄成,徙居碎叶川,二姓微(指突骑施黄、黑二姓)至臣于葛(逻)禄。斛瑟罗余众附回

^①《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鹤。”亦足印证葛逻禄已完全接管了昔日突骑施的全部领疆。《世界境域志》更明确记载葛逻禄：“抓住并征服了他们(指突骑施),夺取了他们的全部王国。”该书第十五章乃叙述葛逻禄的专章,内记:“其东为吐蕃的某些部分和样磨与九姓乌古斯的边境,南与样磨的某些部分及河中地区,西为古斯人的边境,北为突骑施人、炽俟人(qigil,余意似应译为处月,因为其对音为qingl,与前音更为近似,而炽俟部本身就是三姓葛逻禄中的一部,似不应与之划分疆界)和九姓古斯人的边境。这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在突厥诸地中是最美丽的地方,该国奔流不息的河流和宜人的气候,出产各种各样的毛皮。葛逻禄人是近于(文明)的民族,殷勤好客,嘉欢交际。葛逻禄的国王往昔为叶护,该国几城镇与乡村,有些葛逻禄人是猎人,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牧畜者,他们的财富是羊只、马匹和各种各样的毛皮,他们是好战的民族,习于劫掠。”^①可见这支葛逻禄人的势力已非常强大,跨碎叶、伊丽二水,建立了国家,其国王依旧采用叶护名号。

第三支,乃牙于金山的西支葛逻禄的东分支,大约是顿毗伽的余众。这支葛逻禄地近北庭,同唐朝关系比较密切,长期以来协助唐军坚守北庭。及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势日衰,回纥势力则日益强大,北庭唐军处处仰承回纥鼻息,葛逻禄也受回鹘勒索,遂渐生叛志,贞元六年(790)吐蕃大举进犯北庭,回鹘大相颉于迦斯亲自统兵来救,葛逻禄阴结吐蕃,反戈击之,颉于迦斯大败,“北廷陷,于是都护杨袭古奔西州……葛逻禄又取深图川,回鹘大恐,稍南其部落以避之”^②。参稽其

①《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出版。

②《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它史料，此“深图川”应为“浮图川”为讹，应指吉木萨尔以北平川，“稍南”应作“稍北”为是。据此，西支葛逻禄的东支也于贞元六年(790)摆脱了回鹘的统治，并通过名义上的归附吐蕃扩张了自身的势力。大约东至金山，西至轮台一带都已成为葛逻禄的地盘，逐渐同西支葛逻禄在地理上连成了一片，实现了初步的会合。贞元七年(791)回鹘向吐蕃发动了全面的反攻，据《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记载，是岁长腾里可汗遣其庶兄(即后世之保义可汗)率兵反击吐蕃，收复北庭，驰救龟兹之围，进军珍珠河，“北庭半围半收之际次，天可汗(即保义可汗)亲统大军扫灭元凶，却复城邑……复吐蕃大军围龟兹……天可汗射总师旅，大败贼，奔至真珠河……攻伐葛禄，吐蕃、孛旗斩馘，追奔逐北，西至跋贺那国”。更资证实，此时西支葛逻禄已合为一体，政治上回吐蕃结盟，而同唐朝、回鹘为敌，其主体日益西移，到达真珠河(纳林河)水域，而同跋贺那(拔汗那)为邻了。

至于葛逻禄东、西两大支全部实现合流，则乃开成五年(840)回鹘西迁的历史产物。这一汗国曾取代突厥君临漠北，传十五主，终败于黠戛斯，汗国灭亡，部众大批西迁，其初迁地乃天山北麓，其时名义上属吐蕃领疆，实乃葛逻禄控制地，因此，所投倚的对象即为葛逻禄。史载：

焚其牙，诸部溃，其相吸职与虎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①。

葛逻禄本回鹘世仇，何以回鹘汗国覆灭后，反有大批回鹘部落往投葛逻禄呢？以笔者判断，原已并入回鹘，为之客部的东支葛逻禄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据此，至迟于开成五年

^①《新唐书》卷217，回鹘传。

(840)葛逻禄的各支已合为一体。

葛逻禄西迁中亚以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葛逻禄国，其领疆以七河流域为中心，一直延伸到费尔干那盆地。易言之，至迟于公元9世纪拔汗那也已并入葛逻禄国版图，而与大食、吐蕃接壤，这似乎已是中亚全面伊斯兰化以前这一地区出现的最后一个非伊斯兰化的异姓突厥大国了。综辑诸家史书的记载，这一国家具有以下的基本特征：

1. 葛逻禄国继承着其先辈的历史传统，信奉原始的萨满教。10世纪人 Abul Abbas Isab Nuhammad bisa al-Mr wazi 完成于 290/902 年的著作中记述：“在阿姆河背后，有不信教的突厥人的国家，如古斯(土库曼)、Toquz ougz(九姓铁勒)和葛逻禄……(在葛逻禄那儿)是一个大帝国，他们在他们的同胞中(即其他突厥人中)具有伟大的尊严，并在他的敌人面前，实现了极大的骄傲。”^①葛逻禄人保持着西突厥以来的圣山崇拜，加尔迪齐(Gardizi)书中明确记载，他们到达碎叶附近的大山中祈祷，祷词是：“这里是主宰一切的神居住的地方，愿神保佑我们不说这样的话。”^②当然随着伊斯兰教的日益兴盛，这一宗教也已传入葛逻禄。Yaqubi 在他《历史》中还提到臣服哈利发 Mabd(775/85 年)和接受伊斯兰教的东部邦君中就有葛逻禄的 Cabguyal=yabγ u。尽管名义上的皈依未必是真正的信仰，但却说明葛逻禄的宗教演变进程也在缓慢的起步了。

2. 前苏联一切中亚加盟共和国的通史，包括《苏联哈萨

①《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刊行。

②《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刊行。

克斯坦共和国史》、《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史》、《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史》等书都设有“葛逻禄汗国”专节，其时间跨度为760~790年间。其实，长期以来，葛逻禄君主但称叶护，不称可汗。前引阿拉伯史料中的 *cabguyal* 也就是叶护 (*yabgu* 或 *yabyu*) 的别译，这是因为吐蕃接管西域之后，葛逻禄曾经长期为其臣属，以故迟迟不建汗号。至吐蕃势力退出中亚内陆，葛逻禄才开始建立汗号。据 Masudi 于伊斯兰历三百三十二年(949, 后晋天福八年)记云：“葛逻禄居住在费尔干那, *sas* 和附近的土地上，葛逻禄占有了 ‘*Mulk*’ (即对草原的统治权)，从他们可汗中间产生了众汗之汗 (*Haqan al-Hawaqin*)，这位众汗之汗统一了所有的突厥部落，所有的突厥统治者都臣服于他。”^①直到这时，葛逻禄国才演变为名符其实的葛逻禄汗国。

3. 葛逻禄本是一个游牧族群，西迁以后，在保持着传统的游牧习俗以外，还在周邻定居族群的影响下学会了农业、经商以及其他技艺，并且拥有繁荣的城镇。根据古波斯文写本《世界境域志》所记，葛逻禄国境中有 15 个城镇，它们包括俱兰 (*Kulan*)、美尔克 (*Mirki*)、*Nun*、*Kat*、*Gh*、*Nksir*、*Tunun-Ar*、*Kukyar*、*Uzkath* 与 *M.Ljkath*、*Kirmizkath*、*Tun.L* 与 *Talkh.za*、巴尔琿 (巴尔思汗)、*B.Njul*、*Aq.Raq*、*R*、*Uj*。当然，这些城镇中的居民不尽是葛逻禄人，而是它的属民，但是，其中的美杀克已明确记载：“葛逻禄居住的城镇，商人们也到这里来。”^②又记在俱兰和美尔克之间有三个葛逻禄部落，名叫 *Bistan*、

①《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刊行。

②《世界境域志》，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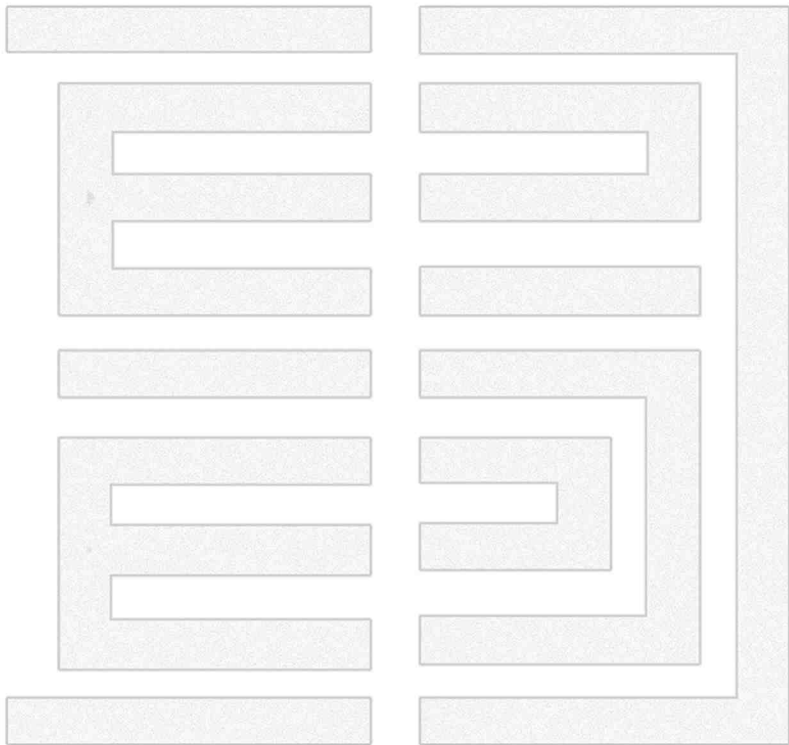
Khayin、Birsh^①，可见葛逻禄人已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苏联科学院编著的《苏联哈萨克史》中列有“葛逻禄汗国”专节，指出：“葛逻禄汗国存在于七河流域近二百年(766~940)。”在此期间，七河流域和南哈萨克斯坦发展起了封建生产关系。

4. 葛逻禄人已习惯于进行商业活动，巴尔托里德在其名著《蒙古人入侵以前的突厥斯坦》一书第十二章《十二世纪以前的中亚》中报导呼罗珊：“同游牧人的贸易是很重要的，从那里能得到大量的宰杀的牲畜和畜群、皮、毛和奴隶。对游牧人说来，同定居的民族进行贸易同样是必需的，这样他们就能得到服装和谷物。在河中，在如同中国和俄国，游牧人不等商队到来草原，自己就把他们的牲畜赶到相邻居民的边境。”《苏联哈萨克斯坦史》第一卷《葛逻禄汗国》专节中也提到：“伟大的丝绸之路在葛逻禄时期并未失去昔日的作用，商业在河中与东突厥斯坦继续增长。”

5. 葛逻禄的西迁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尔托里德指出，葛逻禄人尚黑，衣服和旗帜都是黑色。据笔者判断，这显然是保存了铁勒人的古风，因为按照突厥人的观念，“黑”(kara)本是北方之色，但在蓝突厥(kök türk)的词汇中，kara türk 和 kara butun (黑突厥和黑民)本来都具有蔑称的意味，而自葛逻禄汗国建立以后，kara(黑)一词已具有伟大的含意了。再如前苏联学者 К.И.沙尼亚佐夫指出，葛逻禄的西迁中亚，带来了叶喀西斯方言(иекаюшимюии диалектаика，乃拉丁字母 J 的读音，指突厥语成分的 J 方言)。它对于现代乌兹别克语的形成起了重

^①《世界领域志》，王治来、周锡娟汉译本，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刊行。

要的作用^①，并进一步论证了葛逻禄乃现代乌兹别克族的重要族源之一。参稽汉文史料，还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葛逻禄还同回鹘发生了密切的融合。因此，它对于现代维吾尔族的形成也起过巨大的作用。



^①K.M.沙尼亚佐夫：《葛逻禄在乌兹别克族源中的作用》；薛宗正：《中亚民族历史译丛》第1辑，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内部刊行。

七 黠戛斯的崛起

黠戛斯古称坚昆，又作结骨、契骨、纥圻斯，乃发迹悠远的西域古族，今柯尔克孜族人的先祖，初兴于剑水流域，隋唐之际崭露头角，同突厥、薛延陀、回纥等强族争雄长，并于北回鹘汗国解体以后，一度称雄漠北。对此，本文将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

（一） 坚昆的诞生及其种族组成

坚昆是黠戛斯的最古译名，据《汉书·匈奴传》载，西汉宣帝时期匈奴五单于争国，郅支单于“自度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勒积逢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于零，并三国，数遣兵击匈奴，常胜之。坚昆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此为“坚昆”，我国史书中之初见。坚昆与乌揭、丁零联名并提，此三国显然地界相邻。据鱼豢《魏略·西戎传》所记其相对方位，坚昆在“康居西”；呼揭（即乌揭）在“康居东北”；丁零在“康居北”。又据《北史·突厥传》载：“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谤步等性愚痴，国遂被灭，泥师都既别感灵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其

一变而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跋斯处折斯山，即其大儿也。”这一传说明确提及契骨、白鸿的部落即为丁零；处折水乃叶尼塞河支流，跋斯处折斯山乃此水上流源头，呼揭（乌揭）即居于索国（Saka）之呼揭。据希腊瓶饰和波斯大流士浮雕可知其体貌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属高加索人种，操印欧系语言；丁零即古之狄人，属黑发、黑睛的蒙古利亚人种，操阿尔泰语系语言。坚昆既与此二族存在着亲缘关系，当为这两种不同人种的混合。对此，有不少文献可资证实，如《唐会要》卷100载：“结骨国……身悉长大，皙面、绿睛、朱发，有黑发以为不祥。”又同书引盖嘉运《西域记》：“坚昆国，人皆赤发绿睛，其有黑发、黑睛者，则李陵之后，故其人称是都尉苗裔，亦有纒然。”《新唐书》卷217亦载：“黠戛斯，古坚昆国也……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发者必曰（李）陵之苗裔也。”皆足以说明坚昆乃由白、黄两系人种合建之国。

值得注意的是，坚昆的黄色人种被称为李陵苗裔或都尉苗裔。这一传说直到唐朝仍在民间广为流传，为中原史臣记录存留史馆，喻示着坚昆二元人种的格局即形成于李陵入主剑河时期。李陵本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以骑都尉统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余里，击匈奴且鞮侯单于，兵败降匈奴，前97年（天汉四年）单于以女妻之，封为右校王（右贤王），主政剑水所出的叶尼塞河流域。当年李陵寝宫已于前苏联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干市以南8公里的力量集体农庄发现，据汉文史料推测坚昆初本白色人中占统治地位，故视黄色人种为“不祥”，但后来王位却为“李陵苗裔”取得，故唐朝得以引黠戛斯为同宗。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列举的大量考古材料亦足以印证这一流域初

本以欧罗巴人种为主,是古索国之地。然而塔施提克遗址面罩的发现已反映这一人种开始“同叶尼塞河沿岸的丁零人相混”,呈现出一种混合人种特色,“除了新混入的蒙古人种特点外,还带有旧的,塔加尔时期的欧罗巴人种特征”^①。此一重大历史变化必定发生于李陵任右贤王时期。所谓“李陵苗裔”所指不限于李陵所统汉兵部属,而且指其统辖的丁零人,他们与汉人一样同属蒙古利亚人种,通过他们同当地塞人多代婚配,终于诞生了一个黄白混合的新族体——坚昆,即黠戛斯。

关于黠戛斯的语义,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重要者有黠戛斯为乌古斯说,主张黠戛斯为乌古斯一词的衍生义;柯尔奥古孜说,主张柯尔为大山,奥古孜为大川,则黠戛斯乃雄伟山川的含义;柯尔盖孜说,主张柯尔为山,盖孜为游牧人,合即山中游牧人之意^②。但这些说法的根据都是较晚的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其可信程度未必及于四十姑娘说。据《元史》卷63,《西北地附录》:“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其义以名其地……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东北有水曰玉须,皆巨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昂可北河,入于海……乌斯,亦因水为名,在吉利吉思东,谦河之北。其俗每岁六月上旬,刑白马,牛、羊,洒马馐,咸就乌斯(玉须),浴漉以祭河神,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谦河即剑河,吉利吉思即黠戛斯。吉谢列夫说黠戛斯部落联盟至少由三个大部落组成,正与《元史》中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三部相当,其中乌斯应即突厥儒尼文中的AZ,乃原居剑河流域的欧罗巴人种,黠戛斯(吉利吉思)既为汉地女与乌斯男相配而

①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新疆民族研究所铅印本,下册,120页。

②杜荣坤、郭平梁:《柯尔克孜简史》。

生，显然也是黄白混合种。可见此说实为前代广泛流传的李陵苗裔说的变种。不同者非汉男娶塞女，而是汉女配塞男。黠戛斯族源中包含一部分汉人及丁零血统，则乃二说共同印证的史实。而且黠戛斯的族名初由南方的黄色人种带来时，受到占有数量优势的欧罗巴人种的排斥，吉谢列夫在分析塔施提克西面罩时指出：“对于叶尼塞河沿岸的大多数人来说，黠戛斯（坚昆）这个南方的名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异己的，只是8~9世纪在反对突厥和回纥而争取独立的顽强斗争中，叶尼塞河沿岸‘各民族’才在‘黠戛斯’的通称下结为一体。”随着这一历史进程，黠戛斯的语言也发生了重大变异，原属印欧系的塞语逐渐消失，为丁零人所操的西支阿尔泰语所取代，黠戛斯遂变为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了。

（二）从反抗突厥、薛延陀的斗争到唐朝治下的坚昆都督府

坚昆，作为一个独立的族体虽然诞生已久，但魏晋以来，鲜卑、柔然相继代兴，丝路北道受阻，加之中原地理上相距遥远，交往中断，直至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这一族名才重见于史籍，但已改译为结骨和黠戛斯了。

突厥发祥于金山（阿尔泰山），始建国时曾遭打击，至木杆可汗之世（553~572）方完成“东灭契丹，北并结骨，威服塞外诸国”^①的伟业，其中“结骨”即黠戛斯，亦即坚昆，由于“坚昆本强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通过武力征讨与和亲怀柔双重手段，取得了黠戛斯的臣服。

^①《北史》卷99，突厥传。

黠戛斯的经济水平似高于突厥。例如突厥素以冶铁闻名，而黠戛斯的锻冶技术更胜过它，尤善冶陨石为钢，“天每雨铁，收而用之，号曰迦沙，以为刀剑，甚铄利”；《太平寰宇记》记“其土出金、铁与锡”；又引颜师古《王会图》：“其国有天雨铁，收之以为刀剑，异于铁”；复引贾耽《古今四夷述》：“俗出好铁，好曰迦沙，每输之于突厥。”黠戛斯的畜牧业也很发达，“其马至壮……其杂畜彘、牛、羊，而牛尤多，富室有二三千头者”。农业也有了初步发展，《太平寰宇记》载其国有“大、小麦，青稗、麻、米，常以三月耕种，八、九月收获，糜以为饮，又以酿酒，麦有步碓为面，阿热兼食饼饵”。突厥“资其用，以制北荒”^①，黠戛斯君主本以“阿热”为号，“阿热立木为栅，坐大毡帐”^②，后来在突厥的影响下也改称可汗。其人“帽锐顶而卷其末”，这种尖顶帽应为塞人旧俗的遗留。《太平寰宇记》卷199谓为“回鹘所与”恐怕是一种妄测。至于“衣服”则已“同于突厥”^③了。

黠戛斯民风骁悍，“人皆劲勇”^④，臣于突厥的时代也不驯顺。582年（隋开皇二年）突厥兴兵犯隋，黠戛斯乘虚攻其后，“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⑤，这位“纥支可汗”应即黠戛斯可汗。因为当时除突厥以外，只有黠戛斯君主拥有可汗名号。此次叛乱导致突厥20年内战（583~603）的全面爆发。

603年（隋仁寿三年）东、西突厥正式分裂以后，黠戛斯似

①《北史》卷99，铁勒传。

②《北史》卷99，铁勒传。

③《太平寰宇记》卷199。

④《唐会要》卷100。

⑤《北史》卷99，突厥传。

臣于西突厥。史载射匮可汗(610~617年在位)“既立后,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至海,自玉门之西诸国皆役属之”^①。黠戛斯位于金山以西,里海以东,正在此范围之内。630年(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西突厥衰落,漠北薛延陀汗国代兴,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在位之世(628~645)国势强盛,黠戛斯亦转往臣之。“薛延陀常令颉利发一人监统其国,而其渠帅曰纥悉鞞,次阿居沙陂鞞,次曰阿米鞞,三人共理其国政”^②。“鞞”应即匈(beg)的别译,为采邑领主之意,屡见于突厥儒尼碑文。但黠戛斯似乎并不专臣于薛延陀,还同西突厥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由于这一汗国两厢矛盾十分尖锐,总是随风转舵,投倚其中势力较大的一方。如贞观“十二年(648)西部竟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可汗既立,与唃力失大战,两军多死,各引去。因与唃力失中分,自伊列河已西属咄陆,已东属唃力失。咄陆可汗又建庭馘曷山西谓为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驳马(一作驳马)、结骨、火焮、触木昆诸国皆臣之”^③。可见黠戛斯又臣于乙毗咄陆可汗。此时黠戛斯国势中衰,故兼臣于薛延陀与西突厥,在夹缝中求生存。

唐朝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西域的政治格局。630年(贞观四年)灭亡了东突厥汗国,同年取得了伊吾七城主石万年的降服,置西伊州。632年(贞观六年)改名伊州,并取得了西突吞阿娄拔奚利必咄陆可汗的臣服,凿通伊吾路。是岁,“遣偃师尉王义宏使其国”^④,此人乃取道伊吾路出使黠戛斯的第一位唐朝使者。641(贞观十五年)唐与薛延陀爆发了诺

①《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②《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③《旧唐书》卷194,西突厥传。

④《太平寰宇记》卷199,又《会昌一品集》中“宏”作“弘”,似应从后者。

真水之战，薛延陀转衰，“（贞观）十七年（643）坚昆遣使贡貂裘及貂皮”^①。646年（贞观二十年）薛延陀汗国亡，唐之国威始播碛北。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又兴兵讨伐盘踞金山的东突厥最后残余势力乙注车鼻可汗，其余响必已远播至剑水流域。同年黠戛斯国君失钵屈阿栈亲自入朝，受到太宗隆礼接待，《新唐书》卷217，黠戛斯传中留有详细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黠戛斯）“闻铁勒等已入臣，即遣使献方物，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自入朝，太宗劳享之，谓群臣曰：‘往谓桥斩三突厥，自谓功多，今俟利发在席，更觉过之。’俟利发酒酣，奏愿得执笏，帝以其地为坚昆府，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即为都督，隶燕然都护”。校以《太平寰宇记》卷199，《唐会要》卷100，《册府元龟》卷970，皆作贞观二十二年，惟《通典》卷200结骨条记：“贞观二十一年，其君长遂身自入朝。”显然是记错了。其中《册府元龟》卷999，及《资治通鉴》卷198更明确记载失钵屈阿栈俟利发入唐朝觐的时间是贞观二十二年二月，而《册府元龟》卷970又有“二十二年正月朔，结骨……并遣使朝贡”。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大约正月朔来朝者乃是其国使者，至二月国君才亲自入朝。

如果说，失钵屈阿栈入朝标志着剑水流域已正式并入唐朝版图，那么，坚昆都督府的创立又进一步表明黠戛斯已纳入唐朝行政建置体系。史载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四月十日，燕然都护府创置，“以扬州司马李素立为都护，瀚海等六都督、臬兰等六州并隶焉”^②，治于古单于台（后日之西受降城东北四十里处），另委元礼臣为之副，初统六府、六州，至648

①《太平寰宇记》卷199。

②《唐会要》卷73。

年(贞观二十二年)二月以结骨部置坚昆都督府,隶燕然都护”^①,《资治通鉴》卷198更明确系之于贞观二十二年二月戊午,即二月初七日。值得注意的是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又创置了一个坚昆都督府,乃“贞观二十三年以沙钵略叶护部落置”^②。这个都督府名号、时间、首领皆异,实即瑶池都督府的同府异名,不可与坚昆都督府混淆。

唐朝在大漠南北的羁縻州府创置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坚昆都督府648年初创时本隶燕然都护府,663年(龙朔三年)唐高宗全面调整羁縻管理体系,以瀚海、云中二都护府分治大漠南北,燕然都护府更名瀚海都护府,治回纥本部天山县,辖漠北二十四羁縻州府,另以云中都护府晋级为单于大都护府。669年(总章二年)瀚海都护府晋级为安北大都护府。坚昆都督府初隶于燕然都护府,663年转隶于瀚海都护府,669年转隶于安北大都护府。这一变动实际上无关宏旨,不过是其主管机构更名和晋级而已,而唐朝所置之羁縻州府皆乃“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号为羁縻”^③。实质上乃纳入唐朝郡县化体制内的地方民族自治政权。但通过这一形式,黠戛斯同唐朝的关系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史载:“永徽四年(663,黠戛斯)又遣使朝贡,仍言内地大有其国人,今欲放还,请一使受领,高宗遣范强多资金帛,仍往处分,云但有人便贖。”^④这段文字似有错讹,改为“其地大有国人”始通,其叙述主旨显然是黠戛斯国内大有被突厥变卖为奴的唐

①《唐会要》卷73。

②《新唐书》卷43,地理志。

③《新唐书》卷43,地理志。

④《太平寰宇记》卷199。

人,故唐须遣使持金帛往贖。吉谢列夫指出,剑河流域6世纪仅出土中国货币四枚,而至“7世纪20年代,唐朝占领了东突厥领土,贸易开始活跃起来,米努辛斯克盆地各地出土了45枚621年铸造的唐代货币说明了这一点”^①。621年铸造的唐代货币即武德四年型开元通宝,足证坚昆都督府建立以后,作为我国政治主权体现的唐朝货币也通行于剑河流域这一遥远的边区。

679年(调露元年)漠南二十四州东突厥暴动仅仅瓦解了单于大都护府,并未影响漠北诸族对唐朝的臣属关系,直至693年(长寿二年)回纥等四部南迁,安北大都护府由漠北侨治漠南塞上,标志着漠北羁縻州府体制全盘瓦解,坚昆都督府才告罢置,可见黠戛斯臣属于唐长达45年(648-693)。

(三) 反抗后东突厥汗国政治霸权的斗争

突厥自公元6世纪以来就是漠北、西域政治霸主。由于唐朝国势一度中衰,679年漠南二十四羁縻州府与东突厥、薛延陀降部联合发起了反唐暴动,重建独立政权,史称后东突厥汗国。于是唐与安北大都护府治下漠北诸羁縻州府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包括黠戛斯在内的诸亲唐部落都成为东突厥攻掠的目标,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明确记载颉跌利施可汗阿史那骨咄禄重建汗国之后就兴兵西征,“左边(北方)Baz可汗及九姓铁勒是敌人,黠戛斯、骨力干、三十姓鞑靼、契丹、奚都是敌人。我父可汗(把这样多的)……他出征了四十七次,参加了三十次战斗,由于上天保佑,使有国家的失去了国家,使

^①吉谢列夫:《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132页。

有可汗的失去了可汗，征服了敌人；使有膝的屈膝，使有头的叩头”。碑文中的 Baz 可汗据我考证应即对唐朝称瀚海都督，对九姓称可汗的回纥酋长比粟(663~693)在位^①。此人乃戡平回纥篡位者比粟毒之后受唐册立的，毕生效忠于唐，曾助唐会剿阿史那伏念及藏匿总材山的阿史那骨咄禄所率叛乱余党。后东突厥汗国建立后，又率领安北大都护府治下的诸九姓部落继续进行反抗突厥的斗争，黠戛斯与 Baz 可汗之名并提，可知也是效忠于唐的。阿史那骨咄禄在位时期虽然击败了 Baz 可汗，迫回纥四部南迁入唐，却未能彻底击败黠戛斯，直至默啜可汗之世(692~716)才实现了这一伟业。依突厥儒尼碑文所记，默啜西征黠戛斯不止一次，其中第一次西征：“当我叔父为可汗时……后面(西面)一直征战到铁门(关)，并越过曲漫山，一直征战到黠戛斯人的地方去……为了不让我们祖先统治的水土没有主人，于是组织了 Az(乌斯)部众，他原是虎匍，我们在这里赐予其可汗称号，并把妹公主嫁给了他。他们自己做错了事，其可汗死了，其部众交给了(他们)。”^②此次出征未系明确时间，只能从内容判断，文中提及一突骑施可汗死去，这一突骑施可汗必定是指乌质勒，死于神龙二年(706)，突厥嫁女，虎匍被册，似都是发生于此年或者次岁。联系 708 年(景龙二年)三月，“时默啜悉众击突骑施，(张)仁愿请乘虚夺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③事件，默啜西征黠戛斯，“整顿”其政治秩序，应即发生于此年。以故张仁愿于漠南抢筑三受降城的冒险计划得以成功。

黠戛斯孤力抗击突厥的失败，使其目光再次投视唐朝，

^①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②《毗伽可汗碑》东面，17~21 行。

^③《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二年。

吉谢列夫指出：由于东突厥的复兴，黠戛斯与唐朝间的交往受阻，“在米努辛斯基盆地出土的中国钱币中，既没有 7 世纪下半叶的钱币，也没有 8 世纪上半叶的钱币，当时突厥不但兴盛起来，而且还同黠戛斯展开了斗争。诚然，据中国史家记载，黠戛斯的使节正是在这一时期曾数次入朝，但这些都是外交使团，目的在于协调与共同的敌人——突厥进行斗争，没有贸易的意义”^①。中宗时期黠戛斯使者入唐就具有这种共抗后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结盟性质。史载：“景龙二年(708)十一月，坚昆并遣使来朝。”^②又载：“景龙二年十二月丙申(初八，708)宴坚昆使于两仪殿。”^③此使在唐朝受到隆礼相待，“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我同宗，非他藩比。’属以酒，使者顿首。”^④应即两国结盟共反突厥的征兆。此时中宗正图谋北伐默啜，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五日正式颁发《北伐制》，以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全权主持，兵分三路，其中黠戛斯、突骑施都隶西路军主将北庭都护吕休璟麾下，名之为金山道行军。勒令“坚昆在右，犄角而东”^⑤，与北庭汉军、突骑施军，“共为表里”、“问不虞，诛首恶”^⑥，约会师默啜牙帐。这一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曾经引起突厥君臣的震惊，但时至六月，中宗中道崩殂，睿宗立，政策大变，北伐计划流产。默啜可汗乃施放和亲烟幕，迷惑和稳住唐朝，发师全力西征。710年(景云元年)冬又出师奇袭黠戛斯。据《阙特勤碑》记载，是役突厥骑兵“从和矛一样深的雪中开道，越过曲漫山，我们袭击黠戛斯

①《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页 132。

②《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

③《册府元龟》卷外臣部，褒异一。

④《新唐书》卷 217，黠戛斯传。

⑤《文苑英华》卷 45，景云四年五月十五日《命吕休璟等北伐制》。

⑥《文苑英华》卷 45，景云四年五月十五日《命吕休璟等北伐制》。

人于梦中，我们与其可汗战于 suaga 山……我们杀死了黠戛斯可汗，取得了他的国家”。这是默啜可汗在位时期对黠戛斯的第二次征服。这位被杀的黠戛斯可汗本来是一位大有作为的雄主，708 年继位后就联合唐朝，志在雪耻，但唐朝的宫廷政变毁弃了两国间的盟约，壮志未酬而死，其名讳亦失载于史。

716 年(开元四年)正月初二(1 月 30 日)唐玄宗颁发《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①，决定分兵三路，再次大举北伐，首先响应的即为剑水流域的乌斯，亦即组成黠戛斯部落联盟的三大主部之一。突厥儒尼碑文《阙特勤碑》记载：“(当时)阙特勤三十一岁，他骑英雄 xalqi 的白马冲击，他俘获了乌斯(Az)的颀利发，乌斯部众在那里被消灭。”至四月三日(4 月 29 日)唐朝北伐大军出师，终于合击漠北，“斩突厥默啜首，献于阙下”^②，后东突厥汗国一度濒于危亡。后来虽然由于唐军过早班师而重建社稷，但毕竟突厥的武功盛世已经沉陨。从这个意义上看，黠戛斯的起兵对于埋葬默啜可汗的暴虐政权和催化后东突厥汗国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四) 回纥的争斗与昙花一现的大黠戛斯汗国

744 年(唐天宝三载)后东突厥灭亡以后，回纥汗国(回鹘汗国)代之而兴，君临漠北。黠戛斯一直是遏制其西向发展的

①《唐大诏令集》卷 130，《命薛讷等与九姓共伐默啜制》。

②《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诗注。

主要力量,并最终取代回纥,创建了主宰漠北的大黠戛斯汗国,恢复和重建了同唐朝的传统关系。这是黠戛斯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可惜不过是昙花一现。

1.回纥汗国时期(744~840)黠戛斯的反抗斗争

回纥汗国的创业主骨力裴罗的主要功业是结束了后东突厥汗国在漠北的长期统治,击败和驱逐了葛逻禄,称汗建国。真正将回纥汗国推向武功盛世的乃其第二代君王葛勒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他于大败葛逻禄之后西向拓宇,开始与黠戛斯发生了激烈冲突。对此《磨延啜碑》中保存着大量记录。据碑文载,第一次交锋发生于750年(天宝九载,虎年)回纥先击黠戛斯的成员之一乌斯:“在虎年,我出兵打cik人,二月十四日我作战于剑河。那年……内属了,我在那里建造了白色宫殿。”751年(天宝十载,兔年)又击败了黠戛斯的反攻。由于《磨延啜碑》文多残缺,行文也不像突厥碑文那样明晰,事件始末未免有些模糊不清,但仍大略可知是岁以葛逻禄为首的九姓诸部远道遣使黠戛斯,劝说:“你们出征吧,你们也让cik出征吧!”共攻回纥。黠戛斯许诺,约以林中会合,“初九(日),我出征了……经都督泉,我往cik那里派去了千人。‘你们注意。’我说。黠戛斯可汗在曲漫(山)里边,在其牙帐那里,他差快探到其同盟者处。”然而这位探子被回纥所俘,磨延啜于是渡剑河而西,击败了黠戛斯,又渡过额尔齐斯河,于十一月十八日击败了葛逻禄。又记:“我从那里返回时,我的一千人把cik部众赶来了……我给cik部众派了都督,(同时)在那里派了始波罗达干。”从而初步扩张势力于剑河流域。此役回纥虽胜,但受创最深者仍为黠戛斯的外围部落cik,即乌斯。真正击败黠戛斯主力乃是葛勒可汗后期的事。

758年(乾元元年)葛勒可汗在派偏师南下,助唐平叛,收复两京的同时,亲统回纥主力西征。对此,《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记云:“九月甲申,回纥大首领盖将军等谢(宁国)公主下降,兼奏破坚昆五万人。宴于紫宸殿,赐物有差。”《旧唐书》卷195,回纥传所记悉同,《新唐书》卷217亦记:“乾元中,(黠戛斯)为回纥所败,自是不能通中国。”

但是,黠戛斯并未就此屈服于回纥,当葛勒、牟羽二可汗的武功盛世消退之后,又再度起而与回纥一争雄长。史载779年(唐大历十四年)顿莫贺达干弑牟羽可汗自立,是为顿莫贺可汗。此汗即位之初,唐德宗正谋改而推行结吐蕃、绝回纥的新政策,振武军发生了屠杀回纥商团的血案,此汗却坚持对唐奉行“以水洗血”的和解政策,终于同唐朝重续旧好。这并非是由于超政治的“善良动机”,而是与黠戛斯、吐蕃的严重威胁直接相关。早在765年(永泰元年)的灵台之战中回纥已与吐蕃结怨,自此兵革连年未解,黠戛斯乘势与吐蕃相结,共反回纥,顿莫贺为摆脱这一困境,对唐转倨为恭,全力结好,以全力西征。其统兵将领即为其次相跌跌骨咄禄,亦即后世的怀信可汗。对此,《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中有明确记述:“前合毗伽可汗当龙潜之时……可汗宰衡之时……为国经营,筭莫能及,初,北方坚昆之国,控弦卅余万,彼河汗自幼英雄智勇,神武威力一发便中,坚昆可汗应弦殒落,牛马谷量,仗械山积,国业荡尽,地无居人。”^①此碑依我国学术界的传统说法,似乎是保义可汗的记功碑,然据近年来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文中的可汗非专指一人,其中前引龙潜之合毗伽可汗明显指在藩的怀信可汗,亦即顿

^①据《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录文,参稽中央民族学院拓片补阙。

莫贺可汗擢居“宰衡之位”的次相跌跌骨咄禄，正因为此人领导了这场大破黠戛斯的辉煌战役，后来才得以取代曾经权重一时的大相颉于迦斯，入继大统，成为可汗，并结束了回鹘药罗葛汗朝，开创了回鹘跌跌氏汗朝。此役发生的具体时间，虽然碑文中没有明确记载，但结合前叙顿莫贺可汗推行“以水洗血”政策的时代背景，应与之相当。更确切地说，回纥大破黠戛斯之役应即发生于780年(建中元年)。

2. 回纥汗国的覆亡与黠戛斯等五族人主漠北，创建大黠戛斯汗国，并同唐朝重建关系

回纥汗国作游牧奴隶制政权，其兴亡同武功的盛衰休戚相关。回纥在同吐蕃、葛逻禄、黠戛斯的长期斗争中势力渐衰，不得已先与吐蕃、葛逻禄议和，而黠戛斯则始终不肯罢兵，必欲灭之而后快。《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五年(840)记云：“回鹘即衰，阿热始自称可汗。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连兵二十年，数为黠戛斯所败，回鹘遣使议和，晋回鹘曰：‘汝运尽矣。我必取汝金帐。’金帐者，回鹘可汗所居帐也。”自840(开成五年)上溯20年，乃是820年(元和十五年)，正句主录可汗(崇德可汗)在位时期，其时同吐蕃止戈，而同黠戛斯大战方兴。至曷萨可汗之世，回纥的军事劣势似已无法挽回，及彰信可汗胡特勤继立，国势益颓，内部矛盾日益激化。839年(开成四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逢的天灾，“回鹘大饥，族帐离散”^①，内乱全面爆发，“及屈罗勿杀彰信，立匭馱，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十万骑攻回鹘，大破之，杀匭馱及掘罗勿，焚其牙帐荡尽，回鹘诸部逃散”^②。只剩下乌希特勤为首的一支仍在漠

①《资治通鉴》卷246，开成四年。

②《资治通鉴》卷246，开成五年。

北苦撑，建号乌介可汗，继续进行复国斗争，但也勉强支持到次年也弃国南迁了。黠戛斯攻灭回鹘并非独力所为，而是广泛联合了原回鹘汗国治下的东、西方属部。对此，密切关注大漠南北形势的唐朝早有侦知，当年报导：“今又知坚昆等五族，深入凌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他所。”^①这里提到的坚昆五族，应指黠戛斯、鞑靼、契丹、奚、室韦。841年（会昌元年）二月乌介可汗也统率所领回鹘十三部“南保错子山”^②，这意味着此年黠戛斯为首的五族联盟已基本上控制了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至842年（会昌二年）十二月“黠戛斯遣将军踏布合祖等至天德军，言‘先遣都吕施合等奉太和公主归之大国，至今无音问，不知得之，或为奸人所隔，今出兵求索，上天入地，期于必得，’又言‘将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故国，兼已得安西、北庭，鞑靼五部落’”^③，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说明是岁黠戛斯不仅已略定漠北，徙牙回鹘故都，而且已拓境西域。虽然不少学者对黠戛斯攻取安西、北庭一事仍保持怀疑，但至少说明志在攻取二地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又遣兵挺进漠南，并已初步打开了入唐通道。踏布合祖等奉使天德军就是这一宏大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兆示着以黠戛斯为首的五部联盟至842年已正式转化为君临漠北的大黠戛斯汗国了。

黠戛斯的强大及其近逼塞上，迫使唐朝重新调整对南迁回鹘的政策。武宗复信答应与黠戛斯结盟，许以明春发师，与之南北夹击乌介可汗。843年（会昌三年）唐将石雄自振武军凿垣夜出，奇袭乌介可汗大帐，迎太和公主归唐。二月，黠戛

①《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卷5，《赐回鹘温斯特勤等诏书》。

②《资治通鉴》卷246，会昌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二年。

斯使者注吾合索又至，命：“太仆卿赵蕃劳之……上欲令赵蕃就黠戛斯求安西、北庭。”廷议中遭到宰相李德裕的坚决反对。他指出：“安西去京师七千余里，北庭五千余里，借使得之，当复置都护，以唐兵万人戍之，不知此兵从何处追发，馈运从何道得通。此乃以实费以易虚名，非计也。”^①这一建议是符合当时唐朝的国力的，为武宗所采纳。黠戛斯又求册命，唐朝初颇迟疑，李德裕又上言：“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力主“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②，也为武宗采纳。《李卫公会昌一品集》补遗中收为武宗起草的《与黠戛斯王书》当为此月所发。书中先是解释唐朝之所以当初收容乌介残部的原因，继又陈唐如约出兵，驱逐南迁回鹘于唐境之外，旨在全力结好黠戛斯，并促其早日全歼回鹘残部，“犹恐奔窜，尚有余奸，又虑侵彼封疆，将复仇怨，国王亦须严加备……尽其根本，无貽后患”。是岁三月，唐朝正式委任“太仆卿赵蕃为安抚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赐黠戛斯可汗书》决定前往册立”。此书收录于《会昌一品集》中卷6中，用意是尽量将黠戛斯的注意力引向回鹘，促其交兵，以缓解这一强族南逼塞上的巨大压力，并力申两国睦邻保境的愿望。“与可汗便为邻国，各保旧疆，继好息人，事同一体，从此边陲罢警，弓矢载橐”。可见唐朝出兵驱逐回鹘，主要是担心开罪黠戛斯，而对这一强族的南下，始终是忧心忡忡的。

843年六月黠戛斯又“遣军将温忸合入贡”^③。大约是催唐早行册命，但唐朝以黠戛斯与回鹘的交争仍未最后定局，仍

①《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三年。

②《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三年。

③《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三年。

持审慎立场,要求其速平回鹘及其盟友黑车子,“乃遣使行册命”^①。844年(会昌四年)三月,黠戛斯又遣其将军帝德伊难如奉使至唐,带来了白马两匹及国书^②书中主要内容为“温件合将军归国后,汉使不来”^③。催促唐朝早行册命,再次剖陈两国间“金石路隔绝,盖为山川悠悠”,未得“封疆接通,非是两国之情犹有阻隔”,“蕃汉文字传译不同,只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旨在加固盟约,“欲除两楹间恶刺”。所谓“恶刺”当然指的是败亡回鹘,意在请唐朝发军北上,助其征讨庇护回鹘的黑车子。黠戛斯原来的根据地剑河流域距唐遥远,而此岁三遣使入唐,使者每一往返不过数月期,说明黠戛斯不但早已移牙漠北,而且确已稳定了那一地区的统治,故李德裕代武宗起草的复书中答应马上遣使册立。“帝德伊斯难珠,朕已于三殿面对,兼赐宴乐,并依来奏,更不滞留,朕续遣重臣,便由册命。故先达此旨,使彼国明知册命之礼,并依回鹘故事”。此时唐朝虽衰,在四夷中仍拥有强大的政治威望,册封可汗加强和确立黠戛斯在五部联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并许诺出兵邀击回鹘:“缘黑车子犹去汉界一千余里,在沙漠之中,从前汉兵,未尝到彼。比闻回鹘深意,尝欲投窜安西。待至今秋,朕当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缘边四镇,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讨之时,回鹘必当潜遁,各令邀击,便可枭擒,此是军期,须如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关于帝德伊难珠通唐及前引复书的具体时间,依《册府元龟》卷980记为会昌三年(843)九月,与文中“春暖”节序不合,《资治通鉴》则列于会昌

①《资治通鉴》卷246,会昌三年。

②《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系此为会昌三年八月,依《资治通鉴》则乃会昌四年三月事。

③《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四年三月,较为可信。845(会昌五年)唐朝正式遣使册封,“夏四月,壬寅,以陕虢观察使李栻为册黠戛斯可汗使”^①,“五月……诏册黠戛斯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制曰:敕。我国家光宅四海,君临八荒,声教所覃,册命咸被。况乎族称宗姓,地接封疆,爰申寻立之恩,用广怀来之道。有如常典,得不敬承。黠戛斯国生穷阴之乡,禀玄朔之气,少卿之后,胄裔且异于蕃夷,大汉之中,英杰自雄于种落。日者,居于绝徼,隔以强邻,空驰向化之心,莫通事之大礼,旋能奋其武勇,清彼朔陲,万里归诚,重译而至。时既于无外,的必在于固存,是用特降徽章,载明深恩,加其美号,赐以丹书。貽厥后昆,遂荒有北,举兹盛典,彰示远戎,咸服宠光,永孚恩化。可册为宗英雄武明诚可汗,命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李栻持节充册立使,仍令有司拜日备礼册命”^②。唐朝册立黠戛斯可汗意味着承认其主宰漠北,且根据册书内容,还是把他当做李氏宗亲对待的。然而唐使李栻虽奉诏,实未出使,册书并未正式到达漠北,而且此后亦未再遣使册立。这是因为黠戛斯等五部联盟不久出现了破裂迹象,黠戛斯的漠北霸主地位也随之动摇了。

3. 考察黠戛斯漠北霸权的终结

新建立的大黠戛斯汗国实质上仍是以黠戛斯为首的五部政治联盟,这一汗国建立不久,黠戛斯就曾通使唐朝,约其共攻安西、北庭,反映了其西域经略的动向,然而似乎未取得成功。以扈勒特勤为首的西迁回鹘洗投倚吐蕃,后吐蕃内乱,乘势在安西、北庭一带站稳了脚跟,并与漠北乌介可汗部相互呼应,给黠戛斯巩固其漠北统治造成了严重困难,迫其

①《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

②《唐大诏令集》卷128,会昌五年五月《黠戛斯为可汗制》。

不得不收缩兵力，全力剿讨乌介可汗部，乌介可汗复国无望后，也打算率众西迁，与厝勒特勤部合流。然846年（会昌六年）行至金山，被杀，“七月……回鹘乌介可汗稍稍降散，及冻馁死，所余不及三千人，国相隐噉杀乌介于金山，立其弟特勒（勤）遏捻为可汗”^①。遏捻继位转而东投于奚。奚本隶于黠戛斯为首的五部联盟，这一行动兆示着此五部联盟已开始破裂。黠戛斯因约唐军共击奚，破之，遏捻可汗败亡不知所之。848年（大中二年）“遏捻可汗衰，残众五千，仰食于奚大酋硕舍朗。大中初，（张）仲武讨奚，破之，回鹘寝耗灭，所存名王贵臣五百余，转依室韦，仲武谕令羈致可汗等，遏捻惧，挟妻葛禄、子特勒（勤）毒斯驰九骑西走，部人皆恸哭”^②。室韦亦本五部联盟的成员之一，至此也与黠戛斯反目成仇。“黠戛斯怒，与其相阿播将兵七万击室韦，悉收回鹘还碛北。遗帐伏山林间，狙盗诸蕃自给，稍归厝勒特勤”^③。《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大中二年（848）正月。

大黠戛斯汗国存在的政治基石本为五部联盟，其中奚、契丹、室韦等都属与黠戛斯语言、文化迥然不同的东方部落，鞑靼属北方部落，惟黠戛斯一族属西域部落，可见这一联盟原本就是非常松懈的，其破裂也是必然的，由之导致黠戛斯漠北霸权的终结。至863年（咸通四年）黠戛斯最后一次向唐遣使，其请求为唐断然拒绝即为其国势大衰的指征。“秋，八月……黠戛斯遣其臣合依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④。这时，契丹日益

①《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六年。

②《资治通鉴》卷250，大中二年。

③《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下。

④《资治通鉴》卷506，咸通四年。

崛起，黠戛斯为之所败，漠北鞑靼独立自雄，五部联盟早已不复存在。北回鹘汗国的复国斗争虽已失败，但西迁回鹘却在庞勒特勤的领导下在西域崭露头角。因而唐朝转谋与回鹘重续旧好，开始抛弃黠戛斯。至857年(大中十一年)唐朝正式发使册拜安西回鹘首领为怀建可汗，从而兆示着黠戛斯彻底退出了漠北，大黠戛斯汗国盛世的辉煌确如昙花一现，很快陨灭在黑暗的夜空了。

据此推断，黠戛斯主宰漠北大约只存在了16年(841~857)。

八 阿史那伽利支官符考释

库尔勒文管所保存着一个铜质官符，上书“右玉铃卫将军外置阿史那伽利支”十五字，楷书，阴刻，文字清晰可辨，其中“那”即那的异写，联系其出土地点及其伴生文物，无疑属于武周时期官符。但是这位活跃于古焉耆国境，官居右玉铃卫将军高位的阿史那伽利支，遍查史书，却不见其名。只能从官符中所留“右玉铃卫将军”官号与“伽利支”名号中寻求合理的答案。

武周王朝继承李唐遗制，玉铃卫与金吾卫并举，属于同一级军事建置。仅低于二品阶的左、右骁卫大将军，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左、右屯卫大将军，左、右武卫大将军，属正三品，与安西都护、金山都护、北庭都护同级。而高于相当于职事官子总管、军大使、镇守军使的左、右威卫将军、中郎将等。其中已知之金吾卫将军大多汉将：如征契丹之大将张玄遇领右金吾卫将军，西州都督唐休璟领左武卫、右金吾二卫将军，曾任金山都护、现职安西都护的田扬名领左金吾卫将军，复据《全唐文》卷309所收孙逖：《授盖嘉运金吾将军北庭都护制》。北庭都护盖嘉运与突骑施苦战三年，自右威卫将军晋升左金吾卫将军，皆为其例。玉铃卫将军则率多非汉族而又出身高贵的蕃将，其中主要是西突厥汗裔、东蕃、吐蕃或西域大国的王裔。其中可考者契丹王裔契丹将李楷固（其中李乃唐朝所赐姓）领左玉铃卫将军；吐蕃大相噶尔家族后裔论弓仁

领左玉钤卫将军、朔方军前锋游奕使；万岁通天元年，九月拜康国王笃婆钵提为左玉钤卫将军。至于西域蕃将能领玉钤卫将军高位者只有西突厥汗裔，其他小国都不具备资格。兹引录史料如下：

西姓自是益衰，其后二部人日离散，遂擢弥射子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①。

武太后临朝，以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弥射子左豹韬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②。

则天临朝，十姓无主数年，部落多散失。垂拱初，遂擢授弥射子左豹韬翊府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③。

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即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④。

其子斛瑟罗，本蕃为步利设，垂拱初，授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⑤。

步真子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⑥。

①《新唐书》卷215下，列传140下，西突厥，下。

②《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③《旧唐书》卷194下，列传，144下，突厥，下。

④《册府元龟》卷203，4633~4635页。

⑤《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⑥《旧唐书》卷194下，列传，144下，突厥，下。

则天垂拱二年，九月，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爵继往绝可汗^①。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铃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②。

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继往绝可汗之子斛瑟罗为右玉铃卫将军，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③。

按康国即飒秣健国(中亚大国撒马尔罕)亦仅左玉铃卫将军，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两可汗与昆陵、濠池二都护也只是左、右玉铃卫将军。可见这一官位对于西域蕃邦首领来说，已是最高位置，除非建有奇功茂勋者，都不能获此殊荣。凡授此官符者绝非无名小辈，在历史的长河中必定留下了他们的特殊贡献。

据此可知，这一官符不可能授予焉耆王或其王裔。我们最初曾有此设想，因为焉耆王中存在一个名为龙·婆伽利的国王。是否此人有可能成为这一官符的授予者呢？不可能。因为：此人乃前王龙·突骑支之弟，或薛婆阿那支的从父弟，一说即粟婆准。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军西征，阿史那社尔自北道俯扣焉耆，西突厥所立之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弃城奔龟兹，为追及，立婆伽利为龟兹都督，主国政，而政令不达。高宗立，复遣河黎布失毕返国主政，婆伽利之龟兹都督遂废。由此可见，此人绝不可能是这一官符的授予者。一是时间不对，贞观与武周时间相差悬殊；二是语言不对。唐代焉耆语属吐火罗语，隶印欧语系，与作为突厥语的伽那支迥异；三是突厥旧

①《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11341页。

②《资治通鉴》卷203，6441页。

③《资治通鉴》卷203，6441页。

制,阿史那氏乃突厥王族,自视为蓝突厥正宗,绝不肯授予此符予他族、他姓。其时属于西突厥治下的大国尚多,焉耆小国,其国王历代龙姓,虽授予叶护、设等头衔(如拙作《大唐焉耆州叶和墓志》),然其邦君至多成为突厥外戚,绝不可能赐姓阿史那氏,这是与唐朝大不相同的;四是历代焉耆王皆领焉耆都督官衔,既隶属于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又隶属于正三品的安西都护,其官阶低于西突厥两厢可汗所领之昆陵都护与濛池都护,而此二西突厥都护皆领玉铃卫将军,作为低于其位的焉耆王不可能授此官号。

由此可见,这位官拜左玉铃卫将军的阿史那伽那支显然是一位降唐西突厥高级将领。按“阿史那”乃突厥可汗家族姓氏,已知领玉铃卫将军官号的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等都是出身于这一可汗家族,并皆属可汗正裔,其后可汗正裔尚有阿史那元庆之子阿史那献、阿史那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以及怀道之子阿史那昕(史昕)和阿史那献之子阿史那震(史震),但时间都已较晚,与这一武周时期的官符不合。此外只有一位阿史那氏出身的唐朝名将,他就是阿史那忠节。此人所率部曲就活动于焉耆至伊丽水域,曾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助王孝杰收复焉耆、龟兹等四镇,被宰相宗楚客誉为“作捍玉关,为国干城”^①。惟有此人,有资格授予玉铃卫将军的官号。但此人却并不名为阿史那伽利支,而是另有其名。

问题的症结和关键出在“伽利支”之名的含义上。

伽利支既与阿史那连用,显然是突厥语,按“伽”,古汉语属见(g)、匣(ɣ)二纽,如取匣纽读音,“伽利支”的复原读音应为ɣalitʃ,在突厥语中意为帮手、助手,副将。而阿史那忠节并

^①《资治通鉴》卷209。

非突厥名，其中的“忠节”二字，显然是此人助唐光复安西四镇之后，或稍前朝廷所赐名。类似例子并非鲜见，如突骑施娑葛降唐后赐名突骑施守忠，突骑施遮弩赐名突骑施守节，此外还有阿史那忠等，这些汉名皆非其原名，有的原名由于失载于正史而为世遗忘，皆以汉名取代其突厥本名。以此度之，这位阿史那忠节起初必另有其突厥本名。这就使我们产生一种新的思路，是否阿史那伽利支与阿史那忠节本是一人呢？前者乃出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之前的突厥旧名，后者则是唐朝所赐新名。联系有关阿史那忠节的有关史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阿史那忠节，又名阙啜忠节，而阙啜乃西突厥爵号，胡禄屋酋长世袭此爵，胡禄屋，即突厥语

阿史那忠节辅佐阿史那斛瑟罗主政碎叶约五年（垂拱二年至天授二年，686~691）。本来，金牙道行军收复四镇之后，至次年（垂拱三年，687）吐蕃的腹心地区——大蕃发生了首

次叛乱，韦待价倡议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对吐蕃发动全面反击，并请纓挂帅出征。武周虽批准了这一军事行动，却拖延时间过长，直至永昌元年（689）才出师，结果兵败寅识迦河，西域形势全盘逆转，四镇中三镇复失。独阿史那斛瑟罗所守碎叶尚存，但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是因为这时复兴后的东突厥势力乘虚也卷入西域争夺，由其可汗阿史那骨咄禄、国相阿史德元珍亲自统率大军入侵天山北麓地区，兵逼碎叶，阿史那斛瑟罗又艰难地支撑了两年，至天授二年（691，一说天授元年，690）弃碎叶，率其部曲六七万帐，东奔返唐，而阿史那忠节部却仍留西域继续进行抗击吐蕃的斗争。但这时，自伊丽水至碎叶川一带已兴起了一支新的强大势力，这就是乌质勒、娑葛父子领导的突骑施部。阿史忠节部与之不谐，只好率部南迁至焉耆附近，即今库尔勒地区。这就是这一官符之所以出土于这一地区的原因所在。

但是，到了长寿年间，武周又向吐蕃发动了新一轮攻势，破格起用没蕃猛士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再次光复安西四镇。在这次行军中，出任副总管者有二人，一是原西州都督唐休璟，另一位就是阿史那忠节，但其所领官衔已非右玉铃卫将军，而是左武威大将军了。史载：

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①。

长寿元年，为武威军总管，与左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率众以讨吐蕃，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而还^②。

①《旧唐书》卷198，焉耆传。

②《旧唐书》卷93，王孝杰传。

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长寿元年与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①。

参考前引《全唐文》所收盖嘉运自左威卫将军晋升玉钤卫将军的事例，阿史那忠节自玉钤卫将军晋升左武威大将军，必定同所建奇功茂勋有关。似乎武威道行军开始的时候，阿史那忠节的官衔大约仍是右玉钤卫将军，因为此次行军主帅王孝杰的官衔也只是“将军”而非“大将军”，而且与之并列，并为武威道行军副总管的唐休璟所领之官衔也同样是玉钤卫将军，其晋升为大将军应是光复安西四镇之后事，史书所记官衔应属追溯。可见官符中所记之阿史那伽利支，应即阿史那忠节的原名，此人受唐朝赐名也应是光复四镇之后事，与授予左武威大将军同时。

关于阿史那忠节的此后主要事迹如下：随着安西四镇的光复，阿史那斛瑟罗再次还封碎叶，而与突骑施乌质勒很快发生了冲突，阿史那忠节坚决站在其旧主的一边。长安三年（703）双方兵戈相向，斛瑟罗大败，不久召入朝。阿史那忠节就成为乌质勒下一轮进击的目标，被迫移牧于焉耆一带。及中宗废周兴唐，曾于神龙二年派遣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北庭都护解琬两位大员亲赴乌质勒牙帐谈判，其内容虽失载于史，但大略似与碎叶城的归属以及对阿史那忠节部的处置有关。以故乌质勒死后，娑葛代为突骑施主，立即表奏唐朝，请除阿史那忠节。为此，唐朝大臣、边将分裂为两派。因为无论突骑施·乌质勒、娑葛父子，还是阿史那忠节都曾对唐有功。其中乌质勒有击杀东突厥宰臣阿史德元珍，由其手中夺回碎叶之功；而阿史那忠节则有助王孝杰光复焉耆、于阗、龟兹、

^①《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十一。4243页。

疏勒之功。宰相宗楚客力主保忠节，伐娑葛，安西大都护郭元振则从承认现实形势出发，认为异姓突厥的兴起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主张召阿史那忠节入朝。起初宗楚客用事，一度罢免了郭元振，另以力保忠节的原碎叶镇守使周以悌代为安西大都护，另以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率甘凉以西兵渡碛西征，并派出侍御史冯嘉宾持节安抚阿史那忠节，吕守素处置四镇事务。而冯嘉宾“至其境，阴与忠节筹其事，并自致书以申意。在路为娑葛兵所获，遂斩嘉宾……遣使上表以索楚客头”^①。吕守素亦死，牛师奖与战火烧城，也大败。按火烧与和硕同音，疑为一地。“阙啜在计舒河口，候见嘉宾，娑葛兵掩至，生擒阙啜，杀嘉宾等”^②。计舒河口，疑即今孔雀河或开都河口，娑葛进击，阿史那忠节兵败被杀，时为景龙二年，即709年事。此后，唐中宗改纳郭元振议，承认和册封了娑葛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突骑施·娑葛的改名令我们更加坚定了阿史那忠节应即阿史那伽那支改名的论断。

①《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②《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4356~4357页。

中 编

内陆腹地巨变

一 论河中、乌浒水诸国并入唐朝版图

在我国古代的地理概念中，葱岭是中分西域的重要界碑，以西称岭外地区，亦即广义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以东称岭内地区，乃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稳定辖区，亦即狭义西域的确切外延。河中、乌浒水（阿姆河）流域诸国都属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内陆，原来虽然同我国存在着悠远的政治、经济联系，却同我国分疆异域。进入唐朝显庆、龙朔盛世，以上诸国纷纷归附，主动将自身领土并入唐朝版图，列置为唐朝的羁縻州府。这一变化来得非常突然，反映了7世纪中叶中亚形势的历史巨变，并同大食的兴起及其对唐的通使有关，值得深入研究。

（一）中亚形势的历史巨变与大食始遣使通唐

千年古国波斯与传统中亚霸主西突厥汗国的衰落与大食与唐朝的同时崛起，乃是贯穿于7世纪初至中叶亚洲历史的主要事件，由之引起中亚地区，尤其是岭外中亚，即内陆腹地的政治巨变。

波斯乃同我国存在着悠远历史联系的西亚文明古国。早在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已崛起于伊兰高原，建立了地跨亚、非二洲的强大帝国，史称阿赫明尼亚王朝。涌现出堪称世界征服者的居鲁士、冈比斯、大流士等历代名王，葱岭以西的广大中亚内陆，即我国所称的岭外地区都曾为其征服，列置为波斯帝国下属20郡中的第12、15、16、17诸郡。最早的世界性宗教——祆教也随之大盛，并广泛传布于这些地区。正是这个时期，我国已同波斯产生了初步的经济联系。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世纪我国丝绸已出现于西亚市场，波斯祆教辐射远及葱岭以东的我国于阗、疏勒等地区。这一王朝亡于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死后，希腊化的安息王国代兴，祆教一度衰落。至公元226年，即魏文帝黄初七年，波斯萨珊王朝推翻了被视为异族统治的安息王朝，重振波斯雄风，复兴祆教，长明不息的祆教寺院中的祭坛圣火一直燃烧了四百余年。极盛时代政治影响又及于中亚内陆与北非，西与东罗马争雄。萨珊王朝是我国丝绸输出的主要贸易伙伴，并同我国历代王朝存在着密切的政治往来。汉文史料中有关波斯的报导就是始于此一王朝。《魏书》卷102记载：“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自是每遣使贡献。”又有记载北魏神龟年间，波斯王居和多曾致书魏孝明帝，北魏亦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自是，历代遣使不断。“神龟”乃北魏孝明帝年号(518~520)，汉文史料中的居和多，亦即波斯史料中的喀瓦特(Kavadh)。可见6世纪初我国已同波斯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一关系至库萨和·阿努西尔在位时期，亦即西魏、北周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卡柯姆(Malcolm)《波斯史》记载，该王自中国使节那里接受了中国皇帝的厚礼，包括双目悉以红宝石嵌成的珍珠豹一只，金箱一个，内装金丝织成的群蕃

谒见波斯王的天青色绣锦袍一领，美人图一幅，皆光彩夺目，巧夺天工。《周书》卷 50 亦载：“魏废帝二年(553)，其王遣使献方物方物。”两相印勘，此遣使中国皇帝的波斯王正是库萨和·阿努西尔，其时波斯武功臻于极盛，西略地于北非，北与新兴的突厥结盟，灭哒哒而瓜分其地。其后，由于丝绸贸易的矛盾，反目成仇。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库萨和·帕尔维兹继位之后，史称库萨和二世。隋朝为了防治西突厥，曾与此王结盟，汉文史料记载：“炀帝遣云骑尉李昱通波斯，寻即随昱献方物。”^①入唐后，同西突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也继承了前朝这一遗策，西结波斯以治西突厥。这就是 7 世纪之前中亚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然至大食兴起之后，形势为之一变。

波斯至库萨和二世在位时期已呈衰微之相。西挫于东罗马，北败于突厥。隋大业四年(608)又因强征大食地方邦君希拉之女为妃，引起朱·卡尔之战，结果大败。穆罕默德指出：“这是阿拉伯人在波斯人面前扬眉吐气的第一天。”^②此即大食崛起的历史前兆。大食乃波斯语“Tajik”的音译，本是波斯萨珊王朝属国，“为波斯王放驼户”^③。唐朝之所以通用“大食”的译名，也是通过波斯为中介的。这一民族长期以来一直默默无闻，各为部落，互不统属，极为贫穷、落后。它的觉醒和统一固然同朱·卡尔之战之后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不无关联，更同穆罕默德的活动及其创立的伊斯兰教存在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唐人已闻其名，译之为摩诃末。据《旧唐书·大食传》记载：“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有摩诃末者，勇健多智，众

①《隋书》卷 83，西域传。

②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一卷，上册，243 页。

③慧超：《往五天竺行纪》。

立之为王，东西征战，开地千里。”囿于当时见闻，这一报导未全是。事实上穆罕默德在世时期只是在真主惟一的伊斯兰旗帜下，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创建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至于进一步实现西伐东罗马，东征波斯，高呼圣战，“开地千里”的事业，已非“穆圣”本人，而是继承其法脉道统的四大弟子，相继为教主，领哈利发名号，史称共和哈利发时期（贞观六年至龙朔元年，632~661）。史载波斯王库萨和二世死后，国内大乱，其继承人阵巴德二立在位仅一年而卒，军人沙贺·巴拉兹篡位自立，旋又为其部下所杀，于是朝中派系倾轧，岁无宁日，国无定主。这一形势恰好为新兴的大食所利用，开始掠地于其昔日的宗主国。

唐贞观七年（633），大食共和时代的首任哈利发巴克尔（632~634在位）始遣将赛义德兴兵入侵波斯，一路破竹，波斯宰相亲自主持艾尔·哈法尔决战，他命令士兵结阵对敌，而以锁链拴身，这样的军队自然不堪一击，战大败，史称锁链战役。大食军乃长驱直入，贞观九年（635）大食将哈立德攻克名城大马士革，迎哈利发徙而都之。与此同时，布韦布又传捷报，东征大军胜利地渡过幼发拉底河，引起波斯朝野惶惧，派系斗争暂时消沉，共同拥立库萨和二世之孙叶斯德苟德三世（Yesdegard III）为君，汉文史料译为伊俟侯（634~651年在位），此人受命于危难之际，宵旰沥血，殚精图治，紧急整顿国内秩序，结束了王室内部的长期争斗，肃饬军纪，但已只手难撑大厦之将倾。而继巴克尔而立的大食哈利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则乃才略更胜前任的雄主，贞观十年（636）遣将赛义德大举东征，波斯相鲁斯特木亲统国中精锐来拒。贞观十一年（637）双方战于幼发拉底河右岸嘎底西亚，而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久惯于风沙的大食军更增勇悍，而波斯军则士

气大沮，结果又大败，鲁斯卡木歿于阵，大食乘胜渡过底格里斯河，波斯王都泰西封插上了新月旗。次岁（638，贞观十二年）汉文史料中突然出现了下述记载：“贞观十二年（伊嗣侯）遣使者没似半朝贡，献活羴蛇，状类鼠，色正青，长九寸，能捕鼠。”^①按波斯距长安二万余里，非逾年不可至，则此使出发之日，正是泰西封危急之时。又此使万里远来，绝不可能只是为了贡献一只珍奇动物，很可能是为了求援。唐贞观十三年（639）二月，又出现了“波斯遣使朝贡”^②的记载，但此时唐之西界尚未逾伊州，这种外交努力不会产生任何结果。正是此年，大食再次大破波斯军于涅哈文德。贞观十八年（644）奥斯曼（644~661）继为哈利发，攻势更为猛烈，贞观二十一年（647）波斯第三次遣使赴唐求援，兆示着其大部分省区已经丧失，伊嗣侯退保木鹿，依凭“河北突厥”，即建国阿姆河北吐火罗的支持，勉力支撑残局。贞观二十二年（648）正月，波斯、吐火罗使者同时来唐“贺正”^③。此年，唐军胜利占领龟兹，重创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取得另一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的臣服，唐朝的国界已西移至葱岭，通向乌浒水域的大门已经敞开。可见大食的崛起及其东征大业的完成与唐朝的统一西域的历史进程大体同时，分别自亚洲的东、西两端共同向中亚地区靠拢。

至永徽二年（651），“河北突厥”援兵到达，即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遣兵出援，而伊嗣侯仍然摆出“王中之王”的架子，倨不为礼，犒军菲薄，引起突厥兵哗变，伊嗣侯携珍宝出逃，死于道中。同年，大食哈利发奥斯曼始遣使通唐，见于《旧

①《新唐书》卷 221，波斯传。

②《册府元龟》卷 970。

③《册府元龟》卷 970。

《唐书·大食传》：

永徽二年八月，大食始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0 亦记：

永徽二年，大食国始遣使朝贡。

恰于此时，大食哈利发奥斯曼遣使远道赴唐，其政治意义是明显的，虽然双方会谈的内容已失载于史，但联系当时西域形势，其来意无非是为了通知唐朝波斯已属自身势力，谋求唐朝不介入中亚事务。但同年阿史那贺鲁叛乱爆发，唐朝忙于镇压内部叛乱，无暇西顾，对于此次遣使未予回应。至永徽五年(654)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伊嗣侯之子俾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退，吐火罗兵立俾路斯为波斯王而还”^①。此即大食攻陷呼罗珊首府木鹿的指征，至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米国，皆破之”^②。阿拉伯史料也印证此年大食将爱弥儿渡乌浒水北进，攻入 Muymurgh，亦即我国史料中的米国。次岁，即永徽六年(655)又出现了大食主动通使的记载。对此，《旧唐书》卷 4 记为：

永徽六年六月，大食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0 则记曰：

永徽六年六月，大石国盐没念并遣使朝贡。

这里的大石，应即大食，亦即阿拉伯，但是没有任何唐朝派使回访的迹象。兆示着这两大帝国的外交走向完全相反，从而埋伏着两大帝国发生冲突的必然因子。

①《资治通鉴》卷 199，永徽五年。

②《册府元龟》卷 995。

(二) 岭外诸国的归唐与河中、 乌浒水羈糜州府的建立

永徽二年至龙朔元年(651~661)大食对波斯萨珊王朝残余势力的进攻进展不大,而唐朝则在同西突厥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此期间,唐朝先后对西突厥反唐首领阿史那贺鲁发动了三次攻势,而分别命名为弓月道行军、葱山道行军、伊丽道行军。

唐朝向西突厥发动的第一次攻势名为“弓月道行军”。主将有二,一是汉将梁建方,二是铁勒将领契苾何力。“诏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侯将军薛孤吴仁副之,发府兵三万,合回纥骑五万击之^①。”永徽二年,贺鲁破北庭,诏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领兵二万、取回纥五万骑,大破贺鲁,收复北庭^②。其中回纥骑兵就由其酋长——唐朝所册瀚海都督婆闰统领,其时北庭之名尚无,必为“庭州”的讹写。在收复庭州以后,庭州刺史骆弘义建议全力进攻叛首阿史那贺鲁,遣使招抚从叛的处月、处密、射脾诸部。梁建方一度采纳了这一意见,但所招抚的部落有限,其中派向处月的招慰使者单道惠还惨遭杀害^③。因而改而向处月、处密进攻,永徽三年(652)“朱邪孤注既杀果毅单道惠,乃据守中牢山,其山险绝,建方分兵,数道并进,鼓而登,四面攻之,贼众大溃,孤注携所亲夜

①《新唐书》卷215下,列传140下,西突厥,下。

②《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③“十二月,壬子,处月朱邪孤注杀招慰使单道惠,与突厥贺鲁相结。”《资治通鉴》卷199。

遁，建方使副总管高德逸轻骑追之，行五百余里，孤注据险拒战，于阵生擒，斩之，斩首九千余级，虜渠帅六十余人”^①。与梁建方破处月同时，契苾何力一军也大破处密部，“永徽二年，弓月、处密叛，以何力为弓月道行军大总管以平之，擒其渠帅，处密俟斤等以归”^②。以粮尽还师，这次西征只平定了处月（一作弓月）、处密二部，实际上对叛首阿史那贺鲁并无触动，故梁建方返朝后并未叙功。至次岁正式“永徽四年，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③。

唐朝发动的第二次西征名为“葱山道行军”，以开国元勋、资深宿将程知节为主将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关于这次行军，史书中有永徽四年、永徽六年、显庆元年等三种不同记载，其中四年（653）说见于两唐书西突厥传、回纥传、及《唐会要·西突厥》，而不见于两唐书《本纪》，未必正确。事实上此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乃割据西偏的乙毗射匮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又作达度设）与五弩失部请击贺鲁，破其牙帐，斩首一千余级”^④。遂建号为真珠叶护可汗，遣使通唐，唐朝似有意西结这支势力，对阿史那贺鲁实施东西夹击，但因粮秣、兵员、军需、运输等问题，一直推迟到永徽六年（656）才正式命将出师，是岁“五月，遣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舍利吒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⑤。又有记载“六年，五月，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以讨贺鲁”^⑥。同岁，

①《册府元龟》卷 986，外臣部，征讨五。

②《册府元龟》卷 358，将帅部，立功十一。

③《新唐书》卷 215 下，列传 140 下，西突厥，下。

④《旧唐书》卷 194 下，列传，144 下，突厥，下。

⑤《册府元龟》卷 986，外臣部，征讨五。

⑥《册府元龟》卷 119，帝王部，选将一。

“十一月……西突厥颉苾达度设数遣使请兵讨沙钵罗可汗，甲戌，遣丰州都督元礼臣册拜颉苾达度设为可汗。礼臣至碎叶城，沙钵罗发兵拒之，不得前，颉苾达度设部落多为沙钵罗所并，余众寡弱，不为诸姓所附，礼臣竟不册拜而归”^①。这表明，阿史那贺鲁已夺取了伊丽水西重镇碎叶城，真珠叶护可汗已为其所败，与之联兵共伐贺鲁的计划基本破产。但此年虽已命将，实未出师，至次岁“永徽七年（显庆元年，656）……春正月……甲子，御玄武门，饯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②。高宗亲自饯送，大军出发，并发漠北瀚海都督婆闰率回纥部参战，至“显庆元年八月，程知节与贺鲁所部歌逻禄及处月战于天山榆莫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获驼马牛羊万计，副将周智度攻其突骑、处木昆等于咽城，拔之，斩首三千级，虏获甚众。九月，程知节与贺鲁男啞运战，斩首数千级，进至尝筑城，俘其部落户口及货物钜积”^③。其副将苏定方“与其别部鼠尼失战于雁娑川，大破贼众，追奔二十里，斩首千余级，获马二千匹，死马及所弃甲伏（仗），绵亘山野，不可胜计”^④。而副大总管王文度认为：“‘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盖未决成败法耳，何急而为此事？自今正可结为方阵，辘重尽纳腹中，四面布队，人马被甲，贼来即战，自保万全，无为轻脱，致有伤损。’文度又矫称别奉旨，以知节恃勇轻敌，使文度为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终日跨马被甲结阵，繇是马多瘦死，士卒疲劳，无有斗志。”^⑤及师至怛筑城，本已归降，王文度又恣意劫掠，分其资财，引起胡人的不满，自是进军，所在坚壁不下，西征

①《资治通鉴》卷 200, 1293~1294 页。

②《旧唐书》卷 4, 高宗本纪。

③《册府元龟》卷 986, 外臣部, 征讨五。11576 页。

④《册府元龟》卷 456, 将帅部, 不和。5405 页。

⑤《册府元龟》卷 456, 将帅部, 不和。5405 页。

又未克全功。同岁(显庆元年,656)奥斯曼死,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继为哈利发,大食与唐的外交联系完全中断,遣将爱弥儿进犯河中,表明大食并不满足于占领波斯全境,志在征服整个中亚地区。

唐朝对西突厥决定性的一击乃其名为“伊丽道行军”的第三次西征,破格擢拔资望不深的苏定方为主将,并向全国发出了招募猛士的诏书,为西征军配备了新的军事骨干,兵出北道,承担主攻。与此相配合,还另遣了一支名为“流沙道行军”的招降大军,委任降唐西突厥首领前可汗阿史那弥射(即阿史那泥孰)与前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并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出南道,职在招降。还并发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率瀚海都督婆闰部下回纥精骑从征。“定方至金山之北,其俟斤嬾独禄率万余帐来降,定方发其千骑进至曳咄河之西,贺鲁率十姓兵马且十万众拒战,定方领回纥及汉兵万人迎击,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和定方令步兵据其原,攒矛肖外向,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乘胜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①。时逢“大雪,平地三尺,军中咸请停兵候晴,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前进,必当憩息,追之可及,缓以纵之,则渐远难追,省日兼功,在此举也。’于是勒兵凌雪,昼夜兼进,所经收其人众”^②，“又斩获数万”^③。“明日,总兵复进,贺鲁之众,五弩失毕部落相次来降,五咄陆部落闻贺鲁败,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所至蕃人皆相率归降曰:‘我旧主也。’定方至双河,与弥射、步真相会,两军合势”^④。会师双河后,“贺鲁先使步失达干鸠集散卒,据栅

①《册府元龟》卷 973,外臣部,助国讨伐。11433 页。

②《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4352 页。

③《唐会要》卷 94,西突厥。

④《册府元龟》卷 973,外臣部,助国讨伐。11433 页。

拒战，弥射、步真攻之，大溃，又与苏定方攻贺鲁于碎叶水，大破之”^①。“去贺鲁牙所居三百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所，时贺鲁集诸众欲猎，定方与弥射纵兵击之，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并获其鼓纛器械，贺鲁遂与咥运及其女夫闾（薛按：应为阙啜）等脱身走石国”^②。“贺鲁与咥运欲投鼠耨设，至石国之苏咄城，人马饥乏，城主伊涅达干诈将酒食出迎，贺鲁信其言入城，遂被拘执”^③。这时，萧嗣业已率婆闰等回纥兵及阿史那弥射子阿史那元爽部尾追至，“鼠耨设乃以贺鲁属之。贺鲁谓嗣业曰：‘我破亡虏也，先帝厚我，而我背之，今日之败，天怒我也。旧闻汉法，杀人皆于都市，至京杀我，请向昭陵，使得谢罪于先帝，是本愿也。’”^④。“定方于是悉兵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通道路，列置馆驿，埋瘞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括还之，于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⑤。于是延亘多年的西突厥叛乱至此戡定。与平定西突厥叛乱的同时，唐朝还另遣一军进军龟兹。主将杨胄，似同前次参与平定龟兹之战的昆丘道副大总管杨弘礼是同一个人，至“正月戊申（廿五日，658年3月4日）杨胄及龟兹羯猎颠战于泥师城，败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龟兹之乱也被荡平。显庆三年（658）唐军班师，奏捷长安：“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丙申，告于太社。”^⑥举国大庆。是岁，包括西突厥十姓、塔里木城邦诸国在内的天山南北广大地区都已正式纳入

①《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②《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11433页。

③《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④《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⑤《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⑥《册府元龟》卷12，帝王部，告功。135页。

唐朝版图。

正是此岁，尽管唐朝并未派遣一兵一卒进驻葱岭以西地区，河中、乌浒水诸国却纷纷主动遣使降唐，并将自身国土合并于唐朝，被列置为唐朝的岭外诸羁縻州府。其中河中粟特诸国及乌浒水流域的吐火罗的降唐置州府的时间都是显庆三年(658)，以康国置为康居都督府，以其王拂呼发为康居都督；以史国置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以安国置为安息州，其王昭武杀为安息州刺史；东安国置为木鹿州，其王昭武闭息为木鹿州刺史；石国置为大宛都督府，其王瞰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大宛州都督；以米国置为南谿州，其王昭武开拙为南谿州刺史；何国为贵霜州，其王昭武婆达地为刺史；余之东曹、西曹、东拔汗那、西拔汗那无不同于此年降唐，置为羁縻州府。乌浒水域率先降唐者乃其这一地区的盟主吐火罗，《新唐书·西域传》记云：“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授王阿史那都督。”参稽其他史料，显庆三年所册拜的首任月氏都督乃阿史那乌湿波。至龙朔元年(661)乌浒水流域其他诸国也踵之降唐，唐朝派遣专使王名远远赴阿缓城，置为乌浒水十六羁縻州府，立碑而返。其具体名单如下：

- (1)吐火罗(Tukhan)——置月氏都督府。
- (2)唃哒(Hephthalites)——置大汗都督府。
- (3)诃达罗支(Arejhanadj)——置条支都督府。
- (4)解苏(即愉漫,Schouman)——置天马都督府。
- (5)骨咄(Khotol)——置高附都督府。
- (6)罽宾(Kapica)——置修鲜都督府。
- (7)帆延(Pamyan)——置写凤都督府。
- (8)石汗那(Dogana)——置悦般州都督府(有些著作中把

Saghuiyan 译为石汗那,实误。)

(9)护时健(Djouzdjan)——置奇沙州都督府。

(10)怛没(Tirmidh)——置姑墨州都督府。

(11)乌那曷(Balkh)——置旅獒州都督府。

(12)多勒建(Talakan)——昆墟州都督府。

(13)俱蜜(Koumedh)——置至拔州都督府。

(14)护蜜多(Wakhan)——置乌飞州都督府。

(15)久越得建(Qawadhiyan)——置王庭州都督府。

(16)波斯(Parres)——置波斯州都督府。

何以唐朝未发一兵一卒,进军葱岭以西,岭外诸国却都主动来归呢?这显然同大食攻灭波斯之后,对上述诸国形成威胁有关。以上诸国的降唐,实乃请求得到唐朝的政治保护。具有以下复杂成因:

1. 岭外中亚诸国同我国存在着悠远的传统历史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汉西域都护府时期,丝绸之路的贸易尤为巩固这种联系的强纽带。史载安国“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慰其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①。反映了以商业立国的河中粟特诸城邦同丝绸之路贸易之间密切利害关系,这种巨大的向心力是大食初兴时所远远不能具备的。

2. 大食是一个政教合一制政权,所信奉的以真神惟一为教义的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严重威胁着袄教、佛教、摩尼教等中亚各族人民传统多元信仰的存在,而唐朝则奉行道并行而不悖的宗教宽容政策,对于拥有众多中亚信徒的佛教尤加保护,这是岭外中亚诸国共同亲唐而排斥大食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①《新唐书》卷221,安国传。

3. 大食初期的河外扩张具有赤裸裸的掠夺性。阿拉伯诗人艾卜·森马木指出：大食战士“抛弃了自己的故乡，不是为了寻找天堂，却是面包和椰枣，把你吸引到了远方”^①。大食将领哈立德公然以抢劫鼓舞士气：“你们看，这儿的土地多么肥美，路上淌得出油来……即使仅仅为了这一辈子的食用，我们为这些美好的田地和永远驱逐忧患贫困而作战，也是心甘情愿的。”^②大食所到之处，杀戮至为残酷，阿里斯战役之前哈立德曾在军中立誓：“假如胜利了，敌人的血应当成为一条红色的大河，来磨制军用的面粉。”^③大食进攻中亚地区时照旧承袭了这套进攻波斯时的老办法，引起中亚诸国的恐惧。而唐朝推行的羁縻政策，则名为大唐州、府，实则独立依旧，并不干预其内政，原来各国首领仍各拥其权，职位世袭，其民不收赋税，不隶户部，无所失而有所得，自然纷纷托庇于唐。

4. 高宗在位时期，国势全盛，而大食第四代共和哈利发、穆罕默德之婿阿里，虽然在伊斯兰宗教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在政治、军事建树上远逊于其前三任哈利发，共和哈利发制度也就结束于此人，而为伍麦叶王朝所取代。此人在位末期，内部的政治斗争显然削弱了其对外扩张的力量，客观上有利于唐朝政治影响的扩散。

中亚羁縻州府的创立不仅标志着唐朝中亚政治主权的全面确立，而且意味着唐朝对这一地区政治保护义务的全面确立。唐太宗曾经拒绝承担这一风险。史载贞观五年(631)康国使臣请臣于唐，回答是：“朕恶取虚名，害百姓。且康臣我，

① 《坚贞诗集》(Abu tamman, Dtwen al-Hamasah, 795 页)，转引自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169 页。

② 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1 卷，上册。

③ 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1 卷，上册。

缓急当同其忧。师行万里，宁朕志耶。”^①高宗既然甘冒开罪大食的风险，就必须全力守住乌浒水界河，才能保证中亚地区政治主权不受侵犯。因此，乌浒水流域的盟主吐火罗就成为唐朝全力结好的对象。其时“吐火罗叶护下管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颀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闾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吐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石匿国王、悒怛国王、护密国王、护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得健国王、勃特山主、各五万众”^②。合之吐火罗所统总兵力已达50万众。唐朝凭借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并借重于岭外地区火袄教徒的大力支持，进而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反抗大食的复国斗争。从而形成了以乌浒水为界的两大帝国的南北对峙，乌浒水以南、以西是大食呼罗珊总督府，乌浒水以北、以东是唐朝安西大都护府。

（三）白衣大食的河外扩张与 唐岭外羁縻州府的解体

白衣大食指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其创立者穆阿威叶一世于完成了对波斯全境的占领以后，开始推行河外扩张政策，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对唐朝在岭外主权的挑战。初世指穆阿威叶一世（661~680，龙朔元年至永隆元年）、叶齐德一世（680~683，永隆元年至永淳二年，即光宅元年）、末换一世（684~685，光宅元年至垂拱元年）、麦立克（685~705，垂拱元年至神龙元年）、韦立德一世（705~715，神龙元年至开元三

^①《新唐书》卷221，康国传。

^②《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阿史那仆罗表文。

年)等前五位哈利发在位时期。

共和时期共有四位哈利发,与唐通使者乃第三位哈利发奥斯曼,自其中第四任哈利发阿里在位时期就已同唐朝断绝了外交,接着穆阿威叶一世创建了伍麦叶王朝,重白色,我国典籍中称为的白衣大食。正是这个王朝开始了对唐朝中亚主权进行了全面挑战,其对唐通使也属于这种挑战的一部分。

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即白衣大食前期共经历了以下重要哈利发,穆阿威叶一世(661~680,龙朔元年至永隆元年)、叶齐德一世(680~683,永隆元年至永淳二年)、末换一世(684~685,光宅元年至垂拱元年)、麦立克(685~705,垂拱元年至神龙元年)、韦立德一世(705~715,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苏利漫(715~717,开元三年至开元五年)、欧麦尔二世(717~720,开元五年至开元八年)、叶齐德二世(720~734,开元八年至十二年)、希沙木(724~744,开元十二年天宝二载)、韦立德二世(744~745,天宝二载至三载)、叶齐德三世(746,天宝三载)、伊疾(746,天宝三载)、末换二世(746~750,天宝三年至天宝九载),共传 13 任哈利发。其中穆阿威叶一世在位时期奠定了对唐挑战的基本模式。

穆阿威叶在位初期,优势本来明显在唐朝一边,因此,自白衣大食,亦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建立之后,就不再继续向唐朝遣使,而以彻底消灭波斯萨珊王朝余裔为名,公开进行河外扩张,向名义上已归属于唐的乌浒水域及河中诸羁縻州府发动进攻。而唐朝虽然自 662 年(龙朔二年)已正式表态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以吐火罗为复国基地的抗大食斗争,而自此年起,已遇到吐蕃、大食的双重挑战,其中吐蕃向唐争夺的地区一是河源,另一即西域四镇、十姓地,直接威胁唐朝陇右、安西两道的存亡,尤须优先对付。因而,自高宗后期,武周

两代，唐军主力都被吸引到这一争夺中去，再无余力照顾距唐道路遥远的葱岭以外的地区，加之唐、蕃争夺的形势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唐朝与葱岭外的诸羁縻州府的直接交通时通时绝，导致这些羁縻州府迅速解体，乌浒水域及河中昭武九姓诸城邦不久都恢复了各自原来的国名，唐朝和代兴的武周王朝都已默认了这一现实，仅仅满足于这些国家的称藩。这一名称上的变化绝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是具有彼此间本质的差别；羁縻州府意味着葱岭外直到乌浒水域都属唐朝的直辖领疆，而对唐称藩则意味着唐朝已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直接政治主权，仅把这一地区视为自身的保护国，亦即不属于直接领疆的外围藩属地区。这对于进行河外扩张的大食而言，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唐朝的羁縻州府，这种扩张是一种对于唐朝领土的直接侵犯，而对于唐之藩属国，这种扩张则仅仅是一种对唐的挑战与外围争夺。

大食对乌浒水以北地区的“河外扩张”政策创始于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的创业君主穆阿威叶一世，其后世代相承，成为这一王朝的基本国策。大食东北部的边远省区——呼罗珊就是进行这种扩张的总基地，历代呼罗珊总督都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与这一总督府相对应的唐朝西北边区最高军政建置是安西大都护府。这里戍守的唐军却不能像呼罗珊的大食一样对臣属唐朝的岭外诸藩实施有效的援救，因为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财力都忙于对付吐蕃和不久就复兴了的后东突厥汗国了。但唐朝作为一个东亚大帝国，不可能对于大食的河外扩张视而不见，必定谋求对策，这种对策就是以丰厚丝帛资源为后盾的“以夷制夷”政策，依其时间顺序，先是全力支持以吐火罗为基地的波斯萨珊王裔的抗大食、复旧国的斗争；其后，乌浒水国门洞开，转而册立以康国

王为首的河中昭武九姓诸国王；最后，在历经多次犹豫之后正式册立了突骑施汗国可汗，以遏制大食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最后都归于失败，但毕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遏制或至少推迟了大食河外扩张的日程表。

关于唐朝奉行的支持波斯萨珊王裔以吐火罗为复国基地的遏制大食政策，历高宗、武周、中宗、睿宗、玄宗等五帝，一直坚持不变。共总册立了俾路斯、泥涅师、勃善活等三代波斯王，并册立了先后全力支持萨珊王朝复辟活动的五代吐火罗叶护，他们是阿史那·乌湿波、阿史那·都泥利、阿史那·骨咄禄颌达度，阿史那·夫里尝伽罗、阿史那·乌那多。这一政策最早实施于662年（龙朔二年）册立俾路支为波斯王，当其受册之初，还保留着波斯境内最后一个据点疾陵城，然至663年（龙朔三年）：“大食击波斯、拂菻、破破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万。”这条记载应即疾陵城失守的征兆。自此，俾路支在本国已无容身之地，只好投庇吐火罗。667年（乾封二年）大食将齐雅德渡乌浒水北征，大破吐火罗，“在这一战役中，萨珊王朝最后一个不成器的君主叶兹吉格德三世（按即伊嗣侯）的儿子俾路斯被打败，而且被赶到中国去了”^①。其后唐朝所册立的第一任月氏都督、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似乎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败歿的。这里阿拉伯史料中所言俾路斯被“赶到”的“中国”并非唐朝内地，不过是唐朝的西部领疆安西，而由吐火罗奔安西必取道唐朝所册立的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封地。而阿史那步真之死，西突厥右厢部落首领李遮匐的叛唐附蕃也恰巧都发生在此年，兆示着同葱岭以西这一大形势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俾路斯避难安西，

^①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上册一分册，264页。

那里也并不太平，至670~671年（咸亨年间）唐军伐蕃，兵败大非川，西域形势逆转，俾路斯又进一步东奔长安，史书中明确记载：“咸亨中，卑路斯自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卫将军。”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的消失与波斯王俾路斯的奔唐标志着唐朝与大食第一轮较量中的失败与乌浒水国门的洞开。自此以后，唐朝岭外诸羁縻州府纷纷解体，大食则军事、外交同时并施，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河外扩张。673年（咸亨四年）大食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进犯唐朝下属的木鹿州——安国的著名商城沛肯城，674年（上元元年）又攻犯安国都城捕喝。这时，安国王闭息已死，其子年幼，太后柄政，政局不宁，逆战失利，被迫签订城下之盟，676年（仪凤元年）大食总督赛德再次攻安，康国王统兵驰救，二国兵皆败，安国被迫交出二百余名贵族子弟为质乞和，赛德又移兵攻康，俘众三万以归，大食势力不但早已突破了乌浒水防线，而且初步进入了河中地区。

唐朝再次扩展政治影响至葱岭外地区是同唐朝西域反攻的军事胜利分不开的。678年（仪凤三年）俾路斯已死，唐朝册立原在长安的俾路斯之子泥涅师为继任波斯王，任命名将裴行俭为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王方翼为副使，杜怀宝为波斯军使，武装护送泥涅师返回吐火罗萨珊王朝复国基地，679年（调露元年）裴行俭至西州，扩大武装，取道西突厥，沿途擒附蕃两厢可汗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重定十姓，再置四镇，葱岭东西的交通复开。吐鲁番文书证实这支“波斯军”实际上主要是由西州招募的汉军组成，确于680年（永隆元年）护送泥涅师成功地到达了吐火罗。恰于此岁，大食使者又出现在唐廷：

永隆二年（681）五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各遣使献马

及方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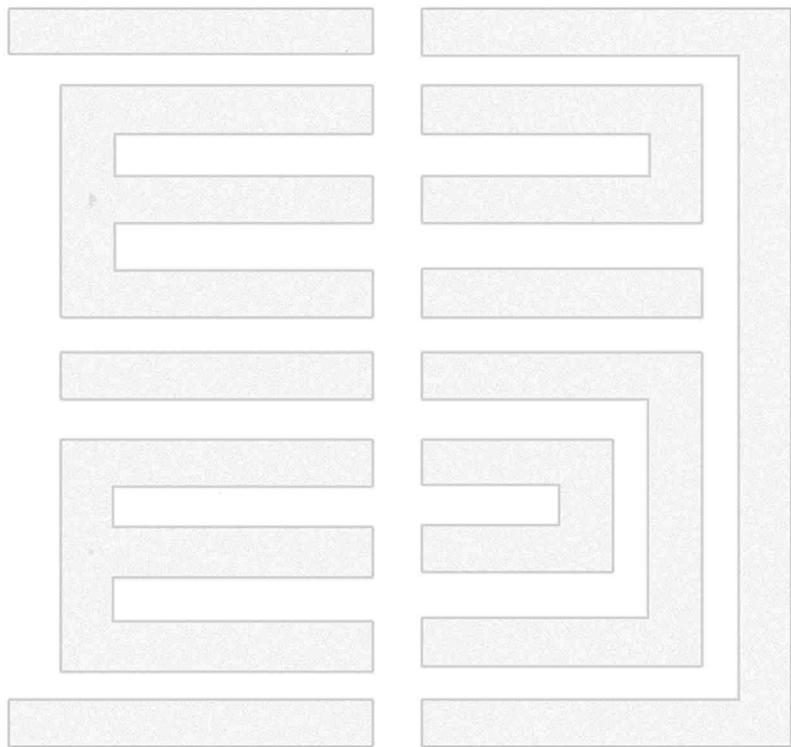
永淳元年(682)五月,大食国遣使献方物^②。

大食再次遣使通唐,说明唐朝册立波斯王复国斗争对遏制大食的河外扩张起了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波斯复国斗争的高涨不仅意味着萨珊王朝的复辟,而且意味着祆教的复兴,而祆教是一种古老的世界性宗教,不仅是波斯的国教,而且在河中地区也拥有众多的信徒。对此《慧超行记》中有明确的记载:“又从大寔(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康国中虽各有王,并属大寔(食)所管……言音不同诸国,又此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寺,有一僧,又不解敬也。”足以说明波斯复国运动不仅在吐火罗,而且在河中地区也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正是这一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长存不衰的重要原因,从而引起了大食对支持这一运动的总后盾——唐朝的高度重视。加之681年(永隆二年)年唐朝波斯军已胜利护送波斯王泥涅师返吐火罗,682(永淳元年)唐将王方翼平定了阿史那车薄及突骑施、三姓咽面的联合叛乱,唐朝的军事声威正盛,这一影响必定在河中、乌浒水域迅速传播开来,严重抵消了大食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力。阿拉伯史料记载,就在59/680年(唐永隆元年),即泥涅师即将到达吐火罗之岁,乌浒水域的起义风起云涌,波及安国,赛德以变卖安国质子为奴相恫吓,引起了几十名木鹿人质和安国贵胄的忿怒,以谒见总督陈情为名,义不受辱,与之同归于尽。是岁,大食名王穆阿威叶一世死,叶齐德一世继位,才略大逊前王,不得不在中断多年以后,再次遣

①《册府元龟》卷970。

②《册府元龟》卷970。

使通唐,这是共和哈利发时期结束,白衣大食(阿拉伯伍麦叶王朝)建立之后,首次恢复通使。如同过去一样,唐朝对于这一远方的竞争对手的通使依然置之不理。其后唐与大食重又在中亚地区形成为长期的僵峙。



二 唐与大食百年关系 (651~751) 述略

大食与唐朝乃是公元7世纪至8世纪中叶亚洲政治舞台上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两国间的通使记录反映了这两大帝国的关系。对此,前辈学者马长寿先生根据汉文史料中的记载作了清晰、完整的清理,迄今仍难逾越其学术水平。但一切记载都属大食遣唐的记录,而无唐朝还聘的反响。这一现象究竟反映了何种政治蕴涵?值得深入研究。

(一) 大食百年通唐记录(651~751)表解

以下主要根据马长寿先生的研究,从永徽二年(651)始遣使通唐到天宝十载(751)怛逻斯之战爆发前,大食遣使通唐的记录所制成的图表。其中反映了大食共和哈利发、伍麦叶王朝(即汉文史料中的白衣大食)两代,在唐朝则经历了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等五代君主,时间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

大食百年通唐记录(651~751)一览表

表 2-1

时间	记录	史料出处	备注
高宗永徽六年六月(655)	大食国遣使朝贡	《旧唐书》卷 4	共和时期 奥斯曼哈利发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乙丑, (651)	大食始遣使朝献	《旧唐书》卷 4	共和时期奥斯曼哈利发
高宗永徽六年六月。(655)	大食国遣使朝贡	《旧唐书》卷 4	共和时期奥斯曼哈利发
高宗永隆二年五月。(681)	大食国遣使献马及方物	《册府元龟》卷 970	叶齐德一世(680~683 在位)
高宗永淳二年五月。(682)	大食国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 970	叶齐德一世(680~683 在位)
万岁通天元年(696)	三月大食请献师子	《资治通鉴》, 卷 205	麦立德在位时期(685~705)
武后长安三年三月。(703)	大食国遣使献马	《册府元龟》卷 970	麦立德在位时期(685~705)
睿宗景云二年十二月。(711)	大食遣使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 970	韦立德一世在位时期(705~715), 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
玄宗开元初年 (713)	大食遣使来朝晋马及金钿带等方物	《旧唐书》卷 198	韦立德一世在位时期(705~715), 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
玄宗开元四年七月。(716)	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 献金线织袍、宝装玉酒池瓶各一。	《册府元龟》卷 971, 《册府元龟》卷 974	苏利漫时期(715~717), 耶济德任呼罗珊总督
玄宗开元七年六月。(719)	大食国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1	欧麦尔二世在位时期(717~720)
玄宗开元十二年三月。(724)	大食遣使献马及龙脑香。	《册府元龟》卷 971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十三年正月丙午。 (725)	大食遣其将苏黎满等十二人来献方物, 并授果毅, 赐绯袍、银带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 975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十三年三月。(725)	大食遣使苏黎满等十三人献方物	《册府元龟》卷 971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十六年三月辛亥。 (728)	大食首领提卑多类八人来朝, 并授郎将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 975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十七年九月。(729)	大食国遣使来朝, 且献方物赐帛百匹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 975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 (733)	大食遣首领摩思达干等来朝, 授左金吾卫将军, 赐紫袍、金钿带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 975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 丙申 742 年 1 月 30 日	大食首领和萨来朝, 授左金吾卫将军, 赐紫袍、金钿带放还蕃。	《册府元龟》卷 975	希沙木时期(724~744)
玄宗天宝三年七月。(744)	大食遣使献马及宝。	《册府元龟》卷 971	韦立德二世(744~745, 天宝二载至三载)
玄宗天宝四载五月。(745)	大食国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71	未换二世时期(746~750)
玄宗天宝六载五月。(747)	大食国王遣使来献豹六。	《册府元龟》卷 971	未换二世时期(746~750)

(二) 共和哈利发时代的遣使与 两国间不同的外交走向

大食(Tajik)即阿拉伯,原为波斯属国。此名并非本民族的自称,而是波斯对阿拉伯人的特有称谓。这一波斯音译名在唐朝得到广泛的使用,说明我国对这个称霸西亚多年的大国波斯异常熟悉,而对新兴的阿拉伯则了解不多。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归功于穆罕默德及其创立的伊斯兰教。至其四大弟子^①相继执政的“共和哈利发”时期政教合一的体制已非常完备,并开始向昔日的宗主国——波斯萨珊王朝发动了进攻,至第三代哈利发奥斯曼在位时期(644~656)已基本上占领了波斯全境,被西方、阿拉伯文史料所记的末代波斯王叶斯德苟德三世(Yesdegard III,即我国史料中的伊嗣侯)即死于永徽二年(651),大食始遣使通唐即发生于此年。奥斯曼此年遣使显然在于通知唐朝波斯已亡,但事实上,波斯萨珊王统并未断绝,其子俾路斯仍据其边境省份赛因斯坦首府疾宁城,继续主持抗大食的复国斗争。因而大食不得不继续向这支残余势力发动进攻,至永徽五年(654)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伊嗣侯之子俾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退,吐火罗兵立俾路支为波斯王而还”^②。此乃大食攻陷呼罗珊首府木鹿的指征。阿拉伯史料也印证此年大食将爱弥儿渡乌浒水北进,攻入 Muymurgh,这正是我国史料中的米国。

^①指巴克尔(632~634年在位)、欧麦尔(632~634年在位)、奥斯曼(644~656年在位)、阿里(656~661年在位),号四大哈利发。

^②《册府元龟》卷995。

以故次岁奥斯曼(永徽六年,655)又遣使通唐。这次遣使的来意也未见友善。因此,不见唐朝还聘的任何记录,而大食第四任哈利发阿里继位以后,索性向唐朝断绝了遣使。足证唐与大食的初次接触就充满矛盾,而对待波斯的不同外交走向正是双方矛盾的聚焦点。

波斯是历史悠久的西亚大国,早在萨珊王朝建立以后,就同我国历代王朝存在着密切联系,丝绸贸易是联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经济纽带,波斯信奉的祆教不仅在其本国,而且在整个中亚地区都有大量的信徒,引起我国历代王朝的高度重视,从而又构成了与我国重要的文化联系纽带。加之,太宗之世及高宗即位之初,正忙于用兵西突厥,因而继承了前代的传统国策,仍以远交波斯、结好中亚诸国为其西域政策的基石。如此强大的帝国迅速衰亡,自然是唐朝始料不及的。这就势必同新兴的大食走向对外交上的对抗。

应当指出的是,唐与大食虽然几乎同时自亚洲的东、西两端向中亚内陆发展并相互靠拢,但唐朝初期发展较大食要顺利得多。大食攻占波斯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遏制在乌浒水一线,而唐朝则于实现了西突厥十姓的全境接管以后,很快将政治主权全面确立于中亚。自显庆三年(658)至龙朔元年(661)间,虽然唐朝从并未向葱岭以西派出一兵一卒,但河中粟特诸国及以吐火罗为首的乌浒水域诸国却不约而同地纷纷主动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被列置为安西大都护府治下的羁縻州、府,其中甚至包括昔日西亚大国波斯。这些国家的财源对唐朝的丝绸贸易具有极大的依赖性,而其传统的多元化宗教则为大食的一神教信仰及其政教合一体制势所不容。因此,这些国家进行这一历史性选择说明在大食的直接威胁下,亟欲谋求唐朝政治保护的性质。被唐朝列置为羁

麴州府之后，照旧保持王统世袭，仅仅承认唐朝的政治主权，对唐称都督、刺史，对内仍然称国王，无所失，有所得。投附唐朝自然成了这些国家的共同归宿。而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也就意味着站在了大食的对立面。为此，也进行了大量活动，派出了犹太人阿罗喊远使东罗马，这一切部署都是为了遏制大食。及龙朔元年(661)唐朝又派出专使王名远赴吐火罗，建立包括波斯在内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总统于安西大都护府，立碑于阿缓城而归。这意味着唐朝的版图已西越葱岭，并以乌浒水为界与大食占领下的波斯接壤。形成唐之安西大都护府与大食之呼罗珊总督府之间南北、东西对峙的形势。

值得注意的是，至龙朔二年(662)，唐朝又突然变更了成命，在乌浒水域十六国中独许波斯恢复了传统的国名，不再是唐朝的羁縻都督府，正式册封俾路支为波斯王，公开表态支持波斯萨珊王朝的复国斗争。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进一步由外交对抗演变为直接的政治对抗。可见，波斯正是唐与大食两大帝国间政治对抗的聚焦点。

(三) 白衣大食对唐朝岭外主权的挑战

龙朔元年(661)，即王名远创立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之岁，大食共和哈利发时代结束，历史进入伍麦叶家族世袭哈利发的时代，史称伍麦叶王朝。共历十三君，即：穆阿威叶一世(661~680，龙朔元年至永隆元年)、叶齐德一世(680~683，永隆元年至永淳二年，即光宅元年)、末换一世(684~685，光宅元年至垂拱元年)、麦立克(685~705，垂拱元年至神龙元年)、韦立德一世(705~715，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苏利

漫(715~717,开元三年至开元五年)、欧麦尔二世(717~720,开元五年至开元八年)、叶齐德二世(720~734,开元八年至十二年)、希沙木(724~743,开元十二年至天宝二载)、韦立德二世(743~745,天宝二载至三载)、叶齐德三世(744,天宝三载)、伊疾(744,天宝三载)、末换二世(744~750,天宝三载至天宝九载)。我国史书则由于这一王朝尚白色,谓之为白衣大食。正是这一王朝时期,不但牢牢地巩固了对波斯本土的占领,而且世代奉行“河外扩张”的基本国策,对唐朝的葱岭外诸属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实质上是对唐朝政治主权的正式挑战。

大食对唐朝的首轮挑战发生在白衣大食前五任哈利发(穆阿威叶一世、叶齐德一世、末换一世、麦立克、韦立德一世)在位时期,正当唐高宗、武后、中宗之世。由于吐蕃的介入,双方攻防形势起了明显变化,原本属于唐朝优势逐渐丧失。虽然双方势力时有进退,但总的趋势却是大食的攻势一直咄咄逼人,唐朝则处于被动的防守格局。

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的首任哈利发穆阿威叶一世(龙朔元年至永隆元年,661~680)已断绝了对唐的遣使,开始进犯乌浒水以北的唐朝诸羁縻州府,史称“河外扩张”,标志着以唐为敌基本国策的确立。恰于此时,另一强大势力吐蕃也开始反唐,龙朔元年(661),即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初建之岁,位扼四镇——吐火罗通道咽喉的唐鸟飞州都督府护密率先为吐蕃攻取,从而阻断了唐军出援乌浒水域诸国反抗大食斗争的一切可能,只能对站在抗击大食最前沿的波斯王俾路支给予空洞的政治声援,结果导致第一代流亡波斯王的复国斗争归于失败。史载龙朔三年(663):“大食击波斯、拂菻,破

之，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万。”^①这条记载应即疾陵城失守的征兆，自此，俾路支在本国已无容身之地，只好投庇吐火罗。乾封二年(667)大食将齐雅德渡乌浒水北征，大破吐火罗，“在这一战役中，萨珊王朝最后一个不成器的君主叶兹吉格德三世(按即伊嗣侯)的儿子俾路斯被打败，而且被赶到中国去了”。其后唐朝所册立的第一任月氏都督、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的名字也不再出现，也可能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败殁的。这里阿拉伯史料中所言俾路斯被“赶到”的“中国”未必是唐朝内地，其初奔地点必定是唐朝的西部领疆安西，当时从吐火罗奔安西只能取道唐朝所册立的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的封地。恰于此年，阿史那步真死，西突厥右厢部落首领李遮匐叛唐附蕃，是否也同护送俾路斯，迎战大食失利有关。俾路斯并未长住安西，随着咸亨年间(670~671)西域形势的逆转，俾路斯又进一步东奔长安，史书中明确记载：“咸亨中，卑路斯自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卫将军。”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的消失与波斯王卑路斯的奔唐标志着唐朝与大食第一轮较量中的失败与乌浒水国门的洞开。大食势力开始进入河中，而唐朝仍无力应援，导致岭外诸羁縻州府的全面解体，各国纷纷恢复了各自原来的国名，图谋联兵抗击大食，而仍归失败。咸亨四年(673)大食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始犯安国沛肯城，上元元年(674)进逼安国王都捕喝城，迫安国王太后签订了城下之盟。仪凤元年(676)呼罗珊总督赛德再犯河中，大败康、安联军，迫安国以二百余名贵族子弟为质乞和俘康国战俘三万而归。河中地区变成了唐与大食斗争新的聚焦点。

唐朝再次扩展政治影响至葱岭外地区是同唐朝西域反

^①《资治通鉴》，龙朔三年。

攻的军事胜利分不开的。仪凤三年(678)俾路斯已死,唐朝册立原在长安的俾路斯之子泥涅师为继任波斯王,任命名将裴行俭为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杜怀宝为波斯军使,武装护送泥涅师返回吐火罗萨珊王朝复国基地,调露元年(679)裴行俭这支武装使团取道西突厥,沿途擒附蕃两厢可汗阿史那都支与李遮旬,重定十姓,再置四镇,葱岭东西的交通复开。参稽其他史料,裴行俭重定十姓以后,唐军主力班师,留副将杜怀宝领金山都护驻庭州,王方翼领安西都护驻碎叶,并组建了一支名为波斯军团的特别护送部队,一直将波斯王泥涅师安全地护送到吐火罗。阿斯塔那 191 号墓出土文书《永隆元年(680)波斯军团申报样人授勋芋符名籍》证实这支“波斯军”实际上主要是由西州招募的汉军组成,并且确于永隆元年(680)经由护密,将波斯王安全护送到吐火罗。是岁,穆阿威叶一世卒,叶齐德一世继为哈利发(680~683年在位),阿拉伯史料记载,就在唐永隆元年(59/680),即泥涅师即将到达吐火罗之岁,乌浒水域的起义风起云涌,波及安国,赛德以变卖安国质子为奴相恫吓,这些质子义不受辱,冲入总督府,杀赛德,同归于尽,对大食震动很大。其后萨勒木任呼罗珊总督虽于弘道元年(683)取得了安国都城捕喝의驻军权,建立了河中第一个大食军事据点,而接着大食国内政争,其河外扩张事业完全停顿。被迫再次于永隆二年(681)五月、永淳元年(682)五月两次对唐遣使。说明唐朝册立波斯王复国斗争对遏制大食的河外扩张起了显著的作用。弘道元年(683)叶齐德一世死后,穆阿威叶二世孱弱,只能于次岁(光宅元年,684)隐退,接着末换一世与佐拜尔争为哈利发,国中大乱。及末换一世夺得哈利发之位,呼罗珊仍为其政敌余党布开尔盘踞。而这时武后已废中宗自立,国内政局稳定。这支

地方割据势力为求自保，自然不敢树敌于唐。麦立克(垂拱元年至神龙元年,684~705)虽号称雄主,继位后也只能暂时维持以上局面。而这时正是唐与吐蕃西域争夺最为激烈的时期,大食之所以没有乘虚东侵,与此总体形势有关。

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退出了西域争夺,葱岭东西交通大开,武后力图重建岭外地区的传统政治主权。是岁(696)康王拂呼纒已死,“九月,封康国王大首领左玉钤卫将军笃婆钵提为康国王”^①。木鹿粟特陶器铭文中“twkzmk(w)”一词,显然就是笃婆钵提的译音,意为有力者。而同年,麦立克已重新控制了呼罗珊,派出了其嫡系名将哈立德出主呼罗珊,并于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再次遣使通唐,武周却其所送狮子,即为继续抗拒大食河外扩张的政治姿态。此后双方的外交对抗更为明朗化。大食开始全面进行河外经略,有迹象表明曾经接受武周册封的康国王笃婆钵提似已战歿,至圣历年间(698~699)武周又颁诏“册立泥涅师为康国王”^②,长安元年(701)耶济德任呼罗珊总督以后,开始加快了河外扩张的步伐,至韦立德继为哈利发(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705~715),屈底波主呼罗珊时期(唐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705~715),中亚形势大变。

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之岁,正是中宗复位之年。中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废除了武周王朝,恢复了唐朝国号,废除了多年奉行的册立西突厥汗裔君临十姓一贯政策,改而册立以娑葛为可汗的新兴异姓突厥政权——突骑施汗国,并远结黠戛斯,从而安定了唐朝治下的西域。有志于北伐后东突厥汗国,并进而凭借同突骑施、黠戛斯的结盟,规复河中地

①《册府元龟》卷970。

②见于《册府元龟》卷964。

区的唐朝政治主权,但此帝北伐计划还来不及实施就猝然崩逝,其后任君主睿宗则是一个非常糊涂的人。而此时的大食正当雄主韦立德一世在位,铁腕人物哈贾吉柄国,遣其心腹爱将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705~715),屈底波初莅任,就血腥地镇压了泥涅师领导的波斯萨珊王朝复国运动,基本上占领了乌浒水域全境,史载泥涅师“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于吐火罗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至景龙二年(708)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①。虽然有证据此后仍有萨珊王裔勃善活留吐火罗继续坚持复国斗争,但泥涅师的奔唐无疑表明乌浒水域的大部分地区已归大食占领,神龙二年(706)屈底波统兵渡乌浒水北征,降石汗那,转攻吐火罗,其叶护阿史那都泥利被迫投降,以其国相屈底波尼查克入质,挟之北上,进军河中,破九姓昭武联兵于那密水上,围沛肯,凿隧穿垣,屠其城。景龙元年(707)再犯河中,阻于九姓昭武及拔汗那联兵,本已回师,而遭哈贾吉严遣,二次北渡,乘诸国联军各返,围捕喝城,以刚刚亲政的安王瓦尔丹督众死守,未下,转攻康国。而《旧唐书·西戎传》记是年康王又易人:“师师以神龙中(705~707)卒,国人又立突昏为王。”《册府元龟》卷970则记:“神龙三年(707)六月,康国王突氏遣使献方物。”突昏、突氏所指肯定是同一个人,亦即粟特文献中的 trywn,阿拉伯文献中的 tarxun。说明唐朝册立的康王泥涅师已战歿,而阿拉伯史料记载突昏是乌勒伽诸兄弟之一,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 No.V.3 和 No.v.4 有 trywn 10 字样,可知突昏为王已有十年之久。表面看来,这一事实似乎同汉文史料中突昏前王为泥涅师的记载相

^①《旧唐书》卷198,西域传。

矛盾。其实，康国是河中昭武九姓盟主，支庶繁多，米、曹诸国王实亦属于他的同宗，突昏之子曾受庇于米国王狄瓦什提契，此人后来也拥有“粟特王、飒秣犍城主”的称号，据此推测，这个突昏也是以米国王继任康国王的，“十年”乃从其任米国王时连续计算，真正君临康国实不足二年。景龙二年（708）屈底波兵临捕喝，突昏驰救，酣战负伤，引起全线溃败，屈底波乃乘胜进围飒秣犍城，突昏被迫臣于大食。景龙三年（709）尼查克从大食军中逃逸回国，聚兵乌浒水，串连诸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抗暴动，迫使大食全力对付，尼查克的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河中地区却乘隙恢复了独立，飒秣犍市民杀突昏，另立曹国王乌勒伽为康国王，求唐册命，而同岁，米国王狄瓦什提契自称为康国王，即飒秣犍城主，也秘密遣使通唐，反映了唐朝仍为河中诸国众望所归。

但是，景云二年（711）唐朝发生宫廷政变，中宗死，睿宗立，尽改前帝遗策，转而结好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乘虚遣将西征，剪除了唐朝的西方两大盟国——突骑施与黠戛斯，唐朝的政治影响又有所回缩。屈底波遂选择此年大举攻康，康王乌勒伽曾遣使赴唐求援，这一求援表文被收录在《册府元龟》卷 999，内称：“臣乌勒言……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马来此，共臣等等斗战……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国少汉兵来此，救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此表同其他表文一起混系为开元七年（719），其时屈底波早已死去，这一年代绝不可靠。据我考证，应即此景云二年（711）事。唐军既不来救，石国王 Malik 统率的救兵也败于大食，屈底波遂进占飒秣犍城，留军屯驻，此后乌勒伽虽名为康

国王,实际上已还治曹国王都瑟底痕城,所据仅曹国故地了,大食征服之地都强行推行伊斯兰化,乌勒伽也被迫自称穆斯林。可见唐朝册立河中诸国王以遏制大食的政策又归于失败。同年,大食再次遣使通唐。这位使者未必是韦立德一世所遣,很可能就是屈底波的使者,其来意也未必友善。

先天元年(712)屈底波击败了攻入河中的后东突厥将领默啜、阙特勤,而阿拉伯文记载中将这支突厥军误认作唐军。至94/713年春,屈底波又发火寻、佉沙、那色波等诸藩兵会师捕喝,取道飒秣健,而后两路发师,诸藩兵北攻石国,屈底波亲统大食精锐进攻两拔汗那,先破呼闷城(俱战提),迫阿了达降服,进又渡过真珠水,攻占渴塞城,逐其王东奔安西,《陀跋纪年》中还说大食军此役一直攻占了喀什噶尔,亦即唐之疏勒镇,但在唐史中找不到任何印证,未必是事实。虽然如此,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的中亚对峙形势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国间的边界原本是乌浒水,至今已内缩至药杀水,即锡尔河了。因此,同年(唐玄宗开元元年)屈底波遣使至唐,神情倨傲,迥异往年来使,分明有自居为宗主国的味道。对此,《旧唐书》卷198记曰:

开元初,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

按大食通唐已久,独此一例倨傲独甚,绝不可以“慕义远来”,不懂礼节解释。阿拉伯史料有如下传说:“有关这次远征的一个奇异的传说还被保存下来,根据这个传说,这位阿拉伯将领曾发誓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当地总督只要不再流血,愿意帮助这位侵略者遵守他的誓言,便送给他一袋泥土,让他踩踏一袋中国钱币,象征赋税,并在这位皇室青年身上盖

上他的印记。”^①考哈贾吉曾许诺屈底波及另一位主管印度的麾下爱将，他们二人中谁最先占领中国领土就委任谁出任中国总督。可见屈底波的河中征服实际上是以进攻唐朝为其终极目标，又有记载这个献出泥土的人并非中国总督，而是中国皇帝。这固然有所夸大，但从这次遣使判断，屈底波此次遣使确实是以宗主国自居，而刚刚即位的唐玄宗居然加以容忍、克制。可见形势的演变确已非常严峻。

（四）玄宗朝唐与大食关系的平衡与失重

进入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唐与大食的关系经历了从平衡与到失重的复杂演变。

唐玄宗继位之初，周边形势的发展对唐朝非常有利，吐蕃久已退出了西域争夺，曾为唐朝严重边患的后东突厥汗国在默啜可汗末世一度中衰。其西部最危险的敌人屈底波已于苏利漫继为哈利发(715~717, 开元三年至开元五年)之后被剪除，苏利漫及其后任欧麦尔二世(717~720, 开元五年至开元八年)、叶齐德二世(720~724, 开元八年至十二年)等人主政期间，经略重点都不在东方。在此期间，唐朝曾连续发动了两次对大食的直接军事反攻，但都是初胜终败。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动摇之后，确立了支持突骑施苏禄以遏制大食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政效，一度与大食达成了政治、军事平衡。

本来，开元二年(75/714年)唐与大食之间的直接冲突已迫在眉睫。这时，屈底波已攻占了两拔汗那，其麾下由诸藩国

^①《阿富汗史》，上册，第十一章，270页。

兵组成的联军已攻破石国，阿拉伯史料中的赭时王 Marlik 战败，此人应即汉史中的石国王莫贺咄吐屯，石国境内的柘支城、白水胡城相继被大食占领，碎叶川西以胡禄屋酋长都担为首的突厥语部落似也归附大食。而此年，唐朝派遣北庭大都护兼十姓招慰使阿史那献率军西征，逾碎叶川，杀都担，平定了这场西突厥反唐叛乱，两军即将接触，而恰于此时，屈底波的恩主哈贾吉暴卒，朝中反对派势力抬头，屈底波被迫召回远征军，幸运地未曾交兵。开元三年(76/713)二月，韦立德一世又薨，苏利漫代为哈利发，此人痛恨哈贾吉，上台后立即清肃其余党，屈底波在政治上完全失势，不敢再居呼罗珊，举家迁居西拔汗那军营中，又谋举兵叛，道为部下所杀。时为伊斯兰历七十六年黑哲月(12月，即公元715年8月7日至9月2日之间，为唐历开元三年七月四日至八月二日之间)，而苏利漫任命的呼罗珊总督耶济德迟至九个月以后，即开元四年(716)才正式履职，其间暂由屈底波叛将苏德统摄府事，一切事务维求苟安，河外扩张事业趋于停顿。唐军必定早已从奔安西求救的东拔汗那王那里侦察到了这一切情报，因而乘势发动了对大食的全面反攻。这次反攻总名为“定远道行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统北庭瀚海军汉、蕃精锐及新降胡禄屋、葛逻禄等部出北道，渡碎叶川，越葱岭，进入河中地，兵锋南临米国北的“铁关之远塞”^①；另一路是由监察御史张孝嵩而不是由安西副大都护吕休璟统率安西兵护送东拔汗那王返国，出龟兹西数千里，渡真珠水，攻入一度成为屈底波大本营的西拔汗那，屠其三城，逐其王阿了达遁入山林。对于这场对大食的正面反击，汉文史料中虽

^①《授阿史那献特进制》，《全唐文》卷250，2528页。

保存着以上辉煌的战绩,但后来,阿史那献的碛西节度使乃至北庭大都护的职务都被免除了,张孝嵩也不见迅速升迁,表明实际的战争结果是先胜终败,也许败得很惨。因此,又委任曾击杀后东突厥同俄特勤的原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郭虔瓘继任安西大都护,此人履任时又自关中招募了大批兵马,官给衣粮,开赴前线,“西出讨击”。史书中虽未明言,所“讨击”的对象究竟是谁,但联系当时历史背景,他所承担的“讨击”对象也只能是大食,但郭虔瓘的西征似也同樣结局。初期他还曾奏报部下有十几个奴仆身份出身的战士有军功,应予重赏,但为宰臣所阻,并未及时封赏,这表明他出师之初也曾取胜,但后来其西向“讨击”事就不见下文了,则又证明他也是蹈了阿史那献的覆辙。此外还有两个重要证据表明两次西征都已失利。是年,唐朝突然推行了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的制度,这意味着郭虔瓘原本任命为安西大都护突然降为安西副大都护;二是《册府元龟》卷974出现了如下记载:“开元四年(716)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玉各一,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黑密”即异密,亦即呼罗珊总督,但苏利漫实非黑密,而是大食哈利发。这是大食哈利发正式对唐朝的通使,而唐朝对此宿敌议和使者的非常礼遇明显兆示着两次反攻都是以失败告终。

唐朝对大食的两次直接反击都遭失败,引起了对西部战略部署的重新调整,再次推出“以夷制夷”政策,但却一新其面目,决定废除奉行多年的册立西突厥汗裔以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推行册立突骑施汗国可汗苏禄以遏制大食的政策。曾两次主宰呼罗珊的大食名将耶德曾千方百计结好这支势力,唐朝任命的第二次西征大食统帅暨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也一直力主招抚,看来他是有眼光的。开元四年(716)后东突厥汗

国一代雄主默啜可汗被杀，东突厥部落大批西迁，他们大都投附苏禄而不是投附阿史那献，苏禄势力骤强，这支势力的逆背必将决定唐与大食对峙形势的演变。至开元五年(717)唐与大食两国对于突骑施的争夺达于白热化，苏禄曾与耶济德联兵围攻四镇。但是岁，苏利漫薨，欧麦尔二世继位，耶济德也随之失势，传鞫入狱，另委加拉赫为呼罗珊总督，突骑施与大食之间的盟约随之解除。玄宗明智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开元七年(719)召回了阿史那献，让出多年置为安西四镇之一的战略要塞碎叶，以之为突骑施牙帐，另以焉耆备列四镇，改以轮台为北道商税收取关卡，换取突骑施可汗车鼻施·苏禄的对唐效忠，遣使解忠册拜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金方道经略大使，“金方”即西方，这一委任意味着授权苏禄放手经营西方，即同大食对着干。《册府元龟》卷999所收开元十五年吐火罗叶护向唐求援表文中明确反映：“天可汗进旨云，大食侵欺我，即与你气力……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同书同卷安国王笃婆钵提向唐求援表文中也反映：“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唐朝与突骑施之间宗藩关系的建立，共抗大食，不但同双方的利益有关，而且双方必定存在着利益交换。有迹象表明，双方似乎达成了如下默契，即突骑施出兵，唐朝出帛，并以马绢市易作补充。这样唐朝虽然必须为此支付大量绢帛，但却避免了与大食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并实际起到了遏制大食的政效，“长把守大国西门”^①，而苏禄独自对抗大食也有好处，一方面可以从唐朝方面取得大量金帛，而且可以向河中扩展自身的势力，皆属一石双鸟。

①《册府元龟》卷999，俱蜜国王那罗延向唐求援表文。

历史的演变表明，苏禄率领的突骑施轻骑确实是一支足以同大食相对抗的劲旅。加之有了唐朝丰厚的财帛为后盾，大食连遭挫败，其河外扩张的势头得到有力的遏制。100/719（开元七年）即苏禄正式受册为忠顺可汗之岁，大食呼罗珊总督阿布德大举进攻河中，苏禄应请起兵，大败阿布德，这次胜利之后，“七月……波斯国遣使来贡”^①，这个久已埋沉于史的波斯国名又重新出现于史册，其王名勃善活（Khusrau?），似为俾路斯之孙、泥涅师之子。波斯历史上这个名字出现了三次，则勃善活即 Khusrau 三世，显然也是由唐朝册立，并派兵护送到达吐火罗，并在乌浒水域及河中地区袄教徒的拥戴下继续主持抗大食斗争的。是岁二月又出现了大食遣使通唐的记载，但吐火罗的使者也于同月出现于长安^②。充分说明自从唐朝确立了结盟苏禄以遏制大食的政策以后，波斯的复国运动及中亚地区反抗大食的斗争得到复苏，连续经历了欧麦尔二世、叶齐德二世（720~724，开元八年至十二年）两任哈利发，河外扩张的形势陷于停顿，直至希沙木（724~743，开元十二年至天宝二载）在位时期始为之一变。希沙木乃大食一代雄主。开元十三年（725）任命阿沙德继为呼罗珊总督。有迹象表明，正是此人改而推行离间政策，唐与突骑施·苏禄之间开始出现不和的阴影。“开元十三年……大食遣其将苏黎漫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这位使者赴唐，必经由安西赴长安，而同年一贯仇视突骑施的杜暹出任安西副大都护兼碛西节度使，突骑施以金河公主名义赴安西进行马绢贸易，被杜暹无理扣留，

①《册府元龟》卷 977。

②《册府元龟》卷 971。

③《册府元龟》卷 971。

马皆冻死,引起与苏禄的争端。可见此年唐朝对支持苏禄以遏制大食的政策曾一度发生动摇。此后,大食继续于开元十六年(728)派遣提卑多使唐,“并授郎将,放还蕃”^①。以上大食使者入唐,从授“果毅”到授“郎将”,官阶一次比一次提高,兆示着大食对唐推行的离间政策日益取得成效。至开元二十一年(733)大食又派摩览达干赴唐,同年,唐与突骑施的关系逐渐恶化。次岁,阿西木出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34~735年在位,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呼罗珊境内发生了以哈巴斯为首的抗税斗争,失败后逃往突骑施,为苏禄收容。同年,大食派遣谍人何羯达赴唐,密告以阿悉吉·阙俟斤为首的突骑施商团图陷庭州,自此,爆发了唐与突骑施之间的悲剧冲突,干出了亲痛仇快的大蠢事,为消灭昔日的盟友,竟不惜命令河西、安西两道分遣使赴呼罗珊,同宿敌大食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苏禄。与此同时,还鼓动原来兼臣于唐朝与突骑施的葱岭东西诸藩国起兵反对苏禄。在这样多重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英雄一世的苏禄终于兵败,为其麾下重臣莫贺达干与都摩支联合所弑。唐朝的错误不止于消灭苏禄,而且进一步介入突骑施内部的黑、黄两姓之争。突骑施汗国本来是由黄姓突骑施部酋长乌质勒、娑葛父子创建,他们的后裔自然有资格继承汗位,被称为黄姓可汗;苏禄则属黑姓车鼻施部,苏禄的诸子也有资格继承汗位,被称为黑姓可汗,唐朝先是支持拥立黄姓可汗的莫贺达干,于开元末消灭了苏禄之子尔微特勤、吐火仙二黑姓可汗政权,接着又于天宝初年消灭了拥立黄姓可汗的莫贺达干,自毁长城。正是利用唐朝与突骑施内争的有利时机,大食从容渔利。这时大食呼罗珊总督乃是昔日屈底

^①《册府元龟》卷975。

波旧将色雅尔。其人久在河中，洞悉粟特诸国与唐朝虚实，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或是外交上都有一手绝活。开始乘乱控制了药杀水域的石国。石国王统本乃出自摄舍提部，以吐屯为其王号，然至天宝元载，石国王位已为车鼻施部出身的特勤夺得^①，与此同时，一贯忠于唐朝的石国王伊捺吐屯则改以石国副王的身份出现于史册了^②，说明石国王统已易为大食的政治代理人，兵锋直指唐安西大都护府的直辖领疆。从而将前一阶段的胜利成果损失殆尽，导致岭外地区政治主权的历史性转移。

幸运的是，到了天宝三载(744)，大食的政治危机也已爆发。大食哈利发韦立德二世已控制不住形势，被迫退位，其后哈利发先后易为韦立德三世，又易为伊疾，皆在力馭国，最后由绰号“叫驴”的末换二世登上了御座，暂时缓和了西域局势。正是末换即位之岁，唐朝派遣和义公主和亲东拔汗那王，并册封了曹国、米国、康国等三国王，志在重新规图河中。但是，到了天宝四载(745)年，末换及其呼罗珊总督色雅尔又发动了反攻，一贯忠于唐朝的西曹国局势危殆。以故是岁曹国王上书，求将其国疆土，纳入唐朝版图，“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未为唐朝允许，自此，曹国沦为大食附庸。至五载(746)大食兵锋已向北推进至药杀水流域。此岁，一贯忠于唐朝的石国王伊捺吐屯遣使入唐，而同年，又一个石国王特勤的使者也到达长安。按石国一向以吐屯为其王称，此王却以特勤为其王称，显然乃大食另行册立。据此可知，大食的实力已深入到石国，唐朝竟然也承认了这个石国王，亲唐的

①《册府元龟》卷 975，天宝元年，卷 971，天宝四载、五载。

②《册府元龟》卷 971。

伊捺吐屯则被迫降为石国副王。说明石国内部亲唐派与亲大食派的斗争已见分晓,形势变得对唐越来越不利了。

然至天宝六载(747)白衣大食最后一次遣使通唐,却明显变倨为恭,“天宝六载(747)五月,大食国王遣使来献豹六”^①,反映西域形势突然发生了剧变。木鹿人并·波悉林率先倡呼罗珊,反对伍麦叶家族的统治。波悉林党人悉着黑衣,以拥立圣裔作为其宗教、政治号召,呼罗珊翕然景应,这是白衣大食,即伍麦叶王朝将亡的征兆。色雅尔虽然老于军旅,但也对付不了这股势力,而“叫驴”末换当时正率军西征,未理会呼罗珊的告急,导致国中大乱。唐相李林甫果断地利用这一形势,破格起用伐小勃律凯旋的安西裨将高仙芝,任为安西节度使,委以主持西面反攻的全权,并令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予以全面配合。七载(748)并·波悉林已占领了呼罗珊全境,色雅尔在败退中死亡。八载(749)并·波悉林攻占库法城,迎立圣裔阿蒲罗跋,从而标志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创立。我国史书中以波悉林党人皆着黑衣,故称之为黑衣大食。九载(750),并·波悉林继续麾军西进,穷追末换于埃及,擒而杀之。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正式灭亡。故《旧唐书》卷198,大食传中明确记载:“末换以前谓白衣大食,自阿蒲罗跋后改为黑衣大食。”大食的国乱和改朝换代对于唐朝的反攻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遇。唐朝方面依据常理判断,并·波悉林主力悉已西征,呼罗珊防务必定虚弱,即使留有驻军,亦必皆偏师。因此,选择了位居药杀水域门户的石国作为反攻的第一突破口,以亲大食的石国王车鼻施特勤“无藩臣礼”为由,遣高仙芝统兵围其国城,俘其王而归,与此相配合,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也进攻

①《册府元龟》卷971。

碎叶，俘获了占据那里的黑姓突骑施可汗。由此为诱因，于次年爆发了历史性的决战——怛逻斯之战。这场战争绝不是什么“偶然的遭遇战”，而是历史的必然。

全面考察了以上历史演变，怛逻斯之战唐军的惨败已属意料中的事。天宝十载（751）的中亚形势已远非显庆三年（658）可比，这时原隶唐朝的乌浒水域、以及河中诸国已大部转臣于大食，以至追随唐军参加怛逻斯之战的只余葛逻禄与东拔汗那两属国兵了，仅此一端已非大食敌手，何况安西汉军素质，装备、后勤补给也远逊大食。虽然捕捉了良好的战机，却实力弗如。因此，尽管唐朝出动了一号名将高仙芝来对阵大食方面的第三号、乃至第四号将领齐雅德，唐朝仍难免失败的命运。因为这场战争绝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战役，而是唐朝所体现的汉文明遭遇到一种新的阿拉伯文明的挑战。其教训是深刻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

三 波斯萨珊王裔结盟吐火罗 抗击大食始末

在阿拉伯的史籍中,伊嗣侯(Yesdagarrd II)死后波斯萨珊王朝业已灭亡,但是,在我国史书中波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则依然存在,而且其国名总是同吐火罗相提并论。这表明萨珊王统事实上并未断绝,波斯王裔依靠同吐火罗的结盟和唐朝的大力支持,继续同大食进行了持续三代的顽强复国、卫教斗争。这一斗争实质上乃是唐与大食在中亚对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综辑各种史料,予以全面的深入考察。

(一) 吐火罗与“河北突厥”

大食入侵波斯乃是中亚历史的重大事件,它推动着乌浒水域各派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形成了以波斯—吐火罗为轴心的抗击大食政治联盟。

吐火罗乃乌浒水域大国,“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视货罗,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水之南,古大夏地,与悞怛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王号叶护”^①。“其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

①《新唐书》卷221,西域传。

波刺斯(即波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乌夺取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统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界区分,总役属突厥”^①。即今阿富汗和克什米尔的部分地区。吐火罗的土著居民本是月氏人,后来又迁入了吠哒人,宗教文化上深受印度、波斯的影响,信仰佛教与祆教。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之世,遣其子咄达度设占领其国,自此吐火罗王统已易为突厥阿史那氏,故其王称叶护,成为西突厥所册南面小可汗的封疆。因此,波斯称之为“河北突厥人”,其全盛时期号令乌浒水流域诸国。复据《旧唐书》卷194,“咄陆复率兵击吐火罗,破之,自恃其强,专擅西域”。此处之咄陆可汗指在位于贞观十三年至十六年间(639~642)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欲谷设。《资治通鉴》卷196亦记:“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既杀沙钵罗叶护,并其众,又击吐火罗,灭之,自恃强大,遂骄傲,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说明咄达度设的后裔一度失国,史载乙毗咄陆可汗于贞观十六年(642)为唐所败,乙毗射匮可汗继立为西突厥大可汗之后,“自知不为众所附,乃西走吐火罗国”^②,仍据吐火罗与之抗颞。直至贞观二十一年五月,西蕃咄陆可汗为郭葛仕鸱俟利发所破,奔于波斯”^③。吐火罗王统才又重新回归于咄达度设的后裔。

咄达度设及其继承人阿史那乌湿波继承了统叶护可汗的对外政策,对唐关系笃睦,朝贡记录不绝于史。《册府元龟》所记尤详:

(贞观)九年正月,西突厥同娥设、二月、于闐王、焉耆,四月,薛延陀……闰月疏勒国,五月吐火罗,八月西突厥,

①玄奘:《大唐西域记》。

②《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③《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

九月于阗、室韦、薛延陀、盘盘国，十月，处月鹞，十一月百济，十二月吐蕃、西突厥并遣使来朝，贡方物^①。

（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朔，结骨、吐蕃、吐谷浑、新罗、高丽、吐火罗、康国、于阗、乌长、波斯、石国并遣使朝贡^②。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其足如驼，而飞行日三五百里，能噉铜铁，夷俗呼为鸵鸟^③。

（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王伊嗣侯为大食兵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析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支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④。

夏四月，大食发兵击波斯，杀波斯王伊嗣侯，伊嗣侯之子卑路斯奔吐火罗，大食兵退，吐火罗发兵立卑路斯为波斯王而还^⑤。

（显庆）二年，正月，庚申，朔，吐火罗国献师子^⑥。

从以上朝贡记录中得知，唐朝同这支作为统叶护后裔统治的乌浒水大国，关系十分密切。吐火罗国中拥有大量祆教信徒，因而当大食入侵波斯之后，与波斯也成为唇亡齿寒的关系。波斯王伊嗣侯后期的抗大食斗争，赖其支持。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永徽二年（651）伊嗣侯下诏征召河北突厥勤王兵，及其兵大至，又待遇菲薄，激起兵变，伊嗣侯携珍宝仓皇出逃，亡匿民间磨坊中，为坊主图财所害。这一记载今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此，我国史书《新唐书·大食传》也记：“伊嗣侯

①《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

②《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

③《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

④《册府元龟》卷 995，外臣部，交侵。

⑤《资治通鉴》卷 199。

⑥《册府元龟》卷 970，外臣部，朝贡三。11403 页。

（“俟”乃侯为讹）不君，为大酋所逐，奔吐火罗，羊道，大食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亦足印证伊嗣侯乃因兵变叛亡，卒于道上。至于为大食所杀云云，或系误以传闻，则伊嗣侯确乃卒于永徽二年（651）。是以我判断，吐火罗兵变意在索饷，初无伤王之心，故伊嗣侯死后和又继续支持其子卑路斯坚持了长达十数年的抗大食，复国卫教的斗争。

（二）波斯、吐火罗附唐与 卑路斯抗大食的复国斗争

正当大食所向披靡，步步向东推进的时候，唐朝势力也已深入西域，成为惟一足以同大食对抗的力量。波斯、吐火罗遂投附唐朝，以求得到唐朝的庇护，自此两国抗击大食的斗争成为唐与大食中亚对抗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阿拉伯史家记载，永徽二年（651）伊嗣侯死后，即为波斯萨珊王朝全面灭亡的标志。其实，伊嗣侯虽死，其子俾路斯又已继承了王位，萨珊王朝的王统仍然继续。永徽五年（654）大食对于据守木鹿的卑路斯政权采取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册府元龟》卷 995 记载：“永徽五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伊嗣侯之子卑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这是木鹿陷落的指征。阿拉伯史料亦印证是岁大食遣将爱弥儿越乌浒水北进，攻入 Muymurgh，亦即汉文史书中的米国，可见攻占木鹿者应即爱弥儿，大食任命的首任呼罗珊总督就是他。上引汉文史料又记：“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还。”此时卑路斯所据地已是波斯极东省份赛因斯坦（Sejistan）的首府 Zaranj，亦即汉文史料中的疾陵城了。至次岁，汉文史料中又出现了“永徽六年（655）

六月，大食国遣使朝贡”^①的记载，相互之间必定存在着因果关系。这表明，大食方面早已获悉唐朝乃是波斯、吐火罗的主要后盾。看来这次谈判仍不欢而散。因此，显庆元年（656）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继立为哈利发以后（656~661），立即断绝了对唐朝的通使，同年再遣爱弥儿越乌浒水北进，其主攻目标已是支持波斯复国斗争的吐火罗了。

与大食攻占波斯本土大体同时，唐朝也完成了剪灭西突厥，实现了十姓归唐的伟业，其政治影响已扩展葱岭以西的中亚腹地。在此形势的推动下，不仅河中诸国，连乌浒水域的吐火罗以及波斯的流亡政权皆主动附唐，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史载伊嗣侯寿终之日，正是西突厥首领殿中侍御史业鲁叛唐之年。自此，唐朝连续三次命将出师，深入远征，至显庆三年（658）戡平了这场叛乱，于十姓故地置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授降唐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分领二都护，与此同时，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以上二都护府并隶其治下。随着西突厥汗国的灭亡，原来臣属这一汗国的河中粟特诸城邦也纷纷主动将本身国土合并于唐，也被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对内称国王，对唐则称都督、刺史，身兼二重名号。面对大食强大威胁的乌浒水域诸国也纷纷效尤，其盟主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乌湿波率先降唐。《册府元龟》卷 966 记其国：“唐永徽三年（652）列其地为月氏府，以其叶护阿史那乌湿波为都督。”永徽三年（652）西突厥叛乱正炽，唐朝平叛不遑，何能远至乌浒水域去建置羁縻州府？校以《新唐书·高宗本纪》：“显庆中，以其地（指吐火罗）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为都督。”可

① 《旧唐书》卷 4。

见永徽三年实为显庆三年之误。至此,吐火罗已并入唐朝版图,这是在大食强大军事压力下要求进一步得到唐朝政治保护的体现。显庆四年(659)最后一支残余的西突厥割据势力真珠叶护可汗也被平灭,唐朝的西部领疆在地理上已连成一片。在吐火罗归唐的影响下,乌浒水域诸国也主动请为唐臣。唐高宗因于龙朔元年(661)派遣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专程赴吐火罗首府阿史那绥城,建置了吐火罗道十六羁縻州府。其中包括月氏都督府吐火罗(Tukhan)、大汗都督府唃哒(Hephthalites)、条支都督府诃达罗支(Arejhanadj)、天马都督府解苏(即愉漫,Schouman)、高附都督府骨咄(Khotol)、修鲜都督府罽宾(Kapica)、写凤都督府帆延(Pamyān)、悦般州都督府石汗那(Dogana)、奇沙州都督府护时健(Djouzdjan)、姑墨州都督府怛没(Tirmidh)、旅獒州都督府乌那曷(Balkh)、昆墟州都督府多勒建(Talakan)、至拔州都督府俱蜜(Koumedh)、乌飞州都督府护蜜多(Wakhan)、王庭州都督府久越得建(Qawadhiyan)等。最初,波斯也包括在内。参稽《新唐书·波斯传》:“龙朔初,(波斯)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民遣者到西域分置州府,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可知乌浒水域诸羁縻州府的建置也是唐朝决心冒与大食公开对抗的危险,对这一地区提供政治保护的结果。因为这一地区已正式纳入唐朝领疆,进犯此地即意味着侵犯唐朝。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1. 史书明确记载,以上十六羁縻州府统名吐火罗道,俱隶于吐火罗叶护治下。《册府元龟》卷999所收吐火罗叶护阿史那仆罗奏疏中亦云:“仆罗兄吐火罗叶护部下皆诸国王、都督、刺史,总二百一十二人,谢颯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罽宾国王统领兵马二十万众,骨咄国王、石汗那国王、解苏国王、

悒怛国王、护密国王、报表户时健国王、范延国王、久越得健国王、勃特山主，各领兵五万余。仆罗祖父已来，亦是上件诸国之王。”可见吐火罗统乌浒水域诸国，辖兵九十余万，其职位不应与所辖诸国王平级，且此王率先归唐，早在显庆三年（658）已授月氏都督，及龙朔元年（661）再次授官，理当晋级。以此判断，龙朔元年阿史那乌湿波所拜官位，不应是原授之月氏都督，而应是高于都督的月氏大都督。至此，唐安西大都护治下已领有两个羁縻都护府：昆陵、濠池二都护府以及月氏大都督府。

2. 波斯位于抗击大食的最前线，承担着为唐朝把守乌浒水域“天可汗西大门”的重任，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之它本为西亚大国，虽国衰国沦，潜势力仍未可忽视，特别是萨珊王朝奉为国教的祆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古老宗教，在中亚有众多的信徒，因之其所进行的复国、卫教的斗争得到中亚诸国的普遍支持，龙朔元年（661）王名远初置吐火罗道，波斯王卑路斯仅为月氏（大）都督治下的十六羁縻都督州府之一，然至龙朔二年（662）正月，唐朝又正式颁诏，“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①。这一册命意味着唐朝已公开表态支持波斯的复国卫教斗争。于是，唐与大食之间的中亚对抗早已无可调和。大体上以乌浒水为界，以北属安西大都护府，以南属呼罗珊总督府。在此宏观历史背景下，波斯反抗大食的斗争已成为唐朝遏制大食河外扩张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唐朝只是建立在单纯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其远方属国

^① 《册府元龟》卷 964。

进行有效的保护。事实上，至此唐朝的国势已达到辉煌的顶点，此后国内的政争使其国势一度中衰。而至龙朔元年(661)大食已结束了共和哈利发时代，进入了伍麦叶家族的世袭统治，我国史书中称之为白衣大食，其国势始终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河外扩张更是这一王朝世代相继的一项基本国策。恰于此时，新兴的吐蕃噶尔家族专国，卷入了西域争夺，阻断了唐朝与葱岭外地区的交通联系，导致以吐火罗为基地的波斯第一次复国、卫教斗争的失败。

吐蕃乃以悉勃野氏为核心，诸羌为主体形成的强大奴隶制国家，崛起于帕米尔高原。松赞干布之世与唐朝联兵共灭吐谷浑，南、北瓜分其地，曾参加了助唐平定龟兹的战事，自此，与唐埋伏了西域、河源冲突的种子。及其薨逝，嗣主年幼，权臣噶尔家族专国，开始与唐展开了这一争夺，大食正好利用这一矛盾。虽然无论汉文还是阿拉伯文史料都没有留下双方结盟、共同反唐的记载，但却存在着许多类似的迹象。史载龙朔元年(661)吐蕃发兵攻占了“地当四镇入吐火罗道”^①的交通咽喉护密。正是此岁，唐朝新置此国为鸟飞州都督府，属吐火罗道月氏(大)都督府治下十六羁縻都督府之一。而创制这些州府原本是为了对付大食的，吐蕃这一军事行动切断了唐朝通向吐火罗的通道，不啻是对大食主攻吐火罗的侧翼配合，兆示着这两个国家确实存在着某种反唐默契。龙朔二年(662)吐蕃又进一步兴兵攻犯四镇，唐将苏海政率兵迎战失利，自此西域形势逆转。龙朔三年(663)“大食击波斯、拂菻，

①《新唐书》卷221，护密。

破之，吞灭诸胡，胜兵四十万”^①，这似乎表明，波斯在本土最后一个抵抗基地疾陵城也已失陷，只好寄身吐火罗。这时，唐朝所册立的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已死，其部将阿史那都支率众叛唐附蕃，所余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也于乾封二年(677)暴卒。而阿拉伯史料记载是年大食将齐雅德又渡乌浒水北犯，大破吐火罗，“在这一战役中，萨珊王朝最后一个不成器的君主叶兹吉格德三世(Yesdegard III，即伊嗣侯)的儿子卑路斯被打败，而且被赶到中国去了”^②。其时八庙吐火罗至唐的其他一切通道都已被切断，卑路斯奔唐的惟一道路，必经由阿史那步真封地，入安西大都护府辖境而至长安。以此判断，阿史那步真之死必与卑路斯的奔唐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又卑路斯奔唐，大食必遣兵追击，阿史那步真亦必派兵迎纳、护送，双方难免不发生接触，则阿史那步真之死很可能与此有关。又由吐火罗绕道碎叶、龟兹、焉耆、西州，经河西赴长安，非两年路程不可。由此又可推断，所谓“被赶到中国”绝不可能指唐朝的首都长安，而是一度避难于安西，直至咸亨元年(670)唐将薛仁贵兵败大非川，安西四镇尽沦，卑路斯在安西也几无容身之地，只好继续东奔，诣长安觐谒，留而不返。故史书又载：“咸亨中，卑路斯自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大将军。”后来还专为他所带来的波斯从众兴建了波斯寺，即祆教寺院，作为支持其复国、卫教活动的象征。

①《资治通鉴》卷200，龙朔三年。

②珀西·赛克斯：《阿富汗史》，一卷，上册，264页。

(三) 泥涅师主持的波斯复国活动 与中亚各国的抗大食斗争

卑路斯的东奔长安固然是波斯萨珊王裔抗大食、复国、卫教斗争的严重挫折,但是这一斗争却远远没有完结。随着唐朝的西域反攻,卑路斯之子泥涅师又在唐军的护送下返回乌浒水域,掀起了第二次复国、卫教活动的新高潮。

先叙唐朝的西域反攻,及其护送泥涅师(Narses)西返。

唐朝的国力中衰是由高宗后期权力斗争的尖锐化所引起的。随着武后逐步巩固了自身在政权中的地位,又重新开始了重振国威的努力,西域反攻就是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仪凤二年(677)流亡长安的“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指长安)置波斯寺(指袄教寺院)”。可见此岁上半年卑路斯犹在,至秋卒,其子泥涅师先在长安为侍子,遂袭父封。这时恰逢吐蕃国内乱离,其大臣鞠·播布与仁祖等谋反,象雄叛,执政之大相钦陵·赞婆被迫全力平乱,边备空虚。唐朝原计划自河源、西域两道向吐蕃、大食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册立泥涅师即此反攻计划的一部分。然而,仪凤三年(678)唐将李敬玄、刘审礼伐蕃,兵败青海,反攻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廷议骚然。裴行俭建议借护送波斯王返国为名,对西突厥“二蕃”,即阿史那都支、李遮旬二政权发动奇袭,高宗纳其策,遂拜行俭为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护送泥涅师西返。裴行俭先曾出任西州都督府长史、金山副都护,安西大都护,在西域深孚人望。因此,到达西州就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在西州秘密募兵,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并借狩猎为名,在

山中集中训练,然后出其不意,发动了对西突厥“二蕃”的奇袭行动:

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己而西,扬言结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觐知,遂不设备……行俭假为畋猎,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旬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万余骑来营就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悉来请命,亦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遮旬。旬闻都支就擒,遽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①。

参稽其他史料,裴行俭重定十姓以后,唐军主力班师,留副将杜怀宝领金山都护驻庭州,王方翼领安西都护驻碎叶,并组建了一支名为波斯军团的特别护送部队,一直将波斯王泥涅师安全地护送到吐火罗。对此,史书中虽有所记载,阿斯塔那 191 号墓出土文书《永隆元年(680)波斯军团申报样人授勋芊符名籍》中却有明确反映:

		送波斯王	样人康□义
白欢进	年卅一		
		送上轻车	芊符到府
赵力相	年卅五	送波斯王	样人康昙住
俾失	年廿九	送波斯王	样人汜埏
	年卅一	送波斯王	样人张 ^②

① 《册府元龟》卷 366。

② 《吐鲁番出土文书》。

这一文书证实泥涅师在唐军护送下到达吐火罗已是永隆元年(680)。

唐朝重定十姓和泥涅师的西返掀起了波斯复国活动的新高潮,推动了中亚各国抗击大食的斗争,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又得到恢复,这一形势一直到神龙元年(705)屈底波入主呼罗珊才发生了变化。因此,永隆元年至神龙元年间(680~705)乃是波斯复国活动取得重大进展和大食河外扩张得到有效遏制的时期。

泥涅师复国活动的失败与大食将屈底波的血腥镇压有关。神龙元年(705)武周王朝结束,中宗复辟,恢复唐朝国号,国内政治形势一度发生动荡。恰于此时,大食韦立德一世继为哈利发,铁腕人物哈贾吉柄政,名将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开始了河外征服的“圣战”,而中宗则忙于对付重建后的东突厥汗国,一度放弃岭外经营,自此,中亚形势急剧逆转。神龙二年(706)屈底波越乌浒水北进,攻石汗那,降之,转攻吐火罗,又大捷,吐火罗叶护阿史那都泥利被迫乞降。吐火罗乃波斯复国活动的主要支持者,至是,泥涅师已无容身之地,只好效法乃父,东奔归唐。故史载:“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707)复来朝,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西部独存。”^①吐火罗叶护之弟阿史那仆罗似也于同年奔唐。按泥涅师仪凤三年(678)继承其父王位,随后为裴行俭遣军护送“返国”,至景龙元年(707)奔长安,其间经历的时间恰为20年,而由吐火罗至长安至少非一年行程不可,足证大食占领吐火罗,泥涅师亡奔之岁必为此神龙二年(706)。

屈底波镇压了波斯、吐火罗的反抗以后,挟吐火罗相尼

^①《新唐书》卷221,波斯传。

查克以为人质，督兵继续北征，进破安、康诸国，大掠而归。次岁又征河中，复大捷，初步建立了大食在乌浒水域及河中地区的统治权。景龙二年(708)唐朝调整了西域政策，承认新兴的西域异姓突厥政权——突骑施汗国，册拜突骑施·娑葛为十四姓可汗，改其名为突骑施守忠，博得了他的效忠，从而对中亚腹地发生了积极的回响。景龙三年(709)河中诸国纷纷叛离大食，原为大食挟为人质的尼查克乘隙逸归本国，聚众起事，屈底波急返兵吐火罗，监视其叶护阿史那都泥利的一切行动，防止其“制造困难”，随即亲统大军进剿尼查克，并以重金收买先曾许诺与尼查克联兵起事的诸邦邦君，终于大破尼查克，俘而杀之。在屈底波任呼罗珊总督期间(705~713, 神龙元年至开元元年)大食已全部占领了乌浒水域及河中地，从而将唐与大食的界河由乌浒水推进到药杀水域。

(四) 波斯萨珊王朝的末代君 勃善活(Khusrau III, 库萨和三世)

但是，波斯的复国活动并未就此终结，泥涅师虽已东奔，而其“西部独存”，兆示着波斯余众仍据“西部”故地，进行着顽强的抗大食斗争。其领导人应即泥涅师之子勃善活，应即阿拉伯文中的Khusrau的对音，更确切地说，乃是库萨和三世。

屈底波人盛时期波斯国名一度沉湮于史册，其国名的复现与勃善活之名见于记录乃是唐朝西域反攻与苏祿再寻突骑施汗国的历史产物。

屈底波主政呼罗珊主要得力于韦立德一世在位时期铁

腕宰相哈贾吉的倚重，及 75~76/714~715(开元二年至三年)之际，此二恩主相继薨逝，苏利漫继为哈利发，朝中形势大变。苏利漫乃哈贾吉的死敌，登位后立即宣布哈贾吉罪状，并穷究其余党，屈底波也受此案株连。忿而起兵抗诏，为其部下所杀，其所进行的河外扩张事业遂停顿下来。这时玄宗业已秉政，国势复盛，开始了全面的西域反攻。开元二年(714)遣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率众西征，平都担，收碎叶川西数千帐内附，开元三年(715)又遣阿史那献与汉将张孝嵩南北分兵，各率北庭、安西蕃汉精骑再次西征，分别攻至铁门关与位居费尔干那盆地的西拔汗那，重播唐之声威于葱岭以西地区。开元四年(716)车鼻施酋长苏禄重建突骑施汗国。玄宗看到这是一支足以协助唐朝遏制大食的强大力量，遂厚加抚慰。开元五年(717)，册拜为左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开元六年(718)加拜为左羽林大将军，封顺国公；开元七年(719)又正式册立为忠顺可汗，领金方道经略大使，并出让碎叶为其牙庭，换取了苏禄的效忠，并进一步利用这支力量为唐朝发动西域反攻的主力军。正是此岁，《册府元龟》卷 971 出现了以下记载：

七月……波斯国遣使朝贡。

据此可知，波斯复国势力虽历经摧残，但仍然存在，继续奉行萨珊正朔，同岁，吐火罗叶护阿史那支汗那也遣使朝贡，这是波斯—吐火罗联盟依旧存在的铁证。这一联盟之所以如此牢固，在于它不仅是为了捍卫民族主权，反对奴役，而且还具有捍卫传统文化的宗教战争性质。伊斯兰教的一神教义已严重威胁到中亚地区的祆教、佛教、摩尼教等传统宗教的生存，因此，这一斗争还得到中亚诸国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以祆教为国教，摩尼教也发祥于其国境，而史载吐

火罗道中的悒怛人也“事天神、火神”^①，并有解天文大慕阁，即摩尼教士。又有证据表明，这些宗教也是河中粟特诸国的传统信仰。慧超《五天竺行记》中记载：“从大寔国已东，亦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此人国，总事火袄，不识佛法。”我国史书也印证康国“有胡律，置于袄祠”^②，吐火罗、米国都有“萨宝”，即袄教祭司。而这些宗教都是伊斯兰教所打击和消灭的对象。因此唐朝册立突骑施·苏禄并发西域反攻，为这些国家燃起了希望，立即得到广泛的响应，汇为一支反抗大食的浩荡巨流，严重动摇了大食的河外统治。开元八年(720)大食哈利发易为叶齐德二世，呼罗珊总督易为赛伊德，统兵规复失地，突骑施可汗遣其部将Kursul，乃处木昆·闾律啜的译音，即莫贺达干，率兵来援，大败赛伊德，迫之退守飒秣健，坚壁自固，于是河中诸邦及乌浒水域诸国尽叛大食，复臣于唐。护密、乌菴、骨咄、俱位、勃律、箇失密、南天竺、谢颯、闾宾诸国皆于是岁来唐朝贡，即为其证。开元九年(721)叶齐德二世免去了赛伊德的呼罗珊总督职务，另遣哈拉什主呼罗珊，照旧无济于事。开元十年(722)唐北庭都护张孝嵩率军西征，助小勃律复国，收其境内九城，进一步强化了唐与乌浒水域诸国的交通联系。是年冬，哈拉什又被免职，另委穆斯棱主呼罗珊，但仍无力挽回颓局。唐朝方面的不断胜利与大食方面不断的失败，更有利于波斯复国运动的再炽。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勃善活之名出现于史册。

开元十年(722)三月，波斯国王勃善活遣使献表，乞授汉官一员，许之。

① 《梁书·悒怛传》。

② 《隋书·康国传》，亦见于《魏书》卷102。

由此可知，唐朝不仅给予波斯复国运动以道义上、物质上、军事上的大力支持，而且还直接派遣朝廷汉官亲临其国，襄赞帷幄，指导斗争，这意味着唐朝已直接卷入了同大食的正面对抗。看来勃善活的一切活动都同唐朝治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安西大都护府存在着直接联系，禀其指麾。

关于勃善活抗击大食的具体活动虽然迄今仍未发现任何有关记载，但是，从间接的资料映照中，仍可发现其存在的痕迹和活动轨迹。开元十二年(724)叶齐德二世卒，希沙木继为哈利发，遣穆斯梭攻唐朝属国东拔汗那，围渴塞城，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驰援，大食复遭惨败，精兵辘重，损失大半，史称渴水日之战。开元十三年(725)呼罗珊又易将为河沙德，其一度攻入乌拉曷(今译巴里黑)，但进攻呼罗珊东北山地时受阻，无功而返。这一地区正处于波斯、吐火罗交界处，很可能就是勃善活进行复国活动的主要基地。是岁，“七月戊申，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①。这位穆沙授折冲是实，但并未“留宿卫”，不久还国，此行大约是为报捷而来。开元十四年(726)“十一月己卯，吐火罗遣使持犍来朝，授中郎将，赐紫袍，金鱼袋”^②。此使前来的目的必与前使相同。因而备受封赏^③，可见这一时期勃善活领导的复国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阿沙德智殫力穷，终于免冠下野即为其证。

开元十五年(727)阿什拉什出任呼罗珊总督，强行推行伊斯兰化，下令皈依伊斯兰教者豁免丁税，而把税收转嫁于非伊斯兰教徒身上。不久，又因人教者大增，赋税减少，复下令新入教者而未履行割礼者仍不予免税。这种朝令夕改的政策

① 《册府元龟》卷 975。

② 《册府元龟》卷 975。

③ 《册府元龟》卷 975。

激起新入教者与传统信仰者联合发起叛乱，波斯、吐火罗乘机推波助澜，阿什拉什派兵镇压，吐火罗叶护遂向唐求援，其奏疏全文如下：

奴身罪逆不孝，兹父身被大食统押，应彻天聪，颂奉天可汗旨云，大食欺我，即与你力气。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灭，国土必遭离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与我发兵除却大食，其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①

吐火罗乃波斯复国活动的重要基地，其奏请必然同时反映了波斯的要求。开元十六年(728)唐朝应请发突骑施攻入呼罗珊，阿什拉什督军拒之，战于乌浒水南，突骑施不利退去，阿拉伯史料记载此役同突骑施联兵者还有萨珊王裔 Khusrau，《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一书作者吉布说：“萨珊王族既迁居中国，则 Khusrau 之从军可能表明得到中国的支持，不过中国的记载未提及此事。”我认为，Khusrau 应即汉文史料中的勃善活，二者对音相似，前文业已述及，唐朝曾派汉官赴勃善活处参赞军事，可见汉文史料中早已提到了，不过迄今仍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已。吉布谓此人乃卑路斯之子，巴尔托里德谓为伊嗣侯之子，前岛信次谓为伊嗣侯之孙，皆于实据。以我判断，勃善活(Khsrau)应为卑路斯之孙，泥涅师之子，亦即伊嗣侯的重孙。又波斯历史上的 Khusrau 有三：一为库萨和·阿努西尔，又作库萨和一世；二为库萨和·帕尔

①《册府元龟》卷 999。

维兹，又作库萨和二世；则此勃善活实为库萨和三世。

开元十六年(728)乌浒水南之役一度给予波斯、吐火罗联盟以重大打击，吐火罗叶护阿史那支汗那可能死于此役。因此，次岁(开元十七年，729)，唐朝又册立骨咄禄颉达度为叶护，然而不久突骑施又组织了强大的攻势，重新把主动权夺回到自己手里，大败阿什拉什。开元十八年(730)呼罗珊易将为朱奈德，复为苏禄所败，一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优势始终由突骑施所保持。在此期间，波斯、吐火罗使者连年来唐，表明复国活动又在复苏，试看下述朝贡记录：

开元十七年(729)正月，册吐火罗骨咄禄颉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悒怛王^①。

开元十七年(729)三月，壬寅，吐火罗叶护遣使来朝^②。

开元十八年(730)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献香药，波斯国王遣使来朝贺正^③。

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吐火罗僧伽难陀来朝，贡献瑞表，白药等^④。

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甲子，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⑤。

开元二十年(732)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僧及烈朝贡，授首领为果毅，赐僧袈裟一幅，及帛五十匹，放还蕃^⑥。

然至开元二十二年(734)阿沙德主呼罗珊，向唐与突骑

① 《册府元龟》卷964。

② 《册府元龟》卷975。

③ 《册府元龟》卷971。

④ 《册府元龟》卷971。

⑤ 《册府元龟》卷975。

⑥ 《册府元龟》卷975。

施之间推行离间政策，导致双方发生了悲剧性冲突。这场战争一直持续至开元二十四年(736)，结果严重削弱了突骑施，不得已向唐求和。次岁，我国史书中出现了“开元二十五年(737)正月，波斯王子继忽娑来朝”^①的记录。开元二十六年(738)二月，吐火罗使者伊难如达干罗底琛亦出现于长安。是岁，苏禄卒，突骑施益衰，更为可悲的是，唐朝以后更加沿着这条错误路线愈走愈远，进一步干预突骑施内政，插手黄、黑二姓之争，悲剧愈演愈烈，终于导致突骑施汗国的分裂和全面衰落，从而自毁长城，为大食的河外扩张打开了绿灯。波斯、吐火罗的处境也日益艰窘，但对唐朝的遣使仍然维持着。史载天宝四载(745)波斯、吐火罗来贡，天宝五载(746)波斯托呼慈(花刺子模)使臣李波达仆转递贡物，可知波斯复国运动的基地已转移至里海东大不里坦省，距唐更为遥远。至天宝六载(747)大食国乱，而呼罗珊为其暴动策源地。并·波悉林起兵于此，即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亦即黑衣大食肇兴之始，历史已进入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与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易代之际，于是波斯、吐火罗的反抗重又活跃起来。这时唐将高仙芝乘机发动全面的西域反攻，两国积极予以配合，天宝八载(749)吐火罗叶护夫里尝(失里忙)伽罗遣使上表，请击竭师以凿开乌浒水域通往安西的大道^②，高仙芝应请出兵，取得了局部战役的胜利，天宝九载(750)高仙芝击石国，又奏捷，附大食之石国王被擒，献俘阙下。同岁，我国史书中出现了下述记载：

天宝九载(750)四月，波斯献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

① 《册府元龟》卷 971。

② 《册府元龟》卷 971。

筵，无孔真珠^①。

这已是波斯萨珊王朝在历史上最后的记录了。至天宝十载(751)唐与黑衣大食大战于怛逻斯，唐军大败。自此中亚的政治地图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萨珊王朝祭坛上的长明圣火就此永恒熄灭，唐朝的钟鼓声也自此绝响于葱岭。如果自永徽二年(651)伊嗣侯死后算起，波斯的复国运动又坚持了整整100年(651~751)，历卑路斯、泥涅师、勃善活三主，其最后王裔继忽娑则似乎自开元二十五年(737)朝唐以后就永留不返，很可能已客死长安了。

(五) 吐火罗阿史那氏的绝统

吐火罗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虽然怛逻斯之战以后，其国祚仍继续了一段时间，但也为时不长了。细查史书，还可以发现天宝十二年(753)、天宝十三年(754)的朝贡记录，这些朝贡使者的真正来意仍然是为了求援，但接着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自顾不暇，自然不再有闲心去关切吐火罗。至乾元元年(758)七月，史书中出现了以下记录：“吐火罗叶护乌那多共九国首领来朝，请助国讨贼，帝令赴朔方行营。”^②说明吐火罗已正式灭亡。故其国君连同所属九国邦君一道流亡唐境，本为谋求政治避难而来，而恰遇唐朝内乱，无法安置，可见他们参加平叛战争也是迫不得已。后来吐火罗叶护也是遗骸中土，未能再返故乡了。这一英雄的国家抗击大食更超过百年，共历阿史那·乌湿波、阿史那·都泥利、阿史那·支汗那、阿史那·骨咄禄颉达度、阿史那·乌那多等五代国君。

^①《册府元龟》卷971。

^②《册府元龟》卷971。

四 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 表文疏证

乌勒伽(Ghourak)乃河中康国粟特名王。《册府元龟》卷999收有开元七年(719)二月此王向唐求援表文,其原件应为粟特文,今存者乃其汉文译本。全文如下。

臣乌勒伽言:臣是从天主领普天下皇帝百万重里马蹄下草上类奴,臣种族及诸胡国旧来赤心向大国,不曾反叛,亦不曾侵损大国,为大国行裨益土。从三十五年来,每共大食斗战,每年大发兵马,不蒙天恩,送兵救助,经今六年,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臣等大破贼徒,臣等兵士亦大死损,为大食兵众极多,臣等力不敌也。臣入城自固,乃被大食围城,以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欲破臣等城国,伏乞天恩知委,送多少汉兵来此,救助臣苦难。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今谨献好马一,波斯骆驼一,騊二,如天恩慈泽,将赐臣物,谓付臣下使人将来,冀无侵夺。

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

1. 大食犯唐之始乃开元七年(719)之35年间,由此逆推35年应为光宅元年(684)。
2. 开元七年(719)犯唐之大食主将应为屈底波,然而校

以阿拉伯史料,并非如此,可见这一表文所系的年代有误,必须更正。对此,涉及公元7~8世纪之交康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兹疏证如次。

(一) 康国附唐及其罹兵大食之始

康国附唐乃是西突厥汗国灭亡和大食威胁加深的历史产物。

康国(Samarkand)是粟特人所建的城邦国家,亦即我国史书中的昭武九姓诸国之一。建都河中名城飒秣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早在北魏时期已以悉万斤之名见于史册。悉万斤、飒秣健不过同名异译而已。位居乌浒、药杀二水之间的绿洲沃壤,“土沃宜禾,出善马,兵强诸国”^①,为河中诸国的盟主。其民善于经商,《西蕃记》记:“其民男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少为善。”《新唐书·康国传》所记更为具体:“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珺若粘云。习傍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承担者主要就是他们。因之国富民殷,在政治上则善于依附于大国的保护,先臣于西突厥,与之联姻,西突厥既败,转臣于唐。这一历史趋势自贞观十六年(642)乙毗射匮可汗继位以后更加明朗化,试看《册府元龟》卷970中保存的朝贡记录:

贞观十六年(642)春正月,康国、曹国、贺国(何国)、史国遣使献方物。

贞观十七年(643)正月朔,康国遣使献使献方物。

^①《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

贞观十八年(644)正月朔,康国遣使献使献方物。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庚午朔,康国遣使者来贡,献方物。

贞观二十年(646)正月遣使来献。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石国、康国亦贡方物……

三月,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金黄,亦称为金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使者来贡的时间大都集中在正月,绝非偶然。它意味着这些国家同唐朝的关系已非昔比,不仅是一般的经济、政治往来,而乃具有定时“贺正”的性质,从而表明自贞观十六年(642)起,康国已同唐朝建立起正式的宗藩关系,只是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才一度中断了这种联系。在此期间,大食已完成了对波斯本土的占领,河中地区面临着其严重威胁,加之大食信奉的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质,不能不引起广大河中祆教、佛教、摩尼教徒的恐慌,大食的初期扩张充满了掠夺色彩,主兵将领皆公然以此鼓舞士气,更加增添了这种不安。这就大大地加速了中亚诸国归心于唐的历史进程,乞灵于唐朝的政治保护。以故《唐会要》卷99记:“永徽中(650~655)其国(指康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攻,兼徵赋税。”因此,至显庆二年(657)唐朝刚刚荡平了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康国在拂呼纒立即举国来降,主动将自身国土并入唐朝版图,唐朝因置康居都督府,拜拂呼纒为康居都督。接着何、史、安、东安、米、石诸国也纷纷效法康国的明智抉择,相继来降,皆被列置为羁縻州或羁縻都督府。至此,中亚昭武九姓,亦即粟特诸城邦都已并入唐朝版图,置于唐朝的政治保护之下。

康国附唐,本质上是为了托庇于强权,以求遏制大食的进犯,然而事实表明唐朝虽然有此雄心,却无此实力。唐朝在

中亚的政治主权纯然流于形式，实际上并无一兵一卒进驻，而且此后随着吐蕃的崛起及其介入西域争夺，唐朝自顾不暇，更加无力出援中亚，导致这一地区羁縻州府的名存实亡，以及名实皆亡，陷河中诸国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大食遂呼罗珊为基地肆无忌惮地展开了河外扩张。这一历史序幕自拉比出任呼罗珊总督时期（咸亨二年至四年，671~673）已初步展开，至仪凤元年（676）赛德主呼罗珊复发兵北犯安国，康王拂呼纒率师来救，战大败，大食因进围安国都城捕喝，此年安国主年幼，母后执政，不得已乞和，以国中贵胄子弟八十人为质呼罗珊。赛德既破安国，乃移师攻康，又大败康军主力，俘三百余人而返，此即康国罹兵之始。

应当指出的是，直到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之前，大食的河外扩张重点还是乌浒水域诸国，因为波斯萨珊王裔的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并且依托吐火罗继续进行顽强的复国斗争。相形之下，进犯河中是次要的。加之自永隆元年（680）赛德死后，大食的河外扩张已渐呈衰退之相，光宅元年（684）大食哈利发穆阿威叶二世自动逊位，末换一世与佐拜尔相争，大食国中大乱，呼罗珊总督也卷入了这场政争，内乱既起，何遑外略，于是大食的河外扩张事业已被迫停顿下来。

由此可见，大食进犯康国之岁乃仪凤元年（676）而非光宅元年（684）。这表明自开元七年（719）逆推 35 年的计算方法是违背史实的，从而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怀疑：康王乌勒伽的求援表文被置于开元七年（719）是否为《册府元龟》的编者所妄加，它是否由于鸿臚旧档错乱所导致的时序颠倒。

(二) 711年屈底波攻康与乌勒伽 向唐求援

结合中外文献的记载,可以确证屈底波大举攻康之岁乃景云二年(711),至开元七年(719)其人早死,而前引乌勒伽求援表文明载侵康大食主将乃屈底波,足证此王开元七年(719)求援于唐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史载康王拂呼纒的下任国王名笃婆钵提:“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封康国大首领,左玉铃卫将军笃婆钵提为康国王。”^①可见此王依旧效忠于唐。近年来木鹿粟特文陶器铭刻中发现有 twkzkn(w)之名,据研究就是笃婆钵提的对音,前苏联学者里夫茨基释其义为有力者。正是此王受册之岁,大食哈利发麦立克派出商系将领哈立德主呼罗珊,取代了原来割据自雄,同哈利发相抗衡的呼罗珊军阀布开尔,重新开始了河外扩张,笃婆钵提在位的时间似乎不长,至圣历元年(698)七月,唐朝又另行册立泥涅师为康国王,此人享祚亦极短促,故《旧唐书·西戎传》记:“泥涅师以神龙中(705~707)卒,国人又立突昏为王。”这位突昏在《册府元龟》卷970中作突氏,“神龙三年(707)六月,康国王突氏遣使献方物。”粟特文献、阿拉伯文献也都印证此王的存在,分别写作 trrwn 和 tarxun。其人在位似为神龙二年至景云元年(706~710),屈底波大举侵康即始于此时。

屈底波即大食名将 Qotaiba 的汉译名,神龙元年(705)韦

① 《册府元龟》卷964。

立德一世登上了大食哈利发宝座，铁腕人物哈贾吉专国，屈底波乃哈贾吉爱将，受命主呼罗珊，委以“征服中国”的重任，许以事成之日，即裂土分封，授予“中国总督”之职。此人果不负重托，履职之次岁（神龙二年，706）就发动强大攻势，横扫乌浒水域诸国，破吐火罗，逐波斯王泥涅师奔唐，进军河中，然为九姓昭武联军所阻，未逞而归。景龙二年（708）再次进军河中，兵临捕喝城下，突昏督康国军驰援，酣战负伤，引起全军溃退，屈底波乘势攻康，围飒秣犍城，突昏不得已改臣于大食，飒秣犍城被允许大食派军进驻。次岁（景龙三年，709）唐朝册立突骑施首领娑葛为十四姓贺腊毗伽可汗，改其名为突骑施·守忠，取得了他的效忠，唐朝的政治影响复播于中亚，燃起了河中诸国反抗大食的希望。是岁，乌浒水域发生了尼查克领导的大起义，屈底波花了很大力气才予以平定，次岁（景云元年，710）飒秣犍城中市民发生了暴动，逐大食占领军，杀附大食之国王突昏，迎立原来的曹国王乌勒伽入主飒秣犍城，遣使诣唐求册命。同岁，米国王狄瓦什提契也自立为康王，也遣使入唐求册命，而唐国只承认他是米国王，屈底波善于政治分化，本来他对此二人都心怀敌意，却乘势承认了后者，封狄瓦什提契为“粟特王、飒秣犍城主”，易言之，封之为康国王，以制造进攻康国的借口。事实上这一时期是两康王并立，乌勒伽附唐，狄瓦什提契附大食，但飒秣犍城的实际控制权在乌勒伽一方，而乌勒伽的康国王是唐朝册立的，因此，乌勒伽受到大食攻击时理所当然地向唐求援。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屈底波于景云元年至二年（710~711）年间兴兵攻康，乌勒伽苦守半岁，终因粮尽援绝，被迫对大食签订了城下之盟，阿拉伯史料中保存了这一降约全文：

屈底波与粟特·伊赫希德·艾失欣之子乌勒伽签订和约,对乌勒伽给予保护,乌勒伽缴纳二百万迪尔海姆,刻不容缓,以及二十万迪尔海姆一年,三千头奴隶,其中不得有孩子和老人。粟特人将服从韦立德、哈贾吉和屈底波,乌勒伽所交纳的东西,如给奴隶,每头折抵二百迪尔海姆,大匹织物则每匹值一百迪尔海姆,小的六十迪尔海姆,丝绸每段值二十八迪尔海姆,赤金每米斯加勒值二十迪尔海姆,纯银每米斯加勒值一米斯加勒。屈底波对乌勒伽不怀恶意,不会背弃他。如果任何敌人出而反对乌勒伽,屈底波有义务给予帮助。屈底波使伊赫希德之子乌勒伽成为飒秣建、濛沙、及纳色波的国王。在乌勒伽之后,这个国家一定属于他的儿子,只要屈底波继续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司书艾布·萨比特之子萨比特书于94年。

伊斯兰历九十四年即710~711年,自此,大食军正式进驻飒秣建城,乌勒伽后来虽然继续称康国王,但已退居西曹瑟底痕城,其实际统治权力已与飒秣建城毫无关系了。因此,完全有理由断定,所谓开元七年(719)求援表文,实际上应是此年发出的。

1. 内容相符。阿拉伯史料明确记载此年屈底波调动一切攻城工具,猛攻飒秣建城,乌勒伽亲自铠甲登城,督众血战,战况空前激烈。此与前引表文中“三百抛车傍城,三穿大坑”的记述足相印证。

2. 前引表文中有“三十五年来每与大食贼斗战”之语,以景云元年至二年(710~711)逆推30年,乃仪凤元年(676),恰乃康国罹兵大食之始,史实与表文完全吻合。

3. 表文中有下述词句“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

此必为同伊斯兰教相对立的其他教派所制造的预言。按大食之兴始于穆罕默德的创立伊斯兰教和传播伊斯兰教，而穆罕默德于隋大业六年(610)于麦加接受天启，始创伊斯兰教，唐武德五年(622)移居麦地那，弘扬伊斯兰教，二者皆为大食勃兴的重大事件。今伊斯兰教徒以后者为伊斯兰教纪元之始，但这种纪年法未必为中亚地区非伊斯兰教徒所认知和认可，他们根据伊斯兰教的创立而不是以它的弘传为标志，即以隋大业六年(610)为起点推算大食的兴衰，也未必不是另一种理解方式。如果依据这种算法，710年末、711年初，康都飒秣健被围之岁，正是大食崛兴100年，与表文所记时间完全相符。

由此可证，尔勒伽向唐求援表文发出的具体时间正是景云二年(711)。

(三) 乌勒伽求援表文系于开元七年 乃是《册府元龟》编者的误置

历史记载表明，开元七年(719)确曾再度进犯河中，但是，这时的乌勒伽已转臣于大食，并且形式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不存在向唐求援的问题，其复臣于唐乃是唐朝对西域反攻初见成效的结果。

屈底波死于伊斯兰历九十六年都尔黑哲月，即公元716年8月7日至9月4日之间，亦即唐历开元三年七月四日至八月二日之间。其主持呼罗珊曾是大食河外扩张的极盛时期，随着他的死去，大食的河外扩张急剧衰退，唐朝遂乘势发动了西域反攻。是岁，唐将张孝嵩应东拔汗那王(拔汗那都督)之请，统安西精兵“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破附大食之西拔汗那王阿了达，再次与来援之大食军交锋，并取得

了辉煌的胜利。同年唐碛西节度使兼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又统北庭汉、蕃锐旅出北道，发动了“定远道行军”，深入河中，远至米国北的铁门关，唐朝的国威复播于西域。次岁（开元四年，716），车鼻施酋长苏禄重建突骑施汗国，引起了唐朝的格外重视，因重相结纳，以之作为反击大食的急先锋，这一形势引起河中地区各派政治势力的重新改组。乌勒伽自飒秣犍城失守以后被迫改臣于大食，因此，康国王名号继续得以维持，而先被大食册立的康国王，即“粟特王、飒秣犍寻城主”之。狄瓦什提契由之失势，转而结纳阿史那献，并进而经由其封地，遣使人贡于唐。《册府元龟》中保存了此王入贡的记录：“开元六年（718）二月，米国、石（国）并遣使朝贡。”又载：“开元六年四月，米国王遣使献拓壁舞筵及鎗。”这位米国王应即狄瓦什提契，他的遣使显然是希望唐朝册立他为康国王。但是这一目的并未实现，原因是乌勒伽成功地运用政治骑墙术而继续取得唐朝的信任，易言之，此人虽然早已沦为大食藩属，却照旧同时向唐称臣，而隐瞒了前一情节。史载狄瓦什提契使者到达唐廷的同岁，“是年康国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盃、玛瑙瓶、驼鸟卵及诺越之类”。礼品很厚，以抵消前者的政治影响。可见这时中亚的外交活动活动已日趋复杂化。至开元七年（719）唐朝决心借重突骑施的力量，将大食势力从河中地区完全驱逐出去，正式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金方道经略大使，割让碎叶以为其牙帐，确定了唐朝出帛，突骑施出兵共抗大食的新国策，授权苏禄代唐进行西部经略，宣布：“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历史证明了这一决定是英明、睿智的。是岁，大食委任阿沙德为呼罗珊总督，大举攻犯河中，安、俱密二国皆罹兵劫，该年二月，安国王笃萨波提遣使告急于唐和表文中称：

臣笃萨波提言：臣是从天主领普天下贤圣皇帝下百

万重草类奴，在远叉手胡跪，礼拜天恩威相，如拜诸天。自有安国已来，臣种类相继，作王不绝，并军兵等，并赤心奉国，从此年来，被大食贼每年侵扰，国土不宁，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伏乞天恩，依臣所请。今奉献波斯骠二，拂菻绣纛一，上皇后，如蒙天恩滋泽，请赐臣鞍辔、器仗、袍带、及赐臣可敦衣裳妆粉^①。

同岁同月，俱密国王那罗延也遣使上表求援，其表文中称：

臣曾祖、父、叔、兄弟等旧来赤心向大国，今大食来侵，吐火罗及安国、石国、拔汗那国并属大食，臣国内库藏珍宝及部落百姓物，并被大食徵税将去，伏望天恩，处分大食，令免臣国徵税，臣等即得久长守把大国西门，伏乞火召临，臣之愿也^②。

史书中还记载该年四月河毗施、吐火罗，六月吐火罗、康国贡使皆到达长安，恐怕也是为求援而来。可见是岁大食的确又兴兵进犯河中，但主将已非屈底波，并且诸国告援的内容已非请求派遣汉兵，而是求唐敕突骑施发兵相救，足证与景云二年(711)乌勒伽表文所指并非一事。这次大食的进攻很快被突骑施大军所粉碎了，可见这两次大食的河中进犯非但时间不同，而且胜负迥异。我国史书虽然一向重视时间的准确性，但是，当中宗、睿宗、玄宗三朝易代之际，朝廷政争迭起，人事更替频繁，这种情况难免不对史馆、鸿臚发生影响。因此，这一时期唐史出现的许多重大事件阙漏和纪年失误的事例，及至宋人编纂《册府元龟》，有些前朝旧档的年代已经失考了，这其中参编臧员又未必对当时西域形势了如指掌，

①《册府元龟》卷 999，请求。11722~11723 页。

②《册府元龟》卷 999，请求。11722~11723 页。

因之错把乌勒伽的表文与上述安国、俱密二国表文混编在一起，误系于同年是可以理解的，却一直未被人发现，遗讹至今。

关于康王乌勒伽的事迹，尚须作以下一些补充。

唐朝西域反攻的胜利与苏禄的辉煌战绩一度改变了中亚形势，开元八年(720)大食哈利发欧麦尔二世卒，叶齐德二世继位(开元八年至十二年，720~724)委赛义德取代了阿布德的呼罗珊总督职务，但仍不是苏禄的对手。是岁，赛义德统兵北犯河中，为苏禄将 kursul，即阙律啜贺达干所败。这一胜利推动着护密、乌苾、骨咄、俱位、勃律、南天竺、谢颀、罽宾等国反抗大食的斗争日趋高涨，大食的河外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开元九年(721)秋，哈拉什取代了赛义德的呼罗珊总督职务，采取了坚决的铁腕手段，厚税诸商，募集军费，激起了粟特诸国的暴动，米王狄瓦什提契乘势高张义帜，为之盟主。开元十年(722)哈拉什引兵击米国，屠钵息德城。这一历史名城遂夷为废墟，深埋地下的穆格山文书就是这次浩劫前米国文化的仅存物。狄瓦什提契兵败，率其民东徙西拔汗那。飒秣健市民中也不不少人弃乌勒伽，东从狄瓦什提契。人马众多，阻壅道中，哈拉什轻骑狙击，纵兵杀掠，血流满路，进又直攻西拔汗那，杀阿了达，屠其都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大屠杀之一。此役由于乌勒伽与狄瓦什提契嫌隙素深，加之老谋深算，未参加此次暴动，得以继续保存自身实力。开元十二年(724)叶齐德二世卒，希沙木继为哈利发。此时，呼罗珊总督已易为穆斯棱，又统兵进犯唐朝的忠实属国东拔汗那，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驰援，爆发了著名的渴水日之战，大败穆斯棱，重创大食圣战战士。直至此时，善于审时度势的乌勒伽才乘机叛，复降于唐。是岁，我国史书中又出现了康国使人唐的记录：

开元十二年(724)四月,康国王乌勒伽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一^①。

此后,乌勒伽连年朝贡于唐,试看下述记载:

开元十四年(726)十一月,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②。

开元十五年(727)五月,康国王献胡旋女子及豹^③。

开元十六年(728)、十七年(729)、十八年(730)三年不见康王遣使,至开元十九年(731)康王乌勒伽之名复现于史册:

十九年,四月……是月,康国王乌勒伽上表请封其子咄喝为曹国王、默为米国王,并许之,降书报乌勒曰:“卿僻在遐荒,久修诚款,情深本国,志慕钦风,节义著于家邦,忠孝兼于臣子,言念恳到,叹美良深,所请各依,可知朕意。”^④

必须指出的是,乌勒伽的后期政治立场仍然具有圆滑的两面性,即一面同唐朝保持着宗藩关系,貌似非常亲密;另一方面仍与大食虚与委蛇,乃至以穆斯棱自居,并未完全决裂。这是由于当时河中复杂、危险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地位所决定的明智策略。

乌勒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史载是岁:开元二十六年(738)十月,诏康国王乌勒(伽)卒,封其子咄喝为嗣^⑤。

乌勒伽在位于景云元年至开元二十六年(710~738),享国28年。此王死后,康国更加衰落,并同唐朝完全脱离了关系,最终完全隐没在大食帝国的权力帷幕阴影之中了。

① 《册府元龟》卷971。

② 《册府元龟》卷971。

③ 《册府元龟》卷971。

④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11344~11345页。

⑤ 《册府元龟》卷964。

五 拔汗那考

拔汗那，一作跋贺那、跋汗那、跋汗、富那、拈捍、宁远国，即元魏之破洛那，破那、婆罗捺、婆那，所指应即今费尔干那盆地（“富汗”应即费尔干那的最早译名）。本文重点论述隋唐时期的拔汗那，而兼及其先祖渊源。

（一）隋唐之前的拔汗那

费尔干那盆地位居药杀水（锡尔河）上游，又在群山怀抱之中，水草丰茂，上古曾为游牧民族栖息之地，最早占领这一盆地并且建立是国家的似乎是塞人和所建之国，应即我国史籍中的大宛。

塞人曾是分布范围最广的中亚古国，波斯王大流士的纪功碑上留下了三支塞人的名称，即 Saka-Haumavarga、Saka-Tigrahauda、Saka-Tyaiyataradraya，其中 Saka-Haumavarga 的分布范围就是费尔干那盆地和帕米尔。大宛之名据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考释，应即“Varga”的音译，其首音节“Hauma”则被节删了^①。大宛至迟于公元前 2 世纪，亦即我国历史上的西汉初期已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形态，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西域诸

^① 白鸟库吉：“大宛国考”，收入《西域史之研究》（日文版）。

国中也较为先进。“其俗土著耕田，有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以上是《史记·大宛列传》中的记载。《汉书》中更补充记云：“大宛国王治泵山城……副王、辅国王各一人。”其领疆东接汉，北界康居，西南内大月氏，其地“多善马，马之汗血”，因名其马为汗血马。其实大宛马的好处并不在于“汗血”，出汗渗血倒是马的一种地区性传染病。前苏联喷赤干发现的壁画说明，一种寄生蛇虱专门吸马血为生，以故马的身上总是血疮斑斑，因汗出血，但跑得极快，这些壁画上反映的形象大约就是汗血马^①。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使车令奉诏赍大量金帛赴大宛购买汗血马，为大宛所杀，由之引起了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两次西征^②。太初二年第一次西征没有成功，可见大宛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次岁（太初三年，前102）汉朝增兵、增粮，增辎重，始破大宛。汉伐大宛的军事行动乃是驱逐匈奴势力，确立汉朝对西域政治主权的历史开端。

大宛的国名不仅见于汉代，而且一直持续到三国、西晋，乃至十六国时期，并且有迹象表明其国势越来越强盛。本来，两汉时期的大宛已为西域大国，其国势仅次于乌孙、康居，而与大月氏相埒，至前秦时期似乎更进一步展开了东部扩张。史载前秦苻坚建元十四年（378），前秦凉州刺史梁熙遣使通西域，大宛乃率先通秦献马。苻坚拒而不纳^③，说明两国间业

①《苏联中亚考古》，汉译本。

②汉将李广利拜贰师将军，就是因为大宛国中有贰师城而得名，贰师，泥师等都是 Nisa 的译音，印欧语系特征非常明显，足证大宛属于古塞人的一支，操印欧语。

③《晋书》卷 113，载记 13，苻坚上。

已存在着利益冲突。前秦建元十七年(381)车师前王弥寘、鄯善王休密驮来朝,苻坚亲自召见于西堂寘等观,弥寘等奏请:“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西域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向导。”^①于是苻坚开始命将出师,令吕光统兵进军西域,可见吕光西征的主要目标就是大宛。然而统观其西征金过程,其出征对象则乃龟兹而非大宛,此谜怎样解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据我判断,此时的龟兹王似已易为大宛人,换句话说,吕光所征之龟兹亦即大宛,或者更确切地说,此时的大宛已实现了东向领土扩张,故其王都已东移龟兹,灭龟兹亦即灭大宛,除了前述理由,还可以补充以下证据:

1. 龟兹国名,汉代已见,其历史活动,班班见于史册。两汉从不闻其国以产善马驰名,西域产良马大国,惟有大宛。而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吕光平龟兹,“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裹丹髦,万计盈厩,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②。建元二十一年(385)吕光自西域班师,“以驼二万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异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还”^③,则龟兹也成为汗血马的产地。这只能解释为大宛人已大批进入龟兹。

2. 两汉时期的龟兹在音乐上本来默默无闻,甚至非常落后。因此,汉代的钟鼓雅乐传入龟兹,也被视为妙品,大力提倡,乃至其王坐朝,也仿照汉朝的钟鼓传呼制度^④。而至十六国时期,龟兹突然音乐勃兴,很快名震中原,使华夏传统的雅乐黯然失色。这只能说明龟兹的统治民族业已易种。

根据以上论述,自汉迄十六国时期,费尔干那地区一直

①《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②《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③《十六国春秋》卷38,苻坚下。

④《后汉书·龟兹传》。

以大宛为国名。并且其势力一度扩展至龟兹一带,说明这一时期塞人在这一地区占有优势。塞人乃高加索人种,操印欧语系语言,故《汉书·西域传》谓:“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其人多深目高鼻多须髯。”

自北魏以降,费尔干那地区所建政权名称由原来的大宛易为破洛那,这实际上是由族名向地区名称的转化,反映了这一政权的基础已由纯血缘手续关系的结合变为地缘关系的结合。这个破洛那国至少于5世纪初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435~439)已初见于我国史册。太延元年(435)北魏遣使王恩生、许纲等二十余人出使西域,然阻于柔然,使命未达。至太延二年(436)魏主又遣使六人再通西域,亦未成功。至太延三年(437)“遣散骑常侍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拜受甚悦,遣琬等曰:‘传闻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称臣致贡。但患其路无由耳。今使君既到此,可往二国,副其仰慕为诚。’琬于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乌孙王为发导译达二国,琬等宣诏慰赐之,已而琬、明东还,乌孙、破洛那之属,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①。这就是著名的董琬、高明通西域。破洛那国,《北史》又作洛那国,记云:“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479)遣使献汗血马,自此每使朝贡。”由此足证,自大宛至破洛那,虽然国名变易,物产依旧,实乃一脉相承。至于破洛那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上述记载远远不够全面。参阅《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目的记录,两国关系非常密切,并非始于太和三年(479):

^①《北史》卷97,西域传。

此后,北魏国势日衰,同破洛那的关系亦随之逐渐疏远下来。

至于破洛那的故都贵山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藤田丰八已有所考证,兹不赘述。

表 5-1 破洛那与中原王朝关系一览表

汉历	公元史料	摘抄	史料根据
太延三年十一月	437	破洛那、者感国遣使朝献,奉汗血马。	《册府元龟》卷 989
太延五年十一月	439	粟特、渴盘陀、悉半居国各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89
和平六年四月	465	破洛那国献汗血马。	《册府元龟》卷 989
太和三年	479	洛那……遣使献汗血马。	《魏书》卷 102
景明三年	502	疏勒、罽宾、婆罗那(破洛那)诸国并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69
永平元年三月	508	婆那……并遣使朝贡。	《册府元龟》卷 989

(二) 拔汗那的突厥化及其分裂

公元 6 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于金山,西魏废帝元年(552)击灭柔然,进军漠北,562 年(北周保定二年)西灭哒哒,一统漠北、西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突厥汗国。这一汗国拥有完备的统治机构,所到之处,派遣吐屯(turtun)监国,强行推行突厥化,于是突厥语在漠北、西域开始流行,突厥人在这一广大地区日益占有统治地位。至隋仁寿三年(603)原本是统一政治实体的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二国。独立后的西突厥既已与东突厥划疆分界,更加着力于西方拓宇,至终于统叶护可汗在位时期已把边界向西推进到西海,向南推进到乌浒水域,包括吐火罗、拔汗那在内的地区已悉归其治下。正是在这一

历史背景下,拔汗那的突厥化过程进一步加速。史载:“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噉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闷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加慰谕。”^①贞观乃唐太宗年号,贞观初正当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位时期,国势最称强盛。拔汗那王契苾为西突厥**噉莫贺咄**所杀一事必发生于此汗在位之时。然而贞观之前的拔汗那王契苾亦非真正的拔汗那土著,也是异姓突厥部落之一。根据前文所述,拔汗那的土著居民应是塞种,而契苾亦即车鼻,皆为 Qapis 的音译,本来属九姓铁勒之一,后来改用突厥共名,成为著名的异姓突厥部落,铁勒汗国的创建者**莫何可汗契苾歌楞**、唐将**契苾何力**、突骑施可汗**车鼻施·苏禄**皆出自这一部落,则至迟于西突厥西面可汗**达头**在位时期,拔汗那已遭到突厥征服,此拔汗那王契苾应即达头可汗所派来的监国吐屯之裔。至于贞观年间统叶护可汗在位时期,遭**噉莫贺咄**杀此王,另立**阿瑟那·鼠匿**为其国主,已是拔汗那第二次易君了。而阿瑟那即阿史那的异译,鼠匿即鼠尼施的异译,则阿瑟那鼠匿应为监国鼠尼施之阿史那氏出身的吐屯。据此判断,则隋时的拔汗那王契苾,以及唐时分主呼闷、渴塞二城的契苾·阿了参与阿瑟那(阿史那)·遏波之都是西突厥人,足以说明塞种已退出拔汗那的政治历史舞台,拔汗那已成为西突厥汗国内部的一个地方政权。

唐兴之前的拔汗那犹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土产富饶,其王族仍然继承着塞人古俗,带有浓厚的伊兰文化色彩。这在《隋书》卷 83,张鷟《朝野佥载》、《新唐书》卷

^①《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221、《酉阳杂俎》、《大唐西域记》、杜环《经行记》中都已详细记述。

唐初，拔汗那发生了政治分裂，化为东、西拔汗那二国：东拔汗那，或曰北拔汗那，都渴塞城，亦即大宛、破洛那的古都贵山城(Kasan)，位于珍珠河(药杀水上源)东北，其王为阿瑟那(阿史那)·遏波之；西拔汗那或曰南拔汗那，都呼闷城，亦即俱战提，位于珍珠河西南，其王为契苾·阿了参；其中东拔汗那地近于唐，通唐时间也早于西拔汗那。西突厥汗国全盛时期，东、西拔汗那本来都属于这一汗国的一部分，然至西突厥末世，诸汗并立，内争不已，拔汗那二国皆已脱离西突厥大汗，形同独立。特别是自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起兵叛唐，唐朝遣师西讨，兵刃相交，胜负未卜之际，更是各持稳重的观望态度，至显庆元年(656)程知节西征，兵临怛笃城，显庆二年(657)苏定方为帅，更予决定性一击，穷追阿史那贺鲁于石国苏咄城，东拔汗那王阿瑟那·遏波之乃率先遣使内附。故“高宗厚加慰谕”，至显庆三年(658)西突厥叛乱已基本平定，十姓故地乃至河中、乌浒水域皆被列置为唐之羁縻州府，东、西拔汗那王也主动把自身国土并入唐朝版图，纳入羁縻州府体系，然其建置却有益于其他诸羁縻州府。名义上，拔汗那国已被更名为休循州都督府，却并不任命统一的头人，而是由东、西拔汗那王分别任为都督、刺史。其中东拔汗那王阿瑟那·遏波之出任休循都督，这已由穆格山文书中得到证实，而契苾·阿了参则被任命为休循州刺史，这意味着东拔汗那是休循都督府，而西拔汗那则乃休循州，从而正式承认了东、西拔汗那一国两政权分立的现实。这对于安定当时形势显然起了重大历史作用，却埋伏着不安因素。

(三) 唐与大食、吐蕃对峙下的东、西拔汗那

唐与大食两个中世纪最强大的帝国几乎同时在7世纪崛起于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至此世纪中叶相互会扰于中亚腹地，形成以乌浒水为界南、北对峙的形势，以南是大食呼罗珊总督府，以北则是唐安西大都护府，另一亚洲强权吐蕃的崛起也大体与此同时。先是同唐朝结盟和亲，后来和亲破裂，也站在大食一边。于是两拔汗那也同其他中亚诸国一样，置身于唐与大食、吐蕃尖锐对峙和激烈争夺之中，依其历史演变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唐朝在中亚拥有政治主权，在属国军事实力对比上也对大食占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指唐高宗在位前期。显庆三年(658)唐朝建置西突厥及河中、乌浒水域诸羁縻州府，龙朔元年(661)正式册立萨珊王裔卑路斯为波斯王，明确表态支持波斯萨珊王朝的抗大食复国斗争，封闭乌浒水国门，全力遏制大食进行的河外扩张，取得了明显政效。在此期间，虽然大食通过结盟吐蕃，开始了对唐朝葱岭以西地区政治主权的挑战，但总的来说，并非几次冲击所能扭转。因此，拔汗那对唐依然是继续效忠，朝贡不绝。《册府元龟》卷970保存有大量的朝贡记录，从中可以窥见拔汗那同唐朝的密切关系。

第二阶段。西拔汗那开始倒向大食，而东拔汗那依然效忠于唐。这大体相当于武周、中宗、睿宗和玄宗即位初期。

高宗在位晚期，由于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唐朝盛世的

火焰已逐渐黯淡,至其死后,唐朝的国势经历了一次急骤的大滑跌。早在高宗时期业已辅政,而且继高宗之后权柄国政的武曌,即武则天,初本后宫一昭仪,通过阴谋手段晋为皇后;又由幕后操纵国政走向幕前,由皇后、皇太后,自立为大周皇帝;通过狡猾的权术和血腥的镇压,尤其是其称帝前后,唐朝政争空前激烈,势必严重削弱了唐朝(武周)的边防实力。吐蕃乘机争夺四镇、十姓,东突厥汗国再建并已复兴,大食则开始大规模进行河外扩张,武则天退位以后,中宗复位,恢复唐朝国号,号称中兴,然迫于国力,其主要精力忙于对付北方后东突厥汗国的威胁,岭外主权无暇顾及。继中宗而立的睿宗则是一个昏庸绝顶的皇帝,其政绩更不殆言。而正当中宗复位之神龙元年(705),大食名将屈底波开始主持呼罗珊军政事务,全力开展了河外攻势,拔汗那即为遭其打击的对象之一,而唐朝并未给予切实的援助。这是促使两拔汗那的政治立场日趋分化的深刻历史背景。

自高宗盛世结束以后,我国史籍中就已不复见到拔汗那朝贡的记录,这是由于唐、蕃激烈争夺四镇、十姓,西域贡道一直壅阻所造成的,其使节只能到达安西以及后来的北庭。但是,它对唐朝仍输诚效忠,听其调遣,同唐朝的主边将领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以故景龙二年(708)附唐之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忠节为突骑施·娑葛所败,唐召之入朝,碎叶镇守使名以悌为之献策,“请留不行,发安西兵及引吐蕃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召十姓,使郭虔瓘发拔汗那兵以自助”^①,说明拔汗那同唐将郭虔瓘、阿史那忠节的关系是不错的。复据《旧唐书》卷 97 郭元振传,拔汗那曾一度“不胜侵扰,即尚

^①《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二年。

南结吐蕃、倭子，重扰四镇”。然而这似乎不过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插曲，否则景龙二年(708)周以悌不会再动议征发其国兵，而阿史那忠节也以为其策可行，说明基本上拔汗那仍然是服从唐朝调遣的。尽管有时也结好吐蕃(这时唐、蕃业已言和，表面上关系不错)，这是由于拔汗那已深刻认识到其面临的主要威胁主要来自大食，必须结唐援以自重，大食势力的扩张已远非昔比。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辟亲政之岁，亦即大食将屈底波主政呼罗珊之年，由此连年发动河外攻势，先破波斯、吐火罗，把唐朝所册立的第二代波斯王泥涅师赶出乌浒水域，遂之东向奔唐。继而统兵侵入河中，武装占领捕喝、飒秣犍诸城，迫使安、康、米、史等昭武九姓皆转臣于大食。大食于景云二年(711)进攻康国，围飒秣犍城，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不应，转而求援于石国和拔汗那国，二国皆遣兵赴援，而皆为屈底波所败。至先天元年(712，伊斯兰历九十四年)屈底波大发诸属国兵，并遣呼罗珊大食精锐，会师河中，然后分两路，以其属国兵北向攻石国，自统大食兵进攻拔汗那，占领了真珠水西南的呼闷城(俱战提)，拔汗那王迎降。按阿拉伯及粟特文献中只称西拔汗那国君为拔汗那王，而对据有渴塞城的东拔汗那王则别称之为拔汗那都督。则此年迎降大食的拔汗那王应即汉文史料中所记之西拔汗那国君阿了达。然至次岁，大食哈利发易人，屈底波的恩主哈贾吉死，屈底波也随之失势，不久，举兵叛，被部下所杀，其河外扩张事业陷入停顿。

正当此时，唐朝则已进入玄宗亲政的新时代，国势很快又恢复强盛，开元二年(714)唐北庭都护郭虔瓘大破东突厥，斩默啜可汗子同俄特勤于庭州城下。同年，唐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率军西征，平都担，收胡禄屋及碎叶川西数万帐归唐，

开元三年(715)西拔汗那王阿了达攻东拔汗那,其王奔安西求救,唐将张孝嵩率安西兵出师远征,击败阿了达^①。与此同时,唐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也师出北路,兵临米国北的铁门关。这无疑是一次针对大食而策划周密的全面反攻,兵分两路,张孝嵩与阿史那献各为其中的一翼。

这次反攻之所以毫无阻力迅速取得了对大食的军事胜利,同屈底波之死有关,屈底波主政呼罗珊多年,他的死是由于部下兵变。故新任哈利发苏利曼并未立即委任新的总督,其正式任命的总督耶济德直到他死后九个月,即开元四年(716)才履任呼罗珊。在此期间,暂由屈底波的旧将苏德摄政,一切事务不敢专擅,故附蕃之拔汗那王阿了达危殆,亦未敢派兵马与援军正式交锋,反而遣使通唐,谋求达成某种政治妥协。这也是唐与大食中亚对峙中赢得的第一个辉煌胜利。而至此,东拔汗那附唐、西拔汗那附大食,壁垒分明,已成定局。

第三阶段。西拔汗那灭于大食的东拔汗那取代了吐火罗,成为抗击大食的最前线。

玄宗不仅加强了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兵力,而且全面调整了其西北边防政策,撤消了对西突厥阿史那氏汗裔的传统支持,改而册立由车鼻施·苏禄重建后的突骑施汗国,授予金方道经略大使。并于开元十年(722)册立阿史那怀道女为金河公主,遣嫁苏禄,与之正式缔结了和亲关系。指示苏禄:“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②令其抗击大食,“把

①《资治通鉴》卷 221,开元三年十一月。

②《册府元龟》卷 999。

守天可汗西大门”^①。而在此前一年，即开元九年(721)哈拉什主呼罗珊，其时飒秣犍已在其统治之下，因厚税诸商，民不堪命，原已归附大食，并已为册封大粟特王、飒秣犍城主的米王狄瓦什提契遂起兵反抗大食，并密通使石国，及西拔汗那王阿了达，约其相应，然为哈什制机于先，先以兵威、重利，迫石国与之约和，继又以同样手段怀柔阿了达。阿了达亦中其圈套，集中兵力会剿狄瓦什提契，米军兵败，因率所部粟特皆东徙拔汗那。既至，而阿了达拒之不纳，遂尽为大食全歼于道，哈拉什接着又进军西拔汗那，逼呼闷城。阿了达不得已，密请使求救于苏禄，而唐与西拔汗那没有任何政治联系，故苏禄不应。阿了达开门迎降，及大食军进城，突发伏兵，虽歼灭了首批进城大食兵，但结果更惨，城屠人灭。自此，西拔汗那在历史上完全消失。此后史书上所载的拔汗那，已局限于真珠水东，对唐称臣的东拔汗那了。

开元十一年(723)大食呼罗珊总督穆斯棱统兵越过真珠水，进攻都于渴塞城的东拔汗那，唐朝发突骑施兵击之，大破其军，击退了这次进犯。是岁，拔汗那王易米施两次遣使求援，史载“开元二十一年三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献马”^②。此次遣使显然是为了求援，至十二月，可汗那(即拔汗那)王易米施又“遣使首领婆延达干来朝”^③，则此次遣使已是奏捷了。开元十二年(724)大食哈利发叶齐德二立卒，希沙米继为哈利发，再遣穆斯棱越真珠水东征，围渴塞城，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往援，复大败大食，穆斯棱尽弃辎重，狼狈逃窜，史称

①《册府元龟》卷 971。

②《册府元龟》卷 971。

③《册府元龟》卷 971。

渴水日之战,巴尔托里德认为这是“对大食人威望一次沉重的打击”^①。不仅如此,当苏禄在世时期和拔汗那一直受到唐朝和突骑施的有力保护,大食丝毫奈何不得。直至开元二十六年(738)这位雄主逝世。

尽管如此,大食的河外扩张事业还是大大地发展了。当龙朔元年(661)唐朝完成中亚羁縻州府建置时,大食的边界仅仅停留在乌浒水,至此已是濒临真珠河了。这意味着拔汗那已取代了昔日吐火罗的战略地位,成为阻止大食东犯的唐朝“西大门”了。

(四) 宁远国与唐的和亲与拔汗那 并入葛逻禄叶护国

突骑施雄主苏禄之死有利于大食而不利于唐。随着他的死,突骑施汗国衰落了。而唐朝又不明智地介入了突骑施内部黄姓、黑姓两系汗裔之争,结果毁损了突骑施汗国,也孤立了唐朝自身。这样,拔汗那对于唐朝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事实上愈到后来,拔汗那愈成了唐朝仅有的中亚属国和忠实盟友。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出现了拔汗那国赐名宁远国和公主和亲阿悉烂达干的重大历史事件。

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死后,黄,黑二姓可汗并立,黑姓可汗乃苏禄之裔,黄姓可汗乃娑葛之裔,相互攻伐,唐朝最忌苏禄之裔,故支持扶立黄姓可汗的莫贺达干。而此派势力微弱,非黑姓可汗的对手。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碛西节度使

^①“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第二章“十二世纪以前的中亚”。

盖嘉运征发石国王莫贺咄吐屯、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史国王斯谨提，并发安西汉、蕃步骑，合力攻两系黑姓可汗，俱灭之。“秋八月，乙亥，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昝灵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按即金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①。《册府元龟》卷 971 记此岁：“开元二十七年（730）四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史国王斯谨提、突骑施大将索俟斤，并遣使献表起居。”唐朝俱予嘉奖。阿悉烂达干奉化王，此后拔汗那与唐的关系更为密切，朝贡记录不绝于史书。

这样唐与拔汗那的关系已发展到了新阶段。其时唐朝的中亚属国已所余寥寥，大部分昔日的属国皆已转向大食，拔汗那也自感孤危，两国都有进一步和亲固盟的要求，唐朝乃于天宝三载改拔汗那名为宁远国，又于是岁十二月，封宗女为和义公主，遣嫁阿悉烂达干。

和亲乃古代国家交往中的盛典。唐朝历来和亲对象都是国际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国，例如突厥、吐蕃、吐谷浑、突骑施等，像拔汗那这样的中等国家，取得和亲资格无疑是一种例外和殊荣。这是由于唐朝在中亚腹地的政治影响日益衰退，而大食的势力日益增长的结果。其时中亚诸国如康、安、米、何等大都已转臣于大食，继续甘作唐朝藩属者已仅余拔汗那、葛逻禄等有限的国家和部落了。拔汗那阻真珠河以为固，而此时的真珠河已取代了昔日的乌浒水，成为唐朝和大食势力区分的界河了。正因为如此，唐朝才对拔汗那以隆

^①《资治通鉴》卷 214，开元二十七年。

礼相结，博其效忠，意在遏制大食势力的进一步东进。拔汗那果真也不负重托，坚定不移地守卫着这条界河，对唐朝的朝贡日益密切，阿悉烂达干除奉化王的称号外，还被唐朝授予特进、骠骑大将军名号。

然至天宝九载至十载(750~751)年间，中亚的形势已进一步演变为唐与大食不容共存的地步，这是由于唐朝另一仅有的属国石国也已背叛了唐朝，由之引起了唐朝对石国的征伐和与大食的直接武装冲突。决定中亚命运的怛逻斯之战就是在这背景下爆发的。阿拉伯史料记载，此战的起因就在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向唐朝告发石国叛唐，请求唐朝出师，结果引起了怛逻斯之战。这场决战发生于天宝十载(751)，大食主将乃齐雅德，统大食军及中亚康、安、米、石、火寻、石汗那诸属国兵，唐朝主将乃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统安西汉军精骑及拔汗那、葛逻禄二属国、属部兵，双方相持五日，而葛逻禄中道叛，唐军阵乱，遂大败，溃不成军。此战唐军败状极为狼狈，竟至屠击同盟军拔汗那军开路。然战后拔汗那继续同唐朝维持着宗藩关系，其朝贡记录一直继续到安史之乱以后的宝应元年(762)，易言之，一直维持到河陇地区尽陷于吐蕃之时^①，而且拔汗那还派出自身军旅参加了从平安史之乱的勤王兵，对于唐朝社稷的再造也贡献了力量。

综上所述，拔汗那国的兴亡同唐朝的盛衰是相互依存的。随着唐朝的衰落，拔汗那与唐朝联系的中断，“拔汗那”国名也逐渐消失于史册。种种迹象表明，此后的拔汗那已并入新近崛起于中亚的葛逻禄国。对此，前苏联学者沙尼亚佐夫曾撰文指出：“葛逻禄逐渐强大起来，取得了对突骑施的胜利，并在766年占领了‘十姓故地’，即原属西突厥的疆土，以

^①《册府元龟》卷971、972、975。

碎叶为葛逻禄的牙庭。葛逻禄遂占据了自巴尔喀什湖和准噶尔阿拉套到锡尔河,包括费尔干那盆地在内的广大地域。”^① A.H.伯恩斯坦在其专著《古代费尔干那》一书中,根据钱币学的资料考证我国史书中的阿悉烂达干的全称乃阿悉烂·佐卢古克·阿尔普·布勒戈禅·阿尔普·塔尔干·匍,并谓其人乃出自葛逻禄部的炽俟部落。由于我没有机会看到其立论的原始证据,难于判断其具体是非。

无论如何,至少至9世纪初,拔汗那确已并入葛逻禄版图,其坚证乃《回鹘圣文神武毗伽可汗碑》,其中明确记述,回鹘攻葛逻禄,深入其境“大败贼,奔至真珠河……攻伐葛禄,吐蕃,褫旗斩馘,追奔逐北,西至拔贺那国”^②。自此以后,拔汗那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在历史上消失了,仅仅保留了作为地域单位的名称,它已被一个外延更为广大的葛逻禄汗国所囊括,从而完成了拔汗那居民的突厥化历史进程。

①沙尼亚佐夫:《葛逻禄在乌兹别克族源中的作用》;薛宗正译,载《中亚民族历史译丛》注12。

②《九姓回鹘可汗碑》。

六 石国考述

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及其诱发的唐与大食之间的怛逻斯决战不仅是我国西陲边政史一个划时代事件,也是整个中亚史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是高仙芝个人的决策失误,抑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是本文所力求探讨的主题。对此,必须从唐朝与大食岭外对峙的宏观背景下,结合石国王统的历史变迁,去寻求这一古老悬案的破译。

(一) 石国的历史渊源

石国,亦作拓支、柘析、者舌、赭时、赭支,乃药杀水域的重要国家,其政治中心即在今塔什干地区。《新唐书》卷 221 西域传记云:

石……汉大宛北鄙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周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拓折城,故康居小王麻匿王城地,西南有药杀水,入中国,谓之真珠河,亦曰质河。东南有大山,生瑟瑟,俗善战,多良马。

杜环《经行记》则云:

石国,其国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实,出

好犬，良马。

综合以上史料所记，可知石国确乃建国于药杀水域，其地不仅有真珠水（药杀水上游）、素叶水（即碎叶川），还有怛逻斯河等巨川大河流贯其间。其都城拓折应为拓析之误，突厥语谓石为“tash”，则石国实即 tashkend（塔什干）的意译。

至于石国“一名大宛”，不可误解为石国即为古之大宛，而是因为石国附唐以后，曾被建置为大宛都督府。其实，石国同大宛并不存在任何历史联系，前引史料业已指出，石国位于“汉大宛北鄙”，而汉大宛地在费尔干那盆地，唐为拔汗那国。大宛之北，在汉为康居国，前引史料又记载，石国都拓析，以故康居小王窳匿城，足证唐之石国亦即汉之康居。

康居乃汉西域大国，备载于《史记·大宛列传》：“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同俗，控弦八九万人。”西汉末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即据其城，公元前45年（汉元帝初元四年）杀康居王及其贵人、人民数百，肢解都赖水中。此都赖水当即石国境内的怛逻斯河。公元前43年（汉元帝永光元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城郭诸国兵，远征北匈奴，分兵两路，其北路军即发自温宿国、入赤谷，过乌孙，过康居界，攻郅支于都赖水上，破罗马雇佣兵所结鱼鳞坚阵，入城，杀郅支单于而还。由此更可确知，北匈奴所建之郅支城即濒临都赖水畔，很可能即石国名城怛逻斯的前身。汉成帝时（前32至前7年）康居初“遣子侍汉贡献”^①。其后历东汉、魏，以迄于晋，一直不绝其朝贡记录，并仍保持着康居国本名。《晋书》卷97《西域传》记其国俗较详：“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栗弋、伊列邻接，其王

^①《汉书·西域传》。

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按大宛人出自操印欧语系的塞种(Saka)，汉、晋时期的康居人既与大宛人大体相同，应当也属具有印欧人种体质特征的操东伊兰语的塞人之裔。

至北朝时期，康居国名已经消失，其地代兴的国名为者舌。《魏书》卷 102 西域传记：“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437)遣使朝贡，自是不绝。”者舌之名就是赭时、赭支(chach)、拓支(tash)等后代译名的同音异译。

石国故地国名由康居变为者舌，反映了这一地区人种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康居乃宛人(亦即塞人)所建国家，而自北朝采用者舌国名起，至少其王统已易为粟特人。前引《晋书》反映者舌国与粟弋接壤，而粟弋山即粟特的异译。至唐代已明确扎石国列入昭武九玄国的行列，说明粟特人已取代了昔日的塞人或宛人成为药杀水域的主人。

粟特人至北朝以降已成为主宰中亚的重要民族，汉文史料中称之为昭武九姓，以其“始居祁连北昭武(sogd)城”^①而得名，史载：“稍南倚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曰康等。”^②这些城邦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善于经商。“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③。古康居人本来信仰佛教，而自粟特人成为石国主体以后，又传入了祆教，故有“尚浮图法，祀祆神”^④的历史记录。

①《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②《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③《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④《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者舌国名沿用了一段时间,到了隋朝,我国史籍中已改称为石国了,乃粟特诸国中方位最偏北的国家。有迹象表明,这时石国人在丝绸贸易中非常活跃,并沿丝路北道至伊吾,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居留地。依敦煌残卷《沙州、伊州图经》的记载,唐贞观四年九月初七戊辰(630年10月10日)举伊吾七城降唐的伊吾七城主即名石万年,可知至7世纪初,粟特人不仅已牢牢地控制了石国,而且一部分石国人已沿丝路北道进至碛西重镇,并成为这一商城的新主人。

(二) 石国并入西突厥与唐大宛 都督府的建立

公元6世纪中叶,一个强大的游牧奴隶制汗国——突厥汗国崛起于北亚大陆,552年(西魏废帝元年)东灭柔然,开基建国。周保定二年(562)又西灭嚙哒,完成了漠北、西域的政治统一,建立了完备的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册立室点密为首任西面小可汗,专主西面军政事务,自此开始了突厥的中亚经略事业。这场大可汗争夺大汗位的内战,通过复杂的形势演变以及多次阵营改组,至602年(仁寿二年)本为统一政治实体的突厥汗国分裂为分疆而治的东、西突厥两个独立的汗国,其中西突厥汗国即建国于西域,更加全方位的致力于中亚地区的开拓,随之开始了中亚地区的突厥化的历史进程。《隋书》卷83记其国:“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其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

下以次列座,享宴而罢。”可见隋初其国俗仍然带有深厚的粟特色彩,然以其地扼药杀水交通冲要,很快受到西突厥势力的冲击,为之所灭。石国国名的出现就同突厥语有关。按突厥语谓石为“tash”,则石国实即 tashkend(塔什干)的意译。史载西突厥汗国的第二代君,阿史那阿波系的泥橛处罗可汗曾统兵西征,攻石国,战而胜之,《新唐书》卷 221《石国传》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勒乃“勤”之误)匍职统其国。”按隋大业初年西突厥的国君即为泥橛处罗可汗,可知正是此汗在位时期实现了石国的征服,自此石国的王统已由原来的粟特人易为西突厥人。又依突厥制度:“特勤”乃是高层显爵,出任此爵者必是王族阿史那氏,其他异姓突厥不能染指。又可进一步看到自隋初石国主已易为西突厥阿史那氏。这时西突厥也建立起大、小可汗采邑分国制度:“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名为鹰娑。”^①当时泥橛处罗可汗建牙金山,总摄全境,册拜室点密之子射匱可汗驻鹰娑,另一小可汗即为本系的匍职特勤,由此又可佐证这时的石国已由一个独立的国家沦为西突厥的方面小可汗封疆之一。

西突厥泥橛处罗可汗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这一特质固然曾经为之开辟了武功盛世,然而随着其武功的渐衰,其统治也就结束了。公元 611~612 年间,室点密系的小可汗射匱在隋朝的怂恿下起兵伐泥橛处罗可汗,败之,逐之奔隋,一统西突厥全境,进而发兵进攻石。《隋书》卷 83《石国传》记其事:

(石国曾贰于突厥,射匱可汗兴兵伐之,令特勤匍职摄其国事……匍职以大业五年(609)遣使朝贡,其后不

①《隋书·西突厥传》。

复至。

据此可知，西突厥曾对石国进行了两次征伐，第一次是大业初年的泥橛处罗可汗在位之世，第二次是射匮可汗夺取大汗位以后，二者并非一事。然同委职匐特勤主其国政，于理难通。那么，这位职匐特勤究竟是两汗中的哪一个所委派的呢？前引史料又提及这位匐俱特勤“大业五年遣朝贡，以后不复至”，而大业五年之西突厥大可汗犹为泥橛处罗，可知匐职特勤应属泥橛处罗可汗所委，而射匮正以之为仇。可见，新君既立，此职匐必倒台无疑。足证前引史料所记人名有误，但有存在过第二次征伐的记载则是正确的。种种迹象表明，至射匮可汗时期对石国第二次征服以后，所遣监国吐屯已非出自阿史那氏，而是其所辖异姓突厥部落之一，自然也不再拥有“特勤”的尊号，于是改以吐屯为其王称，这一王称一直沿用于石国归唐以后的大部分时期。

西突厥汗国在历史上存在了约半个多世纪，随着唐朝的崛起，这一汗国随即黯然失色了。早在唐太宗平灭东突厥的630年（贞观四年），伊吾七城主石万年举地降唐，置西伊州，632年（贞观六年）定名伊州，唐朝的领土已推向流沙以西。贞观八年（634）“十二月，石国遣使朝贡”^①，这是石国向唐朝朝贡的最初记录。640年（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置西州，首创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石国、康国并贡方物”^②，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进军龟兹、于阗，葱岭以东诸国尽入唐朝版图。是年正月，石国遣使向唐贺正。显庆二年（657）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两厢、十姓皆归附于唐，658年

①《册府元龟》卷970。

②《册府元龟》卷970。

(显庆三年)唐朝全面确立了对西域的政治地位,在这一广大地区内建立的羁縻州府体系,西极西海,南抵乌浒水域,尽享唐朝印信,正是此岁,史书中出现了以下记载:

显庆三年(658),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吐屯摄舍提于屈昭穆为都督。

据此可知,此时石国国都已由拓析城转移至瞰羯城,石国王统也发生了重大变更,由泥橛处罗可汗时期的阿史那氏出身的匍职特勤,变为作为异姓突厥的摄舍提部出身的土屯,即吐屯了。按吐屯乃突厥爵名,出驻各属邦,职在监国。这一变化未必始于西突厥末世,很可能始于射匮可汗第二次攻伐石国时期,沿袭下来,名为吐屯,实与国王无异,遂为世代王统之所出。入唐以后,虽然建立了都督府,似乎只是对唐称都督,对内依然称国王,称吐屯。自此,石国的国王实际上已是由原来西突厥委派的摄舍提部的监国吐屯所历代世袭了。与此同年,归降唐朝的河中诸国还有康、安、东安、史、何等国,还有乌浒水域的吐火罗国,至龙朔元年(661),唐朝又派遣专使王名远专程赴吐火罗阿缓城,创建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总隶于安西大都护府,立碑而归。这意味着唐朝的版图已向西推至乌浒水域,不仅在天山南北,而且在葱岭东西的广大地区都已正式确立了唐朝的政治主权,这是我国政治版图史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应当指出的是,唐朝事实上并未向岭外地区派遣一兵一卒,其进军范围,仅西止于葱岭。岭外政治主权的确立,完全是河中诸国和乌浒水域诸国主动投附的结果,当时大食早已基本上占领了波斯全境。这些国家之所以共同选择唐朝而不选择大食为其投附对象,显然是慑于大食“伊斯兰圣战”的军事压力,不但内政受其控制,财税任其征调,而且,传统的多

元文化也难于持续；而选择降唐，却只不过对唐改称都督、刺史，对内照旧自为国王，唐朝既不派兵进驻，又不干涉其内政，一无所失；并具有谋求唐朝政治保护性质，大有所得。而唐朝既然接受了以上诸国的降唐，也就承担了政治保护的义务，这在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的抗波斯斗争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本来，初设的乌浒水域十六羁縻州府名单中包括波斯，然至龙朔二年(662)唐朝突又变更册命，恢复了波斯的国名，并于同年册立仍据疾陵城抗击大食的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王，并倾吐火罗道其余十五羁縻州府之力予以支持，旨在遏制大食势力的继续北进。与此同时，唐朝又派遣阿罗噠远使东罗马，其目的显然也与这一遏制大食的总体战略有关。这时大食已经进入了白衣大食，即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时期，早已巩固了对波斯本土的占领，于呼罗珊创建了总督府，以乌浒水为界，与唐之安西大都护府南、北分疆。这两大军府奉行完全相反的外交政策。安西大都护府是唐朝支持波斯萨珊王朝余裔复国斗争，以遏制大食政策的具体执行机构，而呼罗珊总督府则是大食河外扩张政策的执行者。所谓河外扩张，就是从唐朝手中夺取河中、乌浒水域诸国的宗主权。可见唐朝岭外政治主权确立的同时，也就面临着大食的严峻挑战。整个7~8世纪的岭外政治史也就是唐朝保卫自身的政治主权与大食向唐朝挑战的历史。

(三) 唐与大食中亚对峙下的石国

正当唐朝蒸蒸日上，其国界步步向西推进，并已把大部分中亚内陆并入其版图的时候，另一个新兴的大国——大食也自亚洲大陆的另一端向东扩展势力。至公元7世纪中叶这

两大帝国的势力开始在中亚相互靠拢，并很快发生了冲突，形成了以乌浒水为界的尖锐对立。因此可以说，自661年（龙朔元年）的中亚历史就是唐与大食对峙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大食向唐朝中亚领疆进行冲击和挑战的历史。

在唐与大食中亚对峙的第一阶段，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乌浒水域，主要体现为唐朝支持波斯萨珊王裔俾路斯、泥涅师父子以吐火罗为基地的复国、卫教斗争，固守乌浒水——唐朝西大门，阻止大食势力的北进。而吐蕃则巧妙地结盟吐蕃，乘唐蕃相争，无暇西顾之际，大肆进行河外扩张，逐渐占领了乌浒水域，进而向河中地区挺进，这一过程大约发生于高宗后期和武周时期。由于唐朝遏制大食河外扩张政策的失败，高宗前期在中亚腹地所建唐朝诸羁縻州府在历史上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各国又纷纷恢复了各自原来的国名。这个“大宛都督府”自然也恢复了原来的石国国名。但是，他们同唐朝依然维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仍然自居为唐朝的藩属国，并继续承认唐朝为他们的宗主国。自此，出现于史册上的石国国王都是以吐屯为其王号。

第二阶段，相当于唐中宗、睿宗、玄宗等三朝易代之际，大食则正当韦立德一世继任哈利发，铁腕人物哈贾吉柄政，屈底波出任呼罗珊总督的时期，其时唐朝忙于内部政争，及对付重建的后东突厥汗国，国势中衰。而大食则已结束了对河外地区的简单掠夺，基本上摧毁了以吐火罗为基地的波斯王裔的复国、卫教斗争，转入武装征服和强行推行伊斯兰化时期。神龙二年（706）屈底波率军渡过乌浒水，大举攻安，九姓昭武包括石国在内闻警都联兵出援，拒战于那密水上（泽拉夫善河），相持两日，终未能阻止大食的凌厉攻势，全线溃败。景龙二年（708）屈底波再犯河中，为九姓昭武联军阻之于

塔兰、洪本、拉米坦一线，不得进。景龙三年(709)屈底波再次进攻河中，围安国都城捕喝，康国王突昏统兵来援，大败，康、安二国被迫俱臣于大食。景龙二年(708)屈底波以康国新主乌勒伽对大食无藩臣礼为由，兴兵攻康，乌勒伽对唐求援不应，转而求援石国与拔汗那。阿拉伯史料记载此年石国王 **Malik tarkan** 领兵来援，此名应即汉文史料中著名石国王莫贺咄吐屯的初见史册。至屈底波于先天元年(712)以前基本上完成了河中的征服，开元元年(713)再次调火寻等附大食诸藩国兵，分军两路，一路攻石，一路攻西拔汗那。其中攻西拔汗那的一路由屈底波亲自统率，克其都城呼闷（即俱战提），驻其大营于此；攻石国一路则乃由火寻等属国联兵进行。据土耳其文《伊斯兰教扩展史》第一卷^①，屈底波因其恩主哈贾吉死，朝中失势，中道返师，加之进攻石国的军队由其多支属国组成，人数虽众，斗志却不高昂，攻势并未取得预期效果，713年(开元元年)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奏捷长安，故唐朝正式予以册封：“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②自开元二年(714)唐朝击败了后东突厥汗国对北庭的侵犯和平定了西突厥首都担的叛乱，唐朝国势转盛。开元四年(716)北伐又获成功，默啜可汗被杀，传首长安，长期以来对唐构成严重威胁的后东突厥汗国一度濒于瓦解。是岁，车鼻施酋苏禄重新聚合西突厥诸异姓突厥部落，再建突骑施汗国。开元五年(717)唐朝初步承认了这一政权；开元七年(719)唐朝全面调整了西部边防政策，正式册封了苏禄，并且将原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割让给苏禄，以为其牙庭所在地，从而博得了这一政权对唐的输诚效忠。唐朝这一决策是有深谋远虑的。其

^①汉译手稿，106页。

^②《新唐书·石国传》。

基本战略方针是通过支持突骑施·苏禄政权，借重其强大兵力西抗大食，从大食手中逐步规复唐朝在葱岭以外的传统政治主权。自此以后，突骑施多次助唐出援河中诸国，多次击败大食的入侵，并数度攻入乌浒水域，唐朝如能及时地派遣汉军助战，全面恢复岭外的政治主权本来是大有希望的。这种有利的形势从开元五年(717)一直持续到开元二十二年(734)。

(四) 河中巨变与石国王统的更易

大食自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以后吸收了以往同唐朝斗争失败的经验，正面武装进攻久不见效，转而采取离间唐与突骑施关系的政策，终于假手唐朝，摧毁了苏禄政权，从而为大食势力的东犯扫平了前进的道路。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全面衰落。不久，屈底波旧将色雅尔入主呼罗珊，此人洞悉河中形势及唐朝虚实，继任呼罗珊总督以后，河外扩张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河中诸国大都转臣于大食。仅余石国、东拔汗那、史国等少数河中城邦仍然继续忠于唐朝，而唐朝仍然视此严峻的形势于不顾，一意孤行地卷入突骑施黄、黑两姓之争。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讨伐尔微特勤、吐火仙二黑姓可汗之役，继续追随唐朝参战的属邦已仅余以上三国。战后，三国王并加特进，传谕嘉奖，当时的石国王就是莫·贺咄吐屯，并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又加顺义王的封号。

而至开元二十九年(741)色雅尔率军进入药杀水域，攻石国，莫贺咄吐屯似已歿于阵，故其国王已易为其子伊捺吐屯。《全唐文》卷999收有此王表请唐朝讨伐大食的奏疏：

奴身千代以来忠赤于国，只如突骑施可(汗)，忠赤之日，部落安帖，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令突厥属天可汗，

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此下疑有阙文)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帖。

此表系之于开元九年，即721年。其时苏禄尚效忠于唐，和谈不到“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文中“突厥”明为“突厥骑施”，即突骑施之误。“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一句表明此时唐朝已除去苏禄，再定突骑施。足证“九年”当乃“二十九年”之误。易言之，此表乃741年(开元二十九年)石国向唐朝的紧急求援书。而“请讨大食，不许”^①，唐朝竟予拒绝，弃之不顾，这就注定了石国反抗大食斗争的失败。阿拉伯史料也印证此年奄雅尔兵逼石国，迫之签订了城下之盟，接受大食官员、军旅驻其国城，自此大食势力正式进入药杀水域，石国也由效忠于唐朝转而皈依大食。

有迹象表明，自741年以后石国业已易主。此年以前的石国王统都是出自摄舍提部，以吐屯为其王号，其政治立场是反对黑姓突骑施，即车鼻施部的。但是，开元二十九年(741)以后原来的石国王伊捺吐屯则突然降为石国副王，石国王统则改为车鼻施部，以特勤为其王号。例如《册府元龟》卷975记：

天宝元年(742)正月丁巳，石国王遣使上表，乞授长男那居·车鼻施官，诏拜大将军，赐一年俸料。

据此，石国王表面上仍与唐朝维持着宗藩关系，但其王统显然已经发生了变更。又如：

天宝四载(745)七月，石国特勤遣使朝贡^②。

天宝五载(746)三月，石国王遣使来朝，并献马十五匹，石

①《全唐文》卷999。

②《册府元龟》卷971。

国副王伊捺吐屯屈遣使献方物，闰十月，石国王遣使来朝^①。

据此又知，其时石国二王并立，原来请求伐大食的石国王伊捺吐屯降为副王，则石国王显然是大食兵临城下后扶立的。又这位亲大食的石国王名车鼻施特勤，令人想到前不久在怛逻斯被唐将盖嘉运击杀的苏禄长子车鼻施黑姓可汗尔微特勤，其人属黑姓可汗正支，唐朝所册立的吐火仙仅为其庶支，看来尔微特勤虽已被杀，仍有余党改附大食，进而册立为石国王，入主其国。不过看样子，这位依附大食而被立为石国王的车鼻施特勤似乎也不想马上决绝唐朝，而是依旧同唐朝维持着表面上的宗藩关系，用古人的语言说就是“持两端”。这是因为，大食这时也发生了内部动乱，进入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两朝易代之际，因此采取了这一骑墙立场。

（五）高仙芝的反攻与怛逻斯之战

综上所述，在唐与大食百年对峙的过程中，唐朝一直取守势，而大食一直取攻势。迫于大食的强大，唐朝对于这一势力的挑战一直保持克制，未能捕捉住有利的战机，政策上也不断发生犹豫。至天宝年间，李林甫执柄唐朝国政，自兼安西大都护，此人虽然在我国旧史中一直贬为奸相，实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物。正是此人为相的天宝前期，一度咄咄逼人的大食却突然因内乱而中衰，进入伍麦叶、阿拔斯二朝，即我国史料中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的易代之际。天宝六载（747）以并·波悉林为首的黑衣党人已在大食的东部省区——呼罗珊

^①《册府元龟》卷971。

发起暴动，这是大食即将发生改朝换代的指征。天宝七载（748）波悉林已占领呼罗珊全境，并率军向西推进。李林甫决心捕捉这一有利形势，对大食发动全面反攻，规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传统政治主权。正是在这一政治大背景下，高仙芝大步走上历史舞台。

高仙芝，降唐高丽族人，父高舍鸡，从军西域，任四镇校将，高仙芝长得一表人才，善于骑马射箭，本来因为父亲的功勋，录用为游击将军，几年以后，战功卓著，已晋升为与父亲平级的军官了。夫蒙昝灵任安西节度使时，744年（天宝三年）督兵攻灭黄姓突骑施，斩莫贺达干，大约高仙芝参加了这一战役，又立巨大战功，特加提拔，很快转焉耆守使，进而升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年仅二十多岁，已成为仅次于安西主将，总揽四镇兵权的副将了。就在并·波悉林起兵呼罗珊的天宝六载（747），唐朝决定打开通往吐火罗及葱岭以西诸国的道路，大、小勃律就地扼此道咽喉。这两个国家原本都臣服于唐，但后来改附吐蕃，历任安西都护都无可奈何。高仙芝以安西副都护身份出任安西行营节度使，受命出征小勃律，却轻骑急进，一举成功，当年破格擢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承担起全面主持岭外反攻的重任。至天宝八载（749）大食的局势渐见分晓，以并·波悉林为首的黑衣大食军已攻克库法城，迎立圣裔阿蒲罗跋为哈利发，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业已诞生。同年一直忠于唐朝，反抗大食的吐火罗叶护阿史那夫里尝伽罗上书唐廷，要求唐朝乘势派兵打开乌浒水域通道，占领羯师，高仙芝应请出兵，实现了这一战略目标。天宝九载（750）并·波悉林长驱西进至埃及，生擒白衣大食末代哈利发末换，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灭亡，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正式建立。唐朝企图利用大食这一改朝换代的混乱

形势，全面恢复葱岭外的传统政治主权，命令高仙芝率兵首先进攻大食的属国——石国。这个国家原来忠于唐朝，但那个向唐称藩的石国王伊捺吐屯现已被降为石国副王，现任石国车鼻施特勤是大食册立的，因而750年高仙芝出兵攻陷石国都城，杀死了这一国王。与此同时，唐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也相配合，出兵攻俘了附大食的突骑施黑姓可汗，攻克碎叶城，重振唐朝兵威于岭外地区，胜利地完成了唐朝所委托他的反攻使命。但是，此时的岭外地区基本上都已成为大食的势力范围，唐军的反攻，大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由之诱发了两大帝国之间的面对面的历史性决战——怛逻斯之战。

对于高仙芝伐石国的军事行动，在惯于以成败论英雄的旧史中，总是将高仙芝伐石国事归咎于其个人的好战贪功。例如《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记云：

（天宝）九载，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于阙下，斩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

同书卷221下《西域传·石国》所记也大略相同：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劾其王无藩臣礼，请讨之，王约降，仙芝遣使者护送至开远门，俘以献，斩阙下，于是西域皆怨。王子走大食乞兵，攻怛逻斯，败仙芝军，自是臣大食。

根据这些记载，似乎怛逻斯之战仅仅是出于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个人的贪功好战，这是不正确的。事实表明，这既不是任何个人的偶然政策失误，也不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而是唐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长期积累矛盾的总爆发。高仙芝主安西以后，几乎每战必胜，号称常胜将军。安西唐军，号称唐朝精兵之最。李林甫任命他为西域反攻的主帅，在唐

朝将才之中,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所捕捉的战机,也不能说判断失误。问题在于唐与大食之间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的对比仍然是唐劣敌优,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外国的强力冲击,反映了时至8世纪,我国的应变、应战能力已难跻身世界一流强国之列了。因此,751年(天宝十载)两国间的历史性决战爆发,业已完全巩固了自身统治的黑衣大食派遣大将齐雅德统率所属中亚各国联军进犯唐朝。其时,由于不仅乌浒水域诸国早附大食,而且河中粟特诸国也的乎全都改臣于大食。其中包括康、安、米、史、曹、何、火寻、石汗那,以及黑姓突骑施,而唐军方面所能征调的属国、属部兵则只有东拔汗那和葛逻禄两国(部)兵,其中葛逻禄还属于新附部落,对唐渊源不深。可见,在属国兵力总数上,唐朝居于劣势。以双方主力,即安西汉军与呼罗珊大食军的实力对比而言,唐朝安西汉军虽号称“天下精兵之最”,本质上仍属武装起来的农民,所依恃的优势不过是一人二马,清一色的轻骑兵,却人无坚铠,马无护甲,其武器则惟恃弓箭、长矛,陌刀;所善者乃夜袭,守城,缺乏攻坚阵战所需的投枪等西方武器。大食则本身属骁悍的沙漠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发财之道,战则五军并出,号五肢阵,最善阵战;入主定居以后,又兼而吸纳波斯、东罗马的军事成就,具备各种先进冷兵器,其冶铁业尤为中世纪之冠,兵刃犀利,盔甲齐全,为唐军所不能比。以后勤支援而言,唐军负责战时运输的“长行坊”不过以牛为主,次乃马;而大食方面则以驼为主,加之皮囊储水,阿訇鼓志,厚赏以激士气,皆是一味讲求军中纪律的唐军所不能敌。加之,选择怛逻斯这一石国城镇作为决战地点也有利于大食,而不利唐朝。因此,唐朝此次任命的主将虽乃唐朝一号将领高仙芝,而大食方面对阵的主将齐雅德仅属并·波悉林麾下第二

号将领，则至多属大食第三号将领，所领亦呼罗珊一介偏师。其结果却是，双方“相持五日，葛逻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还主安西”^①。唐军大败，安西精兵损失殆尽，一代名将失去了常胜将军的荣誉。至此，唐朝势力正式退出葱岭以西，石国完全割断了同唐朝之间存在的悠久宗藩关系，完全隐没于大食帝国的帷幕阴影之中了。这已不是一场个人悲剧，而是一场民族悲剧，其历史影响是深刻的，所提出的历史问题及其历史反思也是值得仔细回味的。

^①《资治通鉴》卷216，天宝十载。

七 样磨渊源及其伊斯兰化

样磨(Jagma)乃操突厥语强部,又是率先伊斯兰化的异姓突厥部落之一,一直活动于中亚内陆腹地,热海岸边。然其渊源如何,迄今未明。我以为应是南北朝时期的悦般,唐末、五代文献中的样磨。其历史演变在中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兹考证如次。

(一) 悦般——Jagma 的最古译名

Jagma 之名初见于我国史学家李延寿所纂《北史》卷 97:

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从可二十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车同,而其人清洁于胡,俗剪各部门齐眉,以饴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澡漱,然后饮食。

这段记载提供了 Jagma 部落古代风俗、语言、历史活动等重要信息,从中可以看出:

1. 族名。按“悦”欲雪切,喻纽(l),屑韵(iet),般,逋潘切,并纽(b),寒韵(an),则悦般,中古音值为 jatban,又 tb 音近 g, n 音近于 m,则 jatban 音近于 jagma。可见咽面、样磨均乃同音

异译,易言之,咽面地是样磨的最古译名。

2. 居地。传文明载在乌孙西北,又在龟兹北,且东与柔然接壤。而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龟兹即今库车,柔然兴起于金山,全盛时霸有漠北、并控制着天山北麓的东段地区,则悦般居地应跨有伊丽、碎叶二水,囊括巴尔喀什湖(夷播海),伊塞克湖(热海)二巨泊,方数千里,地属汉康居东境,这一带草原广袤,水草丰美,巨川纵横,气候宜人,故可一日三澡河内。

3. 语言。传文明载,“其风俗、语言,与高车同”,而高车“盖赤狄的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言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①。可知高车本高车丁零的简称,而丁零即古代的狄人,后世之铁勒,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西支,即后世之突厥语正宗,复据《突厥语辞典》,样磨语曾对后世的喀什噶尔方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以优美、规范著称,二者恰好相互印证。

4. 族别。较为复杂,需要做一番仔细考析。传文称:“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有人援此断言悦般即匈奴种,这仅仅是望文生义。其实,匈奴是以挛鞮氏、须卜氏、兰氏、呼延氏等四大核心姓氏为基础形成的历史共同体,此四姓反映了匈奴族别的本质属性,而呼延、兰氏、须卜亦皆为鲜卑姓氏,其中须卜更是鲜卑的异译^②。挛鞮氏虽存在争议,但南匈奴单于刘宣确曾自称:“鲜卑、乌丸,我之气类。”^③在他眼里,鲜卑被视为匈奴同种,可见匈奴的核心部落乃是东胡一系,属阿尔泰语系东支,而悦般语则属阿尔泰语西支,故其语与匈奴“时有小异”。如果悦般即匈奴,那么,其语言应当全同,不会存在此一

①《北史》卷98,高车传。

②杨献益:“须卜即鲜卑说”,《中国杂志》,1947年创刊号。

③崔鸿:《十六国春秋》卷1,前赵刘渊。

“小异”。此其证一；匈奴盛世，君临漠北，并发兵西征，不仅“灭夷月氏”，而且“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①。前引传文不过说明悦般也属于上述“并为一家”的“引弓之民”而已。易言之，所谓“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不过表明悦般先世曾为北匈奴属部之一，却未必是同一种族。

关于悦般的历史，根据上引史料所提示的信息，可以做出如下推断：

1. 悦般既属北匈奴，原居地应在漠北。据前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在其名篇《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一书中指出，漠北上古时期（即所谓阿凡纳谢沃时期）南西伯利亚草原地区的居民“带着明显的古欧罗巴人种特征”，只是到了安德罗诺沃时期文化时期才由于某些新的民族集团前来定居而发生了融合”，这种新的民族集团显然属蒙古利亚种。到了卡拉苏克时期（纪前7至前3世纪）这种民族融合以更大规模发展了，结果出现此一种具有崭新体质特征的民族：“高脸，圆而高的眼眶，中等高度，甚至扁平的鼻子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特征在欧罗巴人种是看不到的，它们表明不一类型很可能起源于蒙古人种。”吉谢列夫认为这同丁零人（狄人）自黄河流域北徙有关，证以我国古籍《逸周书·王会篇·伊尹献令》：“正北禺氏”，禺氏即月氏，王国维认为战国以前的月氏“地在鸿门之西北，黄河之东……在中国西北”^②。月氏人操印欧系语言，体质特征大体上介于塞人、汉人之间，此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时期的漠北人种基本上吻合，直至狄人自黄河北徙，始进一步

①《汉书·西域传》

②王国维：“月氏未西迁大夏时故地考”，载《观堂集林》卷1。

狄化、丁零化,但仍保存着不少传统的月氏古俗,如剪发、好清洁,非澡漱不饮食即为其明显证据。匈奴人,丁零人皆驰骋大漠,其地苦寒,少水,自难澡漱成俗,且其民乃披发或辫发,剪发则乃月氏之俗,如啖哒人“皆剪发”,而啖哒则“大月氏之种类也”^①,可证悦般实乃丁零化的漠北月氏部落。

2. 悦般西迁的动因乃窦宪破北匈奴。窦宪,东汉名将,曾先后两次统兵破匈奴。第一次发生于明帝永平十六年(73),击破呼衍王,句林王,“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国伊吾庐城,秦彭击匈奴林王(似应为句林王),绝幕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而还,来苗、文穆至匈河上,虏皆奔走”^②。第二次是决定性的打击,发生于和帝永元元年(89)“夏六月,窦宪、耿秉出鸡鹿塞,南单于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出稭阳塞,阳塞,皆会涿郡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南匈奴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鸡洛山,大破之,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靛,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杂畜百余万头,诸裨小王率众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宪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命中护军班固刻石勒功,纪汉德威而还。遣军司马吴汜、梁讽奉金帛遗北单于。时虏中乘乱,汜、讽及北单于于西海上,宣国威信,以诏致赐,单于稽首领受”^③。悦般追随北单于西迁事当即发生于此73~89年之间,尤其是后一战役,对北单于主力的摧毁尤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吴汜、梁讽会北单于于西海的记载。这里西海距汉尚近,必非里海,亦非咸海,

①《北史》卷97,西域传。

②《资治通鉴》卷45,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③《资治通鉴》卷47,汉章帝元和二年。

很可能是巴尔喀什湖或伊塞克湖，而这一地域后来正属悦般国境。可见悦般随迁至此，及北单于更为远迁，遂留居不行，至北朝遂繁衍为一西域大国。

3. 关于悦般国的兴亡，《北史》、《魏书》都仅留下简略的记载。其大略轮廓是，前凉时已为西域大国，曾与河西诸凉王朝通使，凉州人仍沿袭单于王旧称，公元5世纪柔然兴起，很快演变为跨有漠北、西域的霸主。至大檀主兵西方时，柔然曾与悦般联兵，共灭乌孙，两国一度交好，但在瓜分乌孙以后反目成仇。史书中记载悦般王于进入柔然国境以后，发现其“部人不浣衣，不辮发，不洗手，妇人以舌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①。悦般同柔然的关系破裂以后，转谋结盟于北魏。史载太延元年(435)悦般等西域九国人贡于魏，魏主即遣王恩生等报聘，皆以受阻于柔然，使命未达。至太延三年(437)“复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资金帛使西域，招抚九国”^②。这次北魏使团胜利到达乌孙，乌孙又遣导护送他们一行到了者舌和破洛那。“旁国闻之，争遣使者随琬等人贡，凡十六国，自是贡献不绝”^③。由此判断，悦般、柔然反目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绝不可能发生在太延三年(437)董琬、高明等人西使之前，因为那时乌孙国仍然存在，而只能发生在这次出使之后。史载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悦般“遣使朝献，并送幻人”^④，是岁又“再遣使朝献，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⑤。魏主同

①《北史》卷97，悦般传。

②《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四年。

③《资治通鉴》卷123，宋文帝元嘉十四年。

④《北史》卷97，悦般传。

⑤《北史》卷97，悦般传。

意与之缔结盟约，“命中外诸军戒严，以淮南王他为前锋，袭蠕蠕”^①。又派遣成周公万度归统兵西征焉耆，这些大约都是同悦般共同策划的联合军事行动的一部分。史书中仅仅报导了万度归西征的战绩，而淮南王北伐事却不见下文，这显然是北伐出师不利的征兆。由此判断，与北魏同时出师的悦般大约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此后柔然国势日盛，而悦般国名却渐沉埋于史册，表明在同柔然的争霸过程中，悦般是彻底失败了。接着高车、突厥先后兴起，至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完成了大漠南北、葱岭东西的政治统一以后，悦般已不复以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而是以突厥治下的异姓突厥之一的身份继续存在了。

悦般国虽然在政治、军事上的建树难称辉煌，但文化相当先进，除酷爱清洁等生活习惯有异于其他诸部以外，还可以举出其他证据。如太平真君九年朝魏的“幻人”能以草药止血疗疮，“一月复常，又无痕迹”^②，这个幻人实际上是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悦般还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史称悦般乐，北魏时传入中原。

（二）咽面——唐代西域异姓突厥强部

悦般消失于史册之后，其故地却依旧活跃着一个强大的部落，唐人呼之为咽面，其实，这是 Yagma 的新译名。隋唐时期漠北、西域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动，咽面部落也随之经历了沧桑巨变。

①《北史》卷97，悦般传。

②《北史》卷97，悦般传。

公元6世纪下半叶突厥的兴起是亚洲史的划时代事件。至木杆之世已完成了东灭柔然、西并哒哒、北服结骨的大业，创立大、小可汗四部分国制度，咽面属其西面小可汗室点密、达头父子的封域，遂成为臣属于西面可汗的异姓突厥部落，采用了turk的共名。公元583年至603年间突厥爆发了全面内战，这场内战整整持续了20年，结果导致东、西突厥的分立，咽面地属西突厥的领疆，仍为之臣属，但两厢、十姓名单中皆无咽面，足证其部对西突厥可汗仍不甚驯服，未被承认为西突厥的嫡系部落。统叶护可汗(618~630)时期东、西突厥之间的又爆发了战争，结果以统叶护的失败而告终，包括可汗浮图(今吉木萨尔后堡子古城，唐之庭州)在内的东部领疆尽为东突厥所有，葛逻禄部也叛而东去，咽面部落中似乎也有一支归附于东突厥而东徙漠北。不久，东突厥为唐与薛延陀的联军所灭，进入东突厥境内的咽面部落亦随之臣属于薛延陀，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唐将李世勣、李道宗、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薛万彻分别统兵，诸道并进，合攻薛延陀，漠北部落纷纷内应。次年(647)，薛延陀汗国瓦解，唐于漠北、漠南列置羁縻州府，直隶唐廷。在这个漠北羁縻州府名单中有玄池州都督府和咽面州都督府的建置，前者由葛逻禄部组成，后者就由咽面组成，而上隶于燕然都护府。这一建置的存在表明咽面部落中已有一支东徙漠北。

但是，咽面的主力仍然留在西域故地，只是其方位已稍许东移至热海一带，仍臣于西突厥汗。历经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射匮可汗、阿史那贺鲁的叛乱、真珠叶护的起兵，都不见该部活动的记载，也未与平叛唐军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表明咽面聚居区仍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西突厥历代可汗对他们也奈何不得。显庆三年(658)十姓归唐以后，唐于西突厥

所置诸羁縻州府中初亦不见咽面部落的影踪，可见这一部落相当桀骜，基本上仍处于守境自保，对任何超咽面的政治势力都取名臣实拒的立场。直至龙朔二年至乾封二年(662~667)吐蕃的影响及于西域，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旬相继叛唐，其中李遮旬似即车鼻施首领，与咽面关系相当密切，咽面由之依附于其麾下。调露元年(679)唐将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还国为名，引兵奇袭，消灭了这两个附蕃的西突厥政权，十姓故地复归唐有，唐军正式进驻碎叶川水域，留王方翼扩建碎叶城，屯兵驻守，其后安西都护杜怀宝也驻军碎叶，咽面部的活动始载入唐朝史册。永淳元年(682)西域发生的大规模反唐叛乱中就有三姓咽面参加，热海之战表明它拥有强大的实力。据《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记载：

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车薄啜叛围弓月城，方翼引军战伊丽河，败之，斩首千级，俄而三玄咽面兵十万踵至。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所部杂虏谋执方翼为内应，方翼悉召会军中厚赐，以次出壁外，缚之，会大风，杂金鼓，而号哭无闻者，杀七千人（“七千”疑为“七十”之误），即遣骑分道袭咽面等，皆惊溃，乌鹞引兵遁去，禽首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文苑英华》卷917所收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亦叙此事：

车薄啜首倡寇兵，群蕃响应，猬毛而竖，公在碛西，献捷无虚岁，蹙车薄于弓月，陷咽面于热海，剿叛众三千于麾下，走乌鹞十万于域外（原文为“城”，依《张说集》改），皆以少覆众，以诚动天，葛水暴涨，祭撤而三军涉渡，叶河无舟，兵叩而七月兵合，由是士卒益勇，戎狄益惧。

据此可知，咽面在阿史那车薄啜为首的反唐势力中似乎

最为强大,人数多达数十万,与其共同反唐的部落除突骑施、车鼻施之外,还有乌鹞部。此部通常被看做回鹘的同音异译,这是不对的。回鹘的早期活动主要在漠北,至多到达天山北麓东段,而乌鹞的活动范围在热海一带,早期回鹘的活动范围还没有那么远。按《突厥语词典》中有 Aryu 部落,通常与 jagma,即咽面并提,可见地界相邻。今人通常译作阿尔胡。按“a”字在汉语中属开口呼,可与合口呼之“u”相对应,这是汉语古音学的常规。因此,惊叹词“吗呼”,上古本读为阿哈,而后世读为乌乎,“父”、“母”上古本读为爸、妈,而今已读为 fu、mu,类似例证不胜枚举,如乌孙,古音本读作 assin。据此,阿尔胡,亦可读为 uyu,可见 Aryu 实为乌护的对音。

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703年1月7日)北庭都护府成立,景龙三年(709)这一都护府又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首任大都护为杨何,其后著名大都护有阿史那猷、郭虔瓘等,与先设之安西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西突厥诸部都隶属于北庭管辖,在解琬出任北庭都护期间,就有不少本来是后东突厥汗国治下的异姓突厥部落,包括东支咽面与葛逻禄携北庭来降,唐朝乃置玄池、咽面二州转归北庭管辖,《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上北庭都护府条下记载:“初、玄池、咽面为州,属燕然,长安二年,为都督府,隶北庭。”就是这一历史变化的反映。此后,突骑施汗国日兴,苏禄政权得到唐朝的正式承认,东支咽面又进一步西徙,与留居热海故地的西支会合,正式成为构成突骑施汗国的下属部落之一。

突骑施汗国乃是濛池都护府故地出现的一个异姓突厥政权。濛池都护府本是以西突厥右厢五弩失毕部落为核心组成,然自公元8世纪以来,原居碎叶川东的五咄陆部落不断西徙,碎叶川西的部落组成发生了许多显著变化,突骑施汗

国的核心部落如突骑施、车鼻施、处木昆等原与西支咽面关系密切，东支咽面又与葛逻禄等部相唇齿。因此，至此汗国第二代君主娑葛时期已自称为十四姓可汗。《资治通鉴》卷 209，中宗景龙二年记叙其事，胡三省于此注称：“西突厥先有十姓，今并咽面、葛逻禄、莫贺达干、都摩支为十四姓。”其实，胡三省此注有误，因为都摩支明显属阿悉结部，莫贺达干则别属处木昆部，早已名列昔日十姓之中，此新增之四姓，应为葛逻禄、咽面、车鼻施和弓月。突骑施历代可汗皆受唐朝册封，忠于唐朝。娑葛在唐朝《北伐制》受命为金山道行军的前锋大使，而北伐流产以后，受到默啜的报复，壮烈殉国。苏禄受命抗击大食，屡建奇功。可见咽面部众必定也参加了反抗后东突厥汗国和大食的历次恶战。

突骑施汗国于 8 世纪二三十年代因黄黑二姓之争逐渐削弱，葛逻禄部则日益强大，该部本亦分为东、西两支，开元年间，东支葛逻禄逐渐西徙，与西支会合，取代了突骑施汗国昔日的地位，成为西域地区异姓突厥的主力。咽面部素与葛逻禄部交好，玄池、咽面二羁縻州府常连提并称即为其证。公元 751 年唐将高仙芝统安西四镇主力并发葛逻禄、拔汗那部众与大食将齐雅德·伊布·喀里决战怛逻斯，“相持五日，葛逻禄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①。巴尔托里德说：“早期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没有提到这次战役，但是它在突厥斯坦的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究竟哪一种应当在河中地区居统治地位的问题，就是由这次战役所决定的。”^②此后不久，爆发

^①《资治通鉴》卷 216，天宝十载。

^②巴尔托里德：《蒙古人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第二节，载《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 1 卷。

于天宝十四载(755)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大唐帝国的盛世,而阿拉伯的影响则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伊斯兰教势力也日益东渐,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三) 样磨与哈刺汗朝、高昌王国的关系

进入唐末、五代时期,咽面旧名已为样磨的新译名所取代,这一译名更为准确地反映 Jagma 的实际发音。有迹象表明,样磨有可能是西域异姓突厥中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部落。其传播源主要来自与之毗邻的伊斯兰教地方政权萨曼尼王朝。

萨曼尼王朝是阿拉伯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由非阿拉伯人所建的中亚伊斯兰教政权,存在于9~10世纪。萨曼尼家族先世本为萨珊王朝时代巴里黑的世袭祆教显贵,其远祖可以上溯至萨珊朝库斯洛(亦即得胜王)在位时期的名将别赫拉木·处宾,曾大败突厥,而于外高加索东部迎战东罗马时败绩,库斯洛赐以纺织女服以耻其败,因于591年(隋开皇十一年)投奔突厥西面达头可汗,此后不知所终。其可考始祖为萨曼胡达特,开始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得到阿拉伯长官的重用。其孙努赫(一世)、阿赫买德(一世)、雅库布、伊利亚斯等以平定拉飞·布·莱斯暴动有功,为哈利发马蒙所宠信,努赫·本·阿萨德(努赫一世)授费尔干那总管,雅库布授赭时总管,伊利亚斯授也里总管,而与塔希尔王朝分境。其中除伊利亚斯外,诸兄弟都保住了自身的封疆。唐乾符二年(875)纳赛尔·布·阿赫买德平定布哈拉之乱,其地有豪绅、盗匪两大势力,伊斯兰纳尔睿智绝伦,先借豪绅之力,平定了盗匪;又以送豪绅去撒马尔罕请功为名,密请其兄悉加捕禁,乘势稳住了自身在布哈

拉的统治；复又以为布哈拉人民请命名义，声讨其兄囚禁地方豪绅之罪，兄弟间兵戈相向。888年（唐文德元年）纳赛尔兵败被俘，伊斯纳尔虚行仁义，亲解兄缚，尊之上宾，恭执臣礼，发兵护送纳赛尔还撒马尔罕，仍名义上尊之为君，大权实已归于伊斯纳尔。至892年（唐景福元年）其兄卒，遂一统河中，就河中大总管职位。并于唐景福二年（893）得到了哈利发的正式册命。同年进军怛逻斯，夺之，俘其可敦以下一千五百余人，扬威怛逻斯河上，迫使原居此地的异姓突厥酋奥古勒恰克于喀什噶尔，这一战役不仅成为萨曼尼王朝走向辉煌盛世的里程碑，而且是哈刺汗朝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伊斯纳尔在北方领土扩张的同时，又南渡乌浒水，并于唐光化三年（900）灭亡了阿拉伯帝国的另一重要藩镇——建都巴里黑的萨法尔王朝，俘其君主阿米尔，献俘报达，自此乌浒水南北悉归属于萨曼尼王朝治下，建都昔日安国古都布哈拉。国君称伊密（总督），名义上是哈利发的藩镇列侯，历代伊密虽履行哈利发的册封仪式，但已很少实际意义，名为哈利发的所属藩镇，实则享有完全的独立。可见，伊斯纳尔虽非萨曼尼王朝的创建者，却是这一王朝恢弘之君。至其第三代君纳赛尔·本·阿赫买德继位（914~943在位），境内逊尼、什叶两派的内部宗教斗争，进一步引起伊斯兰教向境外扩散。其中伊斯纳尔之弟伊斯哈克成为率先发动什叶派叛乱的领袖。失败后其子伊利亚斯先避难拔汗那，梁龙德二年（922）伊利亚斯再度起事失败，奔亡喀什噶尔，为当地异姓突厥首领图甘特勤所收留，并结为姻亲，借兵反攻拔汗那，又大败，始穷蹙归降。奥古勒恰克曾收容萨曼尼王子，置之阿图什，其侄萨土克由之皈依伊斯兰教，与此年代相符。据此判断，图甘特勤应即奥古勒恰克，则萨土克皈依之伊斯兰教实乃传自萨曼尼王朝，而

且有迹象表明,所传承的伊斯兰教并非正统的逊尼派而是在伊斯兰世界中仍处于异端地位的什叶派。

哈刺汗朝自称为“Haqaniya”,其汉译名,直接音译可作哈罕尼耶。这一汗朝本身没有自己完整的历史记载,复原这段历史主要根据是古钱币学的资料、萨曼尼王朝时期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以及有关汉文、藏文史料。这一汗朝同辽、金、北宋都有通使记录,北宋对这一王朝名称的译名有“和罕王”(大中祥符二年,1009)、黑韩王(嘉祐八年,1063)、黑汗王(元丰四年,1081)等。但这几个王号都是指已臣服于喀什噶尔的于阗政权,似乎尚不足为据。但这个建都喀什噶尔的伊斯兰王朝,建国华北的辽、金王朝却都同这一王朝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其中辽朝对这个王朝的认识似乎仍主要着眼于其宗教信仰,因而与阿拉伯混为一体,将它也称为“大食”或“大石”,金朝则保存着一条珍贵的史料,即《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1124),哈刺汗来朝。”这条史料虽然在今中华书局本和开明书局本《金史》中都找不出来,但却在清代著名边疆史学者李光廷《西域图考》中明确征引了史料出处。《金史》本有各种不同版本,清人学风尤以谨严为重,李光廷所据必有所本。至于现在流行“喀喇汗朝”的译名则是原为新疆大学,现为南京大学教授的译法。虽足为一家之言却未必为天下所必宗。以名从古译的原则,我主张采取“哈刺汗朝”的古译名。可见哈刺汗朝译为黑韩王朝确未为不可,哈刺汗、黑韩王都是我国史籍中的传统译法,前者见于《金史·太宗纪》^①,后者广

^①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2:“……自后唯贡于辽,称阿斯兰。”《金史》:“则太宗天会五年来贡,称哈刺汗”,可见“哈刺汗”一名乃是古译,没有必要改译为喀喇汗朝。虽然今中华书局本《金史》无此文,相信李光廷必有所本。此一疑案应交付校勘学家去研究。

泛见于《宋史》、《辽史》。这个汗朝冠以 kara 字样，旨在标榜它是一个以异姓突厥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这个国家先在锡尔河，即药杀水域草原地带奠定了基地，然后逐步向河中地区扩展势力，此时盘踞河中的萨曼尼王朝已趋衰微，哈刺汗乃与南方的哥疾宁王朝结盟，推翻了萨曼尼王朝，以阿姆河，即乌浒水为界，把萨曼尼王朝的领土南北瓜分。自此，一个强大的异姓突厥政权——哈刺汗朝正式建立起来了。对于这一王朝的建立者，学术界有葱岭西回鹘、葛逻禄、样磨诸说。其中葱岭西回鹘说，很难找到确切的史料证据，葛逻禄说曾为普里察克等主张，流行于一时，但近年来也渐少拥护者，而样磨说的支持者渐多。本来，古突厥汗国本以阿史那氏为核心，正统的突厥人自称为“蓝突厥”(kök türk)，而把受其奴役的异姓突厥悉称之为“黑民”，或“黑突厥”，可见“kara”一词本来具有蔑视的意味，但是当异姓突厥强大起来以后，“黑”反而取代了“蓝”，成为举族崇尚的上色，进而演变为“高大”、“尊尚”的含意。有资料证实哈刺汗朝突厥人的军旗就是黑色，其人外貌为“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少须髯，持铁剑，服黑衣”^①。这种尚黑的王朝风尚，很可能就是来自样磨。在《突厥语词典》中对于样磨有不少记载。如 Jayma，突厥诸部之一。样磨语被认为喀什噶尔一带的语言，被认为发音正确。他们也称为 Qara Jayma，意即黑样磨。这表明样磨尚黑，哈刺汗朝的寓意亦即黑汗王朝，引申义为“大”。这一词意义演变反映了异姓突厥势力日益崛起的历史进程。

哈刺汗朝政治组织的基本特点是实行双王制。大可汗驻

^①巴尔托里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第二节，载《巴尔托里德文集》，俄文版，第1卷。

巴拉沙衮，称阿厮兰汗，或狮子汗；小可汗驻喀什噶尔，称波格拉汗，或公驼汗。大量证据表明样磨是哈刺汗国的主体部落之一，其中对喀什噶尔政权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维文版《突厥语词典·序言》第37~38页中记：“突厥人原有二十部，他们都是苍天珍爱的圣人诺亚之子亚派斯之子突厥的后裔。其中有样磨。”波斯名作《世界境域志》中关于样磨更列有专节：

其东方为九姓铁勒，南为胡兰根河，该河注入库车河，西为葛逻禄边境，此国仅有少量农民，但出产许多皮毛，还有大量猎物，他们的财产是马匹和羊只，枋民坚韧、强壮，好战，武器很多。他们的国王与九姓铁勒同族，这些样磨人有众多的部落，他们当中最出名的部落计有一千七百。

据此可知，样磨居地在葛逻禄东，人数很多，势力强大，他们中的部分仍然保持着草原生活习惯，经营畜牧业，好骑射，战斗力很强，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已经定居，出现了阿图什、克尼鲁密克(Khirmiki)等村镇，与葛逻禄混居。该书提供的信息还表明，喀什噶尔的统治者都出身于样磨部落。“喀什噶尔，属中国，但这位于样磨、吐蕃，黠戛斯与中国之间的边境上，喀什噶尔的首领们往往是葛逻禄人或样磨人。”对此，还可以补充一个佐证，12世纪初的一位波斯作家在其《历史简编》一书中提到“样磨的帕沙赫称为布格拉汗”。众所周知，哈刺汗朝的副王布格拉汗正是驻节喀什噶尔，并把这一地区建设成为汗国繁荣中心的。而这支可汗的血统就同样磨有关。

样磨与高昌王国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高昌王国，又作西州回鹘，北庭回鹘，以其所据乃高昌国故地，因此，学术界通用这一名称。回鹘又译回纥，即今新疆维吾尔人和甘肃裕

固人的共同祖先,本居于漠北,属突厥汗国治下的九姓铁勒之一。贞观四年(630)曾助唐攻灭东突厥汗国,贞观二十年(646)又助唐攻灭薛延陀汗国,其首领婆闰曾参加出讨西突厥叛乱的军事行动,同唐朝关系一贯笃睦。后突厥末世,回纥首领骨力裴罗先联合拔悉密、葛逻禄迫之西徙,创建了强大的漠北回纥汗国,这个汗国存在至840年,受迫西徙,汗国解体。余众分为数支南迁、西徙,南迁入唐的部落大部分汉化,后来逐渐融入汉民族共同体中去,西徙的回鹘大部分留居今甘肃、新疆境内。其中进入甘肃甘州、沙州的那一支,后来被称为甘州回鹘,成为今日裕固族的祖先;进入唐西州、北庭故境的回鹘则被称为西州回鹘;进入龟兹者则别称为龟兹回鹘。我国史学界大多把西州回鹘和龟兹回鹘混为一谈,而据日人藤枝晃研究,它们实是两回事。从某种迹象上看,初世之西州回鹘同甘州回鹘倒是很难分别,但后来也分野了。唐朝衰落以后,吐蕃仍然相当强盛,河西、西域一度皆为吐蕃接管,直至河西归义军起兵,非常重视结盟回鹘,与之联兵,推翻了吐蕃的统治。史载大中四年(850)吐蕃国乱,两赞普争立,论恐热引兵伐吐蕃委任之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大掠鄯、廓、瓜、沙、伊、西、庭诸州,据有西域。沙州张义潮乘虚起兵,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收十一州,遣使报唐,解辫袭冠,恢复华夏服制。回鹘首领仆固俊亦附于张义潮,被遣为将,进军西域,咸通七年(866)击杀论恐热,占有北庭、轮台、清镇诸城,进取西域,割据自雄。清人李光廷和日本学者皆以为此即西州回鹘之祖^①。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西州回鹘、甘州回鹘原是统一的一

^①《支那周边史》下,《土耳其斯坦史》,宫崎市定执笔,第三章,第一节,宋代。李光廷:《汉西域图考》卷3。

支,后来逐渐独立的。西、庭二州的基本居民原来都是汉族,佛教很盛;回鹘则本来信仰摩尼教,来到高昌以后,逐渐改信佛教,而当时的汉民在语言上逐渐回鹘化,二族由友好共处逐渐融为一体。可见,高昌回鹘本质上是由回鹘、汉人共同创建的,不过这批汉人后来都已改用回鹘的新族名了。高昌回鹘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都城,一个是冬都高昌,一个是夏都别失八里,亦即北庭故城,其王自称亦都护,此名学术界争议很大。据我判断,其实就是以唐之都护自居。唐亡,五代嬗递,中原的汉族政权日益衰微,而契丹则日益强盛。梁开平元年(907)改国号为辽,辽天赞三年(924,后唐同光二年)辽太祖西征至别失八里,高昌臣属于辽^①。不久,中原地区统一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五月,宋朝遣使王延德使高昌,见其王于北庭(别失八里)受到殷勤的接待。王延德此次出使的目的本在缔结宋与高昌之间的反辽政治同盟,但不久,因河西党项的兴起和西夏的建立,宋与高昌之间的关系断绝。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以后辽对西域进一步加强了控制,王延德西使的政治目的虽然落空,但却带回了大量有关高昌回鹘的宝贵情报,其中就有关于样磨人的报导:

(高昌)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鬣、小众鬣、样磨、割禄、黠戛斯、末蛮、格哆族,预龙族之名甚众^②。

据此可知,高昌国内也有样磨部落分布,他们显然属于样磨东支。

至此,样磨的历史演变已勾勒出基本轮廓,可见此部的兴起并非如飙风之无由,而乃川广之有源,至10世纪以后已

①《辽史》卷70,属国表。

②《宋史》卷490,高昌传。

遍布葱岭东西,蔚为大族。随着这一地区的突厥化、回鹘化、伊斯兰化的进程,样磨部落的生活习性逐渐改变,葱岭以西的样磨较早伊斯兰化,先和葛逻禄部落合而为一,进而融入其他中亚遗族;葱岭以东的样磨也逐渐放弃原来的萨满教、佛教信仰,加入了穆斯林的行列。这样,样磨一名渐渐在历史的长河流逝中消失了。但是,样磨的血统却仍在今天我国的维吾尔族血管中继续着。《突厥语词典》指出:“在这些突厥语中……最正确的是托斯语和样磨语。”样磨语对于喀什噶尔方言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很可能杰出的维吾尔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所使用的语言就是样磨语。

下 編

大唐边政建置

一 庭州创置时间及其领县地望考

庭州是唐朝设于天山北麓的郡县化建置,下辖金满(后庭)、蒲类、轮台、西海四县,与伊州、西州合称碛西三州。但在古人留下的记载中,关于庭州的建置时间却存在着不少模糊和纒缪,有必要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对庭州诸领县的地望予以考订。

(一) 庭州创立时间为贞观二十二年

学术界一般认为庭州创立时间为贞观十四年(640)。其根据是庭州前身乃西突厥的可汗浮图城,而可汗浮图城的归唐,与唐置西州同为贞观十四年(640)伐高昌、破西突厥的历史产物。例如杜佑《通典》卷174,州郡四记云:“庭州(今理金满县)……大唐贞观中征高昌,于时西突厥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相影响。及高昌平,惧而来降,以其地为庭州,其后置北庭都护府。”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中虽未明言建置时间,却在其下属诸县条下记曰:“后庭县(郭下):贞观十四年于州南置。”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更把西、庭二州的建置时间合而为一:“九月,以其地(指高昌)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西州治高昌县,汉车师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满县,汉车师后王庭也。”以上记载的共同特点都是将

可汗浮图城的归唐等同于庭州的创置,视为同年事,但也有不同于前说的另一种记载。诸如《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中就将可汗浮图城归唐与庭州建置区别为两个不同事件,分别系于不同年月:“北庭都护府: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西突厥屯兵于可汗浮图城,与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太平寰宇记》卷156,陇右道七、废庭州条中也出现了两个不同时间:“庭州(北庭府,今理金蒲县)……唐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征高昌,于时西突厥屯兵可汗浮图城,及高昌平,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内附,乃置庭州,处叶护部落。”二说孰正孰误?我的看法是:

1. 庭州固然是可汗浮图城的改置,但可汗浮图归唐及其改置为庭州却绝非同年发生事。可汗浮图城早在柔然汗国时期就已存在,似为粟特人大批流寓于天山北麓时所建,粟特人大都是佛教徒,并将这一宗教传布于柔然,伏图可汗就是率先皈依佛教的柔然可汗,其城名就寓有佛可汗城的含意,很可能就是建于此汗在位时期(506~508)^①。柔然亡,突厥代兴,可汗浮图城即其东部重镇。突厥汗国贪汗小可汗、铁勒易勿真莫贺可汗、契苾可汗、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等都曾在此建牙。贞观十三年(639)乙毗咄陆可汗君临西突厥之后,又派遣其麾下叶护屯兵于此。城中居民主要是粟特人,城外则是突厥人。参稽两唐书《侯君集传》、《高昌传》及《姜行本行军碑记》等资料记载,贞观十四年(640)唐交河道行军全过程,唐军不过途经可汗浮图,主攻高昌,虽乘胜收其城归降,似并未留军屯驻。后亦主要经营高昌国故境,其时西突厥犹未全

^①“北庭故城与唐北庭大都护府”,载《新疆大学学报》,1999年4期。

衰,天山北麓地区皆在其游骑活动范围之内,唐军防护不暇,绝不可能于可汗浮图降唐之岁,立即改置为州。

2. 庭州本质上乃郡县化建置,必须以拥有足够数量的纳税人口为前提。依唐制,只有作为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能定时向朝廷提供租、调,而非汉人地区则另行推行羁縻政策,例不纳税,名不隶户部。可汗浮图城原本西突厥重镇,其所属金满、蒲类、轮台三县所在的天山北麓尽属西突厥牧区,归唐之初不可能有多少汉族居民,与早就拥有大量人口的伊、西二州迥异,远远不具备郡县化的基本条件。而且有迹象表明,由于唐朝未在可汗浮图留屯汉军,其后又经历了一段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曲折历史进程。贞观十六年(642)乙毗咄陆可汗东犯伊州之役就透露了这一信息。(乙毗咄陆可汗)“自恃其强,专擅西域,遣兵寇伊州,安西都护(郭)孝恪率轻骑二千自乌骨道邀击,败之。咄陆可汗又以处月、处密等围天山县,郭孝恪又击走之,乘胜拔处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于遏索山,斩首千余级,降其处密之众而归”^①。按伊州在今哈密,庭州在其西,攻伊州而不经由庭州是绝不可能的。传文却记西突厥直趋伊州,只字不言庭州,说明时至贞观十六年(642)庭州建置尚未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传文所记郭孝恪破处月之战,乃兵出乌骨道,拔其俟斤所居之城。按《西州图经》残卷记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其道即由今吐鲁番高昌古城,沿胜金口、木头沟、火焰山、七泉湖、黑沟,由下石窑子越天山谷道而至吉木萨尔县后堡子。又处月即为游牧于今吉木萨尔、奇台、木垒一带的西突厥部落,而这一带最大的城就是可汗浮图。据此判断,为郭孝恪攻夺的“处

^①《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

月俟斤所居之城”非可汗浮图莫属。可见该城虽于贞观十四年(640)一度归唐,由于未派汉军进驻,不久又为西突厥所据,至十六年(642)才重又收复,而且直至此时,仍未建置为庭州。

3. 进而深究,庭州的建置时间亦非前引记载的贞观二十年,而应是贞观二十二年。西突厥反唐的乙毗咄陆可汗贞观十六年(642)再次犯唐兵败后已失去可汗尊位,继立的乙毗射匮可汗虽经唐朝册封,但仍然继续奉行反唐政策。贞观十八年(644),唐朝颁发《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密诏》派遣“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浓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密部落,宣布威恩,招降纳附”^①。处月、处密二部的游牧区就在可汗浮图一带,可见时至此年,唐朝才较为稳定地控制了天山北麓东段地区,开始从内地大批移民实边,从而为庭州的创立准备了必要条件。至贞观二十二年(648)西突厥内战爆发,受乙毗射匮可汗排挤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率部降唐。这时,天山北麓的汉人移民也增加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唐朝遂于此年在可汗浮图城的基础上,创立了庭州。

种种迹象表明,可汗浮图城改置为庭州的时间确与一位西突厥叶护的降唐有关,而历史上降唐的西突厥叶护有二,一是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二是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史书中明确记载阿史那步真乃继阿史那弥射降唐的西突厥大酋。阿史那弥射降唐乃贞观十三年,其后步真遂自立为咄陆叶护。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复携家属入朝,授左屯卫大将军^②。可见阿史那步真降唐的时间乃贞观十四年,则此

①《文馆词林》卷18。

②《旧唐书》卷194,下。

岁举可汗浮图城降唐的西突厥叶护应即咄陆叶护阿史那步真。但与庭州设置有关的西突厥叶护却非此人，而是其下任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但此人降唐的时间并非是贞观二十年(646)四月，而是贞观二十二年(648)四月，《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旧唐书》卷194下西突厥传、《唐会要》卷73、卷74皆记其降唐间为此岁，其中尤以《册府元龟》卷109所记时间最为精确：“(贞观二十二年)四月乙亥(二十五日，648年5月22日)西突厥贺鲁以王师问罪龟兹，固请前驱，愿为乡导，仍以数十骑驰谒。诏授昆丘道行军总管，宴之于嘉寿殿，及文武三品。毕景甚欢，锡贺鲁绫綵，仍解所服之衣以赐。”此人降唐之时，正是唐朝“昆丘道行军”即将发师之际。《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保存的讨伐檄文中开篇明义：“邇矣西土，自古游魂，昔与北场，本同根蒂，乘戎致阃，遂尔携离……历年兹久，积其衍祸，崇凶贯盈，凡厥毡裘，不胜焦烂，蠢兹板屋，尽苦侵渔，膜拜锦车，思拯溺以，延首重译，蛮邸叫严，阍而委命，裂裳裹足，朕乃目卷西顾，深悼于怀。”檄文中对龟兹只字未提，全部重心都在于声讨这个同“北场”，即北突厥(东突厥)原是“本同根蒂”的“西土游魂”，足以说明这一行军实乃主要针对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而以龟兹为突破口。以降唐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出任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下领五总管。阿史那贺鲁降唐后，也发其部从征，补为诸昆丘道行军总管之一。这时天山北麓东段的汉族移民已数量可观，正是推行郡县化的绝好机会。阿斯塔那221号墓出土的《庭州人米巡职辞为请给公验事》明确记载“庭州”的建置已经存在^①，说明庭州的创置当即此年。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昆丘道行军已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7册。

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唐军不仅已占领龟兹全境，而且取得了疏勒、于阗的臣服，乙毗射匮可汗败退碎叶川西，沦为偏安一隅之君。同年，唐朝创立了天山北麓第一个西突厥羁縻建置瑶池都督府，“二月丙戌（十一日，649年3月29日）置瑶池都督府（原注：此因《穆天子传》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之上而得名也）隶安西都护，戊子（十三日，3月31日）以左卫将军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①。《新唐书》卷215更明确记载阿史那贺鲁“擢累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处其部庭州之莫贺城”。此为庭州建置之初见史册。吐鲁番出土文书“庭州人米幽职请验公牒”（73 TAM221:5）就是颁发于贞观二十二年，说明当年庭州建置确已存在。另一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也证实贞观二十三年九月七日履任的第三任安西都护柴哲威的官衔全称已是“使持节知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谯国公柴哲威”，这是前两任安西都护所没有的。可见与庭州建置有关的叶护并贞观十四年举可汗浮图城降唐的阿史那步真，是贞观二十二年降唐的阿史那贺鲁。迄今可考的庭州刺史始于贞观末年至永徽初年的骆弘义，必为首任庭州刺史，亦足佐证庭州的创置时间绝非西州建置的贞观十四年，而应是阿史那贺鲁降唐的贞观二十二年。

庭州初创时仅领金满、蒲类二县。此二县的创置时间非如一般史书中讹记的贞观十四年，而应是与庭州创置时间相同的贞观二十二年。自此，大量移民实边，开始在天山北麓全面推行郡县化，旨在强化这一地区的边防实力，以达到控驭西突厥降部的战略目标。故阿史那贺鲁谋反后，此州也是首

^①《资治通鉴》卷109，贞观二十三年。

遭侵掠的对象,永徽二年(651)“寇庭州,掠蒲类”^①，“杀掠数千人去”^②。显然,多数被杀者都是汉人,说明自庭州建置以来,天山北麓东部地区的汉族移民已数量可观。

(二) 蒲类县、轮台县地望考

关于庭州的属县,《新唐书·地理志》记载:

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县四:金满(下)、轮台(下,有静塞军,大历六年置)、后庭(下,本蒲类,隶西州,后来属,宝应元年更名。有蒲类,郝遮、咸泉三镇,特罗堡),西海(下,宝应元年置)。

以上四县,并非同时所置,其中与庭州同置者仅有金满、蒲类两县。清朝在后堡子古城发现的《唐金满县碑》,说明此县与庭州同治,其地望当然就是庭州所在的后堡子古城,不须赘考。但蒲类、轮台二县的地望至今仍存在着重大争议,有必要考证清楚。先叙蒲类县。前引《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谓“蒲类,隶西州,后来属”,乃是宋人弄不清楚蒲类与蒲昌二县的区别所形成的误记。其实,蒲昌自始至终都隶属于西州,而蒲类自始至终归属于庭州,蒲类之名显然同今称巴里坤湖的蒲类海存在着关联。因此,迄今仍有不少学者将蒲类县的地望定在今木垒乃至巴里坤境,却苦无相应的遗址与之相对应。我则摒弃前人这一传统见解,仔细对勘史料,得出的结论不是木垒而是奇台。据《太平寰宇记》卷156明确记载蒲类县治在“庭州东八十里”,这么近的距离绝不会在今木垒县或巴

①《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

②《新唐书》卷215下,阿史那贺鲁传。

里坤县，而只能在今奇台县境。此县现已发现了以下三座唐代古城遗址，恰好与史书所记的蒲类县、蒲类镇、郝遮镇地望相当。其一名奇台古城，位于奇台县城北，俗称“唐朝墩古城”，遗址大部分今已并入城区范围。南北长约400米，东西长约235米。城墙大部分已被破坏，北墙保存较好。北墙基部宽10米，顶部宽5米，残高8米，夯筑，中部有一约高8米的台基，似为北门或瓮城的遗迹，外侧可见马面基址。古城内采集到的有陶器、瓷器、元代双鱼纹镜及察合台银币等。此城正好位于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东40公里处，与史书所记庭州东八十里地望相合，其规模亦与县治相当，应即唐蒲类县城故址。其二名吐虎玛克古城，位于奇台县城东南约4公里处的原县园艺场，今属古城乡古城村第三自然村。东经 $89^{\circ}36'35''$ ，北纬 $43^{\circ}59'21''$ 。古城略呈方形，南北墙至“文化大革命”以后仍保存良好，破坏很少。城内曾见少量轮制灰陶片，还曾出土铁刀柄。推测为唐代蒲类镇城。其三名北道桥古城，位于奇台县桥子村东南，北濒沙漠。东经 $89^{\circ}42'15''$ ，北纬 $44^{\circ}07'55''$ 。古城略呈长方形，南北墙长135米，东墙长158米，西墙长178米，西长100米，南北宽90米，均系板筑，与外城墙明显不是同一时期遗存。古城内有东南、东北、西南角楼墩基，残高4米。出土物的年代从唐朝一直延续到西辽、元、明时期，还发现一枚石质“赤金营都阡府印”，为明代河西赤金营领属今奇台县的物证^①。当时的蒲类县领属范围一度延伸至今木垒县境，乃至今巴里坤、伊吾县的一部分。咸泉镇与特罗堡的地望应在这一广袤地域中寻找。

唐轮台与汉轮台同名，汉轮台在今天山南麓，唐轮台即为庭州领县之一，其地望必在天山北麓，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①“唐蒲类诂名稽址”，《新疆社会科学》（乌鲁木齐），1984，2。

其关联绝不能从地望,而只能从语意渊源上寻找关联。汉轮台以屯田基地闻名,唐轮台大约起初也是一处唐军屯田基地,后来又招徕了大批汉民落户,遂以汉轮台命名,后来还取代碎叶成为天山北麓征收商税的雄关。唐安西、北庭两道节度使封常清常在此驻节,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于此挥毫赋诗,逐渐演变为仅于庭州的名城重镇。

关于唐轮台县的建置时间,现存史料大都与金满、蒲类诸县混记于贞观十四年(640),如杜佑《通典》卷174,《旧唐书》卷40,《太平寰宇记》卷156,都持此说。如《太平寰宇记》记云:“轮台县:(庭州)西四百二十里,四乡。与蒲类、金满二县同时置。轮台者,以汉轮台为名。”这些史料恐怕都是辗转相抄,其可信程度殊可怀疑。轮台的具体位置在庭州西420里,西距唐与西突厥的势力分野里移德建河(玛纳斯河)不远,唐初尚属西突厥势力的游牧范围,汉人很少,根本不具备置县的条件。其置县时间必定远在金满、蒲类二县之后。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40所记就与众不同:“轮台县(东至州四十二里,按,校以《太平寰宇记》,四十二里,当为一百四十二里之误),长安二年置。”而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戊申(703年1月7日)正是北庭都护府创立之岁,可见轮台实乃与北庭都护府同时创置。乃天山北麓汉人数量大批增加,因而不间断西徙的历史结局,也是唐朝西北边防实力日益增强,创置此县以为庭州西部屏障的历史产物。

关于轮台的地望,学术界争议很大,有阜康、米泉、昌吉、乌拉泊诸说,其中乌拉泊说首倡者乃林必成,弘扬者乃钱伯泉。近年有人特加炒作,所造成的气势,似乎已成学术定论,其实大有问题。关于轮台的地望,最具权威性的应推《新书》卷40,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如下这段记载:

自庭州西延城六十里有沙钵守捉,又有冯洛城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日地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

由此可见,唐轮台的最基本特点是地当北庭(今吉木萨尔后堡子古城)至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古城)的大路,即碎叶路,或曰草原丝路。这不仅是一条重要的军事通道,而且也是一条东西贸易极为频繁的商业大路。在开元七年(719)以前,唐朝都是以碎叶作为收取过往商税的地点,至开元七年(719)以后,则改以轮台作为商税的收取地点。见于《新唐书·西域传》:“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北道者,轮台征之。”此北道,当指丝路北道,亦即碎叶路,商税为各镇军食所必资,故可断定关卡必设于大道正线的冲要地带。庭州,后世又作别失巴里,别石八里,别失把、鳖思马。据《长春真人西游记》鳖思马“西三百里有县,曰轮台”;耶律楚材《西游录》则记“别失把城西二百里为轮台县”,此二百里应为三百里之讹”;又《太平寰宇记》卷196记轮台,“东至庭州四十二里”,此四十二里,应为四百二十里之误。以上记载,具体里程虽然不同,但皆记轮台位于庭州之西,碎叶之东交通孔道上。以上各唐朝地名,今已同发现的遗址大体上取得了一一对应关系。其中沙钵守捉,应即吉木萨尔县西双河岔古城,城约百余米,冯洛守捉即吉木萨尔县东北5公里的冯洛村古城(原称六户地),城东西约125米,南北250米;

耶勒城守捉,应即阜康东北 10 公里的滋泥泉古城,南北 140 米,东西 120 米;俱六守捉即阜康九运街六运古城,南北东西皆 150 米,曾出土金币 24 枚,石碑龟座一个^①。这些都是轮台之东的城堡。至于轮台之西的最近城堡是张堡守捉,其地在里移得建河,即玛纳斯河之东。我在“唐轮台名实核正”(载《新疆社会科学》)和王广荣“关于昌八里的位置”(载《新疆文物》,1989,第 1 期)都认为张堡即元之昌八里,清之阳噶尔巴逊古城,《新疆图志》早就断定其地在今玛纳斯境内。凡此种都已得到地面遗址的印证,都一律位于唐碎叶路上,无一例外。这就足以表明,唐轮台县的位置只能在这条大路上而不能在其他地点。乌拉泊古城的地理方位远离碎叶路,根本不具备唐轮台县的地理特征。

其次,乌拉泊古城的规模、出土文物也都与唐轮台难以挂钩。唐朝的州、县、守捉、城、镇规模依其级别的高低,存在着严格的区别。庭州即北庭大都护府所在地,城郭三重,规模宏大,固毋庸赘论;金满县与之同治,此外东有蒲类,西有轮台,其规模应当大体相当,其中轮台的战略重要位置,决定了只能大于蒲类而不能小于蒲类,据《新唐书》卷 40,地理志记载:“蒲类县百二十里至北庭都护府”,这一距离正与奇台县唐朝墩古城相当,当即唐蒲类县遗址。这座古城南北残长 450 米,东西残长 400 米。庭州之西已知诸遗址,如定为沙钵守捉的吉木萨尔双河岔古城,城约百余米;定为冯洛守捉的吉木萨尔冯洛村古城(六户地古城),城东西约 125 米,南北 250 米;定为耶勒城守捉的阜康滋泥泉古城,南北 140 米,东西 120 米;定为俱六守捉的阜康六运古城,南北东西皆 150 米

^①戴良佐:“唐代庭州守捉城略考”(《新疆文物》,1989 第 1 期)。

(曾出土金币 24 枚，石碑龟座一个)，规模皆远小于县城规模。乌拉泊古城的规模也仅长、宽不足 300 米，格局偏小。据我所知，在庭州以西最大的古城只有昌吉古城，该城未经破坏前南北长约 1 100 米，东西约 600 米，更胜于作为蒲类县的唐朝墩古城。依我判断，具备县城规模的只能是昌吉古城，而不可能是位居昔日只是山间峡谷的今乌鲁木齐市南郊的乌拉泊古城。以出土文物判断，昌吉还出土了具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砖，而在乌拉泊古城至今尚难以提供出典型的唐代遗物，那里的出土品中倒有一批属于西辽时代特征的文物。

根据乌拉泊古城的位置和规模，至多只能确定为一座位居白水涧道上守捉之类建置级别的城堡。白水涧道之名，见于《西州图经》残卷，指的是由西州所在的今吐鲁番经天山谷口而达轮台的大道，这是一条联结安西—西州道(丝路中道)与碎叶—北庭道(丝路北道)两条丝绸之路主干线之间的纵向支线。对此，《通典》卷 174 明确记载：“交河郡西北至北庭轮台县五百四十里。”其路线由今吐鲁番经达坂城西北博格达山之西南麓，以达乌鲁木齐。《新疆识略》亦记：“自乌鲁木齐南越齐克达坂五百三十里至吐鲁番为正道，可通车。”可证此路至清朝仍可通行，乌拉泊古城就位于这条联结两条丝路正道的南北支道上。有人援引岑参诗：“平明发轮台，暮投交河郡”，误解为一日程，其实，前引《通典》已经明确记载轮台至西州总路程为 540 里，这是无论多快的马一天所走不到的。岑参全诗原文如下：

奉使按胡俗， 平明发轮台，
暮投交河郡， 火山赤崔嵬，
九月尚流汗， 炎风吹沙埃^①。

① 岑参：《使交河郡》，《全唐诗》卷 198。

很明显，“平明发轮台”与“暮投交河郡”并非同联诗的出、对句关系，而是不同的两句，此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语法构造完全不同。这表明该诗表述的并非一天内的事，无论多快的马，一天绝不可能跑完 540 里的路程。可见这首诗的立意并不在于写快，而在于写气候的变异。轮台的气候特征是“胡天八月即飞雪”，而西州则是“九月尚流汗，炎风吹尘埃”，足证此诗亦非轮台—乌拉泊说可资援引的不坠坚藤。

轮台—乌拉泊说之所以如此大肆炒作，主要是利用如下的心理，即作为新疆首府的乌鲁木齐市应当有一座历史见证。其实，乌鲁木齐之名始见于清朝，所指是一个地区名，而不是城市名，所指乃包括阜康、昌吉在内的广大地区，因设立乌鲁木齐都统而得名。今乌鲁木齐市古代不过一山间峡谷，乌拉泊则处于此峡谷的南端，位于这条支线上，四面皆山，南北尚有狭窄通道，东、西皆为层峦叠嶂，根本无法通行。若轮台置此，地不居东西冲要，势难屏卫北庭。岑参诗称：“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四郊候中军，平沙悬落晖，驿马从西来，双节夹路驰。”^①据此可知，轮台确控东西咽喉，且周围地势平阔，始可出现驿马西来，平沙落日的景观。若其地在乌拉泊，则驿马当自北来，落日当与山衔了。证以邱处机、耶律楚材等人的西行记述，轮台一带明为一片坦荡的平原，何尝不是乌拉泊这样的山间凹地？

（三）关于西海县

直至唐朝极盛时期，庭州属县只有金满、蒲类、轮台等三

^①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全唐诗》卷 198。

县,至于西海县的建立,则乃安史之乱以后,与高昌县更名前庭县,金满县更名后庭县的时间都在宝应元年(762)。此年本为肃宗上元二年,至四月,更名宝应;肃宗死,代宗李豫立。杨预以其名与帝名音同讳,更名杨志烈,以河西副元帅,主持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之岁。这时,吐蕃已陷伊州,杨志烈不可能袖手旁观,因此,在其主持的三道中,全面加强防务,高昌改名前庭;金满改名后庭,都是对所主持的地区加强防务的体现,西海县的创置也应是一种防务调整的一部分。迄今有不少学者,大都推测西海县的位置应在今玛纳斯河一带。但依我判断,当时北庭的主要威胁在东而不在西,吐蕃兵围伊州,这位素以“有霸王之略,有倜傥之奇”的杨志烈断不会不救。伊州七城中伊吾军所在地的大河古城,即地近巴里坤湖,唐名蒲类海,很可能杨志烈已接管该地,并将当地军屯士卒,改为郡县化管理,西海县或以其地近巴里坤湖欤?!



二 安西军府制度的建置沿革

唐朝统一西域之后,继承了汉西域都护府所开创的以军府而兼理民政的制度,其中安西是所创立的第一个军府。其建置沿革依西域形势的变化推移,初名安西都护府,其后升级为安西大都护府,至玄宗朝又出现了安西节度使或四镇节度使名号。安史之乱后,一度复原为安西都护府,德宗朝再度升级为安西大都护府,主将复加节度使名号。其建置级别、主将名号、主管地域都有所变化。对此,史书记载多有疏漏,有必要梳理清楚。

(一) 从安西都护府到安西大都护府

安西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是级别不同的军府建置,不加这个“大”字,反映了军府建置级别的升降。对此,《唐六典》卷30,留有明确的记载:“大都护府:大都护一人,从二品;上都护府:都护一人,正三品。”可见长官称“都护”的安西都护府属正三品的上都护府,同长官为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府建置级别有异,不容混淆。安西都护府乃唐平高昌的历史产物,创立于贞观十四年(640),初治交河,即今吐鲁番交河古城,至贞观十六年(642)移治西州。可考的安西都护有三:乔师望、郭孝恪、柴哲威。一般都以安西都护兼任西州刺史,有史料说谢叔方也曾出任过西州刺史,与其他文献相矛盾,不取。

表 2-1 安西军府制度的建置沿革一览表

	姓名 主将	官衔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乔师望	安西都护	贞观十四年至十六年(640~642)	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安西都护乔师望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庶其安堵本乡。《文馆词林》卷 664《贞观年中抚慰高昌诏》。
郭孝恪	安西都护	贞观十六年至二十二年(642~648)	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自乌骨阻击……拔处月俟斤之城。”《新唐书》卷 215 西突厥。
柴哲威	安西都护	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649~651)	贞观廿三年九月七日……敕使持节知伊、西、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谯国公柴哲威《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
鞠智湛	安西都护	永徽二年至显庆三年(651~658)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鞠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册府元龟》卷 991,外臣部,备御四。

然而,何时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大都护府呢?依现存史料所记,似乎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例如《大唐六典》卷 30:“唐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护府。”《通典》卷 30 职官典亦记:“大唐永徽中,始置安东、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护府。”然参稽其他史料,这些记载并不可信,须加辨正。因为:

1. 所谓“四大都护”之说非但查无实据,而且无一创于永徽年间。据《旧唐书》卷 39 记安东都护府创于总章元年(668)九月,《旧唐书》卷 41 记安南都护府创于调露元年(679),《新唐书》卷 40 记安北大都护府创于总章二年(669)八月,皆非同时,而且其中安东、安南皆为都护府,而非大都护府。

2. “两大都护”之说属实,但名单与上引史料不符。依前引《唐六典》,两大都护府乃安西与安南,其实应当是安西与安北。

尽管以上史料多有舛误,却不能由此根本否定这些史料的价值。它至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安西大都护府乃高宗朝所置。而高宗朝最重大的武功建树莫过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与龟兹羯猎颠之乱的荡平,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应即这一辉煌胜利的历史产物。由此判断,“永徽中”必

为“显庆中”之误。“永徽”乃高宗初立之所用年号。太宗朝虽已连续击败了乙毗咄陆、乙毗射匮两个反唐可汗，招抚了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占领了高昌、焉耆、龟兹诸城，将唐朝的版图一度推进到葱岭以东，但太宗刚死，高宗初立，阿史那贺鲁就图谋叛唐，龟兹的局势也极不稳定，唐朝所册立的龟兹都督叶护玷无力驭国，被迫恢复龟兹的传统国名，重遣龟兹王白·河黎布失毕返国主政，也无任何政效。至永徽年间，阿史那贺鲁已与龟兹羯猎颠同时发动了反唐叛乱，焉耆以西地区一度皆非唐有，所能保聚者仅余汉人集中的伊、西、庭三州之地，在此兵戈不息、版图日蹙的永徽乱世，安西怎能晋级为大都护府？“显庆”乃高宗盛世时所用年号，阿史那贺鲁与羯猎颠叛乱遭到唐朝的有力回击，自永徽二年（651）开始连续三次发师西征，至显庆年间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年（657）北路军主将苏定方已戡平了阿史那贺鲁之乱，取得了西突厥十姓的归附，册拜降唐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主左厢咄陆诸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主右厢弩失毕部落。三年（658）南路军主将杨胄又荡平了羯猎颠之乱“正月戊申（廿五日，658年3月4日）杨胄及龟兹羯猎颠战于泥师城，败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①。龟兹大定，不仅疏勒、于阗诸国望风归附，而且将唐朝的声威远播葱岭之外，引起河中粟特诸国及以吐火罗为首的乌浒水流域十六国的主动降附。自是，“唐朝国威远震，北境突厥等亦归聚于唐，（西）直大食国以下均为唐廷辖土”^②。汉文史料也记载，“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原文漏了一个“大”字，应

①《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

②《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页141，《赞普传》七。

改为“西尽波斯，并隶安西大都护府”。进而在此广大领疆之内，全面推行羁縻州府制度。这时，只是这时，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的条件才完全成熟。对此还可以举出以下重要佐证：此岁建置的各级羁縻机构中还存在昆陵、濠池两个羁縻都护府，以去岁册拜的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领昆陵都护，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步真领濠池都护。此二人都领都护官号，官阶皆为正三品，而史书又明确记载，此二羁縻都护“并隶安西”^①，与之平级的安西都护府怎能领导？是岁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殆无疑义。确切地说，史书中误记的“永徽中”，实为显庆三年（658）。

随着安西的建置级由都护府到大都护府的演变，其治所也开始由高昌故境所在地的西州移至西域的心脏——龟兹。这里位居天山南北的十字路口，控驭三道，地理形胜，远逾偏在磧口的西州，唐朝治理西域的军政中心迁徙于此，反映了大唐帝国盛世的来临。

至于谁是首任安西大都护？《资治通鉴》卷 200 显庆三年条透露了一些信息：

初，龟兹王布失毕妻阿史那氏一其相那利私通，布失毕不能禁，由是君臣猜忌，各有党与，互来告难，上两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领军郎将雷文成送布失毕归国，至龟兹东境泥师城，龟兹大将羯猎颠发兵拒之，仍遣使降于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布失毕据城自守，不敢进，诏左屯卫大将军杨胄发兵讨之。会布失毕发病卒。胄与羯猎颠战，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

由此判断，这位出平龟兹之乱的主将杨胄应即首任之安

①《唐会要》卷 73。

西大都护。因为龟兹羯猎颠之乱是由他一手平定的,驻防龟兹及其他南道诸国的唐军也不可能是别的部队,依唐朝惯例,这支唐军的统帅应即所建军府的统帅,这一论断应无疑义。

但是,建置于显庆三年的安西大都护府并非这一军府建置的定型化,其后建置级别又经历了降而复升,升而复降的多次历史反复,安西治所也在龟兹—西州之间反复东移西徙。这一切都同吐蕃卷入西域争夺,唐朝的国势升沉、唐蕃斗争形势的进退推移有关。

(二) 吐蕃卷入西域争夺与 安西建置的第一次历史反复

安西大都护府建置级别的维持与安西四镇的存在以唐朝武功盛世形成为前提。历史演变表明,高宗的武功盛世至显庆、龙朔之际已达顶峰。其后由于吐蕃卷入河源、西域争夺而逐渐衰退,导致四镇的撤废,安西还治西州,其建置级别又还原为都护府。

吐蕃勃兴之初曾与唐朝度过了一段时间的和亲蜜月,两国共灭吐谷浑,瓜分其国,唐朝占领其北境,册立了亲唐的吐谷浑可汗政权,吐蕃则占领其南境,另行扶立了亲蕃的吐谷浑小王。由之在河源地区成了第一个矛盾策源地。贞观末年,唐伐西突厥、龟兹之役,吐蕃也曾派兵助战,“逾玄菟而北临”^①,即沿五侯斤路,进入昆仑山北麓的羌人聚居地,从而在西域地区又出现了另一个矛盾策源地。至唐蕃和亲的缔造者太宗与松赞干布相继崩逝之后,尤其是显庆三年(658)吐蕃求续

^①《文馆词林》·《伐龟兹制》。

和亲，遭到唐朝拒绝，唐蕃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发生了化玉帛为干戈的历史转变。其中三代为相，专国蕃廷的噶尔家族则是奉行这一反唐政策的主谋。吐蕃实行严格的父死子继制度，松赞干布死后，其子贡松贡赞之死更在此前。因此，只能由其孙芒松芒赞继位。汉文史料记为乞梨拔布或乞黎拔布，年幼小，权臣噶尔·东赞域宋遂以大相专国，此人出自雅鲁藏布江北的苏毗羌豪宗世家，志在吞并河源、西域诸羌，奉行领土北扩政策。显庆四年(659)噶尔·东赞域宋遣其亚相达延·莽布支率兵进犯唐属吐谷浑，为唐将苏定方败于乌海，莽布支战歿，又策动阿悉结·都曼攻夺碎叶，亦为苏定方所败，都曼被擒。首轮反唐活动以失败告终，东赞域宋一度引咎下野。六年后，即龙朔元年(661)再度复位。此岁正是唐朝派遣专使王名远赴吐火罗，改置乌浒水流域十六国为唐朝十六羁縻州府，立碑阿缓城而归。而册令甫下，东赞域宋已指令吐蕃大军开进乌浒水域，攻占了被唐朝改置为乌飞州都督府的护密国，从而切断了安西通往吐火罗的主要交通干线。乌浒水域原本是大食主要经略目标，吐蕃此举显然得到大食的某种默许，或达成某种政治妥协，此即吐蕃、大食结盟共反唐朝之兆。至龙朔二年(662)吐蕃又唆使疏勒、弓月发动反唐叛乱，龟兹也很快卷入进来，安西大都护府移治西州，这意味着龟兹亦陷，首任安西大都护杨胄自此消匿于史册，很可能已战歿。唐朝发动了命名为“颶海道行军”的平叛行动，启用原伊州刺史苏海政为行军大总管，并发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真统兵平叛。按伊州刺史的官职远远低于昆陵、濠池两都护，而破格擢为行军主帅，意味着苏海政似在杨胄战歿后，一度署理业已空缺的安西大都护之职。但此人实乏将帅之才，唐册之两羁縻可汗夙有仇怨，阿史那步真途中

诬告阿史那弥射谋反,为苏海政轻信,斩阿史那弥射,激反了西突厥左厢部落。阿史那弥射部将处木昆首领阿史那都支率众叛唐附蕃,一度攻陷庭州,杀唐朝刺史来济。苏海政兵至疏勒,吐蕃大军来救,唐军战败,倾军资赂和而返。西域局势开始初步逆转。但直到乾封二年(667)安西大都护裴行俭离职返京之前,安西的建置级别仍然是安西大都护府,虽然其治所已由龟兹东迁西州。

表 2-2 安西都护府建置沿革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杨 青	安西大都护	显庆三年至 龙 朔 二 年 (658~662)	(显庆三年)春正月……(杨)青……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资治通鉴》卷 200)。
苏海政	安西都护	龙 朔 二 年 (662)	苏海政为凤海道总管、检校右卫卫将军,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受诏讨龟兹及疏勒,敕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发众以从海政(《册府元龟》卷 449,将帅部,专杀)。
麴智湛	安西大都护	显庆三年至 麟 德 元 年 (658~664)	(显庆)三年……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二)。
高 贤	安西都护	龙 朔 三 年 (661~663)	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664,1,26)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救于闐(《册府元龟》卷 991)。
匹娄武彻	安西都护	麟德元年 至 二 年 (664~ 665)	武彻……右卫中郎将、檀、云、朔等州刺史,安西都护,使持节上柱国,济源县开国公(《千唐志》·《匹娄武彻墓志铭》)。
裴行俭	安西大都护	麟德二年 至 乾 封 二 年 (665~667)	

由此可见，初创之安西大都护府总共存在 10 年（显庆三年至乾封二年，658~667），其中仅杨胄在职之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治于龟兹，其余时间仍治于西州。说明直到此时，唐朝在西域的统治还很不稳定。以上可考之诸安西主将中明确记载领有“安西大都护”官号者，仅有杨胄、裴行俭二人，但真实情况未必止此。以理揆之，苏海政乃杨胄战死后，代之主军安西的汉将，既然他有权节制昆陵、濠池二都护，其所领官号也必定是安西大都护，但为时短暂，很可能于疏勒兵败后就被免官。继任者鞠智湛，显庆三年（658）已是安西都护，其主政安西的时间直到麟德元年（664）为止，而至麟德二年（665）其昔日下属裴行俭已接任安西大都护。说明在此期间，其官职必有升迁，而至龙朔三年（663）史书中又明确出现了另一个安西都护高贤，说明鞠智湛出任安西都护的时间是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663），自龙朔三年至麟德元年（663~664）间，此人所领官衔应是安西大都护，而不再是安西都护了。

至乾封三年（667）裴行俭离职返京之后，西域形势进一步恶化。是岁大食进攻波斯复国基地吐火罗，迫使唐朝册拜的波斯王俾路斯无处容身，经由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阿史那步真领地，东奔安西，同年阿史那步真卒，是否同迎战大食、护送波斯王入唐有关？待考。随之，西突厥右厢首领李遮旬也聚众附蕃叛唐，这表明西突厥全境已皆非唐有，由之安西领疆日蹙，不再具有大都护府的规模，兆示着自乾封二年（667）以后安西的建置级别又还原为都护府。自是岁直到垂拱二年（686）间可考的历任安西主将官衔皆为安西都护，无一称大都护者，足为其证。好在恰于此年，噶尔家族第一代专国吐蕃的大相东赞域宋薨逝，没有捕捉此有利时机，继续对

表 2-3

667~686 年安西都护府建置沿革一览表

姓名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陶大有	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667~669)	陶大有,□□通事舍人,廓州刺史、安西都护(《江苏金石志》卷4,《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
董宝亮	总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	(董)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元和姓纂》卷6,陇西董氏)。
崔智辩	咸亨二年至上元二年(671~675)	崔智辩从五俟斤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典》卷191)。
杜怀宝	上元二年至仪凤三年(676~678)	仪凤岁……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王方翼	调露元年至开耀元年(679~681)	王方翼为安西都护……始筑碎叶镇城。(《册府元龟》卷410)。
仪凤芳	676~678	
杜怀宝	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681~682)	诏公(王方翼)为庭州刺史,以波斯军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李祖隆	永淳二年至垂拱二年(683~686)	及长也,属蕃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奏拔四镇。《千唐志》·《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右唐咸亨四年(673)沙州刺史奏,奉敕置(《沙州志·鱼泉驿》)。

唐发动攻势,伊、西、庭三州仍然被保全下来。

以上自乾封二年至垂拱二年间(667~686)虽然安西都护府的建置级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以调露元年(679)为界,其前后的西域形势又有所不同。这时已进入噶尔家族第二代权臣赞业多布辅佐幼主芒松芒赞(乞黎拔布)时期,初期战局一直对唐不利。史载乾封二年(667)唐朝曾派遣“缮工大监兼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①兵出西域,唐朝所谓的“安抚”无非是“行军”的另一种表述形式,战绩无闻。总章二年(669)吐蕃兵出河源,进占唐属北部吐谷浑,列为编氓。咸亨元年(670)唐将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步真率军反攻,而兵败大非川,吐蕃乘胜进取羁縻十八州。同年唐朝以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驰救西域,而“情不论功”、“事非饰让”^②,毫无建树,安西四镇并废。经此重创,唐朝

①《旧唐书》卷5,本纪。

②《阿史那忠墓志》,《考古》,1977年,2期。

军事实力多年难复元气。仪凤元年(676)吐蕃幼主芒松芒赞猝死,新赞普器弩悉弄刚刚诞生;二年(677)吐蕃内部又发生了权臣与麴氏与象雄地方的叛乱,唐朝企图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再次向吐蕃发动反攻,以宰相李敬玄、猛将刘审礼为正、副统帅。而赞业多布匿丧不报,严兵以待,至仪凤三年(678)唐军主力又兵败青海。但吐蕃全力防守河源,在西域却多有疏漏,且于战事结束后,迅速返藏发丧。作为唐军侧翼的一支,伪装成外交使团的裴行俭一行却在西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位久主安西的宿将,如今以册拜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的名义,率领名为“波斯军”的汉军兵团,以护送第二代波斯王泥涅师赴吐火罗前线,主持波斯萨珊王朝复国斗争为名,扬言借道阿史那都支、李遮旬二附蕃西突厥可汗领疆西行,道经西州,秘密扩大兵马,而突发奇袭,连克轮台、碎叶,俘二西突厥可汗而归。重定十姓、再置四镇。立碑碎叶,唐朝势力复播于西域。于是,唐朝在河源的失败已在西域得到相应的补偿,唐、蕃重新恢复了实力的平衡。

(三) 金牙道、武威道行军与 安西大都护府的再置、三置

本来,裴行俭重定西域之后,再置四镇汉军,天山北麓则由金山都护与碎叶镇守使分管东西,西突厥诸部,但置诸羁縻州府,不再复置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与二羁縻可汗,西域防务一度相当强固。然至垂拱元年(685)武周罢废了金山都护府,同年,西突厥首领他斛发动了反唐叛乱,武则天又恢复了早已罢置的册拜西突厥阿史那氏汗裔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垂拱元年(685)冬十一月“擢兴昔亡(指阿史那弥射)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

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①。令其统兵往平他匭之乱，但阿史那元庆出生汉地，早疏边情，不但寸功未建，反而兵败辱身，一度被俘，侥幸逃回，四镇尽弃，西域形势再度逆转。

然至垂拱二年(686)，由于金牙道行军、疏勒道行军的相继胜利，局势再度顺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安西第二次晋级为大都护府。史载此岁武则天又恢复了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府等西突厥羁縻建置。“九月(9月23日至10月22日)册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父爵继往绝可汗”^②，此人乃继往绝可汗一世阿史那步真之子，另有史料记载，他还受册为“濠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③并兼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名号。可见这次金牙道行军乃继续阿史那元庆未竟之业，仍以西突厥叛首他匭为主要讨伐对象。阿史那斛瑟罗虽然同阿史那元庆同样生长汉地，其性格却强悍得多，也不乏才具，善纳睿言。他匭全恃吐蕃为后盾，由于吐蕃国内纷争，援兵未至，而斛瑟罗则纳其麾下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进策，金牙道行军一路进展顺利，迅速平定了他匭的叛乱，进而收复了为阿史那元庆所丧失的四镇。对此，《全唐文》卷164所收《达奚思敬碑》中留有如下翔实的记载：“君讳思敬，字安俨，河南洛阳人也……垂拱之初……属西方不静，北方多难，被奏充金牙道司兵，事不获从，遂即戎焉。君设计请拔碎叶、疏勒、皆如所计。”阿史那斛瑟罗显然采纳了他的建议，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羽田亨所藏《唐开元三年(715)柳中县高宋乡户籍残卷》第6行有“夫翟祀君，年伍拾玖岁，白丁，垂拱三年疏勒道没落”字样，又1973年阿斯塔那第222号墓出土《唐军府甲杖簿》中也有“疏勒军”的记载，这次疏勒道行军恰与阿史那斛瑟罗主持的金牙道行军同时。吐鲁番出土文书还反

①《册府元龟》卷203。

②《册府元龟》卷964。

③《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

映,与之同年的还有“昆丘道行军”、“安西道行军”等名号,依唐朝出兵总是汉蕃并出,两路人马的惯例,尚有同样主张“拔四镇”的“都护李君”所率汉军,与之分路出师,相互策应。参稽《千唐志》所收《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中有如下记载:“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岁谋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翳公是赖。”这位裴沙钵罗就是疏勒本地人,其主帅“都护李君”应即由沙州刺史任上调主安西的李祖隆(永淳二年至垂拱二年在任,683~686)。可见垂拱二年(686)的“拔四镇”之役,实为汉蕃两路并出,阿史那斛瑟罗一路称金牙道行军,主攻碎叶,平定他匐;另一路由安西都护李祖隆统领,先任安西道行军总管,光复龟兹,继又与阿史那斛瑟罗合攻疏勒,成功后,又主持了“昆丘道行军”,进军于阗。至此,前被阿史那元庆丢失的安西四镇又全部光复。

此役不仅收复了碎叶,还于垂拱三年收复了疏勒。在此胜利的鼓舞下,龟兹、焉耆也相继收复,导致安西大都护府的复置,但仍以西州为治所。因此,自垂拱二年至寅识迦之战的永昌元年(686~689)安西主将的官衔已不再是“安西都护”,而是“安西大都护”了。见下表:

表 2-4 686~689 年安西主将官衔沿革一览表

姓名	名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王世果	安西大都护	垂拱二年至三年(686~687)	世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新唐书》卷 42,王雄诞传附王世果传)。
阎温古	安西大都护	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687~689)	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初二,688年1月10日),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新唐书》卷 4,本纪)。

进叙韦待价西征失利与安西复为都护府。

金牙道、疏勒道行军的辉煌胜利对于志在改朝换代的武后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位太后早就图谋废黜唐朝社稷，另建武周王朝，有意在军事凯旋声中迎接新王朝的诞生。文昌右相韦待价主动请缨，由于前朝猛将在政治清洗中纷遭屠戮，此人以武进身，且曾独领方面之任的仕宦履历格外显得突出，因而委以总揽西征全权的重任，垂拱三年十二月初二是壬辰（688年1月10日）颁诏“命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伐吐蕃”^①，决心对吐蕃进行全面的反攻。同岁任命阎温古为安西大都护，充安息道行军副大总管，总筹后勤供应，西征向导。“安息道”的命名本身就有直达安西州的寓意。安息本指波斯的希腊化王朝，而唐之安息特指由安国（布哈拉）改置的安息州，可见这次军事行动旨在打通安西通往河中的大道，以全面规复唐朝在西域的政治主权。为了筹备这次西征，武则天断然废除了自唐初以来一直奉行的中官监军制度，授予统帅主兵的全权，还全面改善唐军的武器、装备，遣员督造器械、铠甲，务令精新，安西全境加强屯田、储粮，备足作战物资，垂拱四年还计划另辟蹊径，“欲发梁、凤、巴、瑩，自雅州开山通路，出击生羌，因袭吐蕃”^②。作为侧翼牵制，策应主力西征，终因代价太大，不果，行而止。但兵贵神速，战机易失，西征迁延时间太长，直至永昌元年（689）才正式发师，是岁废唐兴周。原指望以这次军事胜利为改朝换代增辉加庆，而在此期间，噶尔家族已基本上戡平了吐蕃内乱，恢复了元气，并以攻为守，主动攻侵唐安西领疆，所至焚掠，其兵锋一度进逼敦煌。其目的一在破坏碛西仓储，二在

①《资治通鉴》卷204，垂拱三年，《考异》是《实录》。

②《资治通鉴》卷204，垂拱四年。

诱使唐军早日与之决战。本来，韦待价计划以西州为据点，取当年崔智辩重创吐蕃之“五俟斤路”出击，由于吐蕃制机于先，反倒使唐军由主动西征变为被动应战。而及唐军大举渡碛后，蕃军却又主动西退。唐军照旧沿袭老例，先遣轻骑锐卒，急进交锋，然后大军依序连营缓进，其先锋虽初战告捷，但兵多进缓，耗粮至巨，而所至仓储皆遭劫焚，供应日益困难。及大军进至寅识迦河，终因粮运不及而功亏一篑，大败而归。可惜史书中对此决定全局的战役记载非常简略，仅《全唐文》卷219，崔融《拔四镇议》中对首战告捷有所透露：“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乃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行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师简徒，倍道渡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蹶，至于焉耆，粮运不绝而止，竟亦无功。”关于寅识迦河决战《资治通鉴》所记仅寥寥数行：“七月……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章注，“十二行本‘败’下有‘会大雪，粮运不继’七字”，参稽《旧唐书》卷77，韦待价传，此七字实不可缺：“……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会战，初胜后败，又属天寒冻雪，师人多死，粮餽又不支給，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则天大怒，副将阎温古以逗留伏法，待价坐除名，配流绣州，寻卒。”参稽前引《拔四镇议》中有“我师追蹶，至于焉耆，粮运不继而止”的记载，可知这次决战的地点寅识迦河必在焉耆以西不太远的地区，而焉耆以西，疏勒以东的巨川首推阿克苏河，则寅识迦河或即此河矣。此战动用唐军数量之多，超过此前的薛仁贵大非川之役和刘敬玄的青海之役，且经精心准备，而仍以惨败告终，其原因无非贻误战机与兵多粮少两项，其中前者尤为后者的成因。本

来安西奉诏为西征大军筹措粮草,已历三年,而为了改朝盛典,主力迟迟不出师,吐蕃正确地在唐军渡碛之前发动攻势,兵临敦煌,其目的就在于劫掠、焚毁安西各地的储粮,从而全盘打乱了唐军预定的战略部署,并进而诱唐军主力于粮乏形险之地而聚歼之,唐军之败缘即由此。永昌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丙子(689年8月16日),流韦待价于绣州,斩阆温古于秦州,安息道行军以完全失败而结束,吐蕃进又乘胜攻破焉耆。焉耆既失,龟兹、疏勒、于阗等地亦必不守,于是四镇复罢,安西还治西州,降级为都护府。史载寅识迦河兵败之后,“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抚安西土,太后以休璟为西州都督”^①,但唐休璟所领官衔仅乃安西副都护,其正职为谁?《芒洛四编》所收《大周绛州稷山县右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咎君(斌)墓心铭并序》中明确记载:“大周启祚,定鼎开祥,以公雄略,除在豹韬卫翊府右郎将,别检校安西都护。”此人出任检校安西都护正是“大周启祚”的永昌元年,可见阆温古的下任咎斌已不再是安西大都护,而仅仅是安西都护了。咎斌的下任似为公孙雅靖,据《元和姓纂》卷1栌阳公孙氏条:“公孙雅靖,安西都护”,此人主政安西一直到长寿二年(693)许钦明接任,其官衔亦仅都护。足证自永昌元年到长寿二年间,安西建置又经历了由大都护府到都护府的历史反复。

(四) 王孝杰光复四镇与安西 大都护府的定型化

安西四镇的又置与安西第三次晋级为大都护府已是长

^①《资治通鉴》卷204,永昌元年。

寿二年事，自是唐朝西北边防体制日趋定型化。

武周王朝的国势远非高宗盛世可比，加之吐蕃、大食、后东突厥汗国皆为实力强大的对手，规复西域几乎不可能，然而历史的演变却表明，西域的政治形势确在不断好转。这是由以下复杂因素决定的：

1. 西突厥诸部依然效忠于唐(武周)，其中包括蓝突厥贵族和异姓突厥部落，显示了唐朝对这一强悍游牧民族多年来推行怀柔政策的巨大政治影响。史载阿史那斛瑟罗入朝后，十姓故地仍然存在着两支强大的地方势力，一支是阿史那斛瑟罗心腹，胡禄屋部监国吐屯阙啜忠节，亦即阿史那忠节；另一支乃异姓突厥首领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各拥重兵，皆以拥唐为号召。其中碎叶的光复就是由乌质勒实现的。突骑施本属西突厥左厢五咄陆诸部之一，降唐后析而为二，以突骑施莫贺索葛部置唃鹿州都督府，以突骑施阿利施部置絜系山都督府，乌质勒即出身于突骑施莫贺索葛部。其后逐渐西迁，进入伊丽水域，昔日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府境内，其人“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寝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都督乃唐朝官号，阿史那斛瑟罗入朝后，乌质勒继续以唐法编制部曲，表明仍矢志于唐。其时碎叶已被东突厥攻占，而乌质勒仍屯兵“碎叶西北”，可见意在规复，“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①。我国史书中的“小牙”，通指其部落旧牙，阿史那车薄之乱，先围弓月，王方翼救之，阿史那车薄实即车鼻施部的监国吐屯，说明突骑施、车鼻施部的旧牙就在弓月城，“大牙”碎叶则为其新移居的牙庭，而乌质勒移牙碎叶，不曰“攻陷”，而曰

^①《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传。

“攻得”，说明碎叶非得自唐朝，而是得自后东突厥汗国。参稽《太平寰宇记》卷196记后东突厥首领“(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阿史那)骨笃禄天授中病卒”，按天授年号仅使用于690~691年，而后东突厥汗国两大巨魁先后死亡，显然都同此役有关，可见光复碎叶、击败和逐走东突厥势力都属乌质勒之功。

2. 吐蕃主战派首领噶尔·钦陵赞婆日益失势于赞普，削弱了蕃军的战斗力。藏文史料《大事纪年》明确记载钦陵赞婆主持国中盟会至永昌元年而止，此后大、小盟会都改由赞普器弩悉弄亲自主持，应即其主角地位逐渐丧失的征兆。亲政的赞普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大相权势的措施。如创立六大岸木、五百夫长、大藏牧户等，并已开始初步的政治清洗。如意元年(692)“吐蕃大首领曷苏率其所属，并贵州部落请降，则天令右玉铃卫将军张玄遇率精兵二万充安抚使以纳之，师次大渡水，曷苏事泄，为本国所擒”^①。不久，“又有大首领咎捶率羌蛮部落八千余人诣玄遇内附。玄遇以其部落置叶川州，以咎捶为刺史，仍于大度西山勒石纪功而还”^②。这两起事件都发生于吐蕃属部，联系整个形势判断，兆示着大清洗已波及各地边将，以故属部乘势叛亡。这场叛乱发生后，势必导致蕃军主力大批南调，北境空虚，因而吐蕃的北边政策由原来的重兵屯驻，改为全力扶植西突厥羁縻政权。正好此岁阿史那元庆为酷吏来俊臣诬害致死，其长子佺子奔蕃，被册拜为十姓可汗，授其全权主持附蕃的右厢弩失毕诸部。吐蕃这一政策变化并非表明其北部边境实力的增强，相反，正表明其边防实力的逐渐削弱。

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②《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3. 武周王朝创建以后,虽连遭军事失利,却雄心不减,并未放弃西域经营,而是继续积蓄实力,锲而不舍,捕捉有利时机,待时发动反攻。与乌质勒光复碎叶同年,“天授二年五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讨击吐蕃”^①。而由于岑长倩很快遭到政治整肃,“兵半道罢”^②,这次行军与此后王孝杰主持的西域反攻名称完全相同,而岑长倩所领官号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王孝杰所领官号仅为“武威道行军总管”,说明王孝杰初仅隶属岑长倩麾下行军总管之一。此人本乃仪凤年间应募征召的“猛士”之一,以前军总管身份参加了刘敬玄伐蕃之役,没蕃多年,议和后遣返,洞悉吐蕃军政虚实,因而受到武则天器重,破格擢为主将,委以全面主持“武威道行军”,于长寿元年(692)统兵西征。“诏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③。这次行军与天授二年岑长倩主持的行军同名,显然是其历史使命的继续,皆以四镇、十姓为其规复目标。其行军路线仍循韦待价出师故道,即五俟斤路。先遣子总管右玉钤卫将军张怀寂为前军,轻骑急进,大破附蕃之阿史那倭子及来救之吐蕃援军,“一举还先帝旧封”^④,再次光复四镇。对此,诸史所记悉同,惟其具体时间有异。《旧唐书》卷6系之于天授三年,即长寿元年,“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新唐书》卷4,所记时间更为明确,“长寿元年……十月,丙戌(廿五日,692年12月8日)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克四镇”。余如《旧唐书·王孝杰传》、《旧唐书·焉耆传》、《册府元龟》卷685,将帅部立

①《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

②《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③《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④《旧唐书·吐蕃传》。

功十一，亦皆记载为长寿元年，惟《唐会要》卷 73，记作长寿二年十一月初一日（693 年 12 月 3 日）。对此，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长寿元年、二年所记内容非一。其中长寿元年乃王孝杰大破吐蕃，重收四镇之岁；长寿二年则乃重置四镇之岁。而此二年所记之四镇名单非一，其中长寿元年唐军所收复的四镇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因为碎叶镇并非唐军收复而是突骑施·乌质勒收复的，是年仍为突骑施牙帐；而至长寿二年乌质勒已将碎叶返还于唐，以故此年重置的四镇已无焉耆，而有碎叶了。这说明长寿二年重建四镇依然是垂拱二年遗制。

长寿二年武威道行军胜利的另一重要成果乃安西第三次晋级为大都护府，还治龟兹，自是垂为定制。此后之历任安西主将的官衔都是安西大都护，而不再是安西都护了。

（五）大都护遥领制的确立与 安西主将加节度使衔

安西定型化为大都护府以后，边将的权势空前提高。唐朝一度企图限制边将的权势，出现了大都护的遥领制度。但边将以副摄正不利于边防巩固，后来又推广节度使制度，安西主将大都加节度使衔，边将的权势又得到了恢复。这意味着自长寿二年安西定型大都护府以后，直至安史之乱爆发的天宝十四载（755），安西的建置级别一直是大都护府，但也发生了以下两次具有深刻意义的重大历史变动。

1. 开元四年（716）由于亲王、宰相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的创立，安西主将的官衔由从二品的大都护，降为正三品的副大都护，兆示着唐廷对边将权势的裁抑。《旧唐书》卷 107，

靖德太子李琮传记云：“琮，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开元四年遥领安西大都护。”李琮遥领安西大都护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其后又由延王李玢接任。同书同卷记：“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十五年遥领安西大都护。”及李玢解职，宰相李林甫用事，当其为相期间，又出现了宰相遥领安西大都护的制度。亲王、宰相遥领，旨在限制和削弱边将的权势，加强对边将的政治监督。虽然安西军政事务仍由边将主持，但亲王、宰相既已遥领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自然不允许边将与之平列。因此，是年之后，主边将领的官号都已变为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了。如：

郭虔瓘（开元四年至五年，716~717）：“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四镇经略安抚使，封潞国公。”^①

汤嘉惠（开元五年至十年，717~722）：“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②

张孝嵩（开元十年至十二年，722~724）：“以张孝嵩为安西副(大)都护。”^③

杜暹（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开元十二年(724)春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④

赵颐贞（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726~728）：“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728年2月19日)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⑤

谢知信(开元十六年(728)在职)：“(开元十六年)十一月

①《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

②《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五年。

③《旧唐书》卷103。

④《资治通鉴》卷212。

⑤《资治通鉴》卷213。

已酉(728年12月21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四镇等副大使谢知信卒。”^①

2. 安西主将加节度使衔。亲王、宰相遥领制的创立初本在于裁抑边将的权力，但边防涉及国家安危，事繁任重，亲王、宰相皆不履职，而边防形势瞬息万变，不能不委边将以临机决断之权。因此，不久边将权势又复回升，而以副摄正毕竟不利于边防的巩固，开始推广节度使名号。节度使并无法定官品，只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号，但实权很重：“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赐双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入境州县，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后，大将鸣珂，金钲角居后，州、县赉印，候于道左。”^②开元七年(719)最先出现了安西节度使名号，领安西节度使的边将乃汤嘉惠，此人曾两次出任安西副大都护，然自其第一次离任后，节度使名号又复撤销，意味着唐朝对边将权势心存裁抑，而这一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自开元十五年(727)以降，全面推广节度使名号，边将原领之安西副大都护官衔不变，而另加安西节度使衔，以重其权威，此制一直沿袭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以前。安西主将所加之节度使名号或称安西节度使，或称四镇节度使，实质则一。其间可考之安西或四镇节度使计13人，皆兼安西副大都护或安西都护官衔。

赵含章(开元十五至十七年,727~729):“节度大使赵君在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③这位赵君应即赵含章:“安西都护赵含章冒于货贿,多以金帛赂朝廷之士。”^④此人始有安西

①《册府元龟》卷975。

②《新唐书》卷50,兵志。

③慧超:《往五天竺行纪》。

④《全唐文》卷338,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

都护、安西节度使双重名号。

吕休琳（开元十七至十八年，729~730）：“开元十八年（730）安西节度使吕休林（琳）表荐（东天竺国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入朝。”^①汤嘉惠（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开元十八年（730）解褐安西大都护府参军，充汤嘉惠节度判官”^②。

来曜（开元十八至十九年，730~731）“来曜，奋行间，开元末持节碣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著名西边，终右领军大将军”^③。复据《新唐书·表》至开元十九年（731）合伊西、北庭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使，以后一度安西、北庭都只设都护，不再设副大都护。节度使衔似亦一度中止。

徐钦识（开元十九至二十一年，731~732）“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护高平县公钦识之女”^④，此人未领安西节度使衔，或有所漏记。

王斛斯（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733~738）：“至（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⑤

盖嘉运（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738~740）：“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⑥

田仁琬（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元年，740~742）：“开元廿八年春二月，制摄御史中丞，迁安西都护。”^⑦

①《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

②《颜鲁公集》卷7，《游击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兼商州刺史欧阳使君（珪）神道碑铭》。

③《新唐书》卷144。

④《全唐文》卷343，颜真卿：《游击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兼商州刺史欧阳使君（珪）神道碑铭》。

⑤《唐会要》卷98。

⑥《旧唐书·西突厥传》。

⑦《全唐文》卷305，徐安贞：《正议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守易州刺史田公（琬）德政之碑并序》。

夫蒙昝灵（天宝元年至六载，742~747）：“天宝四载（745）从安西节度使夫蒙昝灵讨护密有功，授安西别驾。”^①

高仙芝（天宝六载至天宝十载，747~751）：“天宝六载，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代夫蒙昝灵为四镇节度使。”^②

王正见（天宝十载至十一载，751~752）：“天宝十载，高仙芝改河西节度使……王正见为安西节度。”^③

封常清（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752~754）：“（天宝）十一载（752）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度支，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④

梁宰（天宝十四载至宝应元年，755~762）：“至德元载（756）肃宗继位于灵武，徵安西兵于节度使梁宰。”^⑤

（六）安史之乱以后的安西建置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次岁，叛军陷长安，肃宗即位灵武，颁诏勤王，安西、北庭各派兵入关，自此分化为二庭行营与二庭留守两大支，并且一分不再复合，其中安西留守承担着保卫边疆的重任。有迹象表明，安史乱前出任安西节度使的梁宰由于在派遣勤王兵的问题上，一度犹豫，被视为“逗留观变”，被免职，但何时被免，其后任是谁，现仍不太明确。依我判断，应是肃宗末年入关勤王的“镇西节度使马磷”。此人初次崭露头角乃宝应元年（762）唐与叛军的洛阳决

①《新唐书》卷153。

②《旧唐书》高仙芝传。

③《旧唐书》封常清传。

④《旧唐书》封常清传。

⑤《旧唐书》段秀实传。

战，“单骑奋击，夺贼两旗，突入万众中，贼左右披靡，大军乘之而入，贼众大败”^①。据此，宝应元年(762)马璘已领镇西节度使官号，由于避安禄山叛首之忌，安西已改名镇西，则镇西节度使即安西节度使。此与当时出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的白孝德官号迥然有别，说明马璘所取代的并非白孝德，而是自天宝末年以来一直主政西陲的安西节度使梁宰。尽管马璘时已身在内地，这一官号乃属遥领性质。据此判断，梁宰免职，马璘继任镇西节度使的时间应为肃宗上元二年(761)或宝应元年(762)之间。至安史之乱荡平后，唐朝曾遣其率军西返，而行至河西，闻吐蕃进攻长安，中道回师，其后沙河道阻，再不能西归，遂改委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终老内地。其所任镇西节度使始终遥领。对于安西本府而言，此安西节度使的官号至迟至上元二年至宝应元年间(761~762)已实际空缺。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机大入，很快吞并了唐陇右全道，阻兵于平凉之西，将原为统一整体的唐朝领疆纵切为二，并逐渐扩大了其空间距离，从而陷河西、北庭、安西三道于唐朝飞地的困窘地位。广德元年(763)代宗创立了河内西正、副元帅，册拜河内西节度使杨志烈出任河内西副元帅，统一组织河西、安西、北庭三道联防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三道主将都归河西副元帅直接任命。自此，安西节度使名号罢废，安西还原为都护府，其后见于文献记载的安西主将有朱都护与尔朱某都护，他们是否一人，不敢确定。其身份大约都是原先的河西军将。在他们的领导下，英勇的抗击了吐蕃多次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大历七年(772)代宗发使赍诏，问道前往慰问二府守边将士。《唐大诏令集》卷116，收有此诏。诏书中高度评

^①《资治通鉴》卷222，宝应元年。

价了河西节度使周鼎、北庭都护曹令忠、安西都护尔朱某三人捍卫边疆领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尔朱某死后，其遗缺由郭子仪母弟郭幼明之子郭昕接任。此人大约是永泰元年(765)随同唐朝巡抚河西的使者来到安西的，并以安西四镇留后的身份继续主政安西。建中二年(781)唐蕃间重开议和谈判，德宗急欲割让西部领土的意愿更加明朗化，引起碛西二府留守将士的严重不安。此年，北庭曹令忠、四镇郭昕各发专使取回鹘路入京奏事。史载：“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阿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问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①引起举朝的重视。对此，德宗不得不暂时隐瞒其对蕃妥协的真面目，做出了相应姿态，传谕嘉奖，各予加官晋爵，赐曹令忠李姓，改名元忠，“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②参稽《全唐文》卷50所收诏制全文，还曾传诏安西、北庭二府所属将士，普遍提拔七级，以资嘉奖。自此，安西都护府又再度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主将重加节度使名号，这是安西第四次晋级为大都护府。大都护府驻节龟兹，汉兵尚众，另有于阗、疏勒、焉耆三镇环拱周围，加之城郭诸国效命，又恃回鹘为奥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吐蕃未敢轻动。朱都护请接家口西行，足以反映安西境内尚相对平安。德宗初年，遣内给事朱如玉至安西，购玉于阗，平安返回^③。《悟空入竺记》记悟空东归，亦未看到战乱景象，据此

①《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

③《新唐书》卷221，于阗传。

足证安西境内人物安堵，繁华如旧，四镇建置完好。节度使郭昕坐镇龟兹，于阗镇守使郑据、疏勒镇守使鲁阳、威戎镇守使苏岑、据瑟德城（原文作“得”）城使突迺各统重兵，分守要隘，疏勒王裴冷冷、龟兹王白环、于阗王尉迟曜、焉耆王玉如林等安西诸属国王仍对唐忠贞不渝，其中于阗王尉迟曜于乾元三年还受唐封册，加“大（太）仆员外卿，同四镇节度副使”^①，拥有安西副帅的名义。助唐扼守南门，吐蕃犯唐，必先经其境，而其国兵力雄厚，加之汉军协同，直至贞元六年（790）北庭沦陷后，吐蕃始移兵于阗，和田出土汉文文书的最晚纪年是贞元六年（790）十月四日，似乎表明此国的陷蕃时间。《敦煌出土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中亦记“没庐·墀苏茹木夏统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自是安西形势开始危殆，至于安西（龟兹）具体沦陷的时间，史书失载，宪宗朝诗人白居易、元稹二人相互唱和的《缚戎人》则有所反映。诗中通过一名后来沦为蕃俘的安西戍卒之口，明确提到安西这座唐得固守的碛西最后城堡陷于吐蕃的一次初冬夜袭。这位戍卒“少小随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没。烟光乱起无亭燧，主帅惊跳弃旄钺。半夜城摧鹅雁鸣，妻啼子叫曾不歇。阴森神庙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荆棘深处共潜身，前因蒺藜后楛椹。平明蕃骑四面走，古墓深林尽楛椹。少壮被俘头被髡，老翁后居足多刖。鸟鸢满野尸狼藉，楼榭成灰墙突兀。晴水溅溅入旧池，平沙漫漫铺明月。戎王遣将来安慰，口不敢开心咄咄……五六十年消息绝，是间盟会又猖獗。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向教子孙学汉语，犹话平时好城郭”^②。此诗乃白居易任谏官左拾遗时期同元稹共同采访的

①《新唐书》卷221，于阗传。

②《全唐诗》六函十册，元稹，二四。10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件真实历史悲剧，因赋为诗。诗中“阴森神庙”乃库木吐拉千佛洞，“脆薄河冰”即今渭干河，最后被俘地点似在胡杨林中，可知所叙一切皆与龟兹景物相符，其真实性无可置疑。此诗作于元和四年（809）。而此安西戍卒由城陷至奔唐至少一年。由此推断，安西似陷于元和三年（808），已是安史之乱后53年，与诗中“五六十年消息绝”相符。且正当回鹘腾里野合、保义二可汗易代之际，吐蕃正当弃猎松赞盛世（贞元二十年至元和十年在位，804~815），就吐蕃回鹘的形势变化而言，亦相契合。可见安西（龟兹）乃陷于元和三年（808），它的陷落标志着唐朝碛西政治主权的终结。

综上所述，安西军府建置级别的升降同吐蕃与唐朝间的激烈争夺密切相关。其间安西都护府先后设置三次，安西大都护府先后设置四次。其中显庆三年（658）安西都护府晋升为大都护府起因于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龟兹羯猎颠之乱；乾封二年（677）安西大都护府还原为都护府起因于西突厥二羈縻可汗并死与龟兹、疏勒的叛乱；垂拱二年（686）安西第二次晋级为大都护府起因于阿史那斛瑟罗金牙道行军的胜利；永昌元年（689）安西大都护府第二次降级为都护府起因于韦待价安息道行军兵败寅识迦河；长寿二年（693）安西第三次晋级为大都护府起因于王孝杰武威道行军的胜利；开元四年（716）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制度的确立标志着中央加强了对边疆的直接控制，二府主将自然不能超越亲王的品阶，兆示着对主边将领权势的裁抑。因之，此年之后，安西虽然维持大都护府不变，但安西主将只能领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了。宝应元年（762）安西大都护府降级为都护府起因于河已西副元帅主持三道联防；建中二年（781）安西第四次晋级为大都护府乃德宗特诏，其时已进入唐朝统治碛西的尾声

了。至元和三年陷蕃,总计存在时间已超过了半个世纪。
现将安西建置的升降反复,列表如下:

表 2-5 安西建置的升降反复一览表

时间	安西建置	治所	附注
贞观十四年至显庆三年(640~658)	安西都护府	西州	历谢叔方、乔师望、郭孝恪、柴哲威等四都护
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历杨胄、苏海政两大都护
龙朔二年至乾封二年(662~667)	安西大都护府	西州	龙朔二年至麟德二年间(662~665)一度不设大都护,以安西都护而领府事,惟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5~667)间裴行俭的官号为安西大都护
乾封二年至调露元年(667~679)	安西都护府	西州	这一时期安西主将陶大有、董宝亮、杜怀宝等所领官衔皆为安西都护,而非大都护
调露元年至永淳元年(679~682)	安西都护府	碎叶	这一时期安西主将王方翼、杜怀宝等皆驻节碎叶
永淳元年至垂拱二年(682~686)	安西都护府	西州	这一时期主政安西的李祖隆官衔为安西都护
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686~689)	安西大都护府	西州	王世果(686~687)、阎温古(687~689)皆任安西大都护
永昌元年至长寿二年(689~693)	安西都护府	西州	咎斌、唐休璟的官衔皆为安西都护
长寿二年至广德元年(693~763)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开元四年至天宝十一载(716~752)亲王李琮、李玢、宰相李林甫先后遥领安西大都护,安西主将降为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七年(719)汤嘉惠初领安西节度使衔,开元十五年宝应元年(727~762)安西副大都护皆加安西节度使或四镇节度使衔。以故安西大都护府又作安西节度府
宝应元年至建中二年(762~781)	安西都护府	龟兹	宝应元年马臻遥领镇西节度使,说明梁宰已免去节度使、副大都护官职 广德元年(763),杨志烈组织三道联防,安西主将朱都护、尔朱某都护等都不加“大都护”衔,亦无节度使衔
建中二年至元和三年(781~808)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建中二年德宗颁诏加安西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

安西历代主将表列如下：

表 2-6

安西历代主将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乔师望	安西都护	贞观十四年至十六年(640~642)	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氓,咸出中国……安西都护乔师望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庶其安堵本乡(《文馆词林》卷 664《贞观年中抚慰高昌诏》)。
郭孝恪	安西都护	贞观十六年至二十二年(642~648)	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自乌骨狙击……拔处月俟斤之城(《新唐书》卷 215 西突厥)。
柴哲威	安西都护	贞观二十三年至永徽二年(649~651)	贞观廿三年九月七日……敕使持节知伊、西、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谯国公柴哲威(《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
鞠智湛	安西都护	永徽三年至显庆三年(651~658)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以尚舍奉御、天山县公鞠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往镇抚焉(《册府元龟》卷 991,外臣部,备御四)。(显庆三年)春正月……(杨)胄……擒羯猎颠及其党,尽诛之,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戊申,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资治通鉴》卷 200)。
杨胄	安西大都护	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	
苏海政	安西大都护	龙朔二年(662)	苏海政为南海道总管、检校右卫将军,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受诏讨龟兹及疏勒,敕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浞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发众以从海政(《册府元龟》卷 449,将帅部,专杀)。
鞠智湛	安西大都护	显庆三年至麟德元年(658~664)	(显庆)三年……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天山县公鞠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二)。
高贤	安西都护	龙朔三年至麟德元年(663~664)	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664,1,26)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教于阩。(《册府元龟》卷 991)。

续表 2-6

匹娄武彻	安西都护	麟德元年(664)至二年(665)	武彻……右卫中郎将、檀、云、朔等州刺史,安西都护,使持节上柱国,济源县开国公(《千唐志》·《匹娄武彻墓志铭》)。
裴行俭	安西大都护		
陶大有	安西都护	乾封二年(667)至总章二年(669)	陶大有,□□通事舍人,廓州刺史、安西都护(《江苏金石志》卷4,《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
董宝亮	安西都护	总章二年(669)至咸亨二年(671)	(董)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元和姓纂》,卷6,陇西董氏)。
崔智辩	安西都护	咸亨二年(671)至上元二年(675)	崔智辩从五侯斥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典》,卷191)。
杜怀宝	安西都护	上元二年(675)至仪凤四年(679)	仪凤岁……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王方翼	安西都护	调露元年(679)至开耀元年(681)	王方翼为安西都护……始筑碎叶镇城(《册府元龟》卷410)。
杜怀宝	安西都护	开耀元年(681)至永淳元年(682)	诏公(王方翼)为庭州刺史,以波斯军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全唐文》卷228,王方翼碑)。
李祖隆	安西都护	永淳二年(683)至垂拱二年(686)	及长也,属蕃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奏拔四镇。《千唐志》·《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右唐咸亨四年(673)沙州刺史奏,奉敕置(《沙州志·鱼泉驿》)。
王世果	安西大都护	垂拱二年(686)至三年(687)	世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新唐书》卷42,王雄诞传附王世果传)。
阎温古	安西大都护	垂拱三年(687)至永昌元年(689)	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初二,688年1月10日)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新唐书》卷4,本纪)。
王青杰	安西都护	永昌三年	
徐钦明	安西大都护	长寿二年(693)至万岁通天元年(696)	历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万岁通天元年授……凉州都督(《旧唐书》卷59)。
佚名	都护	万岁通天元年(696)	
公孙雅靖	安西都护	万岁通天元年至圣历元年(696~698)	雅靖,安西都护(《元和姓纂》卷1)。

续表 2-6

田扬名	安西都护	圣历元年至长安四年(698~704)	其安西都护, 则天时有田扬名……皆有政绩(《旧唐书》卷 198)久视元年……九月, 左金吾将军采扬名……斩吐蕃阿悉吉蒲露, 传首神都(《册府元龟》卷 986)。
郭元振	安西大都护	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705~708)	神龙中, 迁左骁卫将军, 兼安西大都护(《旧唐书》卷 97, 郭震传)。
周以悌	安西大都护	景龙二年(708)	(景龙二年, 宗)楚客又奏名以悌代郭元振统众, 徽元振入朝(《资治通鉴》卷 209)。
郭元振	安西大都护	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705~708)	景龙中, 授公晓卫大将军, 兼安西大都护(《全唐文》卷 338)。
张玄表	安西大都护	景云元年至景云二年(710~711)	景云元年, 安西(大)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资治通鉴》卷 210)。
吕休璟	安西都护	先天元年至开元三年(712~715)	拔汗那王兵败, 奔安西求救, (张)孝嵩谓休璟曰……
郭虔瓘	安西大都护	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	(开元三年十一月)丁酉, 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
郭虔瓘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四年至五年(716~717)	俄转安西副大都护, 摄御史中丞, 四镇经略安抚使, 封潞国公(《旧唐书》卷 103, 郭虔瓘传)。
汤嘉惠		开元五年至十年(717~722)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 谋取四镇。”(《资治通鉴》卷 211, 开元五年)。
张孝嵩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十年至十二年(722~724)	以张孝嵩为安西副(大)都护(《旧唐书》卷 103)。
杜暹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	开元十二年(724)春三月, 起(杜)暹为安西大都护, 陝西节度使(《资治通鉴》卷 212)。
赵颐贞	安西大都护	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726~728)	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728年2月19日)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蕃于曲子城(《资治通鉴》卷 213)。
谢知信	安西副节度使	开元十六年(728 在职)	(开元十六年)十一月己酉(728年12月21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四镇等副大使谢知信卒(《册府元龟》卷 975)。
赵含章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五年至十七年(727~729)	节度大使赵君在安西, 有两所汉僧住持(慧超:《往五天竺行记》)。安西都护赵含章……, 多以金帛赂朝廷之士。(《全唐文》卷 338, 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
吕休琳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	开元十八年(730)安西节度使吕休琳(琳)表荐(东天竺国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入朝。(《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4, 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

续表 2-6

汤嘉惠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	开元十八年(730)解褐安西大都护府参军,充汤嘉惠节度判官(《颜鲁公集》卷7,《欧阳使君珪神道碑铭》)。
来曜	四镇节度使	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730~731)	来曜,奋行间,开元末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著名西边终右领军大将军(《新唐书》卷144)
徐钦识	安西都护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731~733)	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护高平县公钦识之女(《全唐文》卷343,颜真卿:《欧阳使君珪神道碑铭》)。
王斛斯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733~738)	至(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唐会要》卷98)。
盖嘉运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738~740)	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旧唐书·西突厥传》)
田仁琬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元年(740~742)	开元廿八年春二月,制摄御史中丞,迁安西都护(《全唐文》卷305,徐安贞:《(易州刺史田公(琬)德政之碑并序》)
大蒙睿灵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元年至六载(742~747)	天宝四载(745)从安西节度使讨护密有功,授安西别驾(《新唐书》卷153)。
高仙芝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六载至天宝十载(747~751)	天宝六载,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为四镇节度使(《旧唐书》高仙芝传)。
王正见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十载至十一载(751~752)	天宝十载,高仙芝改河西节度使……王正见为安西节度(《旧唐书》封常清传)。
封常清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752~754)	(天宝)十一载(752)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度支,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梁宰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十四载至宝应元年(755~762?)	至德元载(756)肃宗继位于灵武,徵安西兵于节度使梁宰(《旧唐书》段秀实传)。
朱某	安西都护		安西朱都护请接家口随军(敦煌P2948号文书)。
尔朱某	安西都护	?年至?年	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唐大诏令集卷116,大历七年(772)《谕安西、北庭诸将制》)。
郭昕	四镇留后	?至建中二年(?~781)	
郭昕	安西大都护	建中二年至元和三年(781~808)	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

北庭历代主将表列如下：

表 2-7

历代北庭主将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解琬	北庭都护	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戊申至景龙二年(703 年1月7日至708)	解琬……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 姓部落,咸得其宜,蕃人大悦。以 功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 西域安抚使(《旧唐书》卷100)。
杨何	北庭 大都护	景龙三年至唐隆元年 (709~710)	唐隆元年(709)杨公何为北庭大 都护,有德政,惠及后人(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吕休璟	北庭 大都护	唐隆元年至景云二年 (710~711)	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大)都 护、碎叶镇守使吕休璟……可为 金山道行军大总管(《文苑英华》 景龙四年《北伐制》)。
阿史 那献	北庭 大都护	先天元年至开元三年 (712~715)	(阿史那献先天元年)北庭都护领 伊西节度等使。(《旧唐书》本传。) (开元二年,714)六月丁卯(十二日, 7月27日)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 史那献泉都担首,献于阙下(《册府 元龟》卷133)。
汤嘉惠	北庭都护	开元三年至五年(715~ 717)	(开元三年)四月……敕北庭都护 汤嘉惠……发兵救之(《资治通 鉴》卷211,开元三年)。
张孝嵩	北庭都护	开元七年至十年(719~ 722)	张孝嵩为北庭节度使,开元十年 九月吐蕃围大勃律,王没谨忙求 教于嵩(《册府元龟》卷358)。
郑乾观	北庭都护	开元十年至十五年 (722~727)	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 乾观(《太平广记》卷332)。
杨楚客	北庭都护	开元十六年至十九年 (728~731)	(碛西)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 校北庭都护,上柱国,杨楚客。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开元 年间《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文书》)。
刘涣	北庭都护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731~734)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甲寅,北庭 都护刘涣谋反(《旧唐书》卷8,玄 宗本纪)。

续表 2-7

盖嘉运	北庭都护	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734~740)	(开元二十四年正月)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突骑施,破之(《旧唐书》卷4,玄宗本纪)。
王正见	北庭都护	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十载(741~751)	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新唐书》卷221,西域传)。
程千里	北庭都护	天宝十一载到十三载(752~754)	天宝十二载(753)兼北庭都护,充安西、北庭节度使”(《旧唐书》卷187。此处之“安西”应为“伊西”之误)。
封常清	北庭都护	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754~755)	(天宝十四载三月)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充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
杨预	北庭都护		(杨)预……特拜右卫将军……又迁伊西庭都护(《文苑英华》卷917,《杨和神道碑》)。
曹令忠	北庭都护		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唐大诏令集》卷116,大历七年(772)《谕安西、北庭诸将制》)。
李元忠	北庭大都护	建中二年至?年(781~?)	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按李元忠即曹令忠赐名)。
杨袭古	北庭大都护	?年至贞观六年(?年~790)	(贞元)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余人来奔西州。

安西建置的升降反复,列表如下,

表 2-8 安西建置升降反复一览表

时间	安西建置	治所	附注
贞观十四年(640)	安西都护府	西州	历乔师望、郭孝恪、柴哲威三都护
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658~662)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历杨胄、苏海政两大都护。
龙朔二年至乾封二年(662~667)	安西大都护府	西州	龙朔二年至麟德二年间(662~665)一度不设大都护,以安西都护而领府事,惟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5~667)间裴行俭的官号为安西大都护。
乾封二年至调露元年(667~679)	安西都护府	西州	这一时期安西主将陶大有、董宝亮、杜怀宝等所领官衔皆为安西都护,而非大都护。
调露元年至永淳元年(679~682)	安西都护府	碎叶	这一时期安西主将王方翼、杜怀宝等皆驻节碎叶。
永淳元年至垂拱二年(682~686)	安西都护府	西州	这一时期主政安西的李祖隆官衔为安西都护。
垂拱二年至永昌元年(686~689)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王世果(686~687)、阎温古(687~689)皆任安西大都护。
永昌元年至长寿二年(689~693)	安西都护府	西州	管斌、唐休璟的官衔皆为安西都护。
长寿二年至广德元年(693~763)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开元四年至天宝十一载(716~752)亲王李琮、李玢、宰相李林甫先后遥领安西大都护,安西主将降为安西副大都护。开元七年(719)汤嘉惠初领安西节度使衔,开元十五年至宝应元年(727~762)安西副大都护皆加安西节度使或四镇节度使衔。以故安西大都护府又作安西节度府。
宝应元年至建中二年(762~781)	安西都护府	龟兹	宝应元年马璘遥领镇西节度使,说明梁宰已免去节度使、副大都护官职。广德元年(762),杨志烈组织三道联防,安西主将朱都护、尔朱某都护等都不加“大都护”衔,亦无节度使衔。
建中二年至元和三年(781~808)	安西大都护府	龟兹	建中二年德宗颁诏加安西节度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

三 唐朝在天山北麓的军府建置

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等都是唐朝设在天山北麓的军府建置,都以庭州为治所。本文对于这些军政建置的兴废沿革进行一番系统性的全面考察。

(一) 金山都护府的置废

金山都护府乃唐朝在天山北麓创立的第一个军府,而史书漏载,仅在文隙帙缝中得以窥见其中存在的痕迹,迄今仅见日人伊濑仙太郎《中国经营西域史の研究》^①、郭平梁《被埋没了的金山都护府》^②二文涉及这一建置,但皆未阐明其由来。其实,这一建置乃西州都督府的升级和改置,史书对此留有明确记载,如《通典》卷174,州郡四西州条述高昌:“大唐贞观十四年(640)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置都督府,后改为金由都督府。”所谓“金由”显为“金山”传抄之误。《旧唐书·地理志》所载较为近真:“贞观十四年(640)讨平之,以其地为西州,其高昌国境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寻置都督府,又改

① 岩南堂书店昭和三十年十一月版,285~314页。

② 《新疆历史论文集》,217~243页。

为金山都督府。”此处之“都督府”则又是“都护府”传抄之讹，校以《太平寰宇记》卷 156，废西州条：“唐贞观十四年(640)讨平之，以其地置西州，兼升为都督府，仅主三县，开元中改为金山都护府。”以上史料所记虽略有出入，且各有小误，却共同印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金山都护府乃由西州都督府升级而成。易言之，西州都督府乃金山都护府的前身。

西州本高昌国，贞观十四年(640)其国并入唐朝版图，改置为州，并设安西都护府，统辖留守汉兵，初任之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乃汉将乔师望，高昌末代主麴智盛被俘入朝，拜左卫将军、金城郡公，留而不遣。当地“豪杰”亦大都随同内徙，惟麴智盛之弟麴智湛尚留本地，拜武卫中郎将，封天山郡公，未见另有西州都督府的建置。显庆二年(657)平阿史那贺鲁，三年(658)安西移治龟兹，晋级为大都护府，葱岭内外，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悉隶于这一大都护府，故安西复为西州。而进驻碛西的汉军数量有限，难以直接管理如此广大的领疆，遂全面推行羁縻州府制度，凡降唐诸国君长，皆授予州刺史或都督名号，各自仍统率本地部众，西州都督府的创置应为此。故《旧唐书·地理志》记曰：“西州(中)都督府：本高昌国。贞观十三年(应为十四年)平高昌，置西州，仍立五县。显庆三年(658)改为都督府。”《元和郡县志》卷 40，陇右道西州条所记亦同：“贞观十四年(640)……其地列为西州，并置安西都护府。显庆三年(658)置都督府。”由此可知，西州都督府的创置迟于西州初置近 18 年。其具体年代并非“开元中”，而是“显庆中”，即显庆三年(658)，增置此都督府出于以下两种情况。(1)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后，唐朝边防的重心虽已全线西移，而西、庭二州位居碛西东段的咽喉地带，具有联结四镇与内地交通的重要战略位置，军事上自成一域，需要建立

相应的组织。(2)显庆三年(658)全面推行羁縻州府制度以来,各降唐君长皆授予都督名号,如龟兹王任龟兹都督,于阗王拜毗沙都督,西州本乃以高昌国改置,也应另设一都督府。其首任都督即为高昌王族中的亲唐派首领麴智湛。《新唐书》卷221龟兹传中明确记载唐朝建立西州都督府以后,即拜为右骁卫大将军,任西州刺史,卒,赠凉州都督。《旧唐书》卷198高昌传中所记与此全同。可知麴智湛除拜安西都护以外,还任西州都督兼西州刺史,此与碛西其他降唐国君所领官号完全相同。可知初设的西州都督府属羁縻建置,唐朝对这类羁縻都督并非完全信任,一般都另由内地派出汉官出任长史,位卑权重,实掌府中军政大权。当时派来的西州都督府长史就是一代名将裴行俭。此人原任长安令,显庆二年(657)因追随长孙无忌、褚遂良私议高宗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事,“大理袁公瑜于昭仪母家潜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长史”^①。据日人伊濑仙太郎考证,裴行俭私议朝政固为显庆二年(657),贬官西州,已是隔年。可见裴行俭出任西州长史与麴智湛拜西州都督实为同年事。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此人的一系列活动在西州都督府进一步向金山都督府的演变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名义上的西州都督和金山都督都是麴智湛。

有必要指出的是,西州都督府不等于西州,前者乃军事建置,后者乃行政建置,西州都督府的辖地至少包括西、庭二州,由此都督府改置的金山都督府治所先在西州后在庭州即为明证。以故有人怀疑金山都护府乃由西州都督府改建的记载,认为:“在唐朝还没有见过把一个州改为一个都督府的,

^①《旧唐书》卷84。

也没有见过一个都督府只管一个州的。”^①这是对西州都督府顾名思义产生的误解。

金山都护府除源于西州都督府之外，还同昆陵都护府的罢置有关。裴行俭的仕宦经历反映了这一变化，《文苑英华》卷 883 所收张说《赠太尉裴行俭神道碑》中记载：“明庆中（即显庆中），长孙太尉，褚河南讷及中宫废立，国家忧患，有公伯僚潜行于季氏，出为西州长史，又改金山都护，又拜安西大都护，西域从政七八年间，穷荒举落，重译向化。我之独贤，边之多幸，乾封岁，徵为同文少卿，寻除司列少常伯，官复旧号。为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校以本传，裴行俭这段履历如下：显庆三年（658）即碑文之“明庆中”，出为西州都督府长史，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护，“乾封岁”，应指乾封二年（667），是岁唐立之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卒，濛池都护府撤废。裴行俭应召入京，官复原职，在此 658~667 年的时限内，曾任金山副都护。据此可知，虽然金山都护府的创置时间，史书阙载，却正是这一时间段内。在此期间，天山北麓发生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昆陵都护府的罢置与庭州的一度沦陷。则庭州再度光复之岁，亦即金山都护府创置之年，其具体时间应在龙朔二年末至龙朔三年初（662~663）。本来，显庆三年（658）西突厥十姓归唐之后，唐朝以其两厢部落分置为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分别册立降唐西突厥首领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主碎叶川东咄陆诸部；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主碎叶川西弩失毕诸部。而二人素有仇怨，且不断因争部落而发生摩擦。至龙朔二年（662）在吐蕃的支持下，西域发生了弓月、疏勒、龟兹的联

① 郭平梁：“被埋没了的金山都护府”，载《新疆历史论文集》，217~243 页。

合叛乱，首任安西大都护杨胄战歿。唐朝任命苏海政为将，率领所部汉军，并发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西突厥两厢精骑前往平叛，途经天山北麓阿史弥射辖境，而阿史那步真诬告其谋反，苏海政误信其言，中途杀害了阿史那弥射。“龙朔二年(662)弥射、步真以兵从，廋海道总管苏海政讨龟兹，步真怒弥射，且欲并其部，乃诬以谋反，海政不能察。即集军吏计议，先发制之，因称诏发所赏赐可汗首领，弥射以部下至，悉收斩之”^①。而阿史那弥射原任昆陵都护，他的被杀标志着昆陵都护府的罢废。由之“诸部皆以兴昔亡为冤，各有离心”^②。于是其所统咄陆诸部大溃，苏海政只统数千汉卒，自然无力平叛，只好倾军资厚赂吐蕃，约和而返。这又助长了吐蕃的扩张气焰，阿史那弥射部将阿史那都支遂纠众叛唐附蕃，西域形势骤然逆转：“是岁，西突厥寇庭州，刺史来济将兵拒之……不释甲胄，赴敌而死。”^③此之“西突厥”显指阿史那都支。可见庭州一度沦于其手，但为时非常短促，《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三年(663)三月条记载：“杨德裔以阿党流庭州。”又《元和郡县志》卷40庭州条记：“其汉户皆龙朔以后流移人也。”说明至迟龙朔三年(663)年初，庭州又被唐军收复，而且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这显然是移民实边，加强战备的结果。金山都护府的创置应以此为指征。更确切地说，金山都护府的具体创置时间应在昆陵都护府撤销以后的龙朔三年初(663)。这时，由于西突厥左厢首领阿史那都支的叛唐，西、庭二州已直接暴露在吐蕃所支持的阿史那都支政权的威胁之下，天山北麓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需要另行建置一个取代昆陵都护府的

①《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

②《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201，龙朔二年。

军政机构,这一机构就是金山都护府。金山都护府与昆陵都护府具有本质的不同,它不再是兼领都护与可汗双重名号的羁縻建置,而是纯汉军建置,主边将领皆为汉将。参稽裴行俭的仕宦履历,显庆三年(658)年尚为一戴罪自赎的贬吏,短短不过数年,擢为金山副都护,至麟德二年(665)又晋拜安西大都护,总主碛西军政事务。其奇勋茂功,必与克复庭州有关。可见裴行俭就是金山都护府的实际创建者。

又金山都护府既为西州都督府的升级,则其正都护必仍由原西州都督麴智湛出任,史载龙朔三年(663)安西都护已由高贤接任,说明麴智湛已改任金山都护。而其副都护则已改驻庭州,并实际上掌握着金山都护府的军政大权。由于直到乾封二年(667)之前,安西仍然保持着大都护府的级别,初设的金山都护府仍为安西大都护府的下属机构之一。直到此年之后,安西还原为都护府,金山都护府遂与之平级,并将其治所由西州北移庭州,此后历任金山都护袁公渝、杜怀宝、王方翼等无不兼任庭州刺史即为明证。直至最后一任金山都护田扬名皆继承此制不变,从而初步形成了安西、金山两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政治格局。可见金山都护府的创置标志着唐朝碛西边政建置史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金山都护府创置以后,天山北麓的防务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在此期间,继西突厥左厢首领阿史那都支叛唐以后,至乾封二年(667)右厢首领李遮匐也于阿史那步真死后叛唐附蕃,金山都护府的存在有力地遏制了西突厥势力的东犯。至调露元年(679)本已调返长安的裴行俭又以“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的名义,再度西出,以护送波斯王泥涅师返国主政为名,发兵奇袭,平定了阿史那都支、李遮匐的叛乱,重新取得了十姓的臣服,拓境于碎叶。委其副将王方翼出任安西

都护，主持碎叶城的增修，以为西北边戍。在这场战役中，金山都护杜怀宝无疑作了有力的配合。及裴行俭班师回朝，王方翼调转金山都护之后，又改委杜怀宝接任安西都护，仍驻碎叶，“裴吏部名立波斯，实取遮匐，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无何，诏公为庭州刺史，以波斯使领金山都护，则使杜怀宝更统安西，镇守碎叶”^①。杜怀宝为其母祈福的碑文今已在碎叶故址发现。而至永淳元年(682)西突厥故境再次发生叛乱，阿史那车薄率车鼻施、突骑施、弓月、咽面、乌鹞等部叛，围弓月城。杜怀宝战歿，唐朝再次任命裴行俭率师平叛，师未出而人已薨，局势万分危急。时任金山都护的王方翼遂千里驰援，平定了阿史那车薄，进战热海，大破三姓咽面联军十万余众，“蹙车薄于弓月，陷咽面于热海，剿叛徒三千于麾下，走乌鹞十万于城外”^②。“禽酋领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③。可见金山都护府的创立在稳定天山北麓局势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碎叶本属安西四镇之一，属安西都护府防区，这次千里驰援纯属非常事件的非常处置，有人据此以为金山都护府一直统辖到热海^④。则似乎仍缺乏根据。

关于金山都护府的罢废时间，由于史书中缺乏明确的记载，学术界曾出现了种种说法，有人甚至认为这一都护府一直延续到长安二年十二月(703年1月)北庭都护府的成立，易言之，北庭都护府无非是金山都护府的改名。这些说法都没有坚实的史料根据。其实，金山都护府既是西州都督府的

①《文苑英华》卷913，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方翼)神道碑》。

② 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方翼)神道碑》，《文苑英华》卷913。

③《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④ 郭平梁：“被埋没了的金山都护府”，载《新疆历史论文集》，217-243页。

改置,又是昆陵都护府的取代。则西州都督府与昆陵都护府复置之岁,应即金山都护府罢废之年。垂拱元年(685)最后一任金山都护田扬名受命率领西突厥诸部东征漠北,平定仆固、同罗之乱,乱事虽平,却殃及忠于唐朝的回纥部落。武后震怒,不许西突厥君长入朝,激起了以他匍为首的叛乱。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中提及此事:“顷以吐蕃、九姓亡叛,有诏出师讨之,遣田扬名发金山十姓诸兵,自西道人,臣闻十姓君长,奉诏之日,若报私仇,莫不为国家克翦凶丑,遂数年之内,自率兵马,三万余骑,经途六月,自食私粮,是国家威德早申,蕃戎得效忠赤,今者军事已毕,情愿入朝,国家乃以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责其专擅,不许入朝。”^①田扬名也获咎免官,而同年昆陵都护府复置,标志着金山都护府自此罢置。《资治通鉴》卷203记载,是岁十一月:“太后乃擢兴昔亡(指阿史那弥射)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这一任命意味着昆陵都护府的复活,而金山都护府正是以昆陵都护府的废置为前提的,且此二都护府皆治于庭州,同样以镇抚西突厥为其主要使命,二者之间必有一个是多余的。因此,可以判定,此垂拱元年(685)昆陵都护府复置之岁,亦即金山都护府罢置之年。原来接受金山都护府节制的汉军皆南移西州,改隶于西州都督府。故西州都督府的名号又重现于史册。《资治通鉴》卷204明载安西副都护唐休璟又领西州都督之职。以故永昌元年(689)韦待价、阎温古兵败寅识迦河之役,“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其余众,无安西土,太后以休璟为西州都督”。足以说明,金山都护府乃唐高宗时期在天山北麓

^①《全唐文》卷211,2140~2142页。

创立的军府建置，其下限不可能晚于武周时期昆陵都护府和西州都督府的复活。同长安年间创立的北庭都护府更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

归纳以上所述，将金山都护府已知诸任都护及其在任年限，表列如下：

表 3-1 金山都护府诸任都护在任年限一览表

都护姓名	任职时间	官职、全称	治所	备注
鞠智湛	663~664	西州刺史、金山都护安西都护	庭州	662年昆陵都护府罢废金山都护府创置
裴行俭	663~664	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鞠智湛时任安西都护。裴行俭时为西州长史
裴行俭	663~665	兼金山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其时裴行俭已任安西大都护
袁公渝	665~678	金山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自朝中贬官至此
杜怀宝	678~680	金山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杜为裴行俭副将
王方翼	680~682	金山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王亦为裴行俭副将
田扬名	682~685	金山都护庭州刺史	庭州	685年昆陵都护府复置金山都护府罢废

（二）北庭都护府及其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

北庭都护府与北庭大都护府都是设于天山北麓的军府，其治所都在庭州，在一般学术著作中往往被混淆为一。其实，它们的建置时间和建置级别都划然有别。北庭都护府是武周时期所创的正三品军府，北庭大都护府则是中宗复唐之后创立的从二品军府。这两个军府与此前创置于庭州的金山都护府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建置级别的升降关系，这是由天山北麓形势的进退推移所决定的。

垂拱元年(685)金山都护府罢废，西突厥左厢羁縻建置昆陵都护府复置，次岁濠池都护府创立，天山北麓的防务基本上交给了降唐西突厥部落，不复存在汉军建置达十余年。其中继往绝二世兼濠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自垂拱二年(686)履任后就平定了他匍之乱，功业赫赫，曾被武周倚为边塞长城。而自永昌元年(689)由韦待价主持的安息道行军兵败寅识迦河之后，四镇尽沦，复兴后的东突厥乘势西侵，至天授二年(691)阿史那斛瑟罗已独力难支，弃碎叶返长安。其时，西突厥故境继续忠于武周的势力尚有两支，一支是异姓突厥首领突骑施·乌质勒，坚持在碎叶川一带与东突厥抗争，不仅从其手中重新光复了碎叶，而且将入侵的东突厥势力完全驱逐出去；另一支则是斛瑟罗旧将阿史那忠节，本名阿史那伽利支，忠节乃唐朝所赐名，率部转往天山南麓游牧，今库尔勒文管所珍藏的《阿史那伽利支军符》在焉耆发现^①。长寿元年(692)武周发动由王孝杰主持的武威道行军，一举光复焉耆、

^①《阿史那伽利支军符考释》，《吐鲁番研究》，2002，2。

龟兹、疏勒、于阗等四镇，阿史那忠节也率部配合，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长寿二年(693)乌质勒也将从东突厥手中夺回的碎叶交还给武周，是岁碎叶仍取代焉耆，备列四镇。但这两大武周盟军之间却势同水火，武则天遂于圣历二年腊月(699年底，700年初)重遣阿史那斛瑟罗还主碎叶。但阿史那斛瑟罗非但没有缓解这两大敌对势力间的矛盾，反而因左袒阿史那忠节，使矛盾更激化，导致自身也卷入了同突骑施的冲突，西疆局势震荡，天山北麓尤甚。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立了北庭都护府。《资治通鉴》卷207记云：

长安二年……十二月……戊申(十六日，703年1月7日)，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

它的创立并非武周王朝国势强盛的表现，而是这一地区出现危机的应变举措。这一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天山北麓地区的统治，至少是对天山北麓东段的统治。

谁是首任北庭都护呢？学术界流行的说法似乎是阿史那元庆次子阿史那献。我过去也接受了这一流行说法，其根据是《新唐书》卷215：“阿史那元庆坐谒皇嗣，为来俊臣所诬，要斩。流其子(阿史那)献于振州……长安中，以阿史那献为左骁卫大将军，袭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以文笔简约著称，但却过于简约，反而以文害意，影响其精确性。《旧唐书》卷194则文字有异：阿史那元庆“如意元年(692)为来俊臣诬谋反被害，其子献配流崖州。长安三年召还，累授右骁卫大将军，兴昔亡可汗，充安抚招慰十姓大使”。按北庭都护府乃创于长安二年十二月，而阿史那献召还时已为长安三年，可见不可能是首任北庭都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累授”二字，说明右骁卫大将军、兴昔亡可汗、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诸衔并非同

年授予。而记叙这些职衔的次第应即反映所授予的时间顺序。其中右骁卫大将军最早,似为长安三年(703),袭爵兴昔亡可汗乃应阿史那忠节之请,为景龙二年事(708),是岁已返回庭州。但安抚招慰十姓大使、北庭大都护等职衔更在此后,何况此时设立的还不是北庭大都护府,而只是北庭都护府。其首任都护必非阿史那献,而是另有其人。

北庭都护府既为汉军建置,武周所册拜的首任都护亦必汉将。依我判断,应是解琬。《旧唐书》卷100存其本传:“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圣历初,迁侍御史,充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宜,蕃人大悦。以功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持节西域安抚使。素与郭元振同官友善,遂为宗楚客所毁,由是左迁沧州刺史。”参稽其他史料,解琬受命安抚突骑施,册拜乌质勒为瑶池都督乃圣历二年(699)末,从而赢得了这一地方势力的效忠。然此岁北庭都护府尚未建立,可知“以功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并非同年事。久视元年(700)武周委任阿史那斛瑟罗为帅的平西道行军虽然奏凯,吐蕃支持的阿悉吉·薄露(阿史那拔布)之乱虽已荡平,但是此人还封碎叶后却进一步激化了乌质勒的反抗。以解琬出任北庭都护有利于缓解同乌质勒的紧张关系,以竭力挽救这一政治失重形势。可见,这位负有安抚西土重任的首任北庭都护非解琬莫属。易言之,解琬出任北庭都护的准确时间非圣历二年(699),而是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703年1月7日)。

应当指出的是,初置之北庭都护府在行政隶属上另为一域。它既非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的平级机构,初亦并非其下属机构,而是原本隶属于凉州大都督府治下。对此,《元和郡县志》留有如下一段文字:“瀚海军: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703)郭元振改为瀚海军。”长

安二年解琬既已出任北庭都护，烛龙军又是其任上所筑，何以其改名为瀚海军反须由当时出任凉州(大)都督的郭元振定夺呢？他凭什么理由？凭什么权力？这一反常逻辑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郭元振、解琬之间存在着上下级关系，即前引史料中所谓解琬“素与郭元振同官相善”，故郭元振虽远在凉州，却有权力处置北庭事务。复据《旧唐书》郭元振本传：“大足元年(701)行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新唐书》本传亦谓：“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神龙中迁左骁卫(大)将军、安西大都护。”可见郭元振主凉州的时间为大足元年至神龙元年(701~705)，恰为五年，其时解琬正在北庭都护任上，可见初创之北庭都护府曾隶凉州都督府治下，为其下属机构之一。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废周兴唐，边防体制又进行了根本性的调整，北庭都护府归属凉州都督府节制，却对西北边防的巩固非常不利。此年，唐朝正式册拜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北庭都护仍归其统辖。是岁二人皆身膺朝廷重命，前往乌质勒牙帐谈判，从中透露出的二人关系标志着此年以后，北庭都护府已正式归属于安西大都护府治下了。

中宗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废周兴唐之后，边防政策，改弦更张，全力对付雄霸大漠南北的东突厥。东突厥本已于贞观年间降唐，一度被安置于漠南，列置为单于大都护府治下二十四州，至调露、永淳年间，单于大都护府治下二十四州东突厥降部发起了联合暴动，脱离唐朝，重建汗国，史称后东突厥汗国。至其第二代君默啜可汗之世国势鼎盛，成为唐朝的主要边防威胁。唐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率先建言北伐，于景龙二年(708)在漠南兴建了三座受降城，以为大军北进的桥头堡，中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委其全权主持、策划北伐。次

岁，中宗全面废除了自高宗、武周以来一贯奉行的册拜西突厥阿史那氏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改而结好西域新兴的异姓突厥部落突骑施、黠戛斯两大强部。册拜突骑施首领娑葛为十四姓可汗，改其名为突骑施·守忠，计划数路发师，其中突骑施、黠戛斯，及天山北麓汉军兵马俱归北庭节度，承担西路军主将的任务。正是在这一深刻历史背景下，北庭都护府晋升为北庭大都护府。对此，虽然史书无载，却在元人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留下明确印记：“景龙三年(709)杨公何为北庭大都护，有德政，惠及后人。”据此判断，北庭晋级为大都护府应即景龙三年事，唐朝所拜之首任北庭大都护应即杨何。此人与安史乱后出任河西副元帅的杨志烈(杨预)的先人杨和同音异字，是否一人，值得进一步研究。北庭大都护府创立以后，成为唐朝治理天山北麓广大地区的军政中枢，而与治理天山南麓的安西大都护府成为平级军府，北庭、安西南北分疆而治的政治格局自此正式形成。

杨何的下任吕休璟在任于景龙四年至先天元年(710~712)，正式受命北伐，统突骑施、黠戛斯二部及北庭、瀚海、碎叶三军北伐，任西路军统帅。《文苑英华》所收景龙四年(710)《北伐制》记载此事：“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大)都护、碎叶镇守使吕休璟……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此人的前任、后任都是北庭大都护，吕休璟时正肩膺主兵西路军的重任，这段文字中的“北庭都护”应为“北庭大都护”之误。而至是年六月，中宗猝薨，睿宗继立，政策大变，这次预定的北伐终未实行，中道流产。其后任为阿史那弥射之孙，出身西突厥王族的阿史那献。此人长安三年(703)拜右骁卫大将军，景龙三年袭父爵兴昔亡可汗(三世)，景云二年(711)由于睿宗放弃北伐，同默啜议和，默啜乘势西征，娑葛战歿，十姓无主，阿史那献

以其特殊身份，为世所重，同年十月，授持节十姓招慰使。至先天元年(712)玄宗立，《旧唐书》中出现了如下记载：“(先天元年)北庭都护领伊西节度等使”，《唐会要》卷78所记更为明确：“先天元年十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据此，先天元年阿史那献已正式主军北庭，并加伊西节度使名号。至开元二年(714)又取得了西征都担的重大胜利，《册府元龟》中所记其官衔已非北庭都护而是北庭大都护了。“六月丁卯(十二日，7月27日)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率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孛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附”。其时，另有北庭都护郭虔瓘为阿史那献副将。以理揆之，阿史那献先天元年所领官衔也应该是北庭大都护，而不是北庭都护。

有一个长期为史学界所忽略的问题，即景龙三年(709)北庭大都护府创立之后，与安西大都护府南北分治，碎叶镇一度改隶于北庭，直到开元四年(716)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创立，北庭大都护府还原为北庭都护府，碎叶镇复由北庭治下备列安西四镇。在此10年间(709~719)，显然焉耆又再次备列安西四镇。《新唐书》卷43地理志记：“盐禄州都督府、哥系州都督府、孤舒州都督府、西盐州都督府、东盐州都督府、叱勒州都督府、迦瑟州都督府、凭洛州都督府、沙陀州都督府、答烂州都督府，右隶北庭都护府。”以上都是由天山北麓西突厥诸部改置的羁縻州府，显庆三年(658)本来都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治下，至是都已转隶北庭，复据《唐大诏令集》卷130所收景龙四年五月十五日颁发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其中北庭大都护吕休璟所领官衔，除检校北庭(大)都护之外，还兼领“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使等名号，其前任杨何大约也领有类似的官号，足证自景龙三年(709)北庭大都护府创立之后，直到开元四年(716)北庭还原为都护府之前，

碎叶镇一度由安西改隶于北庭大都护府。

进叙北庭军府建置的升降反复与北庭节度使的创立。

北庭军府的建置沿革也同安西军府一样,经历了复杂的升降反复,区别在于,安西的基本建置级别乃安西大都护府,而北庭的基本建置级别仍是北庭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初仅短短的七年(709~716),可考的北庭大都护只有以下三人。由于曾主北庭的两位名将阿史那献、郭虔瓘先后受任主持“定远道行军”,西征大食,皆初胜终败。接着车鼻施首领苏禄重建突骑施汗国,雄霸碎叶川上,唐朝边将不能制,引起碛西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唐朝加强了中央对于边将的监控,开元四年(716)正月颁诏创立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旧唐书》卷107,靖德太子传中有一段文字值得高度重视:“琮,玄宗长子也,本名嗣直……先天元年八月,进封郟王,开元四年正月(716年1月29至2月27日)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五年(717),改封庆王,仍改名潭。十五年(727),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李琮(李潭)遥领安西大都护的时间为开元四年至十五年(716~727),其后由延王李洄接替。《唐会要》卷78,亲王遥领节度使条记,“以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此制的创立影响深远,安西大都护既由亲王遥领,自然不容许主边将领达到这一品级。自此以后,安西在名义上虽仍保持大都护府的建置级别,安西主将的官衔却都已降为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实与都护同级,北庭则已不能再保持大都护府的建置级别,正式还原北庭都护府。自此以后,北庭主将所任皆为都护,不再加“大”字了。今将可考之历代北庭主将表列如下:

表 3-2

历代北庭主将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汤嘉惠	北庭都护	开元三年至五年 (715~717)	(开元三年) 四月……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发兵救之(《资治通鉴》卷 211, 开元三年)。
张孝嵩	北庭都护	开元七年至十年 (719~722)	张孝嵩为北庭节度使, 开元十年九月吐蕃围大勃律, 王没谨忙求救于嵩(《册府元龟》卷 358)。
郑乾观	北庭都护	开元十年至十五年 (722~727)	堂上欲夺儿志, 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太平广记》卷 332)。
杨楚客	北庭都护	开元十六年至十九年 (728~731)	(碛西)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 检校北庭都护, 上柱国, 杨楚客(《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八册, 开元年间《唐北庭都护支度营田文书》)。
刘涣	北庭都护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 (731~734)	(开元二十二年四月)甲寅, 北庭都护刘涣谋反(《旧唐书》卷 8, 玄宗本纪)。
盖嘉运	北庭都护	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 (734~740)	(开元二十四年正月) 北庭都护盖嘉运率兵击突骑施, 破之(《旧唐书》卷 4, 玄宗本纪)。
王正见	北庭都护	开元二十九年 至天宝十载 (741~751)	西有碎叶城, 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 毁之(《新唐书》卷 221, 西域传)。
程千里	北庭都护	天宝十一载 至十三载 (752~754)	天宝十二载(753)兼北庭都护, 充安西、北庭节度使”(《旧唐书》卷 187。此处之“安西”应为“伊西”之误)。
封常清	北庭都护	天宝十三载 至十四载 (754~755)	(天宝十四载三月)乙丑, 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充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旧唐书》卷 9, 玄宗本纪)。
赵玘	北庭节度	使天宝十四载 至德元年 (755~756)	亦即赵玘、赵泚、赵光烈, 见下文。

由此可见,直至天宝年间的北庭主将王正见、程千里、封常清莫不领北庭都护衔,无一加“大”字者,可见北庭还原至都护府已成定制。

进叙北庭节度使名号的出现及北庭节度府的形成。

玄宗朝之前,唐朝在碛西地区创立的军府只有都护府、大都护府两种建置,显然因袭着汉西域都护府的历史传统。然至玄宗朝则开始全面推广节度使制度,由之出现了安西节度使与北庭节度使。前者的历史演变明确,后者的变化则较为复杂,其源头可以追溯至伊西节度使的创置。

节度使之名始见高宗永徽年间,“都督带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①。初无法定官品,只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号^②。伊西节度使即为碛西地区最先出现的节度使名号,始创于先天元年十一月,即玄宗初乘神器之岁,阿史那献率先以北庭大都护领此号。见于《唐会要》卷78,前已引录。伊西节度使,顾名思义有权统辖伊、西二州,加上北庭都护自身统辖的庭州,总辖三州军事,可见伊西节度使亦即北庭节度使。但这一名号初仅存在两年(先天元年至开元元年,712~713),其恢复是后来的事。接着出现了权力更大,兼管安西、北庭二府的碛西节度使名号,这一名号与本文无关,不具论。至开元七年出现了北庭节度使名号,最先领此名号者乃北庭都护张孝嵩(开元七年至十年在职,719~722)。《册府元龟》卷449记云:“张孝嵩为北庭节度使,开元十年(722)九月,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求救于嵩。”张孝嵩以开元七年主北庭直至此年。自他离职后,北庭节度使名号一度废置。

北庭节度使名号再次恢复乃开元十五年(727),即郾王

①《新唐书》卷50,兵志。

②《通典》卷12,职官典。

李琮与延王李洄二王遥领安西大都护交替之岁。是年,《唐会要》卷 78 出现了如下记载:“开元十五年三月,又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新唐书》卷 67 方镇表中亦记开元十五年“分伊西、北庭为两节度”。而伊西节度使之名早废,此外,又别无伊西地名,以上文字不可通。依我判断,“伊西”应为“安西”传抄之误。据此,上述记载可以理解为安西、北庭已分为两节度,然至开元十九年(731)二节度又复合而为一。参稽吐鲁番文书,这时北庭都护杨楚客已加碛西节度副使名号,兼领两道,故不再行设立北庭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再置已是开元二十九年(741)事,其后遂为定制,一直维持到安史之乱以前。这意味着安西、北庭二府已进一步演化为二节度府。当然,出任北庭节度使者仍领北庭都护官号,至安史乱前,可考之北庭节度使共有三人:

王正见(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十载在职,741~751):《新唐书》卷 221 西域传中有“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的记载;程千里(天宝十一载到十三载在职,752~754):《旧唐书》卷 187 有“天宝十二载(753)兼北庭都护,充安西、北庭节度使”的记载,此处之“安西”应为“伊西”之误;封常清(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在职,754~755):《旧唐书》卷 9,玄宗本纪中有“(天宝十四载三月)乙丑,左羽林上将军封常清权充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的记载,伊西节度使实即北庭节度使的异名。可见自开元二十九年到天宝十四载(741~755)北庭都护加北庭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名号已成定制。

封常清入朝后,继任北庭节度使究竟是谁,一度成为历史谜题,闻一多最早提出应是随同高仙芝伐小勃律的疏勒军使赵崇玘,经近人研究,又作赵玘,也写作赵泚^①。天宝十四载

^① 艾尚连:“北庭节度使赵玘及其在职期限”,《西域研究》,2001,1。

(755)十一月于封常清入朝后,而到至德初年,似已入朝,北庭节度空缺,以故北庭遣发勤王兵时,已由北庭行军司马李栖筠代主军府事了。还有人引《诗经》邶风《君子偕老》“玼兮玼兮”“玼,鲜盛貌”^①,则赵玼,又名赵光烈。应是安史乱前最后一任北庭节度使。

综上所述,自庭州至北庭的历史演变基本脉络已梳理清楚。这就是,贞观二十三年(649)创置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703)创置北庭都护府,神龙元年(705)移隶安西大都护府治下,景龙三年(709)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开元四年(716)还原为北庭都护府,开元二十九年(741)北庭都护加北庭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伊西庭节度使名号。

节度府制度的建立引起北庭、安西二府分疆而治格局的变化。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之间的分工原本是北庭主北,安西主南,及二府主将分加节度使衔以后,则其分工有了新的偏重,其中安西主将多加安西节度使或四镇节度使衔,其所主地界主要包括疏勒、于阗、焉耆、龟兹四镇及其以西地区,北庭主将多加北庭节度使、伊西节度使、或伊、西、庭节度使衔,伊、西、庭三州悉归其管辖,其所主方位皆属东部地区。可见安西、北庭二府之间已由原来的南北分疆,进而演变为东、西分治了。其中安西主西、北庭主东,这一东、西分治的政治格局不仅维持到安史之乱以前,而且一直到安史乱后,安西、北庭留后仍然沿袭此制。

随着北庭大都护府到北庭节度府的演变,金山以南地区也开始纳入北庭的管辖范围。金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

① 柴剑虹:“岑参边塞诗系年补订”,《文学遗产》增刊14辑。

殊的地区。神爵三年(前 59)西域都护府的创立,一般认为乃今新疆地区纳入祖国版图的历史开端。但西域都护府初建时所接管的“西域”基本上就是日逐王故地,而日逐王不过是匈奴下属诸王之一,其采邑分国自有地界,今阿勒泰地区本不属于日逐王领疆,初建的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并未及于金山,至初元五年(前 44)陈汤斩郅支单于,才初步将这一地区纳入汉朝版图。但西汉灭亡之后,这里又成为各大游牧强族争雄的场所,这种局面一直继续到唐朝,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至北庭节度使成立之后,在金山地区活动的部落乃葛逻禄,天宝十三载,同罗叛酋阿布思奔亡西窜,北庭节度使程千里率兵追击至金山,葛逻禄首领顿毗伽起兵助唐,擒阿布思,唐廷嘉奖,封顿毗伽为金山郡王,岁至北庭领取朝廷薪俸,自此,金山地区正式纳入北庭管辖区。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最后,探讨安史之乱以后的北庭建置。

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两京一度沦陷,肃宗即位灵武,发诏勤王。碛西二府都接到了这一密诏。其中安西节度使梁宰开始时还踌躇观变,所遣第一批勤王兵不过五千,而继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入关之后,其继任节度使赵崇泚也接着入关,仅留伊西行军司马(史书中误记为“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主持军府,他一次性抽走了七千北庭将士入关,包括北庭副都护高耀、北庭兵马使王惟岳、北庭宿将荔非元礼等都参加了这一入关勤王队伍,他本人似乎也紧踵其后,取别道入关,北庭防务完全空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下出现了如下记载:“(庭州)上元元年(760)陷吐蕃。”在此危急的关头,号称“有霸王之略,好倜傥之奇”^①的河

①《文苑英华》卷 917,《杨和神道碑》。

西名将杨预(即杨志烈)开始在历史上崭露头角。率兵收复了北庭,并于同年出任北庭都护兼伊西节度使,至宝应元年(762),杨预改名杨志烈,出任河已西副元帅,组织起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北庭似已取消了节度使名号,仅留北庭都护兼伊西节度留后名号,由其部属周逸接任,至永泰元年(765)周逸勾结仆固怀恩,杀害了前往北庭征兵的杨志烈。同年,郭子仪遣使巡抚河西三道,委任杨休明继主三道联防,周逸被杀,改委庭州城中汉化粟特首领曹令忠主政北庭,曹令忠后来被唐朝赐名李元忠,再传至其下任汉将杨袭古,已是最后一任北庭主将了。兹表述如下:

表 3-3 北庭都护任职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杨预	北庭都护	上元元年至宝应元年(760~762)	(杨)预……特拜右卫将军……又迁伊西庭都护(《文苑英华》卷917,《杨和神道碑》)。
周逸	北庭都护兼伊西节度留后	宝应元年至永泰元年(762~765)	伊西节度留后周逸构突厥煞主(《P2942号文书》)。
曹令忠	北庭都护	永泰元年至建中二年(765~781)	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唐大诏令集卷116,大历七年(772)《谕安西、北庭诸将制》)。
李元忠	北庭大都护	建中二年至?年(781~?)	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按李元忠即曹令忠赐名)。
杨袭古	北庭大都护	?年至贞元六年(?年~790)	(贞元)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节度使杨袭古与麾下二千人来奔西州(《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从上表可知,自从上元元年(760)北庭一度陷蕃又为杨预收复以后,北庭已改由河西系军将和地方宿望所主持,其中杨预(即杨志烈)再建军府之功尤不可泯。当其出任河西副元帅,主持三道联防期间,北庭防务一度相当牢固。为了加强西陲边防实力,曾奏请召回部分入关赴难的安西、北庭勤王兵,本已率部入关,参加了平叛诸恶战的北庭副都护高耀就于安史乱平之后,安全地返回了西州,从而相对增强了北庭的防御实力。然至永泰元年(765)十月,杨志烈亲赴北庭募兵,行至巴里坤一带的长泉,为叛将伊西庭节度留后周逸指使沙陀部落杀害以后,继任河西副元帅杨休明的胆识韬略远逊其兄,河西局势开始逆转。甘州、肃州先后失守,大历二年(767)杨休明战歿,河西节度使移镇沙州,其继任周鼎仅拥有河西节度使官衔,“河西副元帅”名号正式废止。自是,三道联防不复存在,安西、北庭又各自脱离河西军府,恢复了两都护东西分治的传统政治格局。尽管此后的北庭、安西已成为同唐朝本土远相隔离的碛外孤军,处境日窘,但这些忠勇的将士们仍然威武不屈,各自荷戈保境,为唐苦守。由于东西交通断绝,有关史料更加稀少,从断断续续的现存文献中得知,自大历二年直至德宗即立之初,北庭主将为曹令忠,后来赐名为李元忠,大约是个汉化的粟特人,官号为北庭都护,似为杨休明主政之初所任。大历七年(772)代宗发使赉诏,问道前往慰问二府守边将士。《唐大诏令集》卷116,收有此诏。诏书中高度评价了河西节度使周鼎、安西、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三人捍卫边疆领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微三臣之力,则度隍逾陇,不复有汉矣”。建中二年(781)唐蕃议和谈判开始,德宗急欲割让西部领土的意愿更加明朗化,引起碛西二府留守将士的严重不安。此年,北庭曹令忠、四镇郭昕各发专使取回鹘

路入京奏事。史载：“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阿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问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①引起举朝的重视。对此，德宗不得不暂时隐瞒其对蕃妥协的真面目，做出了相应姿态，传谕嘉奖，各予加官晋爵，赐曹令忠李姓，改名元忠，“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②参稽《全唐文》卷50所收诏制全文，还可得知，李元忠除北庭大都护以外，还授予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的名号，并在安西、北庭二府所属将士，普遍提拔七级，以资嘉奖。本来，自三道联防以来，安西、北庭皆受河已西副元帅节制，其建置级别都已降为都护府，二府主将所领节度使名号也予废除。至是，又各自升级为大都护府，而且二府主将各封郡王。表面上荣宠已极，实则徒具名义。

唐朝在汉军所到之处，建立军、守捉、城、镇、堡等各级屯戍城堡。《新唐书》卷50兵志记载北庭下属三军、十守捉。《元和郡县志》则把伊州所属的伊吾军，西州所属在天山军也列入北庭属下，则是反映了北庭都护加北庭、伊、西节度使名号之后的管辖范围，到了这时，北庭与安西之间的分疆而治的格局已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北庭主北，安西主南）改为东西分治，即安西主管西部地区，统辖四镇，而北庭则主东，兼统伊、西、庭等三州及其境内的三军了。这三军是：

1. 瀚海军：设于北庭城中，大约在外城内，中城北门外。《元和郡县志》卷40，记开元二年（714），郭虔瓘击败东突厥同

^①《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224，建中二年。

俄特勤的进犯，由烛龙军改置，管兵 1.2 万人、马 2 400 匹。是天山北麓一支最强大的驻屯军。

2. 天山军：新、旧唐书，《元和郡县志》都记此军建于西州城中，开元二年(714)置，辖兵 5 000 人，马 500 匹。

3. 伊吾军：位于伊州西北的甘露川，景龙四年置，统兵 3 000 人，马 300 匹，《汉西域图志》卷 3 谓此军近蒲类海的肋巴塘，今巴里坤大河古城应即伊吾军城所在地。

复据《新唐书》卷 50 兵志，北庭大都护府亦作北庭道，下辖三军名号有异于北庭主将加伊西节度使名号，其所领乃“瀚海、清海、静塞军三，沙钵等守捉十，曰北庭道”。可知此静塞、清海二军皆在天山北麓。其中静塞军似在轮台附近。《新唐书》卷 40 记：“静塞军：大历六年(771)置。”清海军《新唐书》卷 40 记：“庭州西七百里有清镇军，本清海镇。”《元和郡县志》卷 40：“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名清海军。”此外史书中还有清镇军之名，敦煌文书马云奇的诗笺中也有吐蕃流放唐人于清镇的记载。从地望上判断，此清海军似在玛纳斯河附近，应是唐朝西边之戍。

据此，北庭所辖实乃五军而非三军了。但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产物。

北庭下辖十守捉。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自东往西依次为：(1)独山守捉，应即木垒南破城子；(2)沙钵守捉；(3)耶勒城守捉；(4)俱六城守捉；(5)张堡城守捉(应即玛纳斯已阳巴尔噶逊古城)；(6)乌宰守捉；(7)叶河守捉；(8)黑水守捉；(9)东林守捉；(10)西林守捉。可见唐军驻屯地一直延伸到伊犁河以东。

此外，还有数量众多、难以统计的城镇、戍堡、烽燧，所有这些守捉、城、镇、堡、戍、烽都分布在交通要道上，随着历史

的变迁,其中许多城堡演变为居民稠密的城市,如张堡守捉昌八刺城、独山守捉发展为元之独山城,足证唐朝驻军的耕屯卫戍,对于后世天山北麓地区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北庭的陷落时间,史书所记不一。依《新唐书》卷 40,城陷于贞元三年(787),而《旧唐书》卷 145、《唐会要》卷 74,及《资治通鉴》皆记为贞元六年(790),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据《大藏经·悟空入竺记》,悟空自印度取经归来,于贞元五年(789)到达北庭,其时李元忠已死,杨袭古代主北庭,那里仍旧安谧无事,可见贞元三年陷蕃的记载是错误的。而至贞元六年(790)吐蕃发兵攻北庭,原来游牧于北庭附近的沙陀、葛逻禄诸部皆叛附吐蕃,回鹘大相颉于迦斯统兵来救,大败。《旧唐书》卷 196 留下了明确的记载:“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护府。”北庭遂陷,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奔西州。庭州这座天山北麓的历史名城,自贞观十四年归唐,贞观二十三年置为庭州,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戊申(703年1月16日)设北庭都护府,景龙三年(709)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作为唐朝治理碛西东部地区的军政中枢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之久。

四 唐安西四镇的置废

安西四军镇的置废更替，历来是引起西域史研究专家争论的热点。早在 80 年代初，周伟洲、吴震等人就环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其后卷入这一争论的学者人数颇多，包括王小甫博士。不论其立论根据有何更新，焦点始终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安西四镇”的概念是什么？始设于何年？其中焉耆、碎叶孰置镇在先？其间的置废更替究竟与何种因素有关？对此，史书中留下的史料扑朔迷离，头绪芜杂，有必要攀巅穷览，深入研讨。

（一）安西四军镇与四镇都督府正名

安西四军镇，通常被简称为“安西四镇”，无论是两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册府元龟》都作如是记载。严格说来，这一名称并不确切。《新唐书》卷 50，兵志云：“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可知“镇”乃最基层的军事单位，其长官曰镇将，但安西四“镇”却非这样的镇。参阅《通典》卷 174，州郡典、安西条，焉耆镇的全称为焉耆镇守军，其长官不称镇将，而称镇守使或军大使。如《全唐文》卷 104 所收张鹭文记圣历元年（698）：“疏勒镇军大使左骁卫将田慎状称安西路远，沙碛极深，国家镇边，甚为劳弊，一住十年，死亡殆尽，欲益反损，请停四镇。”复据《高仙芝

传》中伐小勃律之役，疏勒镇长官也称镇守使，统辖兵力各在3 000人左右，于阗、龟兹二镇大约也是这样。可见安西四镇实为军级单位，所谓“安西四镇”不过是其迄今约定俗成的简称或省称，其全称实为安西四镇守军。

关于安西四军镇的始创时间，学术界大都征引《旧唐书》卷198《龟兹传》中如下一段文字：

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于西州。其后吐蕃大入，焉耆已西四镇城堡，并为贼所陷。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

据此，似乎早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就已移治龟兹，并同时创置“四镇”了。其实只须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稍加分析，这段文字明显错讹百出，安西四军镇创于此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此年唐朝虽已占领龟兹，但直到显庆年间，阿史那贺鲁、羯猎颠叛乱平定之前，当地形势还极不稳定。同书同卷明确记载贞观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破龟兹拔换城，俘其王白·河黎布失毕、大将羯猎颠之后，又发生了如下众多事件：“其相那利仅以身免，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郭)孝恪，杀之，官军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起与曹继叔、韩威等击之，那利败走。寻为龟兹人所执以诣军。前后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社尔因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勒石纪功而旋。俘其王河黎布失毕及那利、羯猎颠等献于社庙寻以河黎布失毕为左武翊卫中郎将，那利已下授官各有差。太宗之葬昭陵，乃刻石像其形，列于玄阙之前。永徽元年(650)，又

以河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寻放还蕃，抚其余众，依旧为龟兹王，赐物一千段。”可见郭孝恪作为总统四镇的安西都护极为荒唐，因为龟兹战役尚未完全结束之前，他就已殁于战阵了。此后的龟兹局势也一直乱糟糟，先是唐朝册拜的龟兹都督叶护玷始终控制不住局面，继遣旧王河黎布失毕还国主政，却又遭到国相那利的处处掣肘。时间已至永徽元年（650），参阅其他史料可知，唐朝被迫两召其王与国相，拘那利于长安，独遣其王归国，并派中郎将雷文成统兵护送，至龟兹东境泥师城，时间已进至永徽二年（651）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率先叛唐，攻犯庭州，接着龟兹大将羯猎颠也卷入了这场叛乱，唐朝对于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形势已完全失控，哪里谈得上徙治龟兹与组建四镇！

其实，以上记载只是提示我们，安西四镇的创置与安西移治龟兹密不可分，参稽《旧唐书》卷40、地理志，《新唐书》卷40、地理志，《新唐书》卷221、龟兹传，《太平寰宇记》卷156、州郡，《通典》卷174、州郡四，《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下等多种文献，也都存在着以上共同的提示。而安西移治龟兹的时间绝非贞观二十二年而是完全荡平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及龟兹羯猎颠之乱以后的显庆三年（658），其中《唐会要》卷73所记尤为精确：“西尽波斯，并隶安西（大）都护府，又以贺鲁平，移安西都护府于高昌故地。（显庆）三年五月二日（658年6月7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府。”是岁，历时八年（永徽二年至显庆三年，651~658）的阿史那贺鲁叛乱已被彻底荡平，西突厥十姓及河中、乌浒水域诸国全部并入唐朝版图，龟兹作为西域中心与十字路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日益突现，安西的管辖范围空前扩大。只有此时，作为唐朝最高边政机构的安西军府

才会移治龟兹并增其级别。确切地说,安西四军镇的创置实同安西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和移治龟兹(同显庆三年五月二日,658年6月7日)。随着安西的移治,龟兹及其升级为大都护府,汉军驻屯田亦必随之西移,由之建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等四镇。因为只有到了这时,创置安西四镇的条件才完全成熟,而并隶于安西。

联系前引《旧唐书·龟兹传》,安西四镇的名单更是明显有误,其中碎叶各列四镇在贞观二十二年绝不可能。碎叶城因碎叶川(今楚河)而得名,碎叶川乃西突厥两厢部落的分界地,贞观末年那一带正是反唐之乙毗射匮可汗与降唐的阿史那贺鲁双方拉锯、争夺的战场,地在中亚腹地,与郡县化的伊、西、庭三州相距遥远,尚属唐朝鞭长莫及之地,即使到了显庆三年也绝不可能。这时虽然碎叶确已归唐,并已成为唐朝所册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府的治所,但其地既无汉军进驻,又未委派汉官主政,可见当时碎叶仍属化外羁縻地区,不具备任何设置军镇条件。根据当时形势,初设之四镇只能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其中龟兹居中,其余三镇三面环拱,遥相呼应。这就是唐朝前期西北边防配置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与安西移治龟兹及四镇的设立是相互关联的,皆乃唐朝盛世版图空前扩大的历史产物。

(二) 安西四镇的废置与四镇名单的转换

有唐一代,安西四军镇经历了数置数废的复杂历史演变,四镇名单也发生了多次转换,其中主要是焉耆与碎叶曾交替各列四镇名单。这一过程同西域形势的进退推移密切相关,同安西建置的变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并非是一回事。

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前兆为龙朔二年(662)吐蕃唆使龟兹、疏勒、弓月三国发动叛乱,唐将苏海政主持的“颶海道行军”师出不利,且由于误诛西突厥左厢可汗阿史那弥射,引起阿史那都支叛唐附蕃,四镇已失其二,安西被迫还治西州。乾封二年(667)另一唐册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步真又卒,右厢首领李遮旬也叛唐附蕃,安西大都护府降级为安西都护府,西域形势进一步恶化。咸亨元年(670)唐朝一度招抚了本已叛唐附蕃的西突厥左厢首领阿史那都支,册之为左骁卫大将军、匭延都督,承认其统辖西突厥左厢部落的合法地位,初步安定了西域形势。而同岁,薛仁贵的逻娑道行军出河源,又派突厥将领阿史那忠为西域道行军大总管出西域,分兵两路,对吐蕃发动全面反攻,而薛仁贵一军兵败大非川,阿史那忠一路似也师出无功。于是吐蕃“入残西域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①,可见安西四镇乃正式罢废于咸亨元年。此乃安西四军镇的初次罢废,其具体名单乃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安西四镇的第一次复置乃调露元年(679)裴行俭奇袭附蕃西突厥两厢可汗的胜利。此年,西域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唐朝利用吐蕃赞普乞黎拔布(芒松芒赞,墀芒伦)薨逝,蕃军大员都回国举丧的有利时机,以护送唐册第二代波斯王泥涅师归国主政为名,遣裴行俭出任“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率领武装使团及汉军为主的“波斯军”西出,道经西州,又进一步秘密招募兵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动奇袭,使附蕃之两厢可汗猝不及防,擒阿史那都支、降李遮旬,再定十姓,立碑碎叶,重开安西通吐火罗道,唐朝势力复播于

^①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西域。正是在此新的历史背景下,再置安西四军镇,而且四镇名单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本来,初置之四镇名单乃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而据《册府元龟》卷967所记:“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焉耆、疏勒为四镇”,可见至此碎叶已取代了焉耆的昔日地位,四镇名单的更易反映了唐朝西陲边防重心的转移。唐朝初置四镇时,西突厥甫降,吐蕃初兴,且尚与唐交好,唐朝的边防重心在于全面强化天山南麓的统治,对天山北麓地区则旨在怀柔,故以焉耆为重镇。及吐蕃崛起,大食猖獗,西突厥诸部叛附不定,天山北麓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相形之下焉耆的战略地位逐渐降低,碎叶的战略地位则日益显要,故改以碎叶各列四镇。自龙朔二年(662)龟兹叛唐后,安西大都护府本已还治西州,且又降级为都护府;与其相辅车,又在庭州创立了汉军建置金山都护府,以强化天山北麓的边防。至调露元年唐军降李遮旬,攻占碎叶以后,决心控制丝路北道(即草原道)这一咽喉重镇,重新修缮此城,使之具有军事要塞、商业中心双重性质。王方翼任都护时,重加整修城郭,变其形制,设关收税,以财养军。《王方翼碑》中记述:“大城碎叶,城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其端倪,三十六国,承风朝谒。”^①《册府元龟》卷967更明确记载:“调露元年(679)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这虽然未必表明碎叶已取代西州成为安西都护府的法定治所,但由于其特殊的战略地位,确乃历代安西都护的常驻之地。这一局面一直到垂拱元年(685)西突厥他匐叛乱,武则天罢废金山都护府,重新建置久已罢废的昆陵都护府,恢复了高宗前期奉行的册立西突厥汗裔君临十姓的传统政策。“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

^① 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913。

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①。参稽郭元振奏疏，这一决定乃应西突厥诸部之请，且有迹象表明，受命领军出平他匐之乱，但阿史那元庆这次军事行动却以失败告终，“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②。从而断送了裴行俭西征的全部胜利成果，安西四镇再次失陷。

但是，“四镇尽沦”并不等于汉军的被歼，其原驻地失守后，必定倚托其他亲唐势力，转移至别地固守。史载垂拱二年（686）武则天又恢复了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的建置，九月（9月23日至10月22日）册拜阿史那步真之子“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父爵继往绝可汗”^③兼濠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④主持被命名为金牙道行军的军事行动，加行军大总管名号。这是一次以平他匐、拔四镇为目标，兼有平叛、营救双重性质的战役。阿史那斛瑟罗虽然同阿史那元庆同样生长汉地，其才具却高出许多，纳其麾下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进策，迅速平定了他匐的叛乱。《达奚思敬碑》记此人于“垂拱之初”：“属西方不静，北方多难（当指他匐叛乱），被奏充金牙道司兵……君设计请拔碎叶、疏勒，皆如所计。”^⑤吐鲁番出土《汜达德告身》中亦记：“准垂拱二年，十一月三日敕，金牙军拔于阗、□□、□勒、碎叶四镇。”另有资料表明，参加这次拔四镇军事行动的除阿史那斛瑟罗所率金牙道行军之外，还有

① 《册府元龟》卷 203。

② 《旧唐书》卷 97，郭元振奏疏。

③ 《册府元龟》卷 964。

④ 《资治通鉴》卷 203，垂拱二年。

⑤ 《全唐文》卷 164。

当时的安西都护李君主持的疏勒道行军,《千唐志》所收《忠武将军疏勒人沙钵略墓志》中记录了这次行军“及长也,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谋再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井泉,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以公是赖”,此位“都护李君”似即《沙州志·鱼泉驿》中所记咸亨四年的沙州刺史李祖隆。1973年阿斯塔那第222号墓出土《唐军府甲杖簿》中所留“疏勒军”的记载,以及羽田亨所藏吐鲁番文书《唐开元三年(715)柳中县高宋乡户籍残卷》第6行所留“夫翟祀君,年伍拾玖岁,白丁,垂拱三年疏勒道没落”字样等,都共同印证了疏勒道行军的存在。此外,吐鲁番文书中还留下了由安西都护李君主持的“安西道”与“昆丘道”行军,都与金牙道行军相互呼应。可见此役实为分兵两路,蕃汉并出,战绩辉煌,实现了平他匐、拔四镇的双重任务。可见对于此役“拔”字不可简单地理解为消极的“撤退”、“撤废”,因为前已述及。本来,早在垂拱元年阿史那元庆西征他匐时,就已“四镇尽沦”了,这次出师,他匐之乱既已荡平,四镇必已收复。在这个意义上,“拔”字本可解释为攻取,但从“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判断,诸城攻取之后,被困汉军随即撤回伊、西、庭三州,并未恢复原来的四镇建置,而是将其防务全面移交给阿史那斛瑟罗及当地四镇府兵。更确切地说,这次“拔四镇”,实乃四镇地区的重新归唐,却未恢复原来的汉军建置。因此,这次“拔四镇”不仅是一次营救性军事行动,而且是一次换防性军事行动。

垂拱二年平定他匐之乱在军事上无疑是成功的,但在再度攻取四镇之后,而未重置的政治措施却未见明智。四镇汉军的存在不仅是保证西域局势稳定的武装力量,而且各营屯田,依《唐六典》卷7所记,安西四镇总管屯田三十四屯,其中

安西(即龟兹)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每年粮储数量可观。而随着四镇的罢置,屯田不复存在,粮储大减,史载其后由韦待价、阎温古主持的安息道行军永昌元年(689)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我师追蹶,至于焉耆,粮运不绝而止,竟亦无功。”^①《资治通鉴》亦载“会大雪,粮运不继”而兵败寅识迦河,皆与粮储不足有关。至天授元年(690)唐朝所册西突厥可汗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也在东突厥的攻击下,弃碎叶奔唐,“收其余众六七万人,人居内地”^②,于是安西四镇又陷。

安西四镇的光复与再置乃长寿年间武威道行军的历史产物。自唐蕃开战以来,唐朝败多胜少,进入武周时期,也大体如此。武威道行军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同吐蕃君臣矛盾的激化,三代专国的权臣噶尔家族世家政治上逐渐失势有关。藏文史料《大事纪年》明确记载噶尔·钦陵赞婆主持国中盟会至永昌元年而止,此后大、小盟会都改由赞普器弩悉弄亲自主持,应即其主角地位逐渐丧失的征兆。亲政的赞普还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削弱大相权势的措施。正是捕捉了这一有利时机,武则天开始策划西域反攻。《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记云:“是岁,又诏右鹰扬卫将军王孝杰为武威道行军总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卫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击吐蕃,大破其众,复取四镇,更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兵镇守。”其中碎叶镇并不是由唐军从吐蕃占领下夺取,而是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夺自后东突厥汗国,转交于唐。《旧唐书·吐蕃传》中高度评价了这次军事行动乃一举“还先帝旧封”的不世之功。

但是,仅凭这次军事行动并不能持久地稳定唐朝的西域统治。不久,吐蕃就组织了强有力的反攻,史载:“王孝杰为肃

① 《全唐文》卷219,崔融《拔四镇议》。

② 《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

边道大总管，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孝杰与副总管娄师德与吐蕃首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漫山，官军败绩。孝杰免官，师德贬为原州员外司马。”^①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也印证此战唐军败状极惨。好在此年年事渐长的赞普器弩悉弄已图谋亲政，制止了噶尔·钦陵赞婆对唐朝的进一步进攻，并于万岁通天二年，即神功元年(697)遣使向武周表达了议和的要求，廷议中两派争论激烈。狄仁杰力主“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省军费于远方”，主张恢复册立西突厥汗裔统治西域，重新册立阿史那斛瑟罗，“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②，崔融则在《拔四镇议中》反对放弃四镇，认为这种主张“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四镇不守，则狂胡益甚瞻，必兵加西域……则河西危”^③。官仅通泉尉的郭元振也越级建言，力陈册拜阿史那汗裔无益于安抚西域，四镇不可弃，主张在吐蕃谈判中以放弃河源吐谷浑故境为交换条件，力保四镇、十姓。被武则天所采纳，并被破格擢为议和使者，在野狐河与吐蕃大论钦陵谈判。以上述既定方针应对吐蕃所提废四镇，弃十姓，拔去镇守，分离属国的要求^④。双方使者往还，谈判经年。郭元振乘隙分化、离间吐蕃君臣之间的矛盾，“自是数年间，吐蕃君臣果相猜贰，遂诛大论钦陵”^⑤。自是，专柄吐蕃国政三代的噶尔家族覆灭，唐蕃正式议和，吐蕃改而经略南诏，全面退出了四镇、十姓争夺，唐朝的西域统治才完全巩固下来。

随着西突厥阿史那氏的逐渐走向衰微和西域异姓突厥的兴起，突骑施汗国开始浮现在历史水平面上。突骑施汗国的

① 《册府元龟》卷 443，将帅部，败衄三。

② 《旧唐书》卷 89，狄仁杰传。

③ 《全唐文》卷 219。

④ 《通典》卷 190，边防。

⑤ 《册府元龟》卷 655，奉使部，谋略。

创立者乌质勒曾于天授二年，圣历二年两次助唐收复碎叶，又两次归还唐朝，重备安西四镇；传至第二代君娑葛，与武周倚重的另一西突厥地方势力首领，曾任武威道行军副总管，助王孝杰光复安西四镇的阿史那忠节战争爆发，碎叶镇守使周以悌以兵助忠节，都被娑葛击败，唐中宗召阿史那忠节入朝，周以悌移驻播仙镇，说明碎叶一度为娑葛攻陷。次岁（景龙三年，709）唐朝改而结好突骑施·娑葛，册立为突骑施十四姓钦化可汗，赐姓突骑施守忠，碎叶城重新收归唐朝所有，同年，创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有迹象表明，在北庭大都护府存在的10年间（709~719），碎叶已移归北庭大都护府管辖。例如第二任北庭大都护吕休璟又兼碎叶镇守使，第三任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也兼碎叶军使，即为碎叶一度由安西移隶北庭的坚证。在此碎叶移隶北庭期间（景龙三年至开元四年，709~716），焉耆显然取代了碎叶，重备安西四镇。

开元四年（716）唐朝创立了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自此，北庭大都护府还原为北庭都护府，焉耆镇罢废，碎叶复备列安西四镇，但为时很短。正是此岁，车鼻施首领苏禄重建突骑施汗国，复雄西域。碎叶川东西的西突厥帐落都先后并入其领疆，碎叶城已孤悬于这一汗国的腹心之中，而与唐朝有效控制的范围相隔离，不再具有置镇的实际价值。玄宗遂果断决策，以放弃此城作为突骑施牙庭，换取突骑施对唐朝的效忠。此事与唐朝正式册拜突骑施国君苏禄为忠顺毗伽可汗同时——开元七年（719）。同年，史书中出现了如下记载：“开元七年……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请以焉耆备四镇，诏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征西域胡，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①这里的“十姓可汗”所指即为突骑

①《新唐书》卷221，焉耆传。

施可汗苏禄。自此,碎叶已非唐有,四镇名单又恢复其初期形态的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这一制度延续至安史之乱以后,直到元和三年安西陷蕃。

综上所述,安西四镇的置废与安西建置的级别升降密切相关,同乃唐蕃西域角逐的历史产物,但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而略有提前或推迟。其具体变化,详见下表:

表 4-1 安西四镇置废一览表

置废弃复	时间	四镇名单	附注
第一次建置	显庆三年至咸亨元年(658-670)	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安西晋级为大都护府
第一次罢废	咸亨元年至调露元年(670-679)	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大非川之役兵败
第二次建置	调露元年至垂拱元年(679-685)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裴行俭再定西域
第二次失陷	垂拱元年(685)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阿史那元庆征他匭兵败
第二次收复	垂拱二年(686)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阿史那斛瑟罗平定他匭之乱
第二次罢废	垂拱二年至长寿二年(686-693)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汉军与西域蕃国兵换防
第三次收复	长寿元年(692)	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武威道行军胜利
第三次创置	长寿二年至景龙三年(693-709)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乌质勒交还碎叶
第四次创置	景龙三年至开元四年(709-716)	焉耆、龟兹、于阗、疏勒	碎叶镇移隶北庭大都护府
第五次创置	开元四年至开元七年(716-719)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北庭还原为都护府,碎叶移归安西
第六次创置	开元七年至元和三年(719-808)	碎叶、龟兹、于阗、疏勒	碎叶移归突骑施

可见,有唐一代,安西四镇共经历了数置数废的历史变化,其中还有几次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复杂过程。

五 唐碛西节度使的置废

碛西节度使乃存在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碛西军政长官名号,其职权更高于安西、北庭二(大)都护,兼统两府,统一节制流沙以西的军政事务。由于这一建置仅存在于开元元年至二十八年(713~740),且中经数置、数废的复杂演变,只有日人伊濑仙太郎写过有关研究文章^①,余皆寂然无闻。其实,碛西节度使的置废不仅反映了唐代碛西边政由二元化到一元化结构模式的历史性反复,而且反映了这一时期唐王朝对突骑施、大食政策的摇摆,涉及唐之武功盛衰、中亚形势的变化,影响至巨,值得深入研讨。

(一) 碛西节度使的初创与 阿史那献平定都担

《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条列全国为八节度,即关内、朔方、河东、河北幽州、河西陇右、剑南、岭南、碛西。这一名单同天宝时期的十节度(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②明显有异,应为开元时期建置。可知天

^①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岩南堂书店昭和三十年十一月版,第285~31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

宝时期的安西、北庭二节度在开元年间统为一节度。“碛西”之名则明确界定了其地理外延为流沙以西的广大地区，碛西节度使的职权范围是：“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又有伊吾、瀚海二军，西州镇守使属焉。”碛西地区最早出现的节度使名号为伊西节度使，其后始出现了碛西节度使建置，而率先领此两种名号者皆为阿史那献。

阿史那献出身于正统的西突厥汗裔，乃唐朝册拜的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之孙、阿史那元庆之子。如意元年(692)其父为酷吏来俊臣诬害而死，其兄阿史那倭子奔蕃反唐，因受株连，流崖州(一说瀼州，或振州)。长安三年(703)召还，拜右骁卫大将军。景龙三年(709)遣返庭州，袭父爵兴昔亡可汗，将击突骑施·娑葛，唐朝复结好娑葛，册之为突骑施十四姓可汗，承认了这一新兴的异姓突厥政权，阿史那献一度失势。至景云二年(711)娑葛迎战东突厥身歿，刚刚形成不久的突骑施汗国解体，十姓无主，阿史那献的特殊身份始为时所重。是岁，“十二月癸卯(三日，712年1月5日)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南为招抚十姓使”^①授予全权。令其放手“招抚”或“招慰”失去首领的十姓部落，这兆示着唐朝又恢复了册立西突厥汗裔以统治西域诸异姓突厥部落的传统政策。至唐玄宗继位以后，原北庭主将吕休璟改调灵州都督，所遗北庭大都护之职由阿史那献递补，权势益重，并开创了西陲主将以大都护而加节度使的先例。对此，《旧唐书》卷78，方镇表留有明确记载：

(先天元年，712)北庭都护府领伊西节度等使。

^①《资治通鉴》卷210；《册府元龟》卷992，记其官号为“持节十姓招慰使”，且系于景云二年十月。

《唐会要》卷 78 更清楚：

先天元年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

按北庭的建置级别自景龙二年(709)之后已晋级为大都护府^①，则前引《方镇表》应漏一“大”字，八之史献即阿史那献，参稽《册府元龟》卷 122 所记，阿史那献的官号亦非北庭都护，而是北庭大都护。至开元二年(714)阿史那献统兵西征，平都担，光复碎叶，招抚了大量西突厥部落归唐，其时所领官号已非伊西节度使，而是碛西节度使了。对于这一战役，《新唐书》卷 5，玄宗本纪记云：

(开元二年)三月己亥(714年4月30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执西突厥都担。

《资治通鉴》卷 211 亦记此岁：

西突厥十姓酋长都担叛，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擒斩都担，降其部落二万余帐。

《册府元龟》卷 133 所记平叛时间及招降帐落数目略异：

六月丁卯(十二日，7月27日)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阿史那献梟都担首，献于阙下，并擒其孛及胡禄等部落五万余帐内附。

相互对勘，平都担的时间一作三月己亥(4月30日)，一作六月丁卯(7月27日)，似乎不同，其实，并无矛盾。《资治通鉴考异》引《实录》云：“此月(指三月)云擒贼帅都担，六月梟都担首，盖此月(三月)奏擒之，六月传首方至耳。”复据《实录》所记，三月有二万余帐内附，六月又降其部落五万余帐，同样也无矛盾，不过说明降部数量的增加而已。可见这次西征确实战果辉煌，而擒都担与降胡禄屋之事并叙，则兆示着

① 薛宗正：“唐碛西二府建置沿革考索”，《西域研究》1991年，2期。

二者必定互相联系，“胡禄屋”又作“胡禄居”，乃突厥语 quluq（大）的音译，为西突厥强部之一。诸如逐乙毗咄陆可汗之屋利啜、乙毗射匮可汗重臣之屈利啜、阿史那贺鲁之婿阙啜（阎啜）、助王孝杰光复四镇之阿史那忠节（阙啜忠节）皆出身此部。据此判断，此位一度盘踞碎叶城，号令碎叶川西诸部的叛首都担应即胡禄屋部酋长。这是阿史那献领碛西节度使以后所建第一项赫赫战功，是岁六月十二日丁卯（714年7月27日）唐廷传制嘉奖。这里当指出的是，都担之灭为开元二年事，其兴则似始于景云二年（711）娑葛战歿之时，其强大，遂为十姓共主。其时，大食、后东突厥汗国两大势力正角逐中亚，都担必与两大势力存在某种关联。至开元二年（714）三月都担已遭殄灭，则阿史那献西征发师之日必在此前。而先天二年七月三日（713年7月29日）玄宗才开始亲政，改年号开元，一切政事的革故鼎新皆始于此，则伊西节度使名号废止、碛西节度使创置亦断非始自开元二年，而应是开元元年，即713年7月29日以后事。自是阿史那献已受命西都担，故须格外加重其权势，在北庭大都护、十姓招慰使等衔之外又加碛西节度使名号。

碛西节度使的创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阿史那献初以北庭大都护而领伊西节度使名号，依法仅有节制北庭及其所辖伊、西、庭三州兵力之权；而改加碛西节度名号之后，依前引《唐六典》所规定的权限，不仅可以调动包括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安西大都护所辖四镇兵马，还可以统帅北庭大都护府所辖瀚海军、伊吾军，以及西州镇守军（即原先的西州都督府，亦即后来驻屯于西州之天山军）。兼统二府，权在两都护之上，标志着唐朝西睡边政体制由二元化的二府分治到一元化的碛西节度使制度的演化。

(二) 定远道行军与碛西 节度使的废置

碛西节度使创立后,不久又废置。这一名号的置废过程蕴涵着一次针对大食的定远道行军,结局是初胜终败。

阿史那献出任碛西节度使以后,曾两次荣获朝廷嘉奖,必与此人连建战功有关。一即开元二年六月嘉奖平灭都担之制^①;其二题为《授阿史那献特进制人》见于《文苑英华》卷417,而未署明年月:

……招慰十姓兼四镇经略大使、定远道行军大总管、瀚海军使、节度已西诸蕃国、左骁卫大将军、摄鸿肪卿、上柱国、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凌铁关之远塞,扬威万里,雄金山之旧旋,诚竭累朝。每读古人之书,且多奇士之节,岂止秭侯忠孝,呼韩胤绪而已哉!顷服獯戎,绥其种落,茂勋则远,已宠于登坛,厚秩未加,俾荣于开府。亚台之典,群议允集。可特进,余并如故,主者施行。

前辈学者岑仲勉未经细审,遂即断定此制与前制同为开元二年平都担后所发^②。其实,细加考证,二者内容有很大不同:(1)前制嘉奖进军碎叶之役,后者嘉奖“凌铁门之远塞”,则乃进军铁门关之。(2)唐之铁门关有二:一为焉耆附近的铁门关,在今塔什店南8公里处,难称“远塞”;另一则位于今沙赫里·萨布兹南90公里的布兹加斯山口,古在米国,拔汗那附近,确为“远塞”之。其时河中地区尽为大食占领,攻此要

^①《册府元龟》卷133。

^②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其考证》,史料编年。

塞实为打击大食，与前制重在讨伐西突厥叛乱绝非同一战役。(3)后制阿史那献又加“定远道大总管”，为前制所无。又《资治通鉴》卷211，记开元三年(715)“五月壬辰(十二日，6月17日)敕汤嘉惠、葛逻禄、胡禄屋及定远道大总管阿史那献互相应援”，则阿史那献加定远道大总管为开元三年事。可见二制断非同年所发，所反映的历史内容显然是两次不同的战役。

据此，阿史那献于开元二年(714)西征都担告捷，光复碎叶之后，又于开元三年(715)主持了被命名为“定远道行军”的西方远征，挥戈铁门，向大食发动了全面反攻。大食即阿拉伯，自永徽二年(651)攻占波斯，同唐发生了初次外交接触以来，一直同唐朝激烈争夺中亚。显庆、龙朔盛世时期，包括河中、乃至乌浒水域诸国在内的广大中亚腹地本已全部并入唐朝版图，列置为羁縻州府。然而在大食不断进行河外扩张的强大冲击下，防线溃决。至屈底波主政呼罗珊时期(神龙元年至开元三年，705~715)，大食已基本上完成了河中征服。开元元年(713)又攻西拔汗那，其王阿了达迎降，大食武功臻于极盛。回年遣使通唐，“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劾之……帝特许之”^①。按大食通唐已久，惟此年出现这种倨傲态度，其他各次并未出现类似记载，可见事出有因。而阿拉伯史料透露，大食相哈贾吉早就许诺屈底波，若征服中国，即授予中国总管之位，可见大食进行河外扩张的矛头所指，实以唐朝为其终极目标。又有史料记载大食曾遣使迫唐称臣，恐怕并非子虚乌有。足证开元初年唐朝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实为大食。至开元二年(714)初，大食又在阿了达的导引下，攻唐属东拔汗那，逐其王奔安西，故唐朝不得不予以有力的还击。定远道

^①《旧唐书》卷198，大食传。

行军似即为此而发。且有证据表明，安西唐军也受召参战。《资治通鉴》卷 211 记载此路大军发师于开元三年(715)十一月，与阿史那献西征时间相符，主攻对象乃西拔汗那，密迩铁门关，进军地点也相同，明为同一战役的两翼。可见定远道行军实为两路大军分进合击，阿史那献发自北，安西兵发自南：

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环甲，督士卒急攻，自己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震西域。大食、康居(指康国)、大宛(指石国)、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①。

是岁阿史那献已拜碛西节度使，并加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名号，璟主持这次对大食的远征，拥有调动北庭、安西兵马的全权。而种种迹象表明，安西都护吕休璟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并不热心，其时张孝嵩所领官衔不过监察御史，却夺其兵柄，尽发安西汉、蕃精锐，统之西征，必受命于阿史那献无疑。更足以确证这次定远道行军绝非孤立的军事行动，取得了攻夺铁门关、击溃附大食之西拔汗那王阿了达的重大胜利。这是唐与大食两个亚洲最强大帝国之间第一次正面交锋，并在毗邻中亚诸国中发生了强烈影响。这在近年中亚出土的粟特山文书中得到相应的印证，《穆格山文书》第二卷所收 B17 号文书乃米王狄瓦什提契致哈赫塞尔邦主费伦的信，透露此王也图谋策应唐军，乘机起事：

^①《资治通鉴》卷 211。

我有消息如下，我们的使节到这儿来了，我从可汗那儿将高位与敬意得到了。而且来了这样多的军队，有突厥的，也有中国的，而从拔汗那王那儿，在十月，向这儿 Yw'nk 处派来了军官，但我这儿把军官抓住了，在新月出现时，我处在充分准备状态中——这样……

此一信件虽未明署年月，却处处与这次定远道行军暗合。按米王狄瓦什提契曾与曹王乌勒伽争夺河中盟主康国王位，为此曾一度投靠大食。然自景云二年(711)乌勒伽亦改附大食，而受封为“粟特王，飒秣健城主”，狄瓦什提契失势，乃转而秘密组织反大食活动，直至开元九年(721)公张叛帜，兵败被杀。在此期间西域拥有可汗名号者惟阿史那献、苏禄二人。而苏禄历来皆独立抗击大食，未尝发现同唐朝联兵的记录；阿史那献则身兼西突厥可汗、唐军主将的双重身份，有权调发汉、蕃步骑，与信中所云“来了这样多的军队，有突厥的，也有中国的”相合；足证信中之“可汗”必为阿史那献，并且进一步透露这次定远道行军发生于开元三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十月阿史那献先统兵攻入铁门关，十一月张孝嵩统安西兵攻入西拔汗那，严重震撼了大食的河外统治。以故，“请降”诸国中不但包括曾被唐朝列置为康居都督府的康国、大宛都督府的石国等附大食诸城邦，而且包括大食自身。当然，所谓“请降”无非是“议和”的同义语，但唐朝取得了对大食作战的初期胜利则是确信无疑的。

唐朝发动的这次定远道行军何以选择开元三年(715)末进行，这同屈底波死后大食河外统治一度削弱，出现了对唐有利的形势有关。阿拉伯史料记载伊斯兰历九十五年上半年度(714, 开元二年上半年)屈底波的武功尤臻极盛，而至是年 Shalwa 月(714年6月19日至7月17日, 开元二年五月三

日己寅至六月二日丁巳)，其思主哈贾吉死，屈底波骤然失势，被迫停止了河外攻势，徙其家属于飒秣健城自驻西拔汗那营，不敢返呼罗珊，志在拥兵自重，割据河中。正是利用这一形势，阿史那献得以顺利进军碎叶川西，勘平都担之乱。至九十六年(开元三年，715)韦立德一世又亡，苏利漫继立为哈利发，下诏穷诛哈贾吉余党，屈底波起兵叛，而将士不从命，至 zillidje 月(714年8月7日至9月4日，开元二年七月四日至八月二日)为部下所杀。其后一段时间哈利发未及任命新总督，由屈底波旧将赛德暂摄军府事。由之，中亚局势一度动荡。而赛德又忙于镇压呼罗珊西北地区的叛乱，仅留一介偏师，委其子戍守东面。可见阿史那献初战告捷，并非反映唐军实力的强大，不过乘虚而已。

然而有迹象表明，至迟于唐开元四年(716)初局势似已发生变化。大食代总督赛德荡平了西部叛乱，挥戈东向，其东北防务必有所加强。至716年(开元四年)，亦即屈底波死后第八个月(开元四年三四月间，716年4~5月间)哈利发苏利漫已正式任命屈底波的前任总督耶济德第二次主呼罗珊。此人两次主边东面，洞悉河外形势。其后阿史那献骤然失势，说明这次定远道行军并未克奏全功，更精确些说，实乃始胜终败。以下迹象足以印证这一判断：

1. 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的创立标志着碛西节度使名号的废亡与北庭大都护官号的撤销。对此，《旧唐书》卷107靖德太子李琮传中有明确记载：“琮，玄宗长子也……(琮)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仍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大使……十五年(727)遥领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李琮(后改名李潭)遥领安西的任期为开元四年至十五年(716~727)，其后又由延王洄接替，可见亲王遥领已垂为定

制。这一制度的创立反映唐朝已加强了对边陲地区的权力专控,这正是定远道行军师出无功,对边将不再授予全权的指征。亲王既已遥领边职,自然不容许高于安西大都护,亦即凌驾于亲王之上的名号存在,从而确证了碛西节度使的废止,同时由此引起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边政建置变化。安西的建置级别虽仍为大都护府,但真正主边的将领已不能出任大都护,而只能领正三品的安西副大都护官衔,北庭亦不能再设与亲王平级的大都护,乃降级为都护府,其主政官员的头衔改为正三品的北庭都护。则阿史那献所领碛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两大显赫官号自是荡然无存了。

2. 唐朝改委郭虔瓘增兵伐大食,兆着定远道行军的中止与失败。郭虔瓘为北庭宿将,及阿史那献出任“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①,郭虔瓘的官衔则乃“检校右骑卫将军,兼北庭都护、瀚海军经略使……招慰营田等使”^②,二者官衔貌同实异。北庭大都护从二品,北庭都护正三品;瀚海军使为正职,瀚海军经略使为代职,可见郭虔瓘初为阿史那献副将。按阿史那献的仕宦履历是景云二年(711)拜十姓招慰使;先天元年(712)拜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加伊西节度使;开元元年(713)伊西节度使废止,以北庭大都护加伊西节度使,余如故。而郭虔瓘在吕休璟任北庭(大)都护期间(景云元年至二年,710~711)已出任北庭副都护,则升级为北庭都护或即景云二年至先天元年(711~712)事。又阿史那献名为北庭最高军政长官,实则常年统兵在外,招慰十姓,北庭军务皆由郭虔瓘全权统摄。开元二年(714)后东突厥汗因乘阿史那献西征

①《册府元龟》卷132,帝王部,褒功二。

②《全唐文》卷252,苏颋:《授郭虔瓘右骁卫大将军制》。

都担的有利时机，乘虚与吐蕃联兵，攻犯北庭、柳中，郭虔瓘与另一唐将郭知运合力败之，由之声名大振。开元三年(715)二月入朝献捷，留不道，四月初九日庚申(715年5月11日)别委重任，擢为“持节充朔州镇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军州并受节度”^①，令其驻节并州，改主北方边务。是岁，阿史那献已加定远道行军大总管名号，发动了对大食的远征。本来，已调灵州都督吕休璟出任安西大都护，配合这一行动，然此人曾于阿史那献之前任北庭大都护，二人关系似不融洽，故至是岁十月十八日(715年11月8日)复颁诏制，以“右羽林大将军兼会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郭虔瓘可进封潞国公，实邑三千户，仍赐实封一百户”^②。这意味着此月吕休璟已被免官，但郭虔瓘以路远尚未能履任，吕休璟虽仍留任上，已无意邀功，因而另遣张孝嵩以监察御史统安西兵于十一月参与了定远道远征。史载郭虔瓘赴任安西时曾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增兵西征计划：“虔瓘乃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③这段极为重要的记载，迄今仍很少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郭虔瓘为何要增兵安西？往安西讨击的对象是谁？虽皆史无明载，然其时都担已平，吐蕃的经略重点已转向河西、南诏，则这次西征的目标也应是针对大食。又郭虔瓘虽乃开元三年(715)十月受命主安西，然其增兵计划在廷议中遭到韦湊为首的朝臣激烈反对。玄宗力排众议，批准这一增兵计划本身已反映了定远道行军的失败。

至迟开元四年(716)初，阿史那献已完全失势，所余者仅

①《册府元龟》卷119，帝王部，选将一。

②《唐大诏令集》卷63，《郭虔瓘实封制》。

③《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

兴昔亡可汗、十姓招慰使两个名号,其他碛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定远道大总管、瀚海军使等官衔统统不复存在,充分印证了开元三年(715)唐朝对大食的反攻实乃始胜终败。

(三) 唐朝对突骑施的政策摇摆与 碛西节度使的再置再废

有迹象表明,郭虔瓘主持的增兵伐大食仍以失败告终,形势迫使唐朝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战略调整。

开元三年十月十八日(715年11月8日)郭虔瓘已受任为安西大都护,然仍留京,并未赴任,及其提出增兵伐大食的计划,似已是年末。等廷议批准,兵马募足,必已隔年,而至开元四年(716)初,唐朝已确立了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则郭虔瓘赴任安西时所领官衔已易为安西副大都护。这意味着阿史那献被免除碛西节度使之后,西征大食的主帅名义上已由靖德太子李琮出任,以加重此次西征的政治权威,实际上仍由郭虔瓘以副摄正,全权指挥。以时间推算,这次对大食的反攻最早也应是开元四年三四月事,其时中亚形势业已大变,耶济德已正式主政呼罗珊,唐朝面对的是空前强大的对手。故史书透露郭虔瓘安西讨击的结局是“竟无克获之功”^①。易言之,又遭到了惨败。好在大食哈利发苏利曼的经略重点主在东罗马,对唐反击颇有节制,并未乘胜东侵,而是遣使赴唐议和。史载是岁“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曼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瓶各一”^②。此乃以大食哈利发名义通唐之初见

①《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

②《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

记录,也是大食战胜唐朝的指征。

正当唐与大食两大帝国激战中亚的开元三四年间(715~716),一个新兴的西域异姓突厥政权开始崛起于碎叶川东西,这就是重建后的突骑施汗国。中宗朝曾断然废弃了以册立西突厥汗裔阿史那氏君临十姓为核心的旧锅磨政策,承认了这一西域异姓突厥政权,册拜首领娑葛为突骑施十四姓可汗,从而博得其效忠。其后西域异姓突厥诸部一度推都担为共主,至开元二年(714)又为阿史那献所殄灭,不少西突厥部落归唐,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部落仍不服阿史那献号令,至迟于开元三年(715)又纠集于车鼻施酋长苏禄周围。苏禄“颇善绥抚,十姓部落渐归附之”^①,于是“复雄西域”^②,开始崭露头角。《资治通鉴考异》卷12引《玄宗实录》记,开元三年(715)东突厥曾乘阿史那献西征的有利时机,统兵犯北庭,唐廷传制安西都护吕休璟驰救,并与“新来十姓大首领计会犄角”。这位十姓大首领应即苏禄,其活动初见于史册。开元四年(716)唐将薛讷等三道出师北伐,斩默啜可汗,后东突厥汗国一度解体^③。大批东突厥部落逃往西域,大都投附苏禄,其势益强,于是重建汗国,仍以突骑施为国名。本来,阿史那献虽已被免除了一系列唐朝官职,却仍保留着兴昔亡可汗、十姓招慰使名号。这意味着唐玄宗初时仍固守传统率行的册立西突厥汗裔以君临十姓的旧羁縻政策,然“帝欲遣阿史那献为北蕃主(应为‘西蕃主’),而苏禄拒之不纳”^④。对待这一西域异姓突厥政权是讨伐还是招抚就成了唐朝亟须解决的迫切

①《旧唐书》卷198,西突厥传。

②《新唐书》卷215,下,西突厥传。

③薛宗正“唐伐默啜史事索隐”,《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④《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五。

问题。这一问题不但涉及唐朝传统奉行的册立西突厥汗裔以君临十姓政策的存废,而且同遏制大食势力东进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由之唐朝对突骑施的政策经历了剧烈的摇摆,导致碛西节度使的再置再废。

讨伐派与招抚派的大辩论与汤嘉惠出任碛西节度使。

汤嘉惠本河西军将,中宗景龙三年(711)颁诏北伐东突厥,其名始见于诏制^①,亦属待命北伐诸将之一。开元三年(715)二月东突厥默啜可汗曾乘北庭大都护阿史那献统兵在外,北庭都护郭虔瓘入朝献俘不归的有利时机,乘虚发兵攻北庭,而仍遭挫败。至同年四月初九日庚申(5月16日)郭虔瓘改任朔州镇大总管以后,其所遗北庭都护之职即由汤嘉惠接替。五月,“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屡败之,敕北庭都护汤嘉惠、左散骑常侍解琬发兵救之”^②。这是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政权最后一次攻犯西域,而仍遭惨败,成为这一政权覆亡的信号。汤嘉惠所统北庭劲旅即为此战主力,由之声望日著。开元四年(716)正月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之制确立,北庭还原为都护府,阿史那献所领碛西节度使、北庭大都护、瀚海军使等名号不复存在,北庭都护汤嘉惠遂成为这一军府的最高长官而与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分治天山南北。阿史那献失势,仅为西突厥的名义可汗,又遭苏禄抵制,由之唐朝边将分裂为两派。汤嘉惠与碎叶镇守使刘遐庆皆主张维护阿史那献的政治权威,表请讨伐;而郭虔瓘则充分认识到唐之大敌主要来自大食、吐蕃,不宜再树新敌,力主招抚,双方交讼于朝。玄宗特遣监察御史杜暹入突骑施,调查争执起因,看来此人亦

①《全唐文》卷253,《命吕休璟北伐制》。

②《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三年。

属反苏禄派，故而一度此派势力占上风。五年(717)六月，苏禄已自立为突骑施十四姓可汗，遣使人朝献驼及马，意在要求得到唐朝的承认，而玄宗“敕所司，不令辄受”^①，仅授苏禄为右武卫大将军、突骑施都督，这意味着唐朝仍然坚持以阿史那献为“西蕃主”，作为突骑施一部都督的苏禄仍须服从其号令。于是矛盾激化，苏禄转而结盟大食。“开元五年六月，突骑施酋长苏禄潜窥亭障，安西东护(都护)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献皆反侧不安，各以表闻”^②，进“围拔换及大石城”^③，形势一度非常紧张而政见各异。郭虔瓘奏：“突骑施围石城(指大石城)，则缘史献致寇”；阿史那献则反控：“葛逻禄征兵马，则被虔瓘沮谋”^④，双方相持不下。玄宗遣使王惠持书调解，吸收了郭虔瓘的基本主张，不再凭借武力压服，对苏禄做了进一步妥协：“今故遣左武翊卫中将军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封为国公……务于绥怀得所，不欲征讨示威”^⑤，但仍继续支持阿史那献。郭虔瓘本来建议召其入朝，玄宗的回答则是：“此际尤资史献，未可即来入朝”^⑥，力图稀释，因“命王惠宣恩谕，惠未行”^⑦，而郭虔瓘已死。《旧唐书》本传上承“虔瓘竟无克获之功”，接叙“寻迁右威卫大将军，以疾卒”。《新唐书》本传则接玄宗遣王惠资馆偷解事，“虔瓘奉诏，久之，卒军中”。日人伊瀨仙太郎认为《新唐书》所叙较精确，而“久之”二字多余^⑧。可

①《册府元龟》卷 971，外臣部，朝贡四。

②《册府元龟》卷 157，帝王部。

③《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五。

④《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五。

⑤《册府元龟》卷 157，帝王部。

⑥《册府元龟》卷 157，帝王部。

⑦《册府元龟》卷 992，外臣部，备御五。

⑧见前引伊瀨仙太郎文。

见郭虔瓘乃死于王惠奉使未行之月，亦即开元五年六月（717年7月13日至8月10日）。由之北庭都护汤嘉惠的权势空前加重，同月，转安西副大都护，而仍兼主北庭，跨领二府，其权限则同碛西节度使无异。初仍全力支持阿史那献，主张讨伐，朝廷很快收到了“（汤）嘉会（惠）已发三姓葛逻禄兵与史献同掩袭”^①的奏报，并求增援，但宰臣宋璟、苏颋等皆求持重，并未及时给予支持。结果阿史那献孤军出击，大败而归。三姓葛逻禄尽没，并入突骑施，为其十四姓之一。阿史那献在西域已无容身之地，乃应召入朝，迁左金吾卫大将军，名位虽高，已为虚衔。他的退出西域政治舞台不仅是西突厥汗裔阿史那氏的最后余响，而且是唐朝西陲边防政策发生历史性转变的起点。《新唐书·方镇表》记：“（开元六年，718）安西（大）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等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治西州（应为治龟兹之误）。”这意味着碛西节度使的复置，此时之安西大都护由亲王李琼（李潭）遥领，而任安西副大都护者正是汤嘉惠，说明汤嘉惠是年已正式招任碛西节度使。此人善于审时度势，讨伐的失败使之迅速转变主边政见，转而全力结好苏禄，唐廷也正好有此意。是岁五月，王惠持节成行，册拜苏禄为金方道经略大使，封顺国公^②。开元七年（719）突骑施遣使入朝贺正，说明已承认唐朝为其宗主国；唐朝复遣使赴突骑施牙庭，正式册拜苏禄为忠顺可汗，从而标志着对以册立阿史那氏为特点的旧羁縻政策的放弃和对中宗时代初创的以承认西域异姓突厥为基本内容的新羁縻政策的恢复与确立。自是，突骑施汗国已演变为唐朝

①《册府元龟》卷992，外臣部，备御五。

②《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

治下的一个地方民族自治政权，全部接管了昔日继往绝可汗封地与濛池都护府的全部领疆。是岁，文书又载，“十姓可汗请居碎叶”^①，唐亦许之。此“十姓可汗”亦指苏禄。碎叶虽为唐安西四镇之一，然其间数置数废，突骑施初兴，曾以之为牙庭，因此，碎叶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唐与突骑施的矛盾焦点之一，至是决心割让。“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②。于是唐之安西四镇名单再起变化，由碎叶、于阗、龟兹、疏勒复变为焉耆、于阗、龟兹、疏勒，这是安西四镇名单第三次变化，也是其定型化^③。值得注意的是，此岁汤嘉惠的官衔已不再是碛西节度使，而是安西节度使了。从而表示碛西节度使又复撤废，这一名号复置后仅存在一年（开元六年至七年，718~719）。

应当说明的是，汤嘉惠被免去碛西节度使以后，仍然留任安西副大都护，加安西节度使名号，主政似止于开元十年（722），另以张孝嵩为北庭都护，加北庭节度使。可见一元化结构虽已又还原为二元化传统模式，但是，随着节度使制的推广，已由二（大）都护府的分疆而治进一步演变为二节度的分治格局，碛西边防建置又为之一变。

唐朝之所以对突骑施改讨为抚，主要目的在于借重这支强大的游牧武装力量以遏制大食的河外扩张。在唐朝册拜苏禄的诸多官爵中应当特别提及“金方道经略大使”一职，“金”主西，“金方”即西方，所指乃大食控制下的中亚腹地。可见唐朝册立苏禄是以突骑施助唐抗击大食为交换条件的，并以此取代了阿史那献原先的政治地位，令其放手经略“金方”，以全面规复唐朝在中亚的传统政治主权。正是苏禄受任此职之

①《新唐书》卷221，焉耆传。

②《新唐书》卷221，焉耆传。

③薛宗正：《唐碎叶建置论索》。

开元六年(718),大食将贾拉赫统兵北征,于“河中北部得胜,并已准备侵入中国领土,但是被突厥人包围,经过偿付赎金,才好不容易得救”^①,这里所说的“突厥人”应即突骑施。由于苏禄转而助唐抗击大食,迅速扭转了本来不利于唐朝的形势。开元七年(719)安王笃萨钵提向唐救援的表文中奏称:“伏乞天恩滋泽,救臣苦难,仍请敕下突骑施,令救臣等,臣等即统领本国兵马计会,翻破大食”^②;另有资料证实,玄宗曾“处分突骑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③。可见唐与突骑施之间的宗藩关系确已结成,并以抗击大食为其共同目标。在唐朝的“处分”下,苏禄连年西征,先后击败了贾拉赫(718~719)、阿布德(719~720)、赛义德(720~721)、哈拉什(721~723)、穆斯棱(723~724)等历任大食呼罗珊总督,成为唐朝西疆的忠实卫土。足证碛西节度使的置废不仅反映了唐与突骑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唐朝遏制大食政策的张弛。

(四) 碛西节度使建置的制度化 与唐朝、突骑施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开元十二年(724)碛西节度使的名号第三次出现于历史,《资治通鉴》卷212记是岁:

春三月甲子(初五,724年4月3日)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

① “Академик В.В.бартольд сочней” том I .Москва1963 “Ту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II。

②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安国王笃萨波提表文。

③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吐火罗叶护表文。

正是此岁，大食哈利发叶齐德二世亡，名王希沙木继立（开元十二年至天宝元载，724~742）。遣呼罗珊总督穆斯棱统兵攻东拔汗那，围其都渴塞城，苏禄遣其子尔微特勤驰援，取得了被称为渴水日之战的辉煌胜利，此役穆斯棱败状狼狽，尽焚辅重，夺路而逃，渡乌浒水时，断后指挥官战歿，“付出了重大伤亡，杀开一条路，才使自己和一些幸存者到达忽毡”^①。苏禄因此而被大食人呼之为阿布·穆扎衣，意为抵人的公牛，声名益振。然而，唐朝并未利用这一大好形势，进一步巩固同突骑施的抗大食同盟，进图规复中亚地区的传统政治主权，反而同室相猜，由此同突骑施的矛盾日益表面化，碛西节度使的复置即为其兆。据我判断，其原因似出于：

1. 唐朝边防政策的核心实为帝王的平衡术，唐朝册立突骑施汗国的真实目的并非纯在遏制大食，而是旨在使大食、突骑施互相削弱，从而彻底解除唐朝的边防威胁，所谓“戎狄相攻……大伤小灭，皆利在国家”^②，一语道破真谛。因此，突骑施战胜大食的胜利只能导致强藩震主形势的出现，反而引起唐朝的疑惧与猜忌。

2. 唐朝“处分”突骑施抗击大食，却从未派一兵一卒相助，必有其他形式的相应回报，种种迹象表明唐朝所许诺的酬答物即为绢帛。易言之，两国间似已达成一种密约，唐朝出绢，突骑施出兵，共抗大食，并以此作为维持两国间宗藩关系的基础。以故，每次突骑施战大食奏捷，总要遣使唐廷，并获取大量“班赐”，更多的绢帛则在安西、北庭就近领取，并以马绢互市为其补充形式。而边庭府库绢帛资源有限，边将每苦

① “Академик В.В.бародѣд Сочмения” том I .Москва.1963 “Туркестан в эпоху Монгольство нащствия” II。

② 《全唐文》卷 207，《请缓王惠充使往车鼻施奏》。

于此项支付,由之渐生嫌隙。

3. 大食的河外扩张实以唐朝为其终极目标,但却遇到了突骑施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军事手段难以奏效,因而改向唐朝推行离间政策。开元十三年(725)阿瑟德出任大食呼罗珊总督,此人似即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开元十三年正月丙午(725年3月10日)大食遣其将苏黎漫等十二人来献方物,并授果毅,赐绯袍、银带,放还蕃”^①。此使很可能即阿瑟德所遣,唐朝所给予的礼遇却远逾前代,说明大食推行的离间政策已发生了初步效应。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杜暹出任碛西节度使兼安西副大都护。杜暹于开元四年(716)以监察御史奉使突骑施牙庭,在苏禄与阿史那献的纠纷中明显偏袒后者,属于反苏禄派大臣之一。此人主政碛西期间(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并非毫无建树。开元十三年(725)曾扑灭吐蕃唆使下的于阗、尉迟眺叛乱,此乃其重大功绩,然而却疑及突骑施亦卷入这场叛乱,遂以马绢市易挑起事端。据《新唐书》卷215:

突骑施鬻马于安西,使者致公主教于都护杜暹。暹怒曰:“阿史那女敢宣教邪?”答其使不报,苏禄怒,阴结吐蕃,举兵掠四镇,围安西城。

按杜暹开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己丑(726年10月14日)已征召入朝,此事应是开元十三年(725)冬的事。金河公主为唐朝册拜之继往绝可汗三世阿史那怀道女,唐册为金河公主嫁苏禄以结和亲,公主下书曰“教”,故曰“宣教”。而突骑施与安西的马绢互市未必尽出唐朝需要,不少是以劣马易好绢,实质上是以“互市”形式向唐朝索取绢酬。杜暹杖其使者不仅

^① 《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

意味着拒绝支付这种绢酬，而且无异于不承认唐与突骑施之间的和亲关系，由之两国间发生裂隙，引起苏禄兵寇四镇。按是岁大食遣使通唐，必途经安西，杜暹此举或即大食推行离间政策产生的政治效应。好在唐朝及时召回了杜暹，另以赵颐贞出任安西副大都护，说明至开元十四年九月十五日（726年10月14日）以后，碛西节度使名义又复罢置。赵颐贞主边后，对突骑施的犯过始终坚持守势，而苏禄也并非真心反唐，旋即退兵，两国间的裂隙并未继续扩大。

开元十五年（727）时置时废的碛西节度使正式垂为定制，反映出唐朝在对付大食、突骑施政策方面又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摇摆。是岁，李琮（李潭）遥领安西大都护满任，唐另发诏敕——“以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①。可见是年再置之碛西节度使已不再由边将署衔，而由亲王遥领，以进一步加强其权威性质。当然，亲王遥领不过名义，仍由边将实主其事，另加碛西节度副使名号，说明自此碛西节度使已经制度化。最先领碛西节度副使的边将为北庭都护杨楚客，见于阿斯塔那 226 号墓出土开元十年间《唐北庭都护府支度营田文书》：

□□副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北庭都护，□□（度支）、营田等使，上柱国，杨楚客^②。

该文书“副大使”前残缺二字必为“碛西”。杨楚客调任碛西节度副使兼北庭都护似即延王洄遥领碛西节度大使之开元十五年（727）事，主政至十八年（730）。在此期间安西主将先后由赵颐贞（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726~728）、谢知信（开

① 《唐会要》卷 78，亲王遥领节度使。

② 《吐鲁番文书》第八册，第 206~207 页。

元十六年在职，十一月卒，728）、赵含章（开元十七年，729）、吕休璟（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汤嘉惠（开元十八年，730）出任^①，而统一受其节制。在此期间（727~730）基本上仍能继续奉行结好突骑施以遏制大食的政策。吐火罗叶护向唐求发突骑施兵出援，波善活领导的波斯萨珊复国活动的再起等有利于唐而不利于大食的事件都发生于此时^②。唐与突骑施之间的裂隙尚未继续扩大，但大食仍不间断地向唐发动离间攻势，唐朝则背着突骑施厚结大食使节。对此，《册府元龟》卷 975 有明确记载：

开元十六年（728）九月辛亥，大食首领提卑多类八人
来朝，并授郎将，放还蕃。

开元十七年（729）九月，大食国遣使来朝，赐帛百匹，
放还蕃。

一介外国使节，赐绢竟多达百匹，且受郎将官衔，显然是唐朝结好大食的一种政治表示，说明大食的离间政策日益生效。

至来曜出任碛西节度副使时期（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730~732）形势渐起变化，不但同大食的关系逐渐缓解，而且同另一宿敌吐蕃开始化解夙怨。开元十七年（729）以前，唐蕃两国本来一直兵戈不断，然自是年冬开始恢复通使，十八年（730）吐蕃赞普致书唐廷，率先做出和平姿态，同岁唐亦遣使崔琳报聘，表示唐蕃关系已日趋正常化。与此恰成鲜明反差，在来曜任职期间唐与突骑施的矛盾则日益突出和表面化了。《新唐书》卷 138《李嗣业传》中透露：“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先登俘虏，累功署昭武校尉”，则唐与突骑施

① 薛宗正：《唐碛西二府建置沿革考索》。

② 薛宗正：“波斯萨珊王裔联兵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兼论唐与大食中亚形势对峙形势的演变”，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第 6 期。

之间已发生了激烈的边境冲突。复据《资治通鉴》开元十八年(730)十一月玄宗犹为突骑施使臣设宴丹凤楼,说明两国关系并未恶化。而至二十一年(733)王斛斯已接任安西节度使,则这场边境冲突只能发生于十九年至二十年间(731~732)。

值得注意的是,开元十九年(731)唐朝又进一步强化了碛西节度使的职能。《新唐书》卷67《方镇表》记云:

(开元十九年,731)合伊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

文中之“伊西”,应为“安西”之误,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应即碛西节度使的异名。说明来曜主边时期一度加强了一元化的领导体制,这显然是针对突骑施。然至开元二十年(732)来曜去职后,不再设碛西节度副使,又恢复至二府分治的传统政治格局。以王斛斯为安西副大都护,加节度使,以刘涣为北庭都护,无节度使名号。可见唐朝对突骑施的政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间(731~734)唐朝加速了同吐蕃、大食两大宿敌化解关系的步骤。至开元二十二年六月初六己未(734年7月10日),唐与吐蕃正式立碑赤岭,边界恢复了和平。与此同时,唐与大食的交往也显示了和解的意向。史载“开元二十一年大食道首领摩思览达于等来朝,并授果毅,各赐物二十匹,放还蕃”^①,从中已看不出丝毫敌国迹象了。而与此同时,唐朝却对突骑施化友为敌,终于酿成了两国间绵延三年(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734~736)的战争,导致苏禄政权的式微。拙作《突骑施汗国的兴亡》^②对此已作过

①《册府元龟》卷975,外臣部,褒异,二。

②《历史研究》卷1984,第3期。

较全面的考察,现做强调和补充如下:

1.这场战争明显是大食离间政策催化的历史产物。具体起因似出两端:其一,苏禄收容大食叛将而为谋人所乘。开元二十二年(734)大食总督朱奈德卒,阿西木受命主呼罗珊(734~735),扩大丁税给予传统享有豁免权的穆斯林,呼罗珊军将哈巴斯聚众抵制,失败,亡奔突骑施,苏禄纳之。这一本来有利于分化大食的正确决策却被闕于外交的唐朝疑为潜通大食、密谋反唐的证据。同岁,突骑施酋(阿悉吉)阙俟斤驱羊马至北庭互市,而先有自称突骑施降人的何羯达投庭州密告^①,突骑施此行乃“图陷庭州”^②,北庭都护刘涣误以为“何羯达所言,即是彼人自告”^③,未经奏准,即擅自发兵,劫杀阙俟斤,尽夺其羊马。其二,随着唐、蕃关系的和解,苏禄也自开元二十年(732)向吐蕃通使,藏文史料记载是岁:“夏,赞普驻于局局牟丁丁塘,唐廷使者李京,大食与突骑施之使者均来赞普王廷致礼。”^④至二十二年(734)两国又进一步发展为和亲关系:“(赞普以其)王姐挥玛类嫁突骑施可汗。”^⑤虽然此时唐朝也同吐蕃缓和了关系,这一行动仍为唐朝所不容,被视为密通吐蕃反唐的证据。而同岁突骑施使臣阙·伊难如携银瓶、香子、赤糜等礼品,越唐界赴吐蕃,为安西逻卒所获,双方纠纷扩大。可见北庭、安西二府皆与突骑施发生了冲突,其中北庭发生的事件尤为严重。这个自称突骑施降人的何国粟特何羯达,本国久已为大食占领,并已基本上伊斯兰化。据此判断,

① 《册府元龟》卷 975,外臣部,褒异二。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乙卯。

② 《全唐文》卷 284,《敕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书》。

③ 《全唐文》卷 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④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15~116 页。

⑤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115~116 页。

很可能是一位大食谍人，北庭都护刘涣轻信此人密告，擅行诛杀，早已造成难以转圜的后果。事端发生之初，玄宗还力图修复两国关系，答应赔偿全部羊马，遣返突骑施使臣，没收礼品转送赞普，并惩办祸首。虽然认为刘涣“踪迹已露，然后行诛，边头事宜，未是全失”，仍以“擅杀彼使，兼为罪责，北庭破刘涣之家，仍传首于彼”^①。但仍未能平息这一事端，苏禄自杜暹、来曜相继主边以来，积怨已深，一旦爆发，不肯再行克制，乃兴兵犯唐，战争全面爆发，演出了一场历史悲剧。

2. 这场战争导致唐朝化友为敌，化敌为友，为了击败苏禄，唐朝不惜同宿敌大食携起手来，分别指示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安西节度使、副大都护王斛斯，令其各遣使臣，“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②。开元二十三年（735）夏，安西使臣张舒耀成功地完成了使命，自呼罗珊带回了“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河密”即大食呼罗珊总督阿沙德的复书，答应“四月出兵”^③。在唐与大食的两面夹击之下，苏禄形势日蹙。二十四年（736）唐军援兵云集，骨咄禄王子（即吐火仙）率先背其父降唐^④。阿沙德亦应约出师。苏禄为免腹背受敌，遣哥德都毗、安胡处半泥使唐，谈判停战，白统精锐迎战阿沙德，败归。不得已再遣胡禄达干赴唐议和，许之，苏禄之势渐衰。二十五年（737）统兵再击大食，战于喀里斯坦，又大败，精兵劲旅损失殆尽，威信扫地，遂“愁窆不聊……又病风。一支挛，不事事。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俄而莫贺达干、都摩支夜

① 《全唐文》卷 27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② 《全唐文》卷 284，《敕河西节度牛仙客书》。

③ 《全唐文》卷 285，《敕安西节度王斛斯书》。

④ 《全唐文》卷 286，《敕河西节度王斛斯书》。

攻苏禄,杀之”^①。阿拉伯史料记此为伊斯兰历一百一十九年,即开元二十五年(737)末或二十六年(738)初。《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一书的作者吉布正确指出:“中国人的愚蠢外交搬掉了伊斯兰入侵中亚的外部障碍。”^②从而为大食势力长驱东进打开了闸门。

(五) 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攻讨黑姓突骑施 与大食势力席卷中亚

唐朝以亲王遥领碛西节度使,统一节制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兵力,用意本在强化朝廷对边疆地区的权力专控,裁抑边将权势,但亲王遥领实不视事,其势必不利于边防的巩固。历时三年的唐与突骑施战争充分暴露了这一制度的弊病。对外战争既仍须依赖边将,势必导致边将权势的回升。因之,至迟于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死后,唐朝已擢拔原北庭都护盖嘉运为安西副大都护,兼统两道,加碛西节度使名号。不过,这已是最后一任碛西节度使了。

盖嘉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刘涣被杀后,继任北庭都护,领碛西节度名号为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738~740)事。苏禄死后,突骑施汗国内部环绕汗位继承问题爆发了黑、黄二姓之争。苏禄长子尔微特勤先已拥苏禄可敦及金河公主等前汗遗孀,自立于怛逻斯,是为黑姓可汗正支,杀害苏禄之二权臣莫贺达干处木昆律啜及阙俟斤;都摩文本来都拥戴黄姓可汗,其后因莫贺达干独秉大权,都摩文又转而拥立苏禄

① 《新唐书》卷215,西突厥传。

② H.AR.Gibb:“Arab conquest in Central Asia”,New YorkDJ 1970。

庶子吐火仙，是为黑姓可汗庶支。于是三汗并立，相互攻伐。支持黄姓的莫贺达干似最先失势，请援于唐。盖嘉运同苏禄血战成名，认定黑姓乃唐之大敌，乃应请出兵，助黄姓，伐黑姓，武装介入了突骑施二姓之争，并发石国、史国、(东)拔汗那三国兵助战。开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乙亥（739年9月22日）唐军会同三国兵及莫贺达干部合击黑姓突骑施，大破之。此战唐朝一举摧毁了两系黑姓可汗，突骑施汗国的元气由之大伤。而且事不止此，其后对于另一支实力保存尚完好的黄姓可汗势力也并未放过。虽然盖嘉运卷入二姓之争，也许确实意在扶立黄姓可汗，然而唐朝的真正用心却在于根本摧毁突骑施汗国这一西域异姓突厥政权，重新恢复那早已失去生命力的册立西突厥汗裔以君临十姓的旧羁縻政策。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与颁诏嘉勉莫贺达干、阿悉烂达干、莫贺咄吐屯、斯谨提等有功藩邦首领的同时，已正式册拜阿史那怀道之子阿史那昕为十姓可汗，亦即西突厥继往绝可汗四世。四月，又册立阿史那昕妻李氏为交河公主（疑为金河公主），这意味着连黄姓可汗也不予承认。由之引起莫贺达干的失望与愤怒，遂聚众拒命。于是唐朝又补加册命，“立莫贺达干为可汗，使统突骑施之众”^①。这一册命更无补于事，因为莫贺达干全凭拥立黄姓可汗为号召，唐朝不承认黄姓可汗却册拜他为可汗，无异瓦解其政治基础，且所册亦仅为突骑施一部之小可汗，仍须服从大可汗号令，只能使之处境更加尴尬。虽然经过盖嘉运传谕，莫贺达干复降，但已完全是一种假象，其后终因劫杀阿史那昕而引起唐朝再度兴兵讨伐，为唐殄灭，突骑施汗国亦由之完全衰落。此系后话。事实上，自开元

^① 《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740)唐朝认为西陲边患已基本解除,乃改委盖嘉运为陇右节度使,碛西节度使的名号也随之正式撤废。于是册拜田仁琬为安西副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①,以王正见为北庭都护兼北庭节度使,恢复了安西、北庭二府、二节度分疆而治的传统政治格局,它标志着边防体制一元化的改革终未完成。应当说明的是,唐朝摧毁突骑施汗国无异于动手拆毁屏卫自身的万里长城,从而排除了大食河外扩张的一切阻力。阿拉伯史料记载,开元二十六年(738),即苏禄被杀之岁,纳色尔人主呼罗珊,此人本为屈底波日将,转战中亚多年,娴熟边务,利用苏禄死后中亚的混乱形势,重新占领了一度为乌勒伽夺回的飒秣犍城。同年乌勒伽薨,昭武九姓诸国无首,大都转附于大食,以致开元二十七年(739)受唐征召,参加讨伐突骑施黑姓可汗的唐朝属国已仅余阿悉烂达干统率的东拔汗那、莫贺咄吐屯统率的石国和斯谨提统率的史国等三国兵了。可见唐之岭外藩邦已残存无几。开元二十九年(741)纳色尔又统兵进入药杀水域,以问罪石国包庇收容叛将哈巴斯为由,进攻其国。有迹象表明,一直忠于唐朝的石国王莫贺咄吐屯已投于辟,故其王已易为其子伊捺吐屯了。《全唐文》卷 999 收有此王请求唐朝出兵保护,与之共抗大食的奏疏:

(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不许。其表曰:‘奴身千代以来,忠赤于国。只如突骑施可汗,忠赤之日,部落安帖,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唯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帖。’

^①《全唐文》卷 305,徐安贞:《正议大夫……守易州刺史田公(仁琬)德政之碑,并序》。

原书系此表于开元九年，即 721 年，其时苏禄犹效忠于唐，谈不上“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文中“突厥”明为“突厥骑施”即突骑施之误。“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惟有大食”，表明此时唐朝已除去苏禄，再定突骑施，即开元二十七年（739）盖嘉运西征之后。据此判断，“开元九年”实乃“开元二十九年”之误。易言之，此乃开元二十九年石国王伊捺吐屯向唐朝的紧急求援书。但唐朝此时却忙于对付莫贺达干，无暇顾及大食。对于这一紧急求援，置若罔闻，这就注定了石国抗击大食的必败结局。阿拉伯史料亦印证是岁纳色尔兵逼石国，迫之缔结了城下之盟，许诺驱逐哈巴斯，接受大食监国官员进驻。此后伊捺吐屯降为石国副王，国王已易为本鼻施特勤，显然是大食所立，自是石国已由唐之藩邦变为大食属国了，是年底，大食使者又出现于长安，受到唐朝隆重礼遇：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丙申（十九日，742 年 1 月 30 日）

大食首领和萨来朝，授右金吾卫将军，赐紫袍、金腰带，放还蕃^①。

这位大食使者必为纳色尔所遣，其所负政治使命必同大食攻降石国有关，而唐朝仍予厚遇，说明已被迫做出妥协，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唐与大食这两个亚洲大陆最强大的帝国，自永徽二年（651）初通使以来，至此已在内陆腹地整整对峙了 90 年（651~741）。最初，两国以乌浒水为界，以北、以东诸国尽属唐朝版图，列置为羁縻州府。大食的河外扩张使这一羁縻州府体制全盘崩解，至屈底波主政呼罗珊时期进一步征服了河中。只是由于唐朝确立了册立突骑施以遏制大食的政策以后，大食的河外扩张才遇到了强大的阻力。至是，阻力

^① 《册府元龟》卷 975，外臣部，褒异，二。

消除，大食的国界又由乌浒水进一步推进至药杀水域，而唐朝则国境日蹙，号令已不复及于葱岭以西了。

综上所述，碛西节度使的创置、废弃，再创置、再废弃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唐朝对大食、突骑施政策的摇摆性。它以结盟突骑施、遏制大食开始，而以毁灭突骑施、对大食全面妥协告终。这一失败的外交记录蕴涵着玄宗朝盛世必然消逝的历史命运。

节度使制度在碛西地区的推广乃是唐朝西北建置中的重大变化。玄宗朝之前，唐朝在碛西地区创立的军府只有都护府、大都护府两种建置，显然因袭着汉西域都护府的历史传统。节度使初非恒制，其名始见于“高宗永徽（650~655）以后，都督带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官品名。景云二年（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以后，接乎开元”^①。节度使虽无法定官品，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名号，但实权很重：“节度使使掌总军旅，专诛杀……行则建节，树六纛……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居后，州、县赉印，候于道左。”^②“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③。至玄宗朝始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推行。

碛西地区最先出现的节度使名号为伊西节度使。对此，《唐会要》卷 78 留有明确的记载：“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这是碛西地区节度使名号之初见。史献即阿史那献，他以北庭大都护而兼伊西节度使，意味着有权统一节制伊、西、庭三州军事调遣权。这一建置仅存在了两年（先天元年至开元元年，712~713）。其后，这一官名偶

① 《新唐书》卷 50，兵志。

② 《新唐书》卷 50，兵志。

③ 《通典》卷 12，职官典。

而再现，已成北庭节度使的同名异称。

碛西节度使的创立乃是唐朝西陲边政建置的重大事件，授权拥有这一名号的边将统一节制安西、北庭二府、四镇、三军兵力，应付碛西地区紧急的边防事务。碛西节度使虽只存在于开元年间，而且时置时废，并非常制，却兆示着玄宗继位之初，曾有志于加重边将权势，从传统的二府分治体制到一元化集权制的边政改革，却未能贯彻到底。据《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条记，唐开元年间全国为八节度，即关内、朔方、河东、河北幽州、河西陇右、剑南、岭南、碛西。这一名单同《资治通鉴》卷215所记天宝元年的十节度（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明显有异，应为开元时期建置。从中可知天宝时期的安西、北庭二节度在开元年间统为一节度，而“碛西”之名则明确界定了其地理外延为流沙以西的广大地区。碛西节度使的职权范围是：“统有安西、疏勒、于阗、焉耆，为四镇经略使。又有伊吾、瀚海二军，西州镇守使属焉。”^①可见碛西节度使的权力高于安西、北庭二府主将。碛西节度使的创建初本为了组织对大食的西域反攻，唐朝所册拜的首任碛西节度使为阿史那献。前已述及，此人领此名号后，曾于开元二年（714）平定了西突厥都担之乱，又于开元三年（715）发动了两道并出的定远道行军，主攻大食，而初胜终败。因此，开元四年（716）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的创立就兆示着碛西节度使的第一次罢废。而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其初旨也是为了加重郭虔瓘主持第二次对大食反攻的权威性，暗示唐朝中央全力支持这次反攻，却仍遭失败。此后，苏禄再建突骑施汗国，朝议抚剿无定议，西陲局势扑朔迷

① 《唐六典》卷5。

离,因而册拜原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出任碛西节度使(开元六年至七年,718~719),这是碛西节度使的第二次建置。汤嘉惠原本同阿史那献、碎叶镇守使刘遐庆一道主张对突骑施·苏禄进行镇压,但当阿史那献出讨兵败之后,很快地改变立场,力主招抚苏禄、奏报唐朝出让碎叶为突骑施牙庭,改以焉耆、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以轮台取代碎叶为北道征税关卡。开元七年(719)唐朝册立了突骑施·苏禄,由此博得了苏禄对唐的效忠,而汤嘉惠的官职亦由碛西节度使改为安西节度使。自此至开元十年间(719~722)碛西节度使第二次罢废。碛西节度使第三次设置于开元十年(722),其间又分为以下几个小阶段。自开元十年至十二年间(722~724),正使虚位,以北庭都护杨楚客领碛西节度副使。至十二年至十四年间(724~726)始正式册拜了第三任碛西节度使杜暹,正是此人主边时期,开始在大食离间政策的催化下,同苏禄发生了边境冲突,唐与突骑施的关系出现了初步裂痕。开元十五年至开元十八年(727~730)碛西节度使改以亲王遥领,由延王兼领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间(730~732)碛西节度使正位虚悬,以安西副大都护来曜领碛西节度副使,此人又挑起了同突骑施的边境冲突,双方裂痕进一步扩大,终于酿成了两国间长达四年(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733~736)的悲剧冲突,葬送了苏禄这一唐朝忠实的盟友。开元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732~738)碛西节度使一度罢废,开元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739~740)碛西节度使第四次复置,以安西副大都护盖嘉运出任碛西节度使。此人在任时期,唐朝卷入了突骑施汗国内部黄、黑二姓之争,并最终摧毁了这一汗国,从而扫除了大食河外扩张中长期难以逾越的沟壑,将对方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唐朝自己的胸口。可见碛西节

度使初置时原本是为了对付大食,到了后来却演变成对付自身忠实盟友突骑施了。

其具体演变,表列如下:

表 5-1 碛西节度使置废一览表

时间	节度使置废	主将姓名	史料根据
先天元年至开元元年(712~713)	伊西节度使创立(1)	阿史那献	先天元年(712)十一月,史献除伊西节度兼瀚海军使(《唐会要》卷 78)。
开元元年至开元二年(713~714)	碛西节度使创置(1)伊西节度使罢置	阿史那献	(开元二年)三月己亥(714年4月30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执西突厥都担(《新唐书》卷 5《玄宗本纪》。)
开元四年(716)	碛西节度使罢废(1)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	靖德太子李琮	“琮,玄宗长子也……(琮)开元四年正月遥领安西大都护”(《旧唐书》卷 107)。
开元五年(717)	碛西节度使罢废(1)		
开元六年至七年初(718~719)	碛西节度使创置(2)	汤嘉惠	(开元六年,718)安西(大)都护领四镇节度、支度、经略等使,副大都护领碛西节度、支度、经略等使(《新唐书·方镇表》)。
开元七年至十年(719~722)	碛西节度使罢置(2)		
开元七年至十年(719~722)	安西节度使创置(1)	汤嘉惠	开元七年……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新唐书》卷 221,焉耆传)。张孝嵩为北庭节度使,开元十年九月,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求救于嵩(《册府元龟》卷 449)。
开元七年至十年(719~722)	北庭节度使创置(1)	张孝嵩	
开元十年至十二年(722~724)	碛西节度副使创立(1)安西、北庭二节度并废	杨楚客	□□(碛西)副大使……检校北庭都护……上柱国,杨楚客(《吐鲁番文书》第八册,阿斯塔那 226 号墓出土,开元十年间《唐北庭都护府支度营田文书》)。(开元十二年)春三月甲子(初五,724年4月3日)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等使(《资治通鉴》卷 212)。
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	碛西节度使创置(3)	杜暹	

续表 5-1

开元十五年至 开元十八年 (727~731)	碛西节度使创 置(4)	延王洄 (遥领)	“以延王洄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唐会要》,卷 78)。
开元十五年至 十九年 (727~ 731)	安西节度 使创置(2)	赵含章、 吕休琳、 汤嘉惠、 来曜等	节度大使赵君在安西(慧超:《往五天行纪》)。开元十八年(730)安西节度使吕休琳(琳)表荐……入朝(《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4,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
开元十九年至 二十年 (731~ 732)	碛西节度 副使创置(5)	来曜	(开元十九年,731)合伊西(应为“安西”)、北庭二节度为安西四镇、北庭经略节度使(《新唐书》卷六七《方镇表》)父曜……持节碛西节度副大使(四镇节度使(《新唐书》卷 144)。
开元十九年至 二十年 (731~ 732)	安西节度 使罢废	徐钦识未 领节度使 名号	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护高平县公钦识之女(《全唐文》卷 343,颜真卿:《游击将军、左领军卫大将军,兼商州刺史欧阳使佳)神道碑铭》)。
开元二十年 至二十六年 (732~738)	碛西节度使罢 废(5)		
开元二十一年 至宝应元年 (733~762)	安西节度 使创置(3)	王斛斯、 盖嘉运、 田仁琬 ……高仙 芝、王正 见、 封常清、 梁宰等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唐会要》卷 98)。至德元载(756)肃宗继位于灵武,徵安西兵于节度使梁宰(《旧唐书》段秀实传)。
开元二十六年 至二十八年 (738~740)	碛西节度 使创置(6)	盖嘉运	盖嘉运为碛西节度使,开元二十七年,大破突骑施于碎叶城之东贺罗岭,擒可汗吐火仙及叶护、特勒及弟拔斯,获驼马牛羊数千计。(《册府元龟》,卷 358,将帅部,立功十一。4245 页)。
开元二十九年 至天宝十四载 (741~755)	北庭节度 使创立(2)	王正见、 封常清等	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新唐书》卷 221,西域传)。

六 碎叶城与唐碎叶镇

碎叶(Sayab),一译素叶,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碛西名城,入唐建为西北边防军镇,先后隶属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后又成为突骑施汗国的牙庭。碎叶城的沿革、兴废反映了公元7世纪至9世纪碛西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和唐朝西北边防体制的复杂演化。对此,学术界迄今仍然是研究不够充分的。有必要理蔓清枝,做进一步的全面考察。

(一) 归唐前的碎叶

碎叶,以濒临碎叶川,即今之楚河而得名,早在隋末唐初就已存在,《文苑英华》卷945记载李白先世“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姓易名”^①。而《新唐书》卷43误记于焉耆都督府条下“焉耆都督府:贞观十八年灭焉耆置。有碎叶城,调露元年,都护王方翼筑,四面十二门,为屈曲隐出伏没之状云”。其实,参稽《新唐书》卷221:“有碎叶者,出安西西北千里”,又云“繇勃达岭北行羸千里,得细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有碎叶城”,碎叶、焉耆相距遥远,这段文字中显然在“有碎叶城”前漏了一个“其西”二字。唐贞观二年(628)唐僧玄奘西行求法,于此城外谒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所留记载是“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

^①《文苑英华》卷945,范传正:《赠左拾遗翰林供奉李白墓志》。

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毳,素叶已西数十孤城,城皆立长,虽不相禀命,然皆役属突厥”^①。唐人记载中的“诸国商胡”概指粟特,应为流寓碎叶川一带的粟特人所建。对于碎叶城的地望,过去不仅存在着焉耆碎叶说、哈密碎叶说,还出现过楚伊斯阔叶(чуиской)说^②。而综辑前引史料,碎叶城的具体地望特征有三:(1)清池(热海)西;(2)碎叶川南;(3)北有羯丹山。以上诸说都与此特征不合。法人沙畹最先指出碎叶应在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的吐克玛克;另一法人韩百诗更进一步确定为毗邻布古兹木尤兹山(羯丹山),北临楚河(古碎叶川),位于吐克玛克西南8~10公里的阿克·贝希姆遗址。而阿克·贝希姆废城遗址又分东、西二城。其中西城最古,后加整修,为南北方向的不规则方形,建于碎叶川(楚河)南岸的峭壁上,城周约2 200米,其规模亦与轮台、蒲类诸城相侔若,南墙迂回曲折,转角处都有城楼,城门缩入城墙东侧,形制与史书所记曲屈隐伏之状相符。张广达师最先明确考定为唐碎叶镇城故址^③,在该城西南隅主堡以南的土岗上连续发现了两座佛寺,前一佛寺呈长方形,长76米,宽22米,坐西朝东,奉祀的主神是释迦牟尼和垂脚弥勒,应即武周时期颁诏全国兴建的大云寺,此寺似为碎叶成为突骑施牙帐时,其妻唐金河公主所建。后一佛寺接近正方形,南北38.4米,东西38米,山门朝北。在后一佛寺中发现的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其母所建祈福碑更已使这一结论确定无疑^④。该碑已为日本学者川崎建三制为拓

① 《大唐西域记》卷2。

② 《唐碎叶镇城析疑》,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

③ 《碎叶城今地考》载《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④ 内藤みとり:《アクベシム发见の杜怀宝碑をめぐつて》,原载《シルクロード学研究》1997年第4卷,《中央アジア北部の仏教遗迹の研究》第6章。

本。据此可知，碎叶城乃公元5世纪为粟特人所始建，直至入唐后乾陵碑上尚留有粟特人出任碎叶州刺史之名。其商业早已非常繁荣，近郊农业也很发展，但城外远郊则是被称千泉草原的西突厥牧区^①，早在统叶护可汗时期已在此建牙，阿史那贺鲁称汗时“独据一城，深沟高垒，用以自固”^②，指的也应是碎叶城。

碎叶虎踞碛西腹地，当丝路北道正路，襟山带河，锁湖控原，位居冲要，交通四方，具有特殊优越的战略地位。综辑各种史料，碎叶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交会：其中东、西两条大道连结起来，即为贯通天山北麓的丝路北道，横架在长安、大食、东罗马之间的欧亚大陆桥。具体分为以下四条大路：

1. 龟兹路：《新唐书》卷221，石国转载：“由勃达岭北行赢千里得碎叶川，东曰热海，地寒不冻，西在碎叶城。”据此可知碎叶在热海（伊塞克湖）之西。又同书同卷龟兹记：“自龟兹赢六百里，逾小沙碛有跋禄迦，人国也，一曰亟墨，即汉姑墨国也。横六百里，纵三百里，度石碛至凌山，葱岭北原也，水东流，春夏山谷积雪，西北五百日地至素叶水城。”素叶水城当即碎叶的异译。其中尤以《新唐书》卷43地理志所记里程最具体：“安西西出拓阙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北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闾境之胡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又西北二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驴

① 《新唐书》卷221，龟兹传：“地赢三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因名之”。

② 《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

岭,五十里度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此线总路线约 970 里,未必十分准确。明人茅以升《武备记》所附西域图中标出碎叶城的相对位置,然误置于碎叶水北,案之今日实测的中亚地图,其行程乃自龟兹(库车)出发,渡白马河(沙雅河),经拜城、阿克苏间的小沙磧,经拨换(阿克苏稍北),北渡拨换中河(托什罕河),经大石城(齐木库尔干)、西北越拔达岭(天山余脉),过真珠河(乌契库勒河),翻乏驴岭(帖尔斯凯阿拉套山),沿热海南岸绕行,经碎叶川口(楚河河口),裴罗将军城而达碎叶,这是唐安西大都护府极盛时代的主要北道干线。

2. 疏勒路:其具体路线先沿热海南道之乏驴岭,过真珠河,越拔达岭,经大石城,南度拨换中道而至拨换(今阿克苏稍北),其下段路程见于《新唐书》卷 43 地理志:“自拨换、碎叶西南渡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曰郁头州的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城。”

3. 可汗浮图路。入唐后可汗浮图改置为庭州,碎叶建镇后更是商旅来往频繁,沿途守捉、城、镇相望,《太平寰宇记》卷 156 记载其总路程自庭州“西至碎叶至突骑施牙庭三千六百八十里”。《新唐书》卷 40,地理志西州交河郡条下记其沿途所经更详:“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至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乌宰守捉,又渡白杨

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民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至思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此路总里程在所缺漏，应以《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准。

4. 怛逻斯路。突骑施汗国先建牙于碎叶，后来西移至怛逻斯，傍中亚名川怛逻斯河而建，自此西可直通大秦（东罗马），折而南，经河中地可达大食（阿拉伯）所据的呼罗珊。天宝十载（751）唐与大食之间的中亚历史性决战就发生于此。《新唐书·地理志》详记碎叶至此的具体里程：“自碎叶西四千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日地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曳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除此四道外，似乎还有一条穿越金山（今阿尔泰山），通向漠北突厥牙帐的奇路，见于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余往征突骑施，越金山山林，至额尔齐斯河外，余扑击……突骑施可汗之军队如火如风而来，吾等战于 Bolca，余杀可汗于彼，暨其叶护及设。”此路乃由漠北，翻越阿尔泰山，渡额尔齐斯河，未经热海，翻肯特克塔斯山直插碎叶，沿途皆为荒原，并非正常畅通的大道。

由此可见，碎叶城始建于公元5世纪至公元6世纪末、7世纪初，此处已是西突厥治下的重要城镇。

（二）碎叶归唐与碎叶镇的置废

碎叶城何时归唐，何时置为安西四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不容混淆为一。其中《旧唐书·龟兹传》所留“太宗

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的记载最不可信，已有另文考辨，不复赘言。碎叶归唐的时间实乃阿史那贺鲁叛乱被平定、安西都护府晋级为安西大都护府，移治龟兹的显庆三年（658）。在这次唐军行动中，唐朝的主将有三：一是出任伊丽道行军总管的汉将苏定方，二是同时出任流沙道安抚大使的西突厥降将阿史那弥射与阿史那步真。苏定方所率汉军虽为平定西突厥叛乱的主力，其兵锋早已越过碎叶川，进至石国苏咄城而返，但并无留军久驻碎叶城的任何迹象。战争结束后，早已将西突厥两厢故境全部移交上述二西突厥降将接管。显庆二年（657）已拜册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显庆三年又创立昆陵、濛池二羁縻都护府，其中阿史那步真兼任濛池都护，而碎叶城即为濛池都护府的治所，可见归唐之初，碎叶城仍属西突厥右厢部落的自治地区，并未设立任何汉军建置。而且有迹象表明，当年阿史那步真并未能到达碎叶履任，因为当时阿史那贺鲁虽平，而碎叶川西真珠叶护政权尚存，史载显庆四年（659）初，真珠叶护所率大军已进至双河，碎叶在其西，说明此城已在真珠叶护控制之下，阿史那步真不能返封，原来受封左厢兴昔亡可汗兼昆陵都护的阿史那弥射千里驰援，“三月，壬午，西突厥兴昔亡可汗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真珠叶护”^①。此战之后，阿史那步真始正式接管碎叶，而至十一月，阿悉吉·都曼又率领疏勒、朱俱波、渴般陀三国反，苏定方受诏再度出师平叛。“苏定方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旦，至城下，都曼大惊，战于城外，都曼败，退保其城，及暮，诸军继至，遂围之，都曼惧而出降”^②。《新唐书》卷 215

① 《资治通鉴》卷 200,6311 页。

② 《资治通鉴》卷 200,6319 页。

西突厥传系此役于显庆五年(660)“五年,定方傅其城,击降之(指思结俟斤)”。可见直到显庆五年初,都曼之乱平定后,碎叶城才真正归唐,成为阿史那步真的牙庭。至乾封二年(667)阿史那步真死后,其部下李遮旬叛唐附蕃,碎叶即其牙庭所在地,唐朝对这一地区已完全失控,其中碎叶归李遮旬统治,唐军一度退守西、庭、伊三州,西域局势极端混乱,更是谈不上在碎叶设镇。唐朝再次在西突厥拥有主权乃裴行俭戡平二蕃,重定十姓的历史产物。“二蕃”指的是龙朔二年(662)叛唐自立的西突厥左厢首领阿史那都支与乾封二年(667)叛唐的西突厥右厢首领李遮旬。调露元年(679)裴行俭率领以护送波斯王泥涅师返国主政为名、实由汉军组成的“波斯军”自西州迂行北上,发动奇袭,一举成功,俘阿史那都支,降李遮旬,重收碎叶。对于这次行军,《册府元龟》卷366,将帅部,机略六条所记甚详:裴行俭先在西州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余里”,遣使召其相见,阿史那都支“计无所出,自率子侄、首领等五百余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传其契箭,召诸部酋长悉诣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赍粮,晓夜前进,掩袭遮旬,旬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有人认为碎叶乃阿史那都支牙庭。从这段文字判断,唐军先擒阿史那都支时尚只字未提碎叶,立碑碎叶事紧衔李遮旬归降之后,则碎叶必为李遮旬牙庭无疑,这是唐朝军队进驻碎叶的历史开端。也只是此时,碎叶才具备了列置为安西四镇的条件。据《册府元龟》卷967记:“调露元年以碎叶、龟兹、焉耆、疏勒为四镇”,可见这次行军胜利以后,重置后的安西四镇名单已与显庆三年迥然有异,这是碎叶取代焉耆,列置安西四镇的历史开端。为此,裴行俭副将王方翼出任安西都护期间,重加整

修城郭，变其形制，“大城碎叶，城郭回互，夷夏纵观，莫究其端倪，三十六国，承风朝谒”^①，设关收税，以财养军。碎叶之所以取代焉耆列备四镇，是由于唐朝西北边防形势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高宗初年，西突厥已平，唐朝经营的重点在于天山南麓城郭诸国，故以龟兹居中，以焉耆、于阗、疏勒三镇环拱安西。至是，唐朝的势力已进入天山北麓，除经营庭州以外，还须在其西段地区设一重镇，故碎叶正中其选。

关于碎叶镇的建置级别，据《新唐书》卷50兵志：“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又记：“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据此，镇本唐朝最低级的边防驻屯军单位，其长官称镇将，官仅七、八品，如郝遮镇使、蒲类镇使、咸泉镇使都是这样的单位。但安西四镇却乃各自统领数千乃至万人以上兵马的军事单位，其主军长官不称镇使，而称镇守使，或镇守军使。复据《唐六典》卷30：“凡镇皆有使一人，万人以上置司马、仓曹、兵曹、参军各一人，五千以下减司马。凡诸军镇每五百人置押管一人，一千以上置子总管一人，五千以上置总管一人。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押官随兵交替的副使、总管、折冲以上官充，子将已上取果毅以上充。凡诸军镇大使、副使已上皆有僚人、别奏、以为之使，大使三品以上，僚人二十五人，别奏十人。”碎叶镇显然不同于上述低级军事单位的“镇”，而是这种高级军镇，或“镇守军”，安西四镇实为安西四镇守军的简称。镇守使官阶三品，与都护平级，而与镇将品级悬殊。以故，初期的碎叶镇守使皆由安西都护或金山都护兼领，如王方翼、杜怀宝等皆自兼镇守使，后始设为专职官员，而任此职者皆为品阶相当高的戍边大将。见附表：

① 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913。

表 6-1

碎叶镇守使沿革一览表

姓名	任职年代	官衔	史料根据
韩思忠	延载元年(694)	碎叶镇守使	碎叶镇守使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资治通鉴》卷 205,延载元年。
封思业	久视元年(700)	殿中侍御史检校碎叶镇守使	
			无何,娑葛擅杀御史中丞冯嘉宾,殿中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应为数千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之,敕书簿责元振(《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三年)。(宗)楚客又奏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资治通鉴》卷 209,景龙二年)。
周以悌	景龙二年(708)	中郎将、碎叶镇守使四镇经略使	
吕休璟	景云元年(710)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吕休璟,心如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吾卿,终而逐虏之功,方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刘遐庆	开元四年(716)	碎叶镇守使	开元四年……会安西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不叶,更相执奏(《旧唐书》卷 98,杜暹传)。

以上诸人中,韩思忠调返内地后,出任河东主帅魏元忠副将,守石岭要塞,周以悌一度曾被擢为四镇经略大使,取代郭元振;吕休璟曾以北庭大都护兼任碎叶镇守使,后又调任安西副大都护。足以确证碎叶镇守使乃属于都护一级的高官,旧说唐之藩镇之设始于河朔三镇,而安西四镇,皆以显官而拥重兵,实开河朔三镇的先河。

碎叶城中设有高级驻屯军建置。《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安西大都护府条下注称:“有保大军,屯碎叶城”,又唐制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经营屯田,而《唐六典》载安西、北庭、疏勒、焉耆、伊吾、天山皆有屯田,可知碎叶屯田亦必数量可观。

碎叶城规模略同于州治。天授元年(690)武则天向全国颁发大云经:“令诸州各置大云寺。”而杜环西行,曾目睹该城也建有大云寺,《世界境域志》亦载:“Sayab 乃一大村镇。”乾

陵蕃人石像中还记录了碎叶州刺史的官号与人名,可见碎叶除置镇外,还设有碎叶州,故气象非凡。碎叶还是北道设关税之所,征西域胡,以财养军。史载王方翼初置碎叶,即曾广招西域商胡“悉献其珍宝”^①,而《新唐书·焉耆传》载开元七年(719)“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此年碎叶已弃置,故改由轮台收北道税,说明以前这一收税功能本由碎叶承担。《李白墓志》反映早在隋末已有汉族移民流寓其地,入唐后,碎叶城中及其附近有不少汉族移民人数更多。《太平寰宇记》卷383引《广异记》:“(豆卢)荣之妻即金河公主也,公主曾下嫁辟叶(碎叶)内属,其王率公主归来。”此公主应指阿史那怀道女,其人虽突厥族,但生长汉地,并已为唐朝册立为和亲公主,列属宗籍,依此规格,随其陪嫁者必定有大量汉人。唐人记碎叶西尚有数小城,为突厥掳去的汉人集聚其地,“尚华语”^②,耶律楚材《西游录》亦载:“碎叶西有唐节度参谋检校刑部员外郎、假绯鱼袋太原王济之碑。”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碎叶镇建置之后,显示出唐文明强烈光照痕迹。

碎叶归唐之后,先后归隶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其中安西乃最先创建的大都护府。《新唐书》卷40,地理志记载:“安西大都护府,初置西州,显庆二年(657)平贺鲁,析其地,置濠池、昆陵二都护府,分种落,列置州县,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碎叶既名备四镇,显然最初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其间因西域形势的进退推移,多次陷而复收,废而复置,历尽沧桑。有时是城陷而建置并未罢废,有时则是城已光复,却未置

① 《新唐书》卷111,王方翼传。

② 《大唐西域记》卷2。

镇，又先后隶属于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而又复归安西大都护府，其历史演变脉络如下：

1. 第一次建置、失陷与罢置(调露元年至垂拱二年,679~686):碎叶镇乃裴行俭再定西域的历史产物,初置于调露元年(679),其副将王方翼不但是辅佐裴行俭初创碎叶镇的元勋,还是再定碎叶的功臣。裴行俭返师后,初留其任安西都护,驻节碎叶,重修此城,使之成为兼具军城、商城双重性质的城堡。当时,安西的建置级别已不是大都护府,而是都护府,王方翼与金山都护杜怀宝对调,“杜怀宝自金山都护更镇安西,遂失蕃戎之和”^①。永淳元年(682)漠南单于大都护府治下二十四州东突厥部落联合暴动,在其影响下,西域也发生了阿史那车薄为首的西突厥叛乱。碎叶一度失守,杜怀宝移守弓月城,又被围,战歿,情势危急,王方翼以金山都护驰救,“战伊丽河,败他,斩首数千级,俄而三姓咽面兵十万踵至,方翼次热海,进战,矢著臂,引佩刀断去,左右莫知,虏谋执方翼以内应。方翼悉召全军中,厚赐,以次出壁外,缚之,会大风,杂金鼓,而号呼无闻者,杀七千人(疑“千”为“十”之讹)遣骑分袭咽面等,皆惊溃。乌鹘引兵遁去,禽贼首突骑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②。同年收复碎叶,此为碎叶镇创置后的第一次沦陷与收复。而至垂拱元年(685)武则天罢废了金山都护府。同年西突厥首领他斛又率领西突厥部落发动了反唐叛乱,武则天遂恢复了羁縻可汗与羁縻都护府制度,册拜阿史那称射子阿史那元庆袭父爵出任兴昔亡可汗二世,兼昆陵都护,令其招抚十姓,而讨他斛败绩,被俘逃回,四镇尽沦。对此,《旧

① 《新唐书》卷 111,王方翼传。

② 《新唐书》卷 111,王方翼传。

唐书》卷 97 所载郭元振奏疏中有所透露：“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考元庆受封乃垂拱元年十一月事（685），至本年末、至迟次年初，碎叶城已失。但四镇的失陷与四镇罢置并非一回事，四镇失陷后的汉军仍然散至各处退守，至垂拱二年（686）武周册拜阿史那步真之子阿史那斛瑟罗为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加金牙道行军大总管，反攻碎叶，并发安西“都护李君”，即汉将李祖隆，另行主持疏勒道、安西道、昆丘道三道行军，共同完成了“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请”^①的伟业，见于《汜达德告身》、《裴沙钵罗墓志》等文献。这次拔四镇，实乃一次大规模的营救性与换防性军事行动。自此，在重新光复四镇地区的同时，却正式罢废了安西四镇的汉军建置。其中碎叶虽然继续是濠池都护府治所和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牙帐，但防务已全盘移交给阿史那斛瑟罗，汉军在碎叶的一切军事及屯田建置已全部撤销，不再设镇。

2. 碎叶的光复与失陷（垂拱二年九月至天授元年，686 年 9 月至 690 年 1 月）。碎叶建置史中的疑难之处在于其失陷与罢镇既非一回事，亦非发生于同年。其失陷实乃垂拱元年（685）阿史那元庆西征他匐兵败的结果，而罢镇则与阿史那斛瑟罗金牙道行军胜利平定他匐之乱，光复碎叶同年。则碎叶镇罢置之岁，正是阿史那斛瑟罗光复碎叶与还治碎叶之时。此人因这次辉煌战绩而被武周倚为西陲干将。并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图谋策划以“安息道行军”命名的更大规模的全面西域反攻。由韦待价、阎温古主持其事，而偏要选择废唐兴周、更易国号、年号的永昌元年（689）发师，为新王朝加庆

① 《全唐文》卷 165，《达奚思敬碑》。

增辉。结果失去战机，兵败寅识迦河，阎温古被斩于秦州，韦待价免死流放，安西副都护唐休璟收余众退保西州，说明龟兹等诸镇又失。此后东突厥也乘虚西侵十姓，斛瑟罗独力难支。《资治通鉴》卷 204，天授元年（690）条记曰：“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来，为东突厥所侵掠（胡三省曰：谓为骨咄禄等），散亡略尽，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人居内地，拜右屯卫大将军，改号竭忠事主可汗。”可见天授元年（690）碎叶陷于东突厥阿史那骨咄禄。

3. 碎叶再次收复与置镇（天授二年至长寿元年，691~692）。碎叶失陷不久，就为突骑施首领乌质勒夺回。乌质勒本斛瑟罗帐下莫贺达干，斛瑟罗奔唐后，率部抗击东突厥。其人“能抚众，有威信，诸胡顺附，部落寝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为大牙，弓月城为小牙”^①。这条史料反映：（1）天授元年（690）碎叶已为东突厥攻占期间，乌质勒仍“屯碎叶西北”，可见仍在为唐守境，同东突厥做斗争。（2）都督乃唐朝官号，说明乌质勒仍恪守唐制，效忠朝廷。（3）乌质勒取碎叶不曰攻陷而曰“攻得”，可见非得自唐，而得自东突厥。此役的具体年代可参考《太平寰宇记》卷 196“（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咄禄天授中亦卒”，阿史德元珍乃后东突厥汗国重臣，其身亡明载为讨突骑施战歿，骨咄禄之卒亦当与此有关。可见乌质勒曾大破东突厥，光复碎叶。而天授年号仅用于 690~691 两年，690 年东突厥尚盛，攻夺碎叶，逐斛瑟罗奔唐皆为此年事；则乌质勒击杀阿史德元珍、攻夺碎叶似皆为天授二年（691）事。至长寿元年（692），吐蕃国中发生政争，武则

^① 《新唐书》卷 215，突骑施传。

天乘虚发动了名为武威道行军的西域反攻，破格擢拔一度没蕃的将领王孝杰为主将，配合斛瑟罗旧属阿史那忠节所部西突厥兵，“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复安西都护于龟兹，发兵戍之……一举还先帝旧封”^①。《旧唐书》卷198，西戎传更明确记载此役结束之后复于龟兹“置安西（大）都护府，用汉兵万人以镇之”^②。王孝杰所收复的“四镇”实为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并无碎叶，其时碎叶尚在乌质勒手中。而《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记：“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这一时间与前引《新唐书·吐蕃传》所记明显不同。又《唐会要》同卷，引苏氏曰：“至长寿二年十一月，复四镇敕，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依我判断，此年碎叶重新取代焉耆，备列安西四镇，是乌质勒主动交回的。因此，《资治通鉴》记王孝杰光复四镇的时间乃十月，而《唐会要》所载复置四镇的时间则乃十二月。对此月份不同的惟一解释是，直到十二月乌质勒交还碎叶后，才复置四镇。至万岁通天二年，即神功元年（697）唐蕃议和，吐蕃退出了西域争夺，安西四镇遂初步定型化。

4. 碎叶的弃守、收复再置镇与再失陷（圣历二年至久视元年至景龙二年，699~700~708）。然至圣历二年（699），默啜册拜其子匐俱为泥涅可汗“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号拓西可汗”^③。统兵西征，而唐碎叶镇守使韩思忠调离之后，其后任失载于史，这一异常现象只能说明这位镇守使很可能已

①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② 《旧唐书》卷198，西戎龟兹。

③ 《资治通鉴》卷206，圣历二年。

失守碎叶。因此,《册府元龟》卷 967 中出现了如下记载:“圣历中,突厥嗛鹿州都督乌质勒移衙于碎叶”,这已是乌质勒第二次移牙碎叶了。考圣历年号仅用于 698、699 两年,而圣历元年(698)唐碎叶镇守使仍驻守该城,及圣历二年(699)韩思忠已出现在抗击默啜入侵的石岭险塞上,其后任则未彰于史。说明泥涅师已从韩思忠的后任手中夺取了碎叶,而又被乌质勒夺回。故《资治通鉴》记载是年“八月癸巳,突骑施乌质勒遣其子遮弩入见八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遣遮弩入朝必为报光复碎叶之捷,解琬“安抚”则乃酬乌质勒败东突厥之功。可证碎叶光复乃七月事。又《册府元龟》卷 967 记:“圣历中,突厥(应为突骑施)首领嗛鹿都督乌质勒移衙碎叶,则天授以瑶池都督。”故授乌质勒为瑶池都督以酬之。然乌质勒这次夺回碎叶后并未交还唐朝,此城之再度置镇乃久视元年(700)事。史载是年唐朝采纳阿史那忠节的建议,令“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罗为平西道大总管,还镇碎叶”唐安西大都护、左金吾将军田扬名、殿中侍御史封思业给予全力支持。其时西突厥酋阿史那薄露不服其统治,兵犯碎叶,“夜于城傍剽掠而去”^①,有赖田扬名、封思业(此人似兼碎叶镇守使)的驰击,才击溃了这支反唐势力。此阿史那薄露与吐蕃册立的附蕃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拔布同音,其在位时间也相符,疑为一人,应即入蕃谒见赞普的噉叶护可汗。可知斛瑟罗二次返封后,有汉军协防,说明碎叶重又置镇。但是,斛瑟罗左袒阿史那忠节,排挤乌质勒,终于爆发为公开的武装冲突。长安三年(703)七月“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安西道绝……斛瑟罗部众离散,因入朝,不敢复还”^②。而斛瑟罗

① 《资治通鉴》卷 207,久视元年。

② 《资治通鉴》卷 207,长安三年。

归朝后,唐朝又于长安四年(704)又继续册立斛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继为十姓可汗,即继往绝可汗,乌质勒当然不服,由之唐与突骑施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神龙二年十二月(707年元月)唐朝同时派遣北庭大都护郭元振、北庭都护解琬两大西域主将亲赴其牙帐,与之谈判,说明这一矛盾尚未冰释;而谈判地点不在城中而在风雪帐前,则不但说明双方关系的紧张化,而且说明其时碎叶仍在唐朝统治之下。

唐与突骑施之间的矛盾源于唐朝坚持册立西突厥阿史那氏的传统政策,终于演变为激烈的武装冲突。乌质勒谈判未终,染病暴卒,唐朝遣阿史那怀道持节册立乌质勒伽子娑葛袭父爵嗛鹿州都督。怀德郡王企图了结此事,但娑葛根本不承认阿史那怀道的权威,并表请除去支持斛瑟罗、怀道父子的阿史那忠节。当时兵部尚书宗楚客执政,不准所请。娑葛遂于景龙二年(708)发兵击忠节,唐碎叶镇守使周以悌出兵干涉,始胜终败。继往绝可汗兼濠池都护阿史那怀道被召还朝,周以悌兵败后,被迫移驻播山镇。说明是年碎叶复失。

(三) 碎叶转隶北庭及其返归安西

唐朝治理碛西的最高军政领导机构本来只有一个安西大都护府,这个机构统辖范围过宽,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北庭都护府遂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大都护府分疆而治,广大天山北麓地区都划归其领有。北庭都护府创立于长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703年1月7日),其晋级为北庭大都护府的时间则为景龙三年(709)。是岁,唐朝与突骑施·娑葛

全面化解了关系，唐朝正式承认了突骑施汗国，册拜娑葛为突骑施十四姓钦化可汗，赐其名为突骑施守忠，从而博得了这一新兴异姓突厥政权的效忠，娑葛遂将碎叶返还唐朝，其地理位置理当转归北庭管辖。可见碎叶的行政隶属关系前后是有所变化的。而在其碎叶改隶北庭后的七年间（景龙三年到开元四年，709~716）又经历了两置两废的复杂演变。第五次置镇与弃守（景龙三年七月至景云二年，709~711）。北庭大都护府的成立及唐朝册立突骑施·娑葛，都是中宗废周兴唐后，策划北伐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的政策产物。计划三道发师，其中西路军统帅就是新创置的北庭大都护，《全唐文》卷253所收景龙四年颁发的秘密文件《命吕休璟北伐制》中计划于次年（711）调集汉、蕃大军，包括北庭、瀚海、碎叶汉兵五万骑，兼征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兵马，合攻默啜，“长驱沙漠，直指金微”^①。而身膺西路军统帅的吕休璟所领官衔就是检校北庭大都护“右领军卫将军，兼……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金山道行军大总管”^②，足证随着北庭大都护府的建立，碎叶镇守使业已复置，不仅划归北庭，而且由北庭主将兼任。然而这一北伐计划并未真正实施，就在此诏刚刚颁发的景龙四年六月中宗暴薨，睿宗新立，默啜立即遣使议和，以麻痹唐朝，北伐流产，遂制机于先。于景龙四年末，景云元年初（710~711）统兵西征，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清晰地记载了这次报复性军事行动，突骑施可汗娑葛及黠戛斯可汗等唐朝忠实盟友悉为所杀。自此唐朝西疆大乱，碎叶

① 《全唐文》卷253。

② 《全唐文》卷253。

镇守使吕休璟调徙安西，而碎叶城旋为西突厥叛酋都担所据，说明该城此年复陷。

第六次置镇（开元二年至开元四年，714~716）。由于娑葛的战败，突骑施汗国的一度解体，十姓故境无主，碎叶一直被西突厥叛酋都担所据。直至开元二年（714）阿史那献拜北庭大都护、碛西节度使，统兵西征，平都担，据《资治通鉴》卷211：“三月己亥，碛西节度使阿史那献克碎叶等镇，击斩都担，降其部落三万余帐。”《册府元龟》卷358亦记：“阿史那献为北庭大都护，开元二年（714）枭突厥都担之首，献之阙下，并擒其孛胡禄屋等部落五万余帐内附。”都担叛乱的主体是胡禄屋、鼠尼施、葛逻禄等部，自碎叶光复之日，这些部落又纷纷诣北庭降唐。自此之后，史书中又出现了碎叶镇守使刘遐庆之名，说明碎叶重又置镇。由于碎叶转隶北庭，安西四镇中碎叶的位置又为焉耆所取代。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开元四年（716）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府制度的建立，是岁册拜靖德太子李琮遥领安西大都护。自此，安西主将已降为安西副大都护，北庭主将自然也不能逾越礼制，官高于亲王，自此岁起，北庭大都护府又还原为北庭都护府，于是碎叶复划归安西，取代了焉耆，备列安西四镇。

碎叶复备安西四镇及其罢置（开元四年至七年，716~719）。开元四年（716）唐朝之所以创立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起因于开元三年（715）阿史那献以反攻大食为目标的定远道行军失败。至开元四年（719）随着默啜可汗的被杀，大批东突厥部落远迁西域，投附车鼻施首领苏禄帐下，苏禄势力顿强，开始重建突骑施汗国，史称黑姓突骑施汗国，或突骑

施黑姓汗朝，不服唐朝所册拜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的号令。在对待这一新兴异姓突厥政权的问题上，唐朝边将一度分裂为两派，阿史那献、汤嘉惠、刘遐庆等北庭系将领力主进剿，而以安西副大都护郭虔瓘为首的安西派将领则力主招抚。此时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后一派意见占了上风，阿史那献益不能制。开元五年(717)苏禄联兵吐蕃、大食，进犯唐之领疆大石城与拨换城，阿史那献遣归降的葛逻禄部前往讨击，并表请朝中派兵应援，而郭虔瓘奏：“突骑施国的围石城，则缘史献致寇。”^①于是唐朝拒派援兵，葛逻禄孤军出战，全军败没。阿史那献无法应付形势，返回长安，他的退出碛西政治舞台标志着唐朝传统奉行的西突厥羁縻可汗制度之最终结束。此后改而承认异姓突厥所创立的突骑施汗国为唐朝治下的民族自治政权，取得了苏禄的效忠。开元七年(719)唐朝遣使解忠赴突骑施，册拜苏禄为忠顺(毗伽)可汗，并应其请，让出碎叶为之牙庭。史载：

开元七年(719)(焉耆王)龙嫩突歹，焉吐拂延立，于是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请以焉耆备四镇^②。

此“十姓可汗”显然指的是苏禄。自此之后，安西四镇又成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因为碎叶镇已罢置，它已变成突骑施汗国的牙庭。

综上所述，碎叶城归唐以后的建置沿革，详见下表：

①《册府元龟》卷157。

②《新唐书》卷221，焉耆传。

表 6-2

碎叶城归唐以后建置沿革一览表

隶属	建置	大事	年代
	继往绝可汗牙庭	归唐时间	显庆三年(658)
		两陷两复	显庆四年(659)
		陷没时间	乾封二年(667)
	碎叶镇	第一次置镇	调露元年(679)
		第一次失陷	垂拱元年(685)
安西大都护府(显庆三年至景龙三年,658-709年)		光复而未置镇	垂拱二年(686)
		第二次失陷	天授元年(690)
		突骑施光复	天授二年(691)
		第二次置镇	长寿二年(693)
		第三次失陷	圣历二年(699)
		突骑施再光复	圣历二年(699)
		第四次失陷	景龙二年(708)
北庭大都护府(景龙三年至开元七年,709-719年)	碎叶镇	第三次置镇	景龙三年(709)
		第五次失陷	景云二年(711)
		第四次置镇	开元二年(714)
安西大都护府开元四年至开元七年,716-719年)	碎叶镇	第五次置镇	开元四年(716)
		碎叶镇罢废移隶突骑施	开元七年(7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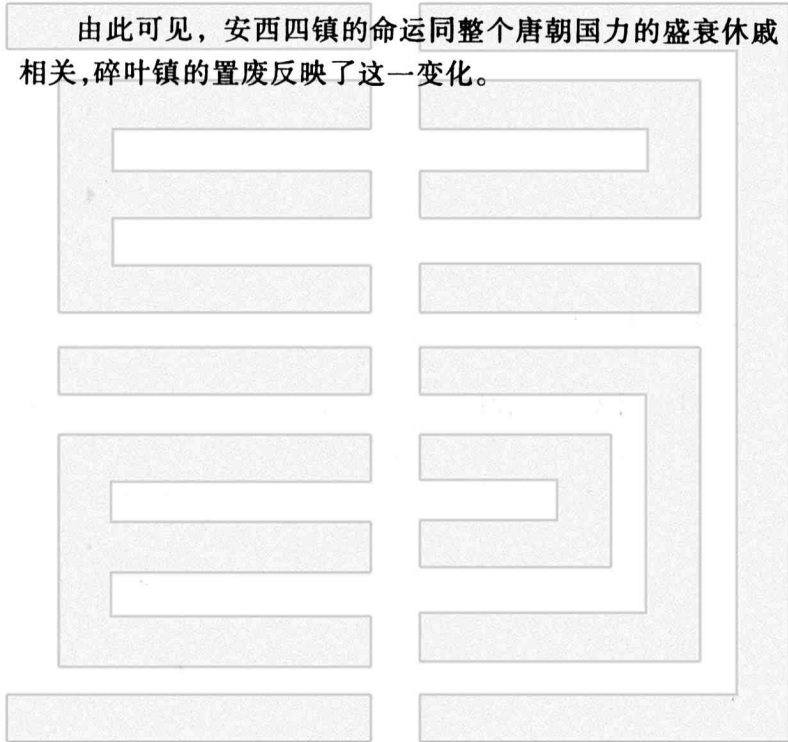
(四) 历史的尾声

开元七年(719)唐朝之所以让出碎叶为突骑施汗的牙庭,是为了通过突骑施遏制大食的河外扩张,而以岁赠绢帛,并以马绢市易为其补充。这一政策曾经取得了有益的政效。大食武力进犯连连受挫,改而推行离间,唐朝边将渐受其影响,与突骑施的摩擦不断升级,终于爆发为双方悲剧性冲突。唐朝竟联兵大食,东、西夹击自身扶立起来的地方政权,突骑施国势渐衰。开元二十六年(738)苏禄死后,国中三汗并立,又分为黄、黑二姓,黑姓可汗正支,其长子尔微特勤立于怛逻斯,另一黑姓可汗吐火仙立于碎叶,此外尚别有黄姓可汗娑葛之裔为权臣莫贺达干拥立,相互攻伐。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竟应莫贺达干之请,统兵卷入了本来纯属突骑施内政的黄、黑二姓可汗之争,助黄姓,伐黑姓,开元二十七年(739)“攻碎叶城,吐火仙出战,败走,擒之于贺逻岭”^①,进又攻克怛逻斯,杀尔微特勤,这是唐朝第七次收复碎叶,但已不再置镇了。其后,黑姓突骑施移拨可汗立,叛唐投倚大食,天宝九载(旧史中误为七载,“七”乃“九”之讹),其年,唐朝发动了对大食的全面反攻,先以大食属邦石国及黑姓突骑施为打击对象,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伐石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攻突骑施,黑姓突骑施可汗、石国王皆被俘,这是唐朝第八次攻占碎叶,由于双方激烈争夺,碎叶城毁于兵燹。对此,《新唐书》卷221记:“热海西有碎叶城,天宝七载(按,应为九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伐安西,毁之。”杜环《经行记》记其亲身目睹:“天宝七

^① 《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七年。

载(九载)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处建大云寺犹存。”^①可见碎叶直到其历史终结之日,仍归北庭防区,其废墟至元犹存,称索虏城。元初耶律楚材西游,过此城废墟,“索虏城在大河南,城已圯,唐碎叶镇故墟也”^②。

由此可见,安西四镇的命运同整个唐朝国力的盛衰休戚相关,碎叶镇的置废反映了这一变化。



① 《通典》卷193。

② 耶律楚材:《西游录》,见《古西行记》。

七 唐代的“行军”道与“安抚”道

唐代的“道”有二，一是作为固定军政建置的“道”，玄宗时期创置了节度使制度，每一道都设节度使以司其政，故这种作为大行政区域的道大体与节度使的管辖区域重合，若干道亦可谓为若干节度。如《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条所记之八道、八节度，或《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条所记之十道、十节度，诸如关内道、朔方道、剑南道、岭南道、河东道、安西道、北庭道等，皆属此类。另一类是对外征伐中命将出师，主持其事，而其名目不同，或谓之“行军”，或谓之“安抚”，前者如交河道行军、昆丘道行军，后者如流沙道安抚，而亦总名为“道”。这是一种纯战时建置，不可与前述作为固定建置的“道”混淆不分。本文探讨的对象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其中涉及对外征伐中临战建置的各级军事组织，奖惩制度，后勤供应等一系列复杂体系，并以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历年来发现的古代碑碣同遗书中的记载相互对勘，力图提出和解决一些史学中的新问题。

（一）“行军”与“道”

《新唐书》卷50，兵志记：

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

而总之者曰道。

唐朝对外战争频繁,以“行军”为名的“道”是战时征伐的主要形式,而任何一次行军都是一次组织性极为严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其中有关西域的行军仅限于其中最著名的十余次详见于史料记载。诸如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主持的交河道行军、贞观十八年(644)郭孝恪主持的西州道行军(一说银山道行军)、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647~649)阿史那杜尔主持的昆丘道行军、永徽二年(651)梁建方、契苾何力主持的弓月道行军、永徽六年至显庆元年(655~656)程知节、王文度主持的葱山道行军、显庆二年至三年(657~658)苏定方主持的伊丽道行军、龙朔二年(662)苏海政主持的毗海道行军、永昌元年(689)韦待价、阎温古主持的安息道行军、长寿元年至二年(682~693)王孝杰主持的武威道行军、景云四年(710)吕休璟主持的金山道行军、开元三年(715)阿史那献主持的定远道行军等。此外,还有多次行军,或史载不详,或漏载于史。近年来吐鲁番大量的文书出土,大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不但可以补漏拾遗,而且对行军与道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6册所收阿斯塔那4号墓文书《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赵丑奴贷练契》(64TAM4:36)乃一重要文献,其中提到的“西域道行军”值得研究。

麟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西域道征人赵丑

胡於同行入左幢熹边贷取帛练

叁疋其练回还到西州拾日内还

练叁疋…(下略)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收有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501号墓出土唐代文书32余件,其中编号为73TAM501:109/6(a)号文书《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

籍》尤引人注目。其中涉及以“昆丘道”、“金山道”、“金牙道”、“疏勒道”、“安西道”、“救援龟兹”为名的诸次大规模行军更是为史书所漏记。

(前缺)

□人金山道行未还 左君定 何善智 汎和定

冯住子 翟武通 张海欢

四人救援龟兹未还 左运达 宋令智 张定□

康隆欢

三人八百人数行未还 □父师 麴孝实 赵□□

十三人逃走 郭子生、白居住 李住隆 康恶□…

张智运 张奚默 马法住 康石仁 友惠义……

翟丰海 侯弥达

一十二人疏勒道行未还 令狐安定 刘仁怀 曹□□

张文才 马君子 安宝申 杜安德 白欢达 辛静□

麴德通 田君褚 赵仕峻

二人安西道 □□遣 张神力

□人孝假 竹石住 王默婢 石伯隆 王逸达

□人昆丘道行 史德义 康善生 支隆德 翟胡胡

白君住 张君子 赵昌海 王石德

五人狼子城行 白胡仁 张尾住 苏真信 郭定君 康始欢

一人庭州镇今年正月一日 勘当 康幢海

一人金牙道行未还 曹□□

一人侍 白卑子 一□大角手沮渠足住

二人虞侯 魏辰欢 尉光爽

一人疏勒道……(后缺)^①

① 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载武汉大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不但上引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涉及以“行军”为名的道乃战时建置的基本形式，而且在现存碑碣、墓志中也印证了这一论断。如《新疆图志》卷 89《唐张怀寂墓志铭》中所涉史事就属于长寿年间王孝杰主持下的武威道行军。此役张怀寂以右玉铃卫假郎将、武威军子总管、出领前军，以功授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马，赐绯袍、金带、物贰佰段。根据这些文书、碑铭，足以勘较、复原唐代西陲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先叙赵丑奴贷练契所记之“西域道行军”。对此，出现于史书中的记载有二：一是乾封三年(668)刘审礼出任西域道安抚大使之役，见于《旧唐书》卷 5，本纪：“乾封三年(668)，春正月，庚寅，诏缮工大监兼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此行虽名为“西域道”，却未见“行军”二字；二是《阿史那忠墓志》中所记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十八州，破拔换之役，“以公(指阿史那忠)为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公问望善于遐迹，信义行于夷狄，餉士丹丘之上，饮马瑶池之滨，夸父惊其已远，章亥推其不逮，范文后人，情不论功，冯异却坐，事非饰让。”此次阿史那忠西征确实领有“西域道安抚大使兼行军大总管”名号，但时间(咸亨元年,670)与前引文书中麟德二年(665)对不上号，说明“西域道行军”不止一次。按麟德二年乃裴行俭任职安西大都护的最后一年，其时，龟兹业已发生变乱，安西大都护府早已移治西州，西州府兵全由其麾下名将西州都督崔知辨统率，是岁受遣西征。史载：

麟德二年，闰三月，疏勒、弓月两国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诏西州都督崔知辨及左武卫将军曹继叔率兵救之^①。

① 《册府元龟》卷 995，外臣部，交侵。11687 页。

参稽《册府元龟》卷 397,将帅部,怀抚条记载:“裴行俭以麟德二年为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可见此役显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据我考证,崔知辩永淳二年死于丰州都督任上,此前曾任安西都护、洮州都督,并于咸亨四年任安西都护时出五俟斤道,重创吐蕃,战绩辉煌^①。复据《唐会要》卷 78 所记“行军即称总管,本道即称都督”,以及郭孝恪以安西都护、西州都督伐焉耆之役名为“西州道行军”相比类,则麟德二年之西域道行军应即崔智辩伐疏勒、弓月、吐蕃,救于阗之役。易言之,亦即赵丑胡从军西域道之役。

次叙金山道之役。此役不仅在前引左君定等从征文书中有所记录,1972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184 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年(714)账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原编号为 12.2 文书)中也有反映,时间都是垂拱元年(685):

弟安定年 伍拾肆岁 白丁 垂拱元年金山道行没落

按“金”字在汉语中有二重涵义,一是指重金属的金,则金山指阿尔泰山,二是指五行中的西方庚辛金,则金山指西方的山;可见唐朝之金山道行军也不止一次,仅据史书所记已有两次。

其一为景龙二年(708)郭元振受命为金山道总管,以伐突骑施。见于《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郭元振,中宗景龙中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这次金山道行军以郭元振乃主和派,实未发师。另一次是景龙四年(710)吕休璟出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受命北伐后东突厥汗国默啜可汗,其中的“金山”显然是取阿尔泰山涵义,见于《全唐文》卷 253 所记:《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及《唐大诏令集》卷 130:“右领军卫将军,

^①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1 版,110 页、525 页。

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吕休璟…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北庭副都护郭虔瓘、安处哲等……并可为副大总管，领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及骁勇健儿五万骑，金山道前军大使，特进、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领请蕃部落兵，健儿二十五万骑，相知计会，逐便赴金山道。”这两次金山行军皆非垂拱元年，时间对不上号。可见前引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左君定、安定年等人参加的金山道应是史书漏载的一次重要行军。考垂拱元年(685)唐朝末任金山都护田扬名受命率西突厥诸部东征仆固、同罗，虽完命而归，而误破盟邦回鹘，武则天怒而拒绝西突厥诸部入朝求赏，引起他匐之乱，遂罢废金山都护府，复置昆陵都护府，是岁冬十一月：

冬十一月……初，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既死，十姓无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兴昔亡之子左豹韬卫翊中郎将(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铃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①。

这条记载实在太简略了。参稽《旧唐书》卷99，郭元振传所记：“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召胁十姓，却令元庆没贿，四镇尽沦”，则阿史那元庆出任兴昔亡可汗二世兼昆陵都护之后，乃受命率五咄陆诸部往平他匐之乱，带兵出征，必有相应的战时行军官号，以此判断，金山道行军应即阿史那元庆出征时的名号。所率兵力除西突厥五咄陆诸部以外，还有西州汉兵参战，而师出无功，辱身被俘，侥幸逸回，四镇尽沦。以故安定年等人或“没落”或“行未还”。

“金牙道行军”在唐史中也未必只存在一次，而前引文书

① 《册府元龟》卷203,4633~4635页。

中所记皆为垂拱二年(686),显然乃继任绝可汗二世兼,濛池都护阿史那斛瑟罗主持的金牙道行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喇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所录延载元年(694)颁发之《汜达德告身》明确记载此役:

准垂拱二年敕金牙道行军拔于阗、□□、□勒、碎叶四镇。

史书中也有大量资料足以相互印证。如《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记:

则天垂拱二年,九月,拜右玉铃卫将军阿史那斛瑟罗袭其父继往绝可汗。

《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所记更详:

其子斛瑟罗,本蕃为步利设,垂拱初,授右玉铃卫将军,兼濛池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

参稽《全唐文》卷166所收员半千《蜀州青城县令达奚思敬碑》:“二年,授高陵县主簿,以旧德起也,属西方不宁,北方多难,被奏充金牙道行军司兵,事不获己,遂即戎焉。君设策请拔碎叶、疏勒、于阗、安西四镇,皆如所计。”此役金牙道司兵达奚思敬起了卓越的作用,阿史那斛瑟罗以此建功绝域。

关于疏勒道行军,为史所漏载,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关这次行军的记载独多。除前文所记令狐安定、刘仁怀等12人因参加这次行军“行未还”之外,还有如下文书记载此役。如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出土的《唐开元二年(714)账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原编号为12.2文书)。

□主康安住年柒拾贰岁,老男,垂拱贰年疏勒道行没?落……

弟安义年肆拾□岁,白丁,垂拱二年疏勒?道?(下缺)
又如日本羽田亨藏有唐开元三年(715)账后柳中县高宁乡户

籍残卷,6行亦记“夫翟祀君年伍拾叁岁,白丁,垂拱二年疏勒道没落”,大都是有关出征战士“没落”,即阵亡的报导,可见此战的激烈和惨烈。这次疏勒道行军也发生于垂拱二年(686),应与阿史那斛瑟罗以进取碎叶为目标的金牙道行军同年。而唐朝征战总是汉蕃并出,分兵诸路,未必只有金牙道一军,至少,当时的安西都护也必须率兵参战。参稽《千唐志》所收《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中有如下记载:“及长也,属蕃落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岁谋拔四镇,公乃按以戎律,导以泉井,百战无死败之忧,全军得生还之路,贺公是赖。”这位裴沙钵罗就是疏勒本地人。墓志中明确记载此人曾随同“都护李君,大军出征,导以井泉”,即担任向导,可见他所参加的就是这次疏勒道行军。且这次行军的目标也是为了“谋拔四镇”,与阿史那斛瑟罗主持的金牙道行军使命完全相同,足证同为垂拱二年事,但并非同一路军,其主即为“都护李君”,参稽《沙州志》鱼泉驿,“唐咸亨四年(673,沙州)刺史李祖隆奏,奉敕置考历任安西都护多由河西道诸州刺史、军使中选拔、升调,据我考证此人乃杜怀宝第二次出任安西都护的下任,在任于永淳二年至垂拱二年(683~686)”^①。由此判断,疏勒道行军的主将就是这位安西都护李祖隆。

关于前引左君定等名籍中涉及的“昆丘道行军”,也有必要进行考证。参与此次行军的西州高昌县募兵有史德义、康酋生、支隆德、翟胡胡、白君住、张君子、赵昌海、王石德等人,俱未提及“没落”二字,此役战事不如疏勒道激烈。不像发生于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至二十三年间(648年元月至649)阿史那社尔主持的昆丘道行军,而是同以上金牙道行军、疏勒

^① 薛宗正:《安西与北庭》,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110页、525页。

道行军发生于同年的另一次昆丘道行军。对此,还可以列举另一吐鲁番出土文书为证:

十八年请送妹入京未还。

且廿六,父相怀年五十二白丁中下户,

见在应过。

卅五人杂色,

八人勋官。

二人昆丘道征给复。

武骑尉令狐鼠鼻廿七 兄智达年卅二外侍 下上户卅

武晴尉张智觉年廿八 兄智相卅六白丁 下上户^①。

……

按《资治通鉴》卷 198,贞观二十一年胡三省注“自古相传,西域有昆仑山,河糠所出,又(尔雅,曰‘三成为昆仑丘’),故曰昆丘道”。可见昆丘道本乃以昆仑山命名,以于阗为进军终点。但阿史那社尔主持下的贞观年间对西突厥的进军,实止于占领龟兹,仅遣薛万备一介偏师前往招抚,于阗王就已自动归降。这次昆丘行军应属另外一次以于阗为出征目标的行军。对此,武汉大学《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一书所收黄惠贤“从西州高昌县征镇名籍看垂拱年间西域政局之变化”一文中最先提出“联系前引大谷 2849 和 3390 号文书均载‘昆丘道行军’事,疑在垂拱年间。……其原因似与吐蕃北上,侵及四镇有关”。我则进一步认为,并非“疑在垂拱年间”,而是确定无疑地发生于垂拱二年,并且是同前述疏勒道行军前后相继。以理揆之,应乃李祖隆结束疏勒行军之后,又南下进军于阗,则这次发生于垂拱二年的昆丘道行军仍是安西都护李

^① 《唐令狐鼠鼻等科簿》,阿斯塔那 42 号《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第六册。

祖隆主持下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安西道行军”也为史书漏载，即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仅在前引左君定等名籍中一见，从征的西州高昌县募兵有竹石住、王默婢、石伯隆、王逸达等人，其他旁证史料难征。按安西，即龟兹，这显然是一次针对龟兹的行军。而同一名籍中又出现了左运达、宋令智、张定□、康隆欢等西州高昌县募兵“救援龟兹”的军事行动，二者应是一回事，易言之，“救援龟兹”亦即安西道行军。又小笠原《唐代役制关系文书考》中所录大谷文书 2028~3016 号拼合文书中有“一十二人送马往龟兹”残字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下册所收大谷文书 2850 号文书中也有“二人送马往龟兹 张智明、□兵才”的记载，这些都应当同安西道行军有关。而这些有关安西道行军的记载又都与疏勒道行军出现在同一文书中，足证安西道行军也发生于垂拱二年。

武威道行军，所指乃王孝杰大破吐蕃，光复四镇之役。对此，史书中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是长寿元年(692)十月，二是长寿二年(698)十一月，前者如《旧唐书》卷 6，则天皇后记：

载初三年……九月，改元为长寿……冬十月，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镇。

后者如《唐会要》卷 73，安西都护府条：

长寿二年十一月一日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克复四镇，依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

其实，二者并无矛盾。参稽其他史料可知，王孝杰破吐蕃，及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确乃长寿元年事，但碎叶却非唐军收复，而乃突骑施·乌质勒夺自东突厥。史载天授元年(690)唐朝所册继往绝可汗二世阿史那斛瑟罗已弃碎叶奔唐，其城陷于东突厥，而突骑施首领乌质勒仍“督兵各七千，屯碎叶西北，稍攻得碎叶，即徙其牙居之，谓碎叶川为大牙，

弓月城为小牙”^①。复据《太平寰宇记》卷 196 所记：“(阿史那)元珍等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骨笃禄天授中卒。”按天授年号仅用于 690~691 两年，可证东突厥败斛瑟罗与败于突骑施乃前后发生事，而乌质勒移牙碎叶，不曰“攻陷”，而曰“攻得”，可知此城非得自唐。据此判断，碎叶城乃天授二年(691)乌质勒自东突厥手中夺回，直至长寿元年(692)仍在突骑施手中，可知四镇重置必非此年。至长寿二年突骑施始完成了碎叶镇向唐朝的移交，因此，长寿元年乃破吐蕃、收四镇之年，而长寿二年则乃重置四镇之年。以故长寿元年所复之四镇实乃龟兹、于阗、疏勒、焉耆，而至长寿二年重置之四镇则乃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二) “安抚”与“道”

作为战时军事建置的“道”，除了同“行军”联系在一起之外，还同“安抚”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安抚”命名的“道”，实质上乃是行军道的变种。见于史书记载的这种安抚道为数不少，且大都与行军道相辅而行。诸如贞观十八年同西州道行军相辅而行的西州道安抚门下：西域之地，经途遐阻，自遭乱离，亟历岁月，君长失抚御之方，酋帅乖叶赞之义，虐用种落，肆行残忍……可令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浓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密部落，宣布威恩，招降纳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②。

① 《新唐书》卷 215，突厥传，下。

② 《文馆词林》卷 18，《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密诏》。

显庆二年(657)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安抚大使的流沙道,恰与以苏定方为主将的伊丽道行军南北呼应。

显庆初年,擢定方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左骁卫大将军瀚海都督回纥婆闰等穷讨,诏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独禄等万余帐迎降……五咄陆闻贺鲁败,趋南道降步真……至双河,与弥射、步真会……贺鲁先以步失达千据棚战,弥射攻之,溃。定方追业鲁至碎叶水,尽夺其众……西域平^①。

龙朔元年(661)苏定方伐西突厥都曼之役也领安抚大使名号,说明这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以安抚道名义出现的行军。

龙朔元年……疏勒、朱俱般、葱岭三国复叛,诏定方为安抚大使,率兵讨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诘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惊,率兵拒战于城门之外,贼师败绩,退保马头城……都曼自知不免,面缚开门出降,俘还^②。

此外,还有乾封三年(668)刘审礼的西域道安抚行动,“乾封三年(668),春正月,庚寅,诏缮工大监兼瀚海都护刘审礼为西域道安抚大使”^③。实际上也是带兵前往,与以征伐为名的“行军”并无二致。

此外,仪凤二年至调露元年(677~679)裴行俭奇袭阿史那都支、李遮旬之役也是以“册送(或‘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的名义出现。则这次行动的全称应为“册送波斯王暨安抚大食道”。易言之,这也是一次安抚道。

① 《新唐书》卷215下。列传140下,西突厥,下。

② 《册府元龟》卷369,将帅部,攻取,4387页。

③ 《旧唐书》卷5,本纪。

……初，都支、遮旬与吐蕃连和，侵逼安西……因命行俭册送波斯王，仍为安抚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余人，随已而西，扬言给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自秋凉之后，方可渐行。”都支覘知遂不设备……行俭假为畋游，较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都支……卒闻军到，计无所出……遂擒之……晓夜前进，掩袭遮旬，旬闻都支就擒，据诣行俭降。于是将吏以下，立碑于碎叶城以纪其功^①。

令人惊奇的是，王小甫在其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关系史》⁹⁹页断言，所谓“安抚大食使”纯属虚名，根本不具有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实际内容，这从任何涉及波斯道行军的史料可以看出来。”照王小甫所言，似乎裴行俭此行，只在于奇袭二蕃，而没有支持波斯王裔抗击大食、进行复国斗争的任何“实际内容”。但以我之非博士陋见，此行实乃一石双鸟，奇袭二蕃固然是其主要目标，“安抚大食”亦非空言。对此，斯坦因第三次所获吐鲁番文书《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兼人事》^③足以为证：

(缺七字)岌今奉 敕，在大军前告口

所领番汉兵等，各须强人统领，随入贼要籍，兼人。

若发京，多折冲、果毅、兼及译语等，恐烦傅驿，总不

□事交废阙，其人等既多在巴西、伊、庭、西等州兵。

合逐怀岌先去，今将前件人等便行，于理极省。

至于军机，复济急要。特望 殿下恩慈，随

怀岌将行，各遗权检校，果事分配统领，并兼入贼。

① 《册府元龟》卷 366，将帅部，机略六。4355 页。

②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③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恩脱允怀岌所请,其人等应合得行赐,谦等一

□并请准波斯军别,敕,检校果毅并谦译

这一文书证实裴行俭这次以“安抚”为名的行动,实与“行军”无异,乃带兵前往,其中包括“伊、庭、西等州兵”,下引吐鲁番阿斯塔那 35 号墓出土的《西州高昌县募兵文书》(64TAM35:19a)所记就是一名参加这次波斯道行军的西州高昌县患病士兵孙海藏的病验事由:

高昌县

孙海藏患风疴及冷漏状当残疾,

太平乡主者,得上件人辞称,先患风疴,坐底

冷漏,昨为差波斯道行,行至蒲昌,数发动,检

验不堪将行,蒙营司放留,牒送柳中县安养

并给公验……

检波斯道军司牒,得高通达辞称,今知上件

见患风疴及冷漏不堪行动,见留西州交河

县将息……

……侍郎判:依情,县宜准状者(下略)^①

裴行俭这次“波斯道行”首要打击目标固然是“二蕃”,即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而其使命并不局限于此,其“波斯军”确曾安全护送波斯王泥涅师安全到达吐火罗复国斗争基地。对此,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之“波斯军”》^②曾引录阿斯塔那 191 号墓出土文书《永隆元年(680)波斯军团申报样人授勋芋符名籍》中却有明确反映:

送波斯王 样人康□义

^①“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广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7 册。

^②《中国史研究》1986,1。

白欢进 年卅一

送上轻车 羊符到府

赵力相 年卅五 送波斯王 样人康县住

俾失 年廿九 送波斯王 样人汜

□□□ 年卅一 送波斯王 样人张^①

这一文书证实裴行俭于奇袭二蕃成功，再定十姓、重置四镇之后，仍派遣部分唐军护送波斯王泥涅师于永隆元年(680)安抵吐火罗萨珊王朝复国基地。复据荣新江教授《吐鲁番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②征引 1975 年吐鲁番哈刺和卓 103 号墓出土《唐某人自书历官状》(75TKM103:1)文书，内有“至仪凤二年差从行护密”字样，则这一《历官状》的主人应当就是取道护密入吐火罗的波斯军成员之一。由此足证，裴行俭主持的这次以“册立波斯王”及“安抚大食”为名的军事行动，绝非“纯属虚名”，而是确有其实内容。

又如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712 年 1 月)任命阿史那献为招抚十姓使，这一官名又作招慰十姓使。则阿史那献受命“招慰”西突厥部落实质上也是一次行军的变种——安抚道。

(先天元年)十二月癸卯(三日,712 年 1 月 5 日)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为招抚十姓使”^③。

作为唐朝战时军事建置的“道”之所以存在“行军道”与“安抚道”两种别名，是同唐朝汉、蕃并出，征、抚并用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有关。回顾唐开西域和保卫西域的历次军事行

① 阿斯塔那 191 号墓出土《唐永隆元年(680)波斯军团申报样人、授勋羊符名籍》。

② 《西北史地》，1987 年第 4 期。

③ 《资治通鉴》卷 210，《册府元龟》卷 992，记其官号为“持节十姓招慰使”，且系于景云二年十月。

动,几乎无一不遵循这一定制。

唐朝对西域的第一次大规模用兵乃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主持的交河道行军,这次行军中虽然正副大总管都是汉将,所率主力步骑亦皆汉兵,然参稽散见史料,已开汉蕃并出之端。例如《资治通鉴》卷195记:“高昌之平也,诸将皆即受赏,行军总管社尔以无敕旨,独不受,及别敕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宝刀及杂千段赐之。”阿史那社尔乃突厥降将,说明突厥兵已参战。又参照两唐书《契苾何力传》,此人于高昌战役结束后,返凉州省亲,因而被劫于薛延陀,则又说明铁勒精骑也已投入战斗。至贞观十八年(644)与安西都护郭孝恪任西州道行军总管,奇袭焉耆的同时,又遣“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忠为西州道抚慰使,屯卫将军苏浓泥孰仍兼为吐屯,检校处月、处密部落,宣布威恩,招降纳附,问其疾苦,济其危厄,务尽绥怀之道,称朕意焉^①。此役已明显汉蕃并出,一路是汉将郭孝恪主持的“西州道行军”,另一路则乃蕃将阿史那忠主持的“西州道抚慰”,所谓“抚慰”,亦即“安抚”。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进行的昆丘道行军,更充分体现了这种蕃汉并出,征抚并用的特征。其全军主将阿史那社尔就是一名突厥族的蕃将。此外从征的不仅有西突厥降酋阿史那贺鲁,复据《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所收唐朝讨伐檄文中“又发铁勒兵牧十有三部,突厥侯王十余万骑,沸涌动沙场之地,呼吸振广漠之风,道自金微,会于葱岭。又遣吐蕃君长,逾玄菟而北临,步摇酋渠,绝昌海而西骛,齐飞白羽,周设天罗,纵金悬米之源,掩河津而雷击,沫赭崦山之峤,轿日域以雷奔,取彼渠魁,委于司寇,拯其

^① 《文馆词林》卷18,《贞观年中抚慰处月、处密诏》。

萌隶，蹋以营魂”等文句可知，参战者还有铁勒十三部以及吐蕃、吐谷浑的兵马。则不仅是汉、蕃并出，而且是诸路蕃兵，会于一役。永徽二年(651)的弓月道行军，以汉将梁建方、蕃将契苾何力并为行军总管，分明前者所率乃汉兵，后者所率乃蕃兵。至于显庆二年(657)伐阿史那贺鲁之役，则乃以苏定方任伊丽道行军总管，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并为流沙道安抚大使，南北分兵，分进合击。其中苏定方所率的北路军中也不仅有汉军，还有任雅相、萧嗣业、婆闰等人所统回纥精骑。同样是汉蕃并出，征抚并用。其后，龙朔二年(662)苏海政主持的毗海道行军中则有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所率西突厥兵。这次行军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二蕃将不和，主将误杀股肱所致。

汉蕃并出，征抚并用的唐朝出师定制，虽然形成于太宗、高宗朝，其后历武周、中宗，迄于玄宗朝一直沿用不辍，已成为唐朝一种军事传统。例如武周朝垂拱二年“拔四镇”之役，地是蕃将阿史那斛瑟罗与安西都护李祖隆，汉、蕃两军并出，长寿元年(692)光复四镇之役，则乃以汉将王孝杰任行军总管，蕃将阿史那忠节任副总管，也是汉蕃合力，中宗朝金山道伐默啜之役，有《命吕休璟北伐制》为证，参战者除主将吕休璟所统瀚海、碎叶镇兵以外，还有突骑施、黠戛斯两属国兵效十万众。玄宗朝间阿史那献开元三年(715)主持的定远道行军，也有汉将张孝嵩率安西兵出疏勒西，进军拔汗那相配合，两军会于米国的铁门关。直至天宝十载(751)高仙芝与大食间进行的怛逻斯决战，唐朝出动的兵力也不仅限于安西精锐，而且动员了葛逻禄、拔汗那两属国、属部兵参战。这一优良的军事传统有力地保证了大唐盛世的形成与军事辉煌的创立。

(三) 行军道的各级官号

《新唐书》卷 50, 兵志记:

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 而道有大将一人, 曰大总管, 之而更曰大都督, 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 其在本道曰大都。

大总管是作为行军建置“道”的主将, 原立于巴里坤松树塘碑亭中, 今已移藏于新疆博物馆陈列厅的唐将《姜行本纪功碑》乃是贞观十四年(640)交河道行军的重要原始记录。其中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出师阵容与各路将领的官衔做了极为详尽的记载:

(前略) 圣上愍彼苍生, 申兹吊伐, 乃诏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侯君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 左屯卫大持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薛万均副总管, 左屯营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姜行本等受整三军, 张行天罚, 但妖□□未殄, 将军逞七纵之威, 百雉作固, 英奇申九攻之略, 以通川公深谋间出, 妙思纵横, 命□□前军营造攻具。乃统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 右监门中郎将、上柱国富阳县开国公伯屈日方, 左武侯郎将李海□□, 前开州刺史时德卫, 右监门府长□□威等并率骁雄, 鼓行而进, 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 师次伊吾时罗漫山北。(中略)

贞观十四年岁次庚子闰六月丁卯朔□□□立瓜州司法参军河内司□□□□^①

① 《乌鲁木齐事宜》, 吴江吴氏辑刊本。

引人注目的是，以上碑文中每位将领都领有数种不同的官衔。例如侯君集领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使持节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上柱国、陈国公、薛万均领交河道行军副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上柱国、永安郡开国公，姜行本领交河道行军总管、左屯营将军、上柱国、通川县开国男，刘德敏领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伯屈日方领右监门中郎将、上柱国、富阳县开国公，余不赘述。这里涉及职事官、散官、爵位，勋官等复杂的区别。职官指其具体职务，拥有实权及法定品阶，散官则并无实际职务，但仍拥有不同品阶。这两类官号都依其官阶高低领取不同的俸禄，爵位指朝廷授予的封邑名号，另有其品阶次第，爵位高低未必与官号高低完全一致，如姜行本官阶，实权皆高于德敏和伯屈日方，却仅领为男爵，在爵位上远低于伯屈之公爵和刘德敏之侯爵，勋官则乃战功的体现，又是另一套官阶体系。此外还有战时朝廷临时授予的指挥权上的隶属关系以及各种兼职名目。以上官衔中，吏部尚书、沙州刺史等属职事官，右监门中郎将、右武侯中郎将、等属散官、陈国公、永安郡开国公、富阳县开国公、望都县开国侯、通川县开国男等属爵位，大总管、总管等则属于战时临时指挥权的高低隶属关系，又与以上职事官、散官、勋官、爵位有所不同。

应当指出的是，唐朝的对外征伐规模大小各异，主将的身份、品阶也各有不同，因此，并非一切行军道的主将都是大总管，有的仅仅不过是总管。其区别不仅同战役进行的规模大、小有关，而且同主将的身份、地位有关。相形之下，后者似乎更为重要。例如葱山道行军，以其主帅乃唐朝开国宿将程知节，加大总管名号，而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决定性行军——伊丽道行军，无论动员兵力，战役规模都不亚于前者，却因为

其主将苏定方究非元勋贵胄，而仅领行军总管名号。又如韦待价以宰相率兵出征的安息道行军，正副主将皆加大总管、副大总管名号，而光复四镇的决定性战役——武威道行军，以其主将乃曾为没蕃人，破格擢用，因而仅加总管名号。

在历次行军中除大总管、总管之外，通常都设有副大总管，或副总管，这些作为全军副帅的副大总管、副总管，其主要职责似乎就是主管后勤。因此，一般都以安西大都护、副大都护、安西都护、都护、西州都督等充任。例证之一，永昌元年（689）韦待价主持的安息道行军，其副大总管就是当时在职的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例证之二，长寿元年（692）王孝杰主持的武威道行军，安西副都护、西州都督唐休璟即任副总管。皆责在后勤，而功过迥异。其中安息道行军出师阵容之大、兵器之精新，远胜后者，正是由于“粮馈不支給”，而“初胜后败”^①以故阎温古伏诛。唐代行军中的后勤供应除了军械装备以外，主要是运送军粮、马草和丝帛。前二者用于供应前线兵马的食用，后者在于赏赐军功。史载苏海政竟“责物数百万段，分赐可汗及诸首领”^②。即为其证。

在以大总管为行军主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总管中又分为前军总管、后军总管、左军总管、右军总管，分统诸路，例如交河道行军中姜行本所任即为前军总管，而在总管之下又另有诸子总管。《唐六典》卷5的兵部郎中条：凡置军镇，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总管一人。子总管多由果毅级军官充任，各领千人，分别为营。

其中也有前军子总管、后军子总管等区别。战争中率卒冲锋、深入敌后，一线搏杀者多是他们。例如长寿元年（692）武威

① 《旧唐书》卷77，韦待价传。

② 《册府元龟》卷449，将帅部，专杀，5321页。

道行军中出任前锋者就是西州土著汉人张雄之子张怀寂，见于前引《新疆图志》卷 89《唐张怀寂墓志铭》：

……天子命将登坛，推轮伐罪，以公果略先著，简在帝心，恩剥夺情，令总戎律，特称右玉钤卫假郎将，武威军子总管。

又如《新唐书》卷 215 上，突厥传上记圣历二年(699)默啜可汗南侵之役：

时中宗还自房陵，为皇太子，拜行军大元帅，以纳言狄仁杰为副，文昌右丞相宋玄爽为长史，左肃政台御史中丞稚献可为司马，右肃政台御史中丞吉项为监军使，将军扶余文宜等六人为子总管，未行。

足证大总管、总管之下又有子总管的存在。其中《全唐文》卷 225 所收张说：《为河内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其中所列出任子总管的人名尤夥，蔚为大观，兹摘要引录如下：

……子总管，云麾将军，行玉钤卫翊府中郎将，康国公阿史那毗伽、子总管，冠军大将军，行左玉钤卫翊中郎将宋拔延、子总管，冠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翊郎将，回鹘果毅，别敕行人云麾将军康戡诞，子总管，定远将军，左威卫长李当义，壮武将军何义本，子总管忠武将军俱罗罹准、宜威将军，行左玉钤卫翊府郎将苏达俟斤度施、子总管，定王府典军鲁威、子总管押飞骑，定远将军，平原府左果毅长上穆仙童、子总管刘尚珪、子总管，渭州府左果毅鹿思让、押飞骑，左玉钤卫队正长上贾楚珪……前右武威卫长郑嘉祥、左卫司戈郑彦凑、妫州威宁戍主崔思日东、押步兵子总管，左玉钤卫长上张忠俨、别奏、首领苏农婆罗、三品子首领宋义本、别奏，游击将军，左

玉钤卫宿卫歌咄施注比、别奏郑思疾、左卫潞州府果毅，员外置，同正阿史皎、子总管，王城府检校果毅任宏誓、别奏，检校虞侯任处寂、别奏裴光嗣等徇其东北。又遣子总管，游击将军，玉钤左司阶、伏羌县开国男李宏颜、子总管，邢州司户参军，飞鸟县开国男常元楷、子总管，原州广牧，领将军元寂、子总管，右武卫员外置，同正武元礼、子总管，前潞州参军武其，别敕行人张景、扶州刺史，旧镇副崔敬一、右武卫中郎将阿史德奉职、右鹰威卫将军业沮啜刺俟斤、右豹韬卫，柔远府长史，上果毅，吐火罗波斯、右金吾卫果毅执失守直、右鹰扬郎将，员外置，同正阿所那、左玉钤卫长上，借绯綽，金元济、东天竺国王子僧伽杖摩、右鹰扬卫郎将仆固郡骨支、左金吾卫郎将阿康地具、右武卫郎将，东河察使，左豹韬卫，高城府长上，果毅阿史德伏魔支、右玉钤卫郎将路驴驹、左金吾卫长上阿史德魔支、右玉钤卫郎将路欲谷，游击将军葛罗支延、游击将军契苾木昆、折冲都尉车鼻施俟斤、虔州犹口镇副白善德、晋州仁寿镇果毅侯义威、子总管左武威侯，神城府果毅杜元隐、押后队长上李德峻、天官常选王日高、常彦纬、押千骑三交戍董元景、河州安乔戍主王才龛、别奏康元寂、押千骑队杨待封、前冀州堂阳县丞沮待礼、别敕行人白君巩白等略其西南，或折冲其前，或乘蹶其后……摧同冰陷，裂若山焚，穷其子遗，无复噍类……

子总管又称子将，《唐六典》卷5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一千人置子将一人，以果毅充，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以)别将及镇戍官充。

据此可知，子总管亦即子将，例如开元四年(716)唐军北

伐出师，最先深入漠北，与九姓铁勒相配合，泉默啜可汗之首，献于京师者就是大武军子将，张知运所统北伐东路军中的一名子总管郝灵荃。

（开元四年）六月……默啜北击拔曳固，大破之于独乐水，恃胜轻归，不复设备。遇拔曳固进卒颉质略，自柳林突出，斩之，时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在突厥，颉质略以其首归之，与偕诣阙，悬其首于广街^①。

不仅子总管可以独立建营，统兵五百人的押官也可独立建营，而押官位在子将之下，亦即位在子总管之下。如《唐开元三年西州营名籍》：

西州营

合当营六驮及押官乘骑官马总贰伯肆拾贰头匹。

（下略）^②

这个明确以“西州营”命名的行军编制，其主将仅乃押官，说明唐代行军中“营”的编制大、小不同，最大的营为千人，营主是子将，亦即子总管；较小的营则乃编制五百人，营主是低于子将或子总管的押官。以上西州营就是五百人的编制。

营以下的编制有“队”，正队长称“队头”或“队正”，副队长称“副队头”或“队副”，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所收阿斯塔那 101 号墓《唐某府旅帅杨文俊等马匹簿》中有如下记录：

（前缺）□卅 匹

（前缺）马一匹，骠父已 旅帅杨文俊马一匹

（前缺）马一匹马弧映 队正康海护马一□

（前缺）马一骆父 队副康海熏马一匹，者白

① 《资治通鉴》卷 211，页 6719。

② 吴震：“唐开元三年西州营名籍初探”，载《新疆考古三十年》。

队副贺毛同马一匹赤驃 卫士索富奴马一匹，赤父

□古素何□□□□ 汜建护马一匹驃父

(后缺)

文书中的“旅”与“营”似乎是一回事，唐朝的“帅”即“格”的意思，因此，“主帅”即对主将的称谓，地位未必很高，诸如总辖西州府兵的将校也可称为“生帅”，屡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旅帅”至多指正规官制中的子将(子总管)、押官之类，以故上述之西州营营主亦可称为“旅帅”，而“队正”、“队副”即下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所收阿斯塔那 222 号墓出土之《唐垂拱四年(668)队佐张玄泰为通当队陪事》中的“队头”、“副队头”。该文书记述“队”的编制更为详尽：

王如意

索君感 左僧伽

赵元叔 左德本 武须履 孙法明

右僭旗曲朔信 刘弘基 高嘉慎 叱雷本

队头王神圆 执旗程文才 副执旗王神景 副队

头武怀表

左僭旗武神登 淳于屯师 阳弘盖 白福敬

赵弘节 张玄泰 任永仁 王神威

赵义槌 蔺玄爽

卫阿荣

牒件通当队队陪如前谨牒

垂拱四年四月十三日队佐张玄泰牒，队头武怀表

第八队

“队”是行军中的基层战斗单位，《通典》卷 20，“五十人为队，队有正”，这是法定的编制，实际上未必都能满员，本件文书所记之第七队，总人数不过二十六人。其特殊的书写格式

反映了每名战士在阵列中的固定位置。其中队头居前，队副居后。大约满员的“队”也是依此编制。可见唐军的方阵队列，并不是平行列阵，而是呈斜向排列。对于敌军而言，面对的是一个两面响应呼应的直角三角形兵阵。史载显庆二年(657)曳咥河之战，“贺鲁率十姓兵马且十万来拒战……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兵据其原，攒稍外向，自领汉骑陈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动，定方乘胜击之，贼遂大溃”^①。就是以这种战阵破敌的。而“队”就是依据战阵队形组织的战斗单位。

“队”以下还有更小的战斗单位“火”。对此，残存的《西州营名籍》中有详细的记载：

(前略)

第五队队火长王元贞(下缺)

火长王元惠，火内(下缺)

火长张修已，火内人翟(下缺)

火长张万年，火内人牛(下缺)

火长张玄明，火内人李□(下缺)

第六队火长周神力，火内人(下缺)

火长马嘉宾，火内人(下缺)

火长张神果，火内人杨(下缺)

火长师神意，火内人时(下缺)

火长马大郎，火内人戴□(下缺)

第七队火长□□□火内人(下缺)

……(下略)

以上第五队、第六队，每队都辖四“火”，火是士兵组织，其中的兵头称为火长，隶属于作为最低级基层军官的“队头”、“队

^① 《册府元龟》卷973，外臣部，助国讨伐。11433页。

副”，《唐六典》卷5，兵部条记：“火，十人，有六馱马”，《通典》卷29也记“十人为火，火有长”，“火”的组织大体与今日军队中的“班”相同，则“火长”，亦即现代军队中的班长。

除以“行军”为名的道之外，唐代还存在着以“安抚”为名的道。其主将分为“安抚大使”和“安抚使”两类，前者官阶，权力类比于行军道中的大总管，后者类比于行军道中的总管。当然也有个别汉将出任安抚大使或安抚使，如龙朔元年伐都曼之役，苏定方就曾假以“安抚大使名号”，仪凤年至调露元年间裴行俭亦假以“册立波斯王暨安抚大食使”名号，但通常多以蕃将出任安抚大使或安抚使，其中主要是突厥族将领，并与行军道相辅相成。一般行军道承担主攻任务，而安抚道则乃一支招降大军。诸如贞观十八年(644)与郭孝恪主持的西州道行军相配合，另以阿史那忠出任西州道安抚使。显庆二年至三年(657~658)与苏定方主持的伊丽道行军相配合，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出任流沙道安抚大使，以收征抚并用之效。史料根据俱见前文，不复赘述。

还应补充的是，唐代存在着监军制度，无论是行军道，还是安抚道，朝廷都派去监军使者，其使命是监察主将是否忠实执行朝廷的出征意图，是否虚报军情，靡费粮饷，独行自专，在涉及处理远方外邦关系时，是否符合唐朝的外交总方针，防止武将出征时，拥兵自重，对朝廷造成威胁。监军是朝廷的耳目，权力很大，有事辄密报以闻。对此，《通典》卷29记云：

汉武帝置监军使者，光武以来歎监诸将……后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监军事，大唐亦然。时有其职，非常官也。开元二十年后，并以中官为之，谓之监军使按唐太宗北伐东突厥、薛延陀，西突厥，所遣诸将，都授予

军事指挥全权，尚无监军之制，此制似始于唐高宗时期。因此，程知节任葱山道大总管，副大总管王文度夺其权，苏定方劝其杀之，而以程知节之元勋宿望仍不敢自专，说明王文度此次夺权必有朝廷所派监军的幕后支持。又如显庆二年平阿史那贺鲁之役，随同出任流沙道安抚大使兵出南道者尚有朝廷所派职官员卢承庆，及平贺鲁，流沙道安抚大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都已受封为羁縻可汗，“因令与卢承庆等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之级授刺史以下官”^①。说明这位卢承庆就是高宗派去的监军。至武曌企图废唐兴周，策划安息道行军，宰相韦待价自请纓挂帅出征，“凤阁侍郎韦方质奏，请如旧制遣御史监军，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将，阃外之事悉以委之。比闻御史监军，大、小之事皆须承禀，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责其有功！’遂罢之”^②。监军之制一度罢废。中宗、睿宗朝也不见此制，至玄宗朝复置，起初仍以御史监军。例如开元三年定远道之役，本来计划阿史那献率北庭蕃汉大军与安西兵分道南北，会师铁门。其中安西兵的主攻目标乃附大食的西拔汗那，其时安西大都护仍为吕休璟，而率兵出征者却乃监察御史张孝嵩。这位监察御史张孝嵩显然就是朝廷派到安西军中的监军使者，而吕休璟主北庭时素与阿史那献不睦，且已接到新的调令，以故张孝嵩独自率师出征，这又是监军使者独立出征的例子。至开元二十年(732)玄宗废除了御史监军的制度，改以内廷中官(宦官)执行监军使命，著名的例子就是边令诚。此人天宝六载(747)曾以监军身份随同四镇都兵马使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奏凯而归，高仙芝以此擢为安西节度使。而至天宝十四载，高仙芝以天下兵马副元帅受命平定

① 《通典》卷199下，边防十五，北狄六，突厥，下。

② 《资治通鉴》卷201，垂拱三年。

表 7-1

历代安西主将一览表

姓名	主将官衔	任职年限	史料根据
谢叔方	安西都护	贞观十四年 (640)	太宗诛隐太子及元吉于玄武门, 叔方率府兵……拒战于北阙下……历迁西、伊二州刺史……贞观末, 累加银青光禄大夫, 历洪、广二州都督。永徽中卒(《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略同)。
乔师望	安西都护	贞观十五年 至十六年 (641-642)	高昌之地, 虽居塞表, 编户之氓, 咸出中国……安西都护乔师望拟骑都尉以下官奏闻, 庶其安堵本乡(《文馆词林》卷 664, 贞观年中抚慰高昌诏)。
郭孝恪	安西都护	贞观十六年 至二十二年 (642-648)	安西都护郭孝恪以轻骑二千, 自乌骨狙击……拔处月俟斤之城(《新唐书》卷 215, 西突厥)。
柴哲威	安西都护	贞观二十三 年至永徽二 年(649-651)	贞观廿三年九月七日……敕使持节知伊、西、庭三州诸军事, 兼安口都护、西州刺史, 上柱国, 谯国公柴哲威(《唐天山县南平乡令狐氏墓志》)。
鞠智湛	安西都护	永徽二年至 显庆三年 (651-657)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 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护府, 以尚舍奉御, 天山县公鞠智湛为左骁卫大将军, 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 往镇抚焉(《册府元龟》卷 991, 外臣部, 备御四, 按此人龙朔三年转金山都护)。
杨胄	安西大都护	显庆三年至 龙朔二年 (658-662)	(显庆三年)春正月……(杨)胄……擒羯猎颠及其党, 尽诛之, 乃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 戊申, 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夏五月, 癸未, 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西尽波斯, 并隶安西都护府(《资治通鉴》, 卷 200)。
苏海政	凤海道行军大总管兼检校安西大都护	龙朔二年 (662)	苏海政为凤海道总管、检校右武卫将军, 高宗龙朔二年十二月, 受诏讨龟兹及疏勒, 敕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及濛池都护阿史那步真发众以从海政(《册府元龟》卷 449, 将帅部, 专杀)。

续表 7-1

麴智湛	安西都护	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麟德元年(658~662)	(显庆)三年……五月,以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天山县公麴智湛为西州都督,统高昌之故地(《册府元龟》卷 964,外臣部,封册二)。
高贤	安西都护	龙朔三年至四年(663~664)	龙朔三年十二月壬寅(664,1,26)以安西都护高贤为行军总管,将兵击弓月以教于闾(《册府元龟》卷 9,991)。
匹娄武彻	安西都护	麟德元年至二年(664~665)	武彻……右卫中郎将、檀、云、朔等州刺史,安西都护,使持节上柱国,济源县开国公(《千唐志》)(匹娄武彻墓志铭)。
裴行俭	安西大都护	麟德二年至乾封二年(666~667)	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护,西域诸国多慕义归降,征拜司文少卿。总章中,迁司列少常伯(《旧唐书》卷 84,本传)。
陶大有	安西都护	乾封二年至总章二年(667~669)	陶大有,□□通事舍人,廓州刺史、安西都护(《江苏金石志》卷 4,《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
董宝亮	安西都护	总章二年至咸亨二年(669~671)	(董)宝亮,安西都护。陇州刺史、天水公(《元和姓纂》卷 6,陇西董氏)。
崔智辩	安西都护	咸亨二年至上元二年(671~675)	崔智辩从五侯斤路,乘我间隙,疮痍我众,驱掠牛羊,盖以万计通(《通典》。卷 191)。
杜怀宝	安西都护	上元二年至仪凤四年(675~679)	仪凤岁……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通(《全唐文》卷 228,王方翼碑)。
王方翼	安西都护	调露元年至开耀元年(679~681)	王方翼为安西都护……始筑碎叶镇城(《册府元龟》卷 410)。
杜怀宝	安西都护	开耀元年至永淳元年(681~682)	诏公(王方翼)为庭州刺史,以波斯军使领金山都护,前使杜怀宝更统安西(《全唐文》卷 228,王方翼碑)。
李祖隆	安西都护	永淳二年至垂拱二年(683~686)	及长也,属蕃携贰,安西不宁,都护李君与公再谋奏拔四镇。《千唐志》·《忠武将军疏勒人裴沙钵罗墓志》。右唐咸亨四年(673)沙州刺史奏,奉教置。《沙州志·鱼泉驿》。

续表 7-1

王世果	安西大都护	垂拱二年至三年 (686~687)	世果,垂拱初,(官)至广州都督、安西大都护(《新唐书》卷 42,王雄诞传附王世果传)。
阎温古	安西大都护	垂拱三年至永昌元年 (687~689)	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初二,688年1月10日)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新唐书》卷 4,本纪)。
王孝杰	安西都护	永昌元年至长寿元年 (689~692)	天授二年一月十一日知水人康进感等牒。付司。杰示。(阿斯塔那 230 号墓《武周天授二年知水人康进感等牒尾及西州仓曹下天山县追送唐建造妻儿邻保牒》,同墓所出《武周天授二年史孙行感残牒》亦有天授二年壹月“杰”的签署《吐鲁番出土文书》(貳),文物出版社,1994年,90页)。
徐钦明	安西大都护	长寿二年至万岁通天元年 (693~696)	历左玉钤卫将军,安西大都护,万岁通元年授……凉州都督(《旧唐书》卷 59。)
公孙雅靖	安西都护	万岁通天元年至圣历元年 (696~698)	雅靖,安西都护(《元和姓纂》卷 1)。
佚名	安西都护	圣历元年 (698)	及至狗年(戊戌)…冬,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执唐军元帅都护使。《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
田扬名	安西都护	圣历元年至长安四年 (698~704)	其安西都护,则天时有田扬名……皆有政绩。《旧唐书》卷 198。久视元年……九月,左金吾将军采扬名……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册府元龟》卷 986。)
郭元振	安西大都护	神龙元年至景龙二年 (705~708)	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安西大都护。《旧唐书》卷 97,郭震传。)
周以悌	安西大都护	景龙二年 (708)	景龙二年,宗楚客又奏名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徵元振入朝(《资治通鉴》卷 209)。
郭元振	安西大都护	景龙三年至景云元年 (709~710)	景龙中,授公骁卫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全唐文》卷 338)。
张玄表	安西大都护	景云元年至景云二年 (710-711)	景云元年,安西(大)都护张玄表侵掠吐蕃北境(《资治通鉴》卷 210)。

续表 7-1

吕休瓌	安西大都护	先天元年至开元三年(712~715)	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休瓌……
郭虔瓘	安西大都护	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	(开元三年十一月,)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
郭虔瓘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四年至五年(716~717)	俄转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中丞,四镇经略安抚使,封潞国公(《旧唐书》卷103,郭虔瓘传)。
汤嘉惠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五年至十年(717~722)	安西副大都护汤嘉惠奏突骑施引大食、吐蕃,谋取四镇(《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五年)。
张孝嵩	安西副大都护	开元十年至十二年(721~724)	以张孝嵩为安西副(大)都护(《旧唐书》卷103)。
杜暹	安西副大都护兼碛西节度使	开元十二年至十四年(724~726)	开元十二年(724)春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12)。
赵颐贞	安西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	开元十四年至十六年(726~728)	开元十六年正月壬寅(728年2月19日)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败吐善于曲子城(《资治通鉴》卷213)。
谢知信	安西副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	开元十六年(728在职)	(开元十六年)十一月己酉(728年12月21日)右羽林大将军兼安西四镇等副大使谢知信卒(《册府元龟》卷975)。
赵含章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五年至十七年(727~729)	节度大使赵君在安西,有两所汉僧住持。(慧超:《往五天竺行纪》:“安西都护赵含章……”,多以金帛赂朝廷之士。)(《全唐文》9卷338,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神道碑侧记》)。
吕休琳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	开元十八年(730)安西节度使吕休琳(琳)表荐东天竺国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入朝。(《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14,三藏沙门达摩战涅罗唐言法月)。

续表 7-1

汤嘉惠	安西节度使	开元十七年至十八年(729~730)	开元十八年(730)解褐安西大都护府参军,充汤嘉惠节度判官(《颜鲁公集》卷7,《欧阳使君玮神道碑铭》)。
来曜	四镇节度使	开元十八年至十九年(730~731)	来曜,奋行间,开元末持节碛西副大使,四镇节度使,著名西边,终右领军大将军(《新唐书》卷144)。
徐钦识	安西都护	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731~733)	夫人高平徐氏,安西都护高平县公钦识之女(《全唐文》卷343,颜真卿:《欧阳使君玮神道碑铭》)。
王斛斯	安西副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	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733~738)	(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王斛斯除安西四镇节度使(《唐会要》卷98)。
盖嘉运	安西副大都护兼碛西节度使	开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738~740)	二十六年夏……莫贺达干遣使告安西都护盖嘉运(《旧唐书》·《西突厥传》)。
田仁琬	安西副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	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元年(740~742)	开元廿八年春二月,制摄御史中丞,迁安西都护(《全唐文》卷305,徐安贞:《易州刺史田公(琬)德政之碑并序》)。
夫蒙谿灵	安西副大都护兼安西四镇节度使	天宝元年至六载(742~747)	天宝四载(745)从安西节度使夫蒙谿灵督讨护密有功,授安西别驾。(《新唐书》卷153)。
高仙芝	安西副大都护兼安西四镇节度使	天宝六载至天宝十载(741~751)	天宝六载,制授仙芝鸿胪卿,摄御史中丞,……为四镇节度使(《旧唐书》高仙芝传)。
王正见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十载至十一载(751~752)	天宝十载,高仙芝改河西节度使……王正见为安西节度。

续表 7-1

封常清	安西副大都护	天宝十一载至十三载，(752-754)	天宝十一载(752)正见死，乃以常清为安西副大都护，持节充安西四镇节度，经略、度支，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旧唐书》封常清传)。
梁 宰	安西副大都护兼四镇节度使	天宝十四载至宝应元年(755-762)	至德元载(757)肃宗继位于灵武，征安西兵于节度使梁宰(《旧唐书》段秀实传)。
朱 某	安西都护	宝应元年至?年(762~?)	安西朱都护请接家口随军(敦煌 P2948 号文书)。
尔朱某	安西都护	?年至?年安西	北庭都护曹令忠、尔朱某等义烈相感，贯于神明，各受方任，共奖王室(《唐大诏令集》卷 116，大历七年(772)(谕安西，《北庭诸将制》)。
郭 昕	四镇留后	?年至建中二年(?~781)	秋七月戊子朔，诏曰：“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旧唐书》卷 12，德宗本纪)。
郭昕	安西大都护	建中二年至元和三年(781-808)	秋七月，戊午朔(初一，7月26日)……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资治通鉴》卷 224，建中二年)。

表 7-2

历代碎叶主将一览表

主将姓名	任职时间	官名	史料根据
韩思忠	延载元年 (694)	碎叶镇守使 碎叶镇守使	韩思忠破泥孰俟斤等万余人（《资治通鉴》9卷205页，延载元年）。
封思业	久视元年 (700)	左台殿中侍御史兼 检校碎叶镇守使	久视元年……九月，左金吾将军田扬名，左台殿中侍御史封思业斩吐蕃阿悉吉薄露，传首神都。初，薄露将叛也，令扬名率兵讨之，军至碎叶城，薄露夜伏兵于城傍，掠官驼、马而去，思业追击之，翻为所败，俄而扬名与阿史那斛瑟罗、忠节率众大至，薄露据城拒守，扬名拔之，积十余日，薄露诈降，思业诱而斩焉，遂虏其部落。（《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五，11582页）。
周以悌	景龙二年 (708)	中郎将、碎叶镇守使 四镇经略使	无何，娑葛擅杀御史中丞冯嘉宾，殿中御史吕守素，破灭忠节，侵扰四镇，时碎叶镇守使周以悌率镇兵数百人（应为数千人）大破之，夺其所夺忠节及于阗部众数万口，奏到，上大悦，拜以左屯卫将军，仍以元振四镇经略使授之，敕书簿责元振。（《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三年）。（宗）楚客又奏周以悌代郭元振统众，征元振入朝（《资治通鉴》卷209，景龙二年）。
吕休璟	景云元年 (710)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	右领军卫将军，兼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安抚十姓大使吕休璟，心如铁石，气横风雷，始则和戎之利，先得吾卿，终而逐虏之功，方邀汉将，可为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命吕休璟等北伐制》，见《全唐文》卷253）。
刘遐庆	开元四年 (716)	碎叶镇守使	开元四年……会安西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史献、镇守使刘遐庆不和，更相执奏（《旧唐书》，卷98，杜暹传）。

安史之乱，因敌势强大，采取固守潼关，确保京畿的正确战略；又因边令诚的密告，因之被冤杀，可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监军制度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古兵法原则，严重干扰了主兵将领的军事指挥，其根子在于玄宗对边将拥兵的疑忌和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无限欲望。这位皇帝还常亲自参与远在边疆的战局指挥。开元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733~736)唐与突骑施·苏禄之间爆发了战争，玄宗事必躬亲，遥控战局。《张九龄集》中保留了大量张九龄据玄宗指示起草的许多信函，包括给安西节度使王斛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北庭都护盖嘉运的信，足以反映这一情况。其结果固然加强了帝王的权威，却削弱了边将的权力，未必是值得肯定的好事。

综上所述，作为战时建置的“道”乃是包罗“行军”、“安抚”，前线征战、后勤供应等一整套军事反应链，反映了7~8世纪应付外部挑战时的应变能力和应战水平。

后 记

我 195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原本师从许大龄、袁良义,专攻明史。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工作,先是在奇台、昌吉的中学、中等师范、高等师范学校中教了 22 年的语文课、文学课和古代文学课。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我报考了,考中了,被重新分配到刚刚建立的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名历史研究所)工作,才专业归队,正式开始了中断多年的历史研究。所选择的专攻方向已改为隋唐时期的新疆地方史、边政史和民族史。由于唐朝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其西部领疆远较后世要大得多,我所研究的对象已不仅限于同今天新疆外延基本相合的狭义西域向更广的西域延伸,这已属于跨国界的中亚史研究范围了。因此,本书不再以传统西域史命题,而是选择了《中亚内陆——大唐帝国》这个题目作为本书的书名。这意味着本书的内容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跨国界的,但在古代,却又是属于大唐帝国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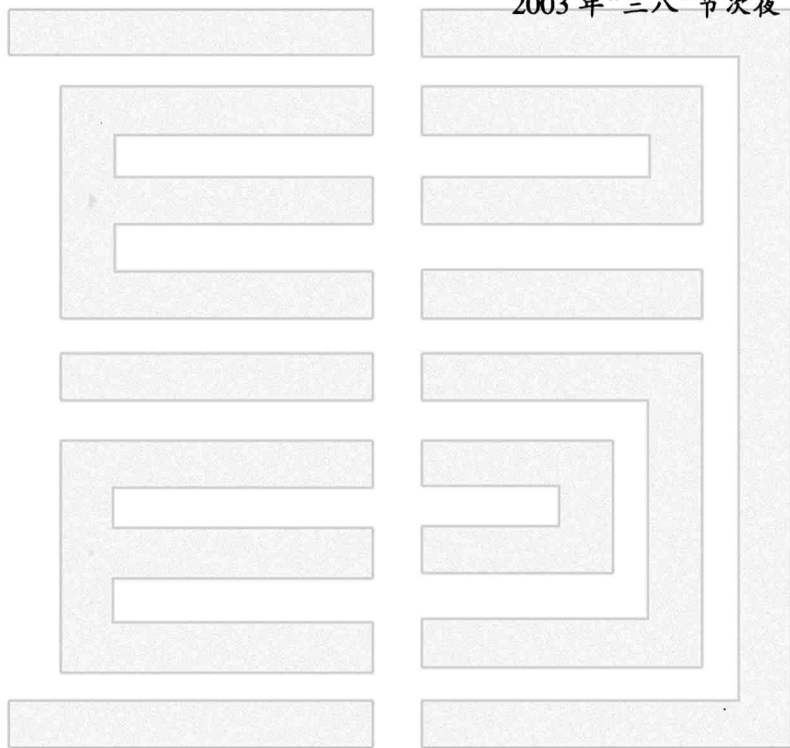
本书由三编组成。上编主要论述中亚游牧部族的兴衰,这些部族基本上都属操突厥语的族群组成,既包括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蓝突厥,又包括突骑施、车鼻施、葛逻禄、黠戛斯

等异姓突厥部落。其活动范围既包括今新疆的天山北麓地区,也包括今已属中亚五国境内的楚河、伊塞克湖一带,是传统中亚史研究中最易忽略的部分。中编的主要内容是内陆腹地的沧桑巨变,所涉地区已是河中、费尔干那盆地及古乌浒水域亦即今阿姆河流域,包括大食(阿拉伯)、波斯(伊朗)、吐火罗(今阿富汗)、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河中撒马尔罕、布拉一带地区)、拔汗那(今费尔干那)、石国(今塔什干及其附近一带流域)诸国的历史,其核心则是环绕着公元7~8世纪中叶大食对唐朝中亚政治主权的挑战展开,最终导致内陆腹地政治地图的巨变,属于典型的中亚史研究范围。下编则回到唐朝治下的狭义西域,即中亚史的东部地区,即今新疆的天山南北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或唐碛西节度使的地界。这虽然是一个传统的边疆史研究范畴,但却凝聚着本人多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其中不少属于我对学术界的创新见解。包括对本人过去研究成果的否定和修正。

时光如水,迅速流逝,转瞬间我已是一名退休人员了。虽然我已出版过《突厥史》、《安西和北庭》、《吐蕃王国的兴衰》等几部专著,但都已是退休前的事。退休后虽然继续写作,但出版的《新疆历史的主旋律》(中央党校出版社);《古川逝水:伊犁》、《古国佛韵:龟兹》、《古城沧桑:北庭》(云南人民出版社);《新疆民族》(五洲传播出版社)等书大都属于通俗性的小册子,这部书却是我退休后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我热切地期待着海内外学术界同行、博士、硕士新秀发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呼声。

本书的出版已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的资助。对此,表示感谢。

薛宗正于乌鲁木齐鲤鱼山下私宅窗下
2003年“三八”节次夜



后
记

四
九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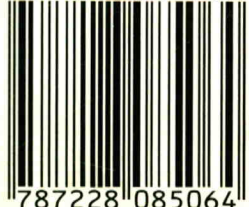
● 封面设计 王 洋



ZHONGYANEILU
DATANG DIGUO



ISBN 7-228-08506-X



9 787228 085064

ISBN 7-228-08506-X 定价:27.00 元